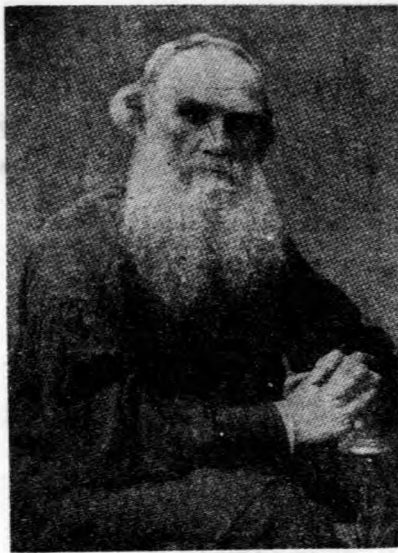




戰爭與和平

中華書局印行



Leon Taktov

MG

2572.44

72

21

托爾斯泰原著

戰爭與和平

郭沫若譯



3 2169 6850 7

中華書局印行

第一編

1.

“唉，好的，我的公爵，日內瓦與路加都成爲了波拿伯* 底領地一樣了！所以，我現在預先要來申明，假如你現在還要說不會有甚麼戰爭，或者是要辯護那位反基督教的叛徒——唉，我相信那人一定是一位反基督教的叛徒啦！——你要辯護他那種種可惡的可怕的行爲——我是要和你絕交的。我不再承認你是我的朋友——你也就不再像你時常愛對我說的，我的“忠實的奴僕”了！……不過呢你來得真好，來得真好！我怕我把你驚駭了呢；你請坐，你請和我閑談罷！”

安娜·報樂娛娜·先勒是皇太后瑪利亞·費月多

*B napate: 拿破崙之族民。

安娜底有名的女官，膺受着寵眷的，1805年六月，她對着一位高貴的顯官，走來參加她的晚集的第一人，瓦西黎·辜拉庚，這樣說。安娜好幾天以來便在喀嗽。她得的病是所謂“殷芙輪沙”*——這是一種新的病名，不久才流行起來的。所以在那天清早由一位盛裝的僕人所派送出的她的招待狀，一律地是用法文寫着：

“假如尊處別無貴幹，肯枉顧略抱探薪之賤妾同作一夕清談；希於七時至九時之間光臨，不勝榮幸之至。

安娜·先勒。”

“哦，好厲害的攻擊啦！”走進來的公爵受着這樣的接待絲毫不惶恐地回答着，他穿的是有刺繡的宮廷禮服，長襪小鞋，帶着許多的徽章，在平滑的面孔上表現着爽快的精神。他用的是法國話，那在先年我們的祖先不僅用來會話，而且是用來思索的一種國語，他用着優婉宜人的音調，在上流社會和宮廷中有經驗有地位的人所特有的音調，說了出來。他走近安娜身前，把他香郁郁的突出的脫了髮的前頭弓出去，在女主人的手上親了一吻，悠然自得地向檢發上坐下，他用着同樣的腔調，沒帶着絲毫嘲笑底痕跡，繼續着說：

* influenza: 流行性傷風，俗稱“西班牙風”。

“我第一件要請問你呢，我尊貴的女朋友，你的病體究竟怎樣。希望能夠使你的朋友安心！”

“那裏會好得起來呢……一個人在精神上還要受着這樣的苦悶啦？像生在我們這個時代的人，只要還有點人的感情，誰個能夠安靜呢？”安娜回答着。“但我希望你今天晚上要直陪我到散會的時候才好啦！”

“但那英國大使底慶祝會怎麼辦呢？今天是禮拜三——我回頭是不能不去出席的！我的女兒會來招呼我去。”

“我滿以為那宴會是延了期的啦。唉，我向你明說罷，一切甚麼慶祝甚麼煙火，我都討厭了。”

“假如早是料到你是那樣希望着，那慶祝一定是延了期的啦。”公爵底語調照常是像一架上了發條的鐘錶一樣，沒有絲毫顧慮到別人相不相信他所說的話。

“呵，別用介意我罷！”安娜抗拒地叫出，又接着說道：“那諾佛季達*底急報，究竟是怎麼決定了的呢？一切的詳情你是請楚的！”

“我向你怎麼說的好呢，”公爵用着平淡的沒精神的音調回答着。“你問是怎樣決定的嗎？大家所決定了

* Nowosilzów (1761—1836)，伯爵，有名的政治家。

是，因為波拿伯已經破釜沉舟，所以我們，我想，也應該要沉舟破釜。”

這些話，瓦西黎公爵說得睡沉沉地，就像一位演着熱套戲的戲子一樣，而安娜則儘管已到四十的年齡，始終是極活潑極有精彩。熱情家的性格在她是成了第二的天性，不怕她有時本不高興，因為要想不辜負知道她是熱情家的人底期待，她不免也要勉強撐持起來。時常有一種巧笑浮在她的臉上，實在和她那中年人的相貌不相配趁，那剛好就和慣嬌了的孩子一樣，表示着是時常覺察到自己的“短處”，但那短處她也和小孩子一樣是不想改，也是不能改。

今天在這談着政治的途中，她也突然地熱中了起來說道：

“哦，請你沒向我談到奧大利罷！’她叫着。別人或者會說我是沒有理解，但是我要說奧大利在前沒想打仗，在現在也是一樣。大家都騙了我們，只剩下俄國來打救歐洲了！我們的主子把自己的崇高的使命認得清楚，他要忠實於他的使命的。只有這一點我是相信。世界上最榮譽的任務是派定在我們的高貴的歡聖的皇帝陛下份上。他是太神武太仁慈，所以上帝總不放手

他，所以凡是落到自己的使命，他總要完成：他要來屠殺這條革命底九頭蛇，這在目前體現在殺人放火的一些亂黨中加倍地在猖獗着。我們此外還能夠希望誰呢？那商人根性的英吉利，對於我們亞力山得皇帝陛下整個的偉大精神是不想了解，也是不能了解的。它拒絕了，不肯撤退馬爾塔島上的駐兵，它對於我們的行動是隱隱地懷抱着一段後慮。那英國人對諾佛季婁說了些甚麼話呢？——甚麼也沒有！他們對於我皇帝陛下底獻身的精神，這絲毫不是爲的自己，而是爲的救濟全世界的，完全不曾了解，也不能了解。他們到底約束了甚麼呢！——甚麼也沒有！而且就是往日約束過的，他們也不肯遵守！普魯士呢？哼，那已經宣言着，波拿伯是不可抵抗的，就是全歐洲也不能夠奈何他。加之，像哈登堡* 和浩格威遲** 那些人所說的話，我一句也不能相信，那甚麼有名的‘普魯士的中立’，那不外是一個圈套啦。我只有相信着上帝，相信着我尊嚴的皇帝陛下底崇高的使命。要救濟歐羅巴的，就只有他一個人。”……她突然地把話頭中止了，對於自己所陷入的激情，在微笑

* Hardenberg (1750—1822), 普魯士政治家，公爵。

** Haugwitz (1752—1832), 普魯士政治家，伯爵。

之中不免隱隱地自嘲。

“我覺得呢”，公爵微笑着說：“假如我們是把你送到柏林去代替了我們那位親愛的文清格羅德*，你的舌上生花一定會把普魯士皇帝底協意得到了手的啦。——不過我可以喝杯茶麼？”

“立刻就有的，立刻就有的……好在呢”，安娜又穩重地說，“今晚我這兒有兩位極有趣的人要來：一位是摩特瑪子爵，由樂翰家與孟摩郎契家連着婚姻是法國最有名的舊家之一；那要算是真正的一位亡命客，本質的呢……再有一位是摩里沃僧正。你認識這位深遠的思想家嗎？就是皇帝陛下都接見過他的呢。你可知道這件事體？”

“呵！那真再好也沒有啦”，公爵說着。“老實我倒要你告訴我一件事情”，他接着說，就好像剛好想到而隨便提說的一樣，而且說得很娓娓，其實這個問題正是他來訪問的主要目的：“聽說皇太后要任命豐克男爵為駐劄維也納的一等書記，可是真確的嗎？這位男爵，據外表上看來倒好像不是怎樣高明的一位脚色啦，瓦亞黎公爵是打算把自己的兒子安置在這個位置上的。

* Winzinger.de. 1770—1815), 俄國將軍, 男爵。

安娜把自己的眼睛緊緊閉着了，這所表示的是皇太后所喜悅或遂心的事情，不是她也不是任何別人所敢於評判的。

“豐克男爵是由皇姊推薦給皇太后陛下的呢”，她回頭在沒精彩的聲調中回答出，同時她的面孔上在她提到皇太后底稱號上來是表示着一種潛沉的，帶着幾分畏敬的誠服與尊崇之懇切的表情，這種情緒總是要來襲着她的，只要她提到了她的崇高的寵眷者上來。

公爵沉默着了。但是安娜發皇了起來，找到了有趣的話頭，優婉地談着安慰她的客人：

“好說呢——你的貴家族……你知不知道呢？你的千金自從出現到社交上來，大家都絕口稱讚她，說他和太陽一樣美麗呢。”

瓦西黎公爵點頭表示着謝意。

“我時常在這樣想呢”，安娜默了一會又接着說，柔和地微笑着把身子更向公爵接近了一些，就好像是說不再談政治上的國家大事了，要來敘些親密的友情話——“是的，我是時常在想，人生和幸福真是分配得不很公平。你是怎樣修積來的，竟得到那樣一對好的兒女，昂訥多爾是要除外的，你那位頂小的少君，我不

喜歡呢”——她認真地把額頭蹙着——“是的，真好一對兒女！但你總把他們看得很低，你實在沒有做父親的資格啦。”

“唉，你要我怎麼呢？拉法持爾 * 會說，我是沒有稟受絲毫的父相啦”，公爵回答着。

“呵，你沒開頑笑罷！我是要和你講正經話的。你要曉得，我委實不高興你的那位少公子呢。我們大家談談私話罷”，說着她的臉上又帶着一層沉潛的感情。“皇太后陛下也曾經論到他呢，大家都在同情你。”

公爵沒有回答，不怕她默默地望着他，有意地在期待着一個回答，但他嚴重起來了。

“你到底要叫我怎樣呢？”他到頭開起口來。你是曉得的，在兒女底教育上我是盡了做父親的能事，而結果兩個兒子都成了蠢材。喜坡里特頂多還是一個無所謂的蠢子，昂訥多爾簡直是一個喪心病狂。不同的就這一點”，他把話頭斷了，笑得比平常更不自然，更要勉強！在他的唇周形成着鮮明的縐襞，在他的臉上表示出一種意外地粗糙的不愉快的神情。

* Lavater (1741—1801)，瑞士文學家，嗜談骨相學，有龍於瑪利

“像你這樣的人，爲甚麼會有兒女送來的呢？假如你沒有兒女，那我一定不會責備你的”，安娜說着，有所思索地把眼睛舉起了來。

“你知道的，我是你忠實的奴僕；我對於你沒有甚麼隱瞞：我的兒女實在是我一生底障礙。那是我的十字架呢。是的，的確是那樣。你究竟要叫我怎樣呢！”要表示出對於歹運無法可施之處，他突然地住了口。

但是安娜是沉思着坐在那兒。

“你從不曾想念到，把你那位浪子昂納多爾，早早完婚嗎？世間上說”，安娜說着，“老處女總是愛做媒人。我自己倒還沒有覺着這種弱點；不過我心中倒有一個可人兒，她很不幸地是失掉了母親，只和父親一道生活着，是我們的一位親眷呢，就是波爾孔斯奇公爵底小姐。”

瓦西黎公爵沒有回答，不過他是長於世故的人所特有的那種神速的明敏把頭動了一下，表示他容許加以考慮。

“是的，你是知道的，昂納多爾一年是要費我四萬盧布的”，他說着，故意地表示着無法抑制自己的愁懷一樣。“假使這樣下去，再隔得五年，你看會成爲怎樣

呢？……你要曉得做父母的好處就是這樣啦？——那位女公主是有錢的嗎？”

“有的，有的很多，不過她的父親是一位吝嗇家，他始終總是住在鄉下。你是曉得的，那是那位有名的波爾孔斯奇，在先帝陛下在位的期中便退了職，四鄉是稱他爲‘普魯士皇帝’的。並且他還是一位很有教養的人，不過脾氣有點怪而且頑固。那可憐的小姐，他的女公子，是很不幸的。她還有一位哥哥。那是不久才和麗莎·邁倫結了婚的，在當着享屠索夫將軍* 底副官。他今晚是要到我這兒來的。

“你聽我說罷，親愛的安奶娣！”瓦西黎公爵突然地叫出，他把安娜底手捉着，緊緊握着她，挖向他自己身邊來。“費心把這段姻緣玉成罷，我永遠是你的最忠實的奴僕呢！——那女公子既是名門，又有家資啦！那件件都合乎我的要求。”他用着他所擅長的那種自由的親昵的而且是優美的舉動，又把他女友底手捉着，在手上接了一吻，沉沒在檢發背靠上，在這時他把那被接吻過的手輕輕搖着，把眼睛避在一邊。

“你沒着急罷！”安娜說着，回想了一會——“今晚

*Kutusow (1745—1831)，俄國有名的元帥。

我就可以告訴麗莎，那少波爾孔斯奇夫人——或者會成功的。說不定我這老處子底紅葉手腕，會第一次在你尊府上收到效果啦。”

2.

安娜底客堂漸漸雲集起來了。那顯示出比得堡底社交界，人是有各種各樣的年齡和性格，但他們同住了一個社會中，是佔着同等的位置的。瓦西黎公爵底女公子，美麗的鶴蓮，也來了，是要來帶她父親去赴英國大使底慶祝會的；她穿着華麗的夜會服，表示着她這一位女公子底高貴身分。波爾孔斯奇少公爵夫人也來了，她是有名的比得堡之名花，在去冬才結了婚，現在因為快要臨盆了，在大的宴會上雖然不便再去出席，但在“小的晚集”上也還在參加。瓦西黎公爵之子，喜坡里特公爵，偕着摩特瑪子爵同來，他介紹着他，摩里沃僧正和其它的許多人都到了。

“你怕還沒見見我的伯母罷，或者怕是完全不認識罷？”只要每一位客人走進來，安娜便對他這樣說，鄭重地把他引到一位矮小的老夫人面前，是從一間隣接的

房舍中龍鍾地走來的，她把來客底姓名向她報出，徐徐把客人底視線引向“我的伯母”之後，又才走開。

一切的客人向着這位對於誰也不認識，對於誰也沒趣味，對於誰也不關痛癢的“我的伯母”都不能不來寒暄一次，然後退開，退開時滿感覺着放下了一番難堪的擔子一樣，但都留心着沒抽身得太快。

波爾孔斯奇少公爵夫人在一個金線刺繡的天鵝絨的提包中是帶着了手工來的。她那有點薄薄的淡黑的微齡的嬌巧的上唇，比牙齒多少要短得一些，所以她的口總覺得是微微張着的一樣，就好像在唇齒底周圍在泛着宜人的微笑。凡是在嬌寵的女人身上總時常是這樣的，這種缺點，這上唇底淺短與口齒底半開，反是一種殊勝的在她獨擅場的美點。大家看見這位在健康中活潑中呼吸着的，美貌的，年青的夫人，都很滿足，她雖是有身，但是舉動得十分輕快。無論老的少的，空想家和不平家，只要走來和她接談了幾句都爽快了起來，覺得和她髣髴了的一樣。凡是和她接談的人，每說一句話，看見她那愉悅的微笑，放着光輝的白嫩的牙齒，那差不多始終是露現着的，誰都以爲她在今晚上是特別的可愛。

巧小的少公爵夫人在座席周圍運着她的蓮步走了一遭，便坐在檢發上，緊接着那盞銀製的沙摩瓦* 旁邊，愉快地整飭看自己的衣裳。

“我把我的活路隨身帶來了”，她向着一般人說出，把自己的活路囊子解開了來。

“請你留心罷，安奶娣呀，你別要取笑我”，她轉身向着女主人。“你寫給我的信，只說是小小的晚集，你看，我的穿着真是隨便呢”，她把兩肘張開，表示出她穿的是一件有華美的邊沿的灰色的衣裳，約略在胸下束着一條博帶。

“你安心罷，麗莎，你始終總是最窈窕的呢”，安娜回答着她。

“你是曉得的啦，我所丈夫要丟下了我呢”，她用着同樣的音調，對着一位將軍敘說，“他要想去就死呢”。回頭轉向瓦西黎公爵，又接着說：“你告訴我罷，大家爲甚麼總要鬧這可怕的戰爭呢？……”公爵想要回答，但在他尙未能開口之前，那美貌的女質問者已經又轉向了別一個人，更輕快地談說別種話頭去了。

“這位纖巧的公爵夫人真是一位傾城的佳麗啦”，

* Samowa：俄國人所特有的一種大茶水壺。

瓦西黎公爵對着安娜說。

纖巧的公爵夫人到後不一會來了一位年青的但是魁梧奇偉的男子，有剪得短短的頭髮，戴着眼鏡，穿着當時流行的淺色的洋褲，大的領結，藍色的燕尾服。這位魁梧的青年是珈大琳女皇時代以來的有名的貴族，貝蘇雪夫伯爵底私生子，那伯爵在目前正得着垂危的病症睡在莫斯科的。這位青年還沒有何等的職位，是才從外國留學回來，第一次才走到社交界裏來的。安娜向他點頭招呼，這是她用來接待那最下級的來客的禮節。

但是儘管她的接待是這樣的隨便，待一眼看見這位青年在安娜面孔上却表現着不安與驚惑，就好像看見了甚麼不成形狀和不合時宜的物件一樣。

弼魯。這是那位青年底名字，雖然實際上是比客堂中一般男客更要魁梧，但這不安和驚惑當只是由他那聰明而有點畏縮的，觀審的，自然的神彩上來的，這種神彩是使他和室中的人不同的地方。

“孟哥弼魯，你肯來看我一位可憐的病人，你真是誠懇啦”，安娜向着他說，把他引到伯爵面前去，和伯爵交換了一次眼色。弼魯模糊地應答了一句，又滿好奇的向周圍觀看。他用着一種愉快的微笑向那纖巧的公爵

夫人打了招呼，像是一位親密的熟人一樣，接着走到伯母底面前。安娜底擔心並不是過慮，因為弼魯沒注意到伯母把“皇太后陛下底安否”敘述出來，便各自走開了。安娜着急地用話來牽止着他：“你已經認識摩里沃僧正嗎？他真是很有趣味的一個人……”

“是的，我聽說過他的永遠和平底計畫：那的確是很有趣，然而是不可能……”

“你那樣想嗎？”安娜勉強的應酬了他一句，該得再去款待室中的女客了。這位弼魯又來做了一番沒趣。他在前沒等待伯母把話說完便各自走開，他現在又把冗話來把應該走開的女主人扣留着。他把頭埋着，把兩脚大大地張開，開始向安娜說出，他何以把僧正底計畫視為空想。

“這事我們隨後再談罷”，安娜微笑着說，離開了那位太不知世故的青年。她的兩眼是觀照着四處的，她留心着在聽，在向各方面注目，時刻都準備着看那兒有話頭停止了的地方，便又去促進起來。就好像一位紗廠主人監督着工人底分配在廠中巡視着的一樣，只要他看見有一隻紡錘停頓了，或者是有點異常的軋轆着太高的聲音，他便走去，把它停止着，或者是調整起來，安娜

就像這樣地在室中周旋着，看到這一組的人話頭斷了，或者那一組的人話頭太高，便去交換一兩句，或者是改換一二人底座位，把談話機器又恢復到勻整的適當的進行。但是在這種周旋中你看鮑對於弼魯總是愈見地懷着恐懼。當他走去聽摩特瑪子爵身邊所敘說的談話時，她擔心地望着他，待他又走到別一組去，僧正在敘述着的地方，她也是一樣。”

對於這位在外國長大的青年，在安娜家裏的這一晚上，是他回俄國來所經歷的第一次。他知道，全聖比得堡底智識階級是聚集在這兒的，他的視線東瞻西望，就給一個小孩子在一家玩物店裏的光景。他好像在擔心着，怕他所能聽得的有見識的談話，會聽落的一樣。因此他便睜着眼睛在偵伺着談話者面孔上的表情，看可以得到甚麼對他是特別有意義的見識。到頭他走向了靡里沃，所談的在他好像有趣，他便停在那兒，就給一般的年青人所喜歡幹的一樣，想利用着機會來發表自己的意見。

安娜底晚集達到了滿潮了。紡錘們均勻地無礙地在各方面噙着。“我的伯母”旁邊只坐着一位年老的夫人帶着一個哭喪的瘦削的面孔，在這燦爛的社會中是一個奇怪的現象。除此之外室中人是分成三組。第一組多半是男客，是以僧正為中心；第二組是由年青人組成，有美貌的鶴蓮女公子，有嬌媚的紅顏，春風滿面的纖巧的波爾孔斯奇少公爵夫人；最後的第三組是摩特瑪子爵與安娜自己為中心。子爵是一位漂亮的青年，神彩頗溫婉，這點他是有意地自以為榮的，但他是小心翼翼地謙遜着，好在他所置身着的交際社會中收攬人心。

安娜是有意地把這位男子來款待她的客人。就好像一位高明的廚房司務，把一些肉片渣滓，你假如在那不潔的廚房中看見時，是會食不下咽的物什，調理成一種佳看一樣。安娜在今晚也就這樣調理着子爵，其次是僧正，來饗燕她的客人。摩特瑪所在的一組人是談着雁琴大公*之被殺，子爵敘說着那雁琴大公只為自己的寬大而喪了性命，又說那招到波拿伯底忌忿的是有

* Eughien. (1772--1804) 法國布爾奔朝之皇族，有謀刺拿破崙之嫌，終受槍斃。

一些完全特殊的原因。

“呵，你講罷，你講給我們聽呢”，安娜高興地叫着。
“你請講出來啦，子爵！”

子爵用着謙和的微笑點了一下頭，表示應承底意思。安娜招了一團人來圍着子爵，要在場的人，大家洗耳敬聽。

“子爵和雁琴大公是有親交的”，安娜對着一個人吹虛。“子爵真是一位善於清談的人呢，你是明白的啦”，她又對着第三個人慫恿——於是乎子爵就好像一盤熱蒸蒸的紅燒牛肉蓋上了香菜，調製得最別緻，最如意的替一般人捧上了燕席來。

子爵帶着輕巧的微笑已經想開始他的清談了。

“親愛的鶴蓮呀，你可請到這兒來”，安娜招呼着那位美貌的女公主，她是坐在遠處，另外做着一團人底中心的。

鶴蓮女公子微笑着，站立起來，真有一位絕代佳人令人不能追隨的一種風雅。她那繡着藤蘿與苔蘚的夜會服，繚繞作聲，她那雪花石膏般的白嫩的胸肌由那薄縠中透視出來，濃重的鬢髮更加上以璀璨的鑽石，從男子們底行列中緩步過來，男子們都在把地位讓開，她沒

專視誰人，但對誰人可都微笑着，親切地給與一般人以瞻仰着她的恩惠，瞻仰着她天生的豔質，她豐滿的胸肌，她入時的深深袒露着的上身，就好像肩荷着了全室中的光榮，向着安娜走去。

“好美貌的天仙喲！”凡是看見她的人都在稱讚。子爵就像爲一種非常的現象所動的一樣，驚悚了起來，同時把視線埋下去了，當她坐到他的面前，用她那不變的微笑向他致意的時候。

“馬丹，我在這樣的一位聽者之前我有點不知所措呢”，他說着，輕輕地微笑着傾起頭來。

女公子把她一雙豐滿的皓肘撐在小桌上，並沒有說甚麼話的必要，只是微笑着在等待。敘說底途中她一直是那樣的姿勢，時而看看自己的一雙豐滿的皓肘，那因爲撐在小桌上，不免改變了外形，時而又看看自己的酥胸；整理一下那兒的鑽石環帶；同樣她也整理了好幾次衣裳底縐襞，把故事正談到高興處，她把安娜望着了，安娜底神情立刻反映到自己的面容上，以後再加上自己的高雅的微笑。

在鶴蓮之後，那纖巧的波爾孔斯奇少公爵夫人也到茶桌上來了。

“請等一下，我要把我的活路拿來”，她說着。“你覺得怎樣呢？”她回頭向着喜坡里特公爵說，“好不好替我把提包拿來？”

纖巧的公爵夫人就這樣把話頭打斷了一下，她坐着，趕快整理了自己的衣裳。

“現在可好了”，她說，回頭告了饒，從喜坡里特公爵替她拿來的手包中把活路取了出來。喜坡里特便退在她後邊，拉了一隻安樂椅來在她身旁坐下了。

這位有愛嬌的喜坡里特和他的妹子是異常的相像，不過愈見相像，愈見形容得貌醜。他的面容和他妹子的相同，但他的是表現着呆子底神情，表現一種死板的利己的私心；身體是一樣的瘦削。

“該不是在談甚麼鬼怪罷？”當他坐到公爵夫人旁邊時，他這樣問，趕忙把有柄的眼鏡武裝起來，就好像他沒有這項工具是不能夠交談的一樣。

“却可不是呢，好朋友”，吃了一驚的清談者把肩頭聳了一下回答他。

“我的脾味是不喜歡談鬼怪的啦”，喜坡里特說着，他的聲調令你聽來就覺得他說這話是信口開河的，但從這兒誰也不能分別他所說的究竟是絕頂的聰明，還

是絕頂的愚鈍。

在這時子爵談說着當時所流行着的逸話，那雁琴大公是怎樣爲圖與菊姬會面來到巴黎，他在那兒怎樣和波拿伯碰了頭，波拿伯在當時也正膺受着這位有名的女優底眷愛，就這樣在遇着公大時，波拿伯在那兒是怎樣突然地發了痧，那是他的老病，倒在了地下，這樣便落在了大公底手中，但是大公却沒有利用這個機會暗害他，那波拿伯呢隨後却以大公之殺害來報答了這場恩德。

談吐是很靈巧而有味，特別是談到兩位情敵對面時的那一場情景。女眷聽到那兒覺得是特別興奮了。

“高明呢！”安娜說着，用眼光扣問那纖巧的公爵夫人。

“真是高妙的！”纖巧的公爵夫人低應着，把針線停了，表示那談話底興會和精彩使他針線不能不停止了進行。子爵很得意着這宗無言的讚美，他感謝着微笑着想再往下說，在那時那始終把那位於她是可怕的青年監視着的安娜，看見了弼魯和僧正兩人談論得有點激烈，過於高聲，她趕快跑到那告着危急的地方去。弼魯的確是成了功，把僧正底話頭引到了政治上的平權上

來，僧正顯然是爲這位青年底直率的熱情所動，在他面前把自己的得意想頭披瀝出了。兩人說着，不免便爭持得太風發，太放肆，那已經是使安娜不滿意的。

“手段嗎？——歐羅巴的平衡與民權啦！”——僧正叫着。只要有一個強國，像俄羅斯一樣，同時是以野蠻著名的，無私地來做這樣一種聯盟的領袖，以實現歐羅巴底平衡爲自由——那世界便得到救濟了。”

“你所說的平衡是甚麼呢？”弼魯正想開口；但就在這個時候安娜走來了，用着嚴厲的眼色釘着弼魯，探問着那位意大利人，問他覺得這樣浩熱的氣候是怎樣。意大利人底面孔突然改變了，表現着一種勉強取悅的，不隨意的神情，這種神情在他和女人對話時顯然總是有。

“我真萬幸得以和這兒的各位，特別是女眷們交際，大家的高尚與教養把我真是蠱惑了，所以我還直沒有餘裕想到氣候上來”，僧正這樣說。他被弼魯跟着，和安娜一道走到大家的團集處來了。

現在又有一位新客走進客堂來。這便是波爾孔斯奇少公爵安德雷，那纖巧的公爵夫人底丈夫。波爾孔斯奇公爵身裁並不高大，但是一位很漂亮的年青的男子，

有堅實的嚴肅的表情。他全身的體段，由那倦怠的沒精打彩的眼神以至他迂徐的規矩的步伐；斬然地和他纖巧的活潑的夫人形成一個對照。凡是在客堂中的人在他明明是不僅認識，而且是生厭了的，要耳聽他們，眼看他們，是使他百無聊賴。但在這一切的人物中，好像他的夫人比其它一切的人尤其覺得討厭。他在美好的面孔上帶着幾分矧蹙迴避了她。他接吻了安娜底手，晃着眼睛環顧全體的人們。

“你要去出征嗎，公爵呀？”安娜問着他，

“辜屠索夫將軍”，波爾孔斯奇說，他的發音在最後的“索夫”上像法國人一樣是用強調的，“他高興着把我選爲了他的副官呢？”

“那嗎你的夫人，麗莎呢？”

“她回鄉下去。”

“怎麼，你不覺得罪過嗎，把你那樣美貌的夫人從我們奪去啦？”

“安德雷呀”，他的夫人用她對着別人也在使用着的那種同樣的含媚的腔調，對着她的丈夫說——“呵，子爵向我們談起菊姬和波拿伯底故事，真是動人呀！”

公爵安德雷把眉頭蹙着，轉向一邊去了。弼魯，自

從安德雷走進客堂，他的高興的親密的視線便沒有離開過的，現在走去就他，挽着他的手。安德雷沒有回顧，他的面孔纔蹙起來，就像把他的不高興對於這位觸着他的手的人要發作的一樣，但等他一看見弼魯底含着微笑的面孔，他意外地和氣起來，也親密地發着微笑。

“哦呀！……你也到社交界來了！”他向着弼魯說。

“你曉得你是會在場的”，弼魯回答他。“我要到你那兒去晚餐啦”，他低聲地接着說，怕攪着了子爵底清談。“可以辦到罷？”

“不行，辦不到。”……公爵含着笑說，却緊握着弼魯底手，讓他知道，那簡直是用不着過問的。他本得還想說些甚麼，但就在那時候瓦西黎公爵和他的女公子站起身來了，這兩位年青的男子也就站起來把路讓開。

“親愛的子爵，請你原諒”，瓦西黎公爵對着那位法國人說，把他的袖子又向坐椅上掩了一下，意思是要叫他不站起來。“不湊巧地今晚在大使處又有慶祝，要打斷我的興頭，而且擾亂了你。”——“我真是覺得很掃興的，我現在不能不離開你今晚的這場盛會”，他又向着安娜道歉。

他的女公子把衣裳底縷縷輕巧地提着，春風滿面

地從堂中走過，待她走過身時，弼魯半是驚愕，半是沉醉地，望着這個豔美。

“動人啦！”公爵安德雷說。

“頂刮刮的！”弼魯說。

過身時公爵瓦西黎把弼魯挽着，迴身向着安娜。

“請把這匹熊熊爲我養馴善罷！他在我那兒住了已經一個月，我今晚才看見他到這世界裏來。一位年青人得和聰明的女眷們交際，是再好也沒有。”

4,

安娜微笑着，約束了她要關照弼魯，她知道弼魯在父系上和瓦西黎公爵是有親誼的。但是一直和“我的伯母”同坐着的那位老婦人，現在急遽地站起身來了，她在前廳中捉着了瓦西黎公爵。佯裝着的高興從她面孔上消逝了去。她那和氣的哭喪的神情現在只是表現着不安和恐怖了。

“公爵呀，提到我的波里士，你可有甚麼話說麼？”當她在前廳中捉着了他時，她這樣說，“我是不能再在比得堡久住的。請你對我說罷，我可有甚麼消息給我那

少小兒帶回去呢？”

儘管瓦西黎公爵對於這位老婦人是聽得不高興，聽得差不多是沒有禮貌，甚至於表示着不耐煩，但她總是親密地哀願地向他微笑，捉着他的手，不讓他走開。

“唉，只消你對皇帝陛下說一句話，那他便可以到親衛軍裏來的啦”，她懇求着說。

“公爵夫人，你要相信我，只要是我能夠做到的事情，我都能夠盡力”，公爵瓦西黎回答着——“但是要向皇帝陛下懇求——這未免太難啦。我替你想想，你最好是拜託戈里欽公爵去求魯牟央澤夫啦。”

那有年紀的婦人名叫杜魯伯遲珂意公爵夫人，是俄國名門中之一，但因為貧窮已經長久離開了社交界，失掉了她從前的聯絡。現在她之所以到場，是要為她的獨兒在親衛軍中求得一個位置。她單為要和瓦西黎公爵見面，才來參加安娜底晚集，也才來傾聽了子爵底故事談。她聽着瓦西黎底話吃了一驚，她那本不美好的面孔現出了怒容；可這只是俄頃間事，回頭她又微笑起來把瓦西黎公爵挽着。

“你聽我說罷，公爵”，她說，“我在前從不曾請求過你，我往後也決不會再向你請求，我也從不曾提起過我

父親對你的友誼，但是現在我無論怎樣要麻煩你呢，請你把我的兒子超拔一下罷。我要把你當成恩人頂戴的啦。——不會的，你不會那樣無情，你定會幫助我的。我已經去求過戈里欽，他把我的請求拒絕了。請你就像從前一樣，能夠聽從我啦！”儘管眼淚已經堵着了她的兩眼，她還努力着要勉強微笑。

“爸爸，我們會攪遲呢”，女公子鶴蓮叫着，把她美好的頭掉過來望着瓦西黎公爵。

社會上的勢力是一種資本，這是該得珍惜，不可浪費的。瓦西黎公爵很是明白這個道理，只要他略略較量一下，假如他爲別人去請求得一回，那他回頭便不好再爲自己去請求了，他自然是會把自己的權勢顧惜着用的。然而在杜魯伯遲珂意公爵夫人這一次，他聽了她新的請求之後，感受着一種良心上的不安，因爲她提醒了那場真實的往事，他走進官場的第一步是靠她父親栽培的。加以他又看明白了她的態度，覺得她是那種的女人，特別是那種的母性之一人，凡是她所企圖過一次的，希望未達到以前，總是不肯放手，萬一不能達到時，她每天每日總要執扭着糾纏，說不定還要鬧出水面。這最後的一番較量使他決定了。

“親愛的米海樂妮娜”，他不見外地說着，但用的是泛泛的腔調——“你所希望的，那在我差不多是辦不到的事體；不過我要向你表示出，我是對你好，怎樣地十分敬念着你的尊嚴，就是不可能的事情我也要做：你的令郎是會補進親衛軍的；你可以相信我！這樣你可滿足了嗎？”

“哦，至誠的，你真是救命的天仙！我所期待於你的正是這樣並沒有別的。我曉得，你真是好人！”

公爵想要走開了。

“你等一下罷！讓我再說一句話——只要一進了親衛軍了……”她格塞着了，“你和米海爾·衣拉略諾危奇·辜屠索夫將軍是根相熟的，請你把波里士推薦給他做副官罷！那樣我便可以安心了，那樣我便……”

公爵微笑着了。“唉，這個我可不能約束的。你不知道辜屠索夫自從做了總司令以來，是怎樣的受着人包圍啦。他自己親自對我說過，凡是莫斯科的太太們都是約定了的一樣，要他把她們的兒子都任爲副官呢。”

“不對，不對，你總得答應我，我是不讓你走的啦，我的至誠者，我的天仙喇！”

“爸爸”，那美貌的女公子又用着剛才的口調說，

“我們會攪遲呢!”

“那嗎我們再見!請了!請了!”

“我的事體你明早就奏給皇上嗎?”

“一定照辦的;不過請求辜屠索夫的一件我是不能應承的啦。”

“不行,你定要應承我,你定要應承我呢,瓦西黎”,米海諾娛娜向他追叫着,微笑得就像一位有愛嬌的姑娘;那在她早年或許是很相適宜的,但在現在對於她那刮刮的臉嘴是再不能配趁了。她顯然是忘記了自己的年紀,想把往年慣用的一切媚態再來使用一番。但是待公爵剛好抽身,她的面孔上立刻又表現出那原來的冷淡而故意做作的表情來了。她走向那子爵還在談敘着的一羣人裏去,又裝着一個神情好像是在傾聽;其實她的希望已經達到,她只是忍耐着在等待分手底時間。

5.

“那最近的一場喜劇:米蘭戴冠式啦,你覺得怎樣呢?”安娜問着。“日內互和路加人民底新的喜劇啦;他們走來向波拿伯朝賀;波拿伯坐在帝位上便接受了那

些國民底朝賀！真高妙！唉，但簡直會成狂亂呢！一般的說話是：全世界都失掉了頭腦！”

安德雷公爵直視着安娜底面孔，微微含着嘲笑。

“Dieu me la donne gorea qui la touche! (上帝授此於余，誰干犯此者，災禍蒞之!)”他把波拿伯行戴冠式時所說的話引用了來，接着又說：“聽說他說這話時的態度是很莊嚴呢。”說了他又用意大利語來重復了一遍：“Diomi la donna, guai a chi la toca!”

“總之我是希望”，安娜接着說，“這要算使水滿出的最後一滴。各國底元首是不能夠而且也不可以把這位迫害一切的人物，再忍耐下去了。”

“各國底元首？——俄國是不在我的話下”，子爵慎重地躊躇地說。“各國底元首嗎？馬丹！他們對於路易十八，對於王妃，馬丹伊利沙白，到底做了甚麼？——甚麼也沒有！”——他接着說下去，說得更興奮了，請你們相信我，他們因為對於盛朝布魯奔王室之背信，現在是受着天罰的。各國底元首？他們不是派遣了使臣去朝賀那篡賊嗎？”他含着輕蔑地太息了一聲，又把自己的姿勢改變了一下。

公爵喜坡里特用那有柄眼鏡把子爵望着的，在這

最後的一兩句話上突然把全身抽向那纖巧的公爵夫人，要了一枝針來，在桌上畫着孔德府*底家徽，用着認真的面孔開始解說起來，就好像是公爵夫人拜託了他的一樣。

“盾牌是紅色，沿邊走着藍色的犬牙——孔德府”，他說着，公爵夫人含着微笑傾聽着。

“假如這位波拿伯在法蘭西底王位上還要坐得一年”，子爵把剛才的談話又繼續着，他的表情就像是全沒聽別人所說，但實際上比任何人還要拿手的一位通家一樣——“那便很難收拾了。一個社會，法國的優良的社會。會由陰謀，橫暴，流竄，嚴刑，永遠地破壞無餘，其後是……”

他把肩頭聳了一下，把兩手張開起來。弼魯覺得話頭有趣，想要說些甚麼，但是監視着他的安娜，打斷了他。

“亞力山得皇帝陛下”，她凜烈地說起來，她每逢說到王室上來，總是那樣惶恐的腔調，“斷言過，他是聽隨法國人，自由地選擇自己的政體的。我是沒有一時一刻懷疑過，那全體的國民，只要一脫離了那篡賊底手裏，

* Conde，即韃琴大公之族氏。

他們是會要投到正統的帝王底懷抱裏來”，安娜說着，努力想安慰那位保皇黨員底亡命客。

“那是十分靠不住的”，公爵安德雷說，“子爵說的完全不錯，事情實在是不可收拾了。照我想來，要想復辟，是很難辦到的。”

“我還聽見人說”，弼魯泛着紅潮又插進話頭裏來，“差不多全體的貴族都轉換到波拿伯一面去了啦。”

“那是波拿伯派底人說的話”，子爵應對着，並沒瞻視弼魯。

“現在要認識法國底輿論是很難的。波拿伯說過”，公爵安德雷諷誚着說。你可以看出他是不高興那位子爵的，雖然他沒瞻視着子爵，他的話頭總是針對着他。“我會把榮名之路指示給他們”。他略停了一會繼續着說，把拿破崙底話又來引用一次：“他們不欲，我會把廣廳爲他們打張，他們蜂湧而來。……他說這話究竟正確到怎樣的程度，我是不明白的。”

“完全不正確啦”，子爵應對着。“自從大公遇害後，便是最熱心的崇拜家都不再把波拿伯看成英雄了。就算他對於某某種人還是一位英雄，自從大公遇難後，天上便增加了一位殉難者，地上便減少了一位英雄。”

在安娜和其它的人還沒得到時間用微笑來報答子爵底這一句話時，弼魯又插進了話頭。安娜無法遏制他了。雖然她已豫料到，他一定要說些笨話。

“雁琴大公之明正典刑”，弼魯說，“是國法之所當然，我正在這兒看出拿破崙底精神偉大，因為他不畏縮，這種公幹底責任他敢於獨當。”

“哦呀，天！我的天！”安娜驚惶地囁囁着。

“怎的啦，弼魯先生，屠殺你以為是精神偉大嗎？”那纖巧的公爵夫人微笑着來威脅，她把自己的活路放在一邊。

“哦喲！”高響着種種人底聲音。

“了不得啦！”喜坡里特公爵說着，在膝頭上拍了一下。

子爵把肩頭聳了一下。

弼魯洋洋得意地從眼鏡上緣瞻視着聽者。“我那樣主張”，他堅持着往下說，“是因為布爾奔王朝被革命駭跑了，把人民委棄在無政府主義者手裏。只有拿破崙一個人能夠了解革命，收服革命，所以他為大眾的利益不能夠在單獨一個人底生命之前逗留。”

“你不好過那邊一桌去嗎？”安娜問他，但是弼魯沒

有回答，接着自己的話。

“不”，他說，說得愈見與高彩烈——“拿破崙是偉大的，因為他比革命更要偉大，他裁制革命底濫用，把一切有益處——例如市民平等，言論與出版自由——保存着，而只握掌着實權。”

“是的，假如他握掌了實權，沒用來濫殺，是奉還了五統的王室，”子爵說，“那嗎我也會認他爲一個偉大的人物啦。”

“那他可是辦不到的。人民所以把權力給他，是爲了避免布爾奔王朝，是因爲把他認爲了一個偉大的人物。革命是一項偉大的事業啦”，弼魯接着說，用這種激越的挑戰的側鋒表示着自己的偉大的青春。和想把一切都說個盡致的慾望。

“造反，殺主人——偉大的事業?!……你既是這樣說……唉，你不好到那一桌去嗎?”安娜又重說了一遍。

“是所謂民約啦!”子爵輕微地抿笑着說。

“我說的不是篡弑，我說的是理想;”弼魯叫着。

“是的啦，是強盜，殺人，篡弑，底理想!”有一種聲音嘲笑地插說着。

“那是絕端的說法啦!整個的意義不消說並不合在

那些裏面，意義倒是存在於人權，存在於偏見之解放；存在於市民平等裏啦。而這一切的理想，拿破崙是以一切的力量來維持着的”，弼魯往後爭辯。

“自由與平等”，子爵輕蔑地說，就好像終竟下了決心，要來開導這位青年。解除他的茅塞一樣，“那只是一些空談，好久以來便成爲一些惡心的口頭禪了。到底誰個不喜歡自由和平等呢？救世主早已向我們宣說過自由和平等了。但是在革命之後人民到底果真是比從前更加幸福得一點嗎？事實是恰相反對！我們是想要自由，但是波拿伯給我們剝奪了。”

公爵安德雷含着微笑地時而望着弼魯，時而望着子爵，時而又望着安娜。安娜雖是長於世故，爲弼魯底搗亂，起初不免吃了一驚，但她看見那子爵儘管受着弼魯那樣冒失的話頭也不動聲色。她又較量了一下，覺得是沒有方法來轉換話題，她便聚集起全身的力量來，和子爵聯結着，開始攻擊這發言者。

“但是呢，我親愛的弼魯先生，請你替我說明罷，一位偉人怎麼不經審判便要殺死一位無辜的大公，無辜的人物呢？

“我也要請問閣下，那共和歷二月*十八日當怎樣

解釋”，子爵質問着。“那可不是詐欺嗎。那是一場騙局，始終是不配爲偉人底行動的。”

“還有他在非洲屠殺了的俘虜呢？”纖巧的公爵夫人叫着——“那真是駭人聽聞呢？”她把肩頭聳了一下。

“儘你怎樣說，那家伙不外是一位流氓啦”，公爵喜坡里特這樣說。

弼魯弄到無從回答了，他微笑着望着衆人。他的微笑和別人底是不同的。在他是一有微笑現出，他那真率的甚至是有點脾氣的面孔便突然消失了，代替着出現的是全然不同的，幼稚的，和氣的，甚至是呆相的面孔，同時是在乞憐。由第一次才會見他的子爵看來，於是也就明瞭了，這位過激黨，言辭雖然激烈，其實並不是怎樣的可怕。

大家都沉默着。

“你們想想，他能夠同時向你們回答嗎？”公爵安德雷說。“在這兒我們應該要把政治家底行爲和私人的行爲，便是做武將或者皇帝的行爲，分別出來。在我看來是應該這樣的！”

“是啦，是啦，自然的啦！”弼魯接着說，高興得到了

* Brumaire, 十月二十三日至十一月二十一日。

幫手。

“大家總是不能反對的”，安德雷繼續着說，“在亞爾珂勒橋上的拿破崙，在雅法病院中和鼠疫患者握手的拿破崙，的確是個偉人……不過在反對一方面，他也有別種行爲，礙難爲他辯護的。”

公爵安德雷說出了這番話來，顯然是有意把弼魯底激烈話頭緩和一下的，他站起身來打算要回去了，用眼睛向他的夫人示意。

在這時公爵喜坡里特也突然站立了起來，用兩手做出一種姿勢要求大家坐下，他於是乎說：

“今天有人對我談說了一段莫斯科底逸話——滿有趣的啦。我定要告訴給諸位。子爵，要請你原諒：我是要用俄國話來說，不然這段逸話中的趣味便表示不出來。”於是公爵喜坡里特便用着一種口吻，就像法國人到俄國來只住上了一年光景的程度一樣，說起俄國話來，就這樣那公爵喜坡里特是強制地在要求別人注意到他的說話。

“在莫斯科係一位太婆，一位太太婆。她係很客奮。她總有兩個馬車夫在跟馬車，很大漢子。那就係她的趣味兒。她也有一個丫頭兒，也是大塊頭兒。她說……”

在這兒公爵喜坡里特顯然在搜索枯腸，“唉嘛，她說……說……她對着了頭兒，姑娘呀，……穿上號褂子，和我同去，在我後邊坐馬車，去拜訪人家……”喜坡里特到這兒便忍不住了，他比一般聽的人老早地便大笑起來，做出一種不利的印象。但是許多人也跟着微笑，特別是年老的太太和安娜。

“她們坐車。起來一股大風，姑娘吹掉帽子，長頭髮打散……”

他怎麼也再忍耐不住了，斷斷續續的笑，在笑中又只漏出了這一句：

“於是乎世間的人都曉得……”

那逸話便這樣完結了。他爲甚麼要說這一番，爲甚麼非用俄國話來說不可，雖然是沒名其妙，但是安娜稱別的人也稱讚喜坡里特公爵底優嫻的情誼，這是十分有趣地把弼魯不顧情誼的搗亂陰消了；——在這段逸話之後。會話便落到零碎的無所謂的雜談上來，談到不久便要舉行的舞蹈會，談到戲場，談到他們幾時在何處又會相會。

6.

客人們對於“那如意的晚集”(La charmante Soirée)由衷地表示了謝意，漸漸在開始散去了。

那短於交際的，身裁高大而又肥厚，並且有一雙強有力的通紅的手的弼魯，他沒有本領走進交際場；也沒有本領從那兒退出，即是在退去之前他不知道該說些甚麼告別的話；是的他甚至昏到了萬分，在起身時錯把一頂有羽飾的三角帽當成自己的帽子來抱着，抱得把那羽飾糟踏着，直到那所有者的將軍走來向他要轉去了。但他的動作和談吐在交際場中儘管是那樣的慌張，那樣的沒分別，由他那和氣，單純。與謙遜底表情沖和了下來。安娜以基督教徒的寬大，容恕了他的搗亂，問着弼魯說道：

“我希望你以後再來呢，但我也希望你要改換你的意見啦，親愛的弼魯先生！”

她所對他說的話，沒有回答，只是鞠着躬，又表示了一次他那種微笑，那不外是說：“意見儘管是意見啦，但是你請看罷，我是這樣一位和氣的馴善的孩子。”

般的人，就連安娜，也都不費力地感覺到了。

安德雷公爵已經走出了前廳，把自己的肩頭委給侍者，聽他把圍巾與蟒套披上，冷冷淡淡地聽着自己的夫人和喜坡里特公爵底拍談，那公爵也剛好走出前廳來。喜坡里特公爵立在那嬌巧的公爵夫人旁邊，用着有柄眼鏡逼緊地看着她。

“安奶娣。你請進去罷。你會着涼呢”，織巧的公爵夫人說着和安娜告別，又低聲地加上一句：“那事情是一定辦妥的！”

安娜早和那織巧的公爵夫人談說到了那段姻緣。把昂訥多爾和織巧的公爵夫人之小姑相結合。

“親愛的女友，我拜託着你呢”，安娜也同樣低聲地說。“請你寫信給她，並且告訴我，令尊大人對於這事的意見是怎樣。我們再見啦！”她退出了前廳。

喜坡里特公爵向織巧的公爵夫人走來，挨近着她的面孔，半分低悄地在說些甚麼。

兩位侍者，一位是公爵夫人底。一位是他自己的，捧着圍巾與蟒套站在一旁，侍候着他們，等待他們的話說畢，聽着他們用法國話的會話，帶着這樣一種面孔，好像是說我們也懂得的，不過不好聲張出來。公爵夫人

說話時總是微笑着，聽話時也是一樣。

“我真是萬分高興呢，我沒到大使那邊去”，公爵喜坡里特說。“那邊可倦殺人呢！——今晚的小集真好，可不是真好嗎？”

“別人說，大使館底跳舞會很熱鬧呢”，公爵夫人回答着，把她有微蹙的上脣翹着。“社交界底美人們都到那邊去了。”

“不是都到呢，因為你沒在那兒，”喜坡里特公爵說，愉快地笑着，他把侍者推開，從侍者底手中把披巾拈了來，親自給公爵夫人披上。是由於不熟練還是由於故意，那是沒人能決定的，不怕披巾已經圍好了，他還把兩手在公爵夫人底肩頭上放了好一會，看來就好像，他把那年青的夫人擁抱着的一樣。她莊重地，但總是微笑着。終把身子抽開了。轉過身去，望着她的良人。公爵安德雷底眼睛是倦怠地睡沉沉地閉着的。

“你停當了嗎？他問他的夫人，向她瞥了一眼。

喜坡里特連忙披上自己的蟒套，那是最新式的長到脚跟，不免踉蹌地搶下階梯，去追隨那公爵夫人，侍者正待要扶上車去的。

“再——見啦！”他叫着，他的舌頭和他的脚步，都

不免有點踉蹌。

公爵夫人把衣裳整理好了，端正地坐在車中的暗處；她的丈夫理順了自己的佩刀。公爵喜坡里特在幫忙底口實之下攪擾着別人。

“對——不住你啦，關下！”安德雷公爵帶着嚴烈的聲音不愉快地關照着那擋着路的喜坡里特公爵。

“弼魯。我等你啦！”安德雷不以同樣的聲音說着。但聽來是親切地，娓娓地。

御者振起鞭子來。馬車開始滾動着了。喜坡里特公爵立在階段上在等着子爵，是約好了要把他領到自己家裏去的，他時而高聲地發笑。

“喂，好朋友，你的纖巧的公爵夫人真是美貌啦”，子爵說着，登上馬車坐在喜坡里特底旁邊，“真的十分別緻”，他把自己的指尖吻了一下，——“完全是法國女人。”

喜坡里特噴着笑出。

“並且要曉得，你這人真厲害，在面孔上是看不出來的啦”，子爵接着說。“我替那位可憐的尊駕過意不去，那有點妄自尊大的矮小的將官啦。”

喜坡里特又噴笑一次，在笑聲中說道：

你是說過的。俄國女子趕不上法國女子啦。總要實地見到才能明白。”

先到了的弼魯：像一位熟客一樣被引進安德雷公爵底書齋中，照着自己的習慣立地便拖長在梭發上。隨手把眼睛所看見的一本書從書架上拖來，是凱撒雜錄，準備停當了，撐在手中便繙讀起來，

“你對於先勒女士(安娜)怎攪的啦？她現在怕簡直病倒了啦”，公爵安德雷一走進書齋來便這樣說，擦着自己的小巧的白手。

弼魯把全身轉過來向着他。弄到梭發軋轆作聲，他紅着臉向着公爵安德雷，微笑着搖手。“是啦，但那僧正的確是很有趣，只是他不明事理。……據我想來永遠的和平倒也可能，不過，我不知道怎說的好……只是非由政治上的平等所能辦到……。”

安德雷公爵對於這樣抽象的談話顯然是不感興趣的。

“朋友，一個人想到甚麼。是不能夠隨處便說甚麼的啦。哦，你到底決定了沒有？你是進親衛軍，還是當外交官呢？”安德雷公爵沉默了一會問他。

弼魯把腳盤在梭發上坐着。

“你是可以想像到的：我自己還沒把握啦。兩樣我都不高興。”

“但是你總得要決定才行，你的父親在等呢……”

弼魯在十歲時是和着一位僧侶，他的教師，被送到了外國去，在那兒一直住到了二十歲。他回到莫斯科，他的父親把僧侶解雇了，向那青年人說：“現在到比得堡去，去觀察一下，選個職業。我是甚麼都贊成的，這兒有封寫給瓦西黎公爵的信，和盤費，有甚麼礙難處，都可以寫信給我，我可以設法。”

弼魯來選他的職業已經選了三個月了，還是沒有決定。現在公爵安德雷和他談到這件事情。

弼魯搓搓自己的額頭。

“他一定是共濟會員”，他說，想着當晚會着那位僧正。

“那簡直是無意義”，安德雷公爵應答他，“我們頂好還是談我們自己的事情罷！喂，你進親衛軍去過嗎？”

“沒，我沒進去過。但你看罷，我要把我心裏想到的甚麼，對你說。我們現在是在和拿破崙打仗的。假使是爲自由而戰，我也還可以承認。我也可以率先去從軍，但是……是幫助英國和奧國去反抗世界上最強的人，

——那是不好的。”

安德雷公爵對於弼魯這番幼稚的言論只把肩頭聳了一下。他的神情是，像那樣的冗話沒有回答的必要；但是對於這樣的一種幼稚的見解，除掉安德雷公爵所回答他的一句話外，也實在是很難答覆的，“唉，凡事要照着你的信念去打仗。那天地間是不會有仗可打的啦。”

“那樣倒是很……很好的”，弼魯回答着。

安德雷公爵發起笑來了。“很不錯的，那會是很……很好，但在事實上永不會那樣好。”

“那嗎，你爲甚麼要去打仗呢？”弼魯問他。

“爲甚麼？連我自己都不明白。事情是非去不可啦。此外我所要去的是……”他停止了，——“我所以要去的，是因爲我在這兒過着的生活，是因這生活——不合我的脾胃。

7.

鄰室中有女衫底縴縴聲。安德雷公爵就好像突然提醒了的一樣，他們面孔上表現出在安娜底客堂中所

起過的同樣的表情。

但是弼魯却連忙把脚由梭發上放下了。

公爵夫人走了進來。她另外穿着一件家常的，但同樣地別緻而新色的衣裳。安德雷公爵站立起來，客氣地送了一隻坐椅給她。

“不知道是甚麼原故呢，我時常在想”，她和平常一樣用法國話說着。焦燥地坐在椅上，“那安娜爲甚麼從不結婚？可你們一些老爺們也是蠢得厲害，沒一個肯討了她的。對不住呢，不過你們也全然不了解我們婦女的啦。……弼魯先生，你怎的是那樣好議論呀？”

“他也常常在和你的丈夫議論的。我不明白。他爲甚麼要去出征”，弼魯毫無顧慮地，向着公爵夫人說。

公爵夫人吃了一驚。顯然是弼魯底話點到了她的命脈。

“唉，是的！真正是的，我也是在那樣說！”她說着。“我不了解是甚麼道理，爲甚麼男子們沒有戰爭便不能過活。還有我們女子，爲甚麼又甚麼都不肯要求呢？你聽我說罷——請你判斷！她時常在對他說：在這兒做着伯父底副官，真是十分光榮呢。大家都認識他，尊敬他。因爲前幾天我在亞普拉克新家裏聽見一位夫人問我：

“那位是那有名的安德雷公爵嗎？當真的呢！”她笑了。“他四處都受人歡迎。他就要做侍從武官也是很容易的。你曉得的，皇帝陛下都很優渥地和他談過話呢。我們和安娜商量過；那可是很容易辦到的。你以為怎樣呢？”弼魯望着安德雷公爵，覺得這話不合他朋友底心意。他便——沒有回話。

“你是幾時動身呢？”他回頭問着。

“呵，沒談到這件事情上來罷。我絲毫不高興聽”，公爵夫人以隨意的諧謔的口調說，如像她在安娜客堂中和喜坡里特談話時所用過的一樣；那種聲調甚至在這弼魯參加着的這種家庭談話中不相應趁。“今晚上我忽然想到了，我和大家的這種有情有誼的交際是要斷絕的……你知道嗎，安德雷？”她示意地向她的丈夫瞥了一下。“我害怕着——”她低語着，在脊樑上起着寒噤。公爵望着她，那神情就好像他在驚疑，室中除他和弼魯之外竟還另有人在。他客氣的冷淡地問道：“你害怕甚麼呢。麗莎？我不懂啦！”

“你看罷，一切的男子都是那樣的利己主義者。因為自己有點好奇心，天曉得呢，他便要把我丟掉，把我送到鄉下去——一個人孤孤單單的！”

“送你到父親和妹子那兒呢——你沒忘記”，安德雷妮婉地說。

“那完全是一樣的，還是孤孤單單的一個人，沒有我的朋友啦……你要叫我不害怕嗎？”她的聲音已經有點嘮叨，嘴脣翹着。給面孔以一種不愉快的表情，反是更像一匹野生的栗鼠底表情一樣。她沉默着了，因為在弼魯面前，要說到自己的生育上來，覺得是不方便。

“我始終不明白，你到底害怕甚麼”，公爵安德雷悠然地說，眼睛沒有離開他的夫人。

公爵夫人暈紅了臉，絕望地把兩手搖着。

“哦，安德雷，我說罷，你真是變得很厲害……。”

“醫生告誡過你，要早點就寢啦，”安德雷公爵說，“你可以去睡了罷。”

公爵夫人沒有說話，但是她那薄有微蹙的上脣突然地顫動着了。公爵安德雷立起身來，聳着肩頭在室中步來步去。

弼魯眩惑地無嫌猜地超過自己的眼鏡時而看看公爵，時而又看看公爵夫人；動了一下想要立起身來，但又躊躇了一下，停着了。

“弼魯先生就在這兒，我也不怕甚麼……”公爵夫

人突然地叫出，她那美好的面孔漸漸變成一種哭喪的愁容。“我在前老早便想問你啦，安德雷，你對我怎變得那樣厲害了？我到底做過甚麼錯處呢？你要去從軍，便不管我了嗎？到底是甚麼原故？”

“麗莎！”公爵就這樣叫了一聲，但在這一聲中含着有哀願也含着有威脅，意思是說你要後悔你所說的話啦。但她不介意地趕着說：“你對待我就像對待一位病人，或是小孩子的一樣。我一切都明白。你在半年前也就是這樣的嗎？”

“麗莎，我叫你不要說！”公爵更高壓地說着。弼魯聽着這樣的談話愈見愈見地不安起來，立起身來走向公爵夫人面前。就好像他不忍看見她的眼淚，連自己也要哭了的一樣。

“你請寬心罷，公爵夫人！那好像是你的過慮呢，因為，我是不說虛話的，我自己都是經驗過……因為……其所以者……唉……請你原諒我，我在這兒是一位外人……唉，請你寬心罷……我們再見！”

安德雷公爵挽着了了他。

“哦，你不忙，弼魯。公爵夫人是很賢惠的，我今晚要和你暢談，她不會把這種快感奪去的。”

“不。他總是只想着他自己！”公爵夫人叫着，她的眼淚再忍耐不住了。

“麗莎！”公爵不耐煩地說，他的聲音提得很高，高到令人可以感覺着他是不能再忍耐了。

突然之間公爵夫人底含怒的面容改換成爲了有同情的擺色。她用她一雙明眸望着她的丈夫。在她的臉上表出的那種畏縮的自己覺得過了分的表情，就像做出了笨事之後，迅速地，但可微微地搖着尾子的狗仔所有表情一樣。

“我的天。我的天！”公爵夫人沉吟着，一手把衣裳底綉襪提起來，走向她丈夫面前，在他的額上親了一吻。

“請安睡啦，麗莎！”公爵說了，站着就像對於一位客人一樣，客客氣氣地親吻了他夫人底手。

8.

朋友兩人沉默着。誰也沒說一句話。弼魯望着安德雷公爵，用自己的小手擦着額頭。

“我們到桌上去罷！”他嘆息了一聲說着，站立起來

向門口走去。

兩人走進了一間雅緻的陳設豐富的餐室裏。從納布巾以至於銀器、陶器、玻璃器，一切都帶着一種特殊的新韻，適宜於一雙新婚者底家庭。吃到半途，安德雷公爵把手撐着，就像一個人好久好久地有話遏在心頭，突然決心着把它說出一樣，神經性地激越着。他的這種態度弼魯是不曾看見過的，他開始敘說：

“朋友！我勸告你：不等到你能夠說，凡是能夠做到的事情都做盡了；——不等到你對於女人已經不再是愛。已經完全看透了那女人底真相，你千切不要結婚，不然你會大上其當，弄到不能挽回。你要到老得沒中用的時候才可以結婚，……不然凡是你的好處高深處，都只好一敗塗地。一切都投進了暗窰裏。千真萬確的啦！你不要帶着一種那樣的出乎意外的神情。不信你可以看罷，你一步一步地往前走，會感覺着一切都消滅了，一切都閉鎖了，只剩着社交室給你，讓你和一些下走和一些笨伯，立在同一個水平線上的地板上……唉，你會感覺的啦……”他用手來激烈地恫脅着。

弼魯把眼鏡取了下來，這使他的面孔表現得愈見和氣，蹙惑地望着他的朋友。

“我的夫人”，安德雷公爵接着說，“是一位高貴的女子，你和她同居對於自己的名譽是可以放心得下的那種難得的婦人。但是啦我可以賭咒。我假如可以回復到未婚以前，我是甚麼犧牲也不顧惜的！這話我只是對你一個人說，而且因為是我喜歡你啦。”

說着這些話時，安德雷公爵比較剛才坐在安娜底棧發上，由口齒中迸發着法國話的那位坡爾孔斯奇，愈見不甚相像了。他的枯索的面孔全然發揚起來。緊張到痙攣的程度。他的兩眼，在前生命底火好像是消滅了的，現在却閃耀着炯灼的刺人的明輝。他在平常看來愈見是無聊，在這興奮底一瞬間便覺得愈見的激烈。

“我爲甚麼要這樣說，你不會明白”，他接着說。——“要曉得，這是我的一部生活史啦！你在談着波拿伯和他的功績。——唉，你在談着波拿伯，但在波拿伯幹着事業時，一步一步地向目標走去，他是自由的，他除掉目標之外眼中沒有甚麼，他也達到了那個目標。但等你一和一位婦人發生關係，你便像釘牢着的囚犯一樣把一切自由都失掉了，凡你心中還留着的一些計畫和一些氣力，都成爲重擔，使你受着悔恨底苦痛。社交室，雜談，跳舞室，虛榮，暗昧，那便是一個魔圈，從那兒我再

也不能脫出。我現在要去打仗。而且是從前所未有的激戰，但我不知道甚麼，我完全不知道，我也不能夠有甚麼用處。——我這人很靈敏，也很俏皮”，安德雷公爵接着說，“在安娜那兒大家都高興聽我的說。這一羣蠢不堪耐的人，我的夫人和這些女眷。沒有他們是不能生活下去的。……那些高貴的女子乃至一般的婦人到底是甚麼物什，你可知道嗎？我的父親說得好：利己，傲慢，偏狹，虛榮，貪鄙——那便是女人，是精赤裸裸的女人。你在社交場中看見她們就好像有甚麼本領，但在底子裏是絲毫，絲毫也沒有甚麼的。是的，你切沒要結婚啦，朋友，你切沒要結婚。”安德雷公爵把話說完了。

“我覺得有點滑稽啦”，弼魯說，“你把你自已看得那樣不值錢！在你萬事都是很如意的啦，你……”他的聲調表示着他是很尊敬他的友人，對於他的將來是大有期待的。“他怎的說出那樣的話呢”，弼魯在心裏想着。因為他把公爵是視為一切完美性底模範的，凡弼魯所沒有的性質，世人可以稱為意志力的，安德雷公爵都具備在自己的一身。安德雷公爵對待一切的人時的鎮靜的態度。他的記憶力之非凡，他的博學。無書不讀，無事不知，無事不識。是弼魯所時時驚嘆着的，尤其使

他驚嘆的是他的工作和研究，弼魯所特別傾向着的那種哲學的思索力。在公爵是缺乏着的，弼魯雖然也注意到，但他並沒看成缺點，而是看成一種優點的。

“我呢，是已經完了的一個人了”。安德雷公爵說。“我的話還有甚麼好的呢？頂好還是說你的話！”他沉默了一下之後這樣說，發着微笑，這微笑同時便反映到弼魯底臉上來了。

“那嗎在我名下到底有甚麼好說的呢？”弼魯回答他，張着口發出無嫌氣的快活的笑聲。“我是甚麼呢？我是一位私生子啦”，突然把臉紅了起來。你可以看出他要承認出這件事情是很吃苦的。“沒有功名，沒有財產……此外還有甚麼呢……簡直……”但他沒有說出“簡直”甚麼。——“我一向是自由的，到還唔啥。我只是不知道。我到底該幹甚麼的好。我實在高興向你領教呢……。”

安德雷公爵用着和氣的眼光看着他；但在他那有情的，和氣的眼光中都是吐訴着自己的優越感的。

“你是我所重視的人，特別因為你是我們儕輩中的人物啦。你真是幸福喲。你高興選擇甚麼，那是不成問題的。你任便到何處去都好；只是有一件事情你要向

我約束：沒再和那位辜拉庚往來了，那種生活沒要再幹下去。那些放蕩，豪遊，一切的甚麼玩意兒，完全是和你不相宜的。”

“你要叫我怎樣呢，好朋友”，弼魯說着，聳了一聳肩頭。“婦人呀，婦人呀！”

“我真不懂啦”，公爵回答着。“高尚的婦人呢，那又當別論。但可是辜拉庚式的婦人，婦人，醇酒啦——我真不懂。”

弼魯住在公爵瓦西黎·辜拉庚家裏。伙着他的兒子昂訥多爾在過着浪蕩的生活。那位正是他們想改善他，要把他和安德雷公爵的妹子結合的。

“你聽我說罷”，弼魯說着，就好像意外地來了一種妙想一樣，“我認真的想過好久了呢。在這樣的生活上我不能決定甚麼，也尋不出甚麼道理。頭弄得儘管痛，加以我又沒錢啦。他今晚也招待了我的。但我不打算去。”

“你可給我盟誓，你不再去啦。”

“我給你盟誓的！”

弼魯由友人處回寓時，已經是夜半一點過後了——六月底一夜——是那有名的聖比得堡之“明夜。”弼魯雇了一乘街頭馬車，是打算一直回寓的。但離寓愈近，愈覺得在這如同白晝的這樣的一夜，要去睡覺是不可能的事。寂寂的街路可以一直看到遠處。在中途，弼魯想到了在昂訥多爾那兒照常的賭友今晚一定是聚集着的，結尾照例是有一場餘興，那餘興底最後是弼魯所高興的玩意中之一。

現在再到昂訥多爾那兒去，怕還是興高彩烈的。他想到這兒，但又想到剛纔對於公爵安德雷所發出過的盟誓。但同時又和沒性格的人所慣愛幹的一樣，熱烈地渴想着再去玩一次他所十分熟習的這項玩意兒，他終竟想決心着還是向昂訥多爾處走去。他立地向着自己辯解，他許可安德雷的話是不足數的。因為他在許可安德雷之前更曾經許可過昂訥多爾，要去會他；結果他想到。舉凡這樣的信約都是一種相對性的東西，絕沒有甚麼把憑，尤其是在這樣的假定之下。萬一他明朝或者便一命嗚呼。或者是遇着了甚麼意外的慘變，那他是無從表明出失信與不失信的。這樣的一些推想，糾纏着弼魯。把他所有的決心和成見都掃蕩了，他於是走向了

——昂納多爾。

到了親衛軍營旁邊的一座大公館，昂納多爾底住居前面。弼魯下了車，由那輝耀的階段登上階梯走進了那開放着的大門。前廳上沒有一個人，只是四處縱橫着一些空瓶子，還有是很強烈的酒氣，由窗口上可以聽見談笑底聲音。賭興和晚餐是已經過了，但是客人們還沒有散開。弼魯把蟒套拋掉，走進第一室裏。那兒有吃殘了的燕席，一位侍者自以為是沒人看見。偷着在傾倒那未曾喝盡的酒杯。從第三室中弼魯聽到一些熟人聲氣底喧囂，轟笑，喊叫，和一隻老熊底呻吟。將近有八位青年熱狂地擁聚在一堵開放着的窗邊。三個人抱着一隻用練子鎖着的老熊，四處去恫駭別人。

“斯迭芬士底一邊我賭一百盧布！”有一種聲音在叫。

“留心啦。你會上當的！”叫着的又是一種聲音。

“我賭在多羅柯夫底名下！”叫着第三種的聲音，“你做公證人啦。辜拉庚！”

“喂，把那密西加（老熊）丟掉罷。我們現在要打賭啦。”

“但是不息氣啦，不然便是你的輸！”第四種的聲音

叫着。

“雅可布！拿一瓶酒來呀，雅可布！東道主在叫，他是一位高長的漂亮的男子，僅僅穿着一件襯衫，把胸口開着，站在一羣人底中間。“哦，沒忙，沒忙。老兄！你看。我們的好朋友，培屈魯震來了”，他叫着，向着弼魯。

另外有一種聲音從窗外叫出，那是不十分高大的人，有一雙澄明的蔚藍色的眼睛，在這些醜陋的醉語中聽來是特別的清醒：“你來呀——來做公證人！我們在打賭啦！”那是多羅柯夫。是舍門諾夫旅團底一位軍官，是有名的博徒而兼暴徒，和昂訥多爾同住。

弼魯滿高興地四下瞻望着發笑：“我不懂啦——你們在幹麼？”

“沒忙，沒忙，這家伙還是清醒的，拿酒來呀！”昂訥多爾叫着，從桌上取了一杯酒來送給弼魯。

“你先喝呀！喝乾來！”

弼魯開始一杯又一杯地喝着，瞻望着那些又擁集向窗邊的醉客，聽着他們說話。但是昂訥多爾送酒給他，一面向他說，多羅柯夫在和一位同席的英國水兵斯迭芬士打賭，賭法是，多羅柯夫要坐在三樓底窗沿上，兩隻腳垂在外邊，喝完一瓶蘭車酒。

“好。你喝乾來！”昂訥多爾說，又把最後一杯送給他，“不然我是不放鬆你的。”

“不；我不喝啫”，弼魯回答着，把昂訥多爾推開，走到窗邊來。多羅柯夫挽着那位英國人，清晰而明瞭地對他說出打賭底條件，主要是對着昂訥多爾與弼魯。

多羅柯夫是一位中等身裁的人，鬚髮，澄明的蔚藍眼睛，大約有二十五歲的年紀。他是沒有蓄鬚鬚的，不像一般的步兵官佐一樣，因而他的嘴是很顯明的，是他面孔上最顯着的部分。嘴脣底曲線很是美觀。上脣在中央部形成一個尖銳的楔形，緊緊地楔着下脣，在兩個嘴角上每邊總時常是像泛着笑渦，就這樣這個全體特別和那緊湊的傲岸而明晰的眼光相配趁，形成出一種印象，使你總是不能不注意這個面孔，多羅柯夫並沒有家資，也毫無所謂寅緣，然而儘管昂訥多爾要花費幾千，多羅柯夫和他同住，却滿有本領地使一切的熟人之尊敬他都在尊敬昂訥多爾以上。多羅柯夫是任何賭博都來。而他也差不多總是佔着勝利，他雖然也已醉得很是不弱。但他決不會失掉過他頭腦底明晰。辜拉庚與同多羅柯夫都是當時比得堡中的浪界賭界底有名人物。

蘭牟酒瓶拿來了，兩位侍者走來了把窗欄折毀，以便外面的窗沿上好去坐人。昂訥多爾帶着揚揚得意的面孔走到窗前，想來幫着折毀。他把侍者推開，兩手去挖那窗欄。但那窗欄連動也不見一動，他只打破了窗上的玻璃。

“喂，喂，你這位大力士”，他招呼着弼魯。弼魯抓着那架成十字的窗樑，一挖，刮刺刺地便把全部的窗欄折掉了。

“完全扯乾淨來不然別人會說我是有甚麼支手的”，多羅柯夫叫着。

“英國人是滿得意的啦……喂……好了罷……”昂訥多爾說。

“好了”。弼魯說着，望着多羅柯夫，他拿着酒瓶向着開放着的窗口走來，從那兒可以望見天色，在遠遠的天際可以看見一片彌漲着的朝霞了。多羅柯夫提着蘭牟酒瓶在手，躍上窗沿！“注意！”他叫着，立在窗沿上，回望着室內。

大家都沒作聲。

“我打賭”（他用法國話說，以便英國人可以懂得，但是他的法國話却說得不很高妙）。“我賭五十個恩培”

亞(俄國舊時金幣，當十五盧布)。假使你高興，就一百個也可以啦，怎麼樣？”他加添了這一句。招呼着那英國人。

“不，只賭五十”，英國人回答他。

“好的，就賭五十個恩培亞——我呢整整喝完這一瓶蘭傘酒，一口氣不停止，坐在那窗沿外邊，啦，就在這個地方啦”，他弓着腰，指示出那窗外的懸邊，不準有絲毫的支手……是嗎？”

“是的，很不錯！”英國人說。

昂訥多爾轉身向着英國人，捉着他燕尾服底一個鈕扣，俯瞰着他，因為這位英國人是比他矮小的，開始向着他把打賭底條件用英國話又說了一遍。

“沒忙！”多羅柯夫叫着，把酒瓶在窗沿上敲着，想大家向他注意，“沒忙呀！昂拉庚，你聽我說！假如有人敢來這樣幹，我要賭一百個金幣。懂得嗎？”

英國人點頭，對於這項新的打賭並沒有表示贊否。昂訥多爾沒有把英國人放鬆，儘管他點了頭表示承認，昂訥多爾依然把多羅柯夫底話用英語翻譯了出來。

一位年青的瘦削的傢伙，是親衛軍底一位騎兵將校，今晚打牌輸了的，撐上窗沿去向下一望。

“嚇，嚇，嚇！”他叫着，當他看着那步道上底石面。
“沒張惶罷！”多羅柯夫叫着，把那小巧軍官由窗上推了下來，弄得他跟跄地響着腳上的拍車在室中亂了幾下。酒瓶放在窗沿上了，以便拿時順手，多羅柯夫留心地輕細地在窗沿上向着外邊坐下，讓兩腳懸着，用兩手撐着窗邊，審慎了位置，把身子坐定了，把兩手放下，又向左右動了一下，伸手去拿酒瓶。昂訥多爾叫人拿了一對燭來，點放在窗沿上，好使照耀得異常明亮。多羅柯夫底穿着白色襯衫的背部和他的鬚髮頭腦，由兩邊來照耀着。大家都湧到窗邊來，英國人站在前頭；阿魯發發着微笑，但沒說一句話。在場中的一人，比大家要年長一點的，突然帶着驚惶的忿慨的面孔走上前去，想挖着多羅柯夫底襯衫。

“夥計們，這幹的真是蠢事啦；他會跌下去，把頸子跌斷”，這位有分別的當場的客人說。

昂訥多爾控制着他。

“沒要捫着他，你反轉使他吃驚，使他跌下去啦。”

“好 怎樣？……唔？”多羅柯夫回過頭來，把身子坐正，又把兩手撐着。“假如有誰要來侵犯我”，他一個字一個字地由緊閉着的嘴脣吐出，“那我要立刻把他從這

兒扔下去！……”

說後他又回轉去，把兩手放上，拿起酒瓶來送到嘴邊，把頭向後反弓着，把一隻空手撐向上面，去保持着平衡。侍者底一人已經在收拾酒杯的，弓着腰不敢抬起頭來，免得眼睛看到窗沿，看到多羅柯夫底背部。——昂訥多爾是把眼睛睜得圓圓地立在那兒。英國人把嘴唇簇着，把眼睛避開看着旁邊。那剛才想制止這項打賭的一位，跑到一隻角落裏去，挖長在一隻梭發上把面孔向着壁頭。弼魯把眼睛閉着，依然有微微的笑容浮在臉上，但那所表現的不外是擔心與恐怖而已。

大家都沒作聲息。弼魯把兩手蒙着了眼睛。多羅柯夫底姿勢絲毫沒有移動，只是頭愈見向後反，反到他那鬆曲着的後髮掃着襯衫底領頭，一隻手死命地往上撐往上撐。酒瓶看着看着的空起來，空到那頭一直曲到了背後。“哦，時候真長啦”，弼魯在心裏想着。在他覺得好像已經過了一點半鐘的一樣。那時多羅柯夫突然把背向後面動了一下，他的手死命地戰顫起來。這個動作充分地可以把他坐在窗沿斜邊上的身子梭落下去。他的坐位簡直在往下梭，他的手和頭在拚命之下愈見戰顫得厲害。手伸得很高，像要去抓着窗邊，但立刻又放下

去了。弼魯又把眼睛閉着，暗自在說，他不想再睜開眼睛了。那時他突然覺得，周圍都在動搖。他把眼睛睜開來。——多羅柯夫立在窗沿上，帶着一個蒼白的，但可愉快的面孔。

“喝乾了！”

他把酒瓶投給那英國人，那人趕快接着，他自己却從窗沿上跳下，蘭牟酒底氣味熏蒸得怕人。

“了不得啦！大豪傑！真是硬賭硬！這沒王法的妖怪！”四方八面都在叫。英國人却把錢包收出來，數點數目。多羅柯夫底面孔蹙着，沒作聲息。弼魯跳到窗邊。

“列位！誰來和我賭？我也要來幹”，他突然地叫出。“你們要曉得，我是不要錢的！拿瓶酒來呀！我也要幹……給我一瓶蘭牟酒！”

“讓他幹罷！讓他幹！”多羅柯夫嘲笑地說。

“你想幹嗎？你瘋了嗎？誰讓你幹？你上樓梯都要發昏暈的傢伙——”四方八面都號叫起來。

“我也要喝乾的，拿瓶蘭牟酒來！”弼魯用着執拗的醜醜的神情叫着，在桌上打了一下，於是跨上窗去。大家把他的兩手封着，但他滿有力氣，凡是接近他的人，他把他推攔得很遠。

“不行，那樣無論如何是不能馴服他的，”昂訥多爾叫着：“等一下，等我把他帶下來。喂，我可以和你打賭，但是要明天來啦。你現刻請下來，我們到 * * *去！”

“對的，我們去”，阿魯叫着，“我們去！我們把密西加也帶着去……”他去把老熊抱着，高高地撐起來，帶着老熊在室內打着圈轉。

10.

瓦西黎公爵把那在安娜·先勒底晚集上對於公爵夫人杜魯伯遲珂意所允許了的約束履行了。她的兒子波里士破例地奏荐了上去，拔擢為舍門諾夫旅團底准尉。但是儘管波里士底母親怎樣的努力運動，波里士終沒有做到辜屠索夫將軍底副官或者下屬。在那晚集後不久，波里士底母親回到了莫斯科去，直接回到她富裕的親戚樂士妥夫家裏，她在莫斯科是寄寓在這兒，就在這兒把她那高貴化了的波倫加（波里士之愛稱）撫養成了人，已經是寄居了很長久的歲月的。親衛軍在十月十號已由比得堡開拔。但她的兒子因為種種的準備還逗留在莫斯科，他現在是當得從那兒出發去追趕那

出發向雷吉危樂沃途中的他的旅團了。

在樂士妥夫家中正在慶賀着挈特里亞底命名日，母親和幼女是同命爲這一個名字的。

從清晨一早便有不斷的車馬到這坡華斯加雅街上的宏大的，全莫斯科城中馳名的樂士妥夫伯爵邸來賀喜。伯爵夫人和她的美貌的長女坐在廳上，款待着不斷地來往着的客人。

伯爵夫人是一位東洋風的婦人，面貌瘦削，約略有四十五歲的年紀，看來很是爲她多數的兒女——有十二位的——所勞瘁了。她的舉止和談吐之有威儀，儘管她是瘦削，給予她以一種可尊敬的風度。公爵夫人杜魯伯遲珂意，因爲是同居的人，也同坐在那兒，動着自己的口舌在幫忙應酬着來客。孩子們是在後房裏，覺得他們沒有走來應酬的必要。但是伯爵是在忙着送迎，凡是來客通通都招赴晚餐。

“真是，真是萬分感激啦，我的好朋友；我的好太太”，他對於一切的人，沒有絲毫的濃淡。“我是萬分感激，受着祝賀的小女兒也萬分感激。是的，千萬不要忘記，定要請來光臨我們的晚餐！不然我們是要多心的啦，我的好朋友！我是誠心誠意的代表着我全家的人表

示謝意的，我的好太太！”他說這些話時用着同樣的表情表現上愉快的剃得光滑的臉上，一樣地緊緊的握手，把簡短的應酬話說了又說。伯爵一送走了一位客人，他便退回到客廳來，靠在一隻安樂椅上，帶着一個神情，表示得他是愛着人生認識人生的，兩腿規整地放着，兩手操在膝上，穩重地在把身子動搖，時而問問寒暄，時而又問問康健，時而用俄國話，時而又用那極拙劣的而自鳴得意的法國話，又帶着一種勞瘁的而禮節不苟的人底精神，理着頭上幾根稀疏的頭髮，把客人送到外室。有時他又通過花廳，通過聽差室，走進一間宏大的大理石堂，那兒有一張桌面可以坐八十個人，看着侍者在檢點銀器和磁器，在整理桌面，敷陳着蠻大的一張桌布，回頭他又招呼着一位貴冑出身的雷米屈里·瓦西里齊，他在替伯爵管理一切的事務，問他：“哦，米延加，要好深當心啦，萬事總要做周到。好的，好的”，他說着，滿得意地瞻望那龐大的桌面。“要緊的是點綴啦。唔，唔，還好……”自己趁心地嘆了一口氣，又走回客廳。

“辜拉庚太太瑪麗亞·樂娛娜帶着女公子來了！”高大的內侍用着低音在客廳進口處報到。伯爵夫人把

一隻金製的，飾着她良人胸像的鼻菸瓶來嗅了一下。

“她這來一真是受人受啦”，她說着，“不過這怕要算是最後的來客罷。”她回頭用着冷淡的聲音向着內侍說了一聲“請罷”，那意思是說：好的，你把她帶來！

一位高長的肥滿的婦人，帶着驕傲的神氣，身旁一位女兒，在圓圓的面孔上泛着微笑，衣裳繾綣着走進客廳來。——

“高貴的伯爵夫人——好久不見了……那可憐的人病了好久……是在羅書牧武斯奇家底跳舞會上啦……還有亞卜拉克新伯爵夫人……我是十分託庇的”，活潑的女人聲息響着，交互地互相掩壓，更夾雜着衣裳和坐椅底響聲。爲要打破見面時的沉默，開首總是有一番話說的，繾綣着衣裳，說着：“我真是高興啦……媽媽底健康……和伯爵夫人亞卜拉克新……”說後又才走出前廳，去脫下皮外套或者蟒套。

話頭是集中在城內的主要新聞，即是集中到那有名的財神，珈達琳女帝時代底美少年，老伯爵貝蘇雪夫底病症，和他的私生子弼魯。

“我真是很……很可憐那可憐的伯爵呢”，辜拉庚太太說，“他的形勢已經實在很不好呢，現在爲他的兒

子又來受悶氣——那是要他的命的！”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伯爵夫人對於來客底話好像全不知情的一樣，這樣問她，其實她對於這貝蘇雪夫所以受氣的原因怕已經聽了不止十五遍。

“那就是所謂教育呢！還是在外國留學的”，來客接着說，“這位年青的人是完全沒有人管束的，現在在比得堡，聽說幹下了天大的笨事，巡捕由那兒把他追放了。”

“你說甚麼！”

“是呢，他的朋友選擇得太高明了”，波里士底母親米海樂娛娜插說着。“瓦西黎公爵底孩子，他，和一位多羅珂夫——他們三個人聽說幹了天大的笨事，他們在受着報應呢。那位多羅珂夫革職成爲一名兵丁，貝蘇雪夫底兒子是送送回莫斯科。昂訥多爾有他的父親彌縫，但依然是不能不離開比得堡的。”

“哦，他們到底是犯了甚麼呢？”伯爵夫人發問。

“呵，那幹的真是強盜呢，特別是那位多羅珂夫”，來客說。“他是一位很正經的婦人瑪麗亞·伊萬諾娛娜底兒子。你那裏會想到，這三位脚色不知從甚麼地方找到一匹老熊，把來一同帶在車上，要到一名女優家裏

去；巡捕趕來干涉他們，他們便把那巡捕捉着，把他反揹在老熊背上，投在了水裏，就那樣老熊是會擡水的便揹着巡捕在那水上面擡。”

“那位巡捕倒很好玩啦，太太”，伯爵叫着，想要哄笑起來。

“哦，那可駭人聽聞啦！伯爵，你還覺得好笑嗎？”

但是這些太太們也不由自主地在跟着發笑。

“好容易才把那位可憐的人救了起來”，來客接着說，“是那貝蘇雪夫伯爵底兒子啦，想出了這種妙計的人；”那太太又加上幾句。“但是聽說他是很有智識，很有學問的呢。你看，在外國留學這件事究竟有甚麼用處。不怕他很有錢，我希望沒一人肯和他交際。有人要介紹給我，但我十分堅決地拒絕了——我們是有姑娘的啦……”

“你怎說這位青年是很有錢的呢？”伯爵夫人問她，把身子屈着避開那些帶着一個聽若無聞的年青的姑娘。“他是有很多的私生子的啦。弼魯也怕是私生子罷。”

那太太用手搖着，低低地微語道：“是的呢，我想怕將近有二十個啦，他所有的私生子……”

米海樂娛娜參進了話頭來，她顯然是有一個目的想表示她的廣於交際，炫示她對於往時的社交界是有豐富的見識。

“你們要曉得，事情是這樣的呢”，她莊重地一樣是半作微語地說，“貝蘇雪夫伯爵底風聞是人衆皆知的啦……他的兒子他連數目都記不清楚了，不過呢，這位弼魯却始終是他的寵子。”

“唉，那老人真是漂亮過來呢”。伯爵夫人說，“就在去年都還是的！比他更漂亮的男子我從不曾看見過。”

“但他現在變得很厲害了”，米海樂娛娜說。

“唉，我想要說的是”，她又接着說下去；“從女系一方面說來，瓦西黎公爵是該得繼承那全財產的；但是那父親是很愛弼魯，特別關心着他的教育，並且還是奏聞過皇上的，他現在病得很厲害，差不多是快要臨終的時候了，醫生羅爾郎已經從比得堡趕了來——所以在他死後，那蠻大的家財——有四萬的農民和幾百萬資產的——到底是歸誰個，是弼魯還是瓦西黎公爵，那是誰也不曉得的！這事我知道得很清楚，瓦西黎公爵曾經親自對我說過。”

“唉，從我母親一方面說來，貝蘇雪夫倒還是我的

一位疏遠的舅父呢；他並且是波里士底乾爹”，她隨便地加上這些話，就像是全然不關緊要的一樣。

“瓦西黎公爵明天也要到莫斯科來了。我聽見別人說，他是來視察的”，來客說着。

“是呢，但是我們打打私話罷”，米海樂娛娜說，“那只是一種口實呢；其實他是到貝蘇雪夫伯爵那兒的，他得到消息，知道伯爵已經病在垂危了。”

“不過呢，太太們，這一着很高明啦”，伯爵突然地插進嘴來，待他看見太太們沒留心聽他，他轉向着一些年青的姑娘們去了。“那位老熊背着的巡捕倒是壯觀啦！”他一想到那巡捕是怎樣兩手兩腳的死拌，他又笑。笑得不亦樂乎，把他全身都震動了。回頭他又向着辜拉庚母女說：“希望你們也留在這兒，同我們晚餐啦。”

11.

一般地沉默了起來，——伯爵夫人親切地看着來客，並發着微笑，但她的神氣是說，假使客人們要動身回去，那她是並不介意的，她絲毫也沒有隱懣。來客底女公子已經在整理衣裳，向着她的母親投了探伺的一

警，在那時突然聽見有一些男男女女向着通向隣室的門口跑來的聲響，椅子被人闖翻的聲響。接着便有一位十歲上下的小姑娘，穿着走花邊的短短的裙子，跑了進來，佇立在客堂底中央。顯然是出乎意外的奔跑，無心地跑到了這樣的遠處來。同時在那門口現出了一位穿着紅領制服的大學生，一位年青的親衛軍將校，一位十五歲的姑娘，和一位肥實的，紅頭的，穿着短褂子的男孩。

伯爵跳起來，一翻身去抱着那個逃走來的姑娘。

“呵，她來了，來了！”他笑着叫出，“祝賀的就是她呢，呀，乖乖，祝賀的就是這孩子呢！”

“凡事總要審慎時分啦”，伯爵夫人說，帶着責備的神情。“弈理呢，你總是那樣甜娃娃的嬌慣着她們！”她向着她的良人也申責了一句。

“今天你好呀，怪可愛的，我恭賀你”，來客說：“真是怪可動人的孩子啦！”那太太加添了一句，向着那母親。

那黑眼睛的，不十分美貌，但可活潑的姑娘，口是有一點大，因為跑得太快，袒着的兩肩在緊窄的胸衣之下抽動，黑色的髮髮是打散着的，手脚都很纖細，穿的是

尖腳褲，小小的腳上穿着廠的鞋子，她是到了那樣的一種妙齡，是一位小女兒已經不再是孩子，但也還未成爲姑娘。她脫開了她父親，跑到了母親跟前，並沒把她那嚴厲的神色看在眼裏，把她泛着紅潮的臉藏在伯爵夫人底外衫中，高聲地大笑起來。她笑着，在那時又從上衣中取出一個玩偶來，指示着說。

“你看……這团团……這迷迷……你看咧。”

她倒在母親懷裏，笑得又高聲又明亮，就連一些矜持着的太太們都不能不跟着笑了。

“你到別處去胡鬧罷！”母親說着，佯裝着發怒的樣子推開她的女兒。“這是我的小女兒呢，”她對着那來客說。挈特霞把面孔由母親底繃花頸巾中伸了出來，帶哭地笑着仰望了一下，又趕快把頭蒙着了。

那位參加了這場家慶上的來客，覺得自己也該得來湊湊風趣。

“請你對我說罷，乖乖”，太太對着挈特霞說，“這迷迷怕是你的女孩子罷？”

來客對於她所說出的這種向孩子玩笑的腔調，挈特霞是不喜歡的，她沒有回答一句，只緊釘着那位太太。

在這時一些已經半成人的角色，米海樂娛娜底兒子軍官波里士，伯爵底長男大學生尼可來，和最小的幼子培屈魯霞，都闖進客廳來了；他們的面孔上活生生地表現着的愉快和生動，他們爲要保持體統，大有忍勒不住的神情。他們在後房裏，他們才從那兒跑出來的，顯然是談着了一些比這兒所談的市井消息，天時寒暖等，更是有興趣的話頭。他們屢屢地面面相視，總是忍不住要想笑出來。

兩位青年，大學生和軍官，是幼年以來的朋友，一樣的年齡，一樣的漂亮，但彼此却沒有絲毫的相同。波里士是一位高長的金髮的少年，面貌整齊而細緻。沉靜而優美；尼可來底身裁却不甚高，鬚髮，有開闊的表情。他的面孔，在上唇上已經薄有黑色的微髭，表着有熱烈的好勝底情趣。尼可來一跑進客廳來時，他的面孔已經紅了。他很像要想找一句話來說，但他一句都找不到。波里士却立地泰然自若起來，他帶着諧謔地說出這“迷迷囿囿”還是小姑娘的時候他便認識得，那時鼻子還沒有壞。在他的記憶裏面過了五年她公然也就成了老太婆，頭頂上完全成了一個光板板，說這話的時候他是望着拏特霞的。但是拏特霞却是背開了他，在望

着她的弟弟，那小弟弟把眼睛眯着，笑又不好笑出，忍得全身在動，到頭他實在有忍耐不住的形勢，她便跳起來就跑，儘她的脚力飛跑出客廳去。但是波里士却不再發笑了。

“我想你怕是要出去的罷，媽媽？你是要一乘馬車的啦”，他說，帶着微笑地向着他的母親。

“是呢，是呢，要出去的！你去駕好罷！”他母親也一樣微笑地說着。

波里士穩重地退出去了，跟在擎特霞底後邊。那胖胖的孩子却跑去跟着他們。

12.

年青人中。除開伯爵夫人底長女，那比擎特霞要長四歲，自己已經是當着成人的，和那來客底姑娘之外，現在是只剩下尼可來和表妹的松尼雅留在客堂裏。松尼雅是一位纖細的黑髮姑娘，有柔軟的長的睫毛散着陰影，濃重的黑髮分成兩組髮辮纏在頭上，臉色帶着淡紅色，那纖弱的但可雅緻的手和肩臂也是一樣。她的舉止底輕靈，嫺雅的四肢之的柔軟宜人，和那稍稍有點

狡黠而陰伺的風度，可以令人想到她是一隻美好的，但還未十分長成的黑貓，那長大起來滿是要當行出色的。她顯然是覺得對於一切的談話都要帶着微笑，是一種禮儀；但不隨意地她那長長的睫毛下的眼睛向着那不久要去從軍的表兄總是在送着秘波，儘管她對着任何人都都在微笑，但總掩不過她那種摯愛的熱情，你可以看出她和表兄是還想再去笑，再去跳；就給波里士和挈特霞一樣趕快跑出客堂去的。

“呵，太太”，伯爵說着，向着那位夫人，說時他是指着尼可來的，“你看罷，因為他的朋友波里士做了軍官，他在友情上和他分不開來，要丟掉大學和我這位老人。他也要去出征呢，太太！文書房已經替他定了一個位置呢。那怕就是別人所說的友誼罷？”伯爵帶着探問的口氣說着。

“唉，戰爭聽說是已經宣佈了的啦，”那外來的太太說。

“聽說老早就宣佈了的”，伯爵回答着。“那消息是傳佈了好幾次的——結果是實現了。是的呢，太太，那就是真實的友誼啦，”他又返復着說。“他要去進輕騎兵。”

外來的太太不曉得怎樣答覆的好，只是把頭搖着。

“完全不是出於友情的啦”，尼可來不平地回答着就好像是受着了誹謗的一樣。“完完全全地不是出於友情啦，理由很簡單，因為我感覺着有去從征的責任。”他望着表妹和那位來客底姑娘，兩人也都帶着同情的微笑來看着他。

今晚上包羅格拉德輕騎兵旅團底上校胥伯爾特要來晚餐。他是請了假來到這兒，要把尼可來帶去的。唉，我怎做的好呢？”伯爵聳着肩頭地說，就好像他着實擔心，只好出之以笑謔的一樣。

“我已經早就對你說過的啦，爸爸”，兒子說，“你假如不肯放我走，我也可以留着。只是我自己明白，我這人除掉做軍人以外，不適宜於他種職業。我也不是外交家，不是官僚，我自己的良心，我是不曉得竄瞞的。”他以那年青的驕氣時而看看松尼雅，時而又看看那位來訪的姑娘。那隻小貓子，一雙眼睛顯然要把他吞掉的一樣，好像在那一瞬間就想去跳，去發揮盡她那整個的——貓性。

“嗎，好的！”年老的伯爵說。“總是一說便動性！波拿伯把大家的頭腦都弄昏了，都以為可以像他一樣，由

中尉一直做到——皇帝。唉，簡直沒辦法啦！”他加添了一句，沒注意到來訪的太太之含嘲的微笑。

年老的人便談起波拿伯來，但那太太底女兒却轉向年青的樂士妥夫。

“禮拜五你沒到亞爾夏羅夫那裏去，真是可惜呢。沒你在場真是絲毫也沒趣”，她說，優婉地笑着。受了這年青的佳人之含媚的微笑之蠱惑，那青年便轉向着她，和那微笑着的幽黎，這是那年青的佳人之名字，談了一番專屬的話，全沒有留心到在那時他那無心的微笑是以嫉妬底利刃插進了那泛着紅潮的失望地微笑着的松尼雅底心中；在談笑之中他忽爾看到她。松尼雅含着激情地凝了他一眼，眼淚差不多要忍耐不住了，依然佯裝着微笑，立起身來走出了客堂去。——尼可來底全部的活潑立地消逝了，他只在等待着談話底中綴，帶着沮喪的面孔退出了客堂去追求松尼雅去了。

“這一羣年青人底祕密簡直是用白絲線縫的啦！”波里士底母親說，意指着那才退出去的尼可來。“親嫡嫡的表姊表妹——危險險的隣居！”她又加上一句。

“是的呢”，伯爵夫人說着，儼然是對答着一個問題，那問題並沒人向她提出，但她是時常關心着的。“爲

要把他們養大，那真是費了不少的氣力。勞了不少的神呀。但到現在來，你愈見不能不擔心了！使你擔心的事情真是多着呢！他們的年齡又恰好是危險的時分啦，無論是對於女兒還是對於男子。”

“凡事都在教育上說話呢”，來客說。

“是的，你說得不錯咧！”伯爵夫人接着說。“托福的是我向來和我的兒女很要好，他們都信賴我”，伯爵夫人說着，和世間底許多父母一樣，自以為自己的兒女對於他們是沒有祕密的。“唉，我曉得我是我女兒們底最親信的人，像尼可來那樣暴躁的性格，多少會有些不講禮——男孩子要叫他講禮也很困難的呢——不過他決不會鬧到比得堡底那青年人一樣啦。”

“是的呢，真真是頂刮刮的一些好孩子啦！”伯爵應聲着，他這人一遇着有難題解不開時，慣愛用頂刮刮的這個字。“是的呢，你看！他公然要去當輕騎兵！你有甚麼辦法呢，太太？”

“小的那位千金，那真真是可愛的寶貝啦”，太太說，“那簡直像水銀一樣。”

“是啦，真是水銀啦，”伯爵說。“她真是合我的心意呢，還有那聲音是怎樣的瀏亮呀——雖然她是我的女

兒，但是我是說真話的，她將來會成一位聲樂家呢，是索羅門第二世呢。我們也請了一位意大利人在教着他的啦。”

“不太早了嗎？聽見別人說，小小的年紀便學聲樂，對於聲音是有害的啦。”

“哦，不會，怎得會太早呢？”伯爵說。“你我的母親們十二三歲時便在出嫁啦！”

“是的呢，她現在也在愛着波里士呢！那是怎樣的一位姑娘喲！”伯爵夫人說着微微地笑着瞥了波里士底母親一眼，又接着說道：“就這樣你們可以曉得啦，假如我要嚴格地禁止他們……那他們會幹出些甚麼事來，天可曉得啦（伯爵夫人底意思是，他們會接吻），但是她有甚麼話都是要對我說的。她便到了晚上都要跑來，把一切話告訴我呢。說不定我是在嬌慣着她，但在我看來，實在也怕沒有更好的辦法呢。她的姐姐我是管得更嚴格的。”

“是的，我受的教育真是完全不同”，長女：美貌的維拉伯爵夫人說着，又發着微笑。但那微笑沒有使得維拉底面孔更美，却反是有些不自然，因而沒趣味。長女維拉是美貌，賢慧，很有學問，很受過教育，聲音也

亮，她所說的話總是說得合時，說得得當。然而真是奇怪呢！凡是在座的人，連客人也包含在裏面，都在望着她，覺得她的話是出乎意外，是有點不妥當。

“是的呢，長兒長女總是很費手的，做父母的人總想把他們教成些非凡的人物啦”，來訪的太太說。

“太太，我們是用不着隱瞞的啦！我的伯爵夫人爲維拉真是很費了神呢”，伯爵說。——“唉，結果怎樣呢？她可真是真是頂刮刮的啦”，他接着說，讚賞地向維拉目禮。

來客立起身來，答應着來就晚餐，便告辭走了。

“真是會講禮啦！簡直會坐穿了鐵板”，把來客送了轉來之後，伯爵夫人這樣說。

13。

挈特霞從客堂逃出來，只走到了花廳。她停止在那兒，偷聽着客堂中的會話，在等待波里士。已經有點不耐煩了，她在頓腳；唉，她弄到快要流眼淚的光景了，因爲波里士總不快來。待那青年底輕巧的慎重的脚步聲可以聽見了，挈特霞趕快跑去藏在花壇背後。波里士走

進了花廳，走到中央處立着，向周圍瞻望，用手拂去袖統上的微塵，又走到鏡前去，照照自己的美好的面孔。挈特霞從她的埋伏處熱心地偷看，看他隨後會做甚麼。波里士在鏡前微笑着還立了一會，回頭向門口走去了。挈特霞已經要想叫出了，但她又掉換了別的想法。“他會找的罷？”她自己說。

波里士剛好出去，松尼雅漲紅着一個面孔從別的一道門走進來，帶着笑哭聲地埋怨着在自言自語些甚麼。

挈特霞最初想跑出去接着她，但她停在埋伏處就像在一處隱身的奇門陣裏一樣，在等着看可出些甚麼事情。松尼雅依然在自語些甚麼，眼望着客堂底門道。

尼可來從那兒走進來了。

“松尼雅呀，你怎的？怎的會那樣呢？……”他叫着，跑到她面前。

“沒甚麼，沒甚麼。你沒管我！”松尼雅在抽泣。

“不，我曉得……”，

“唉，你既是曉得，那嗎，你請到她那兒去罷！”

“松——呀，你只聽我說一句話！你出於猜疑便可以這樣自己苦自己嗎？”尼可來說，捉着她的手。

松尼雅沒把手挖開，但仍然在哭。

沒作聲息地，擎特霞圓睜着眼睛在從埋伏處中偷看。唉，會有甚麼把戲呢？她心裏在想。

“松尼雅！我除你以外，全世界上都沒有喜歡的人啦！只有你一個人是我的一切呢！”尼可來說。“我要向你證明的。”

“我不喜歡你那樣說。”

“那嗎，好，我不說了，你容恕我罷，松尼雅呀”，他把她拉近自己的身邊來，和她親了一吻。

“呵，好來些啦！”擎特霞想着，待松尼雅和着尼可來退出花廳去後，她跟着他們，去把波里士叫了來。

“波里士！你來呀！”她用着含情的狡黠的神氣說着。“我有些話要對你說。你來呀！”她說着，把他引到花廳來，走到那花壇中間她剛才藏過的地方。波里士含着微笑跟隨着她。

“你究竟有甚麼話呢？”他問。

她躊躇着向周圍看了一下，看到她放在花壇上的玩偶，她拿起來說道：“你和這小人兒親吻罷！”

波里士鎮靜地親切地看着她，但沒回答。

“你不嗎？那嗎你來”，她說着，更向花叢深處走去，

把偶人兒拋在了一邊。“你挨近一點，再挨近一點！”她悄聲地說。她捉着那軍官底袖子，她那暈着紅潮的面上有快心和怕意在說話。

“但你不高興和我親吻嗎？”她悄聲地說，幾乎不能聽取，從睫毛下仰望着他，微笑着，但興奮得幾乎要哭。

波里士暈起紅潮來了。

“你真愛滑稽啦！”他說着，愈見漲紅着臉去俯就她，沒有甚麼動作，只在等待。

那時挈特霞便突然跳上花壇，那樣她便比他更站得高，兩手一把波里士抱着，把頭一掉把頭髮都拋向了後邊，便端直地在他的脣上親了一吻；她在花壇上從另一邊跳下來，低着頭立在那兒。

“挈特霞呀！”波里士叫着，“你曉得的，我是愛你，不過……”

“你愛我？”挈特霞打斷了他的話頭。

“是的呢，我愛你，不過我希望，我們不要再來了……還要再等四年……到那時我要來求你的……”

挈特霞想了一下。

“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她說着，用她的指頭計算。“好的！可是認真的嗎？”一種悅意和幸福底微笑

輝耀着她那快活的面容。

“千真萬確的啦！”波里士說。

“要永遠不變！”拏特霞說，“就到死也不變！”她把波里士挽着，神彩煥發地僂傍着他徐徐走進燕居室裏去。

14.

伯爵夫人爲應酬來客已經疲倦，她不願再往下應酬了，便吩咐闖人凡有客來賀喜，便當面請到晚上來赴晚餐。但是伯爵夫人是想和她的青年時分的伴侶米海樂娛娜說些私話的，米海樂娛娜自從由比得堡回來後還沒有得到這個機會。

“我是向你開心見勝地說呢”，米海樂娛娜說。“我們的舊友還生活着的實在沒幾個人了，你待我的厚情所以我是愈見感激的。”

米海樂娛娜看着了維拉又把話頭中止了。但是伯爵夫人却握着她女伴底手。

“維拉呀！”伯爵夫人叫着，向着她的長女，顯然是不甚受寵愛的女兒——“你真凡事都不見機啦！你在這兒是多事，你絲毫不感覺得嗎？你到你妹妹們那裏去

罷。再則……”

絲毫沒感着受侮辱地，維拉輕蔑地微笑着：

“你早向我明說，我可早就走出了啦”，她說了便走向自己的居室。

待她一走過燕居室時，她看到在兩邊的窗下一邊坐着一對。她停着了。輕蔑地發着微笑——在那兒松尼雅，是坐在尼可來旁邊，他把她第一次做的詩在寫給她；另一邊的窗下坐着波里士和挈特霞在打話，但到維拉一走進來，便把聲息住了。松尼雅和挈特霞兩人帶着自己覺得有錯犯但可趁心的面容望着維拉。看着這一對戀愛着的小姑娘，真是怪可憐愛的，但在維拉眼裏，她們的容貌却沒有生出快意的感情。“我不知道向你們求了多少回數”，她說，“要你們不要用我的東西，你們是有你們的房間的啦，”她從尼可來手中拿開了她的墨水壺。

“立刻就好，立刻就好的”，尼可來答應着，又把鋼筆插進墨水裏。

“你們幹的事總是亂來。——有客的時候你們要竄進客堂，弄得大家都爲你們丟臉。”

儘管她所說的話是完全在理，或者正因爲是那樣，

但並沒有人回答她，四個人只是面面相覷。維拉把墨水壺握在手裏還在室中躊躇着。

“像你們那樣的年紀，你拏特霞和波里士，還有你們兩個人，你們會有甚麼秘密嗎？只是鬧些呆事罷了！”

“那嗎於你有甚麼相干呢，維拉？”拏特霞說，用着她纖細的聲音辯解着。她在今天對於任何人都比平常更要親切，更要慷慨了。

“真是呆得厲害呢”，維拉說，“我為你們實在害羞。到底有甚麼秘密……”

“秘密是誰都會有的。你要和你的‘伯爾格’糾纏，我們是不擔心的啦”，拏特霞情激地說。

“我想，我的事情倒也用不住你們擔心的，因為我做的事情沒有絲毫的錯誤。但我要對媽媽說，你對於波里士的一些舉動……”

“拏特里亞·伊里尼胥娜（拏特霞之本名）對於我的舉動真是十分賢淑呢”，波里士說，“我是沒有絲毫的不平的。”

“呵，波里士！你沒多說罷！你真是一位外交家啦（外交家這個字孩子們慣愛用，是包含有一種特殊的意義的）；我是不高興的”，拏特霞帶着受了侮辱的顫動的

聲音說。“她爲甚麼總要叨難我呢？你是再也不會曉得的呢，”她轉向着維拉，“因爲你從不曾愛過甚麼人啦。你是沒有情的，你只是‘禪理太太’（Madame de Genlis，這是尼可來給維拉取的綽號，是很含有侮辱的意思），你的本領，頂高的便是使人不高興啦。你還是用盡氣力去向你的‘伯爾格’討好罷！”

“我可斷不會有客人在面前時，向着一位年青的人追趕啦……”

“好，到底她是發揮盡了致”，尼可來插進話頭來，說得大家都不快活，都很掃興了。我們到孩提室去罷！”四個人就好像一羣受了驚的小鳥一樣遁同走出去了。

“是你們鬧得我不高興，並不是我攪了你們啦”，維拉叫着。

“禪理太太！禪理太太！”在門外有笑着的聲音在叫。

美貌的維拉，她把衆人說得掃興，在發着微笑，顯然對於被人說着的話全沒有關心，她走到鏡子面前，整理領襟和鬚髮，待她一看見了鏡中的自己的美貌的面容，她愈見泰然自若起來了。

在客室中會話是繼續着的。

“呵，好太太”，伯爵夫人說，“就是我一身也不全是順利的呢。像我們現在這樣的生活，我們的財產是不能夠支持好久，你怕我是不知道的嗎？他爲人太好，又要參加甚麼俱樂部呢。我們雖然就住在鄉下，你怕我們會有一刻的安閑嗎？看戲啦，打獵啦，鬧得一個不亦樂乎……不過我們家裏的話可不用說了罷。——我要請問你啦，你的一切事情究竟是怎麼辦到的呢？我時常是在驚嘆呢，恩奶娣 像你那樣的年紀，公然能夠時而跑莫斯科，時而又跑比得堡，去和一切的部長，一切的大人們會面，你和一切的人都交際得來啦。真的呢，我真是時常在驚嘆的。你告訴我罷，究竟是怎麼辦到的啦？你要曉得，我實在不懂呢。”

“呵，我的心肝”，恩奶·米海樂娛娜回答着，“我的苦處實在是想要你知道的啦，你想我無依無靠的一位寡婦，要撫養一個孤兒，愛得他到了崇拜的地步的，是怎樣的勞苦呀。凡事可以學得到的啦”，她微微得意地繼續着說。“我的責任教我去學習了一切。假如我要去和一位大人物見面，我先寫一通手札去說：某某公爵夫人願見某某某，我便自己雇一雇馬車跑去，一次不成二次，二次不成三次，三次不成四次，一句話歸總，我總

要盡我的能事啦；別人會說我怎樣，我是完全不管的。’

“你講罷，波倫加底事情你是找着甚麼人才辦到的呢？”伯爵夫人發問。“你的令郎已經做到了親衛軍底軍官，我的尼可魯晉加還是一名白丁啦。我不知道，我該去託甚麼人的好。你到底是求教的誰人呢？”

“求的瓦西黎公爵呢。他真是慷慨，立刻便滿足了我的請求，上了奏札啦”，米海樂娛娜滿心歡喜地回答着，把她四處鑽營，忍了又忍的種種的失意事，却忘在腦後去了。

“那瓦西黎公爵，怕已經老了罷？”伯爵夫人發問。“我是自從在龍央佐夫家裏看戲以來便沒會見過他了。我想，他怕已經把我忘記的罷。他有一會迷戀過我呢”，伯爵夫人追想起來，發着微笑。

“他完全是和從前一樣呢”，米海樂娛娜帶着嬌媚地說。“他的高官厚祿並沒有使他昏蒙。‘高貴的公爵夫人，我很慚愧，我沒有本事可以替你盡力呢’，他對我這樣說，‘你儘管吩咐我罷！’唉，他真是一位又高尚又親切的人啦！哦，擎特里亞，你是曉得的，我是怎樣鍾愛我的兒子啦。只要於他有好處，我是凡事都做的。不過呢我的境况實在是太不好”，米海樂娛娜用着沮喪的單調

的聲音繼續着說，“我的境遇，現在實在是壞到盡頭呢。我的歹運把我所有的一切都消費盡了，弄得不能再前進一步了。你要曉得呢，我現在手裏連一個大錢都沒有了，連波里士底製裝費我都沒辦法。那是要五百個盧布的啦——我實在是艱難……我還有一個唯一的希望便是靠着貝穌雪夫伯爵呢——假使他沒心幫助他的乾兒——那嗎我一切的精力都會失掉了，波里士底製裝費，我不知道怎辦的好。”

伯爵夫人聽着在流眼淚，沉默着在思索些甚麼。

“我時常在想——或者那怕是一種罪惡呢”，米海樂娛娜說。“這位貝穌雪夫僅僅一個人生活着……要有那樣多的財產……他活着有甚麼用呢——他是已經要下世的人，我波里士却是才要出世的。”

“他一定會分些給波里士的罷”，伯爵夫人說。

“好媽媽，那要天才曉得呢！凡是富貴人總都是一些利己主義者啦。不過我立刻要帶着波里士去看他，看究竟有甚麼方法沒有。別人會把我怎樣看待，會說甚麼——那我是絲毫不管的，我只要我的兒子能夠得到幸福。”米海樂娛娜立起身來了。“現在是兩點鐘，要到四點鐘才開晚餐，我還很有時間可以趕去。”就像比得堡

底職業婦人一樣，很知道利用時間，她把她的兒子叫了來，一同走出前廳。“我的心肝，再見啦”，她對着伯爵夫人說，夫人一直送她到大門口，“請你替我祝福啦”，她低聲地加上一句，“看在我兒子底份上！”

“你要到貝蘇雪夫伯爵那裏去嗎，好媽媽？”伯爵說，他是從食堂走向前廳裏來的。“假使他是好了一些，請你替我請齊魯來晚餐罷！你是曉得的，他在前時常到我家裏來，和孩子們跳舞的。請你務必要請他來晚餐，好媽媽。——那我們可以曉得，我們的廚子今晚上的本事究竟是怎樣。他說，像我們這兒的燕席，連沃爾羅夫伯爵都是不曾有過的啦。”

15.

“波里士呀”，米海樂娛娜在對着她的兒子說，他們是坐着樂士妥家底馬車，在覆着稻草的通道上，趕進貝蘇雪夫底大廈裏——“我的波里士呀”，母親又叫了一聲，把手從舊外套伸出，使出愛撫的神情挽着她的兒子——“要客氣些，當心些呢！貝蘇雪夫伯爵是替你施了洗禮的人，你的幸福是靠在他身上的。孩子，你要留

心着，總盡力地要謙和些啦。”

“不過據我看來，那除受侮辱之外，是沒有第二種效果的……”兒子冷淡地回答着；“只是你要叫我做，我是要聽話的。”

不怕明知道馬車是停在進口處，閹人看見那一對母子沒有向他打招呼便走進來了，立在有兩列彫像點綴着的玻璃廳中，他有意地目驗了一下那公爵夫人底舊外套，他問他們是來會小姐們。還是來會伯爵，待他聽說是要會伯爵的，他說，爵爹今天愈見不舒適，不接見任何來客。

“那嗎我們立刻回去罷”，兒子用法國話說。

“Mon ami”* 母親用懇願的聲調回答着，又把兒子底手觸了一下，好像這一觸便可以使他鎮靜，或者是發揚的一樣。波里士沉默着了，沒脫去外套，只探問地望着他的母親。

“好朋友”，米海樂娛娜用柔和的聲音問那閹人說，“伯爵很不好，我是曉得的，正因為這樣我才來看他……我是他的親戚……不會攪擾他的啦，好朋友！我單會會瓦西黎公爵也可以，他可是住在這兒的罷？請替我

* 法語，意猶“好乖乖”。

通傳一下罷！”閤人滿不高興地拉了一下通上樓去的鈴繩，回頭他向着樓上現出頭來的侍者，那是從欄杆上俯瞰着下邊的，叫道：“公爵夫人杜魯伯遲珂意要面會瓦西黎公爵。”

米海樂娛娜整理了自己染過的緞衫底綉襪，走到壁上掛着的維納低亞式的大鏡前照了一下，又才踏着她後跟都踏平了的皮鞋踏上樓梯上的毛毯。

“乖乖，你是對我約過的啦——”她又回向着她的愛兒，用手撫摩了他的袖子一下要他提起精神。但她的兒子把眼睛埋着，慢頓頓地跟在她的後邊。

兩人走進了一座廳堂，從那兒有一道門是通向瓦西黎公爵底居室的。母子兩人剛好走進來打算要去請問一位年老的侍者時，有一扇門上的非銅的門柄轉了一下，公爵瓦西黎穿着家常服，帶着一個寶星，送着一位漂亮的黑髮的男子出來。這位男子便是那有名的比得堡醫生羅爾郎了。

“那不消說是的確的啦？”公爵問着。

“公爵，‘錯誤是人所難免的’，不過……”醫生吞吐地回答着，他把這句拉丁格言“*Errare est humanum*”用法國式的發音說出。

“好的”，瓦西黎公爵說了，鞠了一躬讓醫生走去了，在那時他突然看見米海樂娛娜和她的兒子，帶着疑問的神氣他走就這來訪的人。波里士看見了，他母親底臉上是怎樣突然地現出了一種潛沉的憂色，而在那上面又還泛泛地浮着微笑。

“呵，我們真不料要在這樣可悲哀的境况之下相會呢，公爵……現在，我們那尊貴的人，病狀是怎樣呢？”她說着，公爵厭棄地加於她的那種冷眼，就好像沒看見的一樣。公爵耳若無聞地，疑異着時而看着她，時而又看着向他鞠躬的波里士。對於波里士底敬禮他沒回答，便回頭向着米海樂娛娜，只把頭一搖，嘴唇動了一下，那便是他的回答了，表示着病狀是很少希望的。

“沒望嗎？”米海樂娛娜叫了出來，“呵，那真是痛心啦！……令人想都怕想得……這是我的兒子呢”，她加添了一句，指示着波里士。“他是想當面向你道謝的。”波里士又恭敬地鞠了一次躬。

“公爵，你要相信呢，你對於我們的好處，一位做母親的人，心裏是絕對不忘記的。”

“親愛的米海樂娛娜，我使了你們能夠得到了一種高興，我是合意的”，公爵說着，把襯衣底胸飾理了一

下，這時他在這兒莫斯科立在了受了他的恩惠的米海樂娛娜前面，他的舉止和聲調中，比較在聖比得堡，在安娜·先勤底晚集上，表現着更有不少的裝腔作勢的神氣。

“你要當心着，努力去義勇奉公啦！”他嚴直地說了一句，這時是對着波里士的。“我是高興的……你是請了假到這兒來的嗎？”他繼續用那毫無同情的音調說。

“我是候着命令去就新差的呢，閣下”，波里士回答着，對於公爵底無情的語調之憤懣他沒表示出來，也沒表示出他有願意承教的希望，他只十分鎮靜地有節制地自持着，使得公爵在留神着凝視着他。

“你和你媽媽同住的嗎？”

“我是住在伯爵樂士妥夫家裏”，波里士說，又加上了那個尊稱，便是“閣下”，米海樂娛娜接着說道，“就是那意里亞·樂士妥夫呢，擎特里亞·辛西那嫁了給他的。”

“我曉得，曉得”，公爵用冷淡的聲調說着。“我總是不明白的，那伯特里亞究竟怎麼能夠決心嫁給那樣一條怪物！那位先生簡直是蠢得可笑的，聽說他還是一位博徒呢。”

“不過人是很好的——個人呢，我的公爵”，米海樂娛娜帶着同情的微笑說，就好像她是承認那樂士妥夫伯爵是該受這樣的一種批評，不過她是想替他告饒的。

“醫生究竟說了些甚麼話呢？”她停了一下又問，又把那深切的愁容帶在鬱抑着面孔上。

“沒甚希望呢！公爵回答着。

“老伯他對於我和波里士是有不少的恩誼的，我是再要向他道謝一次。他是波里士底教父呢”，她加上這一句，像以為這個消息瓦西黎公爵是滿會高興的一樣。瓦西黎公爵沉思起來了，在把額頭蹙着。米海樂娛娜看出了他是在害怕，以為她是對於貝蘇雪夫伯爵底遺產上的他的競爭者，所以她又盡力去安心着他。“假使我對於老伯沒有這樣深切的愛情和敬意”，她說，說出這些話是異常的穩慎，異常的留意——“我是很了解他的性格的，又高尚，又是單純；但這兒是只有幾位女公子在他旁邊的啦……他們都是很年青的……”她把頭埋下去，低聲地說：“最後的義務不知道履行了沒有呢，公爵？這最後的幾分鐘是怎樣地貴重呀！你是曉得的，想來該還沒壞到那步地田；假如情形是很壞，那是須得預先替他做好的啦。我們婦人們——公爵”她柔和地

微笑着——“對於這種事情，總是很拿手的呢。我無論怎樣是要看他一眼的。雖然那在我是很苦的一樁事情，但我是吃苦吃慣了啦。”

公爵顯然又和在安娜·先勒底晚集上的一樣，看出了要擺脫米海樂娛娜之很困難。

“現在就去會面對於伯爵不很苦嗎，米海樂娛娜？”他說——“我們等到晚上罷，醫生說那時仍是很危險的。”

“但是呢我的公爵，在這樣的時候我們是不好久等的。你要曉得，這是對於他的靈魂底救濟呢……呵，這怠慢了是很可怕的呢，一位基督教徒底責任。”

從內室中有一道門打開了，伯爵底一位姪女公子帶着沉悶而冷淡的面容，穿着一件腰身太長的衣裳，走了出來。瓦西黎公爵向着她說道：“現在，可是怎樣？”

“沒甚麼……不過這外邊鬧得太厲害啦……”女公子說着，看着米海樂娛娜就給一位外人一樣。

“呵，好小姐，你怕把我忘記了罷？”米海樂娛娜帶着甜蜜的微笑說着，輕脚地走向那伯爵底姪女面前——“我是專誠來向他請安的，我要來幫忙看護我的老伯。小姐們是怎樣的担心，我是明白的呢”，她加上一句，同

情地轉着眼睛。但是女公主沒有回答她，甚至連一笑也沒笑，便立即走開了。

米海樂娛娜把手套脫了，自己佔領了的陣地是毫不退讓的便坐在一把安樂椅上，敦促着瓦西黎公爵，要他坐在自己的旁邊。

“波里士”，她向着自己的兒子微笑着，“我是要去看伯爵，要去看我老伯的，你可到弼魯那里去罷，乖乖，你沒忘記，要請他去赴晚餐啦。樂士妥家裏人請他去就席啦，我怕，他或者不好去罷”，公爵夫人說着，在這時她是向着公爵。

“那倒不然”，公爵故意不快活地說：“何如你能把那年青人帶開，我倒很可以放心啦……因為他住在那邊，伯爵從不曾問過他一句”，公爵住了口，把肩頭聳了一下。一位侍者又才走來把波里士帶下樓，到弼魯那裏去了。

16.

弼魯要在聖比得堡就職的事情終竟沒有辦到，他實在是因為搗亂之故追放回莫斯科來了。那在樂士妥

夫家裏也提起過的故事，是的確的。把巡捕措在熊背上的事情，弼魯的確是參加了的，不幾天前才回到了他父親底家裏。他雖然明知道，他幹的事情莫斯科早是傳遍了，在他父親周圍的女眷，那時常是和他不相投合的，一定要借這個機會來激怒他的父親，他在到的一天依然向父親住着的家屋方面走來了。待他一走進客堂，那兒是那些公主們留頓的地方，他向那些女眷們行禮，他們是坐在刺繡台後面看書的，最年長的一位是毫無溫情的不通方圓的老處女，穿的衣裳腰身刮長（米海樂娛娜所遇着的便是這個人）放開聲音在朗讀。兩位比較年青的，一樣是紅顏，一樣的美貌，不同的只是有一位在嘴唇上有一顆不刺目的黑痣，這兩位是在刺繡。

弼魯被他們看待得就和鼠疫患者一樣。年長的一位公主停止了誦讀，吃驚地圓靜着眼睛釘着他。年青的兩位，除掉那顆黑痣，取的是完全同樣的態度；但是最年青的一位，因為性格底陽氣和頑皮，她把身子弓在繡台上，忍不住在笑，她顯然是預想到了那場滑稽的情景。她拖着毛線，弓着頭好像在審視花樣的一般，就那樣她倒也把笑聲忍住了。

“好嗎，各位姐姐妹妹”，弼魯說。“你們不認識我

嗎？”

“我可認識得你太熟了啦！”

“伯爵是怎樣的呢？我可以去看他嗎？”弼魯問着，照常是直率地，但沒有張惶。

“伯爵在肉體上受着苦痛。在精神上也是受着苦痛的，大約你是在費着心，還想給伯爵加些精神上的苦痛罷。”

“我不好去看伯爵嗎？”弼魯又返復問一次。

“哼……假如你是想殺他，真是想殺他，那你可以去看……沃爾雅，你去看看罷，看給大伯做的肉汁，做好了沒有！快要到用的時候了呢”，她加上這幾句，好使弼魯明白，她是忙着在看護他父親底病，而他顯然是只在使他擔心。

沃爾雅走了。弼魯還是立在那兒，看着兩位姊妹，回頭又行了一禮說道：“那嗎，我到我房裏去了。假使我可以看他時，請你們來叫我。”

他走了，在他的背後有明白的笑聲，但不甚高，是那小妹子底笑聲。

第二天瓦西黎公爵來了，到了伯爵第來。他把弼魯叫來，向他說道：

“好伙計，假如你在這兒也要和在比得堡一樣亂來，那你會很沒有好結果的；我要向你說的話就只有這一點。伯爵病得很厲害，你是完全不能去見他。

自此以後弼魯便再沒有被人驚擾了，他整天整日一個人在自己的房間裏過活。

正當着波里士走來看他的時候，弼魯在自己的居室裏盤旋着，有時又走向角落裏用着恫脅的姿勢向壁頭立着，就好像拿着七首要刺殺一位眼不可見的敵人一樣，他緊緊地從眼鏡底上端左右睥睨，回頭又盤旋起來，投說着不明瞭的言辭，聳着肩頭，張開着兩肘。

“L, Angl terre a vécu! (英吉利已經到了盡頭了!)”，他蹙額着叫出。“皮特* 君是國民和民權底漢奸，該受處分……”

他沒得到宣佈出對於皮特的批評的時間；因為他在這一瞬間，他自以為是拿破崙，在隨着他的這位英雄已經渡過了那危險的加來海峽的這一瞬間，他看見了那位走進來的年青的，細長的，漂亮的軍官。他停止着了。弼魯是在波里士十四歲時離開的，他是完全記不得他了，不過他却是照着自己的章法趕快親密地去握手，

* Pitt (1759—1806)：英國底名宰相。

親密地發着微笑。

“你記得我嗎？”波里士帶着愉快的微笑娓娓地向他說。“我是和媽媽一道來看伯爵的，但他好像很不好呢。”

“是的，他好像是很不好。攪擾着他的人實在太多呢”，弼魯回答着，有意想記起這位少年來。

波里士感覺着他是不記得他了，但他覺得沒有自己表明有必要，而且全無絲毫狼狽意的，一直看着弼魯底眼睛。

“樂士妥夫伯爵請你今晚去赴晚餐呢”，他沉默了可好一會，弄得弼魯有點回不過神了，纔這樣說。

“呵，樂士妥夫伯爵！”弼魯高興地說着。“那嗎你是他的少君伊里亞了。你要曉得，我一時總把你記不起來。你不記得我們跟着雅可特媽媽上那‘瓦雀岡’去過嗎？……已經久違了呢……”

“你弄錯了”，波里士不慌不忙地帶着犀利的可有幾分嘲笑意的微笑說着。“我是波里士，是公爵夫人杜魯伯遲珂意的兒子。樂士妥夫，父親叫伊里亞，兒子弼尼可來；但是雅可特媽媽我可不認識。”

弼魯擺着頭，搖着手，就像有蚊蟲或者蜂子要飛到

他身上來的一樣。

“呵，這是怎麼一回事呀？我總是愛鬧錯。在莫斯科的熟人真不少呢。是的，你是波里士了……是的，是的！那嗎我們可以來閑談一下罷。你對於布隆州遠征的意見是怎麼樣？假如拿破崙是渡過了海峽，那英國人會沒有好處啦！我的意思是，那遠征是容易實現的。只要維葉訥武不要出笨。”

波里士絲毫不知道有甚麼布隆州遠征，因為他是不看報的，維葉訥武這個名稱他也才聽第一次。

“我們這兒莫斯科的人是多談吃喝和別人底短長，而少談政治的呢”，他以沉靜而含譏諷的聲調說着。“現在大家都在談着你和伯爵的。”

弼魯帶着和氣的微笑，像是擔心着這位少年，隨後會後悔他自己說錯了話的一樣，只是微笑着。但是波里士却明晰地，清楚地，直率地說着，一直盯着弼魯底眼睛。

“莫斯科除掉說短道長外是無事可做的”，他繼續着說。“大家現在談到的是，伯爵會把財產傳給那一位，實則伯爵比我們大家怕都還要活得長久，這是我由衷希望着的……”

“是呢，那真是很不愉快的”，弼魯插進嘴來“很不愉快的！”他始終擔心着，這位軍官會無心之間說出一些不中聽的話來。

“但是你該是想到的”，波里士說，臉色微微暈紅起來，但絲毫沒改變聲調和位置，“這種想法你可總會有的，大家都在忙着，想從這位富翁身上得些甚麼啦。”

那倒也不錯，弼魯心裏這樣想。

“可是要請你不要誤解，我要對你說，假如你把我和我的母親也算在這些人裏面，那你是大錯而特錯。我們是窮，不過至少我要把我表明白，正因為你的父親是有錢，我才不高興把自己看成他的親戚，我和我的母親並不想向他求甚麼。也不想拿他的甚麼。”

弼魯有好一會不明白這些話底意義，但他隨後明白了時，他從檢發上跳起來，粗魯地照例慌張地兩手把波里士抱着，臉紅得比波里士還要厲害，他含着連羞帶忿的感情說道：

“唉，這可是奇怪啦！我可會……唉，誰個能夠那樣想呢……我是很明白的……”

波里士又打斷了他。

“我可高興，我能夠把一切的話都說出了。你聽來

或者會不滿意，但請你原諒我”，他慰撫着弼魯說，其實弼魯倒是應該慰撫他的；“我希望我不會把你得罪。有話直說，這是我的原則呢。……老實我回去之後該怎樣回話？……你到樂士妥夫府去晚餐嗎？”

……波里士把困難的責任從肩頭卸下了。而且又從苦境中把自己提拔了出來，他現在又完全如意起來了。

“唉，你聽我說罷”，弼魯沉默地說，“你是一位傑出的人物啦。你所說的話都很好。很好！自然，你是不知道我的。我們相別了很久呢，……相別的時候我們還是孩子啦……所以你是把我看成……唉，唉，我可了解你，我十分的了解！那在我怕是辦不到的……我沒有你那樣的勇氣啦……但可真是出色啦！我是十分高興又得以和你相識起來。——說也奇怪呢”，他頓了一下，又帶着微笑說，“你是把我在那樣作想！”他從新又笑。“唉，好的，並沒甚麼！我們會愈見相熟起來的。唉，好嗎？”他握着波里士底手。“你要曉得。我還沒和伯爵見面的。他還沒有來叫我。……在人上說來我實在可憐他……但可怎麼辦呢？”

“你的意思是，拿破崙實在有本事，可以把軍隊渡過海峽的嗎？”波里士微笑着問他。

弼魯覺得，波里士是有意掉過話頭了，又才開始把布隆州遠征底利害向他開陳。

一位侍者走呼喚波里士，說他的母親要回去了。弼魯想和波里士更相熟一些，他便約束着去赴晚餐，親密地緊緊地握手告別了。……在他走後，弼魯在室中還走上走下地走了好一會，但不再用匕首去刺殺眼所不見的敵人了，却是微笑着在追憶這位可愛的聰明而勇敢的少年。像和一般的青年，特別是在那樣的一種孤獨的狀態之下所慣愛那樣地，他對於這位少年感受了無限的親密，自己說他斷然要和他更相親熱。

公爵瓦西黎送着波里士底母親出來，她用手巾掩着眼睛，哭得很厲害。

“呵，那是可怕的，很可怕的！”她說：“但是我就有怎樣的犧牲，我都要盡我的義務！我到晚上是要來的。我們不能夠丟着他。就是一分鐘都是很可惜的。我可不明白，爲甚麼那些女公子們還在躊躇。或者上帝會有甚麼方法告訴我，使他早得有所準備呢。……公爵，再見罷，慈悲的上帝祝福你！”

“再見罷，好媽媽！”公爵瓦西黎回答着，轉身走了。

“唉，他真是病得很厲害呢”，母親對他兒子說，當

他們又坐在了車上的時候。“他差不多已經誰也不認識了。”

“媽媽，我不懂得啦，他和弼魯究竟是有甚麼關係呢？”波里士問着。

“遺言狀會把一切告訴我們的，孩子，那和我們的運命也大有關係的。”

“但是你怎麼會想到，他能分些給我們呢？”

“唉，孩子！……他很有錢，我們很窮啦！”

“那嗎，媽媽，理由太不充足啦！”

“呵，難說，難說！他真病得很厲害啦！”母親這樣叫着。

17.

在米海樂娛娜和她的兒子去訪貝蘇雪夫伯爵之後，樂士妥夫伯爵夫人一個人孤坐了好一陣，把手帕掩着自己的眼睛。繼後她按響着喚人鐘。

“你是在怎麼攪的呢，仙姑？”一位丫頭因為來遲了幾分鐘，伯爵夫人生着氣在對她說。“你是不高興在我這兒做事，我可以送你到別處去啦。”

伯爵夫人因為傷心着友人底悲哀和零落，正是大不高興着的。在這時她總慣愛叫她的丫頭是“仙姑。”

“太太，我下次不敢了！”丫頭告着饒。

“你去請伯爵來！”

伯爵照例是搖搖擺擺地，帶着一個好像怕受譴責的神氣，走了來。

“呵，太太，今天有一樣菜是酒漬鷓鴣啦。味道很不壞。我一年費一千塊盧布請了一位廚子，倒還不虧本。他真是值得啦！”

他走去坐在他夫人旁邊，把兩手撐在膝上，理着斑白的頭髮。“好的，太太，你有甚麼吩咐啦？”

“唉，好爹爹——哦，你看，你攪髒了！”她說着，指着他的坎肩。“那的確是肉汁啦”，他微笑着又說。“唉，伯爵，你聽我說罷，我要錢用呢”，臉上帶着愁戲的神情。

“呵，好太太！……”伯爵連忙把錢包取出來。

“我要得很多呢，伯爵！我要五百盧布”，她把手巾搜出來，揩她丈夫底坎肩。

“好的，好的，立刻就有啦！喂！有人嗎？”伯爵叫着，那用的是呼奴喚婢的人能夠一呼百應的一種腔調。“你

們趕快去把米廷加叫來！”

米廷加，那位貴冑出身的大管事，不慌不忙地走進了客堂來。

“好伙計”，伯爵向着走進來的年青人說，“你給我拿——”他想了一下，“唉，拿七百盧布來！你聽見了嗎？唉？要留心，不要像前回一樣，沒拿扯破了的攪髒了的來，要乾淨的，是伯爵夫人要用的啦……”

“是的，米廷加，定要請你拿乾淨的來”，伯爵夫人說，竟了又在太息。

“爵爺，幾時好要呢？”米廷加問着。“我想要報告的是……呵，不成問題的，請沒擔心”，他把話頭斷了，因為他看見伯爵已很很地在喘氣，那是要發怒的先兆。“我只想問的是……我立刻就好把錢送來嗎？”

“是的，是的，立刻就送來，送給太太！”

“唉，這位米廷加在我真是搖錢樹啦”，那年青人走開了之後，伯爵微笑着說。“他真能幹，我是可以徹底信任他的。”

“呵，伯爵，真是錢呢。為這錢世間上不知起了多少的慘事！”伯爵夫人說，“但這錢我現在是要得很緊急的啦！”

“是的，太太，你是一位有名的‘化錢爐’啦”，伯爵說着，但把他夫人底手親唇了一次，又走回到自己的書齋去了。

米海樂娛娜由貝蘇雪夫邸訪問回來後，斬新的盧布已經早送到伯爵夫人面前，放在小桌上用手巾掩蓋着，米海樂娛娜看見伯爵夫人是有點喜氣洋洋的。

“怎的呢，好姐姐？”伯爵夫人問。

“呵，他的病情很壞呢！他已經不識人了，他病到了那樣！我去看了一下，但我沒說上兩句話呢……”

“好姐姐！請你千萬不要拒絕！”伯爵夫人突然地說，把臉紅了起來，在她那老年的有縐紋的莊重的臉上頗有點異樣，隨手把盧布上掩着的手巾揭開了。米海樂娛娜立刻知道了自己該怎樣舉動，她已經弓着身子，要在適當的一瞬間好去擁抱那伯爵夫人。

“這是我想送給你替波里士縫軍服的……”米海樂娛娜擁抱着她，和伯爵夫人一同流着眼淚。她們哭的是她們是朋友，她們是由幼小兒來的朋友，她們的青春是已經過去了。

但哭雖是哭——眼淚在她們是甜蜜的。

18.

伯爵夫人和女孩子們，還有許多的女眷，同坐在客廳上。但是伯爵是陪着一些男客坐在他的書齋，把他蒐集的土耳其菸嘴呈示給他們。好幾次他走出去問道：“她還沒有來嗎？”這個她，他是說的瑪利亞·迭米屈勒 娛娜·亞克樂新摩華，在社交界中綽號叫着“毒龍”，她之出名不是由於有錢，不是由於地位，却是由於她的直率和豪放。全莫斯科和聖比得堡底皇族都知道這位瑪利亞·迭米屈勒娛娜，兩都底人都在驚嘆她，暗地裏嘲笑她的粗魯，傳說她的趣話，但儘管那樣却毫無例外地都在尊敬她，怕她。

在那充滿着菸霧的書齋中，大家在談着才宣告了的戰爭，和招募底話頭。布告是誰都還不曾看過，但大家都知道是已經宣佈了。伯爵坐在一隻圓櫈上，在兩位客人之間，那兩位是在吸着菸，談笑着的。伯爵自己並沒吸菸，也沒談話，但他却只是偏着頭，時而傾聽着這一位，時而又傾聽着那一位，看着兩位菸客，聽着他所引誘起來的兩個隣人底談話，顯然是很愉快的。談客底

一位是文官，黃色的瘦削的綉紋很多的面皮，剃得光光的，已經是很有點年紀的人，穿得却很時髦。他把兩隻腳盤着坐在圓櫈上，表示着是這家中的熟客；口角上含着琥珀的菸嘴，一陣一陣地吸吐着煙霧。那是一位老繆夫，伯爵夫人底從兄，辛西，是莫斯科社交界中的有名的“毒舌家。”他對於自己的對話者好像是降低了一分的一樣。另一位是年青的紅顏的親衛軍軍官，穿着和頭髮底梳理漂漂亮亮地無可談駁處；琥珀菸嘴含在正中，用着紅唇輕輕地吸着，以後輕輕地又吐成些圈兒。那是伯爾格中尉，是舍美諾夫旅團底軍官，波里士便是要跟着他去的，拏特霞愛把他來取笑他的姐姐，她說伯爾格是她的未婚夫。伯爵坐在這兩人中間，留心地聽着。

“那嗎，我要請教你啦，我最尊敬的亞爾封·卡爾里奇，”辛西嘲笑地說，把俄國的土話和法國的辭令交織着。“你是打算把隊上的薪水來儲積一些的吗？”

“不是啦，培德·尼可來意奇，我只是想表示，幹騎兵是比步兵吃虧的。培德·尼可來意奇，你據此可以酌量我的現狀啦……”

伯爾格說得總是十分沉着，十分規矩，而且十分懇

歉。他的話頭總是關係着他自身的，凡是與自身無關的，他便不說，甚至在社交場中不怕默默地坐幾個鐘頭，他都可以辦到。但若一說到自身上來，那他的舌底又會翻瀾了。

“唉，你可以酌量我的現狀啦，培德·尼可來意奇，假使我是幹着騎兵，那我就當一個中尉，四個月領不足二百盧布啦；但是我現在却領得二百三十盧布，”他快活地，高興地微笑着說，看着辛西和伯爵，好像他的成功不消說是形成着一切別人底主要目的的一樣。“還有呢，培德·尼可來意奇，我昇進了親衛軍還有一些好處”，他接着說，“在親衛軍裏面，步兵底休假比騎兵要來得更是多啦。其次你還可以想想，我拿着二百盧布，怎樣開支的？我是在積展着，甚至要給我父親送錢回去呢”，他結束着了，吹了一口煙圈。

“算盤是打定了的啦……俗話說得好，德國人用斧頭把子打穀子”，辛西說，把琥珀菸嘴掉在另一邊的口角上，向伯爵遞了一下眼色。伯爵大笑起來，旁的客人們看見辛西在談論，便都集攏來傾聽。

別人底嘲笑和冷淡都不介意地，伯爾格又說自己昇入了親衛軍，比同學們是怎樣高出了一頭地，在打仗

的時候營長一陣亡了，那嗎他在營中是前輩，很容易昇補營長，又說營上的人都喜歡他，他的父親爲他是怎樣的滿意。

他說着這一席話，真真是揚揚得意的，好像全然沒念到別的人也各有各的吹噓的一樣。可是凡他所說的都是滿有趣味的實話，他那幼稚的個人主義之赤裸到萬分，也使一般的聽者都失去了惡意。

伯爾格客氣的笑着。伯爵立起身來，把衆客領進了客堂。

是晚餐前的這樣的一種時候了，受了招待走來聚集着的客人，已經不好再提起長話來說，但又不好完全不說，要表現出自己並不是忍耐不過，在等着要上席的神情。家裏人都在望着門口，時而又互相瞻望。但是客人們都在努力，想由這些眼神中去看破所等的是誰是甚，是一位重要的遲了一刻的客人還是一樣尚未調製好的菜食。

在上席之前不一會弼魯走來了，粗率地在客堂中央處隨便檢着一隻椅子來坐下，坐得把大家底通路都阻塞着了。伯爵夫人想誘引起他的話頭來，但是他幼稚

地隔着眼鏡向周圍四望，好像他在找尋什麼人，對於伯爵夫人底問話只簡單地回答着。他是有些不妥當的，但他不自覺得。一大部分的來客都知道他的“老熊故事”，好奇地看着這位魁梧的肥大的馴善的青年，都不明白這樣一位方頭方腦的先生怎樣對於一位巡捕能幹得出那樣的一種奇事。

“你是不久才到這兒的嗎？”伯爵夫人問他。

“是的，太太！”他回答着，又向周圍瞻望。

“你還沒會過我的外子嗎？”

“沒呢，太太！”完全在不必要的時候發着微笑。

“你不久才在巴黎住過罷？我想，那兒一定是很有趣的啦。”

“很有趣。”

伯爵夫人和米海樂娛娜遞了一次眼色，米海樂娛娜便明白了，她是要叫她來款接這位青年。她便移到她面前去，和他談起他的父親。但是也和對待伯爵夫人一樣，他是儘可能地用着短促的話句回答着。衆客都在彼此的交談：“拉蘇摩夫斯奇……那是頂刮刮的……你真可是可愛人啦……伯爵夫人亞普拉克新”……四處都在響噓着。但是伯爵夫人却是立起身來走進了前廳。

“瑪利亞·迭米屈勒娛娜嗎？”她的聲音由前廳中聽出。

“正是她呢！”一種枯燥婦人聲音回答着她，不一會瑪利亞·迭米屈勒娛娜便走進室中來。一切年青的女眷們，除掉年老的人以外，都立起了身來。但是瑪利亞·迭米屈勒娛娜却停在門口，望着衆客，悠然地理着自己的博大的衣袖。——她是只說俄國話的。

“我恭賀太太和小姐底命名日啦！”她用她那蠻大的，粗燥的，賽過衆人的聲音叫着。——“喂，老懶頭，你可好嗎？”她回向着伯爵，伸出手去讓他接吻。“你在莫斯科怕難過罷？沒地方讓你去趕狗仔嗎？真的啦，小伙子，你怎麼辦呢？……你看罷，你的烏囡們一天一天地長大了……”她指着幾位姑娘們，“唉，不管你高興不高興，是應該擇選女婿的啦。”

“喂，你哥薩克嗎？迭米屈勒娛娜叫拏特霞是哥薩克”她回向着拏特霞，撫摩着她。拏特霞是正向着她走來，毫無懼意地親吻她的手的。“我曉得你是一位張霸姑娘啦，但我可愛你啦。”

她從她蠻大的手提包中取出了一對紫晶耳環來遞給那歡喜上了天的臉色暈得通紅的拏特里亞，但立刻

又掉過身去向着弼魯了。

“嚇，好先生，你到我這兒來呀！”她用意把聲音放得和軟地說，“你到我這兒來呀，好先生！”她威脅着的一樣更把袖子捲得高高的。

弼魯走到她面前，而嫌猜地隔着眼鏡望着她。

“你來呀，儘管來，好先生！你老頭子還滿得勢的時候，我都時常向他表示意見；對於你可要算是天啓啦。”她沉默着了，大家也都沉默着在等待會有甚麼下文，都覺得這只是一點序論。

“真是別緻啦！簡直是沒話可說的！真是一位別緻的小伙，老頭子睡在床上要死要活，他却滿得意，把一條巡捕揹在老熊背上啦，小伙子，你慚愧罷，喂，你慚愧罷！說不定你到戰場上去還要好一點啦。”她又轉過身去了，伸過手去讓伯爵挽着，那伯爵是想笑又不好笑出的。

“好，我們就席罷，是時候了罷？”迭米屈勒娛娜問着。

伯爵挽着迭米屈勒娛娜走在前頭，接着是伯爵夫人偕着輕騎兵上校，那要把尼可來帶着去的。米海樂娛娜挽着辛西，伯爾格是挽着維拉。尼可來陪着那笑容

可掬的幽黎·辜拉庚姑娘。在他們的後邊還有作對成雙的一長串通過食堂，最後是孩子們，男女的家庭教師，單獨地走着。

侍者忙着跑來跑去，坐棧嘈雜地移動着，樂廠上演奏着音樂，來客坐好了。伯爵家底音樂調子和小刀肉叉底響聲，衆客底語聲，侍者們底軋轆着的脚步聲，滲雜了起來。

在食桌底一端承頭地坐着伯爵夫人，右手是瑪利亞·迭米屈勒娛娜，左手是恩奶·米海樂娛娜。他端坐着伯爵，左手是上校，右手是辛西和別的男客。在桌面底一邊是坐着年青的人們，維拉陪着伯爾格，阿魯挨着波里士；在另一邊是孩子們和男女的家庭教師。伯爵由酒瓶和菓盤間望過去望着他的夫人，一面又熱心地向他的鄰席斟酒，但同時是沒有忘記他自己的。伯爵夫人也沒有忘記主婦底責任，從鳳梨上面向着自己的良人投送着含情的秋波，那良人底禿頭和面孔照她看來是覺得愈見放着紅光。女眷們一邊底談話是平平穩穩的，男客底一邊總是愈見愈見的興高彩烈，特別是那位上校，他飽吃飽喝，喝得一個臉嘴紅了又紅，竟使伯爵以他爲模範，勸客人們要學他。伯爾格滿浮着柔和的微

笑和維拉談着，愛情不是地上的，却是天上的感情。波里士稱弼魯是他的新朋友，和對面坐着的拏特霞交換着視線。從開始的兩種羹汁起，這兩種中他是選擇了龜肉羹，一直到炙膾鵝鶉，弼魯沒放鬆一品菜，也沒放鬆一品酒，酒是盛在用納布巾裹着，侍者捧着由鄰席底肩頭上滿神祕地把名字叫出來斟勸的，或是“乾馬德拉”，或是“匈牙利葡萄”，或是“萊茵葡萄”。眼前有四隻酒杯都是有伯爵家底首文字的，他隨便拿着一隻來滿高聽地喝着，他愈見愈見親密地觀望着衆客。和他對面坐着的拏特霞在望着波里士，那看的神情就是一位十三歲的姑娘看着她剛才和他親過吻，而且是愛着他的一個少年那樣。她把那同樣的眼光也時而掉去看弼魯，那便誘動着他，使他一看見這位愛笑的活潑的姑娘，不知道怎的，總也要發笑。尼可來坐在幽黎旁邊，和松尼雅遠隔着，他們又在談些甚麼，帶着那些無心的微笑。勉強地，但顯然是爲妬嫉所苦惱着地，松尼雅也在跟着微笑，但她一時泛白，一時泛紅地。努力着想聽出幽黎和尼可來在說些甚麼。

女家庭教師們却是提心地在四下觀望，好像在提防着看有誰人要傷及她們的弟子，她們便要去提出抗

議的一樣。德國人的教師在用心記着一切種類的菜名，菓品，和酒類，好詳細地寫一封信給他的朋友，侍者捧着一種葡萄酒向他身旁走過沒有斟勸時，那他是滿不高興的，他要把眉頭蹙着，要表示一種神氣出來，表示他並不是想要喝這種酒，他之所以不高興，是因為沒人明白他想要葡萄，不是由於想喝，是由於想要得到根本的見識。

19.

桌上男客一邊的話聲是愈談愈活潑。上校談到宣戰的詔書已經在比得堡頒佈了，有一份是他所親眼看見過的，今天由一專使送到了莫斯科總督處來。

“我們真是糟糕，爲甚麼要和波拿伯開戰呢？”辛西說。“他已經把奧大利折復了。我想現在怕是輪到我們來了。”

上校是一位肌肉稜稜，魁梧的，多血質的德國人，顯然是四方四正的愛國主義者，聽着辛西底話覺得受了侮辱。

“只因為啦，老先生”，他用着發音不正確的俄國話

說，“只因爲這是陛下底天職啦。陛下在詔書裏面說，朕於俄國所臨頭之危險不能坐視，帝國之安寧，帝國之威信，與同盟之神聖”（在這同盟一語上他特別用力，就好像事實底要點就存在這兒。他用着他所擅長的那種軍隊式的謹嚴的記憶把詔書的冒頭暗誦了一遍）“且欲奠定歐洲大陸之平和於盤石之安，此乃朕之唯一而純正之志願也——朕於今日決將我天軍之一部開動於邊疆之外以達成此目的，而締結新盟。老先生，是甚麼原故，你可明白了罷？”他神氣十足地停結着，喝乾一杯葡萄酒，向伯爵投了一眼去徵求同意。

“你懂得這句俗話嗎？葉列米亞，葉列米亞，我的乖娃娃，你頂好是留在家裏紡棉花。”辛西問着，曇着眼睛在微笑。“那和我們真是恰當，我們是有蘇華樂夫*還可說，就有蘇華樂夫都要打得一敗塗地，何況現在連蘇華樂夫都沒有呢？我要請問你啦”，他不斷地時而用着俄國話，時而又用着法國話的說。

“正因爲這樣，所以我們定要戰到最後的一點餘血都不存留”，上校說了，在桌擊了一掌，“假如定要鬧到那步田地，我們要爲陛下效死。那是再好也沒有的。這

* Suworow (1730—1800) 俄國有名的元帥。

樣也還有要談論的人，他儘可以去談論啦（他在可以一語上特別把聲音拉長着），回頭他又想着伯爵，把話結束了：“我們年老的輕騎兵是這樣作想的啦。唉，這就是我全般的意見啦。那位年青的朋友，年青的輕騎兵，你又覺得怎樣呢？”他加上一句，望着尼可來，尼可來聽到在說戰爭上的話，他把自己的女伴丟開了，尖着耳朵，睜着眼睛，只是在聽着釘着上校。

“鄙人是完全同意的”，尼可來滿熱烈地回答着，就像有莫大的災難迫到身邊來的一樣，他十分堅決地勇敢地把餐盤轉動着，把酒杯擺正起來，“我是堅信着的，俄國人不是死便是勝利啦——”他這樣一脫口說出，但自己也覺得這話在目前的燕席上是說得太不相趁了。

“你剛才所說的話，真是動聽呢”，坐在他旁邊的幽黎雅說着，又嘆息一下。但是松尼雅在發抖。全身都感覺着不安，面龐紅到了耳根，紅過了耳後，紅過了頸子和肩頭，當着尼可來在那樣說的時候。

弼魯在傾聽着上校底高論的，他點頭表示贊意。“是的，真說得堂皇”，他說。

“頂刮刮的一位輕騎兵啦，這位年青的健兒！”上校高叫着，又在桌上拍了一掌。

“你們在那兒到底在鬧甚麼啦？”瑪利亞·迭米屈勒娛娜底粗燥的聲音突然地隔着桌面叫響起來，“你爲甚麼在那樣打桌子啦”，她向着那位輕騎兵，“你到底向着甚麼人在那樣冒火呢？你簡直好像是就以爲有法國人在你的面前一樣啦。”

“我是在說着真話的”，輕騎兵微笑着說。

“總是在談到戰爭呢”，伯爵隔着桌面叫過去。“你看罷，連我的娃子都要去參加啦，瑪利亞·迭米屈勒娛娜，唉，唉，連我的兒子也要去啦……”

“唉，怎樣呢？我有四個兒子都在從軍，我毫沒吐過不平啦。凡事都是有天意的！就是睡在灶頭上的人也還是會死，出陣的人天老爺也會看承啦”，瑪利亞·迭米屈勒娛娜底粗燥的聲音全不費力地，從桌面底一端響過來。

“是的，正是那樣。”

話頭於是又集中起來了——女客底一端和男客底一端又各不相照了。

“看嗎，你總不敢問的”，挈特霞底小弟弟對着她說，“我敢說，你總是不敢的！”

“但我要問啦”，挈特霞回答着。

她的面容上突然閃着勇敢的豪放決心底表情。她半分立起身來，她向對面坐着的瑪魯瞥了一眼，要叫他聽。她接着便向着她的母親。

“媽媽！”她的高朗的孩子聲從全桌面上響過去。

“甚麼事？”伯爵夫人做惕着問她，待她明白了她只是鬧玩笑地呼喚的，她便嚴厲地用手制止她的女兒。

話頭都打斷了。

“媽媽，今天的點心是甚麼啦？”拏特霞底聲音愈見高朗地毫不躊躇地響着，

伯爵夫人想竊起額頭，但她還沒有辦到。

但是瑪利亞·迭米屈勒娛娜却用她那肥大的指頭來恫駭着。

“哥薩克！”她叫了一聲又恫駭了一下。

多數的來客看着伯爵夫婦，不明白他們對於這場穿插怎樣處置。

“你等一下便曉得好歹啦。”伯爵夫人叫着。

“媽媽，到底是甚麼點心呢？”拏特霞看透了自己的出場是受着好意地解釋的，她完全是毫無忌憚地得意洋洋叫起來。

松尼雅和肥胖的培諦亞在藏着發笑。

“看罷，我是不是問了呢？”挈特霞低聲向她小弟弟說，也向着弼魯，她在這時又在看着他。

“冰凍菓子啦！可是是不給你的！”瑪利亞·迭米屈勒娛娜說。

挈特霞看透了並沒有甚麼可怕的事體，她連瑪利亞·迭米屈勒娛娜也不害怕了。

“瑪利亞·迭米屈勒娛娜呀，是甚麼冰凍菓子呢？我是不歡喜李子的。”

“是紅蘿藦的啦！”

“喂，到底是甚麼？瑪利亞·迭米屈勒娛娜，到底是甚麼啦？”挈特霞緊緊地追問着。“我想要曉得啦。”

瑪利亞·迭米屈勒娛娜和伯爵夫人高聲地發起笑來。衆客也都跟着她們笑。大家笑的不是迭米屈勒娛娜底回話答應得滑稽，是因為這位小姑娘底出乎意外的勇敢，她公然敢於和迭米屈勒娛娜應對着，應對得十分拿手。

挈特霞直等到聽說出是鳳梨，她才收了手。在冰凍菓子之前是有香檳酒的。音樂又彈奏起來了，伯爵接吻了伯爵夫人，衆客都立起身來恭賀伯爵夫人，在桌面上和伯爵，和孩子們，和一同的人，大家都乾了杯。侍者

又動盪起來，坐櫈又得移開，乘客又以同樣的順序，但是帶着更紅的面皮，又回到了客堂，回到了書齋。

20.

牌桌安好了，客人分成了兩組，有的走向燕居室，有的走向圖書室。伯爵好容易熬着自己慣愛鬧的食後的惰眠，把卡片展開成扇形，向着大家發笑。年青的人們由伯爵敦促了來彈豎琴和比牙琴。幽黎雅，被衆人敦請着，應着豎琴開始彈了一曲變調，接着又伙着別的年青人去請求挈特霞和尼可來，兩人是以長於音樂有名的，要他們唱歌。別人對於挈特霞就和對於一位成人一樣，她自己是滿得意的，但也不免有幾分胆怯。

“我們唱甚麼呢？”她問着。

“唱泉水罷”，尼可來回答着。

“那嗎，好的，我們趕快！波里士呀，你來罷！”挈特霞說着。“但是松尼雅到那兒去了呢？”她向周圍四看，待她看見她的女伴不在室中時，她趕快跑出去找她去了。

她跑到松尼雅房裏，在那兒沒找着她，她跑到孩提

室去——但松尼雅也沒在那兒——這時鞏特霞便知道了，她是在廊下的箱子上的。那廊下的箱子是樂士妥夫家底少女們底悲嘆地點。松尼雅的確是把她穿着的輕靈的玫瑰色的上衣，弄成綉襪地橫陳在那兒，在那箱上放着女工蓋用的有條紋的羽毛被條，她把面孔埋在裏面，用手指掩着了自己的面孔。她在哭，在抽哭，哭得她那躲出的纖削的兩肩像是痙攣般地十分顫慄着。鞏特霞底整日價活潑着的，喜氣洋洋的面孔突然又現出了一種不同的表情。她的兩眼不動地緊盯着松尼雅，她的顎子全部顫動起來，兩隻嘴角往下墜着。“松尼雅呀，你怎的？……你有些不好嗎？嗚——嗚——嗚！……”鞏特霞把口大大地張開着，張得一個面孔怪煞難看，哭得就像一位小孩子一樣，全無它種理由，只是因為松尼雅在哭。松尼雅想回答，想把頭抬起來，但是她沒辦法，愈見把面孔藏着。鞏特霞流着眼淚，一同坐在那有條紋的被條上，抱着她的女友。結局是松尼雅抬起了頭來，把眼淚揩乾了，開始敘說：

“尼可林加在一個禮拜以後便要動身呢，他的……狀紙……是……是他親自對我說的……唉，我可是本不想哭的……（她表示着手中握着的一張小箋，是尼可

來寫的詩句) 唉，我可本是不想哭的……但你是不能夠……沒有一個人是能夠明白……他是甚麼心腸啦……”

她又開始哭起來，說他的心思。

“你真好呢……我是不嫉妒你的……我是愛你，也愛波里士”，她說，稍稍恢復了一下元神。“他是可愛的人……你們也並沒有甚麼阻礙。但是尼可來呢是我的表兄……那無論怎樣是要大僧正底許可……不然是不行的。其次呢，是媽媽……(松尼雅把伯爵夫人當着母親看成，她也那樣稱呼她)她會說，我誤會了尼可來底前程，我是沒有良心，我是不知道恩誼；但是，真的呢。……你聽罷，我是敢說（她畫了一次十字），我是很愛她，也很愛你們，只是不愛那維拉。……是甚麼道理呢？我不曉得犯了她甚麼？我是十分感謝你們的，我隨時都在打算着，要為你們犧牲。……”

松尼雅不能夠再往下說了，她反把頭藏在手和被條裏。挈特霞開始去安慰了，但從她的面孔上你的確可以看出她是了解得女友底全部的哀情。

“松尼雅”，她突然地說，就好像她把表姐底苦悶底真實原因已經找着了的一樣，“維拉一定在下桌後對你

說過甚麼啦。是嗎？”

“是的，這時是尼可來自己寫的，但我另外還鈔了一份，她把這一份在我的桌上找着了，她說，她要拿去給媽媽看，說我是忘恩負義；媽媽一定不許他和我結婚的，又說他要和幽梨雅結婚。你該是看見的呢，你看他整天都在和她一道呢……拏特霞，我怎樣好呢……”

松尼雅又哭起來，哭得比剛纔更厲害了。但是拏特霞卻把她扶起來，抱着她，帶着眼淚地微笑着，又動起手來安慰。

“松尼雅，你不要信她的，我的好姐姐，不，你不要信她的！你不記得，我們三個人和尼可來在燕居室中的談話嗎？你不記得在晚飯過後的那個時候嗎？我們大家在那兒是決定了的啦。我是記得不十分的確了，但你是應該記得的，那一切是怎樣的好，怎樣地決定了的啦。你看罷，辛西舅舅底兄弟，那是和他的表妹結了婚的啦，何況我們的親誼還是隔了三重的呢？波里士也是說過的，那是可以辦到呢。你可曉得，我把甚麼話都對他說了。那人真是聰明真是賢慧的……啊，松尼雅，沒再哭了罷，我的好乖乖，我的心肝姐姐！”

她微笑着和松尼雅接了吻。“維拉是很壞的，你不

用管她罷！隨後凡事都會好的，她也不會告訴媽媽的啦。尼可林加親自說過，她對於幽黎雅是並沒有意思的。”

她親吻松尼雅，松尼雅又把頭抬起來了。

你那樣想？真的？可以盟誓的？”她說，連忙整理着上衣和頭髮。

“唉，可以盟誓的呢！”擎特霞回答着，她替松尼雅把髮辮下脫出了的一般頭髮理好，兩人都一同笑了。

“好，我們快去罷，去喝泉水啦。”

“好的，我們去。”

“你可要曉得呢，那和我對坐着的，胖子的荷魯，那可怪滑稽呢！”擎特霞突然地說出，停了一下脚步。“我真覺得有趣！”擎特霞在廊道上跑過去了。

松尼雅把身上的羽毛抖掉，把詩湍在胸裏，用着輕快的脚步和泛着紅潮的面孔跑去追趕擎特霞，沿着廊道一直跑進燕居室去。

應着客人們底請求，那四位年青的人唱了一回四部合唱的泉水，大家都聽得很滿意的。繼後是尼可來一個人還唱了一曲新學到的歌曲。

他把最後的辭句還沒唱完，室中的年青人們已經

在準備着要跳舞了，大家在踏着腳，樂廠上的樂手們在咳嗽提神。

弼魯是在客堂裏的，辛西看見他是從外國回來的人，便拉着他和他談了一場在弼魯是全無趣味的政治，別的人也都走來參加着了。

音樂一開始時，拏特霞走進了客堂來，一直走到弼魯面前，微笑着紅着臉向他說道：

“媽媽吩咐我，要我來請你，和我跳舞。”

“我担心要跳舞錯咧”，弼魯說，“最好要請你做我的先生……”他弓下身去，把自己肥大的手送結了她。

對舞者站在好位置，樂手們在調好音調的時候，弼魯和他的小貴姬並坐着，拏特霞得和一位太人，加以是才從外國回來的人跳舞，她是滿得意的。她手中握着一乘扇子，是一位姑娘交給她的，她取着最出色當行的一種姿勢，那要天才曉得不知道她是幾時從甚麼地方學來的，她時而把扇子搖着，時而從扇子頭上微笑着，在和她的騎士打話。

“你們看喲，你們看她那個樣子喲！”伯爵夫人走過這廳堂時，她指着拏特霞說。

但是挈特霞却紅着臉笑道：“唉，又有怎的呢，媽媽？有甚麼好奇怪的嗎？”

第三次的蘇格蘭曲奏到半途時，伯爵和迭米屈勒娛娜賭博着的廳堂中，坐櫈移動了起來，大部分的顯客和年長者，把錢包揣進衣囊，走進廳堂底門次來了。

迭米屈勒娛娜和伯爵走在前頭——兩人底面孔都是滿高興的。就像在跳舞會上所常見的一樣，伯爵用一種滑稽的禮節，把自己的柔軟的手送給迭米屈勒娛娜，他把身子長長地一伸，他的面孔上放出一種異樣的巧媚的微笑，待蘇格蘭曲底最終一節跳完之後，他拍着兩手，向着那拉第一提琴的樂手叫道：“亞蒙！彈丹練爾·苦拍，你懂嗎？”

那是伯爵所高興的跳舞，他在年青的時候就是跳過的。

“喂，你們看爸爸罷！”挈特霞叫着，聲音響徹了全堂，她完全忘記了在和一位大人跳舞，哄堂大笑地把她有鬚髮的頭抬不起來。

滿堂的人的確地都帶着快活的微笑看着那位老人，他把手去挽着他尊大的貴姬瑪利亞·迭米屈勒娛

娜，拉着她旋轉。只等待那丹練爾·苦拍底愉快的挑發的聲音就像一種陽氣的梆子一樣一響噏了起來，廳堂底各處門道都被人佔滿了，一邊是男僕，一邊是女僕，都是帶着笑容的面孔，要來看他們的主人底妙技。

“啊，我們的爵爺在那兒，就像崖鷹啦！”一道門次上有一位女僕在高聲的說。伯爵跳得很好，很當行，但他的貴姬却是完完全全的不懂，也完全不想跳好。她的偉大的尊軀硬撐撐地立着，蹣着兩隻手（她的提包是交給了伯爵夫人的），只有她那認真的，但可美觀的尊容是在跳舞。凡是伯爵在十分肥滿的舞姿中所表示出的東西，在迭米屈勒娛娜是在微笑着的面孔中，在鼻子底打纒中，層出不窮地表示了出來。伯爵愈見地入神，由他那出乎意外的轉折底輕靈，進退底便利，去把捉着觀客；而迭米屈勒娛娜則在他們的轉折與迴旋時由肩臂底幾動搖充分地可以發揮出同樣的效果。——跳舞愈見愈見地入了酣境。別的跳舞者們沒一分鐘可以引到別人的注意，也沒有心腸去引別人底注意。大家都只是追隨着伯爵和迭米屈勒娛娜。挈特震隨處都去挖人底衣袖和衣衫，要叫他們去看他的爸爸。

伯爵在跳舞中弄得氣喘，但他把手揮舉着叫樂手

迅速的揮彈。他旋轉得風快又風快，時而蹣跚着脚尖，時而又用着腳踵，在環繞着他的舞姬，他們在最後的一步上在自己的地位上踉蹌了起來，他在面孔浮着微笑地在她的面前鞠了一躬。——兩位跳舞者靜止着了，氣喘連天地，用着葛手巾在揩汗水。

“你們要曉得啦，在我們年青的時候就是這樣跳的啦！”伯爵叫着。

“呵，哈，丹練爾·苦拍！”瑪利亞·迭米屈勒娛娜說着，大喘其氣地把袖子挽了起來。

21.

在樂士妥夫家中在樂手們底疲倦了的亂彈之下，跳舞着第六次的英國舞，疲倦了的侍者們和廚子在準備消夜的時候，貝蘇雪夫伯爵在起着第六次的發作，醫生說，再沒有希望可以回復了。對於病人，在無言的懺悔之後，應該要準備聖餐，其次是準備最後的塗油式。屋外有好幾家葬儀店擁擠在門扇後邊，他們一看見有馬車來便趕快躲藏着，在等候替伯爵底喪事準備豐厚的葬儀。莫斯科總督平常不斷地是派遣副官來探問伯

爵底病情的，今晚他親自到來向這位自珈達琳女帝以來有名的貴族，貝蘇雪夫伯爵，告別。華麗的賓賓室充滿着一些人物，在總督走出時，大家都肅敬地站立了起來。公爵瓦西黎，在這最近的幾天來是瘦削了幾分，蒼白了幾分的，送着總督出來，低聲地和他談了幾句。在他把總督送走之後，他一個人在客廳中在一個椅子上坐了好一會，一隻腳是高翹着的，手拐撐在膝頭上，把手覆着眼睛。他枯坐了一會之後，站立了起來，以異常匆促的步武，向左右顧盼着，他通過一道長廊向屋底後半走向那位年長的女公子處去了。

在薄暗的廳堂中候着的人們用着不明確的低語在談論着，只要那通向臨死者底居室的門道處一有甚麼人出入，他們立刻就把話聲停了，用着疑問的眼光滿含期待地凝視着那兒。

“幽明之境呢”，一位年老的僧侶向着坐在他身旁的一位女眷說——“是的，這境界是定了的，沒人能夠飛過。”

“我恐怕最後的塗油式已經趕不上了罷？”女眷發着疑問。

“那神祕是很偉大的啦，好媽媽”，僧侶回應着，用

手理着自己的禿頭，理着還剩下的幾根斑白的頭髮。

“那位是誰？是總督親自來了嗎？”室中的另一端又有人在問。“他還很年青。很有精神啦！……”

“甚麼？說是伯爵已經不認識人了……他要行最後的塗油式嗎？……我曉得有一位人：他是行過七次塗油式的……”第二的一位女公子帶着含淚的眼睛由病室中走了出來。坐在羅爾郎底旁邊，這位醫生是把手靠在桌上坐在珈達琳女帝像的下邊的。

“很好的”，醫生回答着關於寒暄上的扣問，“天氣很好呢，小娘，我們到了莫斯科就像到了鄉下的一樣。”

“是那樣的嗎？”女公子反問着，反嘆息了一聲。“好不，讓病人喝點水麼？”

羅爾郎沉吟了一下：“他把藥用了嗎？”

“用了！”

醫生看了一下自己的錶。

“你可以拿一杯煮開過的水去，加上一撮酒石英。”他用他纖細的指頭來表示一撮底分量。

“沒有發作再起了，”德國醫生向一位副官說着很壞的俄國話，“他在這回發作之後或許會活下去……”

“但他真是漂亮呢，”副官說，“這遺產不知道讓給

誰啦？”低聲地又加上了一句。

“他所喜歡的人怕已經是發現了的啦，”德國醫生微笑着回答了。

大家又在望着門道，那兒又軋了一聲，第二小姐背着羅爾郎底吩咐把飲料調製好了，給病人送去。德國醫生走到羅爾郎面前來。

“該還可以延到明天一早罷？”他用着很壞的法國話問着。羅爾郎咬着嘴唇，在德國人底鼻子面前伸着一個指頭，盡力地搖着，表示反對。

“今晚上呢，不會再遲的，”他低低地帶着巧妙的，自慰的微笑說着，表示他深知病人底容態，能夠表明出來——說後便走開了。

在這時瓦西黎公爵推開了女公子底房門。房中是薄暗的，在一些聖像之前只點着兩盞小燈，周圍都發散着花香和香料底氣息。全室都是用的矮小的家具，小籐筍，小衣架，小桌子。在一堵屏風之後現着一尊有白色被條的鋼絲床。一條小犬在吠着。

“啊，是你罷，表兄。”

小姐立起身來，理着頭髮，那頭髮在她總時常是

——就在現在都是很光滑的，就像是和頭皮癒合着，用漆漆上了的一樣。

“甚麼呢？有甚麼變動嗎？”她問着。我吃了一驚啦！”

“沒甚麼，一切都還是原樣。我來只是爲要和你商量一件事體的啦，克迭霞”，公爵說着，慢騰騰地同她立起身來了的安樂椅上坐了下去。“呵，你的襪子真暖 and 啦”，他說着，“你請坐下罷——我們可以談談。”

“我以爲怕是已經出了甚麼事情的啦”，女公子說，帶着一個照常是頑梗的表情坐在公爵對面，已經在準備聽他說出甚麼了。

“我是想睡一會兒的，但可沒有辦到。”

“唉，怎麼呢，好姑娘？”瓦西黎公爵說，他握着女公子底手，照常是往下抱的。這“唉，怎麼呢？”的一句話顯然是含有很多的意義，兩人不待說明都很明白。那身裁瘦削而直挺，穿着腰身怪長的衣裳的女公子用她那鼓出的灰色的眼睛平淡地自若地望着公爵。她點着頭，嘆息着，又把聖像望着了。你看她的神情好像是悲哀，是沮喪，也好像很疲倦，渴想着暫時的睡眠。瓦西黎公爵把這神情是當成疲倦解釋的。

“但是啦”，他說，“你以為我要鬆泛一點嗎？我簡直疲倦得就像一匹棧馬，但我可不能不和你談談啦，克迭霞，是很正經的事情呢。”

公爵沉默着了，他的兩頰交互地顫動起來，那使他的面孔呈出一種怪相，這種怪相只要他是在社交室中逗留，是絕對沒有的。就是他的眼神也不像平時一樣了，那時而傲慢地，戲謔地，時而又不安地，惶感地，向着周圍四看。

女公子底兩手是很枯槁的，她把那隻小犬來放在膝頭上，緊盯着公爵底眼睛，你可以看出，不怕她就一直沉默到第二天清早，她都是不想發出一些問話來把那沉默破掉的。

“唉，要曉得啦，親愛的女公主，我的珈達琳娜·舍門諾娛娜表妹，瓦西黎公爵接着說，他在話頭底提起上顯然是無內心的苦悶，“在眼前這樣的一種時期上我們是應該好生酌量的。我們應該要想到將來，想到你們身上……我是愛你們的，看待得就和我自己的女兒一樣，你是明白的啦”。

女公子鈍鬱地凝視着他。

“最後我也不能不替我的家族設想”，公爵繼續着，

在這樣他不耐煩地把小桌推開了一下，眼睛是避開了克迭霞的。”你要曉得啦，克迭霞，你們曼蒙妥夫家是三姊妹，還有我的夫人，只有我們才是伯爵底嫡親。你現在要談到，甚至要想到這樣的事情上來，我知道，你一定是很苦的。就是我也是實在難過，不過呢，好娘子，我是已經過了五十歲的人，對於凡事都是當作準備的。你曉得麼，我已經派人去叫弼魯去了，伯爵指着他的相，要想看他啦？”伯爵探伺地看着克迭霞，但可不明白，她把他所對她說的話是在深加思索，還是只是僅僅的在望着他。

“表兄，我只是有一件事情時常是祈禱着上帝的”，她回答着，“我祈禱上帝哀憐伯爵，使他的靈魂，平安地得到解脫……”

“唉，唉，那是不錯的”，伯爵不耐煩他接着說，搖着自己的禿額，把推開了的小桌又拖轉了來，“不過呢，唉，到頭是……到頭是這樣的啦……你自己是知道的，伯爵在去年冬天已經把遺書寫好了，他把我們嫡親的人丟開，把他的全財產要遺留給弼魯啦。”

“遺言狀他高興寫多少儘可寫多少的”，克迭霞平靜地說，“但是弼魯可不能夠接受他的遺產；弼魯是庶

出的啦。”

“好姑姑，”公爵突然地說，把桌面更靠緊些，開始流暢地談論起來。“但是假如伯爵給皇上寫一通奏章去，請求把弼魯認為嫡子時又怎樣呢？你可明白啦，因為伯爵歷來的功績，他的請求皇上是會允許他的……”

女公子微笑着，那微笑是平常的人自信對於某一件事比較對他說的人還要更清楚些的一種微笑。

“我還要向你說一下啦”，公爵接着說，他把克迭霞底手捉着，“奏章是寫好了的，不過還沒有交出，皇上已經是知道的。現在的問題只是要問那奏章是已經毀了沒有。假使是沒有，那在我們是萬事休矣——”公爵嘆息着，那神情是要使人知道他那“萬事休矣”的一句話中所含的是甚麼意義：“伯爵底文件是會檢查的，遺言狀和奏章會送給皇上，皇上一定是允許他的請求的，弼魯便歸正為嫡子，承受着全部的遺產。”

“但是我們的一份呢？”女公子問他，譏諷地微笑着，就像是說甚麼都可以起來，只有那樣的事情是不會。

“但是呢，你這可憐的克迭霞，那是明如觀火的嘛。

他那時便是全財產底唯一的正當的相續人，你們是得不到多少的——你是應該曉得的啦，好姑娘。遺言狀和奏章是寫好了的，並且都是沒有毀滅。假如是還沒有送出去，那你應該去看是放在甚麼地方。回頭是……”

“虧你吩咐得出啦！”女公子帶着譏諷的微笑打斷了他的話頭，絲毫沒改變自己的眼色。“我是一位女子，據你看來我們都是木頭啦。但是到底我也可還知道，庶子是不能承繼遺產的……是一位私生子啦”，她加添着說，就好像用這一個名稱便可以終極地證明公爵底杞憂是全無根據的。

“你是聰明人，但是伯爵寫的奏章是要請求納庶為嫡的，那樣弼魯便不再是弼魯，而是貝蘇雪夫伯爵了，於是便根據遺言狀而得到一切，難道你是不明白嗎？假如遺言狀和奏章是不消滅，那留給你的不外是你是有德行的人，你可以受人褒獎，但除此以外是甚麼慰藉也沒有的。這層是千真萬確的啦。”

“我曉得有一通遺言狀是寫好了，但我也曉得那是無効的，你好像完全在把我看成為一位女呆子啦，表兄！”克迭靈說着，帶着那樣的一種神情，便是通常的婦人自以為談出了一句滿得意，滿俏皮的話一樣。

“阿，我的珈達琳娜·舍門諾娛娜，你個好公主娘娘”，公爵不耐煩地說，“我不是要來和你鬥嘴的，我是一位親戚，一位善良的公正的真正的親戚，我是爲着你的利益來說話的。我最後向你說一遍，假使奏章是送出去了，對弼魯有利的遺言狀奏了上去，那你的和你的妹子們都不是相續人啦。假使你不相信我所說的話，你可以去問內行的人。我才和送米屈里·沃擊弗里奇談過，他是本宅專聘的律師，他也是那樣說的。”

女公子在想頭上顯然是受了一些影響。她那淺薄的嘴唇變白了，她的眼睛呆着，她的聲音有些突兀。

“那可好啦”，她說，“我沒想要過甚麼，我也並不要。”她把手從膝頭上放了下來，理着衣裳底綫襪。“唉，那就是感激啦，就是對於一些人爲他全部犧牲了的報酬啦！”她說。“很高明，很好啦，公爵，我是不要甚麼的！”

“唉，你可不是一個人呢，你是還有兩個妹子的”，瓦西黎公爵回答着她。

女公子沒有聽他的說話。

“唉，我老早就是明白了的，在這座房子裏面，除掉卑鄙，詐騙，嫉妬，中傷，除掉忘恩負義，極醜劣的忘恩

負義，是甚麼也沒有的。”

“遺言狀是放在那兒的，你不知道嗎？”公爵問着她，面容比剛纔更要難看了。

“唉，我真是蠢得要命，我公然還相信着這樣的一些人，愛他們，爲他們把自己犧牲。成功的是只有卑鄙的僱促的人啦。這是誰個幹的詭計，我是明白的。”

克迭霞想要立起身來，但是公爵捉着了她的手，掣止着她。她帶着一個突然對於全人類感着了失望的人底那種神情一樣，惡狠狠地看着她的對手。

“好姑娘，時候還不遲呢。你要想想，那一切都只是在氣頭上，在病中幹出來的，隨後便忘記了。我們的責任是，好姑娘，要糾正這個錯誤，我們要使他不要犯出了這樣的一種不正當的行爲，使他的臨終也容易得到解脫，我們不可以讓他死有餘憾，覺得自己是誤了一些人……”

“一些人，一些人都是爲他犧牲了的”，女公子興奮着說，又像要立起來的神情，但是公爵沒放鬆她，“他從不曾曉得道謝。唉，表兄”，她不說，接着嘆息了一聲，“我是要記得清楚的，在這世間上是得不到報酬，在這世間上是沒有道德，也是沒有正義的；處在這世間上，

人是非狡滑，非姦詐不行啦。

“唉，你請沒着急，你的高尚的心腸我可是曉得的。”

“不，我有的只是姦詐的心腸。”

“但我可知道你的心腸的”，公爵返復着說，“我可敬重你的俠義，我很希望你對於我也能有這樣的俠義。請沒着急，請平心靜氣地和我商量，時候還不遲——說不定還有一天，但也說不定怕只有一點鐘。凡是關於遺言狀的事情，儘你所知道的都告訴我罷，主要是那究竟是放在那兒。你是應該曉得的。我們回頭把它拿來，把給伯爵看。他的確是已經忘記了的，會把來消掉啦。你可要明白，我的唯一的志願，是要正確地完成他的意旨。因為這樣所以我才到這兒來，真的呢，我真是因為要打救他和你們，我才到這兒來的。

“哦，我現在可把凡百事情都明白了。我明白這是誰幹的詭計啦”，克迭霞說。

“那是無關緊要的啦，好心肝。”

“是的，是你的被保護人，你的親愛的杜魯貝遲珂意公爵夫人，那恩奶·米海樂娘娜啦，是那，是那連做婆媽也不配的，那無廉恥的，怪卑鄙的婆子啦。”

“我們不要徒混時候呢。”

“呵，你不用說罷，是去年冬天，她竄到了我們這兒來，她向着伯爵說了我們很多的壞話，特別是把素菲說得最壞——那些話我現在不好說出口來，伯爵便完全傷了感情，他有兩個禮拜沒有見我們。就在那個時候，我是曉得的，他便寫好了那張催促的遺言狀，但我在前以爲那是一錢不值的。”

“唉，就是那一點啦；你在前爲甚麼早不對我說呢？”

“那是放在一個細手工的提包裏的，他時常是放在自己的枕頭下。現在我可是明白了”，女的說着，並沒有回答瓦西黎公爵底話。“唉，不怕就算是一種大的罪惡，我也要咒死這位叫化婆”，她叫着就是狂人一樣，“她要竄進來是甚麼意思呢？只要時候一到來，但我是她要給她揭穿的。”

22.

在接待室和公爵小姐底室中有這樣的談話交換着的時候，遣去接弼魯的馬車載着他和米海樂娛娜回來，米海樂娛娜是覺得有同到伯爵邸來的必要的。車輪在

面着稻草的窗外滾着的時候，米海樂娛娜想着便向弼魯說了些安慰話，弼魯在車角上已經睡熟了，她把他搖醒了起來。弼魯一醒來時，他跟着米海樂娛娜下了車，到這時他才想到是要和臨終的父親會面。他注意到了他們走的不是前門階道，却是在後門上停了車的。在他下車時，有兩個市井裝束的男子從階下閃進牆陰裏去了。弼魯停着腳，看那牆陰裏還有好幾位那樣的人。但是米海樂娛娜，御者，侍者，都應該是看見了那些人的，他們却没有絲毫介意。於是弼魯也就想對於這些人是沒有注意的必要的，他跟着米海樂娛娜走進門去。米海樂娛娜以佻佻的脚步走上那薄明的狹隘的石的梯階，喚着停在她後面的弼魯，弼魯實在不知道他究竟爲甚麼要來看伯爵，更加地不知道爲甚麼要走後門，可他看見米海樂娛娜之有把握，之佻遽，他便決論着，這恐怕是不得不如是的。走上梯階底半腰，他們碰着了幾位人，是提着鉛桶之類的僕人，僕人們靠着壁頭，讓他們通過去了，便沒有再去注意他們。

“這是到小姐們底居室的路罷？”米海樂娛娜向一位僕人發問。

“正是的！”僕人用着粗大的聲音回答着，好像是說

現在不是講禮的時候了，“那左邊一道門便是的啦，太太！”

“伯爵或許怕並沒有叫我”，弼魯在走上前廳時這樣說：“我寧可回到我自己房裏去的好。”

米海樂娛娜停着步，弼魯便趕上了她。

“好朋友”，她用着在早先對於她的兒子所用過的同樣的姿勢，捫着弼魯底手，“你要想想，我實在和你是一樣的難過，但你要拿點男子漢底神氣來！”

“真的我該去嗎？”弼魯問她，通過他的眼鏡親密地看着米海樂娛娜。

“呵，Mon Ami（好朋友），”她接着又用法國話來說：“別人對於你的一些菲薄，你不要記在心上！你要想，你的父親……說不定在要死要活的時候——”她嘆息了一聲：“我是把你愛得來和我自己的兒子一樣呢。你請相信我罷，弼魯！我是從不會忘記你的利益的。

弼魯不懂她這句話底意思，但愈覺得凡事都怕是當得如是，因此他又安心地跟着米海樂娛娜，她已經把門推開了。這門是通向前室的。在門角上坐着一位小姐用的老僕，在打襪子。弼魯是從不會到過這一部分的，他完全打不出方向。米海樂娛娜拉着了一位在一張台

盤上捧着水瓶跑過身去的丫頭，問了些小姐底安否，又引着弼魯沿着石面的廊道上愈見往前走。開在廊道左側的第一道門便是通向小姐們底居室的。剛才的那位丫頭因為太匆忙了，目前這府上凡事都是很匆忙的，不會把門關上，弼魯和米海樂娛娜在走過身時不期然地便看見那年長的一位小姐和公爵瓦西黎坐在那兒談話。瓦西黎公爵一看見了路過的兩人，他不耐煩地動了一下，把身子往後一伸，但是那公爵小姐却跳了起來，勢湧洶洶地用盡全力把門關上了。那個勢子和那小姐平時的靜肅是全不侷的，在瓦西黎公爵底面孔上所表示出的恐怖也不類他平常的威嚴，弄得弼魯停了腳，隔着眼鏡驚異地看着他的女嚮導。米海樂娛娜並沒表示驚異，反只是輕輕地微笑，又嘆息了一聲，就好像她是想表示出，這一切都是她所預料着的。

“好朋友，你把精神提起來罷。我是在爲你的利益上盡力的”，她這樣說着回答了他的眼神，愈加儻促地又沿着廊道前進。

弼魯不明白怎做的好，更不明白“爲你的利益上盡力”是甚麼意義；但他承認，凡事都只好這樣的。兩人由廊道上走進了一座輝煌的廳堂，這是隣接着伯爵底廳

接室的。這便是弼魯由前門進出時所慣熟的那些不甚暖和而裝飾很華麗的堂舍之一。室中中央處放着一個空盆，地毯上有水底痕跡。一位侍者和一位捧着香爐的僧侶踏着脚尖向他們走來，但並沒有留意他們。他們走進了伯爵底應接室，那兒有兩堵意大利風的窗子，一道通向庭園的門道。室中有一尊胸像和珈達琳女帝底等身像。一切的人都依然是坐在那兒，幽微地低語着，一看見有人進來便都住了聲，望着那走進來的米海樂娛娜，帶着慘戚的蒼白的面孔，望着那魁梧奇偉的弼魯，垂着頭走在她的後面。

在米海樂娛娜底臉上表示着了那種事到了臨頭的自覺，帶着比得堡職業婦女底精神走進了房裏來，握着弼魯底手沒有放鬆，走得比午前還要勇敢。她覺得她這次一來是受着保障的，她是領着臨終的病者所願見的人。她眼快地把室中的人都瞥了一眼，她在那些人中看見了那懺悔神甫。她並不是弓了背，但可是突然變小了的一樣踏着腳走到那神甫面前，慎重地受了祝福。

“謝天謝地呢，你來得恰好”，她對着神甫說。“我們做親戚的人真是擔心得厲害呢……這位年青的先生是伯爵底令郎，”她低聲地加上一句，“呵，真是危機一髮

呢。”

其次她走向醫生面前。“國手先生”，她向他說，“這位年青的先生是伯爵底令郎呢……還有希望麼？”

醫生沉默着迅速地把眼睛和肩頭動了一下。米海樂娛娜也同樣的動了一下，嘆息着又走向弼魯來。她特別衰感地向着他說。

“你該得聽天安命呢！”她說着，指示了一隻小小的安樂椅叫他坐着等待，但她自己却悄靜地向門道走去，那兒是衆目所注視着的焦點，她輕輕地把門推開，趕快向門後消去了。

弼魯是已經決了心凡事都聽從着他的女嚮導底指揮，向着他所指示給他的安樂椅走去。米海樂娛娜剛好走開，他看見滿室中的人愈其是同情寧是好奇地大家都把視線集中在他身上。他看見大家聚集着在私語，大家底眼睛時而像獻媚，時而像驚嘆地把他望着。大家都表示一種敬意，那是從來所不曾受過的；有一位他不認識的女眷，是在和僧侶們交談着的，立起身來向他讓座。一位副官把他落到地上的一隻手套，替他檢了起來。醫生們在他路過身時，都默禮着，把路讓開。

弼魯在初本想另外坐一個地方，不讓那位女眷起

身，本想自己去檢手套，自己避開路向，不去驚動那些醫生；但要那樣做突然地好像在他是不適宜的一樣。他覺得他在今天晚上是要執行一項驚人的而為衆人所期待着的典禮的，因此他是不能不泰然地讓別人尊敬。他默默地接受了副官拾起來的手套，坐着那位女眷讓開的座位，把他大大的一雙手對稱地放在膝頭上，顯示出埃及彫像底素樸的姿勢，同時自己心裏想，怕凡事都該得是這樣的，他今晚爲要不昏聩，不做出笨事，凡事不能夠照着自己的意思做，是應該完全服從着指導着自己的人。

沒有隔上兩分鐘的光景，瓦西黎公爵在胸上帶着三個徽章，堂哉皇也地把頭昂着走進了室裏來。他看來比晝間更要疲倦了。他的眼睛比平常更大，當他向室中環視並看到阿魯的時候。他走到他面前去，和他握手，這在前他是從不曾行過的，他把手向下一拖，好像是在試它看還有無把握。

“提起精神來，提起精神來，好朋友！他想見你呢……那是難得的……”他想要走了。但是阿魯覺得有向他問些話的必要。

“病情是怎麼樣啦，我……”他吃格着，拿不穩對於

臨終者叫伯爵可否合式；但更是拿不穩的是可否直叫爲父親。

“他在三十分前受了一次打擊。還有一次打擊會來的。”弼魯心中弄不明白打擊這個字，以爲是在肉體上有甚麼打擊。他不明白地望着瓦西黎公爵，又才明白了，打擊是說的病勢。瓦西黎公爵走着對羅爾郎說了幾句話，輕輕地向門道處走去了。他是不慣蹣跚走路的，全身一跳一跳地走得怪煞難看。在他後邊，跟着那位年長的小姐，其次是僧侶，僕侍，以及一切的人都向那門後走去了。門外聽見有甚麼移動的聲音，到後來是米海樂娛娜帶着一個蒼白的面孔走了出來，挽着弼魯底手說道：

“上天底恩惠是廣大無邊的。最後的塗油式立刻便要舉行了。你來！”

弼魯走進門去，踏着柔軟的地毯走着，看見了那位副官和不相識的女眷，以及其它侍從的人都跟在他的後邊，好像現在是都不再有求誰許可的必要的一樣。

這間宏大的，由列柱與拱橋樑所區畫着，面有波斯絨的大堂，弼魯是很熟悉的。列柱後邊室中有一部分明晃晃地點着光亮，就像教會堂中在晚上要做甚麼法事的一樣，在那邊有一邊是在錦緞的帷幕裏有一尊紅木的高床，另一邊立着一架結實的神龕，掛着聖像。在神櫥底聖像之下放着一張長的靠椅，在那靠椅上，上邊是雪白的剛好才籠上的枕頭，湖色的被條蓋到半腰，橫陳着弼魯所熟悉的他父親貝穌雪夫伯爵底莊嚴的姿態，額上有他所熟悉的灰色的頭髮，就像獅子底鬃毛，寬闊的額部表現着大有特徵的高貴的印象。他是正整地橫陳在那聖像下邊的。他的一雙大而厚實的手，露在被條外面，在被條上放着。右手手掌向下，在拇指與次指間立着一隻蠟燭，這是弓在長椅的一位老僕人手掌着的。長椅底旁邊立着穿着輝煌的法衣的僧侶，長的頭髮髻在法衣上面，兩手執着明燭，悠悠地，莊重地行着法事。比他們稍後一點立着那兩位年青的小姐，是用手巾把眼掩着的，在兩人之前立着那位年長的小姐，帶着一個有惡意的不好的神情，眼睛專視着聖像沒有離開，那好像是想說，假如一把眼睛掉開，那她會幹出一些無法無天的事情一樣。米海樂娛娜立在門次，臉上帶着

慈和的哀傷，誠虔的失望，那位不相識的女眷也是立在一側的門次的，瓦西黎公爵立在有雕刻的彌着天鵝絨的椅子後邊，和長椅接近，他把椅靠拉過來，把掌着蠟燭的左手靠在上面，他用右手畫着十字，只要手指一觸着額頭，他便要把眼睛抬起來。他的面孔表現着對於神意懷着穩定的虔誠和倚賴，那就好像是在說：“假如你是不明白這種感情，那嗎你真是萬千的不幸！”在他的後面立着一名副官，和醫生們，和男性的在場者之大部分。就像在教堂裏的一樣，男女是分開了的。大家都沉默着，在畫十字，聽得見的只是誦經聲，沉深的低音歌調，和沉默中間的換腳聲，微嘆聲而已。米海樂媿娜帶着一個滿是內行的神氣，從室中橫穿過來送了一枝蠟燭給弼魯。他把蠟燭點燃了，因為向着四周的人東張西望的原故，他開始用執着蠟燭的手便畫起十字來。最年青的紅顏的愛笑的一位小姐素菲，忍不住笑了起來，把臉在手巾裏面藏了好一會；待她又抬頭來看弼魯時，她忍不住又笑起來了。她覺得只要一看弼魯，總不能夠禁止住不笑，但她也不能夠禁止住不去看他。爲要免掉再去看他，免掉一切的誘惑，她只得輕細地躲向一株列柱後面去了。——在法事底中途誦經

底聲音突然停止了。僧侶們在互相低語着甚麼，支持着伯眷底手的那位老僕立起來向着女爵們。米海樂娛娜走上前去，從椅靠上弓去看那病人，再用手指招呼着羅爾郎。那法國醫生是立在一株列柱旁邊的，沒有點燭，態度却非常的虔敬，那表示着他雖然信仰不同，但對於目前的儀式之極其重要是能了解，而且是懷着好意的，他他那壯年人用盡全力所能輕細到的脚步走向病人身旁，用他細而白的手指去捉着那露在被條外面的手，偏着頭，沉思地把脈評着。給病人送了些飲料來，周圍的人移動了一番，回頭又各自回到自己的原位，法事又繼續了起來。在這中休底時候，弼魯看見瓦西黎公爵由他那椅靠後面離開，走向年長的小姐面前，和她兩人向堂中深處走向高床去。兩人從那兒向後門消逝了，但在法事要告終結時，兩人又前後回到自己的原位。——弼魯對於這個情形，如同對於其它一切的情形一樣，並沒有加以更深的注意，他一旦決了心，便始終是以爲今晚在他面前所有的事情，一切都是勢所必然的。

教會式的歌調止熄，虔誠地祈禱病人接受神聖晚餐的神甫底聲音讓人聽見了。病人依然是癱睡着像沒

有生命的一樣。在他的周圍有腳步聲和微語聲，就以微語着的米海樂娛娜底聲音比較其它的人更為尖銳。

弼魯聽見她在說：“他無論怎樣是應該移到床上，他不能夠儘頓在那兒。”醫生，小姐們，和僕侍們把病人圍起來了，弼魯看見了那淡紅地微暈着的有灰色長髮的頭，那在法事當中，不怕他在看別人底面孔，但沒有一分鐘是離開了他的視線的。弼魯揣想到那圍繞着長椅的一些人底眼前的行動，是要把臨終的人抬起來移開。

“捉着我的手罷！那樣會落下去呢！”他聽見僕侍底一人擔心着的微語聲，“從下邊來……再來一位罷……”聲音在說，那些人們凝着的氣息和脚步底步驟愈見愈見湊促起來，就好像他們所負荷的擔子是超過了自己的力量以上。

米海樂娛娜也是在那負荷者們中的，他們走到弼魯身旁來時，因為他們是高高地把臨終者捧着，所以弼魯越過人們底肩頭看過去，看見了那灰色鬚髮的獅子頭。這頭有異常寬闊的部額和頤部，有美而豐滿的口，冷峻的眼神，絲毫沒有受着臨到頭來的死之傷損。他的面容依然還是三個月以前，伯爵送弼魯往比得堡

時，弼魯所見過的那樣。但可是這個頭現在是無可奈何地在負荷者們底不規整的脚步之下顛簸着，那冷冷的，無感覺的眼光並沒有看定甚麼。

在高床附近略略騷亂了幾分鐘，回頭那負荷着臨終者的人們又各自分開了。那時米海樂娛娜來捉着弼魯底手，向他說：“你來！”

弼魯跟着她走到床前，那臨終者睡在那上面，莊正的姿勢顯然是和剛才行了的聖儀是有攸關的。他是高高地睡在枕上，兩手對稱地放在綠色的被條上面。弼魯走近前去時，伯爵直視着他，但是眼神是凝滯着的，沒人再能辨出它的用意和感觸。這眼神並沒表示甚麼，只是說有一雙眼生着便不得不看的那樣，但同時所含蓄的意義也好像很深。弼魯不知道怎做的好，他靜靜地立着，用眼睛去探問他的女嚮導者。米海樂娛娜連忙地迭了他一個眼色，要他去握着臨終者底手，在那手上去親一個吻。弼魯聽了她的指揮，慎重地留心着沒挖動被條，把頸子伸過去，親吻了那寬博的有肉頭的手。伯爵底手沒有動意，便是任一顏面筋肉也沒動意。弼魯又向着米海樂娛娜以眼色探伺，問他又該做甚麼。米海樂娛娜用眼睛指示着床畔的一張椅子，弼魯遵從着坐在

椅上，從米海樂娛娜底眼色中他看出了他的舉動是沒有錯的，米海樂娛娜在點着頭表示贊成。——弼魯又取着那埃及雕像之對稱的素樸的姿勢了，顯然是怕自己的龐大而魁梧的身子太多佔了空閒，費盡心力地總想把自己縮小得一點的光景。他望着伯爵，但是伯爵却是望着弼魯剛才跪過的地方。米海樂娛娜深切地表示着她是明白這場父與子底對面之重要，這是沒有繼續到兩分鐘的。——突然之間伯爵底顏面神經和臉上的綫紋，起了一次痙攣。痙攣次第的加強起來，美好的嘴唇向上蹶着，(到這時弼魯才明白他的父親是怎樣地和死接近了)，由那嘴唇蹶着的口中聽出了一種意義不明的嘎聲。米海樂娛娜探伺地睨着病人底眼睛，努力想推察出他是想要甚麼，她忽而指着弼魯，忽而指着飲料，忽而又低聲地提問公爵瓦西黎，忽而又指着被條。眼睛和面容表示着焦燥的神氣了。他努了一番力，向那寸步不離地在床頭立侍着的侍者望了一眼。

“請你，把他的身子翻過那邊去——”侍者低語着。動起身來去轉動那伯爵底沉重的身子。

弼魯立起來去幫助侍者。待他們一把伯爵轉動了之後，同時有一隻手無力地垂在後邊，想要引轉去，終

沒有辦到。伯爵怕是看見了弼魯看着那凝滯的手時所表現的驚愕，還是在腦中另外閃出了甚麼想念，他看了下那不聽命的手，看了下弼魯面容上底恐怖，又看到手上去，在他的面孔上表示出一種和他的輪廓不相趁的受難者底微笑，那種微笑是微微地在嘲笑着自己的無力的。

弼魯一看見這種微笑，在心中突然感受着一種激震，眼淚把眼睛蒙了。轉向着壁面的臨終者嘆息了一下，便沉靜了。

“他是已經安眠了”，米海樂娛娜說，她看見那走來代替的小姐。“我們走罷！”弼魯也就走了。

24.

應接室中除瓦西黎公爵和年長的小姐之外已經沒有旁人，兩人同坐在珈達琳女帝像下，熱心地在談論着甚麼。但待他們一看見了弼魯和他的女嚮導，他們把口住了，弼魯看見那小姐好像在藏匿着一種甚麼東西，那時她在微語着：

“我最討厭這位婊子。”

“克迭霞叫人在小樹中把茶準備好了”，瓦西黎公爵對米海樂娛娜說，你去休息一下罷，可憐的米海樂娛娜，不然你是不能支持的啦。”

他對弼魯沒有說甚麼，只是傾誠般擁抱了他一下，他同米海樂娛娜走向小樹去了。

“一夜沒睡覺，比這極好的俄國茶再能提起精神的東西可是沒有”，羅爾郎說着，他由薄薄的中國的茶杯中呷着。茶桌周圍凡當晚到了伯爵府上來的人都是聚集着的，打算來整作精神。這有磚鏡，有小桌的小小的圓樹，弼魯是知道得很熟悉的，伯爵府中開跳舞會時，不會跳舞的弼魯慣愛坐在這小小的鏡室裏，看着一些女眷們走來打扮，把珠環玉佩帶在袒着的肩頭，在那輝煌的鏡中臨照，照着從那室中走過。現在這座小樹差不多只是點着兩枝燭，在這夜半時分在桌上放着茶壺和茶杯，坐在那兒的都是不重要的人物，他們只悄悄地談着，他們的一言一動都表示着，剛才所舉行的以及夜間在那寢室中所當出現的事情是誰人都不會忘記的。弼魯雖然有些食慾，但沒有吃甚麼，疑問地望着他的女嚮導，那女嚮導靜悄悄地又走出去，走向那瓦西黎公爵和年長的小姐坐着的應接室。弼魯覺得他也應該

這樣做的，他略略躊躇了一下也就跟着出去。米海樂娛娜立在小姐旁邊，兩人頓時便激烈地私論起來。

“請沒關心啦，公爵夫人，甚麼事情要緊不要緊，我是知道的”，小姐說着，那動氣的神情顯然就和剛才把門突然掩上了時的那樣。

“但是啦，親愛的小姐”，米海樂娛娜妮妮地盡情盡理的說，把走進寢室的房門攔着，不讓那小姐進去，“在這時候老伯正當要安眠的時候，不好去擾他罷？在他的靈魂正是準備着的這樣的時候啦……要談到塵俗上的事情……”

瓦西黎公爵以他慣用的姿勢，把脚高高地翹着，坐在椅上。他的兩頰是吊着的，可他帶着一種男子底神情，就好像那兩位女人底爭論他是全沒關心的一樣。

“親愛的米海樂娛娜，你讓克迭霞去罷。你是曉得的，伯爵是很愛她的啦。”

“這紙上寫的甚麼，我也是不曉得的”，小姐說着，向着瓦西黎公爵，說時她指示着自己手中所捧着的有細工的提包。“我只曉得，正式的遺言狀是放在書桌抽箱裏的，我這兒拿着的只一些廢紙啦……”

“我是曉得的啦，好的姑娘，我請你，我哀懇你——

請你哀憐他。我懇求你。”

小姐沒回應。只聽着兩人爭持那提包的騷音。米海樂娛娜把提包握得很緊，雖然她的聲音是極其妮婉而甘脆。

“弼魯，你來呀，我的好朋友！我想你在這場親族會議上並不是全無意義的。公爵，可不是嗎？”

“表兄，你爲甚麼不說話呢？”公爵小姐突然地叫着，叫得很高，連小樹中的人都可以聽見，都在吃驚。‘不曉是馬是牛的角色竄到這兒來多嘴多舌，你爲甚麼不開口呢？這罪娼婦！’她惡狠狠地罵着，用盡全力去搶那提包；但是米海樂娛娜搶前幾步去不讓那提包拿去，她把手捉着了。

“哦！”公爵瓦西黎叫着，驚惶地立起身來。“那未免太笑話啦！你放手罷！我對你說啦！”公爵小姐把手放了。“你也啦！”但是米海樂娛娜却沒有聽從他。

“你放手罷！我在對你說啦。我要來負全部責任。我要去問他啦。我……你可還不滿足嗎？”

“但是啦，我的公爵”，米海樂娛娜說，“在月前剛好行了那樣一場聖儀之後，你是應該讓他靜養一下的。弼魯，你可以發表你的意見啦”，她向着那位青年，他逼緊

地走到他們面前來，瞠惑地看着那小姐把一切面具都剝掉了的惡毒的面孔，看着瓦西黎公爵底閃動着的面皮。

“你們要記着啦，一切的責任是該你們自己負的”，瓦西黎公爵嚴厲地說。“唉，你們連不知道你們幹的甚麼事情啦……”

“不要臉的婆娘！”小姐叫罵着，向米海樂娛娜身上撲來，把提包搶了過去。瓦西黎公爵只垂着頭把兩手張開着。

就在這一瞬間，那道門，弼魯向着它望了好一會，平常是輕輕開放的那道可怕的門，突然急驟地，呀的一聲推開了，開去反打在了壁上。年青的一位小姐跑了出來，拍着兩手。

“你們在幹些甚麼！”她絕望地叫着，接着又用法國話說：“他是快要過世的，你們留我一個人在那兒。”

年長的小姐把提包放下了，米海樂娛娜連忙弓下身去，抓着了那所爭的對象物，趕着跑進室裏去了。二三分鐘之後年長的小姐又走出來，咬着下嘴唇。待她看見弼魯時，她的面孔上可表現着一種不能遏制的怒容。

“喂，你請高興罷！”她說。“你是等了好久的啦。”猛

然地用手巾掩着面孔痛哭起來，竄出室外去了。

在小姐之後是瓦西黎公爵走出，踉蹌地走到了弼魯坐着的棧發處，他也坐下去，用手把眼睛遮着了。弼魯見到他是蒼白的，他的頤部下端像患着熱病的一樣在戰抖。

“呵，朋友！”他說，把弼魯挽着。在他的聲音中含蓄有真情和軟弱，這在前弼魯是從不曾聽見過的。“呵，我們在犯着罪惡，在互相欺騙，到底爲的甚麼？我是已經上了五十歲的人啦，朋友……你看罷，我……呵，凡事歸根是一死，凡事……好可恐怖的是那死喇”。他哭起來了。

米海樂娛娜最後由寢室中走出。她迂徐地走向弼魯。“弼魯呀！”她向他叫了一聲。

弼魯却疑異地望着她。那時她去親吻了那年青人底額部，滴落了幾珠眼淚在那上面。沉默了一會她又才說：“他是已經過世了！”

弼魯隔着眼鏡凝視着她。

“我們走罷，我要引你轉去。你盡性的哭罷。沒有比哭還要使人輕爽的。”

她帶着他走進那暗淡的客廳，弼魯高興的是在那

兒沒人看見他的面孔，米海樂娛娜可離開他走了，待她轉來時，看見他把頭埋在兩肘裏面，沉沉地——睡熟了。

第二天米海樂娛娜對弼魯說：“唉，兄弟，我們真是受着一個沒大的損失呢。你是沒話可說的。上帝會援助你！你還年青，又有莫大的財產；我是這樣希望的！遺言狀是還沒有打開的。我很知道你，這樣一件事情決不會使你狼狽，可是責任是放在了你頭上了——你是要撐持起來才行。兄弟，我隨後或者會對你說的，假如我是不在場，那不知道會鬧出甚麼亂子呢。你是曉得的，老伯前天許過我，說他沒忘記波里士；但他可沒有餘暇了，我希望呢，我的好兄弟，你要完全你父親底遺志纔好！”

弼魯沒聽懂她的話，只是沉默着，客氣地羞紅着臉，望着了米海樂娛娜。

米海樂娛娜和弼魯談了這番話後回到了樂士妥夫府，上床去睡了。在早上醒來後，她可對樂士妥夫府上的人和一切相識的人談到貝蘇雪夫去世的這項事，她說，伯爵真是死得平平安安的，他的逝世不單是悲傷，甯可是慰藉；那最後的父子之見面真是動人，他就想起都不能不流下眼淚。她敢說，在這樣可怕的一瞬間誰

都不會有更可佩服的舉動的，以父親言，在那最後的一瞬間誰都不會顧慮得那樣周到，對於自己的兒子吐盡了那樣的悵忱，以弼魯言，你看着他那真是不能不心痛的，因為他就給一個死人一樣，不怕他滿腔都是悲哀，却盡力掩蓋着，免得攪動了臨終的父親。“事情雖是悲哀，但可莊嚴，目擊着伯爵和他的令嗣君這樣的人，是可以把自己的靈魂提高起來的。”——關於年長的小姐和公爵瓦西黎底惡行她也是提到了的，但是在極端祕密的緘閉之下極低聲地說出的。

25.

在公爵尼古烈·安德雷威奇·波爾孔斯奇領地黎西果拉山莊，人們日日地在等待着少公爵安德雷領帶其夫人之到來。但是這等待着的人們絲毫也沒有改變老公爵家平常所操持着的規整的秩序。在社會上綽號“普魯士王”的卸職將軍，尼古烈·波爾孔斯奇公爵，自從在保羅一世皇帝* 在位期中已經謫貶以來，和他的女兒瑪麗及其女友布琳奴姑娘時常是住在山莊裏的。

* Paul I. (1754—1801)：俄帝，極端殘忍嗜忌，卒為近臣所殺。

在新帝統治之下雖然已經又許可他在城市居住，但他依然是住在鄉下，他愛這樣說，誰如有事求他，誰可以走一百五十俄里的路程由莫斯科到黎西果拉山莊來；又說他是不求甚麼人的。

據他的意見是人的惡德只發自二源，即是怠惰與迷信，而德行也只有兩種：勤勞與理解。他親自在盡力教育着自己的女兒，希望在她身心中使這兩種主要德行得以發展，他一直到她滿了二十歲都在教她的代數和幾何，要把她全部的生活融匯於不斷的勤勉。他自己也時常是勤勉着在寫他的“回想錄”，或者在解答高等數學底問題，或者在旋盤台上旋轉轆轤，或者在庭園中整理花草，或者是監督着在他的莊地上時常有着的建築工事。因為對於勤勞的主要條件是秩序，所以在他的生活法中秩序是尊重到了極端。在一種同樣的不變的條件之下，他的用膳時間不僅要遵守鐘點，甚至要遵守分秒。對於他周圍的人，從他的女兒一直到從僕，他都是待遇得很嚴的，他的性質實在並不冷酷，但他所得到的畏敬，就是一位冷酷的人也是不容易得到的。儘管他是退隱了，對於公事並沒有干預，但是在本地地方服務的官長要去伺候他，都覺得是自己的義務一樣，而且

甚至要和園丁，木匠師傅，或者瑪麗小姐一樣，要等候着公爵接見的時間，不等時間到時是不能會面的。無論誰人，在他的應接室中，只要看見了那嚴重的書齋的門一打開，老人底中等身裁帶着加了粉的髮髻一出現了時，在那一瞬間誰都要感受着一種同樣的敬畏之感，那老人底枯手並不甚大，垂着的眉毛已經斑白，他有時繃繃眉頭時，便要把那聰明的炯炯的眼光遮着。

就在少公爵夫婦要到的一天，瑪麗小姐依然和平常一樣上了課堂。她在接待室中請了早安，擔心着畫了十字，暗暗祈禱了早上底平和。她每天走去時，都在祈禱着要這整天的生活都不要生出意外。室中坐着的一位老僕慎重地立起身來，小聲地說道：

“請安！”

在隣接着的一室中在響着一種轆轤機底運轉聲。小姐走去輕輕地把門打開，在那門口立着。公爵在轆轤機上做工，回顧一下，把工事放了手。那廣大的書齋是充滿着各種各樣的用具的，顯然是時常都在動用着。一張大的書桌，上面放着許多書籍和圖表：有高的玻璃櫃，充滿着書籍，一座高的寫字台，上面坦開着一冊鈔本，一架轆轤機，四圍都放着工具和零亂着的鉤屑

——這一切所表示的是一種不間斷的，多樣的，有秩序的勤勞。看那穿着韃靼風地用銀絲繡着的靴子的不甚大的兩腳之舉動，看那筋絡稜稜的枯手之堅實的運使，可知那種不撓的堅韌的壯年精力還是在公爵身中存留着的。他接着還做了一下工，才走下了轆轤機來，把鑿子拭乾淨，丟在了放在轆轤機旁的一個革囊裏面，回頭他才走上書桌呼喚他的女兒。他是從不為他的女兒祝福的，現在只是把他那簇簇的，還未剃鬚子的臉向她伸出去，嚴格地說，而同時是帶着注意的慈父的眼光：“你好嗎？可以坐下啦！”於是他拿着那冊自己手寫的幾何鈔本，用腳把安樂椅鉤正起來。

“這是明天要的啦！”他說，迅速地翻着篇頁，由一節到另一節，用他堅實的手指甲指示着。

小姐弓在桌上的鈔本上。——

“停一下啦，你有一封信！”老人突然地說，從釘在桌旁的信囊中抽了一通信出來，是一通女子手筆的封函，投在桌上。

小姐一看見這信便暈紅了起來，連忙地收着。

“從赫樂惹來的嗎？”公爵問了，露着他焦黃的牙齒冷冷笑着。

“是的，是幽黎寄來的”，小姐帶着畏怯的眼光和微笑說着。

“兩封信我是許可的，但到第三封信是要經我看的啦”，公爵嚴格地說着，“我想一定是寫的一些滿無聊的事情的。唉，第三封信來時我是要看的啦！”

“爸爸，這一封信你也請看罷”，小姐說，臉上更加暈着紅潮，把信呈給他的父親。

“第三封啦，我說的要看第三封啦”，公爵簡短地叫着，把信推轉去，接着又才把手撐在桌上，把幾何鈔本送出去。

“好啦，小姑娘！”老人接近女兒身旁開始弓着背去看鈔本，一隻手撐在那小姐坐着的椅靠上，就那樣她在四方八面由她所熟悉的她父親底悶人的菸臭和老氣包圍着了。

“好啦，小姑娘！這三角形是相等的——你看啦！這三個角 $A B C$ ……。”小姐惶恐地望着在她面前灼灼着的她父親底眼睛；她的臉是一時紅一時白的，你可以看出她是絲毫不懂，而且又在害怕，這害怕便攪擾着她，不怕她父親底說明儘管是十分的明白，她也絲毫不懂了。是教者底不得法還是學者底太鈍呢，但每天返復

着都是一樣。小姐底眼前是一團墨黑了，她沒看見甚麼，也沒聽見甚麼，只是感覺着在近旁有她嚴格的父親之凝視，感覺着他的氣息和臭味，只是一心地想望着風快火快地能夠早從這書齋走出，回到自己居室裏靜靜地解算問題。

老人焦燥起來了；他把自己坐着的椅子前前後後地搖動得怪響，他用力在忍耐着想不要冒火，但差不多每次都要冒起火來，戰顫着，把鈔本拋掉。

小姐回答錯了。“哪，你怎的是這樣蠢啦！”公爵叫着，把鈔本拌掉，遽促地轉向着一邊。接着他站起身來，在室中盤旋着，兩手撫摩一下小姐底頭髮；又才坐下。他更把椅子拉近一些，又繼續講解起來。

“不行，不行！”小姐把課受完，關了課本要走時，他這樣說。“數學是難懂的東西啦，唔，小姑娘！但我不高興你，和別的女眷們一樣始終是愚而無智的”，他用手去摩了一下她女兒底面皮。

“你學好了數學，會把腦中的蠢骨頭一掃乾淨啦。”——她現在可要走了，父親又勸了一下掣止着她，從桌上取了一本沒截的新書來。

“這又是一本甚麼“神祕之鎖鑰”——你的赫樂惹”

給你送來的。宗教上的爛行頭啦！我是不高興這種物什的，我和它沒緣啦……我只看了一下——唔，你拿去罷，你去！”他拍了一下她的肩頭，在她背後親自把門關了。

女兒帶着那種差不多從沒脫離過的抑鬱的愁容，那是使她本來不美的病的面孔愈見不美的，回到自己的居室來，她坐在自己的飾着小小的相片堆積着一些鈔本和書籍的書案。和她的父親之有秩序成正比例地，是這小姐之毫無秩序。她把幾何鈔本拋掉，迫不及待地吧信來揭開。信是小姐最親密的女友寫來的。這女友就是那天命名日慶賀到過樂士妥夫府的，那位幽黎雅·辜拉庚那。

幽黎雅底信是用法文寫着的：

“我親愛的可尊敬的姐姐！”

“別離可真是怎樣殘忍的可悲哀的事嘛？我時常都在向自己說，我的存在和我的幸福底一半是在你那兒的，儘管是身居兩地而我們的心是由不可解脫的絲帶締結着的。唉，但是我的心要向着運命反抗，儘管我周圍有無數的慰安和樂事，但總不能打破自我們別離以來，在我這深心中蘊藏着的一種隱隱的悲哀。爲甚麼我

們不能像那次的夏天一樣，一同坐在你那寬大的書齋中，坐在那藍色的梭發上，那‘懺悔梭發’上呢？爲甚麼我不能夠像三個月以前，從你那麼甜密，那麼柔和，那麼深邃的眼光中，酌取新鮮的道德的力量呢？你那眼光，我真是愛呀，就在這時我寫着這信的時候，都像在我的面前一樣呀！”

瑪麗小姐一讀到這兒，她嘆了一口氣，在眼前立着的鏡子上照了一下。那鏡子把她那不美的不入時的身體和蒼白的面孔反射了出來。她那始終抑鬱着的眼睛現在特別是無望地凝視着鏡面。她在阿諛我呢，小姐心裏這樣想着，又把眼睛避開，繼續着讀下去。但是幽黎却並沒有阿諛她的女友呢。這公爵小姐底眼睛的確是大，是深，是有光輝，就好像有一簇光線突然地放射着的一樣。她的面孔儘管不美，一雙眼睛却真是富於表情，比別的任何美點都還要動人。但是小姐是沒法看出她那無我忘機時之眼神的。無論任何人只要一對着鏡子，那面孔上總是要表現出一種故意做作的不愉快的表情的呢。——她可又繼續讀下去：

“全莫斯科城都在談着戰爭。我的一位兄弟已經到外國去了，還有一位在親衛軍，這是要開向國境的。

我們的皇上已經離開了聖比得堡，聽人說皇上是要御駕親征呢。希望的是慈悲的上帝，我們的全能全智者，由他所給與我們做支配者的這位天使，把那攪亂歐洲平和的，‘哥爾西加的怪物’一敗塗地！我自己的兄弟可不用說，這場戰事還把我心上最親愛的一位親人奪去了。我這說的是那年青的尼可來·樂士妥夫呢，他是太高華不能夠甘於庸俗，他把大學丟掉了，要去從軍去了。唉，我親愛的瑪麗，我向你直說罷，他實在是年富力強，但他的從軍却於我是一樁莫大的苦悶啦。這位青年，我在暑期中曾經對你說過的，真是有很高華的精神，很真摯的美德，在我們所生活着的現代，在我們這二十歲年紀的同輩中，實在是萬分難得。他真是很富於同情而真率，他是十分純潔而有詩趣，我之和他相交雖是十分淺促，却成了我這可憐的心兒，這多情多恨的心兒之一項極甜蜜的歡樂了。有一天我會把我們的別離，把我們別離時所說過的一些話語，都要對你細說啦。目前的新恨實在令人難言呢。呵，親愛的女友喲，你還不知道這種歡心和這種澈骨的苦恨，你真是幸福呢。呵，你真是幸福呢？

“我是很明白的，尼可來伯爵對我要成為朋友以上

的人，未免還太年青，但就是這甜蜜的友情，這如此有詩趣的，如此純潔的交誼，實在是我心兒上的一種要求。——可是這話且不用再說了罷。

“全莫斯科城所喧傳着的最大的時事新聞，是老伯爵貝蘇雪夫之死和他的遺言狀。你想想罷，三位女公子得的真是很少，瓦西黎公爵沒有得到分毫，繼承着全財產的是那弼魯先生，而且他還被認爲了嫡子，不消說便是成爲了貝蘇雪夫伯爵，成爲了俄羅斯國中最豪富的財產之主人。世間上的人說，那瓦西黎公爵在這一部故事中鬧了些不明不暗的勾當，弄得很掃臉地趕回比得堡去了。——我向你直說罷，甚麼遺產，遺言狀之類，我實在是完全不懂的。不過我所曉得的是，自從這位青年，這在我們一向只是簡單地叫着弼魯的，一成爲了貝蘇雪夫伯爵，成爲了俄羅斯國中最大的財產之主人以來，我真是覺得有趣呢，凡是有待字的姑娘的母親們乃至姑娘們自身對於這位青年的調子是完全變了，再說到那位人物時，我們談句私話罷，那在我看來倒像是一位笨伯爵啦。兩年以來大家都在高興替我胡亂配置一些求婚者，有時連我自己都是不認識的人，現在的莫斯科結婚年鑑又在十分的忙着把我弄成——伯爵

夫人貝蘇雪夫了。但是你該是很明白的罷，我對於這些事情是全不關心的啦。說到結婚上來，有件事情須得讓你知道的，不幾天前那位‘萬人的伯爵’米海樂娛娜萬分悄密地對我談到一樁婚事，那不是別人，就是關於你自己的啦。簡單明瞭的說罷，男方就是瓦西黎公爵底公子，昂訥多爾，這人須得和一位有名譽有財產的人結婚，所以那配偶底選擇便落到你名下來了。你的意見是怎樣，我是不知道的，不過我自己覺得是有向你報告的義務。聽說他是一位美男子，但也是一位很愛搗亂的腳色。關於他，我所知道的就只這點啦。

“但是這樣的閑話未免說得太多了。我已經要寫完第二張信箋了，媽媽在叫我，我要同到亞普拉克新家去晚餐。請你讀讀我送給你的那本神祕主義的書罷，那在我們這兒是大有聲譽的。在這書中雖然有好些處為我們人的智力所難理解，但是是一種可讚嘆的書呢，那內容是可以使精神寧靜而向上的。上帝祝福你！”

“請致意令尊大人，並向布琳奴姑娘問好。

“我傾誠地在心中擁抱着你呢。

幽黎百拜。”

“再啓者，請你把你令兄和他嬌小的夫人底消息告

訴我罷。”

公爵小姐帶着沉吟的微笑思索了一會，在那時由她那明眸所輝耀着的面孔是完全改變了，接着她突然地立起身來，遲重地走向桌邊，她在那兒取出信箋來，用着熟練的手筆寫出下面的回信：

“親愛的可尊敬的姐姐！

“你十三號的信給了我很大的快樂。你真是依然在愛我啦，我的詩的幽黎呀。你講得那樣可怕的別離，對你並不會生出那通常所見的影響呢。你在苦訴着別離——其實像我這樣，凡是親愛的人都被剝了的，要訴起苦來，更拿甚麼話說呢？呵，假使我是沒有使我慰安的宗教，這人生在我真怕是索漠啦！你既向我談到你對於那位青年的感情，爲甚麼却把我看得來是那樣一個嚴格的批評家呢？在這種情形之中我只是對於我自己是嚴格的。他人底這種感情我能夠了解，因爲我自己是沒有經驗過，雖然不能頌揚，但也決不誹謗呢。不過我是在這樣想基督教的愛，隣人愛，敵人愛，這比一位青年人底俊眼對於像你一樣年青的有詩趣的可愛的姑娘所灌注的感情，怕還要更可貴，更甜蜜，更美好罷。

“貝穌雪夫伯爵底驚耗，在你信到之前，我們早有

所聞，父親是很受了感觸的。他說，伯爵和他是偉大時代所遺留下的最後的兩個人，現在是輪流着他來了，但他又說，希望這班次沒輪得太快，他要盡力做他所可能做到的事情。我祈禱上帝要加庇我們，不要有這種可怕的不幸臨頭啦！

“你對於弼魯的批評，我不能贊成，雖然我所認識的他只是小孩子的時候。在那時我覺得他是有一種殊勝的心情，那在我看來是我們爲人的最可貴的性質。至於說到他的繼承家業和瓦西黎公爵那時所演的場面，大家覺得兩者都很難乎爲情。啊，親愛的女友，我們救世主所說的話，一位富豪要進天國比一隻駱駝要穿過針眼還要困難，那真是至理名言呢。我替瓦西黎公爵悲哀，但我更替弼魯憐憫。年紀青青地便負着那樣的財富底重擔，真不知道他會要飽經多少的誘惑呢？假使有人要問我，我在這世界上頂高興的是甚麼，那我或者會說，我願意比最貧窮的乞丐還要貧窮啦。

“萬千的多謝你，親愛的女友，你給我送了那本書來，那在都門是那樣的有名的。你對我說，說那書除種種的好處之外還包含着有別的東西，爲我們貧弱的人智所不能了解的，是那樣我便覺得要來讀這不能懂的

書是無益的事情啦，因為不懂便根本是毫無益處的。有些人要膠固在神祕的書籍上淆亂着自己的精神，只是把懷疑的念頭逼進自己的精神裏面，鼓動一些空想，恣肆誇誕，與基督教的純樸完全相反，那種沒自尋苦惱，我實在不能理解。讓我們讀使徒行傳，讀福音書罷，那裏面所包含的神祕的方面，我們不要過於去穿索罷；因為像我們這樣可憐的罪孽深重的人，我們在負荷着這層肉體的包裹，這是在我們與永恆之間所掛着的不可穿透的帷幕，我們怎能夠敢於去追求那威嚴的神聖的祕密呢？所以我們最好是專心來研究我們的救世主所遺留下的領導我們的教旨；我們努力去實現去追隨罷；我們要去體驗得那個實際，便是愈少使我們貧弱的人智支離，便愈多與那摒除了一切的邪念的神明接近；他所不願意使我們知道的事情，我們愈少去探求，那他是愈多會以他的聖智為我們啓迪的。

“關於婚姻的事我的父親不會向我說過甚麼，他只是說接到了一封信，在等待着瓦西黎公爵底來訪。說到我自己的婚事，我可以向你說，所謂婚緣都是天意配成的，我們是應該聽天由命。儘管對於我會是怎樣的苦難，只要是天意要我去擔負着為人妻為人母的責任，我

是盡我的至誠，努力去完成這些責任，做我的良人的人我對他的感情怎樣，我是要不假顧慮的。

“我得到一封我哥哥的信，他說要和嫂嫂一道到我的這黎西果拉莊來。但這快樂却是不很長久的，因為他要離別我們，要去參加這場不幸的戰爭，那結果會怎樣，那爲的究竟是甚麼，是只有上帝知道的啦。不僅在你們那兒，那樣熱鬧世界底中心，所談的只是戰事，就在我們這兒，在這偏僻的鄉村中，這自然之靜謐中，像都會人所想像的那樣的，戰爭底傳聞也甚囂塵上呢。我的父親只在談着進軍和上陣，所談的都是我所絲毫不懂的事情。前天在我照常在村鎮上散步時，我看見了一些真是斷腸的光景：那是一隊新兵，受了徵發要去從軍的。這些人底母親妻室兒女是怎樣的惜別，怎樣的傷心，怎樣的哀啼，那個光景真是令人不忍目觀呀！我們可以說人類是已經把救世主底話忘記了，救世主是教人以博愛以忍辱的，却費盡力量在探求着互相殘殺的藝術呢。

“請了罷，至誠的親愛的女友喲！我們的救世主和我們的至尊的聖母會在他們的聖潔的有力的庇護中保護着你。
瑪麗。”

“呵，你要寄信嗎？我已經把我的寄出了呢。我是寫給我那可憐的媽媽的”，布亮奴姑娘用着口快的豐滿的音調說着法國話，在這公爵小姐底閉塞的憂鬱的沉悶的空氣中又帶來了另一種輕靈的，快活的，自足的世界。——

“小姐，我要告訴你呢——公爵發了脾氣呢——發了米海爾·伊萬諾夫的脾氣”，她加上一句，把聲音降低着，同時特別趁心地發着微笑，就好像自己的鶯聲，連自己都很滿足的一樣，“發了米海爾·伊萬諾夫的脾氣呢，真是大發了雷霆，真是怪可怕的呢。所以我要預先來告訴你……你要曉得呢……”

“呵，親愛的女友”，瑪麗小姐用法國話回答，“我是向你請求過的，要你不要向我談到我父親的脾氣上來。我是不許我自己談論我父親，我也不願意別人來談論呢”，小姐看了看錶，她一看見彈鋼琴的時間已經攪遲了五分鐘，她帶着一個驚惶的面孔走向燕居室去。

照着規定的日程，公爵在十二點至兩點鐘時是要午睡的，在這時小姐便彈鋼琴。

26.

白頭的老僕坐在那兒，一面在打盹，一面又在傾聽着那廣大的書齋裏的公爵底鼾聲。在這兒第宅中的遠隔着的一邊，杜舍克底樂章之難彈的幾節，怕返復了二十遍的光景，由密閉了的房門中瀟灑了出來，就在這時候在門道上停下了一乘轎車和一乘廠車。從轎車中走下來了那位安德雷少公爵，接着扶持着他的纖巧的夫人讓她下了車來。戴着頭鬢的那白頭的迭馮由侍應室底門中走了出來，悄聲地報告着說，老公爵正在午睡中，連忙又把門掩上了。迭馮是知道的，不怕就是少公爵底降臨，不怕就有別的反常的事變，都是不許來擾亂這個日程的。安德雷少公爵也和迭馮一樣是很明白的，他只看了一下錶，意思是想要攷核他父親底習慣，自他別離以來，是否有了改變，待他看出是絲毫沒有改變的時候，他便回向着他的夫人。

“還要過二十分鐘他才起來；我們此刻到瑪麗小姐那兒去罷。”

纖巧的公爵夫人底身裁是愈見肥滿了，但她的眼

睛，她那薄有微蹙的淺脣，在她說話時浮着微笑，依然是活潑而可愛。

“這兒真正是一座城呢！”她用法國話向她丈夫說，向着周圍瞻望，她說話的表情就像是在舞蹈會上和人應酬的一樣。“我們去罷！趕快，趕快！”她微笑着，看着迭瑪，看着她的良人，和領導着他們的一位執事，她問道：“那彈着鋼琴的便是瑪麗嗎？我們悄悄走去罷，我們讓她飽吃一驚啦。”

安德雷公爵帶着個慫慫的，但可是抑鬱的神情，跟在她的後面。

“迭瑪，你老了许多啦！”當他走過身時，那老僕接吻了他的手，他這樣向他說。

走到彈着鋼琴的燕居室前，那位美貌的金髮的法國姑娘布亮奴由一道側門跳了出來，高興得像發了狂的一樣。

“呵，公爵小姐會是怎樣的快活喇！”她用法國話叫着。“終竟是來了！我要趕快去告訴她啦。”

“不，不，你千切不要！……你是布亮奴姑娘啦，我早就知道，我的妹妹是和你很要好的啦”，公爵夫人用法國話說了；接吻了那位法國姑娘，“她是還沒想到我

們就會來的。”

他們走到了燕居室門口，上述的那節樂章返返復復地由那兒漏洩出來。安德雷少公爵靜靜地立着，把額角纏起來，就好像有甚麼不愉快的事情快要來的一樣。

公爵夫人走進去了。在演奏中的那節樂章中斷了；你可以聽見一聲絕叫聲，公爵小姐沉重的脚步聲，響亮的接吻聲。安德雷公爵也跟着進去了，只在安德雷結婚時在短時期內僅僅見過一次的公爵小姐和公爵夫人，她們現在是緊緊的擁抱着的。布亮奴姑娘立在她們的旁邊，把手放在心上，輕巧地微笑着，顯然是準備着，立刻便可以哭起來，笑出來的。安德雷公爵聳了一下肩頭，帶着一種苦澀的面孔，就好像喜歡音樂的人聽見了一番錯亂了的調子一樣。兩位女人把手放開了；但回頭又像怕攪遲了的一樣。連忙又擁抱起來從新的親吻，又把手放鬆了，又親吻起來，接着使安德雷出乎意外的是哭了起來，回頭又在親吻。布亮奴姑娘也是在哭。安德雷公爵看見這些場面顯然是有些害臊；但在兩位女眷却是覺得她們的哭是萬分自然，她們的重逢之樂除此以外是不能表現的。

“呵，心肝！……呵，瑪麗！”兩位女人突然地說，又

發起笑來。“我昨天晚上連夢都做過了呢……你是再沒想出罷？呵，瑪麗，你瘦了許多呢……你可長胖了啦……”

“我立地便把公爵夫人認出了”，布亮奴姑娘說。

“我呢，我却是全沒有想到的啦！”公爵小姐叫着。

“呵，安德雷，我竟直還沒向你打招呼啦。”

她轉過身去向着他，她那在這一瞬間是又美又大又明亮的兩眼溫柔地把視線望着安德雷底臉上。公爵夫人沒息一口氣地便談起話來，談說她在斯巴斯加雅山上遇着的意外事，那在她的現狀上是有些危險的。但一掉口她又說，所有的衣裳都是丟在比得堡的，她在這兒不知道會要蹣跚成一種怎樣的怪樣子，又說安德雷是完全變了，基諦·沃丁差華嫁給了一位老人，又說瑪麗是有一位求婚者的，但這話要留待隨後來說。——但是公爵小姐瑪麗是依然無語地望着她的哥哥，在她的一雙眼睛中含蓄着愛情和哀怨，顯然是有和她嫂嫂底話全不相干的一些想念在她腦中流灌着。嫂嫂底話談到比得堡的慶祝會上來，剛說到中途，她回過去向着她的哥哥。

“你一定是要去打仗的嗎？”她問他，在發出嘆息。

公爵夫人也在嘆息。

“而且明天就要動身的啦”，哥哥回答着。

“他把我一個人丟在這兒呢，我真不知道是甚麼意思啦；他就不動也是可以昇級的！”

公爵小姐瑪麗沒有聽她的說話，只是追蹤着自己的思路，回向着她的嫂嫂，用着親昵的眼神體恤着嫂嫂底身子。

“真的嗎？”她問。

公爵夫人底臉色變了。她嘆息了一聲。“唉，的確的呢！……呵，真是可怕！”公爵夫人底嘴唇洗下去了。她把面孔愈見和妹妹底面孔挨近，從新又流起眼淚來。

“你該得休息一下啦”，安德雷公爵說着，把額角繃起來。“可不是嗎，麗莎？你把她帶到你房裏去罷，我去看父親。他在做甚麼？依然和往常一樣嗎？”

“依然和往常一樣呢！我不曉得在你眼睛裏是怎樣……”公爵小姐回答着。

“時間沒改變嗎？依然一個人去散步，依然在轉轆轤嗎？”安德雷問着，表示出一種差不多不能看出的微笑，那是說他儘管是敬愛他的父親，但也是知道他的短處的。

“時間沒改變呢，依然在轉轆轤；在研究數學，在教

我的幾何”，瑪麗小姐滿高興地回答他，就好像幾何講義是她的生活中最美的一件事情一樣。

二十分鐘過了，是老公爵午睡起來了的時候，迭馮走來，請少公爵到父親那兒去。

老公爵爲歡迎自己的子息之到來，他在日常生活中制出了一個例外，在他穿換衣裳之前，他吩咐把少公爵領到他自己的居室裏來。——老公爵依照着古風是穿着長袍，戴着粉鬢的。安德雷一走到他父親面前來，他所表現的不是他在社交場中所常有的那種不高興的面孔和舉動，却是表現着和阿魯談話時的那種活潑的表情，老人穿着長袍坐在寬大的有結實靠肘的安樂椅上，披着上鬢粉的蟒套，把頭在讓迭馮梳理。

“喂，戰士！要打算戰勝波拿伯嗎？”老人說着，搖着上了粉的頭顱，在不妨害着迭馮手中替他辮髮的範圍內。“好的，你好去把他制服着啦，要不然他不久會連我們也要臣服的啦！”他把面孔向他伸去。

老人在午睡之後神爽很好（他常說，食後之睡爲銀，而食前之睡爲金），快興地從他那成簇的濃眉下斜視他的兒子。安德雷少公爵走上前去，接吻了他的父親。他沒有回答他父親所喜歡的話題——喜歡嘲弄現

代的軍人，特別是——波拿伯。

“唉，爹爹，我來了，還帶了我的快要分娩的女人來”，安德雷少公爵說着，以生動的銳敏的眼光承伺着他父親臉色底一絲一毫的變動。“你老人家還康健嗎？”

“小朋友，不康健的只是蠢子和廢材啦。但你可以曉得我的：我從清早到晚都在做工，很忙碌，因而也就很康健啦！”

“那是託天之福的！”兒子微笑着說。

“天倒沒有甚麼啦……可我們可以閑談罷”，他接着說，又回到他自己的拿手戲上來，“那些德國人依據着他們的新科學，所謂用兵學，講到和拿破崙打仗上來，是怎樣教導你們的啦。

安德雷少公爵微笑着。

“爹爹，要請你先把我安頓一下啦！”他帶着微笑說，表示他父親底弱點也並妨害到他對他的敬愛。“我還沒有找着住的地方啦。”

“沒談丟話，沒談丟話！”老人叫着，擺着頭，好像在試自己的髮辮是否已經纏牢，他捉着他兒子底手。“安頓你女人的房子是已經停當了的，瑪麗小姐怕已經把她帶去了，把甚麼都指示了給她，在談着幾大籬筐的

閑話啦。那是女人們底慣技。她來了我倒是高興的啦，你現刻可坐下罷，和我談談！米顯爾松和他的隊伍我是曉得的，托爾斯泰和他的我也是曉得的……那是要同時上岸的啦。但是南軍在幹甚麼啦？普魯士的——中立……那我是明白的。但是奧大利是怎樣呢？”他說，從安樂椅上站起身來，在室中盤旋着，迭馮跟着，把一件一件的衣裳送給他。“唉，還有瑞典，那又怎樣呢？怎麼能趕到朋默爾*來呢？”

安德雷少公爵看出他的父親是非要他回答一句不可的，又才把預定着的會戰底作戰計劃開陳起來，起初是不甚願意，但愈談愈有精彩，談到中途依着他通常的習慣由俄國話轉移到法國話去了。他說到怎樣要有九萬大兵向普魯士示威，才能夠使他把中立拋掉來參加戰爭；怎樣要有一部分軍隊須得向胥屈拉桑德去和瑞典軍聯絡；怎樣要把二十二萬的奧軍和十萬的俄軍聯合起來在意大利和萊茵地方去活動；五萬的英國兵和同數的俄軍要在拿坡里上陸，又怎樣是一共五十五萬的大兵，從四方八面來向法國人作總攻擊。

老公爵一面穿着衣裳，對於這番談話沒有表示出

* Ponme: 波羅迭海沿岸普魯士領土之一部分。

絲毫的興趣，就好像他竟直是沒有聽的一樣，他在盤旋中，不期然地竟把話頭打斷了三次。第一次他是停止着叫道：“白色的，白色的！”那是說迭馮把老公爵想穿的坎肩遞錯了。第二次他是用這樣的問話來打斷的：“她是不久就要臨盆的嗎？”他擺着頭表示非難的意思說道：“可不妙啦；唉，好的，再往下說罷！”第三次當到安德雷要把話頭結束時，他破調地愉快地低唱着：“*Maribourough su va-t-en guerre. Dieu sait quand reviendra.*”

* ——安德雷只是發着微笑。

“這項作戰計畫我不是說很贊成的”，兒子說，“我只是照實說出罷了。拿破崙會已經有他的計畫的，或者比這項計畫還要不壞。”

“唉，你所說的話對於我倒並不是甚麼新聞啦。”

老公爵在沉思着以迅速的調子又在唱：*Dieu sait quand reviendra!*（幾時回程，只有天分明！）“好，到食堂上去吃飯去罷！”

* “馬布魯大將去出征。幾時回程，只有天分明。”是一種法蘭西的

兒歌。

27.

在一定的時間老公爵上好了粉，剃了面走進食堂來，他的媳婦，瑪麗小姐，布亮奴姑娘，和他的建築技師已經在那兒等着了，那建築技師是由於老公爵底特殊脾味也得以來參加食事，其實照他的地位講來他是無足重輕的人，沒有資格膺受這樣一種光榮的。平生是嚴守着階級差別的老公爵，連有名的縣官都不輕許共食的人，對於這位坐在一隻角落裏用條紋手巾揩鼻子的米海爾·伊萬諾威奇，突然表示出了萬民平等的觀念，反復的教導他的女兒，說這位米海爾並不比他和她卑賤。是的，就在席上對於這位寡默的米海爾，老公爵比任何人向他拍談的次數都還要多些。

在這宏敞的高朗的餐室中，家人和執事各各立在椅子後面，等待着公爵底進來。就在這一瞬間，大的時鐘敲了兩下，在客堂中也有一架時鐘以微弱的聲調響應着！老公爵佇立着，從他懸垂着的濃眉之下，他那敏活的炯炯的眼光以嚴烈的神彩向四下觀望，緊緊地釘在了那年青的女人身上。年青的女人所受着的感覺，就

好像宮廷中人當到皇帝出御時所凜受着的，那種誠惶誠恐的感覺，這種感覺，凡是和他接近的人，這老人都是要使他感受着的。他把少公爵夫人撫摩了一下，笨拙地把她的肩頭敲了一下。

“來得好，來得好！”他說着，緊緊地釘着她的眼睛，又趕快掉開，便就起座來。“你們坐罷，坐罷，米海爾，唔，你請坐啦。”他叫他的媳婦坐在自己旁邊的一個席位上，執事便爲她把椅子挖開。

“哦，哦！”老公爵叫着，把她圓脹着的腰部看來看去，“未免太快了一點啦……不大高妙！”他照着平常一樣，毫不表示一種任何感情，只是乾燥地，冷淡地，不愉快，用口來笑了。“要多走路才行啦，要儘管的多走才行啦”，他又加上一句。

纖巧的少公爵夫人沒有聽他的話，或者也怕是不高興聽。她沉默着，表示着有點惶惑。老公爵又問到她的親眷，她只是用微笑來回答。他又問到她一切的親友，她便愈見活潑起來，把一切人對於老公爵的致意，和城市上的新聞，一五一什地都訴說了出來。“亞普拉克斯伯爵夫人，那可憐的，失掉了她的丈夫——她把眼睛都要哭瞎了”，她說，說得愈見風發。但和她的風發成

正比例地，那老公爵却愈見愈見嚴烈地凝視着她，待他已經充分地把她認識明白了，得到了一個明白的概念的時候，他突然地掉開了，去向米海爾說話。

“哦，米海爾，說不定我們的波拿伯會要背時啦。安德雷公爵（他對於自己的兒子時常是作第二人稱）對我說過，說有好幾十萬大兵要準備着和他決一雌雄啦！我們兩個人時常覺得，那傢伙倒是很簡單的。”

這“我們兩個人”到底指的是誰，米海爾是完全不明白的，但他可感覺到他是不能不來參預到這老公爵所高興的話題，他惶恐地望着少公爵，自己是有點不知所措。

“他在我看來是一位大戰術家呢！”老公爵對他的兒子說，指着這位建築技師，回頭又談到戰事和波拿伯上來，談到當代的將軍們和政治家們。照着老公爵底意見，他好像確信着當代的領導者只是一些黃嘴小兒，是連軍事和政治底A B C都是不懂得，他相信着波拿伯只是一位平常也的法國人，僥倖的是沒有坡吞牟金*和蘇華樂夫那樣的人，所以沒人和他抵抗，並且還相信到在歐洲並沒有甚麼政治上的困難，也沒有甚麼

* Potemkin (1739—91): 俄土戰爭時俄國之酋將。

戰爭，所有的只是一些現代人在玩着的木偶劇，他們鬧着這種玩意兒，就好像是幹了甚麼天大的事業一樣。

安德雷公爵聽他父親對於“新人”的嘲笑是很贊成的，他滿高興地嗾誘着他的父親，傾聽着他。

“凡是古時的事，總像是好的”，他說，“但是蘇華樂夫不會中了摩羅*所設下的圈套嗎？他中了圈套不是無法擺脫嗎？”

“那是誰個對你說的啦？誰個說的？”老公爵叫着，“蘇華樂夫！”他把食盤投了出去，迭馮迅速地接受了。蘇華樂夫！你要記着啦，安德雷公爵！只有兩個人，佛里德里胥和蘇華樂夫……甚麼摩羅！假使蘇華樂夫沒有受人掣肘，摩羅早就被擒了。但可憐有那甚麼‘宮廷軍事酒肉參議會’掣肘着他啦，你就是閻王老祖也是無可如何的。唉，你可以去領教一下啦，那些‘宮廷軍事酒肉參議官’究竟是什麼料子啦！蘇華樂夫都還把他們無可如何的，還說得上你辜屠索夫嗎？不行的啦，朋友”，他接着說，“你們這些將軍就捆在一下也敵不過一位拿破崙，因為你們要去找法國人，你們自己不認

* Moreau (1763—1813): 拿破崙之部屬，後為亞歷山大一世所聘，投入俄軍。

識自己，你們自己打自己。那德國人的巴倫*公然派到了紐育，派到了美國去，接那摩羅去了”，他的意思是指說着當年去聘請了摩羅來擔任俄國軍事的。“真是奇事啦！唉，怎的呢？難道波吞牟金，蘇華樂夫，沃爾樂夫，**是德國人嗎？不是的啦，小伙計，假如不是你們都是蠢材，那便是我成了老耄了啦。唉，總之你們去攪幹罷，我們會看的啦。波拿伯那樣的人便是你們的偉大的軍師啦！哼！”

“我不是說，他一切的指揮都是得當的”，安德雷公爵說，“只是你老人家爲甚麼要這樣批評波拿伯，我却是不能了解啦。你老人家說不定會要笑，但是波拿伯到底是一位偉大的軍師！”

“米海爾”，老公爵叫着那建築技師，那先生正僥倖着自己已經被人閉却了，在大吃其燒肉，“我幾時是曾經對你說過，波拿伯是一位偉大的戰術家啦！你看啦，他也在這樣說。”

“可不是啦，閣下！”技師回答着。

老公爵又在冷淡地微笑起來了。

* Pahlen(1777—1864):德系俄國貴族。

** Orlov(1734—83):伯爵，俄女皇奕加啓林娜之寵臣。

“波拿伯是‘運氣’生得好啦，他的兵士很強。他最先所攻擊的是德國。但是連德國都打不倒的人，那是只有懶貨啦！自從世界開關以來，德國總是被人打的，它連沒曾打倒過甚麼人。他們只是在內鬻裏自打自。波拿伯首先來打它，所以便成了大名啦。”

老公爵這樣說了，又開始依着自己的意見，把波拿伯在一切戰事上乃至國政上所幹出的錯誤都一一地指摘了出來。兒子並沒加以反駁，但是態度是很顯明的，不怕就舉出了一些反證來，要改變他的意見，就和那老公爵自己一樣，是同等地不可能的。安德雷公爵不加辯駁地只是傾聽着，出乎意外地在驚嘆着這位老人退藏到鄉下已經索居了好幾年的，爲甚麼能夠把年來歐洲所起的一切軍事政治上的事情，知道得這樣詳細，而能批評中肯。

“你以爲我這位老傢伙不明白事情底現狀嗎？”他結束着。“但你可要曉得是怎樣一回事。我是好幾晚上都不睡覺的啦。好的，你對我說罷，你的‘偉大的軍師’究竟有甚麼偉大？”

“話一說來會扯長呢”，兒子回答着。

“唉，你去就你的波拿伯啦！布亮奴姑娘，這兒你可

得到了一位對於你們的草包皇帝的讚美者啦”，他以最當行的法國話叫出。

“公爵，你是知道的，我不是波拿伯啦。”

“Dieu sait quand revien ira,”（幾時回程，只有天分明）老公爵不很巧妙地低唱起來，更不很巧妙地發出了笑聲，把食桌離開了。

纖巧的少公爵夫人在这场議論中，一直到食散，都沉默着，時而瞠惑地望着公爵小姐，時而又望着她的阿翁。待他離開桌面，她捉着她小姑底手，把她引到隣室去了。

“你的父親，真是一位見多識廣的人啦”，她說。“那或者怕就是他使我害怕的原因呢。”

“唉，他真是好”，公爵小姐說。

28.

第二天的午後公爵安德雷應該動身了。老公爵沒有改變自己的秩序，在飯後回到了自己的居室裏，小巧的公爵夫人是停在她小姑底身旁。安德雷公爵穿着沒有肩章的旅行上衣，在指定給自己的房中和他侍者兩

人收拾行李。他把車子檢查了，把行李收拾好了之後，叫人拿去上車。留在房中的就只有他自己手提的東西：一個手提箱，一個大的銀製食器箱，兩隻土耳其的手槍，一把劍，這是他父親賜他的，是由沃查克府買來的東西。這一切的旅行副具，在安德雷公爵身旁是極規整地放着的。一切都新鮮地裝在白布袋子裏面，當心地纏裹着的。

在旅行或變動底一瞬間，凡是能夠對於自己的行為有所畫算的人，總常常是要起一種嚴重的情調的。在這些時刻中人們總愛追想到過去，而計畫着未來。安德雷公爵底面容是十分沉思而和婉的。兩手操在背後，匆遽地在室中走來走去，眼睛緊視着前面，沉吟地把頭搖着。那是因為出征的可怕嗎，還是因為和妻室別離的悲楚呢？——或許兩者都會是有的。但等他一聽見廊上有腳步聲，他連忙把手解開了，停立在桌旁就好像在拴束手提箱底布袋一樣，他又恢復了他平常的冷靜的，不可測度的態度，脚步是公爵小姐瑪麗的。

“我聽說，你在叫裝行李了”，她脫氣地說着，顯然是跑着來的，“但我很想再單和你一個人談一番話。我來，你該不見怪嗎？安德魯霞，你是十分改變了呢！”她

加添了這一句，像是要表明她要問的理由，在她說出安德魯這個字時，她發着微笑。她顯然是不會想到，她兒時底伴侶，那個纖弱的頑皮的少年竟成爲了這樣凜凜的美好的男子了。

“麗莎在甚麼地方呀？”他問着，對於她的提問只答之以微笑。

“哦，她疲乏得厲害呢，她在我那兒的棧發上睡熟了。唉，安德雷”，她用法國話說，“你的夫人真是可愛的人呢”，她和她的哥哥對面着坐在棧發上。“她真是一個活潑的可愛的孩子呢。呵，我真是愛她呢。”安德雷公爵沉默着；瑪麗小姐却看出了他那面孔上所有的譏諷的表情。

“些小的微疵我們是應該寬恕的啦，因爲誰個能夠沒有短處呢，安德雷？你可不要忘記，她是在社交場中長大成人的啦。其次是她現在的境遇也並不如意呢。我們總得要替別人底境遇設想。萬事能了解，萬事便能寬容！你要想想，一個女人要和她的丈夫離開，把習慣了的生活拋掉到鄉村來，而且又在她那樣的情境之下呢。哦，那實在是難乎爲情啦。”

安德雷公爵微笑着看着他的妹子，那神情就好像

我們聽着一種人底說話，那人底袖裏機關我們已經看透看穿了的時候所慣愛表示的一樣。

“你可也是住在鄉下的啦；你覺得這種生活難受嗎？”

“我呢，那是又當別論的。在我身上有甚麼話好說呢？我不想去過活別種生活，並且我也不能夠想，因為別的生活我都不知道。但是呢，安德雷，你要想想，一位年青的女子，是在社交場中長大的，在她的年華方盛的時候，要埋沒在鄉村間，而且一個人孤單單地，因為爸爸呢很忙，我呢……你是知道的，要教我接待一位社交場中的名花，我的才具實在短促呢。只有布亮奴姑娘一個人……”

“你那布亮奴，我特別的不高興啦”，安德雷回答。

“哦，沒那樣說呢！她是很可愛的，很好的，並且最動人的是一位不幸的姑娘呢。她是沒有親人的，甚麼人也沒有。照實話說呢，我不僅用不着她，甚且還覺得她的麻煩。我是寧肯一個人住的……爸爸却是很愛她呢。她和米海爾·伊萬諾威奇兩個人，爸爸對於他們時常是很寬大，很仁慈的，他們是爸爸一手一脚所栽培的啦，像斯特倫說得好：‘人愛施恩於己者不若己所施恩’

者。’他們是爸爸從街頭收回來的孤兒啦。每晚上她要替爸爸唸書，爸爸是喜歡她唸書的。她也真是唸得高明呢。”

“你在爸爸跟前恐怕有時也很吃苦罷，瑪麗？”安德雷公爵問她。

瑪麗小姐起初聽這話時是出乎意外，繼後又大吃一驚。

“我！……我嗎！？我吃苦？！”她說。

“他在前的確是有些狹介，而今呢差不多有些令人難耐了”，安德雷回答着，顯然是想駭駭他的妹妹，他故意那樣輕易地批評他們的父親。

“安德雷，你爲人是凡百都好的，只是不免有點‘心氣驕傲’啦”，公爵小姐說，“那是一種極大極大的壞處呢！天地間那有人敢於非難父親的呢？而且像我父親這樣的一位人，你除喚起尊敬底感情而外，還能有別的觀感嗎？我和父親同住是十分滿足，十分幸福的！我只是希望你，希望你也和我一樣，一切一切都很幸福呢！”

哥哥不相信地把頭搖着。

“在我有些難過的，只有一件呢——安德雷，我向你說出真話罷——便是父親對於宗教的看承。我不了

解，爲甚麼那樣理解淵博的人把這明白如畫的萬人都
不迷惑的事情，却是看不明白。是的，那便是我的唯一
的不幸呢。不過在最近呢我是看見了有一些改良的徵
候。近來他的譏刺沒那麼厲害了。這兒有一位僧侶，他
也接見了他，和他談了甚久呢。”

“好的，我可害怕，你時常聽僧侶底說教，會把你的
青春消磨啦！”安德雷嘲笑地說着，但可是親切地。

“呵，哥哥，我只是在祈禱上帝，希望他有一天會聽
見我的聲音啦！安德雷”，她沉默了一會之後，羞澀地
說，“我對你有一件很大的請求呢！”

“是甚麼呢，妹妹？”

“不，你先要和我約束，要你不要嫌棄啦！那並不費
你的勞力，也並不損你的尊嚴。你只是要使我可以安安
一下心的。你對我約束罷，安德魯霞”，她住了口，把手
揣進了衣包裹，在那兒是把握着了甚麼，但躊躇着沒有
取出，就好像她是想說，這個甚麼是形成着她的祈求底
對象，她的哥哥不答應滿足她的祈求之前，她是不肯收
出衣包來的。她羞澀地帶着祈懇的眼光望着他。

“好的，只要不是甚麼太費事的事情啦……”安德
雷回答她，就好像已經看透了是甚麼的一樣。

“唉，任你怎樣想都是可以的。我曉得的，你也和爸爸是一樣的人。任你怎樣想都可以，只請你看在我的份上替我辦到呢！請你替我辦到！那是我的父親底父親，我們的祖父，在每次的戰爭上都是帶過的——”但她總還是不肯把那個甚麼拿出衣包來，“你可以答應我罷？”

“好的！究竟是甚麼呢？”

“安德雷，我用這個聖像來祝福你，你請答應我，你要隨時都帶在身上！你答應我罷。”

“只要它沒有一百斤重，不會吊斷我的頸子啦……我是可以使你滿足的……”安德雷公爵說，但待他看見他妹子底面容好像有點難乎爲情，他立地失悔了自己所說的話，加上一句道：“我是很高興的，真個很高興的呢，我的妹妹！”

“不怕你就不願意，他是會保蔭你的，庇護你的，要使你皈依於他，因為真理和平安是包含在他裏面的，”她說，她的聲音爲興奮之故有點戰顫，在這時她兩手向她哥哥捧出了一個橢圓形的，古風的救世主底聖像，黑色的面孔，銀的披衫，鑲在一根很精緻的銀鍊子上，她畫了十字，接吻了聖像，然後再遞給了安德雷。

“安德雷，請你，替我呢……”

從她那巨大的兩眼有柔婉的光線放射了出來，照耀着她那完全是病態的瘦削的面孔，把它美化了。哥哥想去接着聖像了，但她還沒交出，他明白了她的意思，柔順地在聖像上接了一吻，雖然在他的面孔上的確是現着一種嘲弄的神情。

“多謝你呢，哥哥”，瑪麗說，在她哥哥底額上親了一吻，又在校發上坐下了。兩人都沉默着。

“我是已經向你說過的呢，安德雷，你總得要和從前一樣寬宏大度才好”，她停了一會又接着說。“你沒把麗莎嫂嫂說得太苛刻，她人很可愛，也很好呢——她的現狀現在是很難。”

“瑪麗呀，我覺得我是從不曾向你說過，我責備過我的女人，或者對於她有甚麼不滿足啦。你說的這些話是從那兒來的？”

公爵小姐把臉紅了，就好像她覺得做了甚麼過錯的一樣，她沉默着了。

“我是絲毫不曾對你說過，但別人已經告訴了你，這是使我難過的。”

瑪麗，她的額額，頸項，和兩頰都是已經紅透了，她想說話，但說不出一句話來。哥哥已經揣想到，是那織

巧的公爵夫人在食後哭着對她說，說她擔心怕會難產，說到她自己的運命，她的良人和舅公，繼後便沉睡下去了。

但是安德雷公爵覺得他妹子可憐了起來。

“瑪麗，我是沒有甚麼可以責備我的女人的，我也不會責備過她，也決不會責備她，對此我是問心無愧的。但假如你要聽我說實話……要問我是幸福嗎？——不是！要問她是幸福嗎？——也不是！這是甚麼原故呢？唉，這我可不知道……”

說了這幾句話後他站起身來，走到他妹子面前，在她的額上親了一吻。她的美好的眼睛伶俐地慈和地放着光輝，但他沒看見他的妹子，却是從她的頭上望出去，望着開着的門道底暗處。

“你同我一道往她那兒去，我要告別了，再不然你一個人去把她喚醒，我隨後就來。”

走向公爵小姐居室底路上，安德雷在廊下遇着那位親密地微笑着的布亮奴姑娘，她在這一天在這靜寂的廊道上帶着愉快的無嫌猜的微笑已經和他遇過三次了。

“呵，我以爲你是在你的房間裏的”，她說，不知怎

的紅了臉把眼睛埋着。安德雷公爵却是嚴烈地望着他，在自己的臉上突然表示出了一種不高興的神情。他沒有說甚麼話，只是看着她的額額和頭髮，沒有看她的眼睛，而且是十分輕蔑地，弄得那法國女子愈見紅了臉，默默地走開了。待他走到他妹子房前，他聽見公爵夫人已經醒來了，她那瀝瀝的鶯聲在連珠般地轉動，從那開着的房門是一字一句都可以聽明晰的，她說得真是風發，就好像忍耐了好一陣，一下子要把損失了的時間補償起來的一樣。“唉，你可想罷，那蘇波夫老伯爵夫人，頭上戴着假的鬢髮，一口都是義齒，她是苦心慘淡地要想馬虎她自己的年紀啦。哈哈，瑪麗！”

談到蘇波夫伯爵夫人的這一番話，這一番笑聲，安德雷公爵已經聽見過他的夫人在別人面前說過六七次的。他輕輕地走進房裏去走到那腰圍日漸肥大，面皮紅暈着的公爵夫人面前；她坐在一把靠椅上有針黹拿在手裏，俄頃不停地，把她留在比得堡的記憶，毫髮不遺地追溯出來。安德雷公爵走到她面前，撫摩她的頭，問她會否恢復了旅途中的疲倦。她回答了，又繼續着她自己的談話起來……

在這時候那轡着六頭馬的旅車停在了門次。已經

是暗黑的秋夜，車夫差不多要不能看見車轅了。在階級上有提着馬燈的人在騷攘，宏大的第宅漏出一些大塔の有燈火的明窗。在前廳上聚集着一些人，是希望在少公爵臨行之前爲他送別的；在客堂中是立着家裏的人，米海爾·伊萬諾威奇，布亮奴姑娘，公爵小姐瑪麗，和少公爵夫人。安德雷公爵是被招呼進他父親底書齋裏去了。父親想單獨一人和他兒子話別。

待安德雷走進書齋時，老公爵帶着眼鏡，穿着白色的寢衣，在這樣的裝飾裏他除和他的兒子以外是不和任何人見面的，他在書桌上寫字。他抬起頭望着。“你要走了嗎？”他問，又接着在寫。

“我是來向你老人家告別的。”

“你親我這兒罷！”他把面孔示給他；“多謝！多謝！”

“你老人家多謝甚麼呢？”

“我多謝你不躊躇，你不被老婆底腰帶裏纏着啦。服務——這是高超過一切的！多謝，多謝！”他又十分匆促地在寫着，寫得墨水從捲軋着的鵝毛筆上飛濺出來。“你假如還有甚麼話要說，你便說罷。我是一時可以做兩件事的”，他又說了一句。

“是關係到我女人身上的……我不能不把她丟在

這兒使你累贅，我心裏很難過。”

“你在委蛇甚麼？有話趕要緊的說罷。”

“好的，那嗎在她分娩的時候，請你老人家在莫斯科請一位醫生來……最好要能夠趕到。”

老公爵停止着，就像不明白安德雷所說的話一樣，他把頭抬起來，以疑問的眼光望着他的兒子。

“我本是知道，假使自然不湊成，人力是無濟於事的”，安德雷公爵說，顯然是有點羞澀。“我也曉得，萬一有不幸的情形實在只是百萬人中偶爾的一例，不過那是她和我兩人底意見呢。別人向她已經吹噓了很不少的話——她是在亂想些甚麼，是在擔心着的。”

“唔！……唔！”老公爵一面哼着，一面又在寫字。“可以照辦啦”，待他在他的署名之下畫了一個花紋之後，他突然回向到他的兒子，笑道，“事情有點不順手罷，嚇？”

“甚麼事情不順手呢，爹爹？”

“老婆啦！”老公爵短峭地叫着。

“我不明白啦”，公爵安德雷說。

“好的，事情是無法挽回了啦，伙計”，老公爵回答着。“女人都是那樣的啦。那是不好說再來離婚的！你沒

擔心啦！我是不向任何人說的，不過你自己可是明白”，他用他筋骨稜稜的小拳握着了他兒子底手，搖着，用着敏活的眼睛一直看着他兒子底面孔，就像把一個人底心肝五臟都是看穿了的一像，他又露出他那冷索的笑容。

兒子嘆了一口氣，同時以這一嘆氣是承認了他父親是知道了他的。

老公爵疊好了信箋，瞬息不停地照樣是很快的把封筒封好，一時捉着封蜡，又迅速拋開，一時又是封印，一時又是紙張。

“唉，可還有甚麼辦法呢？……人是很標緻啦！……凡百事情都有我在的……你可放心罷！”他在加封的時候，斷續地說。

安德雷公爵沉默着。他父親明白了他，在他是高興也是不很高興的。老人可立起身來了，把信交給他的兒子。

“好，你聽我說”，他說，“替你女人頂下你用不着擔心啦。凡是能夠辦到的事情，總得辦到的。你現在可聽我說！這封信是寫給米海爾·伊拉略諾威奇（辜屠索夫）的。我寫的是要他給你一個好的位置，不要長久讓

你做副官，那是不很冠冕的地位啦。你對他說，說我是記着他，愛他的。我尼可來·安德雷奕威奇·波爾孔斯奇底兒子無論在任何地方幹事，是不好靠着——情面的。好，來啦！”他說的話是很匆忙的，忙得來連必要的話句都只說得一半，可是他的兒子是已經習慣了的，懂得他的意思。他把他兒子引到寫字台來，把蓋面打開了，抽出抽箱，取出了他用乾燥的長驪的筆跡，嚴密地寫着的一卷鈔本來。

“我總得要比你早死一步的，這是我寫給皇上的奏章，你到那時須得遞上去。這兒有一捲鈔票和一封信；這是一種賞金，要人做出一部蘇華樂夫戰史的，該送到學士院去。這是我的隨感錄，在我死後你可以讀讀，會有些用處給你。”

安德雷公爵知道他父親是要長壽的，他沒有說出口來。因為他知道也沒有說的必要。

“一切，一切我要遵辦的呢，父親”，他回答着。

“好，你一路平安罷！”老公爵把手伸給他的兒子，讓他親了吻，擁抱着他。“有一件事情你須得記在心上啦，安德雷，萬一你是陣亡了，那你的老父是很悲傷的……”他沒再往下來說，突然地緘默着了；但回頭又出

乎意外地聲色俱厲的說道：“萬一我是知道了，你所幹出的舉動，有甚麼不配做我尼可來·波爾孔斯奇底兒子的地方，那我是忍耐不下這場——耻辱的啦。”他高聲地吶喊了出來。

“你老人家是用不着吩咐的”，兒子說着，發着微笑。老公爵可是沉默着了。

“我還有~件事情要求你老人家的”，安德雷公爵說，“萬一我是陣亡了，我得的是個兒子，要望你老人家不要離開他，像我昨天已經說過的一樣，要讓他在你老人家身旁撫養成人……我懇求着這樣呢！”

“哦，不交給老婆嗎？”老公爵說着，又發起笑來。父子兩人還沉默着對立了一會。老公爵底敏捷的視線直視着他兒子底眼睛。老公爵底顏面底下部好像是略略顫動了一下。

“我們可以分手了……去罷！”他突然的說。“前進！”他又用高朗的震耳的聲音叫出，把書房門拉開了。

“是怎麼的？”公爵夫人和公爵小姐發問，在她們看見了安德雷，看見了那猛叫着的老人底身影穿着白色的寢衣，頭上沒帶髮髻，在鼻樑上架着一副大眼鏡的，在門次閃了一下的時候。

安德雷嘆息了一聲，沒有回答。

“好啦”，他對他的夫人說，這一聲好啦是帶着冷靜的嘲意的，意思是說：好啦，現在你可以來玩你的把戲了！

“安德雷，就要嗎！”織巧的公爵夫人叫出，蒼白地，張皇地，望着他的丈夫。他擁抱了她。她叫了出來，失神地倒在了他的肩上。

安德雷輕細地把她所倒靠着的肩頭鬆開，看着她的面孔，徐徐地把她移到一隻安樂椅上。

“瑪麗呀，再見！”他低聲地向他妹子說；他們互相在手上親了吻，接着他使用匆忙的脚步走出。

公爵夫人睡在安樂椅上，布亮奴姑娘揉着她的太陽筋，扶持着嫂嫂的瑪麗小姐，兩眼滿含着眼淚還望着安德雷公爵剛好走出去的門口，在畫着十字。從書齋中又聽見了好幾次很響的醒鼻聲和喀嗽聲。安德雷公爵剛好走了，書房門匆遽地敞開了，老公爵穿着白色寢衣的嚴厲的身影現了出來。

“唔，他走了嗎？他叫着。“好的，那是很好的！”他含怒地向那失了神的織巧的公爵夫人看了一眼，非難地把頭搖着用盡猛力把門掩上了。

第二編

1.

1805年十月，俄國的軍隊充滿了奧大利大公國底種種城市和村落。連結不斷地有新的聯隊由俄國送來，總指揮辜屠索夫底大本營駐紮在布老撓 (Praunau) 的時候；軍隊是分駐在布老撓附近，爲它們的割營擾了地方上的居民不少。十月十一日有一個剛好到達布老撓的旅團嚴裝地立在那兒，等候總指揮來檢閱。儘管周圍是一些果樹園，牆壁，瓦房，遙遙可以看見的一些遠山，奧國的人民在那兒浮動着，好奇地呆視着這外來的軍隊，而這一旅人在這全然非俄羅斯的地方所呈出的外觀，就和平常的俄軍在俄國國內等待着檢閱的一樣。昨天的行軍到了晚上才有命令傳到，說是總指揮要檢閱

這個聯隊。雖然這命令在旅長是不甚明瞭，不知道是就行軍裝束還是當得嚴裝，而結論是該旅決定以嚴裝待命，因為大家底心想是，輝煌總比骯髒要來得冠冕一點。於是乎這一旅兵士在步行了三十俄里(約中國九十里)之後整夜沒得閉一下眼睛，又來修繕打磨，將校和副官們是整頓了又整頓的，鬧了一個通夜，這兩千人底軍容便整飭了出來，不再像昨天那樣一團的烏合了，每人都遵守着自己的地位和職務，每條革帶和銅釦都沒錯亂位置而極清潔地輝煌着。而且有秩序的不僅只是外表。假如總指揮要想揭開制服來看看下邊，他也可以看出每個士兵都是穿着清潔的襯衫，每個背囊中，照軍隊上的人所說，都是有澀具和針線。只有一件事情是教人不能安心的，那是脚上所穿的靴子。士兵底過半數都穿的是踏破了的長靴和短靴。這項不冠冕底責任決不是聯隊長所當負的，因為他是屢次三番地向奧國的兵站部請求過革鞋底發給的。而這一旅是差不多已經走了一千俄里的路程了。

說到旅長上來，那是一位多血質的有點年紀的人物，有灰色的鬚鬚和眉毛，胸脯是比肩背還要廣闊的。他穿着新製的軍服，衣折整然，金色肩章厚實，那使他

高高的兩肩不是向下墮，而是更向上聳。他在這時的行動就像一位人在幹着生平最認真的事業的一樣。他在軍前走着，每走一步都微微有點向後彎曲，你據此可以看出他目擊着自己的隊伍，是滿腔得意，而且是提着滿幅的精神的。不過他的這種走法也不少地洩漏出了他的本色，便是除軍隊上的職務而外他也饒有餘裕在講求社交，特別是和女性們來往。

就是旅長在得意地看着自己的本隊的時候，有兩位騎馬的人在那通向城市的官道上現了出來，是一位副官和領導他的一名哥薩克。副官是從參謀部派來的，要把昨天的命令還有些不明瞭的地方向旅長解釋。便是說，總指揮來檢閱是希望本隊伍不要改變行軍途中的裝束，便是要穿着外套，籠着槍囊。原來在這下令檢閱底前晚，是有一位“官廷戰事參議”由維也納來訪辜屠索夫，要向他提議，請他盡可能地趕快和費丁郎德大公和麥克將軍底軍隊聯合。但因辜屠索夫覺得這個聯合是不利的，他故意要把這不可能的情形指示給這位奧國的將軍，要他看這軍隊從俄國派遣出來是怎樣的疲憊。爲要達到這個目的，所以他要來檢查這個隊伍外觀要盡其可能的難看。副官對於這個目的是沒有誤

解的，所以他把總指揮底無條件的要求向旅長傳達了，要的是全軍都穿着外套，套着槍囊，不然總指揮是要很不滿意的。旅長一聽見這個命令，把頭垂下去了，默默地聳着肩頭，焦躁地把兩手張開。

“真是難辦啦！”他接着吐訴出來。“你看，我不是對你說過，說在行軍途中要檢閱，是只好用行軍裝束的嗎？”他回過去向着一位團長。接着他又走上前去，叫起號令來：“營長，連長，集合！”但回頭又去向着那位傳達命令來的副官，就好像是立在總指揮面前一樣，恭而且敬地問道：“總指揮閣下是快要到的嗎？”

“我想，怕還要一點鐘”，副官回答。

“我們可還改換得及嗎？”

“老總，我可不知道啦。”

到這時旅長親自跑到各個隊伍上去，命令穿上外套，套上槍囊，營長們在隊伍中跑來跑去，連長們東奔西跳，整個的隊伍在頃刻以前是不動如山的，現刻在原有的行列上全部都動搖了起來，兵士在四處竄走，弓着腰，縮着肩頭，把背囊高高地聳起來，把外套取出來抖擻，把兩肘高撐起來穿進袖統裏，就這樣費了半點鐘的光景又才恢復了原狀，只是在前面是黑色的隊伍現在

可變成灰色的了。旅長又趾高氣揚地在隊伍前走着，從瞭遠處望着隊伍……

“喂，那又是怎樣的啦？赫達！”他叫着，立着沒動。
“叫第三營長！”

“第三營長，旅長有命令！旅長在傳第三營長！”
……傳令的聲音在隊伍中響着，一位副官跑去找這位呼喚不出的軍官，吶喊着呼聲喊到混起線來，喊成了：“第三營底軍長！軍長在傳第三營！旅長在傳軍長！”喊到後來那被傳着的軍官由隊伍後面竄了出來，雖然已經是一位老人，兩腿已不容易跑動，但他蹬着馬靴，仍是顛簸着向旅長跑去，在那時他的面孔表現愁容，就像功課沒有溫熟的小學兒童被先生喚着了的時候一樣。一個酒糟鼻上露着斑點，嘴吧也是已經變了相的。這軍官脫氣地走到近前來時，旅長却從頭至腳地檢點着他。

“看你這個神情怕快要叫你的隊伍穿上羅裙啦。那到底是怎麼一回事？”旅長叫着，把頭部直挺出去，指着第三營底行列中的一位兵士，那穿的外套在色彩和形制上都和別人的不同。“喂，你自己呢，你是藏在那兒去了？總指揮快要到，你却離開了你的職守！我要教導你，在檢閱底時候讓士兵們穿着華俏的衣服，那成甚麼體

統！唔？”營長目不轉睛地立在他的長官之前，行着敬禮的幾個指頭愈見和軍帽接近，就好像只有這一緊接是唯一的救星一樣。

“喂，你怎麼不作聲啦？你在營上那打扮得像一個流氓的，那到底是誰呀？”旅長在俏皮着。

“閣下，那是多羅柯夫呢，那位降了級的……是他呢……”上尉低聲地回答着。

“他是降成了元帥，還是降成了士兵呢？唔，假如他是降成了士兵，那他便應該和別的士兵一樣啦。”

“在行軍期中閣下可是親自許可了他的……”

“許可？許可了他？那是甚麼話！你們這些家伙，總是這樣！”旅長說得已經有點辭遁了。“許可！只要向你們說一次，你們就……唔……”他默了一下。“只要向你們說一次，你們就……唔，又怎樣！”他又暴躁地叫起來了，“總之要請你叫你的士兵照着士兵底裝束！”他把這軍官再看了一下，又照樣趾高氣揚地向隊伍上走去。他自己顯然是感覺着興奮的，因此他在沿着隊伍走的時候，還找了一兩件不如意的事情來洩憤。就那樣他一面走着，時而在罵一位軍官，說他的徽章不乾淨，時而又罵別一位，說他士兵底行列不整齊，一直走到第

三營來。

“你怎那樣的立着？你的腳是放在那兒的？”他惡聲地隔了好遠地叫着多羅柯夫，那是穿着青色的外套站立在那兒的。

多羅柯夫不慌不忙地把腳伸直起來，照例用他那犀利的眼光一直釘着旅長底面孔。

“怎的要穿青外套？把它脫了！連長，你把這位家伙改裝過……”旅長還沒說落腳，多羅柯夫連忙說起話來：“旅長，我是在照着命令行事的，我沒有過錯該受罵……”

“在隊伍中沒說話！靜肅！”旅長叫着。

“我可沒有絲毫過錯是該受人罵的！”多羅柯夫大聲地緊切地說，這士兵和官長底視線遇合着了。官長開首是沉默着，接着他焦躁地把自己緊束着的飾帶往下扯了一下，在走開的時候只說了這一句：“總之是要你換的！懂嗎？”

2.

“他們來了，來了！”就在這時候一位安放着的哨兵

叫了起來。旅長漲紅面皮滿着急地跑向馬去，把戰顛顛的手扶着鞍子，往上一翻跨在了馬背上，接着把劍拔出來，把口尖着準備要喊號令了。

隊伍像要想飛颺的一隻鳥雀一樣動搖了一下，接着又沉靜下去了。

“立正！”旅長以驚心動魄的聲音吶喊出來，他這一聲對於自己是滿腔的得意，對於部下是滿面的威風，對於目前駕臨的總指揮是滿懷的敬意。

在寬敞的有樹列的官道上，一乘高大的駕着天頭駿馬的維也納式的轎車微微地響着發條，大有威勢地滾來，車後跟着一羣將官和一隊哥薩克騎兵衛隊。一位奧國的將軍坐在辜屠索夫旁邊，他的白色軍服和黑色的俄國軍服形成一種異樣的對照。馬車在旅團近處停止着了，辜屠索夫和外國將軍在低語着甚麼；辜屠索夫發着微笑，却是遲鈍鈍地下了車來，那個精神好像把那只是望着他和他們的旅長，竟連氣都不敢出的二千人，是完全沒有看在眼裏的一樣。又是一聲號令響徹了起來，全隊伍中響動了一下，一齊把槍舉起來。其次是真如死一般的寂靜，總指揮低弱的聲息向旅團敬禮，旅團便以驚天動地的號呼來回答了。於是又是死一般的

沉靜。辜屠索夫在自己的地位上還靜立了一會。接着他傍着那位白色的將軍和他的隨員們沿着隊伍走動起來。旅長敬禮着他的上官，他的一屈一伸，他的緊緊跟在兩位將軍後面，而却是走在隨員的前頭，他的制止着自己趾高氣揚的脚步是怎樣的吃力，他的有一聲無一聲的“是！是！”，緊緊奉承着上官底顏色而盡瘁鞠躬，那些方式和神情他可以看出他在履行屬僚底責任是熱誠到了他做長官底責任以上的。可是就靠有旅長底嚴格和小心，這一旅人比較起開到布老撓的別的隊伍要冠冕得多了。在這一旅中只有將近二百人的落伍者和病人，除掉腳上的皮鞋而外 一切都是整齊的。辜屠索夫沿着隊伍走來；時而佇立着，和羈地和軍官們拍談幾句，唉，有時甚至和士兵拍談，是他從土耳其戰爭以來所認識的士兵。但當他一看見那可憐的革鞋上來，他表示着不快的神情把頭搖着，他向奧國將軍給一個眼色教他注意，在他的神情不是出於申斥，而是出於憐憫。旅長緊緊地跟在後面，長官對於本旅所說的話，他好像尖着耳朵要一句都不肯聽掉的一樣。除旅長而外，在辜屠索夫和他的同伴後面，稍稍隔開一些地，但連最低的語聲都是可以聽見的，還走着那一隊將近有二十

人的隨員，他們彼此在拍談着，有時甚至在微微發笑。在這些隨員中和總指揮最接近着的是一位美好的副官，公爵安德雷·波爾孔斯奇，在他旁邊走着一位魁梧奇偉的同僚，帶着一個直率的和氣的面孔，那名叫訥斯威次克，他在忍着笑幾乎要到不能忍耐的地步，因為有一位面皮焦褐的輕騎兵將校在挑撥着他。這位輕騎兵將校，他並沒有笑，也絲毫沒有改換自己的眼色，以最嚴肅的神氣望着旅長底後背，在摹倣着他的一舉一動。訥斯威次克看見了忍耐不着，便用手拐去拐別的軍官，叫他們也來看這場把戲。

辜屠索夫看着兩千人的隊伍悠悠地移着脚步，那兩千人緊睨着他們的長官，眼睛差不多要從眼窩裏脫出的一樣。走到第三營來，他突然停止着，這一停止因為太來得突然，後面的隨員們沒有預料，幾乎走去衝着了前面的兩位將軍。

“呵，梯麥卿啦！”辜屠索夫向上尉呼喚着，那是剛才為“青外套”底一件大受了折磨的，辜屠索夫看着他的酒糟鼻把他認出了。

剛才在旅長面前他是前直後挺得令人想到沒人能夠再進一步了的。這回辜屠索夫假使再要多看他一會，

那嗎這位上尉怕會要倒下去的。辜屠索夫體恤了這番難境，他把面孔掉開了，在那時他有傷痕的臉上露出了一脈若有若無的微笑。

“這是從伊士默爾* 攻擊以來的一位戰友啦，是一位勇敢的軍官”，他回向着旅長說，“你和他還能相安嗎？”

旅長惶恐了一下，又前進一步回答道：“是，是很相安的呢，閣下！”

“好的，缺點的是我們大家所不能免的啦”，辜屠索夫在離開時微笑着說，“他對於酒神是太誠虔了。”

旅長吃了一驚，恐怕自己是該負責任的一樣，沒有作聲。

第三營是檢閱中的最後的隊伍；辜屠索夫還佇立着在看，好像在想着甚麼的一樣。他顯然是在追憶些甚麼。安德雷公爵從隨員中走出來，低聲地用法國話向辜屠索夫說。

“閣下吩咐過，要把那奪了官職的降在本旅裏的多羅柯夫記起的啦。”

*Ismail: 多羅柯夫的城市，俄土戰爭時土耳其之要塞，俄軍在此頗受困厄。

“呵，是的！多羅柯夫在那兒呢？”辜屠索夫問着。

已經換上了灰色的士兵外套的多羅柯夫是沒有期待着要被呼喚的。這位身裁纖細的金髮的士兵，有一雙澄明的碧眼，走出隊伍來，走到總指揮面前，舉槍行禮。

“是要做甚麼？有甚麼請願嗎？”辜屠索夫問着，縹着眉頭。

“那就是多羅柯夫了”，安德雷公爵說。

“哦！”辜屠索夫回答着。“好的，我希望這場教訓可以讓你改過自新啦！只是義勇地奉公罷！陛下是很仁慈的。就是我呢，只要你有功勞，也是不會忘記你的。”

多羅柯夫底澄碧的眼睛和剛才對着旅長時一樣無畏地望着總指揮，那一雙眼睛就好像要把這將軍和士兵間的天淵般的距離一時撤消了的一樣。

“閣下，我是只有一件懇求的！”多羅柯夫用着高朗的堅實的聲音說，“我希望有一個機會能夠洗滌我的罪愆，在那個機會上我可以表示我對於皇帝陛下和我祖國的服從。”

辜屠索夫轉過身去了，在他臉上閃出了一種微笑，和他離開了梯麥卿時那一瞬間的一樣。他的眉頭蹙着，就好像是想表示出，多羅柯夫向他所說的話，乃至所能

說的話，是已經老早知道了的，那都使他生厭，和自己目前所必要的完全不同，就這樣他走回馬車去，走了。

分開成了各營的這一旅人在開向離布老撓不遠的指定地點上去宿營，有希望得到皮鞋和衣被，而且可以休息一下自本團以來的長途行軍的勞苦。

“你該不會介意罷，老兄?!”旅長看着第三營在向着自己的宿營地開動的時候，他向着在隊伍前頭進行着的梯麥卿上尉這樣說，他的面孔上的確是有明顯的快意，因為檢閱是善始善終地完結了。“唉，你要曉得——爲的公事呢!——那樣的事情再來一次是會在隊伍面前冒火的——好，我先來向你道歉罷，你是了解我的啦——我是要向你道謝的”，他把手伸給上尉。

“請你沒那樣說啦，旅長!我豈敢嗎?”上尉回答着，在那時他的鼻子漲得更紅，在牙縫中露出一番微笑，那可表露出了他在伊斯默爾時是被槍把子打脫了兩個牙齒。

“唉，還請你對多羅柯夫君說啦”，旅長接着說，“我是不會忘記他的，教他安心。唉，請你對他說啦，是的，我是老早就想問你的了，他在幹些甚麼，舉動怎樣，餘外的怎樣呢……”

“閣下，他服務很認真的……不過性格是有點……”上尉說。

“唉，性格是怎麼呢？”旅長着急地問他。

“閣下，有些日子呢”，梯麥卿說，“他是很有用，很當心，很有教養，但又有些日子呢，他是很粗暴。有一時他幾乎殺死了一位猶太人。閣下怕是已經曉得的罷……”

“唔，唔，是的，是的，”旅長打斷着他；“不過呢已經遭了不幸的年青人，我們總得要寬恕他的。你自己是明白的啦，他的靠背很高呢……好的，你須得把他……”

“我是遵命的，閣下！”梯麥卿回答着，露出一種微笑來，意思是上官底意旨他是能夠仰承的。

“好，那嗎請你那樣辦罷！”

接着他在隊伍上找着了多羅柯夫，他把馬勒着向他說：“忍耐着好建功立業罷！”

多羅柯夫抬起頭來，並沒有說甚麼，連他微笑着的脣邊底嘲笑意都沒有改變。

“好的，我們是停當了”，旅長說，“對於弟兄們要犒賞一杯酒啦，不消說是我自己出費的”，他高聲地又加上這一句，使得士兵們都可以聽見，“我是要向你們各

位道勞的啦！”接着他趕過了第三營，又到別一營去了。

“他的確是一位好人，我們可以安心地在他下面做事體”，梯麥卿對於在他近旁的一位年青的仕官說。

“一句話說，總是‘慈悲大王’啦”（旅長是有‘慈悲大王’這個綽號的），年青的仕官帶着說。

在檢閱得了善終之後，旅長底愉快的情調士兵們也是共通着的，他們滿悅意地往前進軍，四面八方都響着高朗的聲音。

“怎麼說的？聽說辜屠索夫是獨眼龍啦。”

“是啦，他可是啦。”

“不然啦，弟兄，他的眼力比你還要高明呢！他簡直要看穿了我這腳套統啦！”

“是的啦，弟兄，他總是看着我的一雙腳呢，我想，唉……”

“但那還有一位啦，那位奧國拐子，那簡直就像用白墨畫出的一樣，就像用淨粉塗着的一樣，那漂亮得就像用皮帶子打磨過的一樣啦。”

“喂，費德雅，你聽見嗎，他說幾時開戰啦？你是站得和他很近的。他們不是在說布喇叭（波拿伯）本人已經到了布魯諾（布老撓）嗎？”

“唉，甚麼，布喇叭！你說那樣的白話啦，你這蠢家伙！大家都明白你不明白！現在是菩薩客（普魯士）在鬧亂子啦，聽說奧國拐子要去懲治他們，打平了之後，再給布喇叭兩個打啦。你這蠢家伙，公然說甚麼布喇叭到了布魯諾。真是胡說白道啦。”

“喂，這打前站的家伙真是亡八蛋啦！第五營已經早到村上了，我們簡直還沒有攀到邊呢。”

“你這亡八蛋，給我一個硬餅乾啦。”

“不錯的，你昨天是給過我一隻菸啦？”

“是的，伙計。”

“好的，嘞，你拿着罷！”

“能夠休息得一下也還好啦，媽的餓着肚子已經挖了五十里路了。”

“唉，你頂好是希望德國拐子替你打一駕馬車來奉迎啦。要那樣你就高興了。”

“歌手往前頭來！”突然之間上尉喊出號令來，於是各個隊伍中跑出了二十個人的光景往前頭去了。提頭唱歌的是一位鼓手，回向着歌手們，用手畫着節拍，拖長着嚨嚨的聲音唱起軍歌來：那軍歌底開頭是“清晨，太陽出了土”，結句是“弟兄們嘍，光榮和嘉門斯奇”

將軍同來照顧我們。”這歌是土耳其戰爭時編制的，現在在這奧國境內又唱起來，只是把嘉門斯奇將軍是換成了辜屠索夫將軍的。

辜屠索夫將軍領着他的隨員們回去，在路上遇着隊伍。他給了一個指示，叫弟兄們都沒拘束，他和他隨員們底臉上，聽着那響噓的軍歌，看着那跳躍着的提頭歌手與同那些歡忭着的士兵們，都表示着滿足的情趣。馬車要趕過本營隊伍的時候，在左翼第二列上，那金髮碧眼的多羅柯夫自然地惹人注意，他是特別歡忭地應着歌調在走，抬頭望着坐在馬車中的軍官底面孔，他的神情好像是在說在這時候不同隊伍走的人真是可憐的一樣。那位滿認真地摹倣過旅長的，隨員中的輕騎兵將校，在車後把馬扣着，騎到多羅柯夫旁邊來。他在聖比得堡時有好一會是那一團濫友中的人，和多羅柯夫是同志，但到這外國來，多羅柯夫降爲了尋常的士卒，那便沒有必要再和他打交道了。可是在目前，辜屠索夫自己都把身分降低來和一位革職的人說話，他便想到多羅柯夫是不久會要復職的，於是他便走去向着他，就像招呼着一位舊友的一樣，軍歌一面在唱着，他扣着馬和士兵底步伐一樣慢慢地走：“好朋友，近來怎

樣啦？”

“近來怎樣？”多羅柯夫冷淡地回問他。“就和你看着的一樣。”

“好的，你對於你的上官還過得來嗎？”輕騎兵將校又問他。

“過得來啦，都是一些好人。但是你呢，你怎的進了指揮部？”

“我做了總指揮底副官呢。”

兩人都沉默着了；隔了一回多羅柯夫問道：“聽說奧國大敗了，是真的嗎？”

“真確不真確可不知道，說是那樣說的啦！”

“那樣我倒是很高興的！”多羅柯夫簡單明瞭地回答着。

輕騎兵將校見多羅柯夫沒甚心腸和他談話，他邀他去打牌喝酒，他都拒絕了，他用拍車把馬蹬了一下，馬便豎立了起來，放着快跑地去追趕那離開了很遠的馬車，不一會又追上了。

辜屠索夫同奧國的軍官檢閱了軍隊回來，走進了自己的書齋，他叫他的副官，吩咐他把軍隊情形底書類和費丁郎德大公（先鋒隊底指揮官）送來的信件帶來。安德雷公爵便把所要的書類都帶進了書齋來，那兒在一張桌面上攤着一幅地圖，總指揮和“宮廷軍事參議員”坐在那兒。

“不費時候的”，辜屠索夫說了。看着安德雷公爵，好像他是要叫他等待一下。接着使用法國話會談起來。

“軍門，只有一層我是要說的”，他在態度上和語調上都很懇勸的說，說得一字一句都很明瞭，事實上連辜屠索夫自己都是滿足地在傾聽着自己的。 “軍門，只有一件事情我是要說的，假使事情由得我一人作主，那嗎貴國元首佛郎慈皇帝陛下底宸衷早就是已經達到的。我一定早就和費丁郎德大公會合了起來，並且要請你相信我，相信我的誠實，貴國是有很多超過於我的練達精明的將軍，我能把全軍底統帥委任於他，把這萬分嚴重的責任從我肩頭上放下來，在我個人實在是如天之幸）“不過呢，軍門，事情是有些不能讓我們自由的呢。”辜屠索夫是帶着一種神情笑着的，就像是說：你自然是有充分的理由，可以不必相信我，而且你相信

與否，我也是完全不管的；不過你可沒有理由把那樣的話向我說出。

奧國將軍雖然表示一種不滿足的神情，他可不用着辜屠索夫對他所用的那種同樣的腔調來稟說：

“陛下的意思是閣下能從大局設想，那是萬分希望的，不過我們是覺得像目前這樣的牽延，那是要把有光輝的軍隊和他們的指揮官，把他們所常常得到的榮冠破壞了的。”那顯然是打了腹稿來的話在這兒結束了。

辜屠索夫鞠了一下躬，沒帶絲微笑地回答道：

“我是不那樣着想的，因為費丁郎德大公最近有一封信來，他使我們相信着奧軍這回在十分練達的統帥若麥克將軍底統帥之下，是已經必然地要得到勝利的，所以是不會再需要我們的擲助。”

奧國將軍只是縐着眉頭，沒有說話。雖然奧軍底潰敗在那時還沒得到確實的情報，但由各種情形上看來，這個不幸的消息是很有可靠性的，所以辜屠索夫一說到奧軍的勝利上來，那差不多像是有意譏諷的一樣。辜屠索夫却微微地笑了一下，臉上的神情依然是像說：我是不錯的，我是可以這樣作想。事實上他是接到了一封報告，是由麥克將軍寄來的，說到本軍底勝利和所佔

的最有利的形勝。

“去把那封信拿來罷！”辜屠索夫向着安德雷公爵說。

“唉，請你自己留心看一下罷！”在嘴角上浮着嘲笑地他把大公底德文的來信唸出了一節給那將軍聽：

“我們有完全集合了的兵力，將近七萬人，假如敵人要渡過潔黑河*，我們就要迎擊他。因為我軍佔有烏爾牟市底形勝，我們可輻轄着多腦河兩岸，假使敵軍不渡潔黑，要來渡過多腦，把我們放在他的交通線上，那我們便由多腦下流渡河，假使敵人要用全力來對付我‘忠實的同盟軍’，那我們立刻便可以使他的目的化為烏有。我們勇敢地在等待着俄羅斯帝國的軍隊準備齊集了的期間，好協力地很容易得到這樣的可能性，便是讓敵人陷入於他所當受的運命。”

辜屠索夫深深呼吸了一下，在這深長的呼吸過了之後，來質疑地望着那“宮廷軍事參議。”

“但是啦，閣下，‘有備無患’的一句金言，閣下應該是記得的”，參議說，顯然是有閒話休提，書歸正傳的意思，他不隨意地迴望着副官。

* Lech, 多腦河右岸之支河。

“唉，請不要見罪啦，軍門”，辜屠索夫說起話來又回頭向着安德雷公爵：“哦，兄弟，你把本軍斥候所送來的這一切報告，諾斯迭慈底這兩封信，大公底這封信，與同各種書類都通同帶到秘書處去，最好用法文寫成‘備忘錄’底形式，把關於奧軍底行動所有的一切消息摘要地表列出來，好交給參議看看啦。”

安德雷公爵點頭表示他在頭一句話上，不僅把辜屠索夫所已經說出的話，連所想要說的話，都是已經懂得了，他把文件拿着，向兩位將軍鞠了躬，輕輕地在地氈上走進候事室去了。

安德雷公爵離開俄國雖然不久，但他在這期間是十分改變了。以前的強勉，疲倦，萎靡，差不多完全消滅了，在他的面容上，舉動上，已都不能看出。他現在的神情，是一個人忙得沒有時間來顧慮到自己的行為所於他人的印象，因為他始終是有趁心的事務在手裏的。他的面容表示着他對於自己和周圍更能夠滿足了。他的微笑，他的眼神，是愈見明朗，愈見誠懇。辜屠索夫還在波蘭滯着的時候，最親密地歡迎了他，和他約束是不會把他忘記的。他在副官中是特別看承他的，甚至把他帶着同到維也納，而且十分地親信他。辜屠索夫從

維也納曾經親自寫過一封信給安德雷公爵底父親，他們是先年的戰友，他的信上說：“令郎以其工作的敏捷，耐勞，誠實，前途洵屬浩大。僕能得一如此之僚友，誠幸事也。”

安德雷公爵把辜屠索夫交給他的文件拿進候事室去，遇着共事的一位僚友，柯斯樂士克副官，那是拿着一本書在窗前坐着的。

“呵，是甚麼啦？”這位問他。

“我要製出一個表來，表明我軍爲甚麼不前進的原故。”

“爲甚麼呢？”

安德雷公爵只把肩頭聳了一下。

“關於麥克的消息沒有嗎？”柯斯樂士克又問他。

“沒有，簡直沒有！”

“他打敗了的消息假如是真的，那應該是已經有消息來的啦。”

“我也是這樣想”，安德雷公爵回答他，要想走了。

就在這個時候房門遽促地推開了，一位高長的，顯然是才到的奧國將軍，穿着外套走了進來，頭是綁着綁帶的。

“總指揮辜屠索夫呢？”他以尖銳的德國式的發音倏地發問，就立在門口沒跨進來。

“總指揮此刻很忙”，柯斯樂士克說，立刻走上前去，想要這外來的將軍把路讓開。“閣下底尊姓大名呢？”

將軍把臉繃着，嘴唇顫動起來。他搜出一冊鈔本來。在一頁上倏地用鉛筆寫了些甚麼，扯下來交給了那副官；促速地走到窗邊，委身在一隻安樂椅上，望着室中的人們，他就好像要想問的一樣，爲甚麼你們要望着我。在這時候書房門打開了，辜屠索夫現在門口。將軍大踏步地走向前去，但是把背弓着的。

“你的目前是不幸的麥克呢！”他格格地說。

辜屠索夫底面孔暫時呆滯了一下，接着繃了一下眉頭，但立刻又平復了。虔敬地點着頭，把眼埋着，讓麥克走進去，又把門關上了。

老早以來就傳播着的奧軍在烏爾牟河畔的敗績和全軍底“降服”，現在算是證實了。三十分鐘後副官們都各奉命令向四處差遣去，去傳達給一向毫無動作的俄軍，現在是該準備着要和敵人接觸了。對於戰事認真關心着的副官沒有幾人，安德雷公爵是這幾人之一

個。他一看見了麥克，聽見了那敗戰底詳情，他覺得這次會戰已經是敗了一半；而且他更覺得目前俄軍所處的地位是十分困難，不斷地思索着全軍和自己所臨頭着的運命。但他毫無存心地一想到這如此自負的奧軍之怯弱，又想到在一禮拜以內或許俄法兩軍是又會在戰場上相見的（要算是自蘇華樂夫以前的第一次），他不免也感受着一種興奮的快感。但他又懼怯着波拿伯底天才，那比全部俄軍的士氣還會強，而同時要想到自己所英雄視的波拿伯要打敗仗，覺得也像是不可能的。他由這些想念所縈繞着，興奮着，走到自己的房裏去，想把寫給父親的信寫完，信他是每天都要寫的。在廊下他遇着他的同僚訥斯威次克和輕騎兵將校的先爾可夫，他們照常是在講着笑談的。

“你到底爲什麼事情那樣喪氣喲？”訥斯威次克問着，望着德安雷公爵底面孔，那是極蒼白的，兩眼在閃耀着。

“難道還有什麼事情可以快活的嗎？”安德雷回答他。

就在安德雷遇着這兩位將校時，那在屠辜索夫兵站部停着的奧國將軍胥屈勞士和剛好才到的一位“宮

廷軍事參議”，由另一邊走到廊道上來。廊道是十分寬敞的，充分地可讓兩位將軍由那三位俄國軍官身邊走過，但先爾可夫却把訥斯威次克闖了一下，脫氣地說：‘將軍們來了——讓開！把路讓出來！請趕快！’兩位將軍有意避開這種過甚的禮節，想從旁邊走開了，先爾可夫高興得太過分，他突然走上前去，露出一種癡笑，而且帶着笑聲地用德國話來說：

“兩位閣下，小子誠心誠意地恭賀你們！”

他點一下頭，就給學舞蹈的小孩子一樣又跳了幾下，時而用這一隻腳，時而又用別一隻。

“小子恭賀兩位閣下，因為麥克將軍到了，而且是平安無恙的，只是受了一星星兒微傷”，先爾可夫說，帶着剛才的那種癡笑把頭點了一下。

將軍竊着眉頭，掉向一邊去走開了，帶着怒氣地吐說：“Gott wie naiv!”（哼，真是癡皮！）訥斯威次克對於這番穎智在大發其笑，用手拐去闖安德雷公爵，要教他也笑；但是安德雷却愈見蒼白起來，掉身向着先爾可夫。麥克底到來，敗戰底消息，以及籌思到目前俄軍所臨頭着的患難，使他陷入了的那神經性的興奮，在這先爾可夫全不揣冒昧的笑談上，算找着了他的發洩的機

會了。

“好先生，假如你是”，他嚴烈地說，頭部微微起着痙攣，“想當一位傻瓜，那我可不阻止你，但我對你說，假使在我的面前這樣的蠢事還要幹第二次時，那我要教訓你，要使你懂得一些深淺。”

訥斯威次克和先爾可夫對於這番發作是大吃一驚，弄得兩人都沉默着，大睜着眼睛望着安德雷。

“好的，有甚麼壞處在那兒呢？唉，我只是在恭賀人啦”，先爾可夫說。

“我不同你講閒話，請沒多說”，安德雷叫着，捉着訥斯威次克底手就走。

“但你究竟是怎的啦，朋友！”訥斯威次克想要調和。

“我是怎的？”安德雷叫着，憤然地佇立着了。“你當然是應該曉得，我們都是軍官，我們是奉仕皇帝，奉仕祖國的人，所以國家之安危，我們是應該憂患與共的啦。”接着那用法國話說下去，爲要滅去自己舌上的鋒芒：“四萬人成了俘擄。同盟國底軍隊全滅了。你們還有什麼事情好笑罷？！要幹那樣的傻事只是你所交際着的那個人，那個不識時務的小囡，不是像你這樣的一個

大人所應當幹的。只有小團團才能那樣的荒唐”，安德雷收了口，他在說“小團團”這個字的時候是故意用法國式的，尖銳的強音，怕的是先爾可夫還可以聽見。先爾可夫却沒有回答甚麼，只火速地離開，向廊道它端走去了。

4.

包羅格拉德輕騎兵旅駐劄在離布老撓二英里的地方。尼可來·樂士妥夫在做着見習員的一營是駐劄在日爾采內克村的。全部騎兵軍團中在華士嘉·德尼索夫底名字之下，很有名聲的那位營長德尼索夫上尉，所駐劄的是村中最良的地方。樂士妥夫在波蘭趕上了隊伍的時候，已經是和德尼索夫同住的，十月八號的那一天麥克底敗戰在全軍中傳佈着的時候，營部底軍隊生活依然和平日一樣是太平無事的。德尼索夫依然是滯在外邊，打牌打過半夜，但是樂士妥夫一早出去徵發馬秣已經回營來了，他是穿着軍服的，把馬在門道上勒着。他以年青的巧妙的姿勢離開了馬鞍，在階梯上還取了均衡一會，又才翻上地來。

“喂，弟兄”，他向着向他的馬趕忙跑來的一位輕騎兵說，“你帶着去遊它一下啦！”

“運命的，官長”，輕騎兵回答他，高興地得意地搖着腦壳，因為他服務着一位官長，是把他當成同事一樣在寬待的。

“要請當心些呢！”

又有第二個輕騎兵走來想要服事，但是在前的一位已經把馬韁繩緊握着了。樂士妥夫顯然是很會給酒錢的，所以一些人都忙着來服事他。樂士妥夫還把馬撫摩了一下，立在門道上。

“好來些啦！的確是一匹馬！”他帶着微笑地自言自語，撫着劍柄，走進門道去，他腳上的拍車在輕微地響着。穿着毛織衣戴着小帽的德國人的居停主人撐在爬糞的木耙上，從牛牢中望出，待他一看見了樂士妥夫，他的面孔突然地和悅起來了。他快活地微笑着，把頭點了又點，顯然是很高興對於這位年青人致禮的：“早啦。真的很早啦！”

“已經就在那樣忙了嗎？”樂士妥夫帶着同樣親密的微笑回應他，那種微笑從他的面孔下是沒有消失過的。“奧大利萬歲！俄羅斯萬歲！亞歷山德皇帝陛下萬

歲！”他向着這位德國人，把這位德國的居停主人所常說的話返復地叫出。德國人笑着，由牛牢中走了出來，脫去頭上的小帽，高興起來搖着叫道：“全世界萬歲！”樂士妥夫也和德國人一樣把帽子搖着，笑着叫道：“真的，全世界的人通同萬歲！”

雖然對於這打掃牛欄的德國人，和這徵發了馬糧回來的樂士妥夫，都沒有甚麼可以快活的理由存在那兒，但這兩位人彼此滿愜意地滿親熱地相對着，互相點頭表示敬禮，又微笑着分了手，德國人走向牛欄，樂士妥夫走向他和德尼索夫同居着的居室。

“營長在幹什麼呢？”他問勞魯晉加，那是德尼索夫底勤務兵，全旅團中有名的橫暴者。

“他從昨晚出去便沒有回來啦——一定是打牌打輸了呢”，勞魯晉加回答他。“你是曉得的，假如營長是打贏了，那他便回來得很早，很是得意。但是，假如他到第二天清早都還沒回來，那就是說：‘囊底金盡’，那他是要大發脾氣的。但你怎樣呢，可不要咖啡嗎？”

“呵，好的，請拿來！”

十分鐘後勞魯晉加捧着咖啡來，同時他說道：“營長回來了——唉，很難惹呢。”

樂士妥夫從窗上望出去，的確看見了那走回來了的德尼索夫。德尼索夫是短小的身裁，一個鮮紅的臉，一雙放光的黑色的眼睛，一簇濃黑的鼻下鬚，髮色也是一樣。他的服裝是脫了鈕扣的輕騎兵袈裟，有縐襞的白洋褲，掛在腦背後，完全縐着這團的輕騎兵小帽。黑着一個面孔，把頭垂着，走上了階坎，高聲地燥燥地叫道：“勞魯胥加，喂，你這亡八蛋，你竄在那兒去了？”

“我是早就在這兒的！”勞魯胥加回答着。

“呵，你早起來了嗎？”德尼索夫向着樂士妥夫說，接着走進居室裏。

“起來了好一陣了”，樂士妥夫說，“已經徵發了馬料，並且也也訪問了馬迭喜德姑娘。”

“你真好福氣！我昨天晚上簡直上了當，輸得一踏糊塗”，德尼索夫叫着。“我的運氣真壞，真是壞透了底！只要你一走開了，總是有鬼來找我的。喂，拿茶來！”德尼索夫，與其是微笑，寧是獞笑地露出白的短而強硬的牙齒，把短短的手指梳理着他的亂蓬蓬的濃重的頭髮。

“我不知道見了甚麼鬼，我總是要到那老鼠那裏去”，他又說，用兩手揉着臉和頭。“你懂嗎，竟然我連一張牌都沒拿到。”

德尼索夫連忙接着勞魯胥加遞給他的燃着的菸斗，把菸斗在地板上敲着，弄得火點四散，他又接着叫：

“打單和是贏了，打倍和便輸了！你去幹罷，”他把火散得精光，把菸斗敲破了，便一手向屋角上扔掉了。他又沉默了一會，但回頭突然地以他炯炯的黑眼望着樂士妥夫，就像高興起來了的一樣，他叫道：“唉，要是有一得一個女人也還好啦，媽的，除賭除嗑而外沒有甚麼！——你叫我們此外幹什麼呢？倒希望是趕快打起仗火來啦！唔，有甚麼在外邊呀？”他向着門道處叫出，在那外邊有乾燥的馬靴和拍車底步聲，也有低微的喀嗽聲。

“是值日官”，勞魯胥加報告着，德尼索夫把臉黑了下來。

“糟糕！”他說着把一個裝着金貨的錢包投了出來。

“樂士妥夫，你把內容數一下罷，把那錢包塞在我的枕頭下面”，他和婉地向樂士妥夫說，向值日官走出去了。

樂士妥夫把錢拿着，機械地把新舊貨幣分開來，又才開首數。

“呵，契里亞寧，你好！我輸了個精光啦！”德尼索夫底聲音在外面嚷響。

“在那一位家裏?”

“在老鼠子畢可夫家裏啦!”

“呵，我立地便知道了”，另一位細聲氣說着，不一刻那契里亞寧中尉便走進了房來，是一位矮小的軍官——樂士妥夫連忙把錢包塞在枕下，搖着那軍官向他伸出的汗濕的小手。

“好的啦，年青的朋友，那馬是怎樣啦?”中尉問着，他是賣了一匹馬給樂士妥夫做豫備馬的。“我看見你今天的確是騎過的”，他把狡滑的眼睛左顧右盼地說着，並沒有注視誰人，只是讓他的眼睛四處顧盼。

“好的，那倒是一匹好牲口”，樂士妥夫回答他，他爲那馬雖然花了七百盧布，其實是只值得一半的。“只是前脚底左腿還有些跛啦”，他加上一句。

“那是釘掌有毛病的，可不成問題的。我可以告訴你，你不費甚麼事便可弄好的。”

“哦，那嗎，請你告訴我!”樂士妥夫趕快地說。

“好的。那並不是甚麼祕密，你在我是很可感謝的啦。”

“我要叫人把馬牽來”，樂士妥夫說，他其實只是想和契里亞寧離開，走出了房來。

德尼索夫另外換了一個新的菸斗，在前廳中踞在值日官底面前，在聽着報告。待他一看見了樂士妥夫，他把眉頭繃起來，用拇指從肩頭上向後面的契里亞寧留在那兒的居室指着，眉頭愈見繃得緊緊地，全身都抖了一下。

“那家伙我實在是忍耐不過！”德尼索夫說，不怕值日官就在他的面前，他也全不介意。

樂士妥夫把肩頭聳了一下，就好像他是想說，我也是不高興的，但可甚有麼辦法呢？走去找馬去了。待他轉來的時候，他看見契里亞寧依然是剛才離開他時的那種沒精打彩的姿勢，在他的精神是設定着一個問題，世間上可厭的人爲甚麼這樣的多。

契里亞寧立起身來，沒精打彩地向周圍環顧着說道：

“唔，馬帶來了嗎？那嗎我們走罷。”

他偕着樂士妥夫走向大門去，對德尼索夫說：“我來是專於要問你，昨天是不是有命令？”

“沒，還甚麼也沒。可你們要往那兒去呢？”

“我要去教這位年青人，馬掌是這樣釘法”。契里亞寧說，同着樂士妥夫走向馬房，在那兒他指導了一番釘

馬掌底方法，又各自走了。

樂士妥夫又回到室裏來時，他看見桌上有一瓶沃加酒，此外還有些麵包和香腸。德尼索夫坐在桌前，却軋着筆在紙上寫些甚麼。

“我是寫給她的”，他對樂士妥夫說，把筆握在手裏，靠在桌上，他顯然是很高興着，得到了一個人來的機會，他好把自己所想寫的內容告訴他。“你看啦，朋友”，他說，“我們沒有戀愛的時候，我們是睡着的。我們是塵土所造成的孩子；但你一戀愛了，你便是一位神明，純潔地就像生後的第一日一樣！——唔，到底又有甚麼在那兒？通同給我拖掉罷！現在沒有時間啦！”他叫着勞魯胥加，那勞魯胥加却毫不避易地向他走來。

“唉，還有誰呢？是你自己叫來的啦，是會計官，他來收錢的。”

德尼索夫把額頭縲着，想回答些甚麼，但又沉默了。

“見了鬼啦”，他自己吐着不平，回頭又問樂士妥夫。“錢包裏還有多少錢呀？”

“七個新的，三個舊的。”

“見鬼！喂，你還在等甚麼，亡八蛋？去把會計官請

來罷！”德尼索夫向他的僕人叫着。

“德尼索夫。我是有幾個錢的。假如你是要用，可以從我這兒拿些去”，樂士妥夫紅着臉說。

“我是不高興向朋友借錢的”，德尼索夫吐囁着。

“但是你假如不肯以同志相待互相周濟，那我是要多心的。我的錢的確很不少呢”，樂士妥夫又返復着說。

“我不要！”德尼索夫走到床頭去，想在枕下把錢包搜出來。

“喂，樂士妥夫，你是把錢包放在那兒的？”他在問，好像沒尋着的一樣。

“就在那枕下啦。”

“可是沒有呢”，德尼索夫把枕頭拋開了。

“簡直沒有錢包。這倒有點奇怪！”

“等一等罷，我看你該沒把它扔掉”，樂士妥夫說，把枕頭舉起來，一個個的搖。他把枕頭面子也脫開了來搖，但是錢包是沒有。

“難道我忘了嗎？沒，我是照着你所說的做的，是把錢包塞在了枕頭下邊。那到底到那兒去了呢？”他問着下人。

“我是沒有再進房裏來的。你放在什麼地方，那總

得是在的啦”，勞魯胥加回答着。

“然而却沒啦”，軍官們叫着。

“你們的東西總是亂丟的，丟了總又記不起來。你們找找衣包裹看罷！”下人胆敢地和他們應嘴。

“不會的，假如我是沒有想到錢上來，或許也會那樣”，樂士妥夫說：“但這回我却是記得十分清楚的，我的確是放在了那兒。

勞魯胥加把床全部鈔翻了，床下也看了，桌下也看了，全室中都看了，結果只是空空地佇立着。德尼索夫沉默着看着勞魯胥加檢查，待他吃驚地把兩手張開，說出這室裏是甚麼也沒有的時候，德尼索夫便嚴厲地望着樂士妥夫，說道：“樂士妥夫，傷胃的笑話請沒亂來罷。”

樂士妥夫抬起頭來，看見德尼索夫在望着他，又把頭埋了，他覺得有一腔的血從心臟潮到臉上來，他把臉紅了，幾乎失掉了呼吸的力量。

“在這房裏除你和那位中尉先生而外是沒人來過的。那總會是在的啦”，勞魯胥加說。

“好，你這亡八蛋，你好生給我找！”德尼索夫突然大發雷霆地罵他的下人，而且做出一種兇惡的姿勢去

惘愕他，“你把錢包給我找出來，不然我要把你打死！”

樂士妥夫還把德尼索夫看了一眼。把自己的輕騎兵袈褐扣好，帶着劍，戴上了帽子。

“我叫你，給我把錢包找出來！”德尼索夫叫着，推盪着他的僕人，把他推去抵着壁頭。

“德尼索夫，你放鬆他罷！我現在明白了，錢是誰個拿了的”，樂士妥夫說，把眼睛埋着向門道走去。

德尼索夫想了一下。

待樂士妥夫想要安慰他，他捉着了他的手叫，叫得頸上和額上的脈管浮漲起來：“這事情我是不放鬆的。錢包放在了那兒，該在那兒找出來：不然我要剝掉那亡八蛋底皮！”

“但是沒中用啦，我明白了錢包是誰個拿了的”，樂士妥夫以着急的聲音又說一遍，又向着門道走去。

德尼索夫跟上前去，要扣留着他。但是樂士妥夫把自己的手從德尼索夫底掌握中脫開了，十分憎恨地緊釘着德尼索夫，就好像德尼索夫是他的死對頭一樣。他興奮得聲音發起抖來，他叫道：“難道你不懂嗎？除我而外在這房裏是沒第二人的，只有他……假使不是他，那便是我……”樂士妥夫不能夠再往下說了，就像失了本

性的一樣跑出了室去。

“你們這些亡八蛋。我要叫你們通通見鬼”，這是樂士妥夫跑向契里亞寧底住處時，在途中還聽見了的最後的一句話。

“主人不在，往指揮部去了”，契里亞寧底勤務兵說，看見樂士妥夫興奮着的面孔不免吃了一驚，他還問道是出了甚麼事情，他接着又說：“再來早得一步便碰着了的呢。”

指揮部離日爾采內克有三俄里的光景。樂士妥夫沒再回去，便跨上了自己的馬，趕向指揮部。這指揮部所駐劄着的村落中有一家酒店，是軍官們所高興照顧的。樂士妥夫騎到這兒的門前，在那兒也看見了契里亞寧底馬。他下了馬來，在酒店底一室中也就找着了契里亞甯，在他面前陳着一盤香腸和一瓶葡萄酒。

“哦，你也來了嗎，年青的人？”契里亞寧說，快活地發着笑。

“唔，”樂士妥夫說着，就像要說出話來都很吃力的一樣，他在隣席上坐下了。

兩人都沉默着，在室中還坐着兩位德國人和一位俄國軍官，但是都沒說話，只聽見食刀食叉底聲音從中

廚前的盆裏發出，還有的是他動嘴動舌的聲音。

契里亞寧一把早餐用完，他從衣囊中搜出了一個雙重的錢包來，用他纖小的白色的指頭把鈕卸扭開，拿出了一個金幣來，把額頭綁着交給旁邊的侍者，他向他說：“請趕快！”

樂士妥夫立起身來，走向契里亞寧，在這時他低聲地向他說：“請你把錢包給我看一看！”

契里亞寧不隨意地把額頭綁着，把錢包交給了樂士妥夫，臉色突然地翻白了，他說：“漂亮的錢包呢，不是嗎？你看一看啦，年青的人！”

樂士妥夫把錢包接到手裏。看一會錢包，看一會錢，又看一會契里亞寧。中尉卻依然和平常一樣，用狡猾的眼睛東張西望，突然地滿快活了起來。

“我們到了維也納的時候，我要把錢放在家裏的。但目前在這樣的一座寒村，有錢不曉得怎放的好啦”，他說。“好了，把錢包還我罷，我要走了。”

樂士妥夫沒有作聲。

“可是你呢，你是想要甚麼？也是用早餐嗎？這兒的吃食滿不壞，”契里亞寧停了一會又說。“但是請把錢包還我！”他伸出手去要拿錢包。樂士妥夫放了手，契里亞

甯把來送進自己的馬褸包裹去了，那是很自然，誰也不感覺奇怪的，他却高聲地斜覷着對樂士妥夫說：“唉，還有甚麼呢，年青的人？”有一種機敏的閃光突然在樂士妥夫底臉上閃了一下。

“你到這兒來！”樂士妥夫說，捉着契里亞甯底手拉到窗邊。“那錢是德尼索夫的呢。你給他偷了來！”他在他的耳畔低聲地說。

“怎的？什麼？你怎的那樣？”契里亞甯說。但是這話却好像是一種絕望的空響，一種告饒。樂士妥夫一聽到了這種聲調，心上就好像放下了一個重石一樣。他感受着快活，但同時也覺得立在他面前的這位不幸的人可憐。但是已經破了題的事情是要做到水落石出的。

“在這兒是不好說話的，契里亞甯啾啾着，捉着帽子，向一間空着的隣室走去。“請你聽我說，我要把事情向你說明……”

“我明白的，我所理論着的事情總要弄到水落石出’，樂士妥夫說着，跟在他的背後。

“我……”契里亞甯蒼白的面孔抽擰着，他的眼睛纔是搖動不定的，他的視線是看着地板，他的聲音在他接着說下去時變成了一種哭聲：“伯爵，請你不要把我

弄得太可憐了……這就是那項孽錢！請你拿去罷”，他把錢包投在桌上，“我有一位老年的父親，和一位母親……”

樂士妥夫把錢拿着，沒有再說一句話，沒有再看契里亞寧一眼，便走進室外去。但在門口他又佇立着了，回轉身來。“唉，真的啦”，他憐憫地說，“你怎的要幹這樣的事情？”

“伯爵……”契里亞寧叫着，向樂士妥夫身邊走去

“你沒挨近我！”樂士妥夫說，自己避在一邊。“但你假如竊得厲害，你把這錢拿去罷”，他把錢包投給他，匆匆走出酒店去了。

5.

就在這一天底晚上，在德尼索夫宿舍中，隸屬於本營的軍官有一番激烈的談話。

“你是應該向旅長謝罪的，”一位高長的騎兵上尉說，這人有灰色的頭髮，濃厚的鼻鬚，在滿臉的縐紋上有些粗燥的表情。他是向着樂士妥夫在說，那樂士妥夫一個臉是紅了又紅，是十分興奮着的。

“我可不答應誰說我在扯謊！”樂士妥夫叫着。“旅長說我扯謊，我也可以回敬他說他扯謊。這是始終不變的。他儘可以每天都罰我值日，甚至把我下懲戒室，就那樣誰也不能把我拉去向他謝罪。假如他，因為他是團長，不肯答應和我決鬥，那嗎……”

“沒忙，好朋友，你聽我說罷！”騎兵上尉用沉宏的腔調插着說，把自己的鼻鬚理了一下。“你當着許多別的軍官們在面前，你對旅長說，有一位軍官是強盜啦”。

“話在別的軍官們面前說了，我是沒有罪過的。或許就在你面前說也會是不應該；但我可不是外交官，我正因為這樣才來進輕騎兵的，因為我以為在這兒不會有甚麼加減乘除。他向我說，說我扯謊，我要求他決鬥，他便不能不答應……”

“那是很對的，並且誰也不會以為你是卑怯；但是事情可不能那樣辦。請你問問德尼索夫罷，一位見習生要求和他的旅長決鬥，從前有過這樣的事體嗎？”

德尼索夫咬着自已的鼻鬚，黑着一個面孔在傾聽這番話，但是顯然沒有意思來參加，對於這個問話只是把頭搖了一下。騎兵上尉可又往下說：“而且你是在許多軍官面前對旅長說出那樣的一種醜事啦。那你自然

是要受他的處分的。”

“並不是甚麼處分啦；他是說我扯謊。”

“唉，好的，不過你對他說出了些不好聽的話，這層你是應該謝罪的。”

“決不幹！”樂士安夫叫着。

“我倒不會想到你會這樣啦”，騎兵上尉認真地嚴厲地說着。“你是不想謝罪的。但你要想，你不僅是得罪了他，你是得罪了我們全旅的人，假如你是三思了一下，該把事情作怎樣的處理，那又當別論；你的不是這樣，你對於別的軍官們毫無顧慮地便一意孤行了。你叫旅長該怎樣辦呢？把軍官來審理，痛罵全旅底人嗎？因為一人的無賴要辱及全旅嗎？你的意見或許是這樣，但是啦，我們的意見却不是這樣。旅長是一位角色啦，他只是說你扯謊。那自然是有點不大好聽，可是沒有辦法的。你自己是罪有應得啦，弄到了現在，別人要來調和，你却拿着你的貴族架子，你是要想把甚麼話都說盡頭嗎？因為有傷你的面子，你不肯向一位年長的可尊敬的官長謝罪嗎？你傷及了全旅底名譽是毫不介意的嗎？”騎兵上尉底聲音有些顫動，當他再往下說着的時候：“你在旅上不過住得年把，說不定在今天，或者明

天，便會往那兒去做副官的，假如有人要說：在包羅格拉德旅中有長手將軍，那在你是無可無不可的事情。而在我們便不然。是不是呢，德尼索夫？”

德尼索夫總是沉默着。只是用他那炯炯的黑眼把樂士妥夫望着，並沒說話。

“你是拿着貴族架子，所以不想謝罪”，騎兵上尉又說一遍，“但是像我們在這旅上生於斯，長於斯，說不定還會死於斯的人，那我們的架子便是旅團底名譽，這層旅長是很明白的。”

騎兵上尉立起身來，離開了樂士妥夫。

“不錯的，絲毫不錯！”德尼索夫這回叫着跳了起來。

樂士妥夫時而紅一陣，時而白一陣地望着兩位軍官。

“不然，兩位先生，我的想法不像你們那樣”，他說，“你們的意思，我也十分了解。我呢……對於我自己，對於本旅底名譽……唉，怎說呢？我可以用事實來證明，我對於本旅底名譽是能夠做些甚麼事情的。軍旗底名譽在我也是存在的……唉，我是該負責任！”眼淚停在了樂士妥夫底眼睛裏。“是的，是的，我是該負責任的，

我是十二分，十二分該負責任的！——但是，你們還想要叫我怎樣呢？”

“那是好的，伯爵！”騎兵上尉叫着，走到樂士妥夫面前去，用他的巨掌在肩上拍了一下。

“真是一位角色！”德尼索夫叫着，“真是一位大豪傑！”

“唉，真是那樣的啦”，騎兵上尉又說着。“那嗎你現在可以去道歉了，可不是嗎？”

“兩位先生，凡是該做的事情，我是要做的。我從不多說二句話”，樂士妥夫用哀懇着的腔調說，“但是要道歉嗎——不，絕對的不，假使你們要那樣，我可辦不到。”

“在你分上是愈加沒有好處的，旅長是多心的人。你這樣驕性，總要得到報復的。”

“我可以賭咒，決不是驕性。感動着我的是一種怎樣的感情，我不能夠向你們說明。但是你們所希望的事情，那是不可能的。”

“好，由你一性罷”，騎兵上尉回答着。“……德尼索夫，那個無賴漢竄到那兒去了呢？”

“告了病假啦，明天便明令開除他”，德尼索夫回

答。

“怕是病罷？別的沒有甚麼……”騎兵上尉說。

“唉，據我想來也怕是病；總之，他不敢再到我眼前來，我要把那亡八蛋打死。”德尼索夫叫着。

就在這一瞬間先爾可夫走進室裏來。

“喂，你來有甚麼消息嗎？”軍官們都向着這進來的人發問。

“朋友們，要開發了。麥克全軍覆沒了呢。”

“謊話！”

“親眼看見了他啦。”

“怎的？看見麥克活着的嗎？他的身子還在嗎？你是怎麼看到的？”

“我就是因麥克底原故又差遣回旅部來了。奧國的將軍大傷了感情，說我向他們恭賀了麥克底到來。……你有甚麼不好處嗎，樂士妥夫？你的面孔紅得厲害啦。”

在這一剎刻時候進來了一位副官，證實了先爾可夫所帶來的消息，他是奉着命令來說，明天清早便要全體開發。

這個消息受了歡迎，大家都歡呼着叫道：“謝天謝地呀，終竟要開發了；我們閑得真是早已無聊啦。”

6

辜屠索夫向着維也納退却，把布老撓附近的殷河，林池附近的屈郎可上的橋梁，在過渡後通同破壞了。¹⁰日²³日俄軍渡過恩斯河，俄軍的輜重隊，砲隊，步兵縱隊，在正午時分通過同名的恩斯市。這一天天氣暖和，蕭瑟而有雨意。從那為掩護橋梁之故有一隊砲兵所營割着的高地遙遙瞭望，四景時而是為霧幕或者煙雨所籠，時而又敞放在陽光裏面，使四方的景物一望無際地都可以看見。在谷中可以看見一座小小的市鎮，有雅致的白塗的房屋和紅色的屋頂，有教堂，有橋梁，無數的俄軍來來往往地在那兩側湧擠着。在多腦河底一個灣曲上可以看見一些船舶和一個小島，島上有城寨和公園，是由恩斯河底流水所抱擁着的。左邊的嶙峋的多腦河岸有松林掩蔽着，一帶山崖遠遠向煙霧中消去。林中藏着的寺院上有一高塔聳出，遠遠的下遊處在恩斯河彼岸底山上有敵人底步槍可以看出。

後衛指揮帶着一名副官在高地上的大砲間立着，擎着一個望遠鏡在檢點周圍的地形。在他的背後不遠，

由總指揮部被派遣到後衛來的訥斯威次克坐在一尊砲架上，他拿着一位哥薩克給他送來的一囊食物犒勞一些軍官。

“在那兒建築了一座城的那位公爵，的確是很高明的一位角色。地形真是扼要啦”，訥斯威次克說着，敦促着軍官們加倍暢飲。

“多謝啦，公爵！”軍官中的一人回答着，他能和一位這樣重要的總指揮部底人談話。儼然是萬分榮幸的一樣。“唉，地形真扼要呢。我們打從那兒經過，看見了兩隻鹿子，那兒的房屋真是高華的建築啦。”

“你看啦，公爵”，另一位軍官說，這人是還想再吃一點甚麼，但又不好動手的一樣，只好故意做作着好像在觀望形勝——“請看啦，我們的步兵是已經在那兒集中了；他們好像要把那座城佔領着的一樣。”

“那是可能的”，訥斯威次克說，“但是我所希望的是”，他咀嚼着又往下說。“把那兒也佔領起來啦”，他指着那由森林中聳出的寺塔，接着又把眼睛晃着。“各位，那可不好玩嗎。”

軍官們笑起來了。

“那兒的尼姑，我們至少去駭她們一下也好啦。聽

說年青的意大利姑娘很不少的呢。在那兒就滯他五年，也完全不算怎樣一回事。”

“真的啦”，別的僚友們更大膽一點的也笑着說：“尼姑們也怕是很在思凡的。”

在這時候遠遠立在前面的副官對着那後衛指揮好像像在指示些甚麼，那將軍用望遠鏡也就望過去。

“唔，是的！”將軍急促地說，把望遠鏡丟開了，聳了一下肩頭，“橋頭的確是遭着砲擊的。爲甚麼總還在躊躇呢？”

在對岸上就用肉眼也可以看見敵人和敵人放着的砲火了，那砲火起初冒着一團白煙，立刻便隨伴着一聲遠雷一般的轟隆，俄軍便恹恹地在趕着渡橋。

訥斯威次克立起身來，打了一下噴嚏，走到將軍面前。“閣下，你不想吃一點甚麼嗎？”

將軍沒有回答他的話，只是說着：“我們得到了這樣的結果。這都是由駿巡來的。”

“我好不好趕上前去？”訥斯威次克插進他的話頭。

“好，你騎馬去，再把命令傳述一遍，並且對輕騎兵說，要扎橋毀了，要把橋上可燃的材料通同檢點一下。”

“滿好的！”訥斯威次克回答着，叫他的哥薩克帶

馬，叫把食物又裝滿一袋囊，把他重實的尊軀却如輕燕一樣翻上馬鞍。

“唉，真的要去找尼姑去了啦”，他微笑着向那些向着自己的軍官們這樣說，沿着迂迴的山徑，下山去了。

後衛指揮回頭向着砲兵將領說：“現刻，你可開火了，你可閑夠了罷，幹一幹痛快一下啦。”

“砲手圍集起來！”號令響震着，一分鐘後砲兵們都滿高興地由烽火邊上跑出，各就自己的地位，實裝起砲彈來。

“第一號！”號令響震着。

第一號猛勇地向後一翻。轟隆的一聲放射了起來。砲彈從下邊山畔的本軍頭上飛過，一股白煙表示着那所落下而爆裂了的地方。軍官和士兵們底顏色由這砲聲便發揚了起來，大家都高興着，提起精神來觀察那下面的山畔所有的隊伍底行動，和前進着的敵軍的行動。太陽在這時完全由雲中步出，輝煌地照耀着四面的江山，和在這江山中所演着的大規模的戲劇。

已經有兩個敵彈掠橋梁而過，橋上的擁擠愈見增加了起來。訥斯威次克爲要傳達命令，好容易達到了這兒，但在這時逼得不能不跨下馬來，把他那魁梧的身子抵壓在欄杆上了。他笑着看着他的哥薩克，那是勒着兩頭馬底韁繩稍稍站在後邊的。訥斯威次克急想衝着前進，但他的對面又來着許多士丁和輜重，從新又把他抵在欄杆上，就那樣他除掉佇立着含着苦笑而外，可沒有辦法了。

“喂，伙計！”勒着馬的哥薩克向着一位駕着車的輜重兵叫出，“你不讓開一下嗎？你沒看見是官長要過路嗎？”但是那輜重兵只是向着那些塞着他的路的兵士們在叫，並沒聽見官長這個字：“嚇，伙計們，走着左手！”兵士們對於這呼號毫無避易，仍然是肩頭與肩頭相壓，刺刀與刺刀相闖擊，擁擠不堪地在橋上滾着。前也不能前，退也不能退的訥斯威次克，從欄杆上面，一向橋下俯瞰，恩斯河悠悠地洶洶地帶着浩浩的流水從橋柱間滾過，後波追趕着前波。把眼睛一轉顧到橋上，這兒同樣地也有單調的士兵們底有生命的波濤滾着。有流蘇的帶子，有遮陽的軍帽，背囊，刺刀，長槍，軍帽下露出的顴骨頂聳兩頰窪陷而泛着倦極無力的面容，

踏着橋梁上的粘泥狼藉的腳——在這些單調的兵士波濤間，有些穿着蟒套的官長，面貌多少是和兵隊不同的，就和恩斯河中波上的白沫一樣，從士兵間走過。有時又有些居民，勤務兵，徒步的輕騎兵，就像河面漂浮着的木片一樣，流在步兵波中，又有時是營部行李或官長行李滿滿地堆積在車上用皮布蓋着的，就像河中流着的木頭一樣，挾在四面的人波中漂浮。

“簡直像決了堤的一樣，”哥薩克帶着無可如何的表情佇立着這樣說，“後面的人還很多嗎？”

“還有一百萬人少一個呢！”恰巧有一位俏皮的兵士，穿着破外套從那兒通過，他晃着眼睛說了，又消逝了。接着又是一位年老的兵士。

“你看罷，那些家伙（這是指敵人在說）會轟擊這道橋的”，老兵士向着同伴者用沈抑的腔調這樣說，“連身上的癢處都忘記了啦。”

不一會這個兵士也通過了，接着這一位兵士乘着貨車滾來。

“媽的，把腳裏纏不知道塞在啥地方去了！”一位勤務兵赤足地在車後跟着，一面跑，一面在行李中翻來覆去地勦着這樣說。

這個勤務兵和着車也通過去了。接在後面是來了兩位滿陽氣的兵士，大約是嗑了兩杯酒來的。

“怎麼樣啦，伙計，那家伙不是給槍尾打了一下嗎？一直在牙齒上啦……”一位兵士把外套底腳邊高裹起來，大擺着手這樣說。

“真個啦，真是個刮刮價的火腿！”另一個人說着，哈哈地大笑。

這些人也走過去了。在訥斯威次克不消說是不知是誰個在牙齒上挨了打，火腿又是怎的關係。

“媽的，爲甚這樣的忙啦！”一位下士用着含怒的非難的調子說，“被敵人送了一點熱東西來，便駭得來怕大家都要丟命嗎？”

“那，老輩子，那從我旁邊咻的一下飛過去的時候是怎樣啦，那砲彈子！”一位年青的兵大張着口說，好不容易才把笑忍着了的一樣。“我真是魂都駭掉了呢。真是駭掉了魂啦，天王菩薩！”這兵士好像把駭掉了魂在當成着光榮一樣誇張着說。

這個也過去了。接着是來了一乘與前此不同樣的貨車。那是德國式的二頭馬車，內容滿大，好像可以整個容納一家人的一樣。在這德國人所趕着的馬車後面，

繫着了一頭乳房滿大的美好的有斑紋的牝牛。羽毛被條上坐着一位抱着乳兒的老年婦人，和一位兩頰紅得帶着紫色的強健的青年的德國女子。這看來好像是地方上的居民，在退兵的時候，特別得到了通行的許可的。一切兵士們底視線是集中在這兩個女人下面的。貨車慢屯屯地通行着的時候，兵士們底言語也都是關係着這兩個女人。人人底面孔上都一樣地浮着想調戲那兩位姑娘的春淫慾的微笑。

“喂，韃靼拐子，你們也在退啦？”

“美貌的娘子，好不好出賣呢？”另一位兵士在語尾上特別用着氣力地向着德國人說。德國人把頭埋着，只是憤憤地但可有些懼怯地大踏步地走着。

“嚇，打扮得妖嬈啦！你媽的！”

“費德多夫，你到她們旁邊去立着滿可愜意啦。”

“可不漂亮嗎，喂？”

“娘子，你要往何處去啦？”一位吃着萍果的步兵將校也是半分微笑地望着那美貌的姑娘這樣問着。

德國人把眼睛閉着，裝着看不見的樣子。

“你要，我給你罷”，那將校一面把萍果遞給姑娘，一面說。

姑娘微笑着接受了。

訥斯威次克在貨車通過時，他也和橋上的一切的人一樣兩眼是沒有離開那女眷們的。女眷們通過了之後，又是同樣的兵士們說着同樣的話滾滾不息地走來，走到一刻時大家都停滯着了。這是慣有的事情，因為營部行李車底馬在橋口上停頓着了，大家都是不能停着等待。

“啥事體呆呆地停着啦？連一點紀律，一點甚麼都沒有！”兵士們在罵。“啥事體這樣的擠啦？他媽的！要在這兒等着遭死嗎，敵人把橋梁燒了便滿好啦。你看罷，把官長都擠得來不能動。”立着的羣衆們面面相覷地在四方八面喧嚷着。接着又逐漸地向橋口擠去。

訥斯威次克在俯瞰橋下的恩斯河底流水時，突然聽見一種自己所從不曾聽過的聲響。那好像是突然飛來的一種大的東西，猛烈地爆落在水裏。

“喂，飛到啥地方去了啦！”在近旁立着的一位兵士，回看那發聲音的地方，驚愕地說。

“趕快走罷，這是爲我們提起精神的”，另一個兵士說，用着不安的聲音。

羣衆又動搖起來了。訥斯威次克感覺到了這剛才

的是一個砲彈。

“喂，哥薩克，把馬帶來！”他叫着。“喂噫！突貫啦，你們讓開，稍稍讓開！”

他好容易走到了馬旁，一面不絕地吶喊着才往前進行。兵士們要讓路給他避在了一邊，但立刻又潮過來擠着他，把脚都擠擗得發痛。那也並不是擠着他的人底錯誤，實在他們也是受着別人擠的。

“訥斯威次克！訥斯威次克！喂，你等一等！”在這時候突然從後邊有一種嗶聲氣叫他。

訥斯威次克迴過頭來，他才看見德尼索夫底面孔，在後邊離隔有十五步的光景，是被蠢動着的步兵底肉塊所間隔着的。黑的頭髮亂蓬蓬地，軍帽朝天戴着，輕騎兵服滿俏皮地披在肩上。

“老兄，你對於這些東西——這些亡八蛋們，爲甚麼不命令他們讓讓路呀？”德尼索夫好像是發作地興奮着的，白眼充着血，黑眼仁就給黑炭一樣在向四面放着光輝，和面孔一樣紅的沒帶手套的小手，揮着帶鞘的指揮刀這樣高叫。

“喂，德尼索夫！”訥斯威次克高興地回應着，“你究竟是怎的啦？”

“我的部下不能通過啦！”德尼索夫叫着，把他跨下滿精幹的天方種的黑馬加上拍車想衝着前進。那黑馬始終被刺刀鑿着，不斷地動着耳，噴着鼻，把口沫向四方飛濺着，馬蹄得得地在蹴着橋板。假使騎馬的人許可它，它是不難躍過欄杆向橋外跳去的。

“這些簡直是甚麼傢伙嘛！簡直是羊子，一分一釐也沒走動的羊了！讓開！……不讓嗎？……啥貨車呀，停着，你這亡八！我要用刀來斫啦！”他把刀鞘拔掉，揮舉着怒吼。

兵士們駭着了，駭得擠成了一團。於是德尼索夫和訥斯威次克又才打在了一道。

“你今天怎的沒有陶然一下啦？”在德尼索夫走近身來的時候，訥斯威次克這樣說。

“連喝一杯的時候都沒有啦！”德尼索夫回答着，“一天到晚又是這兒又是那兒的抬起隊伍四處跑。要打戰，就打戰也還好啦，這到底成啥體統呢？”

“你今天怎的打扮得那樣漂亮呢？”訥斯威次克說，回看着他的上衣和鞍墊。

德尼索夫發着微笑，接着從圖囊中搜出了一張香水芬芬的手巾來，伸到訥斯威次克底鼻尖上。

“好說啦，老兄，從此不是要上明火的戰場的嗎？鬍子是剃了，牙齒是洗了，香水也是上了啦。”

隨帶着哥薩克的訥斯威次克底堂堂的氣度與拔劍亂斫而亂叫的德尼索夫底威風，大生了効力，他們終竟闖過了橋底彼端；把步兵底進行停止着了。訥斯威次克好容易在橋近旁尋着了他所要傳達命令的上校，他把任務達到之後，便迴馬向後轉去了。

德尼索夫切開了通路，在橋口上停着。跨下的駿馬一心想要回到隊伍上去，着急地蹴着脚，他昂藏地把它勒着，眺望着向自己開動來的他的一營。就像只有兩三匹馬在疾驅過的一樣，澄澈的蹄音在橋梁上響亮起來了。官長騎在前頭，一列四人駢列着的騎兵營在橋上連續着，向左岸進行起來了。

進行被停止着了了的步兵們在橋旁稀爛的泥土中低回着，各種不同的軍隊一混在一道，總是要互相懷抱着一種特殊的反感和冷笑的，他們現在也就以這種態度在望着那秩序整然地從自己近旁通過的服裝清潔而瀟灑的輕騎兵。

“喂，滿標緻的小家伙們！你們索性到茶園子裏去演武藝怕還要好些啦！”

“那些家伙有啥用處呢？他們不過是拉出來擺擺招牌罷了！”另一個兵士說。

“步兵，沒鬧啦，會起灰塵個！”一位輕騎兵嘲笑着，他把馬躍了一下，便濺了些泥土在一位步兵底臉上。

“叫你這家伙背着背囊，行得兩次軍，你那裝飾着的皮帶會給你切斷啦。”步兵說着，用袖口揩着臉上的泥。“哼，甚麼啦，那像人呢，像在樹上停着的鳥囤！”

“對啦，對啦，很想把你這家伙騎在馬上來看一下啦。一定是滿有趣的啦，季琴！”一位上等兵的笑着那位瘦小的步兵，那背着重實的背囊是把背駝着的。

“把根短棒子來跨在你的腳底下，那就是你要騎的馬啦，”輕騎兵回敬了一句。

8

其餘的步兵爲漏斗狀的橋口所扼，擁擠着在橋上過渡起來了。最後是貨車和隊伍都達到了右岸，只剩下德尼索夫底輕騎兵還在左岸上作爲掩護隊和敵人對抗着。從遠隔的對岸的山上可以看出的敵人，在這下面的橋上還不能夠看見：因爲從河床低處看出時，地平線

被隔不半俄里路的高地所局限了。前面是一片曠野，有哥薩克兵底斥候隊在那上面浮動。突然有一隊穿着青色軍服的士兵和砲車，在前面正要上坡的車頭上出現了，這是法國軍隊。哥薩克斥候隊開快跑地向山麓退却。德尼索夫中隊上的將官和士卒雖然都勉強着在說些閑話或者瞭望別處，但把那在高地上出現了的東西始終是放在念頭上的，不斷地掉頭去看望那出現在地平線上的斑點，那敵軍底形影。天空到了午後又晴朗了起來，太陽向着多腦河與圍繞着兩岸的濃鬱的連山中，眩目地沉沒而去。周圍是悄然無聲的，只有從對方的山上時而有軍號聲與敵人底吶喊聲傳來。中隊與敵軍之間，除僅少的斥候而外別無它物，僅僅有兩千英尺寬的遼落的空間間隔着。敵軍把射擊中止了，這樣却更使那間隔在兩軍之間的一線，那嚴肅的，可怖的，不可接近也不可把握的一線，令人感覺得分外的鮮明。

“這間隔着生者與死者的一線，令人可以想起某一種事物的一線，只消踏出一步過去——便有不可測量的痛苦與死亡在那兒等待。在那兒——在這原野，樹木，太陽輝耀着的屋頂底那邊，究竟是有什麼東西，是有什麼人，那是誰也不知道的，但是總不免想要知道。超過

這一線是很可怕的，但是總不免想要超過。歸根結果早晚總是要超過這一線，在那兒——在這一線底彼方有的是什麼，是不得不知道的。那就好像在死之彼方有的是什麼不能不知道的一樣。然而我自己不是強壯的，健康的，快活的，焦燥着的嗎？不是被同樣健康的焦燥的筋強力壯的人所圍繞着的嗎？”——像這樣的意境，在現刻處在敵人前人的每一個人，即使沒有想到，也會是直覺着的。而且這種感情對於在目前這一瞬間所生起的一切事項，都賦與以絢爛的光彩，以悅意的鮮明的印象。

高地上的敵軍中有開砲的硝烟現出，砲彈曳着風聲從輕騎兵中隊底頭上飛過去了。立聚在一處的軍官們各歸了各的部署，兵士們盡力地開始整飭着躍躍欲動的馬匹。中隊頓時絕滅了聲息。大家瞭望着前方的敵人，又像在候着號令的一樣在望着隊長，繼着有第二第三的砲彈飛過了。敵人的確是在向着輕騎兵隊射擊的。但是砲彈以筆直籠統的音調，規整地而且迅速地曳着風聲從輕騎兵隊底頭上飛過，落在後面的什麼地方去爆發了。兵士們是連頭也不想回一下的，但在砲彈飛過的聲音響亮時，那帶着單調而又複雜的神情的中隊全

部，宛然就像受着號令一樣，在彈丸飛過時大家都凝着氣息在馬踏蹬上時立起來，隨後又坐定下去。兵士們浮着好奇的神色側目去想探伺伙計們所受的印象。各人底面孔，由德尼索夫以至於號兵，在脣上與腮邊都表現着一種勇躍、興奮、憤怒底神情。值日官繃着眉頭巡視四處的士兵，那神情是挾持着一種要處嚴刑的威脅，見習官的米樂諾夫在彈丸飛來的時候趕快埋頭。樂士安夫雖然在腳上受了傷，騎着一頭騾馬立在左翼，他那神情就像在人衆之前臨場試驗，而很有自負的小學生一樣。他興高彩烈地在向四處觀望，帶着一個神情好像是在說你看我罷，面對着這硝煙彈雨是怎樣的泰然。但是他的面容上依然有一種同樣的像是從來所未曾有的一種嚴肅的表情，不隨意地在脣邊浮漾。

“在那兒鞠躬的是誰呀？米樂諾夫嗎？糟糕！你看我罷！”德尼索夫叫着。他是一刻也不能夠在一個地方停頓着的，騎在馬上在中隊前面巡迴。

這凡西迦·德尼索夫底鼻平鬚黑的面孔，矮小的壓縮了般的全體的姿勢（他用那黑毛聳聳的指頭短而筋骨稜稜的手握着拔出了鞘的軍刀）和平時照例在晚上喝了兩瓶酒時的神情一樣，但只比平時更紅。他像雀

鳥飲水時的一樣把蓬蓬的腦壳高高地昂着，把拍車在溫馴的培特因馬的橫腹上毫不容情地貼壓着，把身子反向後邊快要倒暈下去的光景，又走向中隊底的另一側面去。一面用破了的喉嚨叫着檢驗手槍，不一會他跑到了一位二等上尉底面前。這位上尉騎着一匹肥大的母馬，用着平步也向着德尼索夫跑來。他蓄有長長的鼻鬚，面孔和平常一樣的嚴肅，只是兩眼比平常更放光彩。

“怎麼樣呢？”他向德尼索夫說，“像這樣的情形是開不成仗火的，你看罷，回頭便會退却啦。”

“到底要幹麼，要鬼才曉得啦！”德尼索夫不平地說着。

“哦，樂士妥夫！”他看見了那位見習士官底高興的面孔又突然叫起來。“好啦，現刻可滿了心願啦。”

他看見了這位見習士官，不免像是高興地發着微笑。樂士妥夫感覺着自己是特別的幸福。在這時候司令官出現到橋頭上來了，德尼索夫飛奔前去。

“閣下，請許可我開始攻擊罷，我要把他們打得個落花流水。”

“那有什麼攻擊底必要啦！”司令好像在厭嫌着一

顛執扭的蒼蠅一樣地把額頭纏着，滿不高興地這樣說。
“你們爲甚還停在這兒？你們看見輕騎兵都在退却了嗎？趕快把中隊移到後方去！”

中隊不損一兵一卒，渡過了橋退出了炮擊圈外。接着是在散兵線中的第二中隊也渡過了，最後是哥薩克兵也從河岸撤退了。

兩個中隊渡過了橋，絡繹向山路退却。聯隊長胥伯爾特上校騎着馬趕上了德尼索夫中隊在離樂士妥夫不遠處用着平步在進行，自從爲契里亞甯事件衝突以來現在是第一次才開始對面，但他對於樂士妥夫絲毫也沒有留意。樂士妥夫在此刻上了戰場上來，覺得自己的生殺與奪之權是操在了和自己不相配的這個人底手裏，目不轉瞬地望着那聯隊長底鬪士般的背部，亞麻色的後頭部，與同那紅色的頸子。在樂士妥夫心裏是在這樣作想：這胥伯爾特只是假裝着不注意的神氣的，現在他的目的不只是在想試驗我的勇氣嗎？——他這樣想着，把身子昂起，得意洋洋地向四下觀望。回頭又覺得這胥伯爾特是要向自己顯示沉勇，才故意到自己的近旁來這樣走着。而這和自己是有敵意的人，怕是爲要處罰自己即是樂士妥夫，所以才把中隊全部趕赴向可恐

怖的衝鋒。在衝鋒之後自己受了傷，自己的“讐敵”寬大地走到身旁伸出手來表示和睦的神情，在心中描畫了一下。

在包羅格拉德聯隊底人們是熟習的高高地聳着兩個肩頭的淺爾柯夫（他是不久才退出聯隊的）向着聯隊長底身旁走來，他由參謀本部逐出之後，以為住在參謀部，不消做一個錢底事情可以多拿薪水，要來幹前方勤務這樣的笨事，他不是那樣的蠢材，所以他是不能夠在聯隊上穩定着的，他使下巧妙的手段，運動到做了白格拉穹公爵底傳令僚，他拿着後衛指揮官底命令又來先前的長官底面前來。

“聯隊長閣下”，他向着以前的同僚們迴顧了一番，向着樂士妥夫底“讐敵”，用他固有的沉鬱的認真的腔調這樣說：“有命令，叫停止着把橋樑燒毀。”

“誰的命令呵？”德國產的聯隊長用不正確的俄國話憤然地發問。

“聯隊長，是誰的命令，我可不曉得。”騎兵中尉滿認真地回答着。“只是公爵叫我‘快到那邊去向隊隊長說，趕快回頭去把橋樑燒掉’。他是這樣說的。”

在淺爾柯夫之後有同僚的副官也傳着同樣的命令

到聯隊長處來，在將校之後又是那魁梧的訥斯威次克乘着哥薩克馬跑來了。馬是費盡了氣力用跑步把他運送了來的。

“怎麼的啦，上校？”馬還在跑動着他便這樣叫出。
“我不是向你說過叫你燒橋嗎？現在怎麼的？這兒的人好像通同癡狂了，不知道在幹些甚麼。”

上校悠悠閑閑地把聯隊停止着，再來向着訥斯威次克。

“你向我說的是燃料，”他說，“你沒有說到燒的話上來。”

“怎的啦，老伙，”訥斯威次克脫了帽了，理着汗濕了的頭髮，把馬停止着說。“怎的啦，老伙，叫把燃料放好，才沒有說上燒橋，有這樣的事情嗎？”

“少校閣下，我是不好讓你叫作‘老伙’的，並且你也並不曾叫過我燒橋！我自己的職務我是知道的：我是嚴重地遵奉命令的習慣。你在叫燒橋，到底叫誰去燒，我可不明白。”

“哼，又來啦，”訥斯威次克把手揮了下一這樣說。
“伙計，你怎的在這兒呢？”他回顧着淺爾柯夫說。

“唉，我同你一樣啦。伙計，你可是汗流浹背啦。

……”

“你是說……”聯隊長又憤憤地繼續着說。

“上校，”副官插斷了他的話頭。“現在不趕快不行呢。敵人把砲火逼近起來，快要用榴彈射擊了。”

上校沒說話從副官看到肥胖的訥斯威次克，又看到淺爾柯夫，順次看了一遍才把眉頭蹙着，用莊重的口氣說道，“那嗎讓我來把橋燒了罷。”他那神情就好像是在說：我是受了你們的種種的不愉快，但該做的事情我還是做。

儼然像一切的錯誤都該歸罪於馬的一樣，把筋肉發達的腳緊蹙着它直跑向前方那樂士妥夫在德尼索夫底指揮之下勤務着的第二中隊去，下出命令叫回到橋頭。

“唔，還是沒有錯，”樂士妥夫心裏這樣想，“那家伙是想要試驗我！”他的心臟收縮了起來，血液頓時騰上了面孔。“好的，你看罷，”他在心裏繼續着說，“你看我究竟是不是怯懦者！”

在中隊全體的人們之似乎快活的面孔上，又有剛纔立在敵彈之下的當時那種同樣凜烈的陰影出現了。樂士妥夫想在聯隊長底面孔上尋出自己所想像着的確

證，目不轉睛地釘着自己的“讎敵”。但是聯隊長却一次也沒有顧到樂士妥夫身上來，始終同在行列之前一樣，帶着一個嚴烈的莊重的神情。不一會聽着號令底聲音。

“敏捷地！敏捷！”在他的周圍有幾個人底聲音這樣叫着。

兵士們把刀挽在手韁上，一面響着拍車，忙忙碌碌地由馬上下來畫着十字，自己並不知道此後究竟是要做甚麼。樂士妥夫已經不再看聯隊長了，已經沒有那樣的餘裕了，他最擔心的是怕比兵士們後了一步，擔心得連心臟都像要凍結的一般光景。把馬交給馬夫時，他的手是在顫。血液一陣一陣地感覺着迸上了心臟來。德尼索夫昂着腰身，大聲地在喊叫甚麼，從他的身旁通過了。樂士妥夫把拍車盤絞一下，把軍刀嚮動一下，除在周圍馳突着的兵士之外甚麼也沒看見。

“抬擔架來”，不知是誰，在後方這樣叫。

樂士妥夫沒有覺察到担架底要求是什麼意義。他只是在拚命地走，想比任何人也要走上前頭去。但是走到橋畔時，他因為沒有照顧着脚下，踏竄到被人衆踏破了的爛泥裏去了。兩足一失據，兩手便撐到地下。別的

人避開他都跑過了。

“上尉，照顧兩側面！”是譎變多的聯隊長底聲音。他向前方跑去，帶着佔了勝利的愉快的面孔，在離橋頭不遠處立着。

樂士妥夫把污了的兩手在騎馬磚上揩着，掉頭看了自己的“讎敵”一下，又朝前方跑去了，心裏想着愈朝前走的愈好。但是胥伯爾特沒有看準確，並沒留心到樂士妥夫。

“在橋當中跑着的是誰呀？向右手走！向右手走！轉來！”他含着怒氣地在叫。向着那爲要顯示自己的膽量，在橋板當中騎在馬上走的德尼索夫：“爲甚麼要去冒那樣的臉呀？你下馬來的好罷。”

“唉，怕甚麼啦？該死的是該死的，”德尼索夫在鞍上回顧着這樣回答。

在這期間訥斯威次克和淺爾柯夫和副官，都是站在命中距離以外，望着那時而戴着黃色的軍帽，穿着縫有飾紐的濃綠色的上衣和青色的馬褲，在橋邊上湧動着的一團，時而又望着那從遠遠的彼岸漸次走攏來的青色的短衣，那騎在馬上的一羣敵人。

橋樑是燒，還是不燒呢？是敵人先燒，還是本軍先燒呢？是本軍迅速趕去把橋樑燒了，還是敵兵走到榴彈射擊底距離把輕騎兵鏟殺呢？——站在後方高地上俯瞰着橋樑的多數的軍隊中人，人人都把心頭緊結着不容自己地把這些疑問在胸中盤旋；交換地較看着那浴着燦爛的夕陽光屯在橋旁的輕騎兵，和那輝耀着刺刀與大砲，漸次地逼近攏來的青色的短衣。

“唉！輕騎兵是要覆滅的！”訥斯威次克說。“已經達到了榴彈射擊底距離了，已經是相隔不遠。”

‘聯隊長領着了那樣多的人去，真是糟糕，’副官這樣說。

“真的啦？”訥斯威次克回應着。“只消派兩個勇敢的兵士去可以辦到的。”

“閣下，你說那裏的話！”淺爾柯夫目不轉睛地釘着輕騎兵，插口說着，照例呈出一個小孩子底神氣，你不知道他所說的是真是假。“閣下，你說那裏的話！兩名兵士就可以辦到？那樣一來，怎樣可以得到烏拉迭米爾綬章呢？要點就是在這兒的，作與中隊就全軍覆滅，報奏上去，自己是可以得寶章的啦。我們的聯隊長關於這層是很拿手的。”

“哦，你看，”副官叫着；“要放榴彈了！”

他把法國的大砲指着，那把前敵撒下了在匆忙地準備射擊。

準備着砲擊的法軍的集團中有硝烟出現，同時接着出現起來——在第一發的響聲到達到這邊來的瞬間，第四次的硝烟已經出現了。兩個響聲才連續地聽見，接着又有了響聲起來。

“哦，哦，”訥斯威次克把副官的手握着，就像感着了激痛的一樣叫着，“你看罷，一個人倒了，倒了，倒了！”

“好像兩個人呢？”

“假使我要是皇帝，我是絕對不打仗的，”訥斯威次克把臉避開着說。

法國的砲兵又在匆忙地在開始裝實。穿着青色短衣的步兵們開着跑步向橋樑湧來。又現了幾次的硝烟（但是有些不規則的間隔），榴彈在橋上開始爆響起來了。但是這回在橋上起了甚麼事情，訥斯威次克也沒辨出了。橋上起了濃烟。輕騎兵終竟燒毀成了功。砲兵隊已不再是來防礙燒橋，單只是決定了方向在繼續着射擊。

輕騎兵們在走回馬夫旁邊時，法國兵前後行了三次的射擊。頭兩回的不正確，榴彈完全爆在一邊去了，第三回的却落在了輕騎兵的羣中，打倒了三個士兵。

樂士妥夫是只一心念着自己和聯隊長的关系的，佇立在橋樑正中不知道要怎樣才好。就要動手斫殺(在他心目中以為戰爭總是這樣的)，也沒有可殺的對手；就要幫助燒橋，自己沒像士兵一樣拿着草把來，也不能辦到。他立着在向四處觀望的時候，突然之間有散洒胡桃一樣的聲音在橋上響着。立在身旁最近的一位士兵叫喚了一聲便向欄杆倒去。樂士妥夫和其它的人一道跑上去。又有甚麼人在叫“抬扛架！”有四個人動手要抬那位受傷的人。

“哦哦哦……沒管我，我死了的好，”受傷者叫着，但大家把他抱了起來抬了扛架。

樂士妥夫把面孔避在一邊，好像在尋求甚麼一樣在眺望着遠景，多惱河的流水，天空，與太陽。天空真是無可言論的美好，真是青蒼，沉靜，淵深！將沒的夕陽帶着無限的光輝燦爛的神韻。迢遙的多惱河之水帶着柔和的光澤，顫着漣漪。更在迢遙的多惱河的彼岸青蔥地現出的羣山，僧院，有神祕風味的山峽，頂上有霧靄蒙

罩着的松林，這些是更加優美。……那兒是恬靜而充滿着幸福的……〔假使我是住在那兒，我會甚麼也不會想的，甚麼也不會想貪得的啦〕……樂士妥夫心裏在這樣想着。〔在我一個人與同那太陽光中是有無限的幸福，然而在這一兒……是呻吟，苦痛，與恐怖，還有是這樣茫然的不安定的神情……哦，又有甚麼在吶喊？都在往後方奔喊，我也跟着在一道奔跑了。啊，這便是那個，現在在我頭上和周圍充塞着的便是那個——死！……只消把眼睛晃瞬一下，我便會看不見這太陽，這河水，和這山峽了……〕

在這一瞬間，太陽為雲翳所遮蔽了。樂士妥夫前面又現出了一架扛架。於是對於死與這扛架的恐怖，對於太陽與生命的愛——一切的事物都溶混在一種病態的不安的感情裏面。〔呵，主喇！在太空中君臨着的上帝喇！你請救助我！〕樂士妥夫這樣在心中默禱着。

輕騎兵們跑到馬夫近旁時，人聲漸漸高起來，穩定起來了，扛架也在目前消去了。

“怎麼樣啦，老兄，聞了下火藥的氣味嗎？……”德尼索夫的聲音在耳上這樣叫。

〔甚麼都算完了。然而我是一個怯弱者，我是……〕

樂士妥夫在這樣想着。深重地吐了幾口氣，從馬丁手裏把屈着前膝的格拉契克馬接過來，跨上了鞍薦。

“那是甚麼啦？是榴彈嗎？”他向德尼索夫發問。

“是的啦，而且是上等的家伙！”德尼索夫叫着。“大家都幹得很勇敢，但是可厭棄的工作啦！要是攻擊，便痛痛快地打，那是很愉快的，但現在是怎樣啦？哼，簡直把人當成靶子一樣在打！”

這樣說了，德尼索夫便離開了樂士妥夫，把馬頭掉向在不遠的處所立着的聯隊長，訥斯威次克，淺爾柯夫，副官，那一團人方面進去了。

[但是好像誰也不覺得的一樣啦，] 樂士妥夫在心裏作想。實在是誰也沒有覺得，因為一位素未經過砲火的見習士官，最初所經驗的感情是大家所熟習的。

“回頭上校便要稟上去了的呢！”淺爾柯夫說。“你看罷，我不久就要昇為少尉的。”

“請報告公爵，我把橋已經燒了，”聯隊長得意揚揚地愉快地說。

“好的，假使問到本軍的損失呢？”

“很輕微的！”聯隊長用沉洪的聲音回答。“有兩名兵士負了傷，一名丟了命。”把這丟了命的一個妙語響

亮地斬切地吐囁着，他是滿得意的，好像怎麼也禁不住有一種開心的微笑。

9

受着波拿伯麾下十萬的法國兵所追擊，隨處受着居民的敵意，同盟軍也不能夠信賴了，迫於糧食的不足，不能不出乎豫料外的條件之下行動着的三萬五千人的俄軍，在辜屠索夫將軍的指揮之下，沿着多惱河逐漸地退却，敵人追擊過急時，又屯止着作小小的後衛戰以防重砲輜重之類之損失。朗巴哈，安奔哥特盾，以及梅爾克附近都有過小小的戰鬥。不怕勇敢善戰竟為敵人所承認，然而這些小戰鬥之結果只是使退却愈益地迅速。在烏爾牟之戰免受捕獲的奧軍，在布老捷暫時和辜屠索夫軍併在了一道，然而現在又兩相分離了。於是辜屠索夫便不得不單靠自己手下疲憊盡了頭的微弱兵力。連要保守維也納的想頭都已沒有了。辜屠索夫所能辦到的，不是在維也納時，由奧國的軍事參議局所授與的，根據着新的戰術所熟慮出的攻擊戰，而是免蹈馬克將軍全軍敗績之覆轍，把自已由俄國所領出的軍

隊，迅速地集中起來。

十月二十八日，辜屠索夫把他的軍隊渡到了多惱河左岸，才第一次停駐了下來，與法蘭西的大軍夾河而陣。三十日，他攻擊陣據在多惱河左岸穆謙部隊，把它打敗了。在這戰鬥中才第一次有勝利品到手——一面軍旗，數門大砲，和敵人底兩位將軍。在兩禮拜間之退却後，俄國軍隊才第一次停止着，戰鬥的結果不僅保持着陣地，而且把敵人打退了。軍隊雖然沒有衣被而且疲憊，又因殺傷逃亡而損失了全力三分之一，他們雖然把自己的傷兵病兵都留在多惱河的彼岸，帶着辜屠索夫底一封書信訴諸於敵軍之仁慈；在克勒牟士的大病院與民房雖然已容不下那樣多的傷兵病兵，——然而儘管有那樣的情形，在這克勒牟士前之駐劄與對於穆謙之勝利大大地鼓舞了全軍的士氣。在全軍中，乃至在大本營內，都有極快人意而無根據的風說流傳，說是俄國底援兵已近，說是奧軍在某處打了勝戰，說是波拿伯已經聞風而逃。

安德雷公爵在戰鬥期中是在此次戰死了的奧國將軍胥米特身旁的。他坐下的馬受了傷，他自己在手腕上也受了一點輕傷。總指揮特別眷愛他，他被派遣奧國朝

廷去報告這次的勝利消息，此時奧廷已遷至布呂雲，因為維也納受着法軍底威脅。在開戰之夜，感着激昂，但非疲倦（安德雷公爵看來雖不甚壯健，他比極強壯的人也還能夠耐勞）。他帶着杜屠羅夫（1753——1816）將軍底報告騎着馬到克勒牟士來見辜屠索夫。就在同一晚上他又帶着特殊的消息被派遣到布呂雲。這項差遣除掉當受賞錫之外，是意義着向陞級的重大的一步。

當夜月黑而有星光；道路在開戰當日降下的積雪中呈示着黑色。心裏充滿着戰爭底印象，充滿着他所帶去的勝利消息所當喚起的效果之愉快的種種的預想，又充滿着和總指揮與同僚們告別時的回憶，安德雷公爵坐在一乘輕便的郵車中夜行，他的精神好像一個人長久等待着某種渴望着的幸福，最後終竟得到了一些端倪的一樣。當他一把眼睛閉了，槍砲底明火便在他的耳中回響，那響聲和郵車之輪音與勝利之情感含混在一道。在有一瞬間他會夢見俄軍遁逃，自己是遭了屠戮；但他一覺醒來，覺得是夢非真，而敗走了的反而是法軍，又從新感受着新鮮的幸福。他把勝利時之一切的詳情，他自己在戰陣上的沉勇又回想起來，得着安心，他又開始瞌睡起來。……月黑的有星光的一夜是被燦

爛的晴朗的早晨所隨伴着。雪在陽光中融化，馬匹們輕快地奔馳，新穎而殊致的森林，原野，樹木，在路道兩旁一樣地飛過。

在一個驛站上，他追上了一列裝載着俄國傷兵的大車。監運的俄國軍官坐在最前的一駕車子中，裝腔作勢地在痛罵着兵士。在每駕德國式的長的 *Vorspann* (馬車)中有六個或以上的蒼白的，裹着繃帶的，污濁的傷兵在那崎嶇不平的道路上顛簸着。其中的有些在談論(他可以聽出那俄國話底聲音)，有的在吃着麵包；受傷極重的悶沉沉地看着路過的郵車，帶着病孩般的謙沖的興趣。

安德雷公爵叫車夫把車停着，問一位傷兵是在那次的戰陣上受的傷。

“是在前天的多惱河之戰，”傷兵回答着。安德雷公爵把錢包搜出，遞了三個金元給那傷兵。

“送給大家的啦，”他加上一句，招呼着向他走來的軍官。“伙計們，好生保養，”他向着士兵們說，“我們還有大事情在後面啦。”

“是甚麼消息啦？”軍官問着。顯然是很想插進話頭來。

“有好的消息呢！趕着走罷！”他吩咐着車夫又跑向前去了。

安德雷公爵趕到布呂雲時，天已經全黑了，他自己的周圍是一些高樓大廈，輝煌的店家，有燈火的窗戶，街燈，在街道上囂騷地旋滾着高華的馬車，一切充滿着活氣的大城市之霧圍氣，這對於由戰陣上來的軍人是十分有引力的。雖然是連夜奔馳而未得安睡，但是安德雷公爵在趕向公廷時，比前夜的精神愈是感覺得煥發。只見他的眼睛帶着熱病般的輝耀，他的想念以極端的迅速和明晰層見疊出。他又活現地把戰陣之詳情描畫了一番，不是混雜呈，而是斬然有定形地好像在向着佛朗西斯皇帝在陳述的一樣。他活現地想像着一些會向他提出的偶然的問題，以及他應當回答出的一些答案。他想像着他必定是立即被召到皇帝面前的。但是在進宮殿的頭門時一位官員跑來迎接着他，聽說他是專使，把他引到另一處的宮門。

“Euer Hochgebohen (大人)，通過那廊道時請轉向左手，你會遇着一位侍從武官的，”官員向他說。“他會領着你去見陸軍部長。”

侍從武官來迎接着安德雷公爵，請他等待一下，走

進去報告陸軍部長。五分鐘後侍從轉來，極盡懇勸地弓着背讓公爵走在前面，把他領過廊道向着陸軍部長之私室。侍從好像是要用他那極端的官派來免得和這位俄國的副官稍稍親昵了的一樣。安德雷公爵之樂意在他走到部長室之門前，已經顯著地低沉了。他感覺着遭了侮辱，這遭了侮辱的感覺——在他未經意之間——立地轉化爲別無若何根據的輕視感。他的靈敏的頭腦在這一瞬間同時供給了他以這種觀點，他覺得是有權利來輕視這位侍從和陸軍部長的。（他們從不曾聞過火藥氣的人，打了勝仗在他們看來定然是很平常的事！）他心裏這樣想。他的眼臉輕蔑地抑沉着；他特地隨意地走進部長室裏。待他看見那部長坐在一張大桌面旁邊，起初有兩分鐘的光景都沒瞅睬到他的進來，這種輕蔑感愈見濃厚化了。陸軍部長有一個禿頭，兩鬢上有一些灰白的髮髮，埋着頭在兩盞蠟燭之間；他在檢閱文件，用鉛筆在指畫着。他接着把文件看完了，並沒轉過眼來瞻望一下房門的推開與脚步聲。

“把這個拿去交給他，”陸軍部長對他的侍從說，並沒注意到這俄國的專差。

安德雷公爵覺得這陸軍部長對於辜屠索夫軍之勳

作是並沒有放在心上的，也覺得他是有意要使這位俄國的專差感覺到這點。[但是那在我倒是無足重輕的，]他心裏想着。陸軍部長把餘下的文件放在一邊，把紙頭齊平之後又才抬起頭來。他有一個有智慧而有特徵的頭。但他一回向到安德雷公爵來的一瞬間，陸軍部長之精明的面容顯然是故意地習慣地生了變化。在他的臉上留着一種淡漠的微笑——分明是做作而又不顯其是做作——這是忙於接見者的人所慣有的態度。

“是辜屠索夫將軍——元帥派來的嗎？”他發問。
“我想來怕是好消息啦？和穆謙接觸過一次嗎？打了勝仗？應該是打勝仗的時候了！”

他把寫給他的報告接着，帶着沉悶的表情開始展讀。

“呵，我的天！我的天！胥米特！”他用德國話說着。
“天大的災難呀！天大的災難呀！”跑馬觀花地把報告看了一遍，他把來放在桌上，警視着安德雷公爵，顯然在沉思着甚麼。

“呵，真是天大的災難呀！這樣的一次接觸，你說是決戰嗎？”（然而穆謙沒有被擒，他反射地想到了這一層）“很高興你帶來的好的消息，雖然胥米特之陣亡是

這場勝利之高貴的代價。陛下定然是高興接見你的，但不能在今天。我謝謝你；你須得休息一下。明天，請你參加閱兵後的朝見。不過我是要通知你的。”

在他談吐着的時候，已經消滅了的那談漠的微笑，又浮現了陸軍部長之面孔出來。

“Au revoir(再見)，我真真感激你。皇帝陛下是極高興接見你的”，他又反復一遍，把頭點了一下。

安德雷公爵離開了宮廷，你感覺把那勝利所曾給與他的全部的樂趣與幸福都移交到那部長和重儀式的侍從之冷淡的手裏去了。他的想頭全然改變了過來，那場戰爭在他的心中形成爲遼遠的，模糊的記憶了。

10

安德雷公爵居停在布呂雲一位他所熟悉的俄國外交官畢里賓家裏。

“呵，親愛的公爵，我再沒有比你更要歡迎的人了，”畢里賓說着，走來迎接着安德雷公爵。“佛朗慈，你把公爵底行李帶到我寢室裏去，’他吩咐着把安德雷公爵導引來的他的僕人，“甚麼，報捷的專差？那好極了。你

可看出，我現刻是患着病屯在家裏。”

沐浴換洗了之後，安德雷公爵走進外交界底華美的書齋，坐下享受着爲他準備下的晚餐。畢里賓安靜地坐在火爐旁邊。

不僅他的羈旅，就是他在行軍中所費的全部的時間，把清潔之適意和生活之雅趣通同剝削了，現在在這由童年所習慣了的華美的周圍中，使安德雷公爵感受着舒適底快感。加之，在他受了奧國人的接待之後，他是高興說話——雖然不是用俄語，而是用的法語——至少是向着一位俄國人，這人他相信是拥有着俄國人所通有的對於奧國人的厭惡（現在他是特別深刻地感覺着的）。

畢里賓是一位三十五歲的獨身者，與安德雷公爵是同屬於一個圈域的。他們是在比得堡相識的，但在安德雷最近和辜屠索夫寄留在維也納時是更加親密了。恰和安德雷公爵在軍界中是大有希望的青年一樣，畢里賓在外交界上是更有遠大的前程。他依然是一位青年，而不是青年的外交官，不怕他自從十六歲以來，便在外交上服務。他曾經住過巴黎與柯本哈根；現在住在維也納，佔有着很重要的地位。外國的總長和俄國駐劄

維也納的使臣都知道他，尊敬他。一般的一伍一什的外交官員，他們的職分是限定在保守着消極的性質，只消因循延玩，談着漂亮的法國話以圖交際之圓滿，他不是那種的外交官員之一。他是喜歡服務而又有才幹的外交官員之一人，雖然他天性舒散，但他每每連夜連晚都在書桌上辦公。無論公事是怎樣的性質，他拿到手上都一樣地可以辦好。他的趣味不是在“何以？”這個問題，而是在“如何？”這個問題。外交工作之目的是甚麼，他並沒關心，只是要靈敏地，正確地，巧妙地，做出一紙公文，一張意見書，或是一通報告，便是給予他以沒大興會的工作，除開這樣的努力之外，在上流社會中之交際與談吐，畢里賓之功績也是不小的。

畢里賓高興傾談也就和他高興服務一樣，但要談吐是優雅地富於機智的時候。在社交界中他是常常提醒着要得一個機會來說些傾座的話語，除掉在這樣的交際之外他是不說話的。畢里賓的談吐總是煥發着關於一般趣味上之獨創的，警拔的，雅致的辭令。這些辭令是在畢里賓心中之內在的畫苑製造出來的，就像是有意地造成可運搬的形式，好讓無足重輕的人們容易記憶着，由社交室搬運到社交室。畢里賓之嘉言便傳播

於維也納的社交室中，繼後在所謂大事業也便發生出影響來。

他的瘦削而帶黃色的面孔，全部都被覆着深刻的縐紋，那看來常常是清潔的漂亮的就像沐浴過後的人的指尖。這些縐紋之運動串演着他的容貌之重要的表情。在一時他的前額縐出一些橫溝，他的眉頭揚起來，在另一時他的眉頭又垂下，深的紋路刻陷着他的兩頰。他的深陷的一雙的小眼很坦白而呈着一段和氣。

“好，請把你的勝利談告訴給我，”他說。安德雷以極謙沖的態度，把那戰事敘述了出來，絲毫沒有把自己誇耀一次，隨後又把陸軍部長之接見也陳述了。

“他們接待着我和我帶來的消息，就像是在九桂戲上麻煩着的一條狗仔，”他這樣把話頭結束着。

畢里賓微微地苦笑，臉上的縐紋消失了。

“好朋友，終是一樣呢，”他說。遙遙地覷着自己的指甲，把左眼的皮膚縐了起來，“我對於正式的俄國軍隊雖是極其尊敬，但我敢說你們的勝利不是怎樣好有光輝的勝利。”

他接着在用法國話攀談，只是在有些文字中他想要加上些輕視的語氣的使用俄國話來表示。

“怎的呢？你們不是以全軍之衆來攻擊僅有一師人的不幸的穆謙的嗎？穆謙不是更從你們的手中逃脫了嗎？那兒是勝利呢？”

“總之嚴格地說時，”安德雷公爵回答着，“我們至少可以不矜誇地說得一句：那比烏爾牟之戰總要較勝一籌……”

“怎的你們不替我們生擒一個，至少是一個元帥呢？”

“因為凡事不能出乎豫料，不能像觀兵式那樣順手。我已經對你說過，我們是希望在早晨七小時攻擊敵人背面，然而事實上到午後五點鐘都還不曾達到。”

“但是爲甚麼不在早晨七點鐘做到呢？你們應該是在早晨七點鐘做到的，”畢里賓說，微笑着；“你們應該是在早晨七點鐘做到的。”

“你們爲甚麼又沒用外交的方策，來把波拿伯扼制着，叫他最好是沒佔領日內瓦呢？”安德雷公爵以同樣的腔調說。

“我知道的，”畢里賓插口起來，“你是以爲坐在一個人的火爐旁邊的梭發上，要捕虜幾個元帥是很容易的，但儘管怎樣，你們爲甚麼總沒捕虜一個？假使聖天

子皇帝佛郎西陛下就和陸軍部長一樣，對於你們的勝利並不甚滿意，你們是用不着驚怪的。唉，就是我自己，俄國公使館底一員可憐的祕書，都覺得沒有樂趣，值得給我們的下人佛郎慈一個大赦，許他一天的休假，讓他帶着他的愛人去遊普拉塔公園（Prater，維也納有名之公園）……不過這兒倒是沒普拉塔的……”他直視着安德雷公爵，突然把額上的縐紋消逝了。

“好，現在讓我來問你一些‘爲甚麼’啦，好兄弟，”安德雷公爵說。“我要承認我是不明白的；或許這兒有甚麼外交上的機微超在我的貧弱的智識以上；但是我不可不解。馬克將軍全軍覆沒了，費丁南德大公與卡爾大公都生死不明，一敗塗地之後而又再敗塗地；辜屠索夫一個人最後得到了一次顯明的勝利，把可愛的法蘭西人底鋒銜措挫了，陸軍部長才連沒意思來傾聽一下詳情啦！”

“就是因爲那樣的啦，好朋友，你太不聰明。沙皇萬歲，俄羅斯萬歲，正教徒萬歲！那是很可誇耀的，但是你們的勝利，於我們（我的意思是在代表着奧國宮廷說話）何有呢？你替我們帶來的如是卡爾或大公者費丁南德大公——或者任誰那一位你所知道的大公——底勝

利消息，作輿是打敗了波拿伯底消防隊，那又是另外一回事，那是值得鳴砲祝捷的。但這回的事情只是在作弄我們，就好像是出於故意。卡爾大公一事無成，費丁南德大公聲威掃地，你們放棄了維也納，撤退了防地，你們就好像在對着我們說，你們去靠皇天保佑罷，你們和你們的國都，魔鬼才爲你們保護。而且我們大家所喜歡的一位將軍，胥米德，你們把他放在槍火之下犧牲了，現在才走來向我們報捷！…… 比你所帶來的消息更要令人難受的情形是籌想不出的，你應該明白了罷。那好像是故意做的，故意做的。但是那些都不管，即使你們是得到真正的有光輝的大勝利，即使卡爾大公也是勝利了，於大局上又有何補呢？在維也納既被法軍佔領以後，凡事都太遲了。”

“佔領？維也納被佔領？”

“不僅維也納是遭了佔領，波拿伯已經在勳布龍（維也納郊外之離宮），伯爵——我們親愛的烏爾布納伯爵——已經在準備出發去承仰意旨了。”

因爲受了途中的勞頓與同被接見時的憤慨，更因爲是剛好才用了晚餐，公爵覺得對於他所聽見的這一席話底意義不能全部了解。

“黎吞費爾士伯爵今晨到了我這兒來，”畢里賓接着說，“把了一封信給我看，詳細地寫着法國人在維也納的觀兵式。公爵彌羅（Murat, 1771—1815）拿破崙麾下之元帥，後封於拿破里）以同其餘的許多事情……你可明白了你的捷報並不是值得歡迎的一件大事，你是不能夠被我們接待得就和救世主一樣的啦……”

“我真的沒有料到，絲毫也沒有料到！”公爵安德雷說，在開始了解着克勒牟士之勝利比較起奧京陷落這樣一件事來，實在是無足重輕的一項消息。“維也納怎的被佔領了呢，那大橋和那有名的寨壘，還有歐奕爾斯培格公爵啦？我們得到的風聞是歐奕爾斯培格公爵在防守維也納”，他說。

“歐奕爾斯培格公爵是站在這一邊——我們這一邊——在保衛着我們；我想來保衛得是很不高妙的，不過總是在保衛。但是維也納是在河那一邊。唉，橋是沒被佔領的，我想那邊不會佔領，因為已經設了地雷，命令一下便可炸毀的，假如不會那樣，我們是老早逃到波赫爾雅底山裏去了，你們和你們的軍隊等不上十五分鐘便要腹背受敵。”

“但就那樣也不好說戰爭就完結了，”安德雷公爵

說。

“但我相信是已經完結了，在這兒的一些寶貝們都在這樣想，不過他們不敢說出口來。我在戰端開始時說的話算的中了，，事局不是在堵侖斯坦（Durenstein，克勒牟士附近之山名）之戰所能決定的，不是解決於彈藥，而是解決於發明彈藥的人，”畢里賓說，又在反復着他的警句之一了，讓綉紋在額上消逝而停息着。“唯一的問題是亞歷山得皇帝與普魯士王之會盟會得出什麼結果。假如普魯士加入聯盟，他們幫助奧地利時，戰爭是會繼續的。假使不然，唯一的問題只是在甚麼地方再訂出一批新的康坡·福爾繆條約而已（Campo Formio，意大利之一村落，1797年奧地利與法蘭西訂屈辱條約於此）。”

“但是好一位非凡的天才呀！”安德雷公爵突然地叫出，把他小小的拳頭掄起來，在桌上擊了一下。“那位漢子真有好大的幸運啦！”

“Buona parte嗎？（註）畢里賓詰問着說，把額頭繆起來好像就要發出一個警語的神氣。“Buona parte嗎？”他

（註）拿破崙之姓，法文如是作，讀為“畢沃拿伯提”，比英文等之繆音多一u字。

說，在u字上特別把語氣放重。“不過，我想，他現在既從勳布龍對奧大利在發號施令，我們是應該讓他把u字放下。所以我斷然地要改正易服，簡單地稱呼為Bonaparte（波拿伯）。”

“好的，沒談笑話罷，”安德雷公爵說，“你當真相信着戰爭是結束了嗎？”

“我要把我的意見告訴你。奧大利是上了當，她是不慣上當的。她要來報復。她上了當，第一層是她的地方遭了蹂躪（他們說俄軍擾掠得他們很厲害），她的軍隊覆沒了，她的首都陷落了，這些都是爲的要向沙皇陛下討好。好朋友，我們來談兩句私話，我們的直覺告訴我，我們是在受着欺騙；我的直覺告訴我要和法蘭西妥協，訂媾和底條約，單獨地訂媾和底密約。”

“不可能的！”安德雷公爵說。“那是未免太卑劣了。”

“時間會證明的啦，”畢里賓說，又把額上綫紋消逝了，表示他是完結了這個問題。

安德雷公爵走向爲他準備好了的寢室裏，睡在鋼絲床上潔白的絨毯裏面，枕頭是暖而有芳香，他感覺着他帶着消息來的那場戰事是已經離開他很遠，很遠了。

普魯士的聯盟，奧地利底騙局，波拿伯之新得的勝利，第二天佛郎西斯皇帝之接見與觀兵，把他的腦識佔領着了。他把眼睛閉着，他的耳朵立地又聽見砲聲，銃聲，車輪軋聲，他又看見了步槍底一長列跑下山去，看見了法軍底開火，他覺得他的心臟在跑，看着自己在前線上隨着胥米特將軍騎在馬上快跑，鎗彈在他的周圍愉快地吹噓着，他感受着了從孩子以來所不曾經驗過的強烈的生之愉悅。他醒來了。

“是的，都是事實！”……他自言自語地說，帶着一種幸福的，孩童般的微笑。他陷沒在青年底深睡裏去了。

II

第二天他醒來得很遲。把過往底印象清理一下，他所最活現地記憶起來的是要謁見奧皇佛郎西斯；他記起了陸軍部長，客氣的侍從武官，畢里賓，以及昨晚底會話。他穿上他的久未着用的出入宮廷的禮服，新穎地，活潑地，華美地，手上纏着繃帶走進畢里賓室裏。有四位外交界的紳士已經在那兒了。公使底秘書喜坡里

特·枯拉庚公爵，安德雷是已經認得的；畢里賓把他介紹給其它的三位。

來訪問着畢里賓的紳士們是一批時髦的，富裕的，活潑的青年，他們在這兒，就如在維也納一樣，組織了一個小團體，畢里賓為領袖，叫着“*Les nôtres*”(我們)。這個團體幾乎專門是外交家，顯然是別有關心——完全是離開了戰爭與政治問題的——所有的關心是關於社交界的事情，與某某女人及官場上的交際。他們滿心喜悅地歡迎安德雷公爵，把他看成他們同伴中之一員(這種殊遇他們是少有給人的。)為講客氣和應酬上，他們先問了些軍隊和戰陣上的事情，隨後會話又滑到無連絡的滿開心的笑談和閑話上去了。

“但可再也開心不過呢，”有一位在談着某位外交官所鬧過的失敗，“部長親自這樣告訴他，說他被派遣到倫敦是一種陞晉，叫他該得那樣作想。你們能夠想像到他在那時候的光景嗎？……”

“但是呢，諸君，再壞也沒有的事情可是有的。我要來暴露辜拉庚啦——這兒的這位董芳 (Don Juan) 正要利用他的災難呢，這真是一位辣手的家伙！”

喜坡里特·辜拉庚公爵在一把斜椅椅上橫陳着，把

兩腳搭在椅腕上。他發着笑。

“請你告訴我罷，”他說。

“哦，董芳！哦，拆白黨！”幾種聲音在叫。

“你是不知道的啦，波爾孔斯奇，“畢里賓向着安德雷公爵說，法蘭西軍隊（我差不多說成了俄羅斯軍隊）所有一切的橫暴比較起這位家伙在婦女界中所幹出的事情，實在是毫不算數呢。”

“婦女者——男子之同伴也，”喜坡里特公爵說着，透過那有柄眼鏡瞻視自己所翹舉着的兩腳。

畢里賓與Les nôtres號叫起來了，直看着喜坡里特底面孔。安德雷公爵看見這位喜坡里特，他自己（這是不能不承認的事體）爲自己的夫人分上曾經幾乎感覺着嫉妬的人，在這一羣人中不外是一名丑腳。

“唉，我是要把辜拉庚底風味來款待你的，”畢里賓私下向波爾孔斯奇說。“他一談到他的政治上的意見時，是滿有趣味的；你要注意他的一竅不通。

他坐到喜坡里特旁邊把額頭纏着，開始談起政治來。安德雷公爵和其它的人立着圍繞着兩人。”

“柏林政府是不能夠表示一點同盟底感情的，”喜坡里特開起口來，意氣揚揚地向周圍的人迴望一下，

“沒有表示的……照它最近的意見書上看來……你們是懂得的……唔，你們是懂得的……再則，假如皇帝陛下沒有拋棄了我們的同盟之原則。”

“等一下罷，我還沒說完啦，”他向着安德雷公爵說，捉着他的手腕。“我揣想那干涉是會強於非干涉的。而且……”他停頓着。“我們十月²⁸日底急報不能夠作爲一個例外而拒絕。那樣就是全部的事情都算完了。”他把波爾孔斯奇底手腕放下，表示着他的談論是告了終結。

“德摩斯迭納士（Demosthenes希臘演說家，西紀前384——322年）乎，余由汝黃金之口中所蘊藏之珠粒而識汝矣，’畢里賓說，他高興把眉頭揚了一下，他的濃重的頭髮在頭上動着。

每個人都笑了。喜坡里特笑得比誰還要高聲。他顯然是窒了息；他笑得回不過氣來，但他禁制不住那樣的鬚笑，那把他通常無表情的面孔歪扭起來了。

“好罷，各位朋友，”畢里賓說，“波爾孔斯奇在這布呂雲是我的嘉客。我要盡我的力量，把我們在這兒的生活之嘉妙處向他表示。假如我們是在維也納，那是滿容易的事情；但在這兒，這樣惡劣的摩拉維亞的山洞中，

事情是更困難的，我要請求你們大家援助。我們要把布呂雲底好處來奉獻他。你們擔任戲場，我擔任社交界；喜坡里特，你不消說是擔任婦女界啦。”

“我們要請他見見亞美麗啦；她真是一位美人！”
Les rōstre 黨中底一人說着，把指尖親吻了一下。

“總而言之，”畢里賓說，“我們須得把這位殘忍的軍人轉換到更博愛的見地來啦。”

“我怕我不能夠領受你們的款待啦，諸君；現在是該我離開的時候了，”波爾孔斯奇說，看着他自己的錶。

“到那兒去啦？”

“去見皇帝！”

“哦！哦！哦！”

“好的，再見，波爾孔斯奇！再見，公爵！趕快回來晚餐，”幾種的聲音在說。“我們等待着您啦。”

“你對着皇上說話的時候，最好是盡力稱讚軍隊之有訓練，兵站部之周到，道路之整齊，”畢里賓陪着波爾孔斯奇走出前廳來時對他說。

“我當然是高興稱讚的，但照我所觀察的看來，也很難說，”波爾孔斯奇微笑着回答。

“好的，總之你盡量的說好罷。接見是他所高興的

事情，他自己並不喜歡談話，也並不會談，你回頭便可以看出。”

12.

在朝見時，佛郎西斯皇帝只是直視着安德雷公爵的面孔，把自己的長頭向他點了一下，那時安德雷是立在奧國的文武百官中爲自己指定了的席次上的。但在朝見之後昨晚的那位侍從武官懇懇地把皇帝想見他的意旨向波爾孔斯奇傳達了。佛郎西斯皇帝接受着他，立在接見室的當中。安德雷公爵立即把情形看明白了，便是在未開始說話之前，那皇帝似乎在發慌，不知道說什麼的好，臉色脹紅起來。

“你告訴我戰鬥是幾時開始的，”他惶惶地發問。安德雷公爵回答了。這個詰問之後隨着又是幾個詰問，同樣的簡單：“享屠索夫好嗎？”他離開克勒牟士已經好久了？”就這樣還有幾句。皇帝說話，好像他的唯一的目的是在發出幾個問語。對於這些問語的回答，那不用說是太明白了的，決不用引起他的趣味。

“戰鬥是在那一點鐘開始的？”皇帝問。

“在前線上那一點鐘開始的，我不能夠告訴陛下，只是在杜倫斯坦，我所在的地方，軍隊開始攻擊是在晚上六點鐘，”波爾孔斯奇說，說得更加條暢起來，覺得這是一個機會，把他所知所見的一切，照着在頭腦中所準備下的底稿，精細地敘述出來。但是皇帝微笑着插斷着他：

“有好幾英里？”

“陛下，是說由何處至何處？”

“由杜倫斯坦至克勒牟士嗎？”

“有三英里半的，陛下。”

“法軍把左岸撤退了嗎？”

“據我們的斥候報告，最後的隊伍在夜中乘筏渡了河。”

“你們在克勒牟士有充分的給養嗎？”

“給養沒有如量的準備周到……”

皇帝插斷着他：

“胥米特將軍是幾時陣亡的？”

“我想是在九點鐘。”

“在七點鐘？很悲哀！很悲哀！”

皇帝道了謝，鞠了一下躬。安德雷公爵退下，他的

周圍立地有宮廷行走者圍繞着。隨處他都看見有親呢的眼光在凝視着他，隨處他都聽見有親呢的聲音在招呼他。昨晚的侍從武官責備他爲何沒留宿在宮中而到自己的居停處去了。陸軍部長走來恭賀他得到了瑪利亞·特勒塞底三等的勳章，是皇帝御賜給他的，皇后陛下的侍從招待他去見皇后。大公妃也希望和他見面。他不知道應付誰的好，費了幾秒鐘來思索一下。俄國公使走來捉着他的肩頭，拉他在窗邊去和他談話。

和畢里賓底預斷相反，他所帶來的消息得到了歡迎。酬謝是已經準備好了。辜屠索夫被賞授瑪利亞·特勒塞大十字勳章，全軍都有犒勞。波爾孔斯奇受着四方八面的招請，費了整整一上午去拜候奧國政府之歷歷諸公。拜候完畢，安德雷公爵在晚上五點鐘回到畢里賓家裏，想寫一封家信寄給父親，敘述戰事和他在布呂雲受招待的情形，在心中起着腹稿。正走到畢里賓寓所前，有一駕馬車載着半車的行李，畢里賓的僕人佛郎慈走出門來，很費力地提着一個旅行皮夾。

在走向畢里賓寓所之前，安德雷曾趕到一家書店來購求些軍事上的書籍，不免在店中逗留了一時。

“是怎麼的啦？”波爾孔斯奇發問。

“哦，閣下！”佛朗慈回應他，費力地把皮夾滾上了馬車去。“我們又要更往前移動了。亡八們又已經追到了我們的腳跟上來！”

“唔？甚麼？”波爾孔斯奇問。

畢里賓出來迎接着安德雷。他平常沉着的面孔帶着了興奮的神情。

“唉，唉，要承認這真是有趣的，”他說，“這段達波爾大橋底故事啦。他們沒受絲毫的抵抗便渡過了大橋了。”

安德雷公爵不明其妙。

“喂，你到底是從那兒來的，全市的馬車夫都知道的事情你不知道？”

“我是去見大公妃來。我在那兒沒聽見什麼。”

“你沒看見四處的人都在收拾行李嗎？”

“我沒看見甚麼。……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波爾孔斯奇不能忍耐地問看。

“怎麼一回事？事情是法國兵已經渡過了橋，歐奕斯培格在防衛着的那道橋，他們沒有把橋燒毀，因此彌羅便立即長驅直入向着布呂雲來了，大約今天或者明天，他們更會到這兒。”

“這兒？已經是安置着地雷的，爲甚麼那橋沒被爆發呢？”

“爲甚麼，那正是我要問你的啦，不會有一個能夠說出理由來——就是波拿伯也不會知道。”

波爾孔斯奇把肩頭聳了一下。

“但是假如他們渡過了橋，那嗎我們的隊伍便全盤糟踏了；我們會被切斷。”他說。

“就是在那一着啦，’畢里賓回答着。’你聽罷。我是告訴過你的，法軍已經占據了維也納。萬事都平安無恙。第二天，就是昨天，彌羅，藍奈，白烈雅諸大元帥連翩地騎在馬上，走到橋頭。（注意，他們三位都是格斯孔（註）人啦。）‘諸公’，其中的一位說，‘聽說這達波爾大橋安置有地雷，有對抗的地雷防禦，也有堅固的防壘，有一萬五千人把守，待命燒橋，不讓我們通過。但是我們的聖上拿破崙陛下是會高興的，假如我們通過這道橋。讓我們三個人去，把這橋奪過手來罷’，‘好的，讓我們去，另外的兩位這樣說；他們便出發過橋，把橋通過了，現在全軍都已經渡過了多惱河，他們長驅直入，向着我們，向着你們，也向着你們的聯絡。’”

（註）Gascon，法國之一省，該省人民傲慢，凡傲慢者均有此名。

“沒談笑話了罷，”安德雷公爵說，帶着沉悶的嚴肅。這個消息使他生了悲感，但也使他得到愉悅。他一聽見俄軍陷在了這樣一種危險的地位，他立即認定了自己是把俄軍從那種境遇救出的人，他的初隆（註）到了，是他由湮沒無聞的士官中拔身出來，有最初的光榮之路向他開示着的時候！他在傾聽着畢里賓說話的時候，已經在籌思着怎樣回到軍隊上去，在開軍事會議的席上，要提出一種唯一的策略來救濟全軍，而他自己是被委任着單獨去執行那項策略。

“沒講笑話罷，”他說，

“我並沒有講笑話呢，”畢里賓繼續着。“比這更認真，更可悲觀的話確實沒有。這三位大元帥單獨地渡過了橋，搖着白色的手巾；他們宣稱是停戰，他們是元帥，是要來和歐奕斯培格公爵開談判。當值的軍官讓他們走進了tête du pont（橋頭堡）。他們對他說了一千樁格斯孔渾話；說戰爭是已經停了，佛朗西斯皇帝已經準備着和波拿伯相會，他們願意和歐奕斯培格公爵見面，如此這般地說了一些。這三位格斯孔紳士和士官們擁抱，開着笑談，在大砲上坐着，在這時候於不經意之間有一

（註） Toulon，法國之軍港；拿破崙初建立功業於此。

隊法軍走上橋樑，把燃料底囊袋推下了河，向着橋頭堡進軍。最後我們的中將大人，親愛的歐奕斯培格·封·昌頓公爵公然親自出現了。‘我親愛的敵人！堯軍之名花！土耳其戰爭之英雄！敵愾已經終結了，我們要互相握手。……皇帝拿破崙焦心着很想和歐奕斯培格公爵結成相識。’一句話歸總，這三位紳士——不媿是格斯孔人——就這樣花言巧語地把歐奕斯培格牢籠着了——他是甜蜜蜜地受着幾位法國元帥之神速的親密，昏迷迷地爲他們的外套，與同彌羅之駝鳥毛之美所炫惑——他們的光輝射進了他的眼中，使他忘記了向敵人開火的義務”（畢里賓儘管說得這樣條暢，在他說出了這句警策話之後也不能不停頓一時來吟味一下）。“一隊法國兵闖進了橋頭堡，把大砲毀壞了，於是便佔領了大橋。唉，其實這段佳話有趣的還在後半，“他繼續着說，對於說話之巧妙禁不住自己都有些得意，”守大砲的一位軍曹是下出開火的紀號把大橋炸毀的人，這位軍曹看着法軍前進他便與開火，但是藍奈把他的手拉開了。軍曹似乎比他的將軍要聰明一些，他走向歐奕斯培格面前來說：‘公爵，他們在欺騙你，法國兵已經到了！’彌羅知道，假如這位軍曹一把話說完了，事情便會穿台。

他故意現出驚愕的神氣(真不媿是一位格斯孔人!招呼着歐奕斯塔格:‘超過於全世界的奧國的軍紀是這樣的嗎?’他說,‘你會容許一位下級的軍官來向你這樣開口嗎?這真是一位天才。歐斯奕培格公爵覺得有損體面,便命令把軍曹拘禁起來。唉,還是承認罷,達波爾橋之這一段故事終是絕妙的。這不是甚麼愚蠢;也不是甚麼卑怯……’

“或許是一場圈套罷,”安德雷公爵說,活現地自行懸想着灰色的外套,負傷,硝煙,和等待着自己的榮譽。

“那也不是的。這弄得塊廷真是有些難受,”畢里賓繼續着。“那不是串通,不是卑怯,也不是愚蠢;那和烏爾牟之戰完全是一樣。……”他似乎在思索,在檢練辭句,“那是……那是馬克式。我們簡直是馬克化了,”他說,覺得他是在說着一個警句,而是新穎的一個,別人會要傳誦起來的。他的繃起的眉頭迅速地放平滑了,表示着愜意的神情,帶着輕淡的微笑凝視自己的指甲。

“你要到甚麼地方去?”他突然轉向着起身走向居室的安德雷公爵說。

“我要動身走。”

“走向那兒呢?”

“走回軍隊去。”

“但你不是說還要停一兩天嗎？”

“但我現在立刻就要動身。”安德雷把出發的準備吩咐了幾句之後，走向居室去了。

“你要明白啦，好朋友，”畢里賓走進他的居室裏來說。“我替你想了一下。你去是做甚麼呢？”爲要表示他的話題是無反駁的餘地，他臉上的綉紋通通消逝了。

安德雷公爵疑問地望着他，沒有回答。

“你爲甚麼要走呢？我知道你是以爲當着軍隊在危險中的時候，你要跑回軍隊去是你自己的義務。我是了解的，朋友，那是英雄主義。”

“不是甚麼英雄不英雄，”安德雷說。

“但是你是一位哲學家，要當你學家便要澈底，你要看到事情之另一面，你看定了你自己的責任，但反過來也留心你自己。你讓別人去幹，讓那些別無他長可幹的人。……你並沒有接到回隊的命令，這兒也並不追放你，那嗎你可以留在這兒同我們一道走，隨着我們的歹運把我們帶到那兒。他們說是要往沃爾彌慈 (Olmütz) 的。沃爾彌慈是一座很有風味的城市。在我的馬車裏我們可以舒暢地旅行。”

“笑話已經十足了啦，畢里賓，”波爾孔斯奇說。

“我是誠心誠意地以友人底資格在向你說話的。考慮一下罷，你是可以留在這兒的，你到底要往那兒去，去有什麼目的。你現在有兩條思路聽你選擇，”(他把左鬚的皮膚繃了起來) “不是你未到軍門便已媾和，便是你和辜屠索夫全軍同蒙敗走之污辱。”

畢里賓把眉頭又放平了，覺得着他的進退兩難已無爭論之餘地。

“我不能夠去躊躇那樣的想法，”安德雷公爵冷冷地說，但他心裏的是：[我要去救全軍。]

“好朋友，你究竟是一位英雄，”畢里賓說。

13

在向陸軍部長告別之後，就在那天夜裏，波爾孔斯奇出發去回到本軍，並不知道本軍當向何處去尋求，在向克勒牟士道上冒着爲法軍所俘擄的危險。

在布呂雲的宮廷全部以及各個和宮廷有關係的人都整備了行裝，沉重的行李已經向着沃爾彌慈出發。在奕塞爾梁胡附近，安德雷公爵走上了路途，俄軍在那道

路上極匆忙地極混亂地移動着。路途爲行李車擁塞得不堪，不能夠容一駕馬車通過。安德雷公爵從哥薩克長官拜借了一匹馬和一名哥薩克兵，捱飢忍倦地在輜重間穿插，去找尋總指揮和自己的行李。關於軍隊底情形在沿途聽着不少的最悲觀的風說，軍隊這樣無秩序地逃遁着的情形也證明着風說之非無據。

“英吉利的金錢由世界底絕端所招致來的俄羅斯軍隊，我們要使它蒙受着這同樣的運命（烏爾卒軍之運命）”；他記起了在戰爭開始時拿破崙底誓師詞中有這樣的一句，這些辭令在他的心中同時喚起了他對於他的英雄之天才之讚美，倒折了威勢之感觸，與對於榮名之希望。〔假使除死而外已無別法呢？〕他心裏想。〔好的，那也不成問題！我總要和別人一樣死得一個痛快。〕

安德雷公爵輕蔑地，望着那一團混亂到絕端的隊伍，輜重，砲車，砲兵隊，以及各樣的大車小車，連轆接踵地分成三四列在泥塗中擁塞着，前後左右，凡是耳力所及的地方，都是小車大車砲車之車輪聲，馬蹄聲，鞭聲，車夫號叫聲，兵士，勤務兵，官長們之咒罵，在道路兩旁都看見倒了的馬，有時是剝了皮的死骸，破了的大車，有些孤另的兵士坐在上面在等待着什麼，落了

伍的一羣軍隊，分散着向鄰近的村落走去，或則拖着雞禽，羊肉，乾草，或其它的大包小袋轉來。路塗是上山或下山的時候，混亂愈見厲害，有不斷的吶喊底聲音。兵士們在泥中陷到膝蓋，荷着槍，緊緊吊着車輛，四圍是皮鞭聲，滑蹄聲，韁繩斷裂聲，叫破喉嚨的喊聲。監管着全軍行動的軍官們騎在馬上在輜重之間前前後後地轉折着。他們的聲音在這普遍的噪嚷中難於聽出，他們的面孔表示着絕望的神色，覺得怎麼也難把秩序恢復。

[請看這就是我們神聖的軍隊，] 波爾孔斯基回憶起畢里賓底話，在心裏想着。

他騎向一個輜重隊去，想探問一個人，在甚麼地方才可以把總指揮找着。從他的正對面來了一駕奇怪的車輛，只有一匹馬拖着，顯然是由士兵們把順手的材料拉來做成的，看來像是挽車，像是騾車，又像是轎車。有一位兵士在趕着，在罩下面車軾後邊坐着一位婦人，蒙在一張披肩裏面。安德雷公爵騎上前去正要打算問那位士兵，他的注意為處在這個情景中的婦人之絕望的叫聲所奪。指揮着輜重的軍官，向這馭着馬車的兵士打了皮鞭，因為他想趕過其它的輜重，皮鞭落在馬車幌子上。那婦人尖銳地悲鳴着。一看見了安德雷公爵，她

由車欄望出來，由披肩中伸出她那瘦削的手，渾着，
哀叫：

“副官！老爺！……千乞開恩！……保護我。……我們到底怎辦呢？……我是第七獵兵隊底軍醫家眷，……他們不讓我們通過，我們落了後，把隊伍失掉了……”

“我要把你打成乾鍋魁！滾轉去！”憤恨着的軍官向着士兵吶喊：“把你的娼婦帶着滾轉去！”

“老爺，保護我。到底是甚麼意思呢？”軍醫夫人叫着。

“溫和地讓這駕車子通過去罷。你沒看見那是女人嗎？”安德雷公爵勒馬上前向着那軍官說。

軍官稜視着他，沒回答一句又轉向着士兵。“你衝，我要叫你知道好歹。……滾轉去！……”

“我告訴你，讓它通過，”安德雷公爵重說一遍，把嘴唇咬緊着。

“你是誰呀？”軍官突然怒火連天地回向着他喊出。“你是誰？你（他在這個你上特別用力）是長官嗎？我是這兒的長官，不是你。你滾轉去。”他重說着，“不然我要把你打成乾鍋魁。”這句話似乎是那位軍官很得意說的。

“他把那位小副官罵得滿開心的，”背後有一種聲音在說。

安德雷公爵看見那軍官是在橫不服理的憤怒狀態中，在那樣的時候人是口不擇言的。他看見他要保護在那怪相中的軍醫夫人會把他逼到他在世界上所最怕的一種情景去，便是法國話所說的 *ridicule* (笑止)，但是他的本能又在主張着別的說話。那軍官把最後一句話說完時，安德雷公爵拍馬上去呈着一個盛怒的變了相的面孔，把馬鞭舉起來：“讓他們——過去！”

軍官把手一揮，倏促跑開了。

“他們幹的事情就是這樣，這些參謀部的官佐們，鬧得一個全無秩序，”他吐着不平。“隨你去幹罷。”

“安德雷公爵沒把眼睛舉起來，連忙從那軍醫夫人面前逃掉，那女人在叫他爲救世主。把這一幕殺風景的場面帶着憎恨詳細細地在胸中縈迴着。他開着快跑走向一處的村落，別人告訴他總指揮是在那兒。

到了村落，他下了馬，想走進那座人家去至少休息一會兒，吃點甚麼，把這苦惱着他的惡心的一切印象清解一下。〔這是一羣亡八底烏合之衆，不是軍隊，〕他心裏想着，向一家人家底窗邊走去，在這時候一種熟悉的

聲音在呼喚他的名字。

他回過頭去看望。從一處小小的窗口中投出了訥斯威次克底美好的面孔。訥斯威次克在濕潤的口裏嚼着甚麼東西一面招呼着他，叫他進去。

“波爾孔斯奇！波爾孔斯奇！你沒聽見嗎，唉？趕快來呀，”他叫着。

安德雷公爵走進家屋裏去，看見訥斯威次克和另外一位副官在用餐事。他們忙把安德雷扭着，問有甚麼消息？安德雷在這兩位熟人底面孔上看出了驚惶和不安，那個表情在訥斯威次克面孔上是特別顯明的，因為他的面孔通常總是滿帶着笑容。

“總指揮在那兒呀？”波爾孔斯奇發問。

“就在這家房子裏，”副官回答他。

“哦，是真的嗎，說是講和又降服？”訥斯威次克發問。

“我倒要問你的呢。我除掉千辛萬苦地跑到了這兒來，甚麼也不知道。”

“事情是明擺着的啦，朋友！糟糕！我從前錯笑了麥客；我們現在是更壞，”訥斯威次克說。“但是你坐下罷，吃一點東西啦。”

“你的行李是沒想找到的，現在是甚麼也沒想找到，你的皮沃獨爾也不知道下落了，”另一位副官說。

“大本營在那兒呢？”

“我們今晚要在慈奈牟宿營。”

“唉，我是把我所必要的東西通同繫着在兩匹馬背上了，”訥斯威次克說；“他們替我繫得滿牢實，至少就翻過波赫米亞底連山也不妨事。朋友，情形真是壞啦。但是，你怎的，病了嗎？你在那樣發戰？”訥斯威次克驚訝着，看見安德雷公爵戰顛得就像捫着了電池一樣。

“沒；我並沒病，”安德雷回答着。他在那時候是想起了那位軍醫夫人和那位監管運輸的軍官。

“總指揮在這兒做甚麼？”他問。

“我什麼也不明白，”訥斯威次克說。

“我可曉得一件事情，便通是醜陋，醜陋，醜陋，”安德雷公爵說，他走進總指揮所停頓着的房子裏去了。

通過了辜屠索夫底馬車，疲乏了的同僚們底乘馬，和高歌談論着的哥薩克，安德雷公爵走進了外廳。別人告訴他，辜屠索夫自己和白格拉穹公爵與外奕羅特，是住在內廳裏的。這外奕羅特是代替晉米特之位置的塊國將軍。在外廳中矮小的柯斯樂士克踞在書記底面前。

書記在一個翻轉來的木桶上，捲起袖口迅速地記錄，柯斯樂士克的面孔是疲勞着的；他看來似乎也通夜都沒睡覺。他瞥了安德雷公爵一眼，連頭也沒有向他點一下。

“第二線……寫好了嗎？”他接着向書記暗誦：“契胡選拔隊，顏朶斯奇……”

“請沒那樣快啦，老夫子，”書記粗率地憤憤地回答，望着柯斯樂士克從門縫中他在那時聽見辜屠索夫底聲音，急促而帶着憤懣，另一種不識的聲音插斷着他，那樣聲音之腔調，柯斯樂士克之無情趣的一瞥，疲倦的書記之粗率，書記與柯斯樂士克坐在地板上圍着一個木桶和總指揮隔得這樣的近，還有那哥薩克兵牽着馬在窗畔笑得那樣地高聲——這些都使安德雷感覺有甚麼重大的大幸臨頭。

安德雷公爵向柯斯樂士克執拗地發問。

“在一分鐘之內啦，公爵，”柯斯樂士克說。“給白格拉穹的隊伍下作戰命令……”

“說是投降是怎的？”

“決沒有那樣的事；戰鬥準備好了！”

安德雷公爵向那有聲音出來的內室走去。但是在

他要去開門的一瞬間，室中的聲音停止了，房門自行開開，有鷹鼻和浮腫臉的辜屠索夫出現在門口。安德雷公爵正正立在辜屠索夫之對面；但由那總指揮之獨眼之表情看來，思索和焦慮苦擾着他，顯然是像把他的眼睛蒙了。他一直看着他的副官底面孔，竟沒有認出他。

“喂，你寫好了嗎？”他招呼着柯斯樂士克。

“閣下，還消一秒鐘。”

白格拉穹，一位短小而瘦削的人，但還不甚老，帶着一個東洋式的堅毅而無表情的面孔，在總指揮後面走出。

“我現在消差回來了，”安德雷公爵把一封信交給辜屠索夫，頗大聲地說了兩次。

“哦，從維也納？很好！隨後，隨後再說！”辜屠索夫偕着白格拉穹走出門階。

“好，公爵，再見，”他對着白格拉穹說。“祝福你受上帝保佑！祝福你建立偉大的戰功！”辜屠索夫底面孔突然柔和，有眼淚在他的眼裏。他用左臂把白格拉穹拉近身邊，用他帶着戒指的右手很自然地畫了十字。他把他那肥厚的面龐伸給他，但白格拉穹是在他的頸上親了一吻。

“祝福你受上帝保佑！”辜屠索夫又說一遍，便向着自己的馬車走去。“你來同我一道，”他向着波爾孔斯奇說。

“閣下，我希望在這兒能夠有點報効。希望允許我留在白格拉穹公爵底隊伍裏面。”

“你上來，”辜屠索夫說。看着波爾孔斯奇還在躊躇：“我自己，我自己是需要有良好的官佐的。”

他們坐上了馬車，開車後幾分鐘間都沒有說話。

“在我面前還有許多，許多的事情呢，”他說，帶着一種老年人的明察底表情，好像把波爾孔斯奇胸中往來着的意見都看透了的一樣。“假使他那枝隊有十分之一的人生還，我都要感謝上帝，”辜屠索夫加上一句，就像是在對着自己說的一樣。

安德雷公爵瞥視着辜屠索夫，他的眼睛無心之間之爲他那太陽穴上的潔淨的傷痕所捉，在伊斯邁爾戰役流彈從那兒打穿了他的頭，那空洞的眼窩，離自己僅僅一尺多遠。[是的，他是有權利來那樣冷靜地說到部下之陣亡，]波爾孔斯奇心裏這樣想着。

“那正是我所以要請求你派遣我到那枝隊上的啦，”他說。

辜屠索夫沒有回答。他似乎已經忘却了所對他說的甚麼，坐着在默默地沉思。五分鐘過後，安穩地在柔軟的馬車發條之顫動中搖漾着，辜屠索夫招呼安德雷公爵。現在已沒有絲毫情緒表現在他的面孔上了。用着巧妙的反語他探詢着安德雷公爵謁見皇帝時的詳情，探詢着奧廷對於克勒牟士戰役之評判，又探詢着他們所同熟悉的一些貴婦人底消息。

14

在十一月一號，辜屠索夫接到一件他的偵探送來的報告，說是他所指揮的軍隊差不多是處在絕望的地步。偵探報告法軍在通過維也納大橋之後，以主力前進着要求衝斷辜屠索夫軍之後援來路。假如辜屠索夫決計留守克勒牟士，十五萬人之拿破崙軍會要切斷他的一切連絡，要把他的四萬疲兵包圍起來，他會落到烏爾牟之役的麥客將軍之地位。假如辜屠索夫決計放棄與俄國援軍連絡之路線，他便不得不由僻徑竄入波赫米亞之連山中，為敵軍所追跟着，完全失掉與布克斯赫登（Buxheveden, 1750——1811年，俄國援軍指揮官）之

連絡。假如辜屠索夫決計採取由克勒牟士至沃爾彌慈之路線，以與俄國援軍連接，他是冒着危險，因為渡過了維也納大橋的法軍會先達到那條路線，他便為一切的輜重所累贅着，不得不在行軍中受着三倍以上的敵人之挾擊。辜屠索夫採取了這最後的一條路。

渡過河了的法軍，據偵探報告，是飛速地在向着慈奈牟進軍，慈奈牟是在辜屠索夫路線上的，還相距一百俄里以上（約二百五十里）。能在法軍之前先達到慈奈牟，便有把軍隊拯救出的最好的希望。讓法軍比自己先到達慈奈牟，那是說把全軍陷入不名譽的地位，就和烏牟爾的埃軍一樣，不則便全軍覆沒。但是要使軍隊全部都先法軍到達那兒，那是不可能的。法軍由維也納至慈奈牟之路線比俄軍由克勒牟士至慈奈牟的路線，更短，更平。

在接受着消息的當晚，辜屠索夫派白格拉穹以四千前衛隊翻過右手山地由克·慈路線向維·慈路線出發。白格拉穹要晝夜兼程，衝向維·慈路線，假如他能制了法軍之機先，要盡可能地牽延着法軍之前進。辜屠索夫本身率領着全部輜重直趨向慈奈牟。

白格拉穹在夜間暴風雨中通過無路的連山行了四

十五俄里，全軍都是赤足而且忍着飢腸。丟下三分之一的人在他的後面掙紮，白格拉穹到了維·慈路線上的荷拉布隆，比由維也納向荷拉布隆前進的法軍早得兩三點鐘。辜屠索夫整整還要費二十四小時才能把全軍輜重帶到慈奈牟，所以爲要拯救全軍白格拉穹便不得不以四千飢餓疲憊的士兵來和向他衝得上來的敵軍全部在荷拉布隆支持二十四小時，這情形顯然是不可能的。但是由運命之遊戲使不可能的成爲了可能。把維也納大橋騙到了法軍手裏的詭計之成功，使彌羅得着勇氣又要來嘗試辜屠索夫。彌羅在慈奈牟路上與白格拉穹之疲弱的枝隊相遇，以爲是辜屠索夫之全軍。爲要給這軍隊以最後的完全的潰滅，他想還要等待着由維也納來的軍隊之齊集，爲達到這個目的他提議出三日的休戰，條件是兩軍在休戰期間不得改換陣地，也不得移動，彌羅說現在媾和商議正在進行期中，因此他提議休戰省却無謂的流血。在前哨上的奧國將軍諾斯迭慈，相信着彌羅使者之陳述而退却了，把白格拉穹枝隊放棄在無掩護的狀態裏。另一批使者跑到俄軍戰線上來，向俄軍提出休戰三日的同樣的和議，白格拉穹回答道，他沒有全權來接受或拒絕這項休戰，派遣了他的副官把

這向他提出和議來報告辜索屠夫。

休戰提議對於辜屠索夫是與以時日之餘裕，使白格拉穹之疲兵是得到休息，使輜重及重砲等(其運輸是隱蔽着不讓法軍覺察的)能運送得更遠一步。休戰提議呈出了這唯一的——而且是全然出乎望外的——拯救了全軍之機會。在接受着這項報告時，辜屠索夫立即把隨伴着自己的侍從武官文村格羅德派往敵營去。文村格羅德所受的方略是不僅接受休戰提議，而且還提出降服底條件，在那時辜屠索夫却派遣他的副官到後方去督促全軍輜重火速進行。白格拉穹之飢餓而疲憊的枝隊單獨地掩護着全軍及輜重之退却，鎮靜地敵對着八倍以上的勁敵。

辜屠索夫之豫料兩來都的中了，他料到那不受拘束的降服提議僅是多得時日上之餘裕以便以達到慈奈牟之運輸，他也料到彌羅之錯誤是立刻會覺察的。當到波拿伯在離開荷拉布隆僅僅二十五俄里的勳布龍接受了彌羅底報告和休戰與降服之提議時，他立刻看穿了這項詭計，草了下面一封信給彌羅：

“致公爵彌羅。

1805年露月25日，午前八時，

於勳布龍。

我苦於尋出適當的辭句來表示我對於你的不滿。你只指揮我的前衛，你沒權柄未接我的命令而提議休戰。你使我失掉了戰鬥之效果。立即把休戰提議破除，向敵人前進。你當得對他們宣言，說提出了降服條件的將軍沒有權柄來這樣做，只有俄國皇帝才有這項權柄。

但是，假如俄國皇帝允諾這項提議，我也可以允諾；然而這只是一條詭計，前進，把俄軍潰滅……你的地位是得到俄國之輜重和大砲。

俄國皇帝之侍從武官是一個……。沒有權力的官佐是等於無物；這位是沒有權力的。……奧國人在渡過維也納大橋時讓你們騙了，你們現在又讓一位皇帝底侍從武官騙了你們。

拿破崙。”

波拿伯的副官帶着這封警告的信騎着快馬火速地飛向彌羅。波拿伯因為不能信任他的將軍們，親自率領着全部衛隊到戰場上來，深恐已經抓着了的犧牲又從指間滑掉。在這時候四千人的白格拉穹枝隊正高興着燒起篝火，在烤衣，在取暖，在調整他們三天工夫中才

第一次見到的稀飯，其中沒有一個人知道乃至夢想到有重大的事情已經迫在眉睫。

15

在午後四點鐘前，安德雷公爵在辜屠索夫面前達到了自己的志願，來到格隆特，立即加入了白格拉穹枝隊。波拿伯底副官還不曾達到彌羅底部隊，戰鬥還未開始。在白格拉穹枝隊中，人們全不知道事件之進行如何。他們在談論着平和，但不相信會有實現的可能。他們也談論着戰鬥，但也不相信戰鬥便迫在眉睫。

白格拉穹知道波爾孔斯奇是一員親信的副官，他以長官之破格的寬大與謙和接待着他。他告訴他或許在當日或次日便會開戰，給他以充分的自由在開戰期中讓他在自己的周圍參預，或則退到後衛去監管着退却之秩序，這也同樣是一件重要的事情。

“不過，今天呢，或許不會有動作，”白格拉穹說，好像要安穩安德雷公爵一樣。

白格拉穹心裏在這樣想：[假如這位只是送到這兒來找徽章的參謀團中的普通的貴胄子弟之一員，他在

後衛也是可以得到的，但假如他要同我一道，就讓他……他假如是一位有勇氣的將官，會是有用處的。」安德雷公爵沒有回答，求了公爵底許可要騎馬去巡視陣形和兵力之分佈，那樣假使要傳令時，他可以擔任。一位值日官，是一位美好的衣服漂亮的男子，食指上帶着金剛石底指環，愛講法國話但又不高明，被招致了來導引安德雷公爵。

四方八面他所看見的都是濕透了的軍官，帶着頹喪的面孔，顯然在探求甚麼物什，兵士們從村落中拉了些門戶，椅橈，和籬柵來。

“這些家伙我們簡直把他們沒辦法，”值日官指着他們說。“他們的官長讓他們動手。你看這兒，”他指着一處賣酒者底帳篷，“他們聚集在這兒，他們坐在這兒。上半天我通同把他們趕走了，你看，又聚滿了。公爵，我定要去罵他們一下。請等一會。”

“讓我們一道去罷。我要找點麵皮和乾酪，”安德雷公爵說，他那時還沒有時候進食。

“你怎麼不說呢，公爵？你說了我是會給你辦到的啞。”

他們下了馬，走進了酒篷裏。幾位軍官，帶着泛紅

的疲憊的面孔聚在一張餐桌上吃喝。

“諸位，這幹的是甚麼意思？”值日官說，帶着一種責備的口氣，好像是已經三令五申而不見遵守的一樣。‘你們不該這樣地曠棄職守。公爵有命令不准任何人離開本位。唔，你這位上尉，’他指示着一位泥濘的，瘦削而矮小的砲兵上尉，那人穿着襪子（因為他把馬靴在讓酒保烘乾）立在他們的面前，不很自然地微笑着。

“都辛上尉，你可不害羞嗎？”值日官追說着。“我想你是一位砲兵官，你應該呈示一個模範，你才沒有穿靴子。一有危險的信號時，你沒有靴子在腳上滿夠漂亮啦。”（值日官微笑着。）“諸位，請你們大家客氣些，各歸原位，通同，通同，”他加上一句，帶着有威勢的口氣。

安德雷公爵看見都辛上尉，禁不住微笑起來。都辛也微笑着，沒說一句話，把他的赤足腳擦腳地擦着，用他那大而伶俐而溫和的眼睛，探伺地，由安德雷公爵看到值日官。

“士兵說光腳更安然呢，”上尉都辛說，帶羞地微笑着，很想把自己的難堪的境遇轉換成爲諧謔。但待他把話剛脫口，他覺得他的諧謔沒有收着功效而失敗了。他張惶了起來。

“請客氣地各歸原位罷”，值日官說，想保持着自己的認真。

安德雷公爵又把那砲兵將官之矮小的姿態看了一眼。那兒有些特別的情趣，完全非軍隊式的，甯可滑稽，而很引人注意。

值日官與安德雷公爵又騎馬走了。

騎出了村外來，在路上接連地遇着了種種階級底士兵和將官，他們看到左手的濠堡工事，啓出的新土還帶着紅色。幾大隊兵士儘管是寒風凜烈的天氣，只穿着一層汗衫像白蟻一樣在做着工事；由濠中他們看見有一剷二剷的紅土接連地拋出，手是看不見的。他們騎到戰壘去，檢驗了一下，又騎着走了。在戰壘直後碰着有幾十名兵士向那兒跑去又跑來，他們不能不捏着鼻子，把馬放起快跑好逃掉那兒薰蒸着的毒臭。

“Voilà l'agrément des camps, monsieur le Prince, (此乃陣中之逸趣也，公爵先生)”值日官說。他們騎上了對面的小山。由那山上他們可以望見法國兵了。安德雷停頓着，開始更詳地看察面前的光景。

“你看這兒便是我們砲兵底陣地”，值日官說，指着那最高的地點，“是那位腳上沒穿靴子的怪人所指揮着

的；從那兒你可以把甚麼都看得清楚；讓我們往那兒去罷，公爵。

“很費了你的心，我現刻想一個去了”，安德雷公爵說，很想早一刻離脫這位值日官；“不好再勞煩你，你請便罷。”

值日官離開了他，安德雷公爵一個人騎着前進。

更朝前走，走和敵人接近時，他覺得隊伍是更整齊更有興趣。最混亂最疲憊的是那天早晨安德雷所遇着的，離開法軍十俄里遠的慈奈前面的輜重隊。在格隆特也有一種的不安和漠然的恐怖可以感受着。但是安德雷公爵愈走法蘭西戰線，本軍之軍容愈見可以自信。穿着大外套的士兵連同他們的排長整列着隊長點呼着人數，指着隊末最後一名兵士底胸膛，叫他把手舉起。兵士們點散在平面底四處，運着材木，建着篷廠，大家在雜說着，高興地欣笑着。他們坐在火底周圍，有穿着衣裳的，有脫了的，有的在烤着襯衫和裹纏，又或聚集在粥鍋與大灶旁邊，修繕他們的皮靴和外套。在一團中餐事已經準備好了，兵士們帶着饑涎的神氣，望着熱蒸蒸的鍋頭，等候着嘗驗，那是先洗一木碗送到坐在一片材木面對着自己的篷廠的軍需官。

在另一團中——真是幸福的一團，因為不是全體都有沃加酒的——士兵聚立在一位膀闊的，有麻癱的排長周圍，那排長捧着一罈沃加酒，輪班傾入向他伸出的水瓶蓋子之中。士兵們滿面春風地把瓶蓋舉到唇邊一飲而盡，又舐舐嘴唇，用大衣袖口把口揩乾，他們走開了比以前更加地快興。每個面孔都是很泰然的，不是在敵陣之前；在一開始動作時至少有一半人會死在疆場上的這個時候所能有，而是在平安無事的家鄉旅店中所遇着的一樣。安德雷公爵騎在馬上從獵兵隊通過了，在走進契胡精兵隊底陣列中時，活潑的兄弟們都在從事着同樣的平和的工作，離那高過其餘的隊長底篷廠不遠，他走到精兵隊之一小隊人面前，在那前面橫陳着一位剝得赤裸裸的人。有兩位士兵按着他，另外有兩名在揮着柔軟的皮鞭，放着規整的間隔打在那人底光背上。那人不自然地叫着。一位肥胖的少校在那小隊前面走來走去，沒把叫聲放在耳裏，只繼續着說：“偷盜行為在軍人是大不名譽；軍人當得正直，公道，而勇敢，偷同僚底東西，那是太不自愛，是一種怪物。更加沉重地打，打！”

他依然聽着悶沉沉的鞭聲，和那絕望而動人的哀

叫。

“再打，再打，”少校還在說着。

一位年青的士官，在臉上顯着惶惑和不高興的神氣，從這受着處分的士兵旁邊走開了，不審地一面望着這位副官。

安德雷公爵走出最前線來，騎着沿着正面走過。本軍陣線和敵軍陣線在左翼和右翼都相距頗遠；但在今晨信使往還着的中央，陣線相隔得很近，兩軍兵士可以互相觀面，互相打話。除掉本在這中央戰線的士兵之外，左右兩翼的也多聚集到這兒來，他們看見了敵人底奇異的服裝和相貌，大家都在發笑。

自從清早以來，雖然有命令禁止走到最前線，但是官長們不能夠控制得這些好奇的士兵。本來是在最前線的士兵們，就像演着甚麼西洋鏡的老板一樣，已經無心瞻望法軍，只是觀察着走來看稀奇的人，呈着一個無聊的面孔等待着交代。安德雷公爵停頓着仔細觀察法軍。

“你看，你看，”一位兵士在向着一位同僚說，指着一位俄國步兵，跟着了一位官長到前線去的，熱烈地口快地在和一位法國的選拔兵談話。“你看，他祇得不很

高妙嗎？我相信那法國鬼子會趕不上他。你看啲，喂，西多樂夫！”

“等一下啲；聽罷。唉，真不錯！”西多樂夫回答，這位是有名的會談法國話的能手。

他們指着發笑的那位士兵是多羅柯夫。安德雷公爵認出了他，聽他在說甚麼話。多羅柯夫連同着他的隊長，是從左翼上走來的，他的聯隊是陣在左翼。

“哦，再幹，再幹！”隊長嚇使着，把頸子伸出去，想把那會話沒聽落一個發音。雖然他是完全不懂。“哦，請再說快些罷。他在說些甚麼？”

多羅柯夫沒有回答隊長；他已沒頭在和法國兵的熱烈的論爭中。他們不消說是談論着戰爭的。法國兵，把奧軍和俄軍混同了，堅持着俄軍打敗了，一直由烏爾牟逃走了下來。多羅柯夫告訴他，俄國人從不曾打敗，而且把法軍打敗了。

“我們奉到命令要把你們從這兒趕回頭去，我們也就要幹了”，多羅柯夫說。

“你最好當心着不要連同着你們的哥薩克兵一道成爲俘虜啦”，法國選拔兵說。

法軍一邊的觀者聽者都笑了。

“我們要叫你跳舞，就給蘇瓦羅夫將軍當年使你們跳舞過的一樣”，多羅柯夫說。

“他吹的甚麼牛屁啦？”一位法國兵說。

“談的古史”，另一位又說猜想着所談說的大抵是以前的戰事。“皇帝要讓你們的蘇瓦羅夫和其它的人一樣，知道好歹啦……”

“波拿伯……”多羅柯夫正開始着，但是法國兵打斷了他。

“不是波拿伯。他是皇帝。是神聖的皇帝陛下……”他含怒地說。

“滾他媽到地獄去罷，你們的皇帝陛下！”

多羅柯夫用俄國話來照着兵士的粗暴的詛咒語來罵了一聲，把鎗揹着，走開了。

“走罷，伊萬·魯克奇”，他招呼着他的隊長。

“談法國話要像那樣啦”，戰線上的兵士說。“喂，現在，該你了，西多羅夫。”西多羅夫把暗眼幾晃，轉向着法國兵，很快地辟出一些不成條理的發音。

“克里·馬·拉·它·法·洒·匪·牟·特爾·克時·卡”，他亂啾着，想在自己的聲音之中吐出極有抑揚高下的調子。

“呵，呵，呵！哈哈，哈哈！哦哦！哦哦！”兵士們一齊地號笑起來，到了捧腹絕倒的程度，法軍一邊也不能不聯合着一同大笑，好像笑過之後要把槍放下，把彈藥爆發，各自趕回家去的一樣。

但是步槍仍然是裝填着，寨壘上的槍孔依舊警惕地望着出，脫了前輿的大砲依舊是彼此相對。

16

把軍隊全線由右翼至左翼巡視了一遍之後，安德雷公爵騎向砲兵陣地，值日官告訴過他從那兒可以看見全部戰野的。他在這兒下了馬，立在把前輿撤去了的四尊大砲之最尾一尊的旁邊。一位在砲前走來走去，站哨的砲兵恰好和這位官長打了一個照面，但向他顯示了一個暗號，他又從新移動他那規整的單調的步武。前輿都停在大砲後面，更在後面的是砲兵底馬樁和篝火。左邊，離最尾一尊大砲不遠，有一座小巧的新搭的枝條小屋，從那兒有熱心談着話的官長聲音出來。由這砲兵陣地的確把俄軍之幾近全陣地與敵陣之大部分都可以一目瞭然。正對着這砲兵陣地在對山之天際可以看

勳格拉本村落；在山左山右，由篝火之煙霧可以辨出在三個地方有法蘭西軍隊之集團，其大部分無疑地是在村落之中與同山後。山的左方，在煙霧之中有些物什似乎是砲兵陣地，但是那由肉眼是不能看明白的。本軍的右翼是陣在頗為險峻的高地上，臨控着法軍陣地。步兵聯隊是配置在那兒，在那最外端是龍騎兵。中央都辛砲兵隊所陣，安德雷公爵在從這兒觀望的地方，是極傾斜的陡坡直降到把本軍和勳格拉本隔離着那道小河。左方，本軍是接近着森林的，那兒有步兵陣營之烽煙，步兵們在那森林中伐木昇火。法軍陣線比本軍更長，法軍要來包抄我軍之兩翼，看來是很容易的。在本軍陣地後面是險峻的深谷，砲兵和騎兵要退却是很困難的。安德雷公爵把手拐倚靠在大砲上，取出一冊鈔本來，自行畫了一個本軍陣地之路圖。在兩個地方他用鉛筆做了記號，是想要和白格拉穹商量的地點。他心想的是，第一點當把砲兵全部集中在中央，第二點當把騎兵調到後方山谷的彼岸。安德雷公爵時常是隨伴着總指揮的人，目擊過軍隊之大調度與一般作戰，也是時常在研究着戰爭之史的記述，關於軍事行動，他所見到的自不能不只是通汎的輪廓。他的想像是在茫漠的可

能性上，在他以為：“假如敵人來攻擊右翼”，他自己對自己說，“契胡精兵隊和波多樂斯奇獵兵隊當得死守着它們的陣地，直等到中央的豫備兵之來援。在那時候龍騎兵可以衝擊敵人之側面，把敵人擊退。假如是來攻擊中央，我們在這中央高處陣集着中央砲兵隊，在其掩護之下我們把左翼抽開，以梯形陣式向山谷退却”，他在這樣推想。……就在他倚靠着大砲的時候，他聽見在那小屋中談論着的官長們之聲息，但他們所說的話，他一字也沒聽出。突然從那小屋中有一種聲音以極懇切之音調打動了他，使他不能不留心靜聽。

“不然啦，好朋友”，一種愉快的聲音在說，似乎是安德雷公爵所熟悉的，“我說，假如一個知道他在死後的情形，那嗎我們會沒有一個人怕死的。是這樣的啦，朋友。”

另一種年青的聲音打斷了他：“但是不問怕與不怕，是沒法逃掉的。”

“哼，你們總是在怕！你們這些有學問的家伙真是沒法”，第三種男性的聲音把兩者都插斷了。“總之，你們砲兵都是聰明的家伙，因為你們能夠帶着吃喝的東西一道。”

這男性的聲音之所有者，顯然是一位步兵官長，發起笑來。

“依然有是可怕的”，安德雷公爵所知道的那第一種的聲音又說。“可怕的是未知的事情啦，未知終是可怕。一般的愛說靈魂昇到天界……但我可知道，那兒沒有天，有的只是空氣。”

男性的聲音又來插斷着。

“好的，你給我一杯白蘭地罷，都辛”，那聲音說。

[哦，是那上尉，那在酒廠脫了靴子的一位]，安德雷公爵心裏想着，滿愜意地認出了這悅耳的有哲學風味的聲音。

“白蘭地呢自然是好”，都辛說：“但是想到來世上來仍然……”他沒把這句話說完。

在那時候空氣中起了一種鑼聲；由遠而近，而愈近；而愈快，愈明晰，愈迅速地到了；砲彈好像把要說的話沒說完一樣，打在離小屋不遠的地面上，以超人的力量把塵砂爆裂了起來。大地受着這可怕的打擊似乎在悲號。在這同一瞬間，由小屋中有人衝出了，最先的是衝着短菸斗在嘴裏的矮小的都辛；他那恰敏的溫和的面孔頗有幾分蒼白了。在他後面出來的是男性的聲音

之所有者，一位勇敢的步兵官長，他跑向自己的隊伍裏去，一面跑，一面扣着大衣。

17

安德雷公爵騎上了馬，但還在砲兵上隊躊躇，望着那砲彈飛來處的大砲之硝烟。他的眼睛迅速地在廣漠的平原上移動。他只看見那剛才沒動的法軍集團現在在前後移動起來。又看見左方的確是砲兵。硝烟仍然在那兒澆漾。兩個騎馬的法國人，無疑地是副官，在開着快跑奔上小山。一小隊敵人鮮明地可以看出在移動下山，大約是要加上前線，第一砲底硝烟還未散盡，又有新的烟霧冒出，第二砲來了。戰鬥是開始了。安德雷公爵迴過馬頭，向格隆特飛跑去見白格拉穹公爵。在他的背後他聽見砲聲愈見高，愈見瀕繁。本軍也顯然在開始應戰了。在下面最接近處的前線上也有步槍射擊聲可以聽見。路馬羅阿帶着拿破崙底譴責書剛好跑到彌羅跟前，彌羅看到自己的錯誤便惱羞成怒，立刻便把自己的軍隊向中央與兩翼移動，希望在晝間皇帝尚未到來之前便把前面不足數的枝隊完全消滅。

[動手了!幹起來了!]安德雷公爵心裏在想着,覺得有血液衝上心來。[但是在何處呢?我自己建功立業的初隆是怎樣一個形勢呢?]他在疑慮。

從那在十五分鐘前吃着稀粥飲着沃加酒的隊伍中穿過,他在四處只看見有軍士們之同樣的迅速的移動,在排整行列,裝填步槍,各人的面孔上都帶着他心中所感覺的同樣的森嚴。[動手了!幹起來了!可怕而又可喜!]每個人和每個軍官底面孔都在這樣說。在他尚未到達那新起的土壘之前,他在那陰晦的秋日之漸近黃昏的餘光中看見有幾人騎着馬向他跑來,最前頭的一位披着大衫,戴着灰色的羊皮便帽,是騎在一匹白馬上的。那是白格拉穹公爵。安德雷停止着等待他們上來。白格拉穹公爵把馬停着,認出了向他點頭的安德雷公爵。安德雷公爵向他報告着他自己的所見時,白拉格穹仍然是凝視着前頭。

這個表現:[動手了!幹起來了!]就在白格拉穹公爵底強壯的古銅色的面孔上也可以看出,他那面孔帶着一對半閉着的,悶沉沉的,想睡的眼睛。安德雷公爵懷着不安的好奇心警視着這個無表情的面孔,他很想知道:假使那人是在想,是在感覺着,那他在這一瞬間

所想的所感覺着的究竟是甚麼？[在那無表情的面孔後面究竟還有甚麼東西嗎？]安德雷公爵一面看着他，一面在疑慮着。白格拉穹公爵點了一頭，表示他贊成安德雷所說的話，他說：“很好”，帶着的表情是凡所起來的事情，凡所告訴他的話，都恰好是他所預料着的那樣。安德雷公爵，因為急驅之故而喘息未定，說話很快。白格拉穹公爵底說話帶着東洋口調特別的悠閑，好像是要叫他無須乎着急。然而他把馬加上拍車向着都辛砲兵隊飛馳而走。安德雷公爵隨着他的幕僚跟在後頭，那些隨員是白格拉穹之隨從副官，淺爾柯夫，一位傳令官，一位值日官，騎着美好的英國產的駿馬，還有一位文官的參軍，他是單由好奇特別要求來觀戰的。參軍是一肥胖的漢子帶着一個肥胖的面孔，高興着帶着一種無嫌猜的微笑東張西望，在馬上搖搖擺擺地，把駱駝絨的外套搭在馬鞍上坐着的神情和輕騎兵，哥薩克兵，副官等形成着一個奇妙的對照。

“這位紳士是要來觀戰的”，淺爾柯夫對波爾孔斯奇說，指示着那位參軍，“但是已經覺得有點不舒服了。”

“痛，沒說罷”，參軍說，帶着明朗的微笑，是無嫌猜同時也很狡滑，就好像他滿得意成爲了淺爾柯夫底諧

諷刺對象，要想故意裝出比他本來面目還要更優的一個神氣。

“那是很滑稽的啦，Mon Monsieur Prince（公爵先生），”值日官說。（他模糊地記得 Prince 這個稱號翻譯成法文有一種特殊的方式，但他沒有很正確地辦到。）在這個時候他們都馳到了都辛砲兵陣地，一個砲彈剛好落在他們的前面。

“那落的是甚麼啦。”參軍發問，孩子氣般地微笑着。

“法國饅頭呢”，淺爾柯夫說。

“那就是他們拿來奉進你的嗎？”參軍問着。“好厲害啦！”他好像是快活得要浮腫起來了。他剛好把話說出口，又是突然的一般可怕的鑿響，顯然地是打中了甚麼柔軟的東西一樣，聲音熄滅了——一位稍稍在後邊在參軍右手的騎在馬上的哥薩克，落下了馬來。淺爾柯夫與值日官伏在鞍背上，把馬避開了一下。參軍停止着看着哥薩克，帶着一種好奇的神氣。哥薩克死了，馬還在撐紮。

白格拉穹公爵垂着眼臉，迴望了一下，看出了遲頓底所由，又毫不關心地向過頭去，似乎在問，“爲甚留

心着那樣細小的事件？”他以超等騎手之輕快把馬停止着，微微向前曲着半身，把帶在外套下的軍刀拔出了鞘來。軍刀是一種古式的軍刀，和現今一般所用的不同。安德雷公爵記起了蘇瓦羅夫將軍在意大利曾經把自己的軍刀贈給了白格拉穹的故事，這個回憶在那個時候於他是特別滿意。他們騎到了安德雷公爵在剛才審視過陣形的那砲兵陣地。

“誰的隊伍呀？”白格拉穹公爵問那站在砲車旁的砲兵。

他問的是：“誰的隊伍？”其實他的底意是在問，“你們這兒不是在驚惶嗎？”那砲兵是懂得的。

“是都辛上尉的隊伍，閣下”，紅頭髮的一臉雀斑的砲手昂起頭來，吐出愉快的聲音。

“好的，好的”，白格拉穹說，在籌思着甚麼，他從前與旁邊騎到最後一尊大砲。剛好到達那兒，從那砲兵中的一聲發射，把他和他隨員們底耳都震聾了，在那突然把大砲蒙着的硝烟中，可以看見砲手在抱着大砲，以渾身的力量來拉轉回原地。一位膊闊的魁梧的兵士，第一號砲手，手裏拿着砲彈，奔向車輪，把兩腿跨開穩定着身子；在那時第二號砲手，戰戰兢兢地把彈藥裝進砲

口；一位矮小的人弓着肩背的便是官長都辛，跟蹣地向大砲跑來，衝上前去，用他小小的手罩着眼睛觀望，沒有留意到將軍。

“再放高兩度來，就會對準”，他用尖銳的聲音叫着，他很想在那聲音之中賦與一種和他的身裁極不相趁的聲勢“第二砲！”他叫着。“拼命罷，梅都奔德夫！”

白格拉穹招呼那官長，都辛走到將軍面前來，把三個指頭放在小帽邊上呈出一種羞澀的姿勢，與其說是在行軍禮，甯可說是一位僧侶在向人祝福。都辛底砲雖是設置來轟擊山谷，但他是在轟擊那山上的勳格拉本村，從那村中法蘭西兵底大部隊已經在開出了。

沒人指令都辛叫他向着何處轟擊何物，他同一位他所最尊敬的排長澤哈清柯商量了一會之後，他決定了燒毀村落是一條上策。“很好！”白格拉穹說，他聽了那官長底報告，開始去察看展開在眼前的全戰野。他似乎在籌思甚麼。法國兵向右翼前進得最接近了。在那小河流瀉着的凹地中，胡契聯隊所陣紮着的高地之下，有連續的砲火滾動和碎折聲，發砲聲轟隆不斷，右側更遠處，在龍騎兵之後，幕僚中之一員向白格拉穹指示出一隊法國兵在包抄右翼。左翼視線是為逼近的森林所

遮斷。白格拉穹公爵命令由中央派遣兩連人去援助右翼。幕僚中之士官大膽地向公爵開陳，兩連調動之後砲兵會失掉保護。白格拉穹公爵轉向那位幕僚，用他那悶沉沉的眼睛凝視着他。安德雷公爵覺得這位士官底意見是很正確的，覺得沒有甚麼話可以回答。但就在那一瞬間，一位副官帶着在低地陣紮着的聯隊長之報告飛馬跑來，說是法軍之大部隊前來襲擊，他的隊伍崩潰了，在向契胡精兵隊方面退却，白格拉穹點頭表示了同意和照准。他用平步把馬向右手走去，派遣一位副官到龍騎兵去，命令攻擊法軍。但隔半點鐘後副官轉來，說龍騎兵隊長已經退過山谷，說是敵人的砲火太猛，不好把隊伍作無意識的犧牲，所以他把隊伍集中在森林裏了。

“很好！”白格拉穹說。

正當他離開砲兵陣地時，左翼森林中也有槍聲；親自要到左翼去未免太遠，白格拉穹公爵派遣淺爾柯夫去告那位老將——便是在布老撓隊伍受過辜屠屠夫檢閱過的那位老將——叫火速退過山谷，因為右翼似乎已經不能夠再和敵人支持了。都辛和保護他的砲隊的隊伍便被忘却了，安德雷公爵注意地傾聽着白格拉穹

公爵和官長們的對話，以同他下的命令，他所驚異的是看出了並沒有甚麼命令是由他下出的，一切都是出於必然或偶然，或由各個官長之意志而行動，白格拉穹公爵只是努力在呈示出一種神情，便是已然的行動雖不是出於他的命令，至少是與他的計畫合拍。然而安德雷公爵也看出了，對於白格拉穹所表示出的老練當得感謝，雖然一切的事情都是出於偶然，與上官底意旨毫不相關，然而他的存在是大有價值的。官長們跑到白格拉穹面前都是張惶的神氣，見了白格拉穹又沉着了起來；士兵和官長愉快地敬禮着他，在他的存在之中發現了自己和精神，都想在他的面前表示出自己的奮勇。

18

騎到右翼之最高點後，白格拉穹公爵開始下山，在那兒又是一陣連接不斷的步槍聲，為硝烟蒙着甚麼也不能看出。他們走向低地愈近，愈難看出甚麼，愈顯明地感覺着戰線之逼近。他們開始遇着傷兵了。兩個兵士在拉着一個，各人支持着一邊。那人底頭蒙着血；沒有軍帽，在咳嗽，在吐口涎。槍彈顯然是竄進他的喉嚨。又

有負傷兵向他們走來，沒帶槍，憤憤地走着，高聲地呻吟着，因為創傷痛得難耐在把兩手擺動着，血從傷口中像從瓶子裏流出的一樣，流在外套上。他的面孔與其表現着痛苦，甯是驚惶。他是只在一分鐘前受了傷的。橫過路去，他們下了一個陡坡，在那坡上看見有幾個人橫在地上。他們遇着一羣兵士，在衝上山，喘息着，不管就在將軍面前，他們都高聲地談着話，用手做些手式。在他們前頭的烟霧之中他們看見有灰色的行列了，官長們看見了白格拉穹，追趕着一羣退却的兵士，叫他轉去。白格拉穹騎到行列上來，沿着那行列東一處西一處地有速射的槍聲，和士兵之談話聲與官長之號令聲都淹沒了。全部的空氣充滿着硝烟。士兵底面孔都是滿臉的激昂，由火藥塗得烏黑。有些在打通條，有些在裝彈藥，有些又在射擊。但是要從那風所不曾掃蕩的濃烟中去看對象瞄準，那是不可能的。散彈之愉快的啾聲鑣聲頗為迅速地反復着。[那是甚麼？]安德雷公爵在生着疑問，當他騎到兵士圍集處的時候。[那不會是戰線，因為它們都是聚集在一團；那不會是衝鋒隊，因為他們並沒有動；那也不會是方陣，因為並沒有列成陣形。]

一位瘦削的，孱弱的聯隊長，顯然是一位老人，帶

着和藹的微笑，眼臉半覆着一對老人的眼睛，使他的面孔呈出一團和氣，騎到白格拉穹面前，接受着他就好像歡迎着一位顯客進自己家裏一樣。他報告白格拉穹公爵，說他的聯隊受着了法國騎兵之衝擊，說是衝擊雖然擊退了，他的隊伍損失了一半以上。隊長說，衝擊是擊退了，以為這樣說正是適合於當前情境的軍用語，但其實他自己並不會知道在他的指揮之下的隊伍在這三十分鐘間究竟是遇着了甚麼，衝擊是否擊退，乃至自己的隊伍是否曾受攻擊，他都拿不準確。他所知道的是動作開始時，砲彈和榴彈在自己的聯隊周圍飛繞了起來，打死了弟兄，其後有人叫了一聲“騎兵”，本隊便開了火。他們在現在都還在射擊着，不過現在不是打的已經退了的騎兵，而是打的法國步兵，在低地中出現了，在向着本軍開火的。白格拉穹公爵點頭，表示這一切都正合乎自己的心願。他轉向一位副官，命令地從山上把第六獵兵隊之兩連人帶下來，他們是才從那兒通過了的。安德雷公爵在那刻時候看見白格拉穹臉上所生的變化不免驚愕了。他的面孔換上了聚精會神的大有決心的神氣，那神情就好像一個人在暑天一口氣跑來要跳進水裏的一樣。那悶沉沉的想睡的眼神，似乎有所沉思的。

外貌，都消逝了。圓圓的，堅毅的鷹眼熱意地並頗帶輕蔑地凝視着前面，顯然是並沒看準甚麼，不過在他那不急不徐的舉動之中仍然有同樣的從容。

聯隊長向白格拉穹公爵請求，請他退下去，因為那兒於他是太危險。“我請求閣下，千萬保重！”他接着說，一面望着幕僚中的官長要求聲援，被他望着的只是規避他。

“閣下，你請看罷！”他喚起他注意在他們周圍不斷地啾啾着，噓噓着的彈丸。他的話頭帶着哀懇和批難的聲調就像一位木匠師傅對着一位弄着斧頭的紳士說話一樣。〔我們是習於此道的，但你會在指頭上打出水泡來呢。〕他說得就好像彈丸不會傷害他們，他那半閉着的眼睛對於他的言詞給與一種尤其妮婉的效力。值日官也幫着隊長請求，但是白格拉穹沒有回答他們。他只發出命令停止射擊，叫把地位空開好讓兩連人底援兵加入。當他正在說話的時候，罩着低地的煙霧為一隻不可見的手揭舉起來，被一陣風由右手吹到左手去了，對山現出了，有法軍在躡越着。大家的眼睛都不期然地凝視着向自己開下山來的法軍，在地段底一起一伏之中時隱時現。他們已經看見了兵士底皮帽子，官長和士兵

都可以辨明，看見那旗幟在旗桿上撲拍。

“好整齊的隊啦伍”，白格拉穹底幕僚中有一個人
在說。

隊伍前頭已經潛下了低地。戰鬥接着是當在斜坡
之近測開始的……

聯隊之殘部已經在移動了，倏忙地抽向右方！第六
獵兵隊之兩連人整齊地開動了來，趕走着散在他們前
面的落伍者。他們還沒走到白格拉穹跟前，但他們的沉
重的整飭的步伐可以聽見。在左翼上和白格拉穹最近
的地方，走着一位中隊長，是一位面孔團團的作鼓正金
的人，帶着一個呆笨的福相。那就是跟在都辛之後，由
小屋中跑出的那位步兵官長。在那一刻時候他顯然是
沒有想着甚麼，只想他在司令官之前是走得很別致。他
莊重得就和在觀兵式上一樣，筋肉發達的兩腿輕便地
一起一落，即着的上身沒有絲毫的矜持，他走得就像
是上着發條一樣，這樣輕巧的彈性和那跟着他一步一
趨的士兵們底沉重的步武形成個顯明的對照。他握着一
把脫鞘的纖窄的軍刀（一把頗可彎曲的軍刀，與其說是
武器，甯可說是玩器）垂在腿邊，向周圍瞻視着，時而
望着司令官，時而又回顧隊伍，他迴轉着自己的堅實的

尊軀而能不使自己的脚步錯亂。那好像是他的全部精神之力量都是集中在要以最整齊的步伐走過司令官面前。自己意識着收到了成功，他是很得意的。“左右，左右，……”他好像每換一次脚步都在心裏掛着號令。連成了牆壁一樣的士兵們，挖着背囊，拖着槍，各個的面孔各帶着一種苦相，在保守着同樣的步調而行動，就好像幾百名的士兵每一換脚都在心中唱着“左右，左右，……”的一樣。一位肥胖的少佐紆迴了一處途中的灌木，喘息着把步調亂了。一位落後了的士兵，跑來追趕上隊伍，對於自己的差池顯示着惶恐的樣子。一個砲彈，在空中戛着尾聲，從白格拉穹及其幕僚底頭上飛過，正應着那“左右，左右”的步調落下了縱隊裏來。

“隊伍接上來！”隊長底裝腔作勢的聲音叫出。士兵們在那砲彈落下處繞成一個半圓形以規避着某種東西，一位年老的下士騎兵在死者旁邊稍稍羈延了一下，又趕上列子去，用跳步來換了脚，和步武合上了，怒憤憤地向周圍瞻望。“左右，左右，……”好像從那慘淡的靜默與同那在地上一齊踏下的脚步之單調的聲音在反響着的一樣。

“弟兄們，把精神提起來！”白格拉穹公爵說。

“我們要替大，大，大帥幹的！”隊伍中有聲音叫出。一位面孔嚴厲的兵士，在左側走着，當他叫着的時候把眼睛轉過來望着白格拉穹，帶着一個表情是說，[不用吩咐我們也知道。] 另一位兵士，把口大大地張開着叫出，並沒左顧右盼地，一直向着前走，就像怕把自己的注意分散了的一樣。命令下了，叫停止，並放下他們的背囊。

白格拉穹在這通過了自己面前的隊伍周圍騎繞了一轉，然後翻下了馬來。他把馬韁繩遞給哥薩克兵，把外套脫下交給他，把腳拉直起來，把帽子在頭上放端正。法國縱隊有軍官走在前頭的看見在山下走着了。

“有上帝輔助我們！”白格拉穹以堅決的宏朗的聲音叫出。俄而走到前列去，把兩手稍稍擺着，用着騎慣了馬的人底不穩定的顛簸足步，在高低不平的地面上前進起來。公爵安德雷感受着一種不可見的力量在拖着自己前進，他感覺着異常的幸福。

法軍接近了。在白格拉穹旁邊走着的安德雷公爵，已經明白地可以看出革囊，紅色的肩章，甚至法國人底面孔了。（他清清楚楚地看見一位彎腳的老法國軍官，穿着皮統腿，很費力地攀援着灌木在爬上山來。）白格

拉穹沒再發出命令，依然沉默着在隊伍前頭走。突然在法國兵中有槍聲起來；接着是第二槍，又是第三槍……硝煙冒出，敵人全線中都開起火來了。本軍中有幾人倒了，其中有那位圓面孔的軍官，那剛才走得十分當心十分講究的。但是在那第一發底一瞬間，白格拉穹向周圍一望，大叫一聲：“活刺！”“活刺……刺……刺……刺！”本軍全線一齊地拖長着喊叫起來，把白格拉穹公爵衝過了，互相衝過了，本軍雖是無秩序，但是形成一團活潑潑的愉快的羣衆，追逐着亂算的法國兵衝下山去。

19

第六獵兵隊之攻擊掩護了右翼之退却。在中央被忘却了的都辛砲兵把勳格拉本燒成了功，牽延了法軍之前進。火爲風勢所扇甚形猛烈，法軍停止着去救火，這便給與了俄軍退却的時間。中央軍之退過山谷是匆忙而囂嚷的，但是各個隊伍幸未混亂。但是左翼，那是構成於亞若烏斯奇與坡多爾斯奇步兵及包羅格拉德輕騎兵的，同時受着攻擊，被藍奈所領率着的優勢的法軍所包圍着，被衝擊潰亂了。白格拉穹派遣淺爾柯夫帶着命

令去找左翼底指揮官叫頓時退却。

淺爾柯夫行禮的手還未離開帽緣，已經勇敢地提起馬頭飛跑去了。但待他剛好騎出了白格拉穹底視線以外，他的勇氣已經消滅了。他是怕得不敢直前，不敢把自己去冒犯危險。

在向左翼軍隊跑了一程之後，他沒向着開火地方騎去；跑到不會把人找着的方面去找那左翼的官長和將軍；自然他便沒有把命令送到。

左翼底指揮是依年齒屬諸於多羅柯夫所服務着的該當聯隊長底將軍——這一聯隊辜屠索夫在布老撓檢閱過的。但是極左翼底指揮是付託了包羅格拉德輕騎兵聯隊長，樂士妥夫是在這兒服務着的。因此便起了一種齟齬。兩位指揮官是極不相能的，在右翼方面老早已經開了火，法軍已經向左翼移動的時候，這兩位將軍還在爭持着各不相下的交涉。聯隊——步兵與同騎兵的——對於戰鬥並未準備。自普通的士卒以至於將軍，沒有一個人豫料到會有戰鬥；他們都從容地在幹着太平無事的工作——騎兵在餵馬，步兵在採柴。

“他是愚下底上級官”，德國人的輕騎兵聯隊長把臉漲得緋紅，在對着派遣來的一名副官說。“他幹就照

他意思幹。我不能犧牲我的輕騎兵。號兵！吹退却號！”

但是情勢已經緊迫了。槍砲聲在中央與右翼已經打成了一片，藍奈手下的狙擊兵之上衣已經翻過了水車堤，達到了步槍射擊底範圍了。

步兵聯隊長飄飄搖搖地走到馬旁，翻身上馬，把身子挺得直而且高，騎到了包羅格拉德聯隊長處來。兩位將軍在心頭藏着怒火而恭敬地各相敬禮。

“聯隊長，我又來了”，將軍說，“我不能夠把我的人丟一半在森林裏。我請求你，我請求你”，他重說兩遍，“把陣地佔領起來，準備衝鋒。”

“我請求你不要來干涉不關你的事”，聯隊長氣沖沖地回答。“假使你是一位騎兵將官……”

“我不是騎兵將官，聯隊長，但我是俄羅斯將軍，假使你是不知道情形……”

“情形我是滿知道的，閣下”，聯隊長突然地叫出，把馬引動起來，面孔漲成了紫色。“假如你到前線來注意一下，你會看見這陣地是不能把持。我不好犧牲我的聯隊來圖你的安全。”

“聯隊長，你是弄昏了。我不是顧我自己的安全，這樣的話我不好讓你說。”

接受了聯隊長底提議作為勇氣之一比賽，將軍挺着胸脯，騎到聯隊長旁邊，併行到前線，就好像他們的全部的不和在敵人砲火之下便當然得到解決的一樣。他們到了前線，有幾個流彈從他們旁邊飛過，他們立着沒說一句話。走到前線來看實在也是無用，就由他們剛才所立過的地方看來，沒有騎兵動作的餘地已經是明白的，因為有灌木，有懸崖，地面又高低不平，而且法國兵已經包抄到左翼後面了。將軍和聯隊長彼此凜烈地凝視着，像兩隻雄鷄要準備交戰的一樣，彼此找不出有絲毫畏怯底情形。兩位比賽得真是堪相伯仲。因為無話可說，也不願授人以口實說自己畏怯在砲火下先退了，他們會在那兒停立着好一會，相互地試驗着彼此的勇氣，假如不是在那刻時候，在森林裏面差不多就逼在他們的背後竟聽見了步槍之射擊與同混亂的喊聲。法國人在攻擊森林中採柴的步兵。輕騎兵現在不能退，步兵也不能退了。他們被法軍由左翼的包抄把後路切斷了。現在情形已經逼到這樣，他們不得不為自己衝出一條血路來了。

樂士妥夫所服務着的那個騎兵中隊，差不多剛好上馬，便受着敵人底攻擊。又是像在恩斯橋頭一樣，在

中隊與敵人之間空無一物，在中隊與敵人之間只橫着那條暝昧與恐怖之可怕的一線，生與死間之分界，一切的士兵都意識到那一線，他們能夠過去與否，他們怎樣過去，這個問題充滿着他們以興奮。

聯隊長騎到隊伍近前，對於官長們底質問憤憤地回答了幾句，像一位橫不服理的人一樣，發出了一些命令。並沒人明確地說出甚麼，但在全中隊中流佈了一項朦朧的衝鋒底消息。整隊底號令下了，其次軍刀拔出鞘的聲音。但依然還沒人動。左翼底隊伍，步兵與同輕騎兵，都覺得他們的司令官有些不知所措，而這司令官們之狐疑感染到了士兵。

[趕快罷，要幹就趕快罷，樂士妥夫心裏在想，他從前聽見同僚輩所談到的衝鋒趣味，他覺得有領略底機會到來了。

“有上帝助我，兄弟們”，德尼索夫底聲音叫出，“前進，快，放大砲！”

前列底馬身開始移動了。樂士妥夫底跨馬引動韁繩，自行前進。

列在右手的樂士妥夫看見他自己的輕騎兵之最前線，在更遠處看見一條黑線，他看不分明，但揣想定是

敵人。射擊可以聽見，但還有一個距離。

“更快！”命令底聲音傳出，樂士妥夫感覺着自己的跨馬快要由快跑改到奔馳，他感覺着奔馳到來的快樂，心裏愈見愈見地快暢起來。他見到一株孤樹在自己的前頭。樹子最初是在前線，在那十分可怕的一條界線之當中。但是現在他們把那樹子趕過了，並沒有甚麼可怕的事情出現，他只覺得愈見的活潑，愈見的激昂。〔呵，我是要斫倒他的！〕樂士妥夫心裏想着，緊緊地握着刀把。

“活刺！……刺……刺……”聲音號叫起來。

〔好，來罷，管你來的是甚麼，〕樂士妥夫想着，加上拍車，蓋過了其餘的人，他放着全力的奔馳。在前面已經能夠看見敵人了。突然有一種甚麼東西像寬大的掃帚一樣把中隊掃了一遍。樂士妥夫舉起軍刀來，正要準備着一擊，但就在那一瞬間在自己前頭奔馳着的兵士尼奇吞柯從旁邊離開了，樂士妥夫就像在夢裏一樣，以超自然的速度帶着往前衝，但依然留在同一個地方。一位輕騎兵邦大秋克從後邊緊接着他奔馳上來，憤憤地看着他。邦大秋克底馬向旁邊跳了一下，又奔馳前進了。

[是怎麼一回事啦？我沒有動？我落了馬，我是死了……]，樂士妥夫在那一瞬間中在自問自答。他是一個人留在那戰場當中了。他看見的不是奔馳着的馬與輕騎兵之背，而是不動的大地與割了的稻田。有熱血在他的下面。

[不是，我是受了傷，我的馬死了。]馬想撐起前腳來，但又倒下去了，把騎者底腳壓在了自己的腳下。血在從馬頭上流着。馬在撐紮，但不能夠撐起。樂士妥夫想撐起來，也倒下去了。他的劍頭陷在了馬鞍裏。本軍在那兒，法軍在那兒，他都不知道。在他的周圍沒有一個人。

他把腳抽脫了，立起了身來。[那一條界線，那剛才把兩軍分得異常鮮明的，現在在那一邊呢？]他自己問着自己，不能回答，[我自己不是有了甚麼差池嗎？假使是有甚麼差池，在這時候，一個人當怎麼辦呢？]當他立起身來時他在狐疑。但在那一瞬間他感覺到就像有甚麼冗贅的東西，吊在自己麻痺了的左手上。手腕好像不是自己的。他看着自己的手，留心着檢查那上面的血。[哦，那兒有幾個人]，他快活地在心裏想着，看見有些人向他跑來。(他們會幫助我!)在那些人語前面跑着一

個人影，戴着異樣的尖帽，穿着青色的上衣，一個黝黑的日晒的面孔，一個鈎鼻。其次來了兩個人，又其次是更多的人跟着在跑。其中底一人說了些異樣的話，不是俄語。在這些戴着同樣的尖帽的同樣的人影之間立着一位俄國的輕騎兵。他是被人捉着的；在那輕騎兵底後面他們也擒着他的馬。

[那一定是我們的人遭了俘虜。……是的，他們也不會俘虜我嗎？這些到底是甚麼人呢？]樂士安夫仍然在狐疑，不能夠相信自己的眼睛。[他們會是法國人嗎？]他盯着走近前來的法國人，雖然在幾秒鐘前他是那樣熱心地想找到法國人而殛殺他們，他們現在來得這樣近時才是這樣的可怕，連自己的眼睛都不能相信，[他們是誰呢？他們在跑甚麼呢？敢沒爲的是我？敢沒他們在向着我跑？爲甚麼呢？要殺我？要殺我這個人，以前大家都愛好的？]他想起了他母親底愛，他家族和朋友底愛，敵人要殺他的企圖似乎是不可能。[但是他們或許硬會殺我。]他立了有十秒鐘以上的光景，沒有移動，也沒有拿穩自己的位置。有鈎鼻的最前頭的法國人來得很近，他可以看出他那面孔上的表情了。這位輕快地凝着氣息向他跑來的人，帶着一個憎獮的面相，提

着刺刀來逼迫樂士妥夫。樂士妥夫把手槍搜了出來，但沒有開火，而是向那法國人拋了去，拼命地向灌木叢中奔跑。他現在不是懷着像在恩斯橋畔移動時的那種疑惑和鬥爭底感情，而只是像一匹兔子要逃掉獵犬時的感情一樣。對於他年青的幸福的生活之一種純粹的恐怖感佔有了他的全部存在。迅速地跳過田界，以他在遊戲賽跑所慣用的那同樣的威勢，他在田地上逃跑，時而把他那蒼白的溫和的年青的面孔掉回頭去，便有一種恐怖之冷瘴在脊梁上奔馳。[不，最好是不看，]他心裏想，但待他跑到灌木叢中時又回頭去望了一下。法國人放棄了追逐，正當他回頭看望的一瞬間，那爲頭的一人由跑步落成平步，轉過身去大聲地招呼後面的同伙。樂士妥夫停止着了。他想：「怕是有甚麼錯誤罷，不會說是要殺我的。」就在那時候，他的左手沉重得就像有一百磅重的東西吊在上面的一樣。他不能夠再跑了。法國人也停止了，瞄起準來。樂士妥夫蹙着額平伏下去。一個彈子又是一個彈子，啾啾地從他身旁飛過；他把右手提着左手，努盡最後的氣力，在叢林中奔跑。叢林中是有俄國狙擊兵埋伏着的。

20

在森林出乎不意地受着襲擊的步兵，已經逃跑了，各團混亂起來退走得毫無秩序。一個恐慌着的士兵說了一句“切斷了！”——這在平常毫無意義，而在戰陣中是最可怕的話，於是乎這話便把恐怖傳染了全軍。

“被包抄了！切斷了！完了！”他們一面跑，一面叫着。

他們的將軍聽見了在後方的開火和叫聲，頓時覺察了在他的聯隊中起了甚麼重大的事情：他是一位模範軍官，服務了多年並沒有絲毫遺誤，而這次會受着上官底譴責，說他不注意或是缺乏訓練，這樣的想念苦惱着他，他頓時忘却了那傲慢不馴的騎兵聯隊長和他自己的將軍之威嚴，並絕端地忘却了目前的危險與自衛的私情，他伏着前鞍，蹬着馬，在真正的彈雨之下向聯隊奔馳，那彈雨也幸而沒有把他打中。他一心只是想去尋出錯誤是在那兒，假如能夠時想盡力糾正，假如錯誤是由於他自己，他也得要不受非難才行，他是服務了二十二年而不曾受過一次譴責的模範軍官。

他在法軍底挾攻之中奔馳，終竟成了功達到了森

林後面的戰地，本軍正在向山下奔跑，全不顧長官底命令。那時候有決定勝敗的精神上的動搖。這些亂了算的兵衆是聽從官長底命令，還是回顧一下而仍往前竄走？儘管平常是那樣可怕的長官在絕望地喊叫，儘管那含怒的面孔漲得紫紅，改變得來不成形相，儘管他的軍刀在頭上作旋風舞，然而士兵依然在逃跑，在雜談，一面向着空中放槍，毫不聽命令。決定戰鬥運命的道德上的平衡顯然是側重在苦痛一方面去了。

將軍由叫喊與硝煙弄得窒息，他絕望地在那兒靜靜地立着。一切都像丟了；但在那一瞬間，向本軍進攻着的法軍無鮮明的理由，突然地向後奔跑，由森林邊際消逝了，俄國的狙擊兵由森林現了出來。這是迭摩新底部隊，在森林中把秩序保持着了的唯一的部隊，在森林後面的濠溝中潛伏着，突然地邀擊着法國兵。迭摩新發着拼命的叫喊，用着醉狂的猛威，在手中只提着一把軍刀去奔向敵軍，敵軍把武器拋掉，不息氣地跑去躲藏。多羅柯夫在迭摩新旁邊跑着，短刀相接地殺死了一名敵軍，並第一次生擒了一名法蘭西降將。逃走着的俄軍又折回來了；隊伍又收拾了起來；幾乎把左翼切斷了的法軍瞬時便受着壓迫。豫備隊和本隊聯合了，逃亡

兵也停止了。將軍和奕柯諾摩夫少佐立在橋頭，看着退却的隊伍走過，在那時有一位兵士向他跑來，捉着他的馬踏蹬，幾乎要吊着的樣子。士兵穿着一件青色的細絨上衣，沒有背囊，也沒有尖帽，他的頭是裹纏着的，在他的肩頭上掛着一串法國式的彈匣子。在他的手中他握着一把軍官底指揮刀。這位士兵是蒼白的，他那蔚藍色的眼睛桀傲地望着將軍底面孔，但是他的口是在微笑。將軍雖然在向奕柯諾摩夫給與指令，但他不能不來注意這位士兵。

“閣下，這兒有兩項戰利品”；多羅柯夫說，指着法國軍刀和彈匣子。“我生擒了一名軍官。我把隊伍鎮定了。”多羅柯夫疲憊得呼吸困難，他脫氣脫氣地說。“全隊伍都是可以做見證的。我請求你要記着我，閣下。”

“很好，很好”將軍說了，又轉向奕柯諾摩夫少佐，但是多羅柯夫沒有放手他；他把繃帶解開，把在頭上凝着的血指給他看

“是刺刀傷呢；我是佔在最前線上。請你不要忘記我，閣下。”

都辛底砲隊是被忘却了的，直到行動底終末，白格

拉穹公爵還聽着中央部在放大砲；他先派值日官去，隨後又派安德雷公爵去命令砲兵火速地退却。

原來保衛都辛砲隊的兵力，在戰鬥底中業已經由誰人底命令調退了。但是砲兵依然在開火，其所以未遭敵人擄獲的只是因為敵人不敢相信那不息氣的四尊砲火會是全無保護的。敵人反是以爲俄軍主力是聚集在中央，所以砲隊才有那樣猛烈。他們兩次想上來衝鋒都被那孤獨地立在高處的四尊大砲之散彈擊射擊退了。在白格拉穹公爵先前離開那兒之後不久，都辛把勳格拉本村落燒成了功。

“你看，他們在哄鬧了！火光騰起來了！好大的煙子！打得好！頭等的打法！煙子！煙子！”砲手們叫喊着，他們的精神發揚起來。

各砲都沒待命令盡打向那火燒場方面。每放一砲士兵們都吶喊着：“刮刮價呀！這一砲很不錯！照着再幹！……頭等的！”就好像在互相激勵的一樣。火爲風所扇，立即蔓延了起來，已經由村中開出法蘭西縱隊，又退回去了，但好像對於這項不幸要圖報復的一樣，敵人在那村落稍右架了十尊砲來，向着都辛開火。

因爲火燒了村落快樂得和兒童一樣，又因屢次砲

擊法軍都成了功，大家都興奮得異常，直到有兩個砲彈打來，接着又是四個落到砲陣裏來，一個打倒了兩匹馬，另一個又打斷了一位砲手底脚，我們的砲兵們才注意到了敵人底砲隊。然而一旦激昂了起來的他們的精神，是不畏怯的；他們又高興着找着了另外一個方向。馬匹從預備砲車上換上了新的；負傷者移開了，四尊大砲轉過方向來去對抗敵人底十尊大砲。別的軍官，都辛底同僚，在戰鬥開始時便陣亡了。一個鐘頭之後，砲隊中之四十名砲手被奪掉了七十名，然而他們依然高興而且熱心。他們兩次看見法軍逼近到他們的下面來，他們便用散彈去攻擊。

那位行動懦弱而不甚雅觀的矮小的人，接連着叫他的勤務兵再裝一管菸來散氣，他把菸斗銜着飛着菸火，又跑到前面去從他小小的手下去瞭望敵人。

“打喲，兄弟們！”他連接着說，他去手扶着砲輪，又退退螺漩。在那硝煙之中，為轟隆的砲聲所聾，每打一砲總要使他戰顫一下。都辛由這尊砲跑到那一尊，他的短短的菸斗總是不離口的。在一個時候他在瞄準。回頭又在數裝填次數，回頭又在替換負了傷的或陣亡了的馬匹，而始終都在用着那些微弱的，尖銳的，拖連的聲

音喊叫着。他的面孔愈見愈見地熱心起來。只有他的部下陣亡了或負了傷，他才把眉頭繃起一下，由那陣亡者面前走開，弟兄們收拾受傷者和陣亡者總是不免遲頓的，他便要怒憤憤地向他們號叫。士兵，大都是雄壯的漢子（大部分的砲兵都是那樣，比他們的官長要高出兩個腦壳，胸膊也要寬過一半），都在望着他們的司令官，就像一些不知所措的兒童一樣，他們在長官臉上所尋出的表情便立地反射到自己的臉上。

因為有那瀰天的號叫喧囂，又因為始終有注意和活動之必要，都辛連絲毫也沒有感受到恐怖之不愉快的情趣；像他會戰死或負傷的那種觀念從不曾鑽進他的心頭。他反是感覺着愈見愈見地有生氣。他最初看見了敵人，最初開了火的那一瞬間在他看來似乎已經是很久很久的事，或者已經是昨天。而他所立着的地點又好像是他素來所熟悉的，他就好像在家鄉裏的一樣。他雖然在思慮一切，籌畫一切，班佈一切，就像最良的官長在自己的職分上所能做到的那樣，但他的心境是近於熱狂，或酒醉者之酩酊狀況。

在四方八面的他自己的大砲之聾耳的聲音，敵彈之噓唏與墜落，在大砲周圍流着汗水漲紅了面孔的砲

手之情景，人血之血，對方敵陣中所起的烟泡（隨着總有砲彈飛過來打中地面上，打中人或馬或一尊大砲）——舉凡這些影像爲他造成了一個自己所獨有的幻想的世界，在那個世界之中他在感覺着快樂。敵人底大砲在他的幻想中並不是大砲，而是一些菸斗，由一位眼不可見的吸菸客一陣一陣地在吹出烟泡。

“他又吹了一口烟子”，當到烟霧滾下山，被風吹成長帶捲到左手去時，他低聲地自言自語，“好，你的皮毯來了——立刻拋轉去。”

“隊長，甚麼？”立在他旁邊的一位砲手，聽見他在說些甚麼，便問他。

“沒有甚麼，一個榴彈啦……”他回答着。“好，該你來了，我們的梅杜奔烏娜大姐”。他自己對自己說。梅杜奔烏娜是他的幻想給與那大的一尊砲，是一種古風的樣式·立在最尾上的。法國人就像些螞蟻在他們的大砲周圍羣集着。那魁梧的醉了酒的兵士，第二尊號之一號砲手，在他夢想世界中是“老伯”；都辛看他的時候比看別人的更多，對於這人底每種姿勢都感覺着趣味。在山下的步槍射擊聲——消逝了，接着又加速起來的——在他看來就像甚麼生物之呼吸。他傾聽着這些聲息之

一起一落。

“呵，她又在呼吸一口氣”，他在對着自己說。他自己在自己的幻想中是一位魁梧的壯漢，他用兩隻手在把砲彈投向法軍。

“來呀，梅杜奔烏娜，老大姐，話事要費心啦！”他一面說着，從那尊大砲離開，那時有一種意外的不熟悉的聲音從他頭上叫過來。

“都辛上尉！都辛上尉！”

都辛驚惶地回頭望着。那就是在格隆特把他趕出了酒篷的那位值日官。值日官上氣不接下氣地在吶喊着他。

“我說，你是瘋了嗎？已經下了兩道命令叫你退。你才……”

[現在他們要把我怎樣的？……] 都辛狐疑着惶恐地望着他的長官。

“我……沒……”他開口說，一面把兩個指頭舉上帽簷。“我……”

但是值日官沒有把他所當說的話全部說完。一個砲彈在他身旁飛過，使他仆在了馬上。他停頓了，正打算再說些甚麼時，第二個砲彈又把他停止了。他迴過馬

頭便奔命的跑。

“退却！全部退却！”他隔得老遠地喊叫着。

士兵們笑了。一分鐘後一位副官帶着同一的命令到來。這是安德雷公爵。到了都辛砲陣時，他所看見的第一種東西是打斷了脚的一匹解轡馬，這匹馬在一些轡着的馬旁嘶叫。血液從脚中流成着一條小河。在前輿之間睡着幾名陣亡者，他騎上山時，有一個二個的砲彈接連着在頭上飛過，他感覺着一種神經性的寒慄直跑下他的背樑。但是他是在害怕的那種觀念已經充分又把他激發起來。他把命令傳到了，但他並不離開砲隊。他決心停留着，幫着把大砲移開，把它們帶走。在死屍上殘踏着，在法軍之猛烈的砲火之下，他幫着都辛收拾大砲。

“剛才來的一位官長，跑得比來時更快”，一位砲手對安德雷公爵說，“和你尊駕不同”。

安德雷公爵沒和都辛打話。他們兩來都很忙，忙得幾乎沒有工夫對面。當他們把四尊砲中兩尊沒受傷損的移上了前輿，要運下山時（有一尊打破了。還有一尊短砲是遺棄了），安德雷公爵走到都辛面前。

“好，平安地等到我們再見”，安德雷公爵說，把手

向都辛伸出去。

“再見，好朋友”，都辛說。“親切的人！再見，再見”，他說時含着了眼淚，這眼淚是不明其故地突然湧進眼裏來的。

21

風已沉靜了，黑色的稠雲低垂在戰陣上，在天際與砲火所起的硝煙融合爲一。黑夜到了，焚燒之火光在兩個地點上顯示得更加鮮明。砲火逐漸低微了，但在後衛與右翼之步槍掃擊聲却愈近，愈頻繁。都辛和他的大砲，接連着讓着負傷的人或者在上面滾過，剛好出了火線，在下着山谷的時候，他遇着司令部的人，其中有那值日官與淺爾柯夫，淺爾柯夫兩次被派遣到都辛砲隊，兩次都沒有走到。兩人爭先恐後地在傳命令，叫他怎樣走並向那兒走，爭着指摘他，非難他。都辛沒有下命令，只是沉默着，深怕說話，因為每要說一句話時他不知道是什麼原故，總想流出眼淚來，他只騎在一匹砲兵的劣馬上在後面跟着走。雖然有命令叫把負傷者拋棄，許多負傷的人都簇擁到隊伍背後，要求載在砲車上。那位活潑

的步兵士官——那在戰鬥剛開始時由都辛底小屋跑出的——在肚上受了一槍是載在梅杜奕烏娜上面；在山脚上有一位蒼白色的輕騎兵之見習士官，一隻手捉着另一隻手，走向都辛來，要求一個座位。

“上尉，我請求你，我的手受了傷”。他遲鈍地說。“千乞作福。我不能夠走。千乞作福！”這見習士官請求攜帶，看來是不僅一次的，而且他隨處都是受了拒絕。他用一種躊躇的可憐的聲音請求着。“請你告訴他們把我帶去罷，千乞作福！”

“把他載上去罷，把他載上去罷”，都辛說。“老伯，把一件大衣給他墊上。”他轉向着他喜歡的那位兵士。“可那位受傷的官長那兒去了？”

“我們丟了他；他已經死了，”有一個人回答。

“扶他上去。坐下，小兄弟，你坐下。把大衣墊在這兒罷，安安諾夫。”

見習士官是樂士妥夫。他是把一隻手提在另一隻手裏的。他的臉色蒼白，他的下顎在發戰，就像患着熱病一樣。他們把他放在梅杜奕烏娜上面，就是他們從那兒把那位死了的軍官拋掉了的那尊大砲。墊在下邊的大衣上是有血漬的，樂士妥夫底馬褲和手都染污了。

“什麼，你受了傷嗎，朋友？”都辛騎到載着樂士安夫的大砲旁邊來，問他。

“沒，只是摔傷。”

“怎麼這側板上有血呢？”都辛又問。

“閣下，是剛才那位軍官留下的”，一位砲兵回答着，用自己的大衣袖口把血揩着，好像是抱歉，沒有大砲保持清潔。

受着步兵底幫助，很費力地才把大砲拉上了山，到達了公德爾斯村便停止了。現在已經黑得離十步路遠便不能辨出士兵底制服了，砲火已經開始消沉。突然在右翼又逼緊着有一番射擊。這是法軍之最後的攻擊。埋伏在村落民家中的本軍便對抗着他們。大家又湧出了村外，但是都辛底大砲不能移動，砲兵們和都辛和見習士官只好面面相覷地聽天安命。雙方底槍火開始消沉了，有些兵士活潑地談着從側街中湧出。

“不妨事罷，培屈羅夫？”一個人在問。

“我給了他一個熱的啦，兄弟。家伙們總不會再囉唆了”，另一個人在說。

“看不見一個鬼影子啦。他們你怕沒有自打自！真是黑得來什麼也看不見。朋友，有甚麼可喝的嗎？”

法軍終竟被擊退了。在那漆黑之中，都辛底大砲又往前移動起來，周圍有喧闐着的步兵簇擁着。

在黑暗中他們像一條不看見的暗淡的大河一樣，始終向着一個方向流動，帶着一團的嘖嘖噪雜，馬蹄與車輪底聲音。在這混亂的鬧嚷之中，負傷者底呻吟和哀叫超出於一切的聲音之上，比在黑暗中或夜中的任何事物都還要明晰。他們的呻吟似乎要充塞着這把隊伍圍繞着的全部的黑暗。不一會在流動着的羣衆中發生了一次歡呼。有一個人帶着隨員騎在白馬上走過，他過身時說了一些甚麼。

“他說的是甚麼？我們現在是往那兒去？宿營，唉？多謝我們，唉？”四方八面都有聲音在熱心地探問着，整個移動着的大羣在開始往後逼（最前頭的似乎已經停止了，）有一種風聲傳到，說是宿營的命令下了。大家便停止在那塗泥中，就在自己所在的位置。

燈火點燃了，話聲愈見地明晰。都辛上尉對於自己的砲隊給了一些指令之後，他遣他的兵士去爲見習士官找些繃帶或者一位醫生來，他便坐在他的兵士們在路側所昇起的火旁。樂士妥夫也把自己拖到火旁來了。他的全身因爲痛與冷與濕的關係在發燒發戰。他是極

端想睡，但自己的手又痛得不能睡，那痛得來怎麼放置也不好。他把眼睛閉起來，繼後又睜開來凝視着火光，火是紅得有些眩目，他又看到那弓着背的懦弱的都辛的身影，那盤起腳坐在自己近旁的。都辛之大而親切而聰明的眼睛滿含着哀憐地盯着他。他看到都辛是想用全力來幫助他的，但是愛沒能助。

在四面他都聽着步兵底脚步聲和話語聲，來來往往地要在他們的周圍定宿。話聲，脚步聲，馬蹄踏在泥上的聲音，遠遠近近的柴火爆發聲，指融成一片浮動着的聲濤。

現在不是剛才那樣的一條在黑暗中流瀉着的眼所不見的河流，而是在暴風雨後收斂聲浪而漸就平靜的暗淡的大海。樂士妥夫空漠地望着聽着在他面前與周圍所有的一切。一位步兵士卒走到火邊來，踞下，伸手烤着火，把面孔掉在一邊。

“閣下，可不妨事罷？”他向着都辛深問。“我在這兒把隊伍失掉了；我不知道我是在那兒，真是要命！”

隨着那位兵士有一位步兵軍官也走到火邊來，臉上纏着繃帶。他求都辛把大砲移動一下，好讓一駕轎重車過去。在這軍官之後有兩位士兵跑到火旁來。他們在

破口相罵，相爭鬥，彼此爭奪着一隻長靴。

“不要臉！你撿的！狗屁！”一個嘎聲氣的叫罵着。

又有一位瘦削的，蒼白的士兵走來，頸上用血染了的裹腳纏繞着。帶着惱怒底聲音，向砲兵們求水。

我們一個定要死得像一條狗一樣嗎？”他說。

都辛告訴他們把水給他。其次是一位和氣的士兵走來，要爲步兵們求一個火種。

“把你們的火要討一點給步兵！弟兄們，祝你們平安啦。多謝了你們借火；我們隨後是要加倍還利的”，他說。帶着一些明火的柴頭向黑暗中走去了。

其次是四名兵士走過，沉重地在一件大衣之中荷着什麼東西。其中的一人跟踉了一下。

“媽的，見鬼，把柴頭攔在路上，”一人怒罵了一下。

“他是死了的；爲甚麼要帶起來呢？”其中的一個人說。

“走罷，你這家伙！”

他們又擔荷着向黑暗中消逝了。

“可痛嗎，唉？”都辛低聲地問樂士妥夫。

“是的，痛呢。”

“司令官在請隊長。司令官現在住在那家小房子裏

面，”一位砲手走到都辛的面前來這樣說。

“朋友，我回頭就轉來。”都辛立起身來，從火旁離開，一面把上衣扣好，把身子整理了一下。

在那離砲兵隊底篝火不遠的小屋子裏面，白格拉穹公爵坐着在用晚餐，一面和幾位他所招集攏來的長官在談話。眼睛半開着的矮小的老聯隊長也在那兒，正在貪嚼着一根羊排骨，一位二十二歲的無可談駁的將軍，爲一杯沃加酒和餐事把臉吃紅了，還有那位帶着名章戒指的值日官，不安地向每個人偷看着的淺爾柯夫，面孔蒼白地把嘴唇閉着，帶着熱症般地放光的眼睛。

室中之一隅立着一竿法國軍旗，是捕獲來的，那位帶着傻相的參軍在捫觸那軍旗所由製成的材料，搖着亂髮蓬蓬的頭首，或許是因爲看到這軍旗的確使他開心，或許也怕是因爲他不高興這餐事底神情，他自己是餓了，而又沒有地位讓他坐下去就食。在隣接的一間小屋中是一位法國的上校，輕騎兵所俘擄來的。本軍的軍官多聚集着在那兒看他。白格拉穹公爵向幾位官長們表示謝意，探詢着戰鬥和損失之詳細情形。在布老擄曾經受過檢閱的那位聯隊長向公爵報告，說在行動剛好開始時，他立即回到森林，把伐木的兵士召集起來，讓他

們退却，自己領了兩連人去衝鋒，把法軍擊退了。

“閣下，我看見第一連不能支持的時候，我立在路上想了一下，‘我要把他們撒退，然後再向敵人開火’；我便這樣做了”。

這位將軍老實是想這樣做的，可他並沒有做成，他也老實在失悔，所以他現在說得來就像是實際做到的一樣。不過實際上難道又不真是那樣的嗎？在那混亂的當中，甚麼是做了，甚麼又沒有做，誰個能夠說定呢？

“閣下，我現在順便還要提說一下”，他接着說，記起了多羅柯夫和辜屠索夫底會話，與同他剛才和那位奪職軍官之見面，“那位奪了官職的多羅柯夫在我的面捕擄了一位法國軍官，特別地顯揚了他的身手。”

“閣下，我今天是看見了包羅格拉德輕騎兵之衝鋒’，淺爾柯夫插進口來，他不安地向周圍四望。他其實在那一天並沒看見過輕騎兵，只是從一位步兵軍官口中聽得來的。“他們衝破了兩個方陣呢，閣下。”

當着淺爾柯夫開始說話時，幾位軍官照常地在微笑，以為他又會有一番諧謔。但看他說的是讚美本軍和當日底功勞，大家又改換成嚴肅的面容，雖然好些人都很知道淺爾柯夫所說的完全是無根之談。白格拉穹公

爵轉向那位年老的上校。

“諸君，我感謝你們；各部隊都英勇地行動了一步兵，騎兵和砲兵。何以有兩尊大炮在中央部隊遺棄了？”他問着，迴顧着在找人回答。（白格拉穹公爵沒有問左翼底大炮；他知道那些在戰鬥開始之前都是遺棄了的。）“我想，我派去的是你啦”，他招呼着值日官說。

“一算是打破了”，值日官回答着，“但另一尊，我不明白；我是始終在那兒指揮着的，我是離開才不久。……那兒可真厲害”，他謙遜地加上一句。

有一個人說都辛上尉就割在這兒不遠，他已經派人去請去了。

“哦，你是到過那兒去的啦”，白格拉穹公爵招呼着安德雷公爵說。

“真確的，我們差不多是一道騎到那兒”，值日官搶着說，娓娓地向着安德雷公爵微笑。

“我却沒有得到遇見你的快樂”，安德雷公爵冷淡地直辟地說了一句。

大家都沉默着了。

都辛出現在門口，慎怯地從將官們底背後移行。都辛在長官面前照例是不知所措的，在那狹窄的室中軍

官們底背後環繞着，沒注意到軍旗竿子，便顛跌了一下。幾位軍官發起笑來。

“一尊大砲是怎樣遺棄了的？”白格拉穹把眉頭蹙着發問，不是向着上尉，甯是向着那些發笑的軍官，其中淺爾柯夫笑得最是高聲。現在單在怒容滿面的長官面前，都辛充分地感到自己的罪過和失體統，自己尚苟存於人世而把兩尊大砲失了。他是太興奮了，一直到此時都還沒餘裕想到這件事情上來的。軍官們底發笑使他愈見狼狽。他立在白格拉穹面前，他的下顎發着抖，不能明白地說出話來：

“我不曉得……關閣下……我沒有人手，關閣下。”

“有兩連人在掩護你的陣地的，你可調遣啦！”兩連人老早沒在那兒，雖然是事實，而都辛不好說出。他是說出了使別的軍官討不好。他沒說一句話只一直凝視着白格拉穹底面孔，就像一位不知所措的學童瞪着試驗官底面孔一樣。

沉默頗可長持了一下。白格拉穹公爵，雖然並沒心過事苛刻，顯然苦於無話可說；別的人都不敢冒險來干預。安德雷公爵眨着眼看着都辛，指頭帶着神經性地動着。

“開下”，安德雷公爵用他那斬切的聲音把沉默打破了，“你遣我到都辛上尉底砲隊去來。我到那兒去，看見三分之二的士兵和馬匹陣亡了，兩尊大砲打破了，並沒有兵力在近旁掩護。”

白格拉穹公爵和都辛一樣熱心地望着波爾孔斯奇，當他們把感情抑制着接着說下去的時候。

“假如開下能容許我發表我自己的意見”，他接着說，“我們今日底成功多要感謝砲隊之動作和都辛上尉與其士兵們之英勇的堅忍不拔”，安德雷公爵說，他立刻站起身來，離開了桌面，沒有等待一句回話。

白格拉穹公爵望着都辛，對於波爾孔斯奇底放胆的批評顯然不願意表示自己的不信，然而也並不能全信，他把頭偏了一下，向都辛說可以去了。安德雷公爵跟在他的後邊走出。

“多謝你，好朋友，你把我打救了”，都辛對他說。

安德雷公爵望着都辛，沒說一句話便走開了。安德雷公爵心裏很不高興也很悲哀。情節才是這樣的離奇，和自己所希望全不相像。

[他們是誰呢？他們爲甚麼在這兒？他們要想做甚

麼？這一切要幾時才終結呢？樂士妥夫思索着，望着在他眼前來來往往的一些人影。手痛愈見是難耐，他沉沉欲睡，眼前有紅圈跳躍，這些聲音和這些面孔之印象，他自己的孤獨之感，一切都和疼痛底煎熬融成一片。那就是這些人，受了傷的與同未受傷的兵士，那就是這些人在擠他在聳他，在扭動着他的脈絡，在燒着自己挫折了的手和肩頭中的筋肉。他把眼睛閉着免得看見他們。

他睡熟了一下，但是在那短促的期間他夢見了無數的事物。他看見他的母親和她的長而白的手；他看見松尼雅底纖削的肩頭，擎特露底眼睛和她的笑，德尼索夫與同他的聲音和他的鬍子，看見特里亞甯，以及同特里亞甯和波格丹尼奇的那整項事件。那整項事件和這在旁邊噪呖的兵士完全混合在一道，那事件和這兒的兵士是這樣惡心，這樣不停息地把自己的手始終向着同一方向拖扯，壓迫，扭動。他用力想避開他們，但他們連一秒鐘也不放鬆他的肩頭。假如他們不拖，那會不痛，會一切都好的；但是總把他們避開不了。

他把眼睛睜開仰望一下。黑夜之暗幕垂在火光上僅僅二三尺高。在火光中有細微的雪片紛飛。都辛還沒有轉來，醫生也沒有到。他是一個人，只有一名兵士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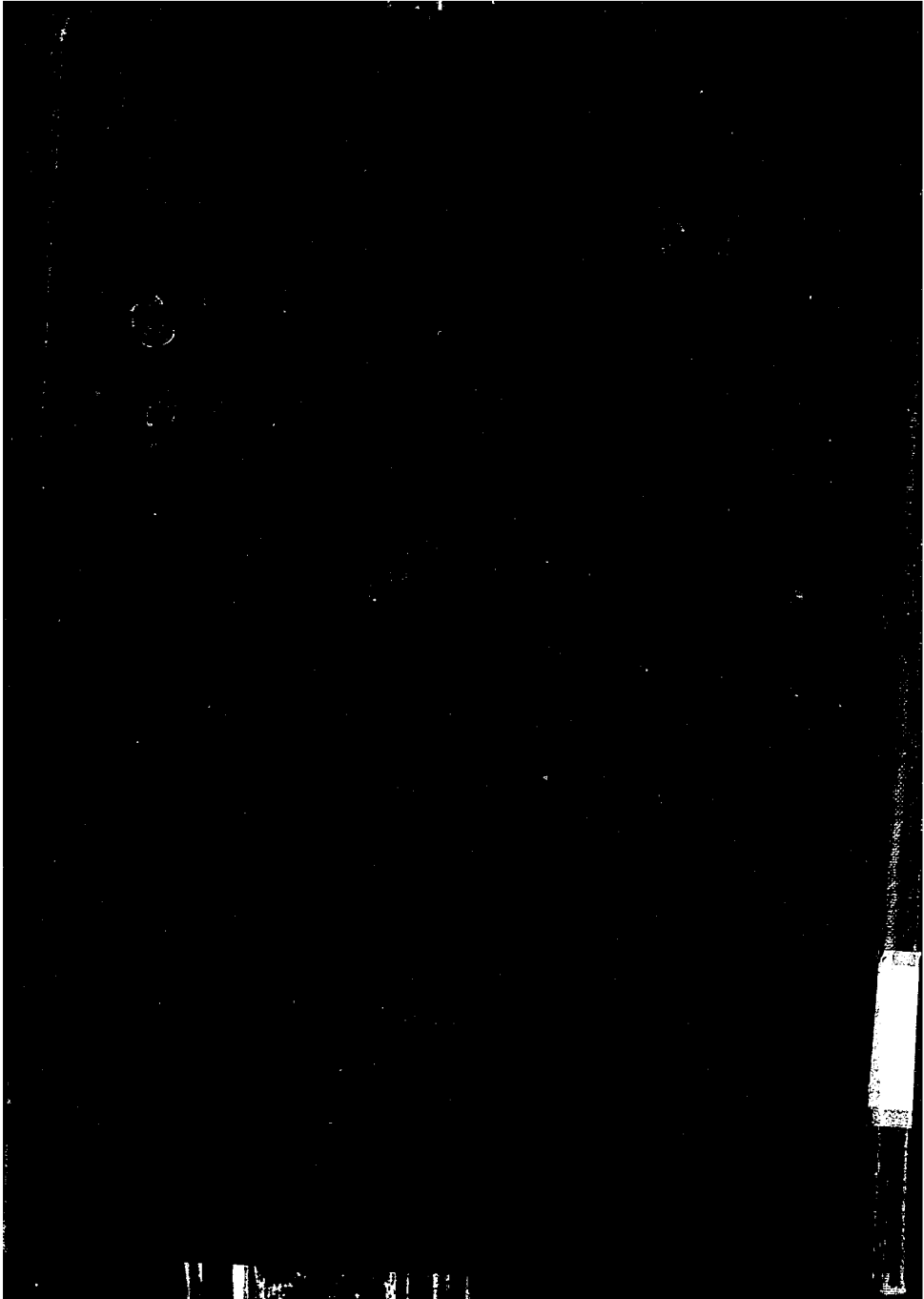
了衣裳坐在火之彼側烘烤自己的瘦削的黃色的身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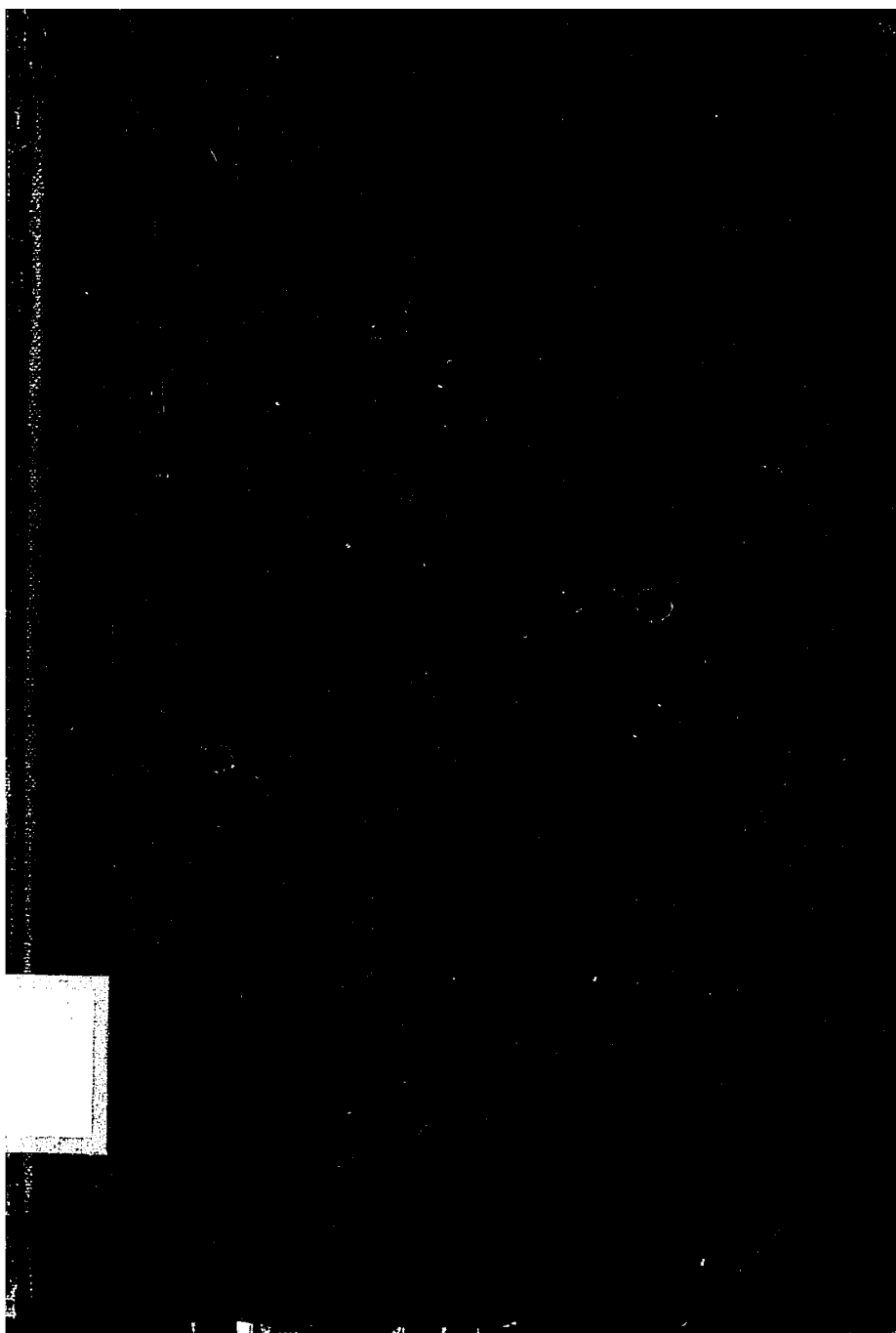
“連沒人管我了！”樂士妥夫心裏想，“沒人幫助我，沒人可憐我。我從前也是有家的人，強壯，幸福，而爲人所愛好”；他太息着，帶着這番太息無意識地又呻吟起來。

“痛嗎 唉？”兵士問他，一面把襯衫在火上抖，他不等待着一句回答地又咳嗽着說？“唉，今天真不知好多人遭了殃啦——媽的！”

樂士妥夫把兵士底話沒有放在耳裏。我凝視着雪片在火上翻飛，想到在溫暖的明朗的家庭中，穿着皮裘，有風快的搖，有健康的身體，有家族之愛和溫暖的俄羅斯的冬天。“我爲甚麼要到這兒來！”他在籌思着。

第二天，法軍沒有再行攻擊，白格拉穹枝隊之殘部和辜屠索夫底主力連接了。





戰爭與和平

中華書局印行

MG.
L512.48
72
2:2

托爾斯泰原著

戰爭與和平

郭沫若譯

2



3 2169 6854 9

中華書局印行



206935

第三編

1.

瓦西黎公爵是並沒有甚麼深謀遠慮的人。爲圖自己的利益而要害人的想法，更是沒有。他只是一個出了世的人，他在世間上成了功，便始終想保存着自己的地位。種種的計畫和打算不斷地在他的心中籌畫着，由周圍的情形與同他所遇着的人物們提供出來，而他從不會明白地意識到，雖然那些正是構成着他的生活與會之全部。像這樣的計畫和打算，他不是專有一個或兩個，而是同時具有幾打，其中有些剛好在發芽，有些已經達到目的，有些是歸於無效了。他是決不這樣作想的，例如說：“那個人有權勢，我定要和他結交，得到信用，以便得到資緣”；又如，“現在弼魯是一位富豪，我

定要把女兒嫁給他，好得到我所需要的四萬盧布。”但是有權力的人一遇着他，他的本能立地向自己說道這人是有用處的，於是瓦西黎便和他成爲朋友，在最初的機會上是由於本能，而不是有事前的考慮，他那樣便向那人巴結，親密了起來，再告訴那人以自己的所望。

弼魯在莫斯科是近在手邊的，瓦西黎公爵爲他營謀了一個宮廷朝奉底位置，這個位置在當時是等於樞密顧問，他主張弼魯該和他同道往比得堡去，就居停在他的家裏。並沒有顯明的企圖，然而也有當得如此的毫不躊躇的自信，瓦西黎公爵盡力在編配着，使弼魯娶他的女兒。假如瓦西黎公爵在事前對於自己的計畫加以熟慮，在他的態度上不能有這樣的自然，不能夠不問地位之高低便那樣直切地和每個人都發生親密的關係。有甚麼東西始終把他牽引到比自己更富更強的人，他賦有一種罕有的本能，善於把捉着可以乃至能夠利用這種人的機會。

弼魯因爲不意之間成了富豪，且成了貝穌雪夫伯爵，以前的無聊而閑散的生活，一變而爲十分的繁忙，除掉在晚上睡在床上之外，沒有一個人靜處的時候。他要在文件上簽字，要和各官接頭，而那些官廳之性質他

是並不十分明白的，要咨詢他的總管事，要查看莫斯科附近的財產，要接見許多的人物，那些人物在前並沒心腸注意到過他的存在，而在現在如他不高興見他們時，他們便要生氣或者悲觀。舉凡這些各色的人物，事務家，親戚，故舊，對於這位年青的繼承者都一樣地親切而優待。他們都明白地毫不躊躇地認定着弼魯有高貴的性質。他是時常聽着這樣的話，“以你那分外仁慈的天質；”或是，“想到你那高貴的心情；”“伯爵，你自己是這樣地純潔……”或是，“假如他是像你這樣的聰明，”諸如此類，使弼魯才在認真地相信着自己是特別的謙和，自己有特別的本領，他實際是十分的謙和而有十分的本領；這在前在他深心中是始終自己覺得的。就是從前曾經唾棄他顯然對他有敵意的人，也親善而和睦起來了。素來有壞脾氣的最年長的那位公爵小姐，有長的腰身和膠貼着的頭髮像一個玩偶人的，在喪事之後，走進過弼魯底居室。把眼睛俯視着，把臉紅了又紅，她說在他們之間有了誤解發生，她是異常後悔，又說她現在覺得沒有權利來請求他甚麼，只是希望允許她在她受着了這場打擊之後，在她所十分愛好又曾經犧牲過很多力量的這座家屋中再住幾個禮拜。她自己不能夠

自持，在說這些話時竟流出了眼淚。看見這樣塑像般的小姐如此改變了，弼魯深受感動，便握着她的手告罪，雖然他並不能夠說出究竟有何罪可告。自從那天起，小姐便在替弼魯編打絲的領帶，她把對他的態度完全改變了。

“小兄弟，請看到我的分上把這件事情照準罷；總之，她爲令先君是很受了好些折磨來的”，瓦西黎公爵對他說，一面呈出一種文件是爲小姐底利益的，要求他署名。瓦西黎公爵想到這張三萬盧布底支票可以把那可憐的小姐買賄起來，免得她在閑談中漏洩了他所關係過的那嵌工的提包底一件。弼魯署了名，從那時候起小姐更加賢惠起來，兩位年青的妹子也一樣地親睦，尤其是那最年青的一位，那有黑痣的美貌的一位，她一看見弼魯便要微笑而且有些失措，每每使弼魯老是不好意思。

每個都要喜歡他，在弼魯看來是很自然的，假如有人不喜歡他，在他看來倒反是不自然，是始終相信着他周圍的人是以真情相待的。再者，他也沒有時候來疑他們的真與不真。他從沒有一刻的閒暇，始終都是在溫和的舒適的陶醉狀態中。他覺得他好像是某種重要的

公共的業務之中心，覺得有些甚麼時常是在期待着他的；覺得他如不做這樣或者那樣，他會傷及許多的人而使他們失望，但是假如他是做了這樣或那樣，大家便會好起來，凡是期待着的事情他都照辦，但是幸福的結果仍然在未來中牽延。

在這些初期，瓦西黎公爵比其餘的人是更多把弼魯底事務和弼魯自身支配着的。自從貝穌雪夫伯爵死後，他便不會把弼魯放鬆手。瓦西黎公爵帶着一種神情，就好像在說自己是事務太多，已弄得筋疲力盡的人，但不忍便完全把這位可憐的孩子，他自己的朋友之子息，之承繼者，委棄在這樣大的財產中，任他去受運命和惡黨們之翻弄。在貝穌雪夫死後他停在莫斯科的幾天，他招呼弼魯到自己身旁來，或則親自去會弼魯，指示他該怎樣怎樣去做，用着疲倦而有自信的聲調，好像始終在說：“你知道我實在是忙不過來的，我要來關照你完全是出於同情，並且你也很該知道我所告訴你的是唯一的容易見諸實行的方法。”

“好的，小兄弟，我們明天終得動身了”，有一天他把眼睛閉着，把手指在肘上敲彈着說，說得就好像在他們之間是老早決定了的事情，無法再作別議的一樣。

“明天我們動身罷；我要讓你和我同坐馬車，我是很快興的。我們在這兒的要務都已經停當了。我是老早就應該回去的了。國務院長給我寄了這樣一封信來。我把你的事情拜託了他，你被編入了外交界，任命爲侍從武官。現在在你的前途有外交官的履歷開陳着了。”

儘管是受着了說出這些話時所用的那種疲倦而有自信的聲調之所生出的影響，那始終籌思着自己的前途的弼魯想要提出反對意見。但是瓦西黎公爵用着沈抑的低音把他的抗議插斷了，那聲音使他自己的談吐全無抵抗的可能；這是他在說服人時準備在那兒的最後的手段。

“但是呢，小兄弟，我這樣是爲我自己，爲滿足我自己的良心，你是用不着向我多謝的。沒人曾經吐訴過這樣的不平，說自己是被人太愛過餘了；再者你是儘可隨意的，事情如不合意，你明天便可以把它拋掉。你自己到比得堡去探看一下罷。現在是很好的機會讓你離開目前這些慘淡的印象了。”瓦西黎太息了一下。“小兄弟，事情就這樣決定了。讓我的跟隨人坐在你的馬車上罷。啊，是的；我幾乎忘記了”，瓦西黎公爵又加上一句。“小兄弟，你要曉得，我同你令尊還稍稍有點賬項咧，從

立亞山領地中我曾經領受過一些東西，我要把它保留起來；你現在是用不住的啦。我們隨後再清算罷。”

瓦西黎公爵所說的“從立亞山領地曾經領受過的一些”是幾千盧布的人頭稅，這一筆款項他想留在自己的手裏。

在比得堡，弼魯也是受着親熱和體恤之同樣的寡圍氣所包圍，就如在莫斯科一樣。他不能辭掉瓦西黎公爵爲他所營謀的位置，或者甯可說是虛銜（因爲他並沒有做事），交遊，宴會，與社會上的聚集多到異常，使弼魯比在莫斯科更要意識着茫然的感覺，意識着繁忙，意識着始終有在接近着而又永不會實現的某種未來的幸福之不斷的展示。

舊時的未婚者之交遊中留在比得堡的沒有幾個人。親衛軍已經出征，多羅柯夫已經剝奪了官職；昂訥多爾入了軍籍到地方上的軍營裏去了；安德雷公爵在外國；因此弼魯沒有機會來作往時他所喜歡的那種夜間的消遣，也不能夠和年長於他爲他所敬仰的人作親密的談話。他所有的時間都是消費於晚餐與跳舞會，或是在瓦西黎公爵家中陪伴着那肥胖的公爵夫人與同他們的女公子鶴蓮美人。

安娜·瓠樂娛娜·先勒和其它的任何人一樣，在社交場中對於弼魯的態度也改變了。

在以前的時日，弼魯在安娜面前總覺得自己說的話不妥當，不巧妙，不合時宜；在自己心中以為是聰明的話頭一說出口來便成了笨話；而喜坡里特底極無聊的話語反受人歡迎覺得是伶俐而可愛。現在舉凡他所說的甚麼都“是滿快心的”了。安娜雖然沒有說出口來，他看到她是想這樣說的，所以不肯說出只是為顧到他的謙遜。

在1805年之冬初，弼魯接受到安娜所慣用的桃紅色的一通請帖，其中有這樣的話：“你會遇着那美貌的鶴蓮是在我的家裏，她是誰也不能看厭的。”

在讀到那一節文字時，弼魯才第一次感覺到在他自己和鶴蓮之間好像有甚麼關係，為其它的人所已經公認，這個觀念立刻使他生出警惕，就好像是自己所不能勝任的一種義務落到了肩頭，而同時又像是一種愉快的提示使他開心。

先勒底夜會和她前回的一次相似，只是她所準備來款待來客的新鮮的珍品在這回的不是摩特瑪子爵，而是才從柏林回來的一位外交官，帶着的消息是皇帝

亞力山德在坡遲丹牟駐蹕的情形，俄皇和普王結下鞏固的聯盟，要維持正義，與敵人誓不兩立。弼魯受着安娜歡迎，安娜帶着一種哀戚底情相，所表示的顯然是對於弼魯新遭父喪的同情（每個人對於弼魯都覺得他新遭父喪是十分哀戚，其實弼魯連他父親底面孔都是不很熟悉的。）安娜底戚容顯然和她說到皇太后陛下時所帶着的那種莊嚴的戚容是完全一樣的。弼魯感覺着受了尊寵。安娜用着她平常的手腕把客人們安配在賓賓室中。瓦西黎公爵和幾位將軍所參集着的人數多的一羣得到和外交官接談的便宜。弼魯滿是想來參加這一羣的，但是安娜，她的興奮着的心境就像戰場上的一位將軍，有種種高妙的計畫一時湧上心來而尚未能按部就班地一一實現時的一樣，她看見了弼魯，便把手指在他的袖口上按了一下：“等一會罷，今晚有別的事情求你。”

她回頭去看到鶴蓮，向她微笑。

“鶴蓮姑娘，今晚要請你關照我可憐的伯母啦；她是很讚美你的。請去陪她十來分鐘罷。你是不會感覺得太沒趣的，我親愛的伯爵在這兒，他一定不會拒絕，是要跟着你來的。”

美人向着那年老的伯母走去；但是安娜仍然把弼魯按勒着在自己身邊，帶着的神情是對於他還有甚麼最後的重要的安排。

“她真是絕代的呢，不是嗎？”她對弼魯說，指示着那從他們面前浮過的崇高的美人。“她是何等的風致呀！那麼年青的姑娘，有那麼嫻雅，那麼完璧的儀止。那是由本心發出的。把她贏得到了手的男子真可幸福呢。做她的丈夫的人在社交場中自會佔着最高的位置。可不是嗎？我只想聽聽你的意見是怎樣”，安娜讓弼魯走去了。

弼魯完全誠實地對她所問到的關於鶴蓮底容止之完美，給與了肯定的回答。假如他是曾經把鶴蓮放到念頭上來，那是他所覺察到的她的美，也是她那在社交界中有那種絕世的才能保持着不矜持的有品格的沉靜。

年老的伯母在自己所在的一隻角落裏歡迎着兩位年青的人，但顯得在焦灼着要掩藏自己對於鶴蓮之讚美，而甯表示對於安娜之恐怖。她監視着她的姪女，好像在問她怎麼來應付這兩位。安娜又把手指放在弼魯底衣袖上說道：“我希望你將來沒要說到安娜家裏是滿難過呢”，把鶴蓮監視了一下。鶴蓮微笑着，帶着的神情

似乎在說她是不允許看見她的人而有不受蠱惑的。年老的伯母咳了一下，把痰吞下去了，她用法國話來說，她看見鶴蓮是十分高興的；其次她應酬着弼魯以同樣的口調和同樣的表情。在持續着的無間斷的會談中，鶴蓮迴顧着弼魯，向他微笑，以她那明朗的美的微笑，她是向着任何人都是這樣微笑的。弼魯對於這種微笑是已經見慣不驚，並不覺得有甚麼意義的。伯母在說到弼魯底父親，貝蘇雪夫伯爵，有蒐集菸盒的嗜好，她把自己的菸盒來給他們看。公爵小姐鶴蓮要求看那嵌在菸盒上的伯母底丈夫之相片。

“或許是文訥斯底作品啦”，弼魯說，說明着當年的那位有名的工筆畫家。他向桌面弓下身去想取菸盒，一面又在傾聽着人多的一羣人中之會話。他立起身來去取，但是伯母從鶴蓮背後一直把菸盒伸出去，交遞給他。鶴蓮把身向前彎曲着迴避，微笑着把頭迴向着他。她每逢在夜會上都是那樣，穿的是時行的夜會服，胸前胸後都開口得很低。在弼魯看來始終是像大理石的她的胸部，現在和他的近視眼逼得很近，他可以辨別她的頸子和肩頭之生動着的嬌媚，他的嘴唇接近到幾乎不用埋頭便可以在她肩上親吻。他感覺到她的肉體之芳

溫，聽見她移動時的腰裏之擦響。他不是看到和衣裳融成了一體的她的大理石的美；而是看到且感覺到只是爲她的衣裳所籠罩着的她的體溫。一旦看到了這一層，他便不能再作別種的看法了，就像我們的錯覺一旦說明了便不會再錯的一樣。

“你一直到現在都不曾知道我是可愛的嗎？”鶴蓮似乎在說。“你沒看到我是一位女人嗎？是的，我是一位女人，可以屬於任何人的——也可以屬於你”，她的眼睛如是說。就在那一瞬間弼魯感覺到鶴蓮不僅是可以，而且是願意成爲自己的夫人，感覺到一定是會那樣。

他在這一瞬間很正確地覺察到了這一層，就如像他在結婚式上和她並立時所可覺察到的那樣。怎樣去實現呢？幾時呢？他可不明白，甚且不明白是否是件好事（他反是有一種感覺，覺得並不甚好），但他知道事情一定要到那樣。

弼魯把眼睛埋下，又仰視起下，努力想再和往日一樣把她看作一種遠遠地由自己離開了的有距離的美。但這層他不能辦到。就好像我們在霧中把荒原中的茅草誤認成爲了樹木，一到知道是茅草時便不能再認爲是樹木了。她是和他接近得太厲害。她已經把他支配着

了。在他和她之間沒有甚麼欄柵，有的就只是他自己的一層意志了。

“很好，我就讓你們坐在那個小小的角落裏。我看你們在那兒是很適意的”，安娜·瓠樂娛娜底聲音。弼魯大吃一驚地想思索一下自己做出了甚麼錯誤，漲紅着面孔向周圍迴顧。他自己心中所起的變化，在他看來好像甚麼人都已經知道，就和自己是知道了的一樣。稍停一會，他走到人多的一羣人去，安娜對他說：

“我聽說你在修理你比得堡的第宅啦。”（這是事實：建築師告訴他有修理的必要，弼魯也不知道有甚麼目的，便允許了把他在比得堡的宏壯的第宅加以修理。）“那是很好的，但可不要離開瓦西黎公爵府啦。有公爵那樣的人做朋友是一件好事體”，她說，一面向着瓦西黎公爵微笑。“那件事情我是曉得一點的。我可不是嗎？你的年紀還青。你要有顧問才行。你不要生氣，說我在你面前充老前輩罷。”就如一般的女人把年紀說了之後要停頓着有甚麼期待的一樣，她也停頓着了。“假如你是結了婚，那可又當別論。”她把他們兩人在一瞥之中結合在一道。弼魯沒有看鶴蓮，鶴蓮也沒有看弼魯。但是她仍然是和他接近得太厲害。

他默默地說了些甚麼，把臉紅了。

弼魯回家之後，費了好一陣都不能睡熟；他始終在籌思着他所遇着的事情。有甚麼事情呢？甚麼也沒有。只是他把握着了這個事實，便是一位女人，他從小時便認識的，當有人說到她是美貌時，他可毫無成心地回答道，“是的，她的確好看”，那樣的一位女人，他現在覺得可以爲他所有了。

“但她是愚蠢，我時常對我自己說，她是愚蠢的”，他心裏這樣想。“她在我心中所激起的感情是有點不乾淨，有點不合法。我聽人說過，她的哥哥昂訥多爾在愛她，而她也對他表示戀愛，那完全是亂倫，昂訥多爾所以送出門去的正是這個原故。她的哥哥是喜坡里特。……她的父親是瓦西黎公爵。……不高妙”，他思索着；而在他這樣反省着（這些反省沒有追索到盡頭）的同一瞬間，他又感覺着自己在微笑，漸漸意識到又有別的一聯反省現出表面來和第一種交錯着，便是他同時在默念着她的出類拔萃，在夢想着她怎樣成爲他的夫人，她會怎樣愛他，她會怎樣完全改變，凡是關於她所聽得來的所想像到的事情都會不確。他又把她不是看成瓦西黎公爵底女兒，而是看到她那僅僅爲灰白的衣裳所

籠罩着的整個的肉體。“但是，不行，那種觀念在前何以又沒和我糾纏呢？”他又告訴自己說那是不可能的，說有些東西在他看來是不乾淨，不自然，在這場婚姻之中是有些不名譽的。他回想到她以往的言談和笑貌，回想到把他們兩人一眼看待的別的人們之言談和笑貌。他記起了安娜底言談和笑貌來，當她說到他的房子的時候，他又回想起瓦西黎公爵以及別人所發出的那種整千整萬的暗示，他惶恐起來了，深怕自己會受着束縛，幹出分明是錯誤，分明是不當幹的事情。但是當他在這樣對着自己說的時候，在他的心中之另一部分她的影像又浮上表面來真真是一個絕代的佳麗。

2.

在1805年的十一月，瓦西黎公爵當得小作羈旅去巡視四州的區域。他把這差事運動到手來，目的是在能同時去查看自己久未清理的領地。他想在中途把他的兒子昂訥多爾帶着（在他的旅團所駐劄的地方）去訪問尼可來·安德雷維奇·波爾孔斯奇老公爵；想把自己的兒子和那富裕的老年人之女兒結合起來。但是在離

開家庭去營幹這些新的事務之前，瓦西黎公爵要把弼魯的事情定奪下去，弼魯在最近是整天整日都費在家裏，便是在他所居停着的瓦西黎公爵家裏，而在鶴蓮面前又的確像年青人生着戀愛時所必然的那樣滑稽，動搖，癡悶，而他仍然不肯求婚。

“凡百都很如意，但當得弄出一個結果”，瓦西黎公爵有一天清早自己對自己這樣說，吐出一番含憂的歎息，覺得自己對待弼魯那樣盡心盡力（但這層是不和他計較的！），而他在這件事情上對於自己却行動得太不趁心。“年紀還青……未免輕薄……好，這倒不和他計較”，瓦西黎公爵這樣想，一面享樂着自己的寬懷大度，“但是事情總當得弄出一個結果。在明後天是鶴蓮底命名日，我要招待些客人來，假使他不懂得他所當做的事情，那嗎便是該我來經手的事務了。是的，我的事務，我是她的父親啦。”

在安娜底夜會之後已經六個禮拜，弼魯在當晚與奮得一夜不能安眠，已經決了心斷定了和鶴蓮的結婚之於己不利，應該規避地向遠處去旅行；在他決心之後已經六個禮拜，而他仍然滯留在瓦西黎公爵家裏，懷着恐怖地感覺着他在別人心中一天一天地愈見愈見和鶴

蓮結合了起來，他對於她的觀感不能夠再回到從前的那樣，他甚且不能夠把自己和她離開，那會是一件可怕的事情，但他的生命終得要和她的結合起來。或者他自己也許能夠自制，然而瓦西黎公爵家裏沒有一天是沒夜會的（在從前却很少有接客），弼魯不能不出席，不然他會擾亂一般的滿足而使大家失望。有時公爵是在家的時候，假使他走過身時，他要把弼魯的手握着，把自己剃光了的有縐紋的面孔隨意地伸給他親吻，他要說出“明天再見”，或是“晚餐時再見，不然我會見不到你”，或是“我要專爲你留在家裏”，諸如此類的說話。然而，在瓦西黎公爵（如他自己所說）爲弼魯留在家裏時，他雖然絕不會對弼魯說上兩句話，弼魯也感覺着不好使他失望。每天他都把同樣的話對着自己說了一說。“我定要把她認清楚，要辨出她究竟是甚麼。是我先前錯誤了，還是我現在是錯誤？否，她並不愚蠢；否，她是一位姑娘”，他有時對着自己這樣說。“她絕沒做錯過甚麼，也沒說過甚麼蠢話。她說話很少，但她所說的總簡單而明瞭。所以她是並不愚蠢。她從前沒有失過體統，現在也沒有。所以她並不是一位不好的女人。”他有時也和她談論，談到思想上的問題，每逢那樣的時候她或

是用些簡單而適宜的話語來回答他，那表示她對於這種問題不生趣味，或是無語地向他微笑而流盼，這對於弼魯比甚麼還要有效地證明她的優越。比較起那種微笑來，她要把一切的議論都看成無意義，那是不錯的。

她現在常常是把一種愉快的親信的微笑來招呼弼魯——那種微笑是專門授給他的，所含的意義比常常裝飾在她的臉上的社交的微笑更要重要。弼魯知道每個人都在期待着他只說出一句話，只跨過一條界線，他也知道那一條界線遲早總是要跨過的。但是只要一想到這可怕的一步上來，一種不可名狀的恐怖便要把捉着他。在那六個禮拜之經過中，弼魯感覺着自己總是愈漸愈漸被牽引到那脅駭着他的深淵，他有一千次對着自己說：“但那是甚麼意義呢？我定要拿出決心來行動一下！我難道一點決心都沒有嗎？”他打算要放下決心，但又遲疑着覺得一到臨頭他心裏所感覺着的和實際上具有着的意志力又化爲了烏有。弼魯是屬於那一流的人物，只是在感覺着自己是完全純潔的時候才有力量。自從那天他爲那種情慾，在安娜家中俯就菸盒時所感受着的那種情慾，所征服以來，由那種情慾所生出的一種潛意識下的罪惡感把他的意志麻痺了。

在鶴蓮之命名日上，瓦西黎公爵把他們自家人招待起來開設了一次小小的晚餐，所謂他們自家人，是他夫人的說法，是指他們的朋友和親戚。舉凡這些朋友和親戚都是要使他們覺察到這一天是這位年青姑娘底生涯中之重要的一天。羣客都就了座。辜拉庚公爵夫人是一位肥滿的堂皇的婦人，在從前是曾經美好過來的，她坐在主婦席上，最尊貴的客人坐在她的兩邊——是一位老將軍及其夫人和安娜·瓠樂娛娜·先勒。在未座上坐着些更年青更平常的客人，弼魯和鶴蓮也在那兒並坐着陪客。瓦西黎公爵是不用晚餐的。他飄飄忽忽地在餐桌周圍走來走去，在這位客人旁邊坐一下，又在別一位客人旁邊坐一下。他對於每一個人都隨隨便便地要談幾句如意的話，只除掉那弼魯與鶴蓮，他兩人底存在他似乎沒有放在眼中的一樣。瓦西黎公爵使滿座的人都興致勃勃的。蠟燭輝煌地燃燒着，在餐桌上有銀器，玻璃器，貴婦人們底裝飾，金色銀色的肩章。侍者們穿着紅衣在席間穿來穿去。有小刀，酒杯，盤盞底響聲，有好幾種話題之高談闊論，繚繞着席之周圍。在餐桌之一端可以聽出那位年老的侍從武官對着一位有年紀的男爵夫人在傾吐出自己的摯愛，男爵夫人在發出

笑聲。在另一端是在談着某位瑪利亞·維克多樂娛娜之失敗趣史。在中央部則有瓦西黎公爵把衆人底注意集中於自己。他的嘴唇上帶着一種遊戲的微笑，他在向貴婦人們談着上禮拜三的國務院會議，在那時新任比得堡總督，塞爾格·枯慈米奇·吳亞慈米迭諾夫，接受到皇帝陛下亞力山德·鮑樂威奇所下的聖旨，他展開來捧讀。皇帝陛下是由軍中寫給塞爾格的，說是皇帝在四處都受着人民之忠誠的表章，說是比得堡所上的表章特別使陛下滿足，說是陛下能爲這樣的臣民之元首是自以爲榮，陛下要盡力勉副人民之希望。這通聖旨開始是寫着：“塞爾格·枯慈米奇。由四方傳來的消息”云云。

“他除念出‘塞爾格·枯慈米奇’之外便不能再念下去嗎？”一位女人發問。

“是的，他連一個字也不能念下去”，瓦西黎公爵笑着回答。“塞爾格·枯慈米奇……由四方。”“由四方……塞爾格·枯慈米奇……”可憐的塞爾格·枯慈米奇簡直是唸不下去。他開首唸了幾次，但他剛好唸出“塞爾格”，……便啜泣起來，……唸到“枯慈……米……奇”——便流出眼淚……而“由四方”三個字便感泣得不成

聲，以下便再也唸不下去。於是又拿出手巾來，於是又唸“塞爾格·枯慈米奇由四方”，於是又流眼淚……就那樣他只得另求別的一個人來唸出了。……”

“枯慈米奇……由四方……於是又流眼淚……”有一個人笑着重說了一遍。

“別要開玩笑啦”，安娜·瓠樂娛娜由餐桌之它端說出，向他搖着指頭。“我們的好個吳亞慈米迭諾夫，他是很可尊敬的一位長者呢。”

每個人都歡天喜地的笑着。坐在上席一邊的人都很高興，因為滿席的人都是興致勃勃的。只有弼魯和鶴蓮默默地並肩坐着，差不多在餐桌之絕底。兩人的面孔都帶着一層忍俊不禁的微笑，那和塞爾格·枯慈米奇是並無關聯——那是害羞着他們自己的感情而發出的微笑。別的人儘管興高彩烈地在談笑而談諧，他們所用着的葡萄酒，軟蒸肉，冰其冷，儘管是怎樣地可口，他們儘管是用心地把視線從這一對年青人身上避開，儘管要裝出一個心不在焉視若無視的神相，然而總覺得時而有視線去偷看他們，關於塞爾格·枯慈米奇之趣談，大家的歡笑，滿桌的盛肴，都是虛飾，滿座之注意其實都只是集中在那一對——弼魯與鶴蓮。瓦西黎公爵

做效着塞爾格·枯慈米奇之啜泣，而同時也在偷看自己的女兒，在他笑着的時候，他的表情似乎在說：“好的，好的，凡事都風調雨順，事情在今天一定可以決定下的。”安娜向他搖着手指禁止他取笑“我們的好個吳亞慈米迭諾夫”，而在她的眼中，她在那一瞬間向弼魯方面投了一瞥的眼中，瓦西黎公爵讀出了對於未來的女婿與自己的女兒之幸福的賀喜。年老的辜拉庚公爵夫人一面在歎息着向她隣座的婦人勸酒，一面含着怒意看她的女兒，在那歎息之中以乎在說：“好的，像你和我這樣的人是無用的長物了，我們是只好喝點甜酒的啦，現在的年青人真是大胆，在人面前也是毫無忌憚的！”“我現在所談說着的話頭，就像是使我高興的多一樣，其實真是無聊”，外交官心裏這樣想，一面在瞥視着那對愛人之幸福的面孔。“要那才是幸福咧！”

那一對美好的健康的年青人彼此間之單純的感情，向那把全座的人合歡着的零碎的小玩意，常套的愉樂中，沉潛進去了。這種人性的感情支配着一切，在衆人的常套的饒舌之上高唱着凱歌。諧謔化成了無聊，珍聞也失掉趣味，活氣顯然是故意造作的。不僅客人是這樣，就連在桌旁侍酒的僕人似乎都有同樣的感覺，忘記

了自己的職守，而在瞥視着那滿面春風的美貌的鶴蓮與那寬博的緋紅的幸福而不安定的弼魯之面孔。就是高燒着的燭光都好像是集中在那兩個幸福的面孔上。

弼魯感覺着他是一切的中心，而這個位置使他愉快也使他惶惑。他就好像一個人正熱中在一件事情上的一樣。他視若無睹，聽若無聞；思若所理會。只是時時有斷續的觀念與現實之印象不期然地竄進心中。

〔就這樣一切都算完結了！〕他心裏作想。〔是怎樣到了這步田地的？這樣的快！我知道那是必定要實現的，不是專爲的她，也不是專爲的我，是爲的大家。他們都希望那樣，他們都相信着會成爲那樣，使我不能夠，不能夠，使他們失望。但是怎樣實現法呢？我不知道，但那一定會實現，一定會！〕弼魯思索着，看看近在目前的那對燦爛的香肩。

接着他突然地感覺着一種汎汎的羞恥。自己成了一般的注意之唯一的目標，在別人眼中都被看成了幸福的人，以他那醜陋的面孔而成爲了佔有着霍嫩娜的巴理斯，*他自己覺得有些忸怩。

*霍嫩娜 Helena，斯巴達王梅涅留士之妃，以美著名。後爲風羅亞所奪。巴理斯 Paris 卽風羅亞王普亮之子。風羅亞戰爭時，爲費樂克特多射殺。

〔但是，不成問題的，這樣的事情時常有，也不得不有〕，他自己安慰自己。“然而我是怎樣辦到了這一步的呢？是怎樣開的端？我和瓦西黎公爵同路由莫斯科到這兒來，那時是甚麼也沒有的。隨後是怎的我便不能不停在他家裏呢？隨後我陪她打牌，替她拾取手提包，同她一道去滑冰。那是幾時開的端，幾時辦到了這步田地的呢？〕現在他在這兒以未婚夫的資格坐在她的旁邊，聽着，看着，感着她的偎傍，呼息，移動，美麗。回頭他又突然感覺着那美到異常的不是她，而是他自己，一般的人所以都在看他的正是這個原故，他在一般的讚仰中感覺着幸福，他的意氣軒昂了起來，把頭仰着，樂享自己的幸福。突然他聽見了一種聲音，一種熟習的聲音，招呼了他兩次。

但是弼魯恍惚着的，並沒聽出他所說的是甚麼。

“我在問你，你最近所得到的波爾孔斯奇底消息是幾時啦”，瓦西黎公爵重問到第三遍。“你真是恍惚啦，小兄弟。”瓦西黎公爵發着微笑，弼魯看見每個人，每個人都在向着他並向着鶴蓮微笑。

〔唉，你們既都知道也不算甚麼〕，弼魯對着自己說。〔又有甚麼呢？是實在的啦〕，他自己也在微笑，照例

是他那溫和的孩子般的微笑，鶴蓮也在微笑。

“你接到他的信是幾時？是從沃爾彌慈嗎？”瓦西黎公爵又問一遍，他是想要探詢來定奪一個爭論着的問題。

[這樣瑣碎的事情，怎麼能夠談到想到呢？]弼魯這樣作想。

“是的，是從沃爾彌慈”，他嘆息一口氣回答着。

弼魯在晚餐過後跟着其餘的人帶着鶴蓮走進客廳。客人們開始離散了，有幾位竟沒向鶴蓮告別。有幾位到她面前去一下，又佯佯退回來，不讓她相送，就像不願意攪擾了她的大事一樣。外交官悶沉沉地走出了客廳。他深切地感覺着他的外交界上的履歷比較起弼魯之幸福完全是等於烏有。年老的將軍恨恨地向他的夫人嘮叨，當她問到他的脚力怎樣的時候。[這愚蠢的老婆]，他心裏這樣想着。[你看那鶴蓮·瓦西黎葉娛娜，就到五十歲也會是美麗的。]

“我相信我是可以向你道喜了”，安娜·瓠樂娛娜對瓦西黎公爵夫人微語，當她懇切地親吻着她的時候。“假如我的頭不痛，我是還要留在這兒的。”公爵夫人沒有回答；她是嫉妬着她女兒底幸福弄得滿不舒服的。

客人們在離散的時候，阿魯和鶴蓮兩人被留在小小的客廳中坐了好一會。在以前，在最近的六個禮拜之間，他也往往單獨地和鶴蓮留在一道，但總不會和她說到愛情上來。現在他覺得這是不可避免的了，但他決不下心腸來走這最後的一步。他覺得害羞；他坐在鶴蓮旁邊好像是在代替着別人底位置。“這項幸福不是該你享受的”，有種內在的聲音在對他說。“這種幸福是該得由那些人享受，你心中所有的甚麼他們是沒有的。”但他總得說些甚麼，他開始說起來了。他問她當晚是否適意。她照常用她那簡切的口調回答，說這個命名日是她曾經所有過的最愉快的一個。

有幾位近親還在逗留。他們是坐在大的客廳裏面。瓦西黎公爵用遲鈍的脚步走向阿魯。阿魯站起身來，說聲已經很遲了。瓦西黎公爵帶着一個嚴烈的探詢底神氣望着他，就像他所說的話未免過於奇離，令人不好相信到自己的耳朵。但是這嚴厲底表情立地消去了，瓦西黎公爵把阿魯握着拉他坐下，親切地微笑着。

“唔，鶴蓮？”他突然地招呼着他的女兒，用着愛養慣了的隨意的口調，那種口調在平常的父母把兒女由幼而養成的人是自然而然的，而在這瓦西黎公爵則是

出於摹擬。他又轉向着弼魯：“塞爾格·枯慈米奇由四方”，他重說一遍，解開着胸衣之最上的一個釦子。

弼魯微笑了，但他的微笑是表示着他明白在那刻時候使瓦西黎公爵關心的不是塞爾格·枯慈米奇之逸話，瓦西黎公爵也知道弼魯明白。瓦西黎公爵突然在口中啾啾了甚麼又走開了。弼魯覺得連瓦西黎公爵也確是周章着的。這位長於世故的老人之周章情景觸動了弼魯；他迴過去望着鶴蓮——他以為她也是周章着的，她的眼光似乎在說：“唉，那是你自己的不是呢。”

〔我定要突破這個界線，但我不能夠，我不能夠〕，弼魯想着，他又說起一些題外的話來，說起塞爾格·枯慈米奇，問那場逸話之要點是甚麼；因為他沒有聽着。鶴蓮帶着微笑回答道她也不知道。

瓦西黎公爵走進客廳時，公爵夫人低聲地在和一位中年的婦人談着弼魯。

“那自然是很相配趁的一對佳耦啦，但是呢，太太，幸福這種東西……”

“姻緣是天所配成的咧”，那位中年婦人回答。

瓦西黎公爵走到遠處的角落裏去在檢發上坐下，就像他沒聽見夫人們底說話一樣。他把眼睛閉着似乎

在假寐。他的頭開始點竄起來，他自己警惕了。

“亞林娜”，他向他的夫人說，“你去看他們在做甚麼。”

公爵夫人走到門口去，帶着一種滿是有意義而假裝作不關心的神氣從那兒通過，向那小客廳裏看了一眼。弼魯和鶴蓮依然像剛才一樣坐着在談話。

“始終是一個樣子”，她回答她的丈夫。

瓦西黎公爵把眉頭縐着，把口歪在一邊，他的頰上癟掣起來，帶着一種在這樣的時候爲他所特有的不愉快的粗魯的表情。他戰抖了一下，立起身來，把頭昂着，用着有決心的步武從夫人們面前走過，走向那小客廳裏。他急促地，愉快地向弼魯走去。公爵底面孔異常認真，使弼魯警惕着立起身來把他望着。

“我感謝上帝啦”，他說。“我的夫人把全部都告訴了我。”他把一隻手去擁着弼魯，一隻手去擁着鶴蓮。“我的好兄弟！我的鶴蓮！我真是，真是歡喜。”他的聲音在戰顫。“我愛你的令尊……她呢可爲你的一個佳耦。……上帝在祝福着你們！……”他擁抱了他的女兒，又擁抱弼魯，以他的老嘴親吻他。眼淚真的流到了他的頰上。“亞林娜，你來呀”，他叫着。

公爵夫人走了進來也流下了眼淚。那位中年的婦人也把手巾放在了眼上。她們親吻弼魯，弼魯把那可愛的鶴蓮底手親吻了幾次。不一會他們兩人又被單獨地留下了。

[一切都當得是這樣的，除此以外無他法]，弼魯想着，[故爾用不着要來問究竟是好事還是壞事。事情也不會壞，因為已經決定了，沒有再像從前的那樣種種的懸念。]弼魯沉默着握着他的未婚妻之手，看着她可愛的胸脯上之一起一伏。

“鶴蓮！”他高聲地叫出，又停頓着了。[在這樣的的時候是有一種專門的話要說的]，他在想；但是在這樣的的時候該說甚麼話他不能正確地回想出來。他凝視着她的面孔。她弓下身去愈見和他接近。她的面孔漲得緋紅。

“呵，你把那個，那個，取開罷……”，她指着他的眼鏡。

弼魯把眼鏡取了，他的眼中除掉通常取了眼鏡的人所有的異態之外，帶着一種遲疑與探問底神情。他是耍弓下身去親吻她的手的。但她差不多是近於粗鄙地把頭一掉，把他的嘴唇捉着，壓在了自己的脣上。弼魯

爲她的面容之急變，之無奈的迷蕩的表情受了一驚。

〔現在是太晚了，一切都完結了，而且我也愛她〕，弼魯心裏想着。

“我愛你！”他說，記起了在這樣的時候該說的一句話。但是這話說得很微弱，使他自己都覺得害羞。

六個禮拜以後他結了婚，據一般人說來，是成爲了一位絕代佳人與百萬家資之所有者；他移居在那新加修理過的聖比得堡之宏大的貝蘇雪夫伯爵邸裏。

3.

在1805年底十一月，尼可來·安德雷伊奇·波爾孔斯奇老公爵接到了瓦西黎公爵寫來的一封信，告訴他要帶着他的兒子來拜訪。（“僕奉命巡檢，恩翁之居雖隔百里而遙，然以急思趨奉之誠，直同咫尺”，他的信上這樣寫着。“豚兒昂訥多爾偕僕同道歸隊，渠效法乃父，敬仰恩翁，望能允其接近杖履，以親表其愚忱。”）

“好的，似乎用不着把瑪麗請出去了；求婚的人自己走來了”，少公爵夫人聽見這個消息便冒失地說出。尼可來公爵把眉頭繃了起來，沒有說話。

接到兩禮拜之後，瓦西黎公爵底僕人們在一天晚上比他先到了，要到第二天他才同他的兒子走來。

老公爵對於瓦西黎公爵之性格素來是不很滿意的，自從在保羅與亞力山德二代瓦西黎公爵顯達了以來，他愈見把他輕視。現在由那來信與少公爵夫人之暗示，他看透了他這回來訪的目的，對於瓦西黎公爵之輕視在老公爵心中更轉變成為鄙夷與厭棄了。他一說到他，總不高興地把鼻子哼着。在瓦西黎公爵要到的一天，老公爵特別的不高興，不爽快。他之不爽快是因為瓦西黎公爵之來，還是瓦西黎公爵適逢着他不爽快所以愈見不高興，那是沒人知道的。但是他是不爽快，在清晨一早迭馮曾經忠告過技師，叫他沒帶着報告去找公爵。

“你聽他是在怎樣地下步”，迭馮說，叫技師注意公爵底脚步聲。“他是用脚後跟在地上蹬的……這時候我便明白……”

然而在九點鐘的時候，公爵照常出去散步，穿着他那短的海虎絨的皮外套，有貂鼠袖襟，又戴着一頂貂鼠小帽。在前晚下過一陣雪。老公爵沿着走向溫室的路已經打掃乾淨了；在掃過的殘雪上有些帚痕，堆在道路

兩旁的雪堆上插着一柄鐵剷。老公爵通過溫室，通過僕寮，通過外面的建築場，都蹙着額沒有說話。

“可以趕雪橇了嗎？”他問一位送他到家的虔誠的管事，外貌和態度和公爵是一模一樣。

“雪很深呢，爵爺。我吩咐下人把大路打掃了。”

公爵點頭，向着門階走去。“謝天謝地呀！”管事心裏在想，〔暴風雨已經過了！〕

“雪橇怕還不好趕呢，爵爺”，管事又接着說，“爵爺，我聽說有一位部長大人要來訪爵爺嗎？”公爵回過身去，用他蹙着的眼睛盯着管事。

“唔？一位部長大人？甚麼部長大人？誰個下的命令？”他用那尖刺的嚴厲的聲音開始說。“你打掃道路不是爲的公爵小姐，我的女兒，你是爲的部長大人啦！我這兒沒有甚麼部長不部長！”

“爵爺，我想……”

“你想”，公爵叫着，話頭愈見急湊，愈見沒有連絡。“你想……糊塗蛋！混賬東西！……我要教訓你去想”，他把手杖舉起來向亞爾拔迭奇打去，假如那管事沒有連忙往後退而閃開了，那一定是打中了他的。“你想……你這糊塗蛋！……”他依然在急促地怒罵。亞爾拔

迭奇驚惶到自己的大胆敢於躲避主人之鞭笞，他連忙又向公爵面前走去，把他的禿頭恭敬地垂着，但他雖然那樣，或者正因為那樣，公爵才沒有再舉起手杖來，而仍然叫着，“糊塗蛋！……把路放下……”他跑進自己房裏去了。

公爵小姐瑪麗與布亮奴姑娘立着在等待老公爵出來就餐，她們早懸心着老公爵是在生氣的。布亮奴姑娘底春風滿面的面孔好像在說，“我是甚麼也不知道，我和平常是一無二樣”，而公爵小姐瑪麗則呈着蒼白的面孔，惶恐地把眼睛埋着。使她愈見難處的是她知道在這樣的她假如要像布亮奴一樣也未嘗不可，但她不能做到。她覺得，“假如我要佯裝着我不知道，他會以為我無同情。假如我要表示着憂鬱而不高興，他會說（事實上往往遇着）我在悶氣……”

公爵瞥見他女兒底惶恐的面孔，他哼着鼻子。

“糟糕！”或者怕是“草包！”他隱隱地吞吐了一下。〔還有一位不在啦！他們已經把消息傳遞了給她〕，他心裏這樣想，所說的是少公爵夫人沒在餐室裏。

“麗莎到那兒去了？”他問。“藏着了嗎？”

“她不大好”，布亮奴含着明朗的微笑說；“她不能

來。以她現在的身子不免是難於將息的。”

“哼！哼！喀！喀！”公爵哼了幾下，便坐下就餐。他覺得他的盤子不清潔：他指着盤上的一個污跡，把它丟開了。迭馮接受着，遞給了侍僕。

少公爵夫人是並無病痛的，但她異常地害怕老公爵，她聽說他在發脾氣，便決定心腸不出來就餐。

“我為我的胎兒擔心呢”，她對布亮奴姑娘說；“我這樣害怕不知道會得出甚麼個結果。”

實際上這少公爵夫人住在黎西果拉山莊中，對於老公爵始終是懷着恐怖，並懷着一種厭恨，只是厭恨在她是沒覺察的，因為恐怖完全把別種感情都壓伏了。在老公爵一方面也有同樣的厭恨；但在他這一面却又是吞併在輕蔑裏面的。少公爵夫人在山莊居停既久，她便特別喜歡那布亮奴姑娘；她白天要她作伴，晚上要叫她在寢室裏陪睡，每每說到自己的翁舅，向她批評自己的翁舅。

“我們府上聽說有客來嗎，爵爺？”布亮奴姑娘說，她那玫瑰色的手爪在展開着蜡布巾。“聽說是辜拉庚公爵和他的少君嗎？”她帶着一種探問底口氣說。

— “哼！……那尊駕是一位暴發戶啦。他進大學是我

送他去的”，老公爵憤恨地說。“他的兒子爲甚麼來，我真不明白。麗莎夫人和瑪麗小姐或者明白；我實在不懂他爲甚麼要把兒子帶來。我並用不着他。”他望着他的女兒，那瑪麗把臉漲得緋紅了。

“你有病嗎，唉？還是那位糊塗蛋亞爾拔迭奇所說的甚麼部長把你駭倒了嗎？”

“Non, mon père (不是的, 爸爸)。”

布亮奴姑娘在她所提出的話材上雖然並沒成功，她依然繼續着說，話頭說到溫室，說到新開的花草之美麗，在用羹汁過後公爵也平復下來了。

食後他走去看他的媳婦。少公爵夫人坐在小桌旁在她的侍婢馬霞閑話。她看見她的翁舅便把臉色轉青了。

少公爵夫人是變得很厲害的。她現在與其說美，甯可說是難看了。她的兩頰窪陷，她的嘴脣上翹，她的兩眼落了窩。

“是的，有點難過”，她回答了老公爵問她身體怎樣的問話。

“你有甚麼需要的東西嗎？”

“Non, merci, mon pere (不, 多謝你, 爸爸)。”

“哦，那嗎很好，很好。”

他走出去，走進侍僕室。亞爾拔迭奇垂着頭立在那兒。

“路是放着的嗎？”

“是的，爵爺；千乞饒恕我，我是做錯了。”

公爵不自然地笑着把他的話頭插斷。

“哦，很好，很好。”他把手伸出去，亞爾拔迭奇親吻了，他又才走進了自己的書齋。

在晚上瓦西黎公爵到了。他在路上被波爾孔斯奇家底馬夫與僕人迎接着，人們叫着在那故意又用雪封蔽起來的大路上，拉着他的行李車與雪橇向別館去。

瓦西黎公爵與昂訥多爾是被分引到各個的居室裏的。

昂訥多爾把胸衣脫掉，把兩隻肘拐撐在桌上坐着，他那美好的一雙大眼含着微笑，別無關心地凝視着桌面之一隅。他的一生，他是看成爲一個不斷的享樂，他覺得不管怎樣總有人在爲他準備着樂事。他這次來訪問這位頑梗的年老的紳士和他富有嫁資而醜陋的女兒，也是在這樣的精神中看待着的。據他的豫想看來，這回也或許會轉化爲很愉快很有趣的事情。〔她假如有

這樣多的錢，爲甚麼不可以結婚呢？那是絕不會妨事的），昂納多爾這樣想。

他細心地精緻地剃了臉，塗上了香水，這是成爲了習慣的，他帶着他那天下無雙的俊俏而有特徵的表情，把頭昂着，走進他父親的室裏兩名侍僕在忙着裝束瓦西黎公爵；公爵滿有精神地在四下觀望，看見他兒子走了進來，愉快地向他兒子把頭點了一下，神情是在說，“好的，你那個態度正是我所希望的。”

“喂，爸爸，我們沒要講笑話，她真的是很醜嗎？唉？”他用法國話來詰問，就像把他們在途中議論過不止一次的事情又從新提起的一樣。

“毫無意識！現在你的大問題是該去努力一下，對於那位老公爵要有敬意而識禮節啦。”

“假使他要不講禮，我就回去”，昂納多爾回答。“那些老頭子我是不高興的。唉？”

“你要記着，你一生的事情是靠在這上面的。”

在這時候，主家之女性的一部分，不僅已經知道了部長及其少君之到來，而且連他們的面貌都詳細地得着了報告了。瑪麗亞女公子一個人坐在自己的居室裏在用盡力量鎮壓着自己的內心的動搖。

“她們爲甚要寫那樣的信來，麗莎爲甚向我談到那件事情呢？唉，那是不會有的！”她一面照着鏡子，一面在想。“我怎好走進客廳裏去呢？縱使我就喜歡他，我也是永不會和他接合的。”只要一想到了他父親的眼神，她已經駭得發戰了。小巧的少公爵夫人和布亮奴姑娘已經得到了婢子馬霞的很周到的報告；她們知道了那部長的少君是很有豐姿的人物，有薔薇色的兩頰和黑色的眉毛；又聽說他的父親上樓時的玉步是怎樣的艱難，而他就像一匹雛鷹一樣，在父親後面一步要跳三級。接到了這些詳細的報告，那小巧的少公爵夫人和布亮奴姑娘，在廊下高聲地談論着，走進瑪麗亞女公子的居室裏。

“瑪麗，他們已經來了，你曉得不？”小巧的公爵夫人蹣跚地走進去，一面沉重地坐在靠椅上，一面說。她現在穿的不是她早上所穿的那件寬衣，而是穿着她最好的衣裳中之一套。她的頭髮是收拾得上好的，她的面孔橫溢着熱烈的高興，然而那依然掩蓋不過她那消瘦了的沉鈍的面貌。穿着她在聖比得堡社交界中所慣愛着用的漂亮的衣裳，她那美貌之喪失却是更加顯著。布亮奴姑娘也令人不十分着眼地裝束了一番，那使她那

新鮮的美好的面孔愈見令人注目。

“怎的，你還是同你往常一樣的啦，好小姐。她們才走來告訴我們，說那兩位顯客已經在客廳裏面等着了”，她開始說。“我們是不能不下去的，你才絲毫也沒有裝扮啦。”

少公爵夫人由靠椅上站起身來，接着叫鐘呼喚女婢，忙着熱心着開始調度，看瑪麗亞小姐該穿甚麼衣服，而把自己的籌想實施起來。瑪麗亞小姐之自重心由於自己因為求婚者之來所發生的動搖受了侮辱，更加受了侮辱的是她的兩位女伴都連沒想到她是不應該這樣受着動搖。要向她們告訴說自己是在害羞，怕去和他們見面，那會是表明了自己的興奮。再則再拒絕她們的提議不肯打扮，那會徒是使她們的嘲弄和執拗延長而使自己膺受。她漲紅了臉；她的美好的眼睛模糊了；她的面孔為一些緋紅的暈斑所掩蔽；她帶在着她的面孔上所常見的一種不美的受了犧牲的表情，把自己委棄給布亮奴姑娘和麗莎。兩位婦人便以十足的誠心動起手把她打扮。她是很明白的，曉得要和她比賽的那種觀念決不會通過她們的頭腦。因而她們在妝扮她，的確是懷着十足的誠心，是素樸地堅確地守着婦女們所有

的信念，以為衣裝是可以使面孔好看。

“不行啦，真的，好姑娘，那件衣裳不漂亮”，麗莎說，稍稍退開幾步由側面來望着瑪麗亞小姐；“叫她替你把那件絳蠟色的衣裳穿上罷。是呀，真的呢！你要知道，會是你一生一世的運命之轉換點啦。那件太單薄了，不好，是的，不好！”

那並不是衣裳壞，其實是小姐的面孔和全身的姿勢不行，但這層却不為布亮奴姑娘與小巧的少公爵夫人所察覺。她們仍然在幻想着，假使她們把她的頭髮朝上梳，替她結上一條天青色的絲帶，在絳蠟色的衣裳上加上一張青色的披肩，如此這般地全體便會弄好的。她們忘記了瑪麗亞小姐的驚惶着的面孔和姿態是沒法改變的，故爾儘管她們怎樣費心去裝飾她的面孔，而無奈那面孔本身依然是可憐而怪相。瑪麗亞小姐受身地服從着她們改變了兩三次之後，她的頭髮結在了她的頭頂（那是完全地把她改變而且惡化了），青色的披肩和上等的絳蠟色的海虎絨衣衫已經披上了，小巧的少公爵夫人走了兩個周轉，用她小巧的手整理一下這兒的綉袋，又拖引一下那兒的披肩，把頭先偏在這一邊，又偏到那一邊去凝視着她。

“不行，這沒弄好”，她把兩手拋出去，堅決地說。
“不好，瑪麗，斷然是和你不相趁的。我甯肯喜歡你穿着你每天穿的灰色衣裳的好。唉，務必照我的意思辦罷。
克茄，她喚着女婢，“替小姐把她的灰色衣服拿來，布亮奴姑娘，你看我來安排罷”，她含着微笑地說，預感着一種藝術家的快樂。

但是待克茄把衣服拿來時，瑪麗亞小姐仍然坐在穿衣鏡前一動也沒動，看着自己的面孔，在那穿衣鏡裏面，她看見有眼淚在自己的眼睛裏，自己的嘴唇在發顫，看看便要哭出來的一樣。

“你來，親愛的小姐”，布亮奴姑娘說，“你請再忍耐一下。”

小巧的少公爵夫人，把衣服由女婢手中接過來，向着瑪麗亞小姐走去。

“好，這回我們要做點不費力而討好的事情呀”，她說。她的聲音和布亮奴姑娘的，以及克茄的忍笑聲，融成一片輕快的調子，就像雀鳥在清嘯一樣。

“不，請你不要管我”，小姐說；在她的聲音中有十分的認真和十分的難過，使那羣鳥的清嘯頓時停止了。她們看見那一雙大而美的眼睛，滿充着眼淚和思慮，懇

願地望着她們，她們知道要再想執拗是沒有用處，而且是未免苛刻了。

“至少把你的頭髮改變一下啦”，少公爵夫人說。“我告訴你”，她滿含着非難的意思向布亮奴姑娘說，“有好些面孔梳這樣的頭髮是毫不相趁的。絲毫也不相趁，絲毫也不相趁，務必改變一下啦。”

“別要管我，別要管我，有甚麼事情我都不要緊”，差不多忍不着哭的一種聲音回答。

布亮奴姑娘和小巧的少公爵夫人在心中不能不承認着瑪麗亞小姐這樣裝扮起來很不好看，而且比平常更壞，然而已經遲了。她以一種她們所熟悉的表情望着她們，是一種含着深的思慮和悲哀的表情。那種表情並不使人恐懼。（她是從來不使任何人含着恐懼的。）但是她們知道只要這樣的表情一表現在了她的面孔上，她是不說話而且是毫不改變自己的決心的。

“你好改換一下啦，不可以嗎？”麗莎說，看到瑪麗亞小姐沒有回話，麗莎便走出居室外去了。

瑪麗亞小姐一個人留着。她沒有照着麗莎的希望辦，她沒有再改換自己的頭髮，她甚至連穿衣鏡也沒有照看。讓自己的眼睛和手無力地垂着，她默默地坐着神

遊。她在描畫她的丈夫，一位男子，一位強壯的，傑出的，怎麼也不能不使人愛好的人物，那會突然把她引進他自己的一個完全不同的幸福的世界。一個小孩子，她自己的，就像她在老乳母的女兒那裏所曾經看見過的那個嬰兒一樣，她想像是在她自己的懷裏。丈夫立着，慈和地凝視着她和孩子。“但是不行，那是決不會有的，我是太醜了”，她心裏想着。

“請來用茶。公爵立刻便要去了，”女婢的聲音在門次招呼。她吃了一驚，念到自己所想着的事情不免出乎意外。在下樓之前她走向聖龕去，凝視着那救世主的大像之黑色的輪廓，她拱着手在那像前立了幾分鐘。瑪麗亞的心中充滿着苦悶的疑念。愛情之樂，對於一個男子發生地上的愛情之樂，是她所能享受的嗎？在她的關於結婚的種種空想之中，瑪麗亞小姐夢想到了家庭中的幸福和自己的兒女，但她之主要的，她之最強，最秘密的夢想是地上的愛情。她愈見想隱瞞着它人，甚至隱瞞着自己，而那種感情却愈見地強烈。

“我的上帝”，她說，“在我心中的這些惡魔的誘惑，我要怎樣才能克服呀？我要怎樣才能永遠斷絕在這些邪念，平安地遵從你的意旨呢？”

她把這個問題剛好提起，而神的答案已經在她的心中生出了。

“不要爲自己希圖任何東西，不要貪求，焦燥，羨慕。人類的將來和你的運命都不是你所能知道的；但你凡事都聽天安命地生活罷。假如神的意旨要用結婚的責任來試驗你，你準備去遵依神的意旨。”

懷着這種慰安的想念（她雖然仍是寄繫着那種被禁斷了的地上的夢境之有實現的一縷之望），瑪麗亞小姐畫了十字，嘆息地走下樓梯，沒有想到自己的服裝，也沒有想到自己的頭髮，沒有想到她怎樣走進客廳，也沒有想到她該說甚麼話。和神的指引比較起來，這些東西是何足輕重，沒有神的意旨連一根頭髮都是不會從人的頭上掉下來的。

4.

瑪麗亞小姐走進客廳時，瓦西黎公爵和他的兒子已經坐在那兒在和小巧的公爵夫人和布亮奴姑娘談話。她穿着沉重的脚步，蹬着後跟，走進去時，來賓和布亮奴姑娘立起來，小巧的少公爵夫人呈出一種姿勢把

她介紹給兩位來賓，她說：“這是瑪麗！”瑪麗亞小姐把衆人看了一番，而且看得很詳細。她看見瓦西黎公爵在看見了自己的一瞬間凜烈了一下，接着又連忙微笑起來，也看見了那小巧的少公爵夫人的面孔，帶着好奇心想在兩位來客的面容上讀出瑪麗對於他們所生的印象。她也看見了布亮奴姑娘，看見了她髮上的絲帶和漂亮的面孔，側轉去在向着他，那面孔的熱心的神氣是瑪麗亞所不會見過的。但是他，她是不能夠看的，她只是看見了一種高大的，有光彩的，美好的東西向着自己走來，當她走進客廳的時候。瓦西黎公爵最先走近她的身旁；她親吻了他的禿額，當他弓下身去親她的手的時候，回答了他的話，說是不僅沒有忘記，而且記得很清楚。其次是昂訥多爾向她走來。她仍然是不能夠看他。她只感覺着有一隻柔軟的手緊緊地握她自己的手，她用自己的嘴唇接觸了一個潔白的前額，在那額上有美好的亞麻色的頭髮，帶着頭油的香氣。當她警視着他時，她是被他的美所炫惑了。昂訥多爾立着用右手的拇指按着自己的軍服鈕釦之一，他的胸膛挺出，他的背脊反弓；腳在下面動一步，頭便略略偏向一邊，他沉靜着帶着發煌的面孔警視着小姐，顯然是完全沒有把她

看放在心上。昂納多爾並不怎麼聰明，他既不機敏，也不善於辭令，但他却很有鎮靜和不屈不撓的本事，在社交界上是很可尊重的。假如一個沒有自信的人在初次見面時沒有話說，感覺不說話之不妥當，着急地在找些話來開口，那結果是沒有好處的。但是昂納多爾却沉默着，徙倚着，當他帶着喜悅的面孔看着小姐的頭髮的時候。看來他是很能夠以這同一的鎮靜靜默好一會的。他的態度似乎在這樣說，“假如有人以為不說話有點難乎為情，那就讓他說罷，但我是不管的。”還有是，他對於女人的態度。昂納多爾有一種風度，比任何別的東西更要在女性心中喚起好奇心，畏敬，乃至愛情，那是意識着自己的優越而有些輕視人的風度。他的風度好像是在對她們說：“我認識你，我認識，但我有甚事情要為你們費心呢？想來你們自然是很高興的！”他在遇着女人時或許並沒有這樣作想（大約沒有作想的是近於事實，因為他在任何時候都是很少用心），但那是他的豐采和態度之效果。瑪麗亞小姐感覺着了它，就好像要向他表示她自己是並不敢高攀的一樣，轉身去向着了他的父親。

會話很響亮而有活氣，要多謝那小巧的少公爵夫

人之雪白的牙齒上所抑揚着的，薄有微髭的小小的嘴唇和聲音。她以巧言的活潑的人所愛採用的遊戲腔調和瓦西黎公爵對談，所談論的中心是在假設着在對話者與自己之間有久已存在着的笑謔和愉快的，半是私人關係的，幽默的回憶，甚至那樣的回憶實際上是並不曾有的也不要緊，像瓦西黎公爵和小巧的少公爵夫人這個例子就是這樣。瓦西黎公爵表現出真是同調；小巧的少公爵夫人以各種各樣從不曾有過的滑稽的逸事來編撰着他們所假擬的共同的回憶，把昂納多爾也拉扯了來，雖然她是很少和他相識。布亮奴姑娘也辦到了來參預這些回憶，甚至瑪麗亞小姐都感覺着快樂，看到自己是被認為在參預着他們的佳興。

“唉，但可是呢，這回是要把你利用到盡頭的啦，親愛的公爵”，那小巧的少公爵夫人自然是談着法國話，對着瓦西黎公爵。“我們這兒不會像安奶娣家的夜會那樣，總讓你臨陣脫逃的。你記得我們那親愛的安奶娣麼？”

“好說，可你不得和安奶娣一樣，要和我談政治啦！”

“還記得我們那一桌小小的茶話麼？”

“唉，記得的啦！”

“你是怎麼從不會到過安奶娣家裏呢？”小巧的少公爵夫人問着昂訥多爾。“唉，我知道，我知道”，她說着，眯着眼睛；“你的哥哥喜坡里特曾經把你的逸事告訴過我。哦！”她舉起指頭來向他搖着。“你在巴黎鬧的亂子我也是知道的。”

“但是喜坡里特他不曾告訴過你嗎？”瓦西黎公爵（一面是問着他的兒子，一面把小巧的公爵夫人捉着，就像她要逃跑，而他適當其時把她捉着了的一樣；）“他不曾告訴你嗎？喜坡里特他自己爲我們這位甜蜜的公爵夫人是怎樣地傷心着，是怎樣使他出門去飄泊了的嗎？”

“唉，小姐，她真是女性中的真珠呢”，他向着瑪麗亞小姐說。布亮奴姑娘坐在她的旁邊，當着話頭談到巴黎，她沒有失掉在這共同的追憶談中插入的機會。

她大着胆子問昂訥多爾由巴黎回來以後已經隔了好久，問他是否喜歡那個都市。昂訥多爾很敏捷地答應着這位法蘭西女子的問話，微笑着凝視着她，他對她談到她的本國。在第一眼看見了這位標緻的法國姑娘，他已經決心着就是在這兒山莊中也不會是怎麼的無聊。（這面孔却是滿不壞），他回顧着她時這樣想，〔她是滿

漂亮的，那位伴娘！我希望我們在結婚的時候，她會帶着她同來），他在畫算着；〔她是滿愜意的一位小妮子。〕

老公爵在自己的書齋中從容地穿着衣裳，一面蹙着面孔在想他自己所當做的事情。這兩位來客之臨門使他惱怒了。“瓦西黎公爵，他和他的兒子，有甚事體來找我呢？瓦西黎公爵是一位虛驕而無聊的蠢人，我想他的兒子也定然是一位寶貝”，他在自己心中啾啾着。使他生了氣的是這次的來訪在他的心中喚起了一個未解決的問題，老公爵對於這問題常常是放不下決心，而把它拋在一邊的。那問題是他早遲是否要和自己的女兒別離，把她給與一位丈夫。公爵從不會自行把這個問題直接向自己提出過，因為他早自知道假如有這個問題來時，他自會公平的取決，然而說到公平在這件問題上與其是和他的感情衝突，甯是和他的生活之可能性衝突。沒有瑪麗亞小姐在自己身旁的生活對於老公爵是難於設想的，他在表面上雖然是把她看得不甚緊要。

“她嫁了人會怎樣呢？”他想；“毫無可疑地是不幸的。試看麗莎和安德雷罷（安德雷是一位更好的良人，現在要想找出一個來，想來都是很難的），但是她却不

能夠滿足自己的運命。而且誰個又想來討她呢？她不漂亮也不風致。假使有人討她，是圖的門閥，圖的家財。做一輩子的老處女難道不很好過嗎？她們倒甯是更加幸福些！”尼可來公爵在穿換衣裳的時候，這樣地籌思着，然而始終展延着的那個問題却要求着立即的解決。瓦西黎公爵帶着他的兒子同來，一定是存心來求婚的，在今天或者明天他會要來求一個直接的答覆。名分，社會上的地位，是相當的。“好的，我並不反對”，公爵仍然在自言自語，“只要他夠得上做她的丈夫。那是該得試試看的。”

“那是該得試試看的”，他大聲地說出，“那是該得試試看的。”

就這樣以他通常的矯健的腳步，走進客廳，迅速地
把衆人瞥視了一下。他看見了少公爵夫人改換了衣裳，
布亮奴姑娘改換了髮上的絲帶，看見了瑪麗亞小姐的
頭收拾得那樣怪醜，看見了那位法國女子和昂訥多爾
的微笑，看見了他的女兒在一座的談話中接搭不上。
“她打扮得簡直像一個饅角！”他想着，嚴烈地盯着他的
女兒。“她毫不知恥；他是全沒有把她看在眼裏的。”

老公爵向着瓦西黎公爵走去。

“哦，你好，你們好，高興得以和你見面。”

“爲要訪一位親友，七俄里的轉路是不算甚麼的”，瓦西黎公爵說，引用着俄國的一句諺語，用着他那照例迅速的，頗有自信的，親昵的調子。“這個是我的次子，我要請求你惠顧他。”

老公爵轉向昂訥多爾。

“好個人物啦，好個人物啦！”他說。“好的，來給我親個吻”，他把面頰呈給他。昂訥多爾親了這位老人，而好奇地極端沉着地望他，在等待他的父親向他說過的這老人的乖僻之一實例。

老公爵坐在他通常坐慣了的梭發角上，在自己身旁拉攏了一把安樂椅來，請瓦西黎公爵坐下，開始問他些政治上的事件和新聞。他在表面上好像在用心傾聽着瓦西黎公爵所說的話，而不斷地是在凝視着瑪麗亞小姐。

“他們就有消息由坡慈單寄來了嗎？”他把瓦西黎公爵最後的一句話反問着，突然立起身來，向着他的女兒走去。

“你裝飾得這個樣子是爲要接客的嗎，唉？”他說。
“你才好看啦，真是好看得很。你在來客面前把你的頭

髮梳成了新式，我在來客面前要告訴你，以後不得到我許可是永不准改換裝束的。”

“那是我的不是呢……”少公爵夫人紅着臉吃格着說。

“你是可以隨意的”，老公爵說，他拖着腳從他媳婦面前走過，“但她用不着還要把自己弄得不成形狀——她本來已經就醜得十足了。”他又坐下了他自己的位置，他的女兒逼得快要流眼淚了；他沒有再瞻視她。

“我反覺得，那種梳頭法和小姐很相趁啦”，瓦西黎公爵說。

“好的，少公爵，你叫甚麼名字啦？”老公爵向着昂納多爾發問。“你到這兒來，讓我們和你談一會兒，和你成個相識。”

“好的，玩藝兒開場了”，昂納多爾在心裏想着，帶着微笑在老公爵身旁坐下。

“好孩子，我聽見別人說，說你是在外國留學回來的啦。不像你的父親和我，是由僧侶教我們寫讀的。你告訴我罷，你是在親衛騎兵裏服務的嗎？”老人問着，逼緊地凝神地盯着昂納多爾。

“不是，我是改調進普通師團裏去了”，昂納多爾回

答，好不容易地才把笑意抑制着了。

“啊！那是好事。你是想怎麼樣去報效君國呢？現在是戰爭的時候。像你這樣一位好人物是當建功立業的，是當建功立業的。怎樣啦，有命令調到前面去嗎？”

“唉，公爵，我們的隊伍是已經上了前線的。但我是受着差遣的。爸爸，我的差遣是甚麼啦？”昂訥多爾笑着回問他的父親。

“他真是忠於職務，真是忠實。我的差遣是甚麼！哈哈！”老公爵發起笑來，昂訥多爾笑得更要高聲。老公爵突然地聚蹙着。“好的，你可以去了”，他向昂訥多爾說。昂訥多爾含着微笑向女眷們走去了。

“瓦西黎公爵，你是放他們到海外去留學的嗎？唉？”老公爵向着瓦西黎公爵說。

“我是盡了我的能事的，我確實地相信外國的教育是要比本國的好得多。”

“哼，現今是凡百都不同，凡百都是新花樣。好個人物！好個人物！好，到我書房裏去罷。”他握着了瓦西黎公爵的手，引他到自己的書齋。

一和老公爵單獨對面起來，瓦西黎公爵便明白地向他申明了自己的祈求和希望。

“甚麼，你以為我要扣留着她，不能和她分離嗎？”老公爵憤然地說。“這是豈有此理！”他含怒地辯護着。“我是準備着她明天都可以出關的！只是我要告訴你，我想把我將來的女婿更加知道得一點。我的宗旨你是知道的：凡百都公開！明天我要在你面前問她，假如她願意時，那就算定奪了。只要定奪了，我是不說二句話。”老公爵把鼻子呼了一下。“那就讓她出關，我是毫不反對的”，他叫着，帶一種尖銳的聲音，當他和他的兒子訣別時用着那種聲音叫過的。

“我和你是沒有表裏的”，瓦西黎公爵說，是一種狡猾人遇着了一位太精明的對手覺得自己的狡滑已無所致其用的那種聲調。“我知道你的眼力是很能識人的。昂訥多爾並不是一位天才，但他還正直，和氣，還是一個好兒子。”

“好的，好的，很很好，我們回頭便會看出。”

凡是女人，在長久的期間過着寂寞的生活和男性的交際隔絕了的，所慣有的現象那樣，在這昂訥多爾一出現到舞台上來時，尼可來老公爵家的三位女眷都覺得她們以往的生活都不是真正的生活。她們的思想力，感受力，觀察力，都立地倍增了。那就好像她們以往

的生活是在黑暗中過度了，而由一種很有意義的新光突然之間照徹了的一樣。

瑪麗亞小姐已經忘記了自己的面孔和頭髮。這位或者會成為她的丈夫的男子之美好的開朗的面孔，吸收了他的全部的注意。她覺得他親切，勇敢，果斷，雄糾而寬大。她是把這些都深信不疑的。關於她的未來的結婚生活之整千整萬的夢想連續地在她的想像中湧現了出來。她在避開那些夢想，而想把它們隱藏着。

“但是我對於他不是太冷淡了嗎？”瑪麗亞小姐心裏想着。“我該得抑制着我自己，因為在我的心坎中我覺得和他太親密了。但是他自然不會知道我心裏在想着他，或者還會疑心我是不喜歡他的。”

她在用心而不知道怎樣才可以向他討好。

“那位可憐的女姑姑！真是醜得要命”，昂訥多爾關於她在這樣作想。

布亮奴姑娘也是由昂訥多爾之來而被興奮到極端的，她的想念又全然不同。一位美貌的年青的姑娘，在社交上沒有一定的地位，沒有親戚和朋友，甚且還是寄居在異域，在服事尼可來老公爵，替他唸書，替瑪麗亞小姐作女伴的這些事務上，自然是盡心盡力的。布亮奴

姑娘早就在望候着有俄國的公子到來，他立地認出了自己對於這位貌醜的，不會裝束的笨拙的俄國小姐之優越——他會和自己戀愛起來而把自己帶引去。現在這位俄國公子公然來了。布亮奴姑娘聽見過自己的姑母爲她談說的一個故事，她自己又加些潤色，每愛在自己的想像中返復。那是說有一位受了誘惑的女子，她可憐的媽媽 (sa pauvre mère) 的幻影現在了她的面前，責備她爲甚不結婚便順從了一位男子的誘惑。布亮奴向她的誘惑者之“他”談說着這段故事，她是每每感動得要流出眼淚的。現在這位“他”，一位真正的俄國公子，已經出現了。他會帶着她逃走，接着是“可憐的媽媽”會現出來，而他會和自己結婚。當她和昂訥多爾談到巴黎的時候，這些便是在布亮奴心中往復着的她自己的未來的身世。布亮奴姑娘不是爲打算所導引(她實在一刻時候都沒有想到自己當做甚麼)，而是在好久以前便在中心預備着的，現在只待昂訥多爾之一出現，便集中在他身上了，她想而且也在努力要盡力地博得他的歡心。

小巧的公爵夫人，就像一匹聽着在吹軍號的老了的戰馬，立地便奔馳進她所習慣着的嬌媚上來，無意識

地忘記了自己的身子，沒有甚麼存心，不要甚麼努力，一切都只是隨意的，輕颺的心中之遊戲。

在和女人講交際的時候，昂納多爾雖然慣愛採取一種態度，像懶得和女人們張識的一樣，但看到他對於這三位女人所生出的效果，自己的虛榮心是感受着了滿足。更進，他現在對於那位漂亮的挑發的布亮奴姑娘正感受着那種猛烈的獸慾，這種慾望能以極迅速的速度來感染他，而且逼他去採取最粗魯最不顧前後的行動。

用過茶後一羣人移進娛樂室裏，瑪麗亞小姐被人請求着彈弄鋼琴。昂納多爾靠在肘拐上望着她，是坐在布亮奴姑娘身旁，兩隻眼睛緊緊盯着瑪麗亞小姐，滿含着嬉笑。瑪麗亞小姐覺得他的眼睛是在看着自己，不免感受着有點拘滯而又愜意的興奮。他所喜歡彈的短調把她導引到了一個玄妙的詩之世界，而他的眼睛在看着自己的那種感覺對於那個世界更是添加詩意。昂納多爾的眼睛雖然是在盯着她，但那視線和她並沒有關係，實際是在看着布亮奴姑娘的小巧的腳之移動，他正在那時在鋼琴下面是用自己的腳和她的腳相觸着的。布亮奴姑娘也是在凝視着瑪麗亞小姐，在她的眼睛中

也有一種意外的愉悅和希望之表情爲小姐前所不曾見過。

“她真愛我呀！”瑪麗亞小姐這樣想着。“我現在真是幸福，我有這樣的一位朋友和這樣的一位丈夫，將來也會是十分幸福！他不知道究竟能否做我的丈夫呢？”她想着，不敢去瞥視他的面孔，但仍然感覺着他的眼睛是在盯着自己。

晚餐已罷一羣人要分散的時候，昂訥多爾親吻了瑪麗亞小姐的手。她自己都在惶惑怎麼竟有了那樣的胆量，公然抬起了頭來用自己近視的眼睛筆直地看着了那挨近到自己面前的美好的面孔。他親過了小姐之後，又弓向布亮奴姑娘的手上去（這是不合禮的，然而他却行之泰然，全不介意），布亮奴姑娘漲紅了臉，惶惑地看着小姐。

“Quelle délicatesse! (多麼講禮的姑娘啊!)”瑪麗亞小姐想着。“阿美麗(布亮奴姑娘之名)還會疑心我在嫉妬她，不會了解到她對於我的柔情和敬意嗎？”她向着布亮奴姑娘走去，親熱地接吻了她。昂訥多爾走向那小巧的少公爵夫人。

“不，不，不！要你的父親寫一封信給我說你的舉動

很有規矩的時候，我才把我的手拿給你親吻呢。”把個纖纖的手指在他面前搖動着，含着微笑走出室外去了。

5.

大家都走回了自己的居室，除掉昂納多爾一上床去便立地睡熟了之外，在那天晚上大家都有好一會不能夠睡熟。

“他或許是會做——我的丈夫的，那位不相熟的人，那位美好的，親切的男子；是的，他真是親切”，瑪麗亞小姐想着，一種她從不曾經驗過的恐怖的感覺來襲着她。她不敢向周圍觀望；就好像有甚麼人立在那兒的一樣——是惡魔，又是那位有雪白的額部，有黑眼紅唇的男子。

她按着叫鐘把女婢叫了來，要她在自己的房中過夜。

布亮奴姑娘那晚在那冬園裏盤桓了好一會，希望有個人來而終沒有來；有一刻時候她是在對着那個人微笑，回頭又幻想到“可憐的媽媽”之干涉，責備她的墮落，又流出了眼淚來。

小巧的少公爵夫人在連連地罵她的婢子，說是寢床沒有舖好。她不能夠側睡，也不能夠伏睡。無論取怎樣的位置都覺得不舒服，不適意。她的腹中物苦着她，特別在當夜比平常苦得她更厲害，因為昂訥多爾的存在把她活生生地帶回到了另一個時代，在那時她不是這樣，她是輕快而愉樂的。她坐在一個淺椅上，戴着她的寢帽，穿着她的睡衣。腫脹的毛髮茸茸的克迭雅，把那厚實的羽毛墊子撲打着翻轉了三次，口中在咕嚕着甚麼。

“我告訴你，那全部都是高一處低一處的”，小巧的公爵夫人返復着說；“我自己也是滿高興睡熟的，並不是我要叨難呢。”

她的聲音像一個快要哭時的小孩子的聲音一樣在戰顫。

老公爵也是不能安眠。迭瑪，半睡半醒地聽見他含着怒意地在走上走下，在哼着他的鼻子。老公爵覺得就好像由他的女兒而受了侮辱的一樣。那侮辱而且更加難受，因為那不是關係於他自己，而是關係於別人，關係於他自己的女兒，他愛她是甚過於愛自己的。他對着自己說，他要把全部的事情加以深熟的考慮，決定何者

是正當，何者是當爲，但是他並不這樣做，而只是使自己的憤怒愈激愈烈。

“百不相識的人第一次走來的！便連父親和一切都不顧了，各自跑到樓上去梳妝打扮，想向人討好，連不知道自己幹的是甚麼事！她是高興拋掉她的父親的！她也知道我是明白。哼……哼……哼……你怕我沒看出那蠢東西只是在看布亮奴（她是非趕掉不可的。）她怎麼沒有那樣的自尊心，連這點都看不破呢？她就爲她自己沒有自尊心，至少是應該爲我。我真是要使她曉得那位空頭是全沒有把她掛在心上的，只是在看着布亮奴。她沒有自尊心，我可要使她明白。……”

假如告訴他的女兒，說她是在走迷路，說昂訥多爾是看中了布亮奴姑娘，老公爵知道這會激發她的自尊心，而他自己的目的（不想和自己的女兒分離的目的）也就會達到，他一想到這層於是便更加鎮靜起來了。他呼喚迭馮，開始脫起衣裳來。

“是魔鬼把他們帶到這兒來了！”他這樣想着，在這時候迭馮把寢衣套上了他那乾癟的老體和覆着灰色胸毛的胸部。“我沒有招待他們。他們自己來擾亂了我的生活。我的生活是已經沒有剩下好多的。”

“忘八蛋！”當他的頭藏進了寢衣時，他這樣咕嚕着。

公爵愛把自己的心事吐出聲來，迭馮是習慣了的，所以當他看見那憤恨的探詢着的面孔由寢衣鑽出時，他能夠泰然自若。

“已經睡了嗎？”公爵問着。

迭馮和一切先意承志的跟班一樣，靠着直覺便可以知道他主人的思路。他猜想到他所說的是瓦西黎公爵和他的兒子。

“爵爺，兩位尊客已經就了寢，已經熄了燈了。”

“他們沒有道理，沒有道理……”公爵口快地吐囁着，把腳套進了套鞋，手穿進了寢袍，他走向一張長椅去，那兒便是他的寢床。

昂訥多爾與布亮奴姑娘之間雖然沒有說甚麼話，他們彼此是完全了解的，一場浪漫史之前部，在“可憐的媽媽”出場之前部，是完全了解的。他們感覺着彼此之間有無限的私話要說，所以在第二清早他們便找着了一個邂逅的機會。小姐照常到她父親面前去上課的時候，布亮奴姑娘在冬園中會着了昂訥多爾。

那一天瑪麗亞小姐比她平常還要戰戰兢兢地向着

書房門走去。在她看來好像不僅每一個人都知道她的運命是該在那一天決定，而且每一個人都知道她自己是感覺着的一樣。她在迭馮的面孔上讀了出來，在提着熱水在廊道上遇着她，向她深深地鞠了一躬的，瓦西黎公爵的跟班的面容上也讀了出來。

老公爵對於他的女兒的態度那天清早是特別地慈愛，雖然是苦心慘淡。那苦心慘淡的神情，瑪麗亞小姐是很明白的。每在瑪麗亞小姐遇着有甚麼數學問題不懂，他把他那枯槁的兩手緊握起來，他立起身子，離開她，低聲地要把同樣的話返復幾遍，在那樣的時候那種苦心的神情是慣在他的面孔上表示出的。

他立刻便把要緊事提說起來。“對於你別人向我提出了一件提議”，他說，帶着一種不自然的微笑。“我想來你已經是猜想到了的”，他接着說下去，“瓦西黎公爵帶着他的義子（不知道因甚麼原故老公爵把昂訥多爾稱呼爲了他的義子）到這兒來，不是爲要來看望我。昨天他們對於你向我提出了一個提議。我的宗旨你是曉得的，這事件我是聽隨你自便。”

“爸爸，你的話我不知道是甚麼意義”，小姐的面孔紅一層白一層地說着。

“你不懂！”她的父親生氣地叫着。“瓦西黎公爵看上了你要你做他的媳婦，爲他的義子向我提議起來。我說的就是那個意思。你問我是甚麼意思！……哼，我倒要問你啦。”

“爸爸，我不懂得你怎麼……”小姐耳語般地說着。

“我？我？我有甚麼啦？我的事情你不用管。不是我要去娶親啦。你到底是甚麼意思，那倒是我所想知道的。”

小姐看穿了父親對於這場提議是沒有好意，但是在那一瞬間有一種想念把她佔據着了，便是她的運命之決定是在目前，不然便永沒有希望。她把眼睛垂着，去避開她父親的凝視，那使她不能夠思索，使她除掉照例的順從之外不敢有甚麼：“我唯一的希望只是順從我父親的意旨”，她說；“假如定要表示我自己的希望的時候……”

她沒有時候把話說完。老公爵把她插斷了。“那嗎，很好！”他叫着。“他會弄到了你的嫁資，而且把布亮奴姑娘也還要鉤在裏面。做他的老婆的是她，而你呢……”

公爵把話頭停止着了。他在觀察這些話頭在她女

兒身上所生出的作用。她把頭垂着而且快要開首哭出了。

“好的，好的，我是在講笑談，我是在講笑談”，他說。“只是有一點你要記着；我的主義是一位女子有全權去選擇她的丈夫。我現在把這全部的自由給與你。只記着一件事情；你的一生之幸不幸就全靠在你自己的決定上。用不着說到我名下來。”

“但我可不曉得呢……爸爸。”

“不用多說話！他是受着吩咐的，他和任隨那一位女子都可以結婚，但你是有自由選擇權的。……回到你自己房裏罷，去好生思索，在一點鐘之後又到我這兒來，當着他的面前說出你願或不願。我曉得你是要去祈禱的。好，你喜歡祈禱也儘可以祈禱。只是你總要好生地想。你去罷。”

“願或不願，願或不願，願或不願！”他又叫着，當他女兒就像陷入了五里霧中要走出房門的時候。他的運命是決定了，決定在了幸福的一方面。但是他父親關於布亮奴姑娘所說的那番話，那個暗示是可怕的。那自然不是實事，然而也可怕；她不能夠不把來掛在心上。她筆直地從冬園中通過，沒有看見甚麼，也沒有聽見甚

麼，然而突然之間她被布亮奴姑娘的熟悉的聲音驚愕了。她把眼睛抬起來，看見在兩步路遠的前面，昂訥多爾抱着布亮奴姑娘在和她耳語。在那美好的面孔上帶着可怕的表情，昂訥多爾迴過頭來看着瑪麗亞小娘，但在第一秒間他的兩手依然還抱着布亮奴的纖腰，布亮奴在這時還沒看見小姐。

“是誰？有甚事體？你等一下！”昂訥多爾的面孔上所表示的是這些話。瑪麗亞小姐默默地望着他們。她不能夠相信着自己的眼睛。後來布亮奴姑娘終於驚叫着跑開了。昂訥多爾帶着一種愉快的笑容向瑪麗亞小姐點了一下頭，就好像要招呼她去在這件意外的偶然事上分享着快樂，他把肩頭聳了一下向着通向他的居室的門道走去了。

一點鐘過後，迭馮走來請瑪麗亞小姐到老公爵那兒去，並且說瓦西黎公爵是和他同在一道。迭馮走來時，瑪麗亞小姐坐在自己房中的棧發上，擁抱着在哭泣着的布亮奴姑娘。瑪麗亞小姐柔和地撫摩着她的頭髮。她的美好的眼睛又恢復到了它們的有光輝的平和，帶和柔情和憐憫在望着布亮奴姑娘的小巧的美貌的面孔。

“哦，小姐，我是永遠把你的同情失掉了”，布亮奴姑娘說着。

“那里？我比從前更愛你呢”，瑪麗亞小姐說，“我在我的力量所能辦到的範圍內，我盡力為你謀幸福罷。”

“但是你看不起我，你是那樣純潔的人，你會永遠不懂得這種情慾之盪惑的。啊，那只是我可憐的媽媽……”

“我甚麼都是懂得的”，瑪麗亞小姐說，淒切地微笑着。好姑娘，你安心罷。我要到我父親那裏去”，她說了，走出房門去了。

小姐走回老公爵面前的時候，瓦西黎公爵坐着把一隻腿高翹在另一隻腿上，手裏拿着一個鼻菸壺。在他的面孔上帶着一種笑容，就好像他是絕端地受了感動，他只好自己憫笑自己的感情脆弱。他用力地吸了一次鼻菸。

“啊，好小姐，好小姐！”他說着，立起身來用兩手握着她。他嘆了一口氣，接着說：“我兒子的運命是握在你手裏的。請決定下去罷，我的好姑娘，親愛的瑪麗，我是愛你就和自己的女兒一樣。”他退轉去了。眼中真正地含着了眼淚。

“哼……哼哼……”老公爵哼着鼻子。“公爵在他的義子……他的兒子的名下向你提起親事。你是願不願意做昂訥多爾·辜拉庚公爵的夫人？你說：是願意還是不”，他叫着，“其次我是要保留着發表我的意見的權利。是的，我的意見但只是我的意見而已”，老公爵又加上一句，迴向着瓦西黎公爵去答應他的哀懇着的表情，“是願意還是不！”

“爸爸，我的志願是永遠不想離開你；永遠不把我的生涯和你的生涯分開。我是不願意出嫁”，她堅決地說着，用她那美好的眼睛望着瓦西黎公爵又望着她的父親。

“毫無意思，蠢棍！毫無意思，毫無意思！”老公爵把額頭蹙着叫出。他捉着他女兒的手，把她拖到了自己面前，沒有親吻她，但只低下頭去把自己的額部去接觸着她的額部，緊扼着他所握着的手，扼得他的女兒把眉頭縐着叫了出來。瓦西黎公爵立起來了。

“好姑娘，我要告訴你，這是我永不會忘記，永不會忘記的一瞬間；但是，好姑娘，請你把你那樣仁慈而寬大的心，給我們以些兒捫觸的希望。說聲或者罷……將來的時候很長……請說一聲：或者罷。”

“公爵，我剛才所說的便是我全部的心坎。我感謝你尊重了我，但我永遠不會做你令郎的夫人。”

“好的，事情便算結束了，總之我是很高興得以會着了你，很高興得以會着了你。回你房裏去罷，瑪麗；你現在可以走了”，老公爵說着。“我很很高興得以會見了你的”，他重說一遍，和瓦西黎公爵擁抱着。

“我的天職是另外一種”，瑪麗亞小姐私自想着；“我的天職是在它人的幸福之中，在愛與自我犧牲的幸福之中求幸福。無論怎樣我總是要使阿美麗（布亮奴）幸福的。她是愛得他那樣激烈。她是在那樣激烈地懊悔。我總要盡力使他們成就婚姻大事。假如他不甚富裕，我要給她些嫁資，我要請求我的父親，我要請求安德雷哥哥。她做了他的夫人時，我便是很幸福的。她是太不幸，一位可憐無告的異邦人！唉，上帝，她愛得他真是怎樣的厲害才能夠那樣忘却了自己呀。或者我也會幹出這種同樣的事情！……”瑪麗亞小姐這樣想着。

6.

樂士妥家沒接到他們的尼可魯晉加的消息已經

有好久了。但在冬季半中的時候有一封信投交了樂士妥夫伯爵，在那信封筒上他認出了他兒子的筆蹟。接到了這封信，伯爵驚驚惶惶踉踉蹌蹌地，蹣跚着脚尖走向自己的書齋，想免掉別人注意，他把自己關閉着讀那封信。恩那·迷海樂娛娜已經知道了（凡是家中有甚麼事情她都是知道的）他接到了一封信，輕腳細爪地走到伯爵的書齋，看見他拿着信在手裏，同時在啜泣又在笑。恩那·迷海樂娛娜雖然已經見了財喜，仍是寄居在樂士妥夫家裏的。

“我可愛的朋友？”恩那·迷海樂娛娜帶着一種幽鬱的聲音問着，準備着無論是凶是吉都可以表示同情的。伯爵愈見啜泣得厲害。

“尼可魯胥加……信……帶了傷……他要……我的乖兒……帶了傷……我的寶貝……可憐的我的夫人……陞了官……謝天謝地……我們怎樣去告訴我們的伯爵夫人？”

恩那·迷海樂娛娜在他的旁邊坐下，用自己的手巾替他揩了眼淚，揩了信上的眼淚，又才把自己的眼睛揩乾起來，讀信，安慰伯爵，決定下在午餐之前，在用茶之前，她要替伯爵夫人豫作地步；在用茶之後，才好去

把一切的情形告訴她。

午餐中恩那·迷海樂娛娜談着戰爭的消息，可愛的尼可來的消息，問了兩次他最後的一封信是幾時接到，雖然她是知道得很詳細的，並且推測到在今天會接到一封信。在這些提示之下伯爵夫人開始不安起來，懷疑地看看伯爵又看看恩那·迷海樂娛娜，而恩那·迷海樂娛娜却把話頭於最不經意之間又轉向到極平常的事件去。挈特霞是這家庭中最善於把捉各種語調，視線，和表情之種種陰影的人，在開首用午餐時已經在留意着，並且斷定了在她父親和恩那·迷海樂娛娜之間有甚麼祕密，而那祕密一定是關係着她的哥哥，恩那·迷海樂娛娜在爲那事情像作地步。挈特霞知道她的母親是很容易由有關於尼可魯胥加的消息所激動的，儘管她自己是那樣輕佻的人，在用餐事中她沒有敢於提問一下。但是她是太興奮了吃不下甚麼飲食，在自己的椅上坐得不安靜，受了好幾次家庭教師的注意。食後她搶頭衝着去追趕恩那·迷海樂娛娜，在燕樂室中找着了她，劈頭去吊着她的頸子：

“姑媽，好娘娘，有啥事體你不告訴我嗎？”

“沒啥事體啦，好乖乖。”

“不，好娘娘，好心肝，我的好寶貝，我是不放手的；我明白你是曉得有甚麼事情的。”

恩那·迷海樂娛娜搖着頭。

“好姑娘，你真聰明啦！”她說。

“尼可魯胥加有信來嗎？我是斷定着的！”拏特霞叫着，在恩那·迷海樂娛娜臉上讀出了一個肯定的答案。

“但是你千祈要注意；你曉得你媽媽是會要怎樣吃驚的。”

“我是要留意，我是要，但你請把信告訴我。你不？好的，那嗎，我便要立刻去告訴媽媽。”

恩那·迷海樂娛娜把信的內容向拏特霞說了一個梗概，條件是要她不准告訴任何人。

“你相信我罷”，拏特霞說，自己畫了一個十字，“我是不告訴任何人的”，她立刻便跑向松尼雅那兒去了。
“尼可林加……受了傷……有封信……”她唱着凱歌地宣說。

“尼可林加！”松尼雅只能說得這一聲，立地便把臉色轉白了。拏特霞看見了她哥哥受傷的消息在松尼雅上所生出的效果，才知道了這項消息之可悲痛。

她衝上前去，抱着松尼雅，開始哭了起來。“受傷很

輕呢，但他已經陞了官；他現在已經痊癒了，他自己能寫信了”，她一面哭着一面說。

“我看你們女孩子通是些哭膿包啦”，培迭雅說着，用着堅毅的步武在室中走來走去；“我是很高興，很很高興，我的哥哥表示得這樣勇敢。你們都是沒志氣的！你們太不懂事。”

挈特霞含着眼淚微笑。

“你沒有讀過來信嗎？”松尼雅問。

“沒有；但她把全部都告訴了我，說他已經成了軍官了……”

“感謝上帝啦”，松尼雅說，自己畫着十字。“但是她或者是在欺騙你。我們到媽媽那兒去罷。”

培迭雅靜默着在走上走下。

“假如我要是尼可林加，我是要更多殺一些法蘭西人的”，他說，“他們是這樣的野蠻！我要把他們殺得來屍骨堆山啦”，培迭雅接着說。

“把你的口閉着罷，培迭雅，你真是蠢孩子啦！……”

“我倒不是蠢孩子；小小事情便哭的才是蠢孩子啦”，培迭雅說。

“你記得他嗎？”挈特霞突然地問，在她靜默了一會

之後。

松尼雅微笑着。“問我記得尼可林加嗎？”

“是的啦，松尼雅，但你是否記得他，記得他那樣周全，那樣完備”，挈特霞呈着一種嚴肅的姿勢說，就好像她要把那最認真的意思放進自己的話裏一樣。“我也記得尼可林加，我記得他的”，她說。“但我記不得波里士。我一點也記不起他。……”

“甚麼？你不記得波里士嗎？”松尼雅驚愕着詰問。

“我不是說我記不得他。他是甚麼樣子我是曉得的，但總不像記得尼可林加那樣。我把眼睛一閉了，便可以看見他，但是看不見坡里士（她把眼睛閉起來），不行，絲毫也看不見。”

“呵，挈特霞！”松尼雅說着，嚴肅而誠摯地望着她的朋友，就好像她覺得她是不配來聽自己所要想說的話，自己的話是該對着另一個人，不把問題當成玩藝兒的。“我一旦愛了你的哥哥，不管他和我的身上會起甚麼事情，我一生一世都永不改變我的愛情。”

挈特霞用着探詢的驚奇的眼光望着松尼雅，她自己沒有說話。她覺得松尼雅是在說着真話，覺得如像松尼雅所說的那種愛情是有的。但是像那樣的愛情挈特

霞是從不曾知道。她相信是有那麼一回事，但她不懂得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你要寫信給他嗎？”她問。松尼雅沉思着。她怎樣寫給尼可來，她是否應該寫給他，那是惱亂着她的一個問題。現在他是一位軍官了，是一位負了傷的英雄，松尼雅要去提醒他關於她自己以及他在她身上所自行應負的義務，這不知道是否正當。“我不曉得。我想假如他寫給我，那我便要寫給他”，她說了，泛着紅暈。

“你寫給他不害羞嗎？”

松尼雅微笑着。

“不。”

“我要寫給波里士，是會害羞的，我是不肯寫。”

“但是你爲甚麼要害羞呢？”

“哦，我不知道。我覺得胆怯，害羞。”

“我曉得她爲甚麼要害羞啦”，培迭雅說，報復着拏特霞剛才罵他的一句話，“因爲她愛過那位戴着眼鏡的胖子（培迭雅用這個名稱來指示新貝蘇雪夫伯爵，因爲他和自己同名）；她現在又在愛那位唱歌的家伙（培迭雅說的是拏特霞的意大利人的唱歌先生），那是她所以要害羞的原故。”

“培迭雅，你真是一個笨伯啦”，拏特霞說。

“並不比你笨呢，太婆”，九歲的培迭雅說起話來很像一位上了年紀的旅團長一樣。

伯爵夫人在餐事中已經由恩那·迷海樂娛娜之暗示豫作了地步。在她回到自己的房裏時，她坐在一把低淺的靠椅上，兩隻眼睛凝視着他兒子的肖像，是畫在她的鼻菸壺上的，眼淚流進了她的眼睛。恩那·迷海樂娛娜，拿着信，蹣着脚尖走近伯爵夫人的居室，在門前靜靜地立着。

“不要進去”，她對老伯爵說，他是跟在她的後邊的；“隨後來”，她把門在自己的背後掩閉了。伯爵把耳朵放在鑰洞上傾聽。

在初他聽見兩種不同的聲音在談話，其後只聽見恩那·迷海樂娛娜的聲音，說着一番長談，其後是一聲尖叫，其後靜默了，其後有兩種聲音同時談起話來帶着愉快的音調，其後有却步聲，恩那·迷海樂娛娜把門打開了。她的面孔帶着一位外科醫生行了大手續之後的得意的神氣，要招呼衆人去觀光自己的本領。

“辦好了”，她得意地對着伯爵說，把他引到伯爵夫人面前，她是一手拿着有相片的鼻菸匣，另一手拿着

信，把自己的嘴脣緊緊地在這一件上接一下，又在那一件上接一下。看見了伯爵，她把兩手伸出去，抱着了他的禿頭，又越過禿頭去看着信和肖像，爲要再去親吻，輕輕地把禿頭推在了一邊。維拉，拏特霞，松尼雅，培迭雅都跑進了屋裏來，家音的朗讀開始了。信上簡單地寫着進軍，寫着尼可魯胥加所曾參加過的兩次的會戰，報告他任了官職，說他親吻了他的媽媽和爸爸的手，求他們的祝福，並且把親吻送給維拉，拏特霞，和培迭雅。他也致意於先林君與馬丹雪斯和他的老乳母，求他們爲他親吻他的可愛的松尼雅，他是依然和從前一樣愛她思念她的。在聽到這話上，松尼雅紅起了臉來，竟至有眼淚流進了她的眼裏。因爲勝不着盯着她的衆人的眼睛，她跑進大廳裏去，帶着緋紅的微笑着的臉在四下跑，迴旋着又迴旋着，把裙子漲成了輕氣球一樣，突坐在地板上。

伯爵夫人是在哭。

“媽媽，你到底在哭甚麼呢？”維拉說。“從他所寫的一切看來，我們是應該喜歡，不應該哭的。”

這話是完全在理，但是伯爵，伯爵夫人，拏特霞，都責難地望着她。“她不曉得是仿效的那一個！”伯爵夫人

想着。

尼可魯胥加的信怕返復地讀了幾百遍，凡是認為有可以聽這封信的資格的人都不得不到伯爵夫人跟前來，因為伯爵夫人不想把那封信離開自己的兩手。教師們走了進來，奶媽們，米廷加和幾位相知也走了進來，伯爵夫人每一次都以新鮮的快樂讀着這封信，每一次都由其中發現出了她的尼可魯胥加之新的種種美德。她要想到她的兒子——這小小的兒子，那微細的四肢在二十年前是在自己的腹中微微歛動過的，她爲他時常和伯爵爭論，因為伯爵要慣他，這小小的兒子，他起初是學說Grusha，後來是學說Baba的——想到那個兒子現在是身居異域，在不相熟的環境之中，成了一位勇敢的戰士，單獨一個人依然無靠的，做着 he 應做的男性的工作，那在她是怎樣的奇特，反常，而悅意嘍。證明着孩子們於不識不知之間由搖籃長大成人的，那種古往今來全世界的人都具有的經驗，在伯爵夫人是沒有存在的。她的兒子的成長，在其成長之每一步，於她都好像是例外，就像恆河沙數的人們都不是以這同樣的方式長成的一般。恰好如像在二十年前，她不能夠相信有那小小的生物是在自己的心臟下橫陳着，有一天會

叫出來，吮吸她的乳頭，開口學舌的那樣，現在她不能夠相信這同樣的小生物竟能是那位強幹的，勇敢的男子，由這信上看來，他現在是成爲了人子和衆人之模範。

“好一手的文章呢，他寫得真的動人！”她說，讀着那信中關於描寫的地方。“心地真是光明呢！關於他自己沒有說一句……沒有說一句！關於一位名叫德尼索夫的說了很多，雖然他自己我敢說是比任何人還要勇敢的。關於自己的受難他也沒有寫出一句。真是高華的心境呀！那真是他素來的德行呢！他是怎樣把每個人都是關心着的！沒有一個人被他忘記了。我是時常，時常在說，當他還沒有長過這樣高的時候，我是時常愛說……”

爲要由家中老少準備一封回信給尼可魯胥加，起草稿，謄出清書，足足費了一個禮拜以上。以伯爵夫人之周到的督率，伯爵之綿密的盡心，一切必要的物什都聚集了起來，連爲那年青的將官製備服裝的全費都準備好了。恩那·迷海樂娛娜，她是一位實際的婦人，她爲自己和在軍中的兒子得到了特殊的保護，甚且得到了通信上的便宜。她得到種種機會寄信給親衛軍的司令官君士但丁·包樂危奇大公。樂士妥夫家把那“俄

羅斯親衛軍行營”認為是一個十分確定的通信處，假如有一封信到了親衛軍司令大公的手裏，那是沒有理由不會送到大抵在其周圍附近的包樂格拉德聯隊。就那樣決定了由大公之專差把他們的信和銀錢送交波里士，由波里士便會轉交給尼可魯。有伯爵，伯爵夫人，培迭雅，維拉，拏特霞，松尼雅的信，準備服裝的一筆費用六千盧布，和種種由伯爵送給他兒子的其它的品物。

7。

十一月12日，辜屠索夫的軍隊，屯駐在沃爾彌茲附近，在準備着第二天受兩位皇帝——俄皇與奧皇之檢閱。剛好由俄國開到的親衛軍，在離沃爾彌茲十五俄里處宿了一夜，第二天十點鐘便要直接開拔到沃爾彌茲平原聽受檢閱。

那天尼可來·樂士妥接到了波里士的短札，報告他伊士美樂伍斯奇團部當晚離沃爾彌茲十五俄里宿營，報告他說要會他有信和銀錢面交。這銀錢是樂士妥現在所最需要的，這時軍隊在激戰之後陣紮在沃爾

彌慈附近，營地正面雖有着設備周到的酒家和呈示着各種各樣的誘惑的奧系的猶太人。包樂格拉德輕騎兵接連聯聯地開着燕會和論功行賞的慶祝，沃爾彌慈有一位匈牙利的女人加羅林新近開設了一家飲食店，有年青的仕女的，他們也每每到那兒去遠征。樂士妥夫因為做了官不久才請過一次客；他又把德尼索夫的馬具都般也買到了手來，對於他的同僚和酒店主，四方八面都是欠着賬的。得到了波里士的手札，樂士妥夫便和一位同僚騎馬到沃爾彌慈，在那兒用了午餐，喝了一瓶葡萄酒，一個人騎着馬到親衛軍營去訪他的童時的伴侶。

樂士妥夫還沒縫好軍服。他穿着一件寒村的見習員的上衣帶着兵士的十字架章，同樣寒村的一條馬褲貼上的皮墊已經磨損，帶着一把有絲條的士官的軍刀。他所騎着的馬是在行軍中由一位哥薩克買來的東奴種。一頂刮綉的輕騎兵小帽俏皮地朝天戴着，歪在一邊。當他騎到伊士美樂伍斯奇團部時，他想到他不知會怎樣使波里士和親衛軍裏面的他的朋友們驚訝，因為看見他是這樣徹底的一位輕騎兵，是從火線上來，而且是在前線上衝過鋒的。

親衛軍之行軍就好像是一場有趣的修學旅行，以

其清潔和整齊在自行誇耀。他們的站口很短，他們的背囊是載在輜重車上，在每處宿營時奧國政府爲軍官們準備着上好的飲食。隊伍每由城市一出一入都要吹奏軍樂，依着大公的命令，全軍要用整齊的步兵行軍，士官們也在自己的本位上徒步（這一點是親衛軍們所自行誇耀的）。波里士在行軍期中始終是和白爾格同行同宿，白爾格在這時候是一位連長。白爾格是在途中接受了他的連隊，由於忠實與嚴正得到了上官的信任，在很堅實的基礎上建設了自己的財政地位。波里士在這同一時期中結識了很多的人都是於自己有益的，由弼魯的一封介紹信，得到和安德雷公爵相識，他想藉他的力量希望在總指揮部中得到一個位置。白爾格與波里士，在日前的行軍之後休息好了，衣帶齊整地坐在配定給他們的清潔的營舍中，在一個圓棹上玩着將棋。白爾格在自己的膝間拿着一隻燃着的菸管。波里士，表示着他素性的潔白，以他那纖巧的雪白的手指在把棋子疊成金字塔，他是在等待着白爾格動手。他在守看着他的同伴的面孔，顯然是在想着下棋的輸贏，他的注意是集中着的，但凡他一有事在手，精神都是這樣。

“好的，我看你怎樣渡過這道難關呢？”他說。

“我是正在設法啦”，白爾格回答，把棋子捫着，又把手丟開來。

就在那一瞬間房門打開了。

“終竟把你找着了！”樂士妥夫叫着。“白爾格也在這兒。Ah, petisanfan, alley coushey dormir! (啊，小相公，你請去睡了！)”他叫着，把他們的老乳母的說話，曾經是由尼可來與波里士所引為笑諼的，又來重說着。

“好啊，你變得好厲害！”

波里士立起身來歡迎樂士妥夫，但當他立起身時，他沒忘記維持棋局，把倒了的棋子又扶正起來。他打算要去擁抱他的朋友，但是尼可來把身子往後退避開了他。懷着那種特屬於年青人的感情，怕陳套，想避免摹倣，要用自己的新的方式來表示自己的感情，以免掉躑襲那由年長者所慣愛利用的路數，尼可來在遇着他的朋友上想做些奇拔的事情。他總覺得想要扭他一下，又給白爾格一掌，要有以異乎平常的人在這樣的際遇上所慣愛用的接吻。波里士却不然，他以沉着的親昵的態度，把樂士妥夫抱擁着，親吻了三次。

兩人之相別將近有六個月了。因為都是年青人在向人生行路走出第一步的階段上，各人在各人之中看

出了好些很大的變化，好些由他們所初次踏入的不同的社會之全新的反映。自從他們相別以來，兩來都變得厲害，兩來都想趕快地表示出所生出的變化。

“呵，你這亡八蛋！打扮得真是漂亮啦！就給去散了步回來的一樣；和我們在前線上的可憐鬼完全不同”，樂士妥夫說，用着普通師團式的閒架，用着在波里士聽來是新穎的次中調的發聲。他指示着他那泥漬着的馬褲。

家主的德國婦人聽見樂士妥夫的高大的聲息，把頭伸進門來窺伺了一下。

“是一位美貌的娘子啦，唉？”他晷着眼睛說。

“你爲甚麼要那樣大吼呢？你把她們驚動了”，波里士說。“我沒有想到你今天便會來”，他又加上一句。“我送信給你只是在昨天啦——我是拜託了辜屠索夫的一位副官，他是我的一位朋友——名叫波爾孔斯奇。我沒有想到他會這樣快的便轉交了給你。好的，你好嗎？已經上過火線了嗎？”波里士問他。

樂士妥夫沒有回答，軍隊式地把軍服的紐帶上掛着的聖佐治十字架徽章擺動了一下，顯示着纏着繃帶的一隻手，他微笑着瞥視了白爾格一下。

“正如你所見到的那樣”，他說。

“不錯，是的，是的”，波里士微笑着說；“我們這兒也整齊嚴肅地行了軍咧。你知道大公是始終在我們團上的，所以我們得到了一切的便宜和利益。在波蘭，歡迎會啦，午餐啦，舞蹈會啦！——我不能遁詞告訴你啦。加以大公對於我們將校都很寬大。”

就這樣這兩位朋友開始敘述起來，一位談到輕騎兵的遊興以及在前線上的生活；另一位便談到在顯貴的指揮之下勤務着的種種愉悅和便宜。

“哦，真個是親衛兵啦”，樂士妥夫說。“但是，我要請你們拿點酒來啦。”

波里士蹙着額。

“假如你是定要的時候呢”，他說。走到床頭去，由清潔的枕頭下面取出了一個錢包來，命人去買酒去。
“唉，我有信和錢要交給你的啦”，他加上一句。

樂士妥夫接着信，把錢投在檢發上，把兩隻手拐擗在桌上開始讀起來。他讀了一兩行，憤憤地望着白爾格。一和白爾格的視線相遇，他又把信來遮掩着了。

“他們給你送了很多的錢來啦，唔”，白爾格看着那陷在檢發裏的重實的錢包說。“但是啦，伯爵，我們是僅

僅靠着薪俸糊口的，我可以把我的情形告訴你罷……”

“白爾格，你好個尊駕，我向你說”，樂士妥夫說；“當到你得到一封家信，會着你自己的一位親人，你是要和他談些私話的，假如我是在場，我便要立地走開，以免得妨害着你。請你尊駕迴避一下罷，隨便往那兒去都好，隨便往那兒……爬到地獄去也可以！”他叫着，立地捉着他的肩頭，和靄地看着他的面孔，顯然是想要緩和自己所說的話頭之過火，他接着說：“你是明白的，你不會生氣啦，好朋友，對於你這樣的一位舊友我是心直口直的。”

“唉，自然啦，伯爵，我是完全明白的”，白爾格說，立起身來，低聲地說了這一句。

“你請到家主人那裏去罷，他們招待了你的啦”，波里士說。

白爾格穿上沒有污點的清潔的上衣，立在鏡前把他的亞力山德皇帝式的翹嘴鬚鬚梳理了一下，看到樂士妥夫的表情知道他的上衣是被他看上了，他含着滿意的微笑走出室去。

“呵，我這人是怎樣的禽獸嘍”，樂士妥夫一面讀着家信時一面說。

“哦，怎的？”

“呵，我這人到底是怎樣的一個畜生嘍，一次也沒有寫家信回去，突然給他們那樣一個驚駭。呵，我是怎樣的一個禽獸嘍！”他反復着說，突然地紅起了臉來。“喂，你叫格吾里拉去買酒去了嗎？那很好，讓我喝一些兒！”他說。

和着家人的信件另外還同封了一通致白格拉穹公爵的介紹信，是由恩那·迷海樂娛娜的勸說，樂士妥夫伯爵夫人拜託了一些親友所得到的，把信送了給她的兒子，要他拿去投交，以好得到甚麼益處。

“真是無聊！我要這樣的東西來幹嗎？”樂士妥夫說着，把介紹信投在桌下。

“你爲甚麼要投掉呢？”波里士問他。

“那大約是一種介紹信；那樣的東西我要來幹嗎？”

“你究竟又要甚麼東西呢？”波里士說，把信檢起來，讀封面上的文字；“這信在你是大有用處的啦。”

“我並不要求甚麼，我並不想替誰個當副官。”

“爲甚麼不呢？”波里士問他。

“和跟班一樣啦。”

“我看，你依然還是和從前一樣的一位理想家啦”，

波里士搖着頭說。

“你也依然是一位外交家啦。但那些話不用提罷。……唉，你近來怎麼樣啦？”樂士妥夫問着。

“怎麼樣，正如你所見到的這個樣子啦。一向來的情形倒都不壞；但我要明言，我自己是很情願得到一個副官的位置的，不願意在前線上服務。

“爲甚麼呢？”

“唉，因爲我們假如一旦入了軍界，我們是應該盡力求其榮達的。”

“哦，是那樣的啦”，樂士妥夫說，明白地是在想着別的事情。他凝視着探伺着他朋友的眼睛，顯然是在認真地追求某種問題的解答一樣。

年老的格吾里拉把酒拿到了。

“我現在好不去叫亞爾芳士·卡爾里奇白爾格來？”波里士說。“他可以陪你喝酒，我不能夠。”

“去叫他來，去叫他來。喂，你和那位條頓人還話得來嗎？”樂士妥夫說，帶着一種輕蔑的微笑。

“他是一位很很講禮的，忠實的，愉快的朋友”，波里士說。

樂士妥夫又把波里士的面孔凝視了一次，他嘆了

一口氣。白爾格轉來了，喝着酒，於是乎三位將官的話便愈見煥發了起來。親衛軍的兩位將官把行軍中的情形告訴樂士妥夫，說到他們在俄國，在波蘭，在國外是受着怎樣的歡迎。他們談到他們的司令官大公之言行，談到他的親切和易怒之種種逸事。白爾格沒有說話，但凡話題不關係到自己，他總是不說話的，但是一說到大公之易怒，他滿得意地談起大公在格里西亞檢閱團部隊時，因部隊運動之無秩序大發了雷霆，而他自己却得到了和大公接談的光榮。在面孔上帶着愉快的微笑，他敘說着大公怎樣在盛怒之中騎着馬向他走來，高喊着“阿耐頭”（“阿耐頭”〔Arnaut意為“忘八蛋”〕是大公生了氣時慣愛用來罵人的話），他是傳呼着連長。

“你聽我說罷，伯爵，我是絲毫也沒驚惶，因為我知道我自己沒有錯。你曉得我並不是吹牛皮啦，伯爵，我敢說凡是一切士兵操典我都是暗記着的，各種訓練條規也是暗記着的，我暗記着就如像‘我們高居天界的天父’那條祈禱文一樣。所以呢，伯爵，我的連隊是絲毫差池也沒有的。所以我的良心絲毫也沒感着苛責。我便走上前去。（白爾格立起來，把手舉到帽緣，摹仿着怎樣走上前去的光景。在面孔上要表示出更莊嚴更自足的

神氣實在是難於想像的。)唉，他是罵了又罵，罵得狗血噴頭，他罵我‘阿耐頭’，罵我忘八蛋，罵我‘滾到西比利亞去’，白爾格帶着莊重的微笑說。“我自己明白我是沒有錯的，所以我沒有作聲；伯爵，我怎麼能夠作聲呢？‘你這家伙是啞了嗎？’他叫着。我依然鎖着我的舌頭，伯爵，你想後來怎樣？到第二天在那天下出的命令中却絲毫也沒有提及那項事情；唉，一個人總不要狼狽的話就是這樣的啦。伯爵，真是這樣的”，白爾格說了，抽着他的菸管，把煙子吐成聯接的圈兒。

“是的，真了不起”，樂士妥夫微笑着說。

但是波里士看到樂士妥夫是在居心玩弄白爾格，巧妙地把話頭轉開了。他請樂士妥夫告訴他們是在怎樣的情形之下，在甚麼地方受了傷的。那使樂士妥夫高興了起來，他開始告訴他們，愈說愈見的熱心。他向他們敘出勦格拉本村之戰，就正好像參加過實戰的人來敘述戰事一樣，便是要把想當然的事情，把聽見別人傳說的事情都敘述出來，只管中聽，但和實際的情形却不免懸異。樂士妥夫是一位誠實的青年人，他並不是存心要扯誑的。他開始是有恰恰照實說出的傾向，但於不識不知之間，不經意之間，難免要陷入了虛誑。假如他把

實情告訴給他的兩位聽者，他們和自己一樣是聽過不少的衝鋒陷陣談的，先有一個衝鋒陷陣是怎樣的觀念，而期待着一個同樣的敘述，他們會不肯相信他，或則更壞的是以爲樂士妥夫是臨陣脫逃了，通常所談說的騎兵衝鋒，他是不會參加。他不能夠平淡地說出他們是一同放大炮前進，說他自己是落了馬，把手折了，拼命地在法蘭西人面前跑進了灌木裏去。而且他要正確地照着一切的實事說出，那他不得不努力克制自己要沒談實事以外的事情。說真話是很難的一件事；年青人是罕能辦到的。他的兩位聽者希望聽的是他怎樣激昂地在火線上活躍，是怎樣奮勇忘身，如像一股旋風一樣飛進敵陣，斫出了自己的血路，左擋右殺，敵人的劍是怎樣殺進了他的身上，他是怎樣失掉了意識地倒了，所喜歡聽的是諸如此類的話。他也就把這一些話都說出來了。

在他說到中途，他正在說：“在衝鋒的時候是有怎樣的一股奇妙的狂熱捉着我們，你們是揣想不到的”，就在這時候，波里士所待望着的安德雷公爵走進了室裏來。

安德雷公爵是喜歡扶植比自己年青的人，有人去求他提拔，他是滿高興的，他對於波里士正懷着好意，

波里士在日前已經辦到博得了他的歡心了；他很想盡力使這位年青人達到希望。因為被差遣着帶來了辜屠索夫致大公的信件，他便來訪問波里士，希望他是一個人好談話。當他走進房來，他看見一位普通師團的輕騎兵在熱中着談說戰事（凡是喜歡吹噓的這種人，安德雷公爵是不能忍耐的），他由衷地向着波里士微笑，但當他轉向樂士妥夫略略點了一下頭的時候，他把額頭蹙着，把眼臉垂着的。厭倦地無聊賴地在棧發上坐下，失悔着他該陷到了這樣不愉快的儕輩裏來。

樂士妥夫覺察到了，有點冒火，但他也沒介意；這位家伙於他是百不相干的。但他瞥視了波里士一眼，看見他也好像在害羞着自己這位寒村的輕騎兵。儘管安德雷公爵有那種不愉快的譏諷的態度，儘管樂士妥夫自己由正規軍隊的一員戰士的見地上來在藐視着一批在司令部中行走的副官——這新來的人不消說也是屬於這一階級的——但他也拘謹着，紅着臉，把口緘默了。波里士探詢着司令部中的消息，並預先告罪問他可否探詢一些關於軍事上的預定。

“大約總是前進罷”，安德雷回答着，顯然是在有旁人之前不願多說話的樣子。

白爾格揀着這個機會鄭重地探問，聽說普通師團的連長今後的馬糧費要加倍是否是真確。安德雷公爵含着微笑地回答着說，像這樣重大的國家的設施他是不敢發表意見，白爾格高興着發笑。

“關於你的事情呢”，安德雷公爵又轉向波里士，“我們隨後再談”，他瞥視了一下樂士妥夫。“檢閱過後你到我那兒來，我們可以設法。”

把室中迴看了一下，他招呼着樂士妥夫，樂士妥夫的稚氣的，不能自制的惶惑，現在正在轉化成為憤怒，他覺得是絲毫不足介意地便問道：

“我看你是在談勳格拉本的戰況啦。你是在場嗎？”

“我是在場的啦”，樂士妥夫用一種傲很的音調說，這樣他以爲是可以侮辱那位副官。波爾孔斯奇看透了這位輕騎兵的心理狀態，他覺得很有趣。他寧是輕蔑地微笑着。

“唉，關於那場戰事現在真是有不少的巷說流行呢。”

“唉，巷說啦！”樂士妥夫高聲地說，兩眼滿含着怒火由波里士看到波爾孔斯奇，“巷說是有不少的，但我敢說，我們的巷說是在火線上的人的巷說，我們的巷說

是有些斤兩的，那和萬事不做只圖陞官發財的司令部裏的少老爺們的空談不同。”

“你是以爲我屬於那一個階級的嗎？”安德雷公爵說，帶着沉靜的而特別適意的微笑。

一種奇異的憤怒的感情在樂士妥夫心中和對於這個人的泰然自若之敬意相融洽着。

“我沒有說你”，他說；“我不認識你，也並不想和你認識。我是在說一般的司令部的家伙。”

“讓我告訴你一些罷”，安德雷公爵帶着大有權威的聲調插斷了他的話頭，“你是有意要侮辱我，我是很可以同意，只要你自己沒有充分的自重的念頭，侮辱人是很容易的事。但你可贊成目前不是口角的時候，也沒有口角的地方。在一兩天之內我們便要舉行更大更嚴肅的激戰，而且杜魯伯遲珂意（波里士），據說是你的一位舊友，因爲我的面容不幸地沒有博得你的歡心，也不好就有所開罪。然而”，他說，把身子立起了來，“我的名字你是知道的，我的住所你也知道；但請沒要忘記”，他接着說，“我並不覺得我是受了侮辱，也不覺得你是受了侮辱，我比你年長些，依我的奉勸，請把這件事情鈎銷了罷。好的，在檢閱後的禮拜五，我要來看你

啦，杜魯伯遲珂意；等到那時再見罷”，安德雷說着，他向兩個人點了一下頭走出去了。

樂士妥夫剛好想到了用來回答他的話，他已經走出去了。他想到沒有說出口來是愈見地憤怒。他吩咐着把自己的馬立刻牽來，他冷淡地和波里士告了別，各自騎着回去了。是明天騎到司令部去向那位大模大樣的副官決鬥，還是認真把這件事情鉤銷了，是一路上苦惱着他的問題。他一刻時候辯解地想到那纖弱的大模大樣的家伙在自己的手槍之下戰慄起來是會怎樣的高興，而回頭又不免吃驚地覺得在他所認識的人中，比那位可惡的纖小的副官還有更樂意認為自己的親友的人，却沒有一個。

8.

在樂士妥夫訪問了波里士後的第二天，舉行奧俄兩軍的檢閱，俄軍方面是兩部分，有新來的援軍和辜屠索夫所統帥的軍隊。兩國的皇帝，俄皇帶着皇儲，奧皇帶着大公，一同檢閱着這結合成了八萬人的聯軍。

從一清早以來，各項部隊都嚴整部署，開向那要塞

前的平原。幾千幾萬的脚步和刺刀隨着旗幟之飛颯而移動，應着司令官的號令停止，轉換方向，迂迴着另一團制服不同的步兵，保守着規整的間隔陣列起來。打扮得滿漂亮的騎兵，穿着藍色的紅色的綠色的繡花軍服，鏗鏘地騎在黑色的栗色的灰色的馬上，馬蹄的步武停腔落拍，前面有穿着繡衣的軍樂隊導引。在步兵與騎兵之間的是砲兵，打磨好了放光的大砲在砲架上顫動着聯成一線，徐徐地帶着沉重的青銅的聲音爬過，有火線的特殊趣味，在自己的地位上陣列了起來。不僅是掛上飾帶和一切的徽章，有的纖腰有的大腹，都統在緊繫的軍服裏，紅色的頸子有硬領撐着的，那些全身披掛的將軍們，不僅是搽着頭油，加過粉飾的官佐們，便是把臉洗得清白，剃得光滑的，武器打磨得光到無以復加的每位兵士們，把毛刮得來像緞面一樣放光，鬃上的鬃毛都理順着的每一匹軍馬——都覺得不是可以開玩笑的事情，都覺得是有些嚴肅的事情在舉行着。每位將軍與每名兵士都覺得自己的渺小，覺得自己只是人海中的一粒白砂，而同時又覺得自己的偉大，覺得自己是宏大的全體之一部分。

自清早以來便有着緊張的努力和馳驅，在一點鐘

的時候，每件事情都就緒了。士兵的無數行列整列在寬大的平原上。全軍是分成三段的。前面是騎兵；其次是砲兵；又其次是步兵。

在軍列與軍列之間就好像有一條街道一樣。軍隊顯明地分成了三個區域：宰屠索夫的軍隊（此中第一線之右翼是包樂格拉德輕騎兵，）從俄國新到的普通師團與親衛軍的各個聯隊，和奧國的軍隊。但是全體都立成一線，在一個指揮官之下，遵守着同一的軍紀。

像在樹葉上吹過的風頭一樣，平原上四處都有興奮着的私語：“他們來了！他們來了！”有驚惶着的聲音響亮了起來，作最後的整頓的軍隊之雜沓像波浪一樣在全軍中踱過。

在軍隊前面由沃爾彌慈有一隊人馬向着軍隊跑來的可以看見了。而在這同一瞬間，雖然沒有風，有一陣微颺在全軍中扇颺，吹盪着槍上的小旗，拍打着旗竿上的大旗。在這種輕微的動顫中全軍似乎是在表現着兩位皇帝之接近了的快樂。

“立正！”一聲的軍令響亮了起來。接着就像晨鷄一樣，同樣的聲音便接一連二地在平原中之四處響亮。其後便萬籟俱寂了。

在這死一樣的岑寂中，唯一的音響是馬蹄的步伐。那是兩位皇帝的扈從。皇帝們騎在馬上向側翼前來，第一團的騎兵軍號開始吹奏起進行曲。那就好像不是號兵吹奏出來的聲音，而是全軍樂於皇帝們之降臨而自然發出的音樂一樣。透過這音樂之間能夠清爽地聽見一種聲音，是亞歷山德皇帝之優渥的富於春秋的聲音。他吐出了一些辭令，第一團爆發出了“萬歲！”的一聲，十分的震耳，十分的綿延，十分的愉樂，使兵士們自己都震感着由自己所構成的羣體之數量與威力。

樂士安夫，立在皇帝所最先挨近的辜屠索夫軍之最前列，經受着了一種感情，為那全軍中每一個人所共通着的感情——是一種忘我的感情，自己的偉大性之矜誇的意識和對於那位為這嚴肅的儀式之中心的人物的熱誠。

他感覺着只要由那位人物發出一言，這整個的龐大的羣體（他自己是這羣體之中的一個無足重輕的原子）便會去赴湯蹈火，去犯罪，去死或去建豐功偉業，因而他看見了這一個人是那一言之具體者，便不禁不寒而慄起來。

“萬歲！萬歲！萬歲！”四方八面都震響着，一團二團

地接連地敬禮皇帝，開始是奏進行曲，接着是高呼“萬歲！”……又是進行曲，又是萬歲！萬歲！聲音愈見加強，愈見宏亮，融成一片震耳的雷鳴。

在皇帝未挨近之前，在不言不動的姿勢中的每團人就像一個無生命的物體。但到皇帝一挨近了，每一團人便爆發成生命與喧嚷，和皇帝已經過了身的各個部隊之山呼連成一片。在那些聲音之驚人的震耳的號叫中，在不動如山的軍隊的方陣與方陣之間，有幾百人騎在馬上，不甚經意地，但規整而自由地移動着，那是扈從，在他們的前面有兩位人物——便是兩位皇帝。整個人羣之抑制着的熱誠的注意全都集中在這兩位人物身上。

美好的年青的亞歷山德皇帝，穿着親衛軍騎兵的制服，橫戴着三角形的帽子，以他那愉快的面孔和明朗的不很高的聲音吸引着更多的注意。

樂士妥夫立在號兵的旁邊，用他犀利的兩眼遠遠認出了沙皇陛下，看着他走近前來。當到沙皇只有二十步路遠的時候，他很明顯地詳詳細細地看見了皇帝的美好，年青，而幸福的尊容，他經驗了一種從未經驗過的溫和與陶醉。沙皇身上的每一種東西——每一姿

態，每一移動——在他看來都是滿有風致。

在包樂格拉德團之前停止着，沙皇用法語向奧帝談了一些話，在含着微笑。

看見了那個微笑，樂士妥夫無意識地也自行微笑了起來，感受了一種對於皇帝的更強的愛。他想要用甚麼方法來表現出他這種對於沙皇的愛情。他知道那是不可能的，他想要哭起來。沙皇把團長喚出去，向他說了幾句話。

“天呀！假如皇帝是招呼着我，我會怎樣呀！”樂士妥夫心裏想着；“我是會幸福死的。”

沙皇也向着軍官們致禮。

“忠良的諸君”，（每一個字在樂士妥夫耳裏都好像天樂一樣），“朕由衷地感謝你們。”

假使就在當前能為皇帝而死，樂士妥夫會是怎樣的幸福嘍。

“諸君已經得到了聖佐治徽章，諸君都是受之無愧的。”

“只有死呀，只有為他而死呀！”樂士妥夫心裏想着。

沙皇更還說了一些，樂士妥夫沒有聽見，士兵們放

開嗓子大叫着“萬歲！”

樂士妥夫也反弓在自己的鞍上，用盡全力叫着，感覺着假如他能夠表示出對於沙皇的滿腔的熱誠，就叫而絕命都是很高興的。

沙皇面對着輕騎兵立了幾秒鐘，就像他在躊躇的一樣。

“皇帝為何躊躇呢？”樂士妥夫疑異着；然而就是那項躊躇，和沙皇其它的動作一樣，對他都是莊嚴而神奇。

沙皇的躊躇只有須臾。沙皇的脚，穿着當時流行着的尖頭的馬靴，觸着他所騎的純英國產的棗泥馬的馬腹。沙皇的手帶着白色的手套，一把韁繩勒着，便由副官們的不規則地動搖着的海所隨伴着。他騎得愈走愈遠了，在別的幾多隊伍之前佇立着，最後為樂士妥夫所能看見的只是超過那簇擁着皇帝的扈從之上的皇帝帽子上的白羽。

在那些扈從者中，樂士妥夫看見了波爾孔斯奇，懶洋洋地無聊賴地坐在自己的馬上。樂士妥夫記起了日前和他的口角，和自己的狐疑看是應該或不應該求他決鬥。“自然我是不應該”，樂士妥夫現在這樣作想。

“……那是值得在像現在這樣的一瞬間來想到而論及的嗎？在這樣感受着愛情，情熱，和自我犧牲的一瞬間，我們小小的是非口角究竟算得甚麼呢？在這時候我每個人都愛，每個人都能容恕”，樂士妥夫心裏作想。

沙皇將近把全軍都要巡閱畢的時候，各個部隊在皇帝之前開始分列進行起來，樂士妥夫騎在他才從德尼索夫買來的貝都般馬上，是殿尾的一員軍官，即是須得在最後，單獨地，直接地，在皇帝面前通過。

在他未走到皇帝面前時，樂士妥夫是一位高明的騎手，他向貝都般腹上加了兩次拍車，把那馬得以激發了起來開始風狂的快跑，貝都般的脾氣只要一激昂了，便是要這樣快跑的。它把噴着泡沫的鼻孔屈向胸際，把尾巴翹成弧形，就好像腳不沾地般在空中掠過，貝都般好像也感覺着了皇帝的視線是在看着自己把自己的腳高高地舉動着，取着優美的姿勢飛過。

樂士妥夫自己也把兩隻腳朝後推，把肚腹縮緊，覺得自己是馬體之一片，帶着蹙額而却有喜幸的面孔，德尼索夫是稱之為鬼面孔的，騎過皇帝面前。

“勇敢啦，包樂格拉德的隊伍！”皇帝說着。

“我的天！假如皇帝在目前命令我飛進火去，我會

是怎樣的幸福呀”，樂士妥夫想着。

檢閱過後，後援軍與享屠索夫軍的軍官們三三五五地圍集了起來。會話是談到褒獎，談到奧軍與其軍裝，談到前線，談到波拿伯，說波拿伯快要背時了，特別是弈森軍團也會到，普魯士會來參戰。然而無論在那一團人中，主要的話頭都是亞力山得皇帝，他所說的每一句話，他的每一項姿勢都被人很熱心地談述起來，傳播起來。

但在全體的心中只有一個希望：是在皇帝的統帥之下趕快和敵人對陣。在皇帝自身的命令之下，他們會要把任何敵人都要打破：樂士妥夫和大多數的軍官在檢閱後是在這樣作想。

在檢閱過後，大家相信着將來的勝利，比在前兩次決絕的戰捷之後還要堅決。

9.

檢閱後的第二天，波里士·杜魯伯遲珂意穿上了他最整齊的軍服，受着他的同僚白爾格之祝福，願他馬到功成，他騎到沃爾彌慈去看波爾孔斯奇，希望着靠他

的友誼得到一個更好的位置，特別是替某一位要人做副官，這個位置是他所最想鑽營的。

“樂士妥夫有老頭子在家裏一次要替他送十萬八千來，他不願向誰阿諛，不願奉承誰的意旨，在他是很好的。但是我呢，除掉自己的頭腦之外一無所有，我要想造出自己的履歷，我不好把機會放過，倒應該盡力地把捉機會。”

他那天在沃爾彌慈沒有把安德雷公爵找着。但是這沃爾彌慈的景象——那兒是大本營和外交團體駐劄的地方，兩位陛下駐蹕在那兒，有隨員，有眷屬，有宮廷——這使他想成爲這種上流社會之一員的心事愈見加強了。

他不認識一個人；儘管自己是穿着漂亮的親衛軍軍服，而這些乘在華麗的馬車裏，帶着羽冠，飾帶，徽章，在街頭來來往往的一些要人們，文官和武官，都好像超在自己之上高高乎不可及，像他那樣一介的小小親衛軍軍官，他們不僅是不屑於看在眼裏，而且事實上也看不到。在總指揮官辜屠索夫的行營中，他到那兒去訪問波爾孔斯奇的，一切的副官甚至連勤務兵們都在藐視他，大家的眼色所表示的是像他這樣的軍官到這

兒來麻煩的真正是車載斗量，像他這樣的家伙看見了真是惡心。儘管是這樣，或寧肯說就因為是這樣，他在第二天15號又再往沃爾彌慈，到宰屠索夫所駐劄的屋子中去訪問波爾孔斯奇。安德雷公爵這次在家，波里士被引導進一間廣大的廳事裏，這大約有時是用來做跳舞場的。其中有五張寢床和種種家具：一張餐桌，幾把椅子，一架大鋼琴。一位副官穿着波斯式的披衫，坐在門次的桌案上寫錄。另一位是肥胖的赫顏的訥斯威次克，睡在一尊床上，兩手枕在頭下，在和坐在床邊上的一位軍官發笑。又有一位在彈鋼琴，彈奏着維也納瓦爾慈舞曲，另外又有一位睡在鋼琴上，在應着舞曲淺唱。波爾孔斯奇沒在室裏。這些先生們看見了波里士誰也沒有移動一下。寫錄着的一位，因為受着了波里士的扣問，帶着一種不耐煩的神情回向着他，告訴他波爾孔斯奇是值日副官，假如想找他，叫他到通向左手的門道，走進接見室裏去。波里士多謝了他，走到了接見室。他在那兒看見有幾十位軍官和紳士。

波里士進去的時候，安德雷公爵正含着輕蔑地兩眼垂着（帶着一種貌謹而意意的特殊的態度，顯然是在說，“假使不是責任攸關，我連一分鐘都不高興和你

講話啦”)，在聽着一位有很多徽章的俄國的老將軍說話，那將軍取着立正的姿勢，竟差不多是踏在腳尖上，是在安德雷公爵之前報告些甚麼，在紫銅色的面孔上呈着普通兵士般的恭敬的表情。

“很好，費心請等待一下”，他用俄國話對將軍說，却帶着法國話的語調，他平常在表示輕視的時候是慣用這樣的口氣的，他又看見了波里士，安德雷公爵便再沒有留意那位將軍了（那將軍還在拜懇着他，求他再聽一番申訴），但向波里士帶着開朗的微笑點了一下頭，當他轉過去對着他的時候。

就在那時候，波里士明白地看出了他在前所豫想着的事情，便是在兵制和操典上所有明文的階級和紀律之外，在軍隊中完全還有一種不同的更嚴重的階級，這階級使那僵直的紫銅面色的將軍，在位階僅是上尉的安德雷公爵覺得更高興要和一位准尉的杜魯伯遲理意拍談的時候，不得不在一旁恭而且敬地等待着。波里士覺得比以前更加堅決地在將來要在這種不成文的階級上服務，不是在兵制和操典上有成文的階級。他現在覺得僅由於被人介紹了給安德雷公爵，而他自己已經在將軍之上超過了一級，那在別種的情形之下，在前線

上的時候，一位將軍把你一位親衛軍的小小的准尉是一口氣便可以吹掉的。安德雷公爵走去迎接着他，和他握手。

“昨天你沒有找着我，很對不着啦。我是整天和日耳曼人纏個不清。我們和魏弈羅特一道去調查了全軍的配置。日耳曼人一鬧起他們的正確起來，那真是沒有盡境的啦！”

波里士微笑着，就好像安德雷公爵所說的話，是通常的話頭，他是很懂得的一樣。但其實魏弈羅特的名字他是第一次才聽見，或者連配置這個字作如是用的，也怕是第一次。

“好的，小兄弟，你仍然希望一位副官的位置嗎？自從和你相識以來，我已經在替你設想啦。”

“是的”，波里士說，不由自主地把臉紅了起來，“我是想會會總指揮；辜拉庚公爵有一封介紹信給我；我要會他的，只是因為”，他加上一句，像要自行辯解的一樣，“我怕親衛軍不會上火線。”

“很好，很好！我們隨後再談罷”，安德雷公爵說，“只讓我把這位將軍的事情報告上去，我便可以陪你了。”安德雷公爵把那位紫銅臉色的將軍的事件拿去報

告總指揮去了的時候，那位將軍顯然沒有同意於波里士的見解，所謂不成文律的優先權，他凝視着那位不關痛癢的准尉，恨他妨害了自己的話頭，波里士便有些不愉快起來。他掉過一邊去，焦燥地等待着安德雷公爵之由總指揮室中走出。

“唉，小兄弟，我是在爲你作想的”，安德雷公爵說，當他們走進那間有鋼琴在裏面的大室裏的時候。“你是用不着去見總指揮的；他會向你說許多客氣的話，會留你同他一道晚餐”（“那種不成文律的好處倒是不可失掉的”，波里士心裏想着），“但是結果你得不到甚麼；副官和特務員我們快要整個有一個大隊了。但我告訴你，我們以後的辦法：我有一位朋友，是一位侍從副官，一位卓犖的人物，那是朶爾果魯珂夫公爵。並且你或者是還沒有看到，事實是辜屠索夫和他的軍部連同我們一切的人現在都是毫不足算的了。現在一切事情都集中在皇帝那裏，所以我們一道去找朶爾果魯珂夫罷。我是去找他的，並且我把你的事情已經對他說了。所以我們可以去看看，看好不好在別的軍部裏替你找一個位置，或則是那兒更和太陽接近的地方。”

領導一位年青人，幫助他成功出世，安德雷公爵始

終是特別明敏的。在這種幫助別人的名目之下，他自己雖是決不願受人幫助，却要帶引到可以使人成名，而且鉤引着他的圈域裏去。他很敏捷地便把波里士的拜託接受起來，同他去訪問朶爾果魯珂夫公爵。

他們走進兩位皇帝和其侍臣們所駐蹕着的沃爾彌慈的行宮時，天色已經很晚了。

就在這一天有作戰會議，軍事參議的各位參議官和兩位皇帝都出了席。會議的結果，反對着較年長的將軍——辜屠索夫與胥瓦爾村堡公爵之計畫，決定下立地前進，要同波拿伯作乾坤一擲的大決戰。安德雷公爵帶着波里士走進行宮去找朶爾果魯珂夫公爵的時候，作戰會議剛好議畢。大本營裏的人每個都還陶醉在當日在作戰會議上為年青的一派所得到的勝利之餘醞裏面。主張停頓着觀望形勢，不忙前進的那些聲音，為滿場一致的反對淹沒，那派人的議論為斬釘截鐵的攻勢有利論所潰滅了，在那會議上所議論的是，只要一開戰便立地可得勝利，這個情形好像已經不是未來，而是屬於過去的事一樣。一切的利益都像是屬於本軍。本軍的偉大的兵力，無疑地是超越乎拿破崙的兵力之上，是集中在一個地方的；軍隊們為兩位皇帝之親征很得

到勇氣，是在渴望着打戰的。兩軍將在其上開戰的地點之戰術上的形勢是爲領帶着全軍的奧國的將軍魏弈羅特所熟悉得異常精密（真可是一種幸運的偶然，奧軍現在要和法軍開戰的地方，他們是才不久選來舉行過演習的。）周圍鄰近的詳細情形都知道，都畫上了地圖，而拿破崙一方面，力量顯然是遭了削弱，是全沒有甚麼舉動的。

采爾果魯珂夫，是最熱烈的前進論者之一人，剛好才從會議席上轉來，筋疲力盡地，但却得意洋洋地於他所獲得的勝利。安德雷公爵把希望他提拔的軍官介紹了，但采爾果魯珂夫公爵，雖謙和地誠懇地握了手，但沒有對波里士說一句話。顯然是不能自制地要說出在那一瞬間使他很得意的一些思想，他用法國話和安德雷公爵拍談。

“哦，好伙計，我們得到沒大的勝利啦！上帝是只有允許主張勝利的人得到勝利的。不過啦，好伙計”，他譁譁地熱心地說，“比較起奧國人，特別是魏弈羅特，我們的短處我是不得不承認的。何等的精確，何等的細緻，關於地理上是何等的智識，關於每一種的可能性，每一種的條件，每一種極微細的情形是何等的有先見之明

呀！是的，好兄弟，就作興我們要用意地去安排，像比我們目前所處的情形還要更順利的是怎麼也不能找出的。奧國的精密與俄國的勇氣之聯合——你還要更希望甚麼呢？”

“就那樣終竟決定了要開始攻擊嗎？”波爾孔斯奇說。

“我想，你是曉得的，波拿伯真真是昏聩了。今天他有一封信上給皇帝陛下你是知道的啦。”朶爾果魯珂夫大有意味地微笑着。

“你用不着說啦！他寫的甚麼呢？”波爾孔斯奇問着。

“他能夠寫甚麼呢？屈拉底·里·底·拉——不外是牽延時日而已。我告訴你，他已經是我們掌中之物；那是絲毫也不會錯的！然而最有趣味的是”，他說着，突然地破口大笑起來，“大家要寫回信時找不出適當的文字來稱呼他。不好稱為總督，自然也不好稱為皇帝，在我看來大約是稱為波拿伯將軍啦。”

“但在不認他為皇帝與稱呼為波拿伯將軍之間，是有一點差異啦”，波爾孔斯奇說。

“問題就在那兒啦”，朶爾果魯珂夫笑着迅速地遮

擱着他。“你曉得畢里賓啦，他真是一位很聰明的家伙；他提出了一個稱呼是‘致篡奪者與人類之敵’，”朶爾果魯珂夫哈哈地大笑着。

“再沒下文了嗎？”波爾孔斯奇說。

“但認真地找着了一個適當的稱呼的，仍然是畢里賓，他真是又狡猾又聰明……”

“是怎樣的稱呼呢？”

“致法蘭西政府之首領：au chef du gouvernement francais”，朶爾果魯珂夫用莊重的口調滿得意地說。

“那稱呼是滿適當的，可不是嗎？”

“真是再適當也沒有，但他會極端不高興的啦”，波爾孔斯奇說。

“哦，極端的啦！我的兄弟是知道他的；他在巴黎和他——現在是皇帝的他——同過好幾次席，他愛告訴我，說是再沒有看見過更高華更明敏的外交家；你可以說是法蘭西的機敏和意大利的名優之結合！你知道波拿伯和馬爾珂夫伯爵的那段逸話嗎？馬爾珂夫是懂得駕御他的唯一的一個人。你知道那手巾的故事嗎？那是一場勝負啦！”那饒舌的朶爾果魯珂夫由波里士轉向安德雷公爵，告訴他波拿伯怎樣想試驗俄國的大使馬爾

珂夫伯爵，故意在他的面前把手巾落下，立着望着他，意思是要望馬爾珂夫替他揀起來；又說馬爾珂夫是怎樣把自己的手巾落在那手巾旁邊，把自己的揀了起來，而沒有捫觸波拿伯的。

“高明極了”，波爾孔斯奇說。“但是啦，公爵，我來是爲請求你爲這位年青的朋友關照一下的啦。你看……”但在安德雷公爵未曾把話說完之前，一位副官走進室裏來招呼朶爾果魯珂夫公爵，說皇帝在請他。

“呵，真是好麻煩啦！”朶爾果魯珂夫說，匆忙地立起身來，和安德雷公爵與波里士握手。“你知道我是高興替你和這位滿有趣的青年盡力的。”他再和波里士握了一次手，帶着高興的才氣煥發的，無關心的愉悅之表情。“但是對不住……下次再談罷！”

波里士當他在那時候自己感覺着和更高級的權力是這樣的接近，他想到便不覺興奮了起來。他是意識着在這兒和那些發條接觸了，那些發條在統攝着宏大的集團之宏大的運轉，而他自己在自己的團部之中僅是那集團之細小的，輕微的，無足重輕的部分。他們跟着朶爾果魯珂夫走出廊道上來，遇着了一位穿着文官服裝的短小的人（是由朶爾果魯珂夫走進去了的沙皇室

中走出的)，有一個狡猾的面孔，一個尖銳地突出着的下顎，這可沒有損傷他的面孔，反是給了他以特別精幹和敏捷的表情。這位短小的人向朶爾果魯珂夫點了一下頭，就好像他是一位親密的友人那樣，而以極冷酷的眼光凝視着向他正對着走來的安德雷公爵，顯然是要望他點頭或者讓路。安德雷公爵兩來都沒有做；有一種憎恨的神情現在他的臉上，那短小的年青的人掉開了，在廊道邊上走過。

“那是誰呀？”波里士問着。

“那是頂有名的要人中之一個——而是我所最討厭的人。是外交部部長亞丹·查妥里慈斯奇公爵。”

“便是那些家伙呢”，波爾孔斯奇當他們走出行宮的時候，他禁不住發出了一聲嘆息地這樣說，“國家的運命所寄託着的便是那些家伙呢。”

第二天軍隊便開發前進了起來，直至奧斯特里慈之戰，波里士沒有得到和安德雷或朶爾果魯珂夫再見的機會，暫時還是在伊士默爾團上滯留着。

16號的清早，尼可來所服務着的，構成着白格拉穹枝隊的，德尼索夫連隊由宿營地開發——照軍隊上的用語來說，是去開始行動。跟在別的縱隊之後，行了一英里的光景，在大道上停頓了起來。樂士妥夫看見了哥薩克兵，第一和第二縱隊的輕騎兵，幾營步兵和砲兵隊從自己的身旁走過，走向前頭去；他也看見白格拉穹和朶爾果魯珂夫兩將軍騎着馬帶着副官走過了。在要開戰之前照例要感覺着的一切的恐怖，爲要用以克服那些恐怖的一切心內的鬥爭，在這場戰役中他要立功成名不媿爲一個輕騎兵的一切的夢想——都消滅得無形無影了。他的連隊調爲了補充隊，尼可來·樂士妥夫過着一個長閑的無聊的天日。在午前九點鐘的時候，他聽見在他的前頭開了火，突貫的射擊聲，看見負了傷的人運轉來（人數還不甚多），最後看見有法蘭西的一小枝隊騎兵爲哥薩克兵中隊簇擁着帶了轉來。仗火顯然是打過了，顯然是並不甚大，然而得了勝利的。由前線轉來的士兵和將校們都在談說着有光輝的勝利，談說着維霄鎮之佔領，法蘭西騎兵的整個一連人之捕獲。昨夜下了嚴霜，天氣是很晴朗的，秋天之愉悅的晴輝和戰捷的消息互相掩映，那消息不僅在由參加過來的人談

說着，也由在樂士妥夫身旁騎着過來過去的士兵，軍官，將軍們之愉悅的表情所表示着的。尼可來白受了一陣在戰情上的恐慌，而終於無爲地把那幸福的一天消費了，他的心裏是尤其難過。

“樂士妥夫，來呀，我們來灌他媽一個悶氣酒罷！”德尼索夫叫着，他是坐在路旁，面前擺着有一壺酒和幾碟小菜。軍官們圍成一個圈子，吃着談着，圍繞着德尼索夫的酒食匣子。

“喂，他們又拖了一個人來！”軍官中的一人說，指着一位俘擄，一位被兩位哥薩克兵拖着步行着的法國的龍騎兵。哥薩克兵的一位領着那俘擄的坐馬，是一頭高大的美好的法國種。

“馬賣不？”德尼索夫喚着哥薩克。

“假如你要的時候啦，閣下。”

軍官們立起身來，把哥薩克兵和俘擄圍着。那位法國的龍騎兵是一位年青的亞爾撒司人，談的法國話帶着德語腔調。他是興奮得氣急，面孔通紅，聽着在談法國話，他便趕快挨一挨二地向着軍官們談說起來。他說他們是不會捉着他的，他之被俘擄不是他的過失，而是班長的過失，他要命他去取馬衣，說是俄國兵已經不在

那兒。每說一句話他都要加上一句：“但是誰也不要傷害我這馬兒罷”，又撫摩着自己的馬。他不很明白他處的是甚麼境遇，那是事實。有一個時候他在辯解他何以被擒，回頭又覺得是在自己的長官面前一樣，他要表示他自己的健兒身手。他把和俄軍完全不同的法軍的髒圍氣極新鮮地帶到了俄軍的後衛裏來。

哥薩克的馬要賣兩個金幣，軍官中樂士妥夫是最有錢的，因為他從家裏才得到了一筆款子，便把馬買了。

“我那小馬兒不要苛待才好啦！”亞爾撒司人帶着敦厚的和氣向着樂士妥夫說，當他的馬交給了這位輕騎兵的時候。

樂士妥夫微笑着，安慰那龍騎兵，給了他些錢。

“走呵！走呵！”哥薩克催着，觸着俘擄的手叫他前進。

“皇帝來了！皇帝來了！”在輕騎兵中突然聽見這樣的聲音。一切都騷嚷了起來，樂士妥夫看見在他們背後，路途上有戴着羽帽的騎士跑來。僅僅一瞬中一切都保守着秩序，都在熱心地期待着。

樂士妥夫是怎樣跑到了自己的位置，掌着自己

的馬，他沒有記憶，也沒有意識。突然之間他自己未得參加戰鬥的遺憾，在天天見面的一羣人中生活着的呆滯感——都消滅了；突然之間一切關於自己的思想都消滅了。他是被吸收在天顏咫尺的那種幸福之感念中。就只和天顏接近這一點，便使他感覺着足以補償一天的損失。他很幸福，就給在闊別之後相見時的一位愛人那樣幸福。在前列上是不敢左顧右盼的，他全靠着一種疑神的直覺無須顧盼，便感覺到了皇帝的接近。他不僅由跑攏來的騎士的馬蹄聲得以感覺到，並由皇帝之愈接近，萬象便愈見生輝，愈見愉意而嚴重，愈見熱鬧的那種情形而感覺到了。在他看來覺得就像是一輪太陽愈見愈見的接近，在自己的周圍吐放着柔和的莊嚴的光線，現在他感得是被沐浴在那種光線中了，他聽見了他的聲音——那聲音懇歎，嫵婉，莊嚴，而又異常簡潔。死一樣的沉靜來了——樂士妥夫覺得是恰該這樣——在那沉靜之中他聽見沙皇的聲音。

“Les hussards de Pavlograd? (是包羅格拉德輕騎兵嗎?)”皇帝詢問着。

“是豫備隊呢，陛下”，一種聲音回答着——在那間過：“Les hussards de Pavlograd?”的天音之後，這樣的

一種塵俗的聲音。

皇帝走到了樂士妥夫的旁邊來，就在那兒停止着了。亞歷山得皇帝的面容比三天前閱兵時的面容更要美好了。那放着滿面的光輝，那樣的喜悅而年青，那樣無嫌猜的年青，使人聯想到十四歲的一位童子之天真浪漫，然而仍然保有着皇帝陛下的莊嚴。在環顧這一連人的時候，沙皇的眼睛遇着了樂士妥夫的眼睛，盯了他不過兩秒鐘的光景。樂士妥夫的心事沙皇不知道是否察覺（在樂士妥夫看來是什麼都看透了），總之他用他那一雙碧眼看着樂士妥夫的面孔，盯了兩秒鐘。（由那一雙眼睛中放着柔軟的慈和的光輝。）突然之間他又把眉頭一揚，把左脚向馬腹一蹬，跑向前去了。

年青的皇帝不能夠克制着他想上前線去的慾望，儘管有廷臣們的諫止，在十二點鐘的時候，他由跟隨着他的第三縱隊離開來，跑上前線。在他到達輕騎兵之前，有好幾個副官帶着勝利的消息來報告過他。

僅僅把法軍的一連人俘擄了的戰績，擴大成爲了大有光輝的勝利，所以沙皇和全軍都相信着法軍是被擊破，遠乎本意地被逼退了，特別是硝烟在戰場上消殘着的時候。在沙皇跑過身去的幾分鐘之後，包羅格拉德

輕騎兵枝隊受着命令前進。在一個小小的德國市鎮維霄中，樂士妥夫又把沙皇看見了一次。在那村鎮的市口上，在沙皇到來之前是有過一次相當嚴重的衝突的，橫陳着幾位死傷的兵士，還沒有時間來揀驗。沙皇被他的侍衛和廷臣簇擁着，換上了一匹坐馬，和他閱兵時騎過的不同，是一匹棗驪的純英國種。拿着黃金的有柄眼鏡到眼上，呈出一種幽雅的姿勢，屈在一邊去看着偃伏在地上的一位傷兵，頂上帶着血沒戴帽子。傷兵是那樣的乾淨，那樣的難看，那樣惡心的一種東西，使樂士妥夫不寒而慄地覺得是褻瀆了聖上。樂士妥夫看見沙皇把兩個肩頭顫了幾下，就好像受着了一股寒噤的一樣；看見他的左足緊緊把馬腹一蹬，那調養好了的馬便若無其事地避開，絲毫也沒有驚擾。一位副官下了馬，把傷兵抱起來，放在了剛到的擯架上。傷兵在呻吟。

“輕鬆些，輕鬆些，你們不能夠更放輕鬆一點嗎？”沙皇說，顯然是比那瀕死的士卒還要受苦的一樣，他騎開了。

樂士妥夫看見沙皇眼中含着眼淚，聽見他當他騎着離開的時候，在用法國話對查安里慈斯奇說：

“Quelle terrible chose que la guerre! (戰爭是怎樣

可怕的東西呀，戰爭是！”

前方的各隊在維霄前方對着敵人的戰線陣列着，整天都有些稀疏的射擊。沙皇的謝辭向前衛傳宣了，約束着隨後要論功行賞，有比定量多兩倍的佛加酒犒賞兵士。野營的篝火比前晚上的燃燒得更愉快，軍士們唱着軍歌。德尼索夫當晚開設了昇爲了少校的慶祝燕席，在燕席將罷的時候，已經灌了不少酒量的樂士妥夫提議爲皇帝乾盃，但“不是像普通的官場上的那樣，爲統治者皇帝陛下之乾盃”，他說，“而是對於一位善良的，可敬愛的偉人之乾盃，讓我們祝他的健康，並祝我們把法蘭西軍澈底地擊潰！”

“我們在前，就像在勳格拉本之前那樣，在敵人面前絲毫也沒有退却，現在他上了前線了，你看會怎樣啦？我們通同是要死的，我們願意爲他戰死。喂，弟兄們？或者我怕是說得不得妥當罷。我已經喝了不少的酒，但我覺得是那樣你們也是那樣的。我們敬祝亞歷山得一世之健康！萬歲！”

“萬歲！”軍官們的愉快的聲音吼震了出來。老上尉幾爾斯吞叫得熱烈而虔誠，不亞於二十歲的青年樂士妥夫。

軍官們把酒喝了，把酒盃碰爛了的時候，幾爾斯吞又斟滿了一些新的酒盃，儘他那襯衫和騎馬褲的裝式便跳出去就士兵們的營火，酒盃在手裏，莊嚴地立着把手在空中揮動，在那營火光中亮着他那灰白的長鬚和由廠着的襯衫中露出的白色的胸脯。

“弟兄們，慶祝皇帝陛下的健康，慶祝本軍的勝利，萬歲！”他用着他那固有的老於行伍的次中音吼叫着。

輕騎兵聚集在他的周圍，也異口同聲地高呼了一聲萬歲。

夜深時大家已經分散了的時候，德尼索夫用他那短促的手拍着他所喜歡的樂士妥夫的肩膀。

“這家伙在戰陣上找不住愛人，他在和皇帝戀愛啦”，他說。

“德尼索夫，沒開那樣的玩笑”，樂士妥夫叫着，“那是十分崇高，十分超越的感情啦……”

“我懂得的，我懂得的，小朋友，我也同感，我也贊成……”

“不然，你是不懂的！”

樂士妥夫立起身來，走出去在營火周圍徘徊着，夢想着死會是怎樣的幸福——不是爲救皇帝之性命而死

——（關於這層他是不敢夢想的），但只是死在皇帝的眼面前。他真真是在戀愛着沙皇，戀愛着俄軍的光榮和將來的勝利之希望。在奧斯特里慈會戰前的那可記憶的幾天中，這樣感覺着的不僅只是他一個人：俄軍中十分之九的人在那時候都在愛着他們的沙皇和俄羅斯軍隊的光榮，雖是陶醉的程度更要淺得一點。

11.

第二天沙皇停留在維霄。他的御醫危奔到皇帝面前被召了幾次。在大本營以及接近大本營的隊伍中，有消息流傳着，說是沙皇違和。沙皇沒有進食，在那夜上睡眠不安，關於他的報告就是這樣。這次違和的原因是因爲看見了殺傷，對於沙皇的敏感的性靈是一項過於猛烈的刺激。

十七號的晨早，一位法國士官由前哨帶引到了維霄來。他是奉着使旗來求見俄羅斯皇帝的。這位士官是沙華里。沙皇剛好睡熟了，沙華里便只得等着。在中午時分他被召到皇帝面前，一點鐘後他由朶爾果魯珂夫公爵隨伴着騎到法蘭西軍前哨。

沙華里來營的使命，據說是提議着拿破崙和亞歷山大得帝之會面。皇帝親身的會面被拒絕了，全軍都是有歡欣矜榮，朶爾果魯珂夫公爵，維霄之役的得勝將軍，被派遣着代理俄皇隨着沙華里去和拿破崙談判，假如這些談判——與期待着的相反——是真正想締結和平。在晚上朶爾果魯珂夫回來了，一直去見沙皇，單獨地在沙皇面前停了好一會。

在十八號與十九號軍隊前進了兩日的路程，敵人的前哨稍稍接觸了一下之後便退却了。在軍隊幹部中有一種緊張而忙碌的興奮和活動起來了，由十九號的正午持續到奧斯特里茲激戰之日的二十號的清晨。在十九號的中午以前所有的活動，熱心的談話，奔走，副官的派遣，都是限於兩陛下的大本營之間的；在正午之後，活動便達到了辜屠索夫的行營和各縱隊的司令部。傍晚，這項動搖由各方面的副官齎送到了全軍中各部隊，到了十九號的夜間聯合軍八萬人的大衆由宿營地開拔，一帶長九俄里的博帶帶着語聲前進着。

清早在兩位皇帝的大本營中開始着而向各方面傳播了的那緊張的動作，就和高閣上的大自鳴鐘之中央輪上的第一下動作相似。徐徐地有一個輪子轉動起來

了，接着又是第二個輪子，第三個，第四個，愈轉愈多愈快，一切的槓桿，滑車，齒輪，都運轉起來了，樂器開始演奏起來，人物開始跳出，長短的兩手（指針）開始有規律地運動，指示出那項活動之結果。

恰和時鐘的機制一樣，在軍隊這個機器中只要一且有動機開始，不到生出最後的結果是不停止的，動機還沒傳達到的機械的各部分也是一樣無感應地沉靜着的。齒輪在軸上軋轆作聲，輪齒互相含攝，掣動機迅速地迴旋着，而隣接的輪子才毫不關心地靜止着，就像萬年都沒有發動的意思。但是動機傳到了——槓桿一接觸，齒輪隨着動機軋響起來，參加着那公共的運動，那運動之結果和目標全在自己的意識以外。

恰和在時鐘中，無數不同的齒輪與滑車之複雜的動作之結果只是刻畫着鐘點的手〔指針〕之徐徐的，規整的運動一樣，那十六萬人的俄軍與法軍之整個複雜的人的運動之結果——整個的激情，希望，悔恨，屈辱，苦厄，自負，恐怖，熱忱——只是奧斯特里茲之戰，所謂三帝爭雄之戰之失敗，即是在人類史之字盤上記錄着的手之動移。

安德雷那天當值，是在總指揮的近旁。

在晚上六點鐘的時候，辜屠索夫去訪皇帝的行營，在和沙皇短短的謁見之後，走去看望侍從長杜爾斯泰伯爵。

波爾孔斯奇利用着這個時間去找朶爾果魯珂夫，想去探聽行將開火的詳情。安德雷公爵覺得辜屠索夫爲着甚麼事情是有些不满意不高興的，覺得大本營的人都有些不满意他，覺得皇帝行營方面的人物們談到他都好像是悶葫蘆中含有一物的一樣；因爲那樣的原故他有心去探聽一下朶爾果魯珂夫。

“哦，晚安啦，小兄弟”，朶爾果魯珂夫說，他和畢里賓坐着在飲茶。“我們在慶賀明天的事情啦。你那邊的老夫子是怎麼樣？很高興嗎？”

“我不好說他有甚麼不高興，但我想他是希望有人聽信他啦。”

“但他的話我們在軍事會議上是聽過的，只要說得在理，隨時都會有人聽信啦。但是在目前波拿伯怕一般的接觸比甚麼還要怕得厲害的時候，要談觀望形勢——那是在問題以外的。”

“唉，是的，你是見過他的啦，”安德雷公爵說。“究竟你覺得波拿伯是怎麼樣呢？他給了你怎樣的印象？”

“是的，我見過他，我澈底地相信着他怕接戰比甚麼也還要厲害”，朶爾果魯珂夫重說了一遍，會見過拿破崙後所得到這個總結論他顯然是十分尊重的。“假使他不開仗，他爲甚麼要來求見，求開談判，而且和他向來的戰法相反地，在開始退却呢？你相信我，他是在害怕。在害怕開仗；他的時辰是到了，記着我的話罷。”

“但請你告訴我，他是怎樣的情形，他在怎樣的舉動啦？”安德雷公爵依然執扭着問。

“他是穿着灰色外套的一位漢子，異常地焦燥，值不得被人稱爲‘陛下’，但因爲從我口中沒有得到這個稱謂是失望着的。他就是那樣的一種人，沒加沒減”，朶爾果魯珂夫回答着，帶着微笑迴顧到畢里賓。

“我對於辜屠索夫老將軍是十分尊敬的”，他接着說，“但在拿破崙是在我們的掌握中的時候，定要牽延企望，使他得到一個機會逃脫，或者是欺弄我們，那我們大家都會有點傻。是的，蘇瓦樂夫和他的教條是不可忘記的——決沒把自己處在被攻擊的地位，寧是自己去開始攻擊。你相信我，年青人的勇氣比老成持重者之經驗總常常是更爲安全的領導者。”

“但是我們是以怎樣的陣形去攻擊他呢？今天我到

前線去來，他的主力實在不知道是集中在那兒的”，安德雷公爵說。他是希望把自己的觀念，自己所規畫着的攻擊計畫，對朶爾果魯珂夫說明的。

“唉，那樣的事情是無足重輕的”，朶爾果魯珂夫趕急地說，立起身來在桌上展開着一張地圖。“任何情勢都是預備周到了的；假如他是集中在布呂雲……”朶爾果魯珂夫公爵趕急地含糊地把魏弈羅特的側面攻擊的計畫說了一遍。

安德雷公爵開始議論起來，開陳着自己的計畫，那計畫或許和魏弈羅特的是不相上下，但有一個致命的弱點是魏弈羅特計畫已經蒙了採納。安德雷公爵一開始議論到魏弈羅特計畫之不利和自己的計畫之有利時，朶爾果魯珂夫公爵沒有注意了，他沒精打彩地望着的不是地圖，而是安德雷公爵的面孔。

“今晚上在辜屠索夫那兒是有軍事會議的；你可以在那時候全部開陳出罷”，朶爾果魯珂夫說。

“我正是要開陳的啦”，安德雷公爵說，一面從地圖離開着。

“兩位足下，你們自己在着急甚麼呢？”畢里賓說，他一直含着明朗的微笑在傾聽着他們的說話，但到現

刻顯然是要開開玩笑了。“明天無論是勝敗如何，俄軍的光榮總可是確實的。除掉你們的辜屠索夫，在本軍的指揮官中是一個俄國人也沒有的。那些司令官是：溫彭將軍，朗杰隆伯爵，理邪吞胥太因公爵，和恩樂弈公爵，和甚麼“卜理胥卜魯西卜魯邪”* 波蘭人的名字有好幾位是這樣。”

“你這毒舌鬼，把你的舌頭捲起罷”，朶爾果魯珂夫說。“那話是不正確的，有兩位俄國人啦：米樂拉多維奇和多和都樂夫，其實還有第三個，阿拉克契夫伯爵，只是神經纖弱得一點啦。”

“辜屠索夫恐怕已經出來了，我想”，安德雷公爵說。“兩位足下，祝你們運氣好而成功”，他加上一句，和朶爾果羅珂夫與畢里賓握了手後，各自走出去了。

在回營的途中，安德雷公爵禁制不住去叩問沉默地坐在他旁邊的辜屠索夫，問他對於目前快要開始的戰鬥是怎麼樣。辜屠索夫嚴肅地看着他的副官，停了一下之後回答道：“我想戰事是會失敗的，我那樣對杜爾斯泰伯爵說了，請他轉達向沙皇。你想他所給我的回話

* Prishprshprsh 意在提說 Przhelyshevsky 朶爾果畢先吾斯奇將軍，以其姓名之難讀，特別借此取笑。

是怎麼樣 ‘Eh, mon cher général, je me mele de riz et de cotelettes, melez-vous des affaires de la guerre.’ (唉，好將軍，我現在正在忙着吃飯食，你才在熱中於戰事啦。)是的……那便是我所得到的回話。”

12.

晚上十點鐘的時候，魏弈樂特帶着他的計畫騎馬到辜屠索夫的行營，在那兒是要開軍事會議的。各縱隊的司令官通被召集到總指揮處，只除掉告假不出席的白格拉穹公爵而外，全體的人都在規定的時刻到來了。

方來的戰鬥之指導全權被委寄在自己身上的魏弈樂特，在他的熱心和慇忙上，與不高興的有睡意的辜屠索夫形成着一個顯然的對照，辜屠索夫逆乎本意地在做着軍事會議的主席。魏弈樂特顯然覺得他自己在領導着目前在開始發動而不能中止的運動。他就好像駕在車上的一匹馬拖着重載在走下坡路的一樣。是他在拖着重載，還是重載在推動他，他自己不能說出，但他是以全速度在飛奔着，沒有餘裕來想到這樣快的運動會使自己頗仆。魏弈樂特在那天晚上已經親自去探查

過敵人的前線兩次，他已經向俄皇二帝報告且說明了兩次，又回到自己的行營口述了德軍的部署。他現在疲於奔命地又跑到了辜屠索夫的行營。

他顯然是熱中得很厲害，連對於總指揮的敬意都忘記了。他插斷着他的話頭，快而含糊地說，連沒注意到他所招呼着的人，別人對他提出的問話也沒有回答，一身泥醬着，帶着一個可憐的筋疲力盡的面孔，同時又大有自負而且傲岸。

辜屠索夫是居停在奧斯特里慈附近一位微小的貴族之城寨裏面。會客廳變成爲了總指揮的書齋，大家都聚在那兒：辜屠索夫自己，魏弈樂特，以及軍事會議的諸位會員。他們在飲着茶。他們只在等着白格拉穹公爵到來開會。停一會白格拉穹的傳令官跑了來，說他不能出席。安德雷公爵把這消息來報告總指揮；因爲辜屠索夫特別允許你參加會議，他便在室中留着了。

“好的，白格拉穹公爵既是不來，我們便開會罷”，魏弈樂特說，恩恩忙忙地由他的座位站立起來，走向桌案去，桌上展放着布呂雲近郊的一幅大地圖。

辜屠索夫，他的軍服沒有卸擺，他那肥胖的頸子解放了束縛，由領襟上冒露了出來，他是坐在一個低淺的

靠椅上，一雙臃腫的老手對稱地在扶手上放着；他差不多是要睡熟的光景。

聽見魏弈樂特的聲音，他勉強地才把他那單獨的一隻眼睛睜開了。

“唉，唉，好的，時候已經不早了啦”，他說了，把頭點了一下，他儘他的頭垂着，又把眼睛閉了。

軍事會議的會員們在初假如是相信辜屠索夫是在假寐，但在朗讀攻擊計畫的時候他所放出來的鼾聲，證明着這位總指揮與其是想對於攻擊草案或者其他的東西表示輕蔑，寧還有更重要的要求；他是在希望去滿足着一種不可克制的人性的要求——睡眠。他是真正地睡熟了。魏弈樂特，呈着一種人就像忙得來連一分鐘都不好荒廢的那種姿勢，警視着辜屠索夫，他確定着他是睡熟了，他把書面拿起來，以高朗而單調的聲音開始讀着方來的戰鬥中之軍事佈置，標題他也讀了。

“攻擊柯卑尼慈與索柯尼慈背後的敵陣之作戰計畫，1805年十一月20日。”

文章是十分複雜而且難解。

“敵軍左翼據有林，其右翼以柯卑尼慈及索柯尼慈路線，在該處池沼之後前進；而在本軍，則左翼遠勝於

敵軍右翼，向敵軍右翼行側面攻擊最有效，我軍如佔據柯卑尼慈與索柯尼慈二村落，則其效尤著，因我軍可直搗敵人後方，於修拉巴尼慈與提拉沙森林間之曠野加以追擊，敵軍正面之屏障修拉巴尼慈與白綠衛慈因而得以規避。在此絕對之目標所必需之事項……第一，縱隊進行……第二，縱隊進行……第三，縱隊進行……”魏弈樂特朗誦着。

將軍們對於這項難解的作戰計畫似乎都聽得不耐煩。高而髮美的將軍布克穌登立着背靠着牆壁，把一雙眼睛凝視着燃着的蠟燭，他似乎全沒有聽，而且甚至是全不想聽。和魏弈樂特正對着用自己放光的大睜着的眼睛盯着他的是彌樂拉杜威奇，一位紅面孔的人，鬍子朝天，兩個肩頭高聳，坐着取着一種軍人的姿勢，把兩手放在膝頭上，兩肘向外彎曲着。他絕端地沉默着盯着魏弈樂特的面孔，只有那塊國的參謀長把話頭停着的時候，他才把眼睛放開。其次是米樂拉多威奇神氣十足地在左顧右盼着其它的將軍們。但是從那神氣十足的眼光不能夠看出他對於那作戰計畫到底是同意還是不同意，是高興還是不高興。在魏弈樂特旁邊是坐着朗杰隆伯爵，帶着一種高尚的微笑，在朗讀中那微笑是沒

有從他那南法蘭西人的面孔上離開過的；他一面把嵌有像片的一個金製的鼻菸匣在迴轉着的時候，他凝視着自己的纖細的手指。在那長篇大段之一節的途中，他把鼻菸匣的迴轉運動停止了，把頭舉起來，在菲薄的嘴唇的角上浮着含有敵意的慳懃，遮斷着魏弈樂特，想要說一番話。但是那埃國將軍，繼續朗讀着，含怒地蹙着額頭，把兩肘動了一下，那似乎在說：“稍安毋躁，稍安毋躁，你有意見請隨後再說，在目前最好是看着地圖而靜聽。”朗杰隆帶着嗟惑的神氣把眼睛掉向一邊，迴看着米樂拉多威奇，像要求其說明一樣，但是遇着了米樂拉多威奇的神氣十足的眼光，是空無一物的神氣十足，他愁蹙地把自己的眼睛垂下了，又來開始迴轉起他的鼻菸匣來。

“Une leçon de géographie”（簡直在聽地理講義啦），他好像私語着的一樣吐着不平，但高到可以聽見。

普爾采畢先吾斯奇，呈着恭敬而故意做作的禮貌，把手舉在和魏弈樂特最接近的一邊耳畔，好像一個人是在專心致志的一樣。多和都羅夫是一位矮小的人，坐在魏弈樂特的對面，在面孔上呈着一種專誠的極謙遜的神氣。他伏在地圖上面，確實地是在研究着作戰計畫

和不熟習的地形。他有好幾次請求魏弈樂特把他所不會聽懂的話句和難記的地名重說一遍。魏弈樂特照辦了，多和都羅夫便筆記下來。

朗讀經過了一點鐘才唸完了，朗杰隆把迴旋鼻菸匣的運動停止着，開始說起話來；並沒特殊地望着魏弈樂特或其他的任何人。他指摘出要執行這項計畫是怎樣的困難，即使如計畫所說敵人的位置已經知道是固定着的，其實那事情還說不定，因為敵人是在調動。朗杰隆的抗辯確實是有根據的，而且他的抗辯的目的顯然是要使魏弈樂特，就像在教小學生徒一樣，朗誦着自己的作戰計畫的魏弈樂特，感覺着在他面前的不是一些傻瓜，而是在軍事上可以做他的教師的人物。

魏弈樂特的單調的聲音停止了時，辜屠索夫把眼睛睜開了，就像磨坊守在磨子的聲音停止了時隨時都可以醒來的一樣，聽着朗杰隆所說的話，就像在自言自語般地：“哦，你還在鬧這樣的無意思！”趕快又把眼睛閉起來，把頭愈見低垂下去。

朗杰隆盡可能地想要損傷那作戰計畫者的魏弈樂特之自尊心，他表示出波拿伯很容易採取攻擊的形勢，而不等待被人攻擊，那樣一來便把這項作戰計畫全盤

弄成無效。

魏弈樂特以有自信的輕視人的微笑迎接着一切的抗議，顯然對於任何抗議都是預先準備就的，把別人對他所說的甚麼全沒放在眼裏。

“假如他會攻擊我們，那他今天便已經開始攻擊了”，他說。

“那嗎，你是以爲他是無力嗎？”朗杰隆說。

“我想他不過僅僅有四萬人罷”，魏弈樂特含着一種微笑來回答他，就像一位醫生向一位看護婦把醫療方針教導了時的那種微笑。

“是那樣，他簡直是在等待着我們的攻擊，自取滅亡啦”，朗杰隆含着一種微妙的譏諷的微笑，又向周圍一看去探求旁邊的米樂拉多威奇的同意。但是米樂拉多威奇，在那時候對於這兩位將軍的爭論顯然是絲毫也沒有留意。

“唉”，他說，“等到明天來戰場上的情形便可明白啦。”

魏弈樂特又微笑着，那種微笑是說他的見解不僅是自己相信，而且是博得了兩位皇帝陛下澈底地信任的東西，要由俄國的將軍們來反對，還要向他們辯明，

在他自己是滑稽而奇妙的。

“敵軍把燈火熄滅了，陣營中不斷地在喧器”，他說。“那是說在幹甚麼呢？他們不是在退却——我們所當担心的便只是這一層，便是在改換陣形（他譏諷地微笑着）。然而就算改換陣形，把都拉司佔領了，那只是爲我們省掉了許多麻煩，我們的作戰計畫是絲毫無容改變的。”

“何以呢？……”好一陣便在等待着發表自己的疑慮的安德雷公爵說。

辜屠索夫醒來了，咯了兩聲嗽把嗓子清了一下，他環顧當場的各位將軍。

“列位，明天的作戰計畫，應該說是今天的（因爲快到一點鐘了），現在是不能改變的”，他說。“你們已經聽過了，我們大家去盡我們的任務。在開仗之前比甚麼還要緊要的事體……（他停了一會）……是要好生睡覺。”

他做出了要由椅上立起身來的形勢。將軍們都鞠躬而退了。時候已經過了夜半。安德雷公爵退了出去。

安德雷公爵希望發表自己的意見沒有成功的那場軍事會議，對於他留下了一種模糊與不安的印象。他

不知道究竟那一邊是正確——朶爾果魯珂夫與魏奔樂特，還是辜屠索夫與朗杰隆及其他不贊成那項軍事計畫的人。但是要把自己的意見直接向沙皇呈訴，在辜屠索夫果真是不可可能嗎？此外便沒有方法可想嗎？全靠廷臣們的想像便要把幾萬的生靈——“連我的生命，連我自己”，都來冒險嗎？，他在心裏這樣想。

“是的，說不定我明天便會遭難，”他在心裏想着。

在一想到死的時候，突然之間有無數的記憶之整個的聯鎖，極遠的和極近的一些記憶，都浮上了他的心頭。他記起了向他的父親和他的夫人的最後的訣別；他記起了早些時日對於他夫人的愛情，想到了她快要分娩；他覺得她可憐，也覺得自己可憐起來，在一種神經上的過勞與心軟的情趣中他走出了他和訥斯威次克所寄寓着的小舍，在那宿舍前面徘徊了起來。夜是朦朧的，月光神祕地在夜霧中掩映着。

“是的，明天，明天！”他想。“明天，或者，萬事都會休了，明天，或者——一定的——確切不易的——我現在是預感着，我要算是第一次碰着我該出死力的時候了。”

他描想到作戰的光景，作戰的失敗，戰局之集中在

一點，一切的司令官之逡巡不進。其次是描想到那幸福的一瞬間——他好久以來便在待望着的初隆——終竟是到來了。堅決地，明晰地，他把自己的意見向辜屠索夫，向魏弈樂特，向俄奧兩陛下陳述了。他的見解之正確使大家都驚佩，但是却沒有一個人肯把他的意見來見諸實行，他便在一種條件之下，便是自己的作戰計畫不受任何人干涉的條件之下，領導着一團人，領導着自己的師團向危險的地方，自己一個人去得到勝利。……

“死與苦悶呀！，另一種聲音在說。但是安德雷公爵沒有回答那種聲音，仍繼續着自己的勝利。下次的作戰計畫是他一人一手所計畫成的。名義上，他是辜屠索夫參謀部的一員副官，但實際上是萬幾獨攬。戰鬥是全靠他一人而得到勝利的。辜屠索夫免了職，他被拔擢了起來代替。……

“好的，又怎樣呢？”另一種聲音又說，“在那樣的榮名之前，就算你把負傷，陣亡，欺騙免掉了，你免掉了一打十二次，你到那時候又怎樣呢？”

“唉，怎樣啦……”安德雷公爵自己回答着，我不知道隨後可會怎樣啦，我不能知道，也不想知道；但我之所以想要那樣，想要名譽，想要爲人所知道，想要受人

喜歡，我想要那樣，那不是我的罪過，因為那是我唯一的志願，我唯一的生存的目的。是的，是這唯一的一件！這話我是永不會對人說的，但是，啊，假如我專是想望着名譽，想望着他人的愛情，我有甚麼事體可幹呢？陣亡，負傷，家族的離散——於我絲毫也沒有懼怕。我的父親，妹子，妻孥，以及和我最親密的一些朋友，那些人在我儘管是怎樣親密，怎樣可寶貴；只要換得那光榮，勝利，現在為所不知道，將來也永不會知道的人們之愛情之一瞬間，只要換得那些人的愛情，我可以把他們來變賣，這話說來雖是很可怕，很不自然”，他想着，傾聽着在宰屠索夫寓內中庭中的人語聲。他可以聽出一些官佐們的勤務兵在打包囊；其中的一個或者是一位馬車夫，在嘲弄着宰屠索夫的老廚司，安德雷公爵認識的老廚司，是名叫梯特的。馬車夫不住地在喚着他，取笑着他的名字。

“梯特，嚇，梯特？”他說。

“怎麼樣呀？”那老人回答着。

“梯特，麥子打得迭塔”，諧謔者說。

“瞎，你見鬼”，他聽見那廚司的聲音，為四圍的勤務兵的笑聲所淹沒着了。

“然而，我所喜歡，所珍重的，唯一的東西，是超乎一切人的勝利，是那種神祕的力量和光輝，就像在這夜霧中罩臨在我的頭上的一樣！”

13.

樂士妥夫在那天晚上是帶着一排人被派遣到白格拉穹分隊的最前線的巡邏騎兵線上服務。他手下的輕騎兵是兩人成對地配置着；他自己騎在馬上在前線上巡邏，努力想趕掉侵襲着自己的睡眠。在他的背後可以看見茫茫一片的本軍的篝火；在他的前面是混濛濛的一片黑暗。樂士妥夫向這迷茫的前景中儘管是怎樣的凝視，他也看不出什麼東西；一時好像有些灰色，一時又好像有些黑色，回頭又好像有一片火光冒罩在遠處，那一定是敵人所在的處所，又回頭他覺得那片閃光又只是在自己眼裏的幻覺。他的眼睛閉着了，在他的心神前面混漾着皇帝的影像，其次是德尼索夫的，其次是莫斯科的回憶，他又把眼睛睜開來，逼緊地看到前面他所跨乘着的馬頭和一雙耳朵，有時候是看見輕騎兵的黑色的身影，當他走來和他們只隔得五六步遠的時候，但

在遠方仍然是同樣的混茫茫的黑暗。

“唔？說不定是會有的”，樂士妥夫默念着，“說不定皇帝陛下會和我相遇，會給我一些命令，就和他給予任何將官的一樣；他會說：‘你去，看那前面是有什麼東西。’有些將官以偶然的機會得以接近宸衷的逸話，他是聽過不少的。哦，假如皇帝陛下是給了我一個機會來和他接近呀！哦，我是要怎樣地護衛他，我是要怎樣地把一切的真情告訴他，我是要怎樣摘去一般欺君罔上者的假面具的！要想把自己對於沙皇的忠愛描寫得活現，樂士妥夫幻想出一位敵人或是一位狡詐的德國人，他不僅是想把來一刀兩斷，而且是想在沙皇的面前撇他們的耳光。突然之間在前面有叫聲把樂士妥夫驚竦了。他提起了精神來把眼睛睜開。

“我是在那兒的？唉，是在巡邏騎兵線上；口令呢，是——箭程，沃爾彌茲。我們的一連人要編進預備隊裏面，是怎樣的不如人意呀……”他心裏想着。“我是要去請求到前線去。那會是我可以接近皇上的唯一的機會。而現在是不一會便快要交代了。我要再去巡邏一次，待我轉來的時候，我要去向官長請求啦。”

他在鞍上坐正起來，又騎去巡邏他的輕騎兵。他覺

得天色是比以前明亮了。在他的左邊他能夠看見一面斜坡，有團黑色的丘嶺和那斜坡正對着，險峻得就和陡壁一樣。在那小丘上有一片白皚皚的地段，樂士妥夫可不知道，那到底是爲月光所映射着的林間的空地，還是殘雪，還是白色的馬羣？他覺得在那白色的地段上的確有甚麼東西在移動。

“那一定是雪啦——那個地方：那是一個斑點——*une tache* *（一個斑點）”，樂士妥夫模糊地默想着。

“但是那不是一個‘特虛’啦……拏……特霞，**我的妹子，她那一雙黑色的眼睛。拏……特霞（我要告訴她，說我怎樣看見皇上的時候，她會不吃驚嗎！）拏特霞……特霞……刀帶上的皮搭掛***……”

“請朝右邊走啦；官長，這兒是一片灌木”，是一位輕騎兵的聲音在說，樂士妥夫睡沉沉地從他身旁走過的。

樂士妥夫把他垂到了馬鬃毛上的頭抬舉了起來，在輕騎兵的身旁駐立着了。他終不能夠把那向他籠襲

*法語，發音爲‘幽奴·特虛。’

**此乃因 *tache* 之音而聯想到 *Natasha* 之名。

***英語作 *Sabretache*，此亦因音同而生之聯想。

着的年青的稚氣的睡眠驅掉。

“但是啦，唉，我是在想什麼呢？我是斷不會忘記的。我用什麼話去稟告皇上呢？哦，不是那話——那是明天的事體。是的，是的！擎特霞，擎到了，擎到了我——誰？輕騎兵。啊，蓄着鬍子的一些輕騎兵……沿着崔爾斯基的步伐道那位蓄着鬍子的輕騎兵，騎着馬走，我也在想着他啦，就在那格廉夫的房子對面……那格廉夫老頭子……啊，標幹的家伙德尼索夫！但那些都是無意識的。重大的事情是皇上正在這兒。他在望着我，是想向我說話，但又不說出……不是，不是，不敢說出的倒是我啦。但那是沒意思的，要緊的是不要忘掉我目前所想着的大事情啦，是的。擎特霞，擎到了我，唉，是的，是的，是的。那可不錯。”

他又把他的頭垂到馬頸子上了。就在這時候，突然之間他覺得就像有大衆的人在向他開火。

“甚麼？甚麼？……給我打倒！甚麼？”樂士妥夫一驚醒來的時候，在這樣說着。

就在這時候他把眼睛睜開了，樂士妥夫聽着前面敵人所在的地方，有幾千人的連續不斷的吶喊聲。他的坐馬和站在他旁邊的輕騎兵的馬，聽着喊聲都把耳朵

聳直起來。在那些喊聲起來的地方上，有火光明亮了起來，又熄滅了，接着又明滅了一番，回頭在那山側的法蘭西軍的全線上火光通同明亮了起來，喊聲愈見愈見地漲高了。樂士妥夫聽見了法蘭西人的語音，雖然還聽不分明所說的話語。他只能夠聽出一些阿阿阿阿！和魯魯魯魯！

“那是什麼？你想那是什麼？”樂士妥夫對着身旁的輕騎兵說，“那的確是敵營的篝火，可不是嗎？”

輕騎兵沒有回答。

“怎麼，你沒聽見嗎？”樂士妥夫等了一下，見沒有回答又問起來。

“官長，誰個能說定呢？”輕騎兵遲疑地回答着。

“從方向上看來那一定是敵人”，樂士妥夫又說。

“或許是，或許也會不是”，輕騎兵說；“天時還是黑夜啦。喂！沒曬曬”，坐下的馬在躍動，他向着它叫出。

樂士妥夫的馬也不安定起來，當它聽着叫聲，看見火光時，在蹶着腳下的冰地。

叫聲愈見愈見地高漲起來，融匯成爲了一種混茫的叫號，那的確是只有由幾千人的隊伍才能產出的。火光愈灑愈遠，差不多延綿盡法蘭西軍的全線。樂士妥夫

現在是清醒的了。法蘭西軍隊中那陽氣的，得意的叫聲，在他精神上有一種興奮的效果。“Vive l'Empereur! l'Empereur!”（皇上萬歲，皇上萬歲！）樂士妥夫現在能夠明白地聽出了。

“那不很遠，一定是在河的那一邊”，他對着旁邊的輕騎兵說。

輕騎兵只是嘆息着沒有回答，憤恨地啞了一下。他們聽見有馬蹄聲沿着輕騎兵的陣地跑來，突然之間龐大得就和一頭象一樣，從夜霧中跳出了一位輕騎兵的下士的身影。

“少尉，長官們到了！”下士騎到樂士妥夫面前這樣說。

樂士妥夫依然回望着火光和叫聲，跟着騎去迎接那向前線跑來的幾個人。一個是騎在白馬上的。白格拉穹公爵偕着朶爾果魯柯夫公爵和他的副官騎到前線來看那敵陣中的閃光和吶喊之奇怪的示威。樂士妥夫走向白格拉穹面前，報告了他所聽見和所看見的情形，和副官們站在一道，傾聽着兩位將軍會有什麼話說。

“我敢斷言”，朶爾果魯柯夫公爵對白格拉穹公爵說，“那不過是一樁詭計；他們是在退却命令後衛點起

明火，叫嚷着來欺騙我們。”

“我有點疑惑”，白格拉穹說；“在黃昏時我已經看見他們在那山上了；他們假如是退却，他們從那兒也當得是退却了的。那位官長”，白格拉穹公爵回向着樂士妥夫，“敵人的巡邏騎兵還是在那兒嗎？”

“晚上他們是在那兒的，但是現在我便不能說定了，閣下。我還可以帶着幾個輕騎兵去偵察一下嗎？”樂士妥夫說。

白格拉穹立着沒作聲，在要回答之前，他想要在夜霧中把樂士妥夫的面孔辨別出來。

“好的，你去偵察一下”，他停了一會之後說出。

“遵命。”

樂士妥夫在馬上加上拍車，叫了下士的費德清可，和兩位其它的輕騎兵，叫他們跟着他跑，一直向着那喊聲依然繼續着的方向跑下山去。樂士妥夫帶着三個輕騎兵，跑向那在自己前面沒有一個人的神祕的，危險的霧帳裏去，覺得可怕，也覺得快活。白格拉穹從山上叫着他不
要跑過河那邊去，但是樂士妥夫就像沒有聽見他的說話一樣，一直不停地往前跑，往前跑，不斷地把灌木疑成森林，把洞穴疑成人影，不斷地又解破了自己

的迷疑。待他跑下了山時，他沒看見本軍，也沒看見敵人，但是他把法蘭西人的叫聲聽得更高聲更明顯了。在山谷中他看見在他的前面有甚麼東西，像是一條河，但他跑上前去時，却才是一條路。待他跑到了路上，他把馬勒着了，躊躇着是該沿着路走還是橫過道路，向那黑地中跑上山去。道路在夜霧中比較明晰，順着路走要更加危險，因為影子更容易現在路上。“隨定我來”，他說；“橫過道路去”；他便開始大跑起來，向那法蘭西的巡邏騎兵在晚上所駐劄着的小山上跑去。

“官長，有敵人！”後面的一位輕騎兵說。

待樂士妥夫還沒有時候辨認出由夜霧中突然現出的黑影是甚麼時，已經是一道閃光，一聲槍響，一個子彈，帶着如怨如訴的聲音向空中飛去，又絕滅了聲響。第二槍沒有放射，可是在藥槽中閃了一下。樂士妥夫迴過馬頭便放着大跑。他還聽見四五次散亂的槍聲，四五個子彈發出不同的聲音向霧中消滅了。樂士妥夫聽了槍聲，就和自己一樣激昂着的馬扣勒着，放下平步跑回去。“好的，再來一下；唉，再來一下罷！”以一種輕快的調子在自己的心靈中微語着。但是槍聲沒有再響了。只有待他走近白格拉穹的時候，樂士妥夫又放起了大

跑來，一手把自己的帽子按着，一直向着他跑去。

朶爾果魯柯夫依然固執着自己的意見，說法蘭西軍在退却，只是點起火光來欺騙他們。“那可以證明甚麼呢？”當樂士妥夫騎到他們面前的時候，他在說。“他們可以一面退却，而把巡邏騎兵留着啦。”

“那已經明瞭了，他們並沒有退啦，公爵”，白格拉穹說。“我們可以等到明天清早；到了明天一切便可以分明的。”

“閣下，巡邏騎兵依然在那山上，依然是在晚間所駐劄着的地方”，樂士妥夫報告着，把手舉在帽簷，禁制不着一種愉快的微笑，那是由他這一番的冒險和子彈的風聲所引起來的。

“很好，很好”，白格拉穹說，“我感謝你啦，僚友。”

“閣下”，樂士妥夫說，“我可以請求一件事情麼？”

“甚麼事？”

“明天我們的一連人是編進了後衛；我好不好請求你把我改編進第一連裏去？”

“你叫甚麼名字？”

“樂士妥夫伯爵。”

“啊，很好！你可以留在我的旁邊傳達命令啦。”

“是伊里亞·昂德勒伊奇的兒子嗎？”采爾果魯柯夫說。

但是樂士妥夫沒有回答。

“閣下的話當然是可靠的啦。”

“我回頭要發出命令的。”

“昨天，很說不定他們會遣我送些消息到皇上敬前啦”，他心裏作想。“謝天謝地！”

敵軍中有喊聲和火光的原故，是因為拿破崙的話辭傳到了各軍；拿破崙自己騎着馬在巡視陣營。士兵們一看見皇帝，便把稻草火把點起來，跟在他的後面跑着，吶喊着“皇上萬歲！”拿破崙的話辭如下：——

“士兵們！俄國兵在準備和你們交戰，要替奧國兵，烏宗牟的兵報仇。那些軍隊是你們在荷拉布隆打敗了下來，一直追到了這兒來的。本軍所佔的地位是一個險要的地位，假如他們要來包抄我們的右翼，那他們是把側面曝露給我們！士兵們！我要親自來領導你們作戰。假如你們，以你們平常的勇氣，把沉默和潰亂帶到了敵軍的陣營內，那我可以不和兵火相見。但假如勝利有俄頃的可疑，你們可以看見你們的皇帝會在敵人的猛擊

之前衝鋒陷陣，因為勝利是不可有絲毫的遊移的，特別是在這一天，祖國的名譽所寄係着的，法蘭西步兵底名譽所寄係着的這一天。不准以護送負傷軍士爲口實而亂行列！一兵一卒都須得銘心鏤骨地記着，我們總要把這些英吉利的傭兵，由對於我國的憎恨所煽動起來的傭兵，澈底打倒。這一次的勝利可以終結我們的遠征，我們可以在冬天回到家去，和現在在法蘭西國中編練着的生力軍交代；在那時我所締結的和平條約便是全體臣民的報酬，諸君的報酬，朕的報酬。

拿破崙。”

14.

清早五點鐘天色還是一團墨黑。中央軍，預備軍，白格拉穹的右翼軍，都還安靜着沒有動作。但是在左翼上，步兵，騎兵，砲兵的縱隊都是規定着要最先開動下山，去攻打法蘭西軍的右翼，依照着魏奔樂特的作戰計畫，是要把他們趕回波赫米亞的山中的，已經動作起來在騷擾着了。把無用的長物都投在陣火裏面燃燒着，濃濃的烟霧使眼睛昏迷了。天氣既冷而又是黑暗。官長們

在恩恩忙忙地用着茶，吃着早餐；士兵們在嚼乾鍋魁，在蹴着蹬着調勻自己的兩腳，在那時候他們聚集在火旁邊取煖，把廠棚的殘骸，椅，棹，輪，桶等他們所不能夠帶走的一切廢物通同投向火裏。奧國將官在俄國軍隊中進出着，在隨處傳達着進行的命令。只要有一位奧國將官一走到團部近旁，一團的人便要激動起來；士兵們從火旁跑開，把菸斗插進長統靴裏面，把包裹放進大車上檢驗着步槍，開始整列起來。將官們鈎起鈕扣，掛起軍刀和圖囊，叱咤着在隊伍中跑上跑下。輸送卒和官長的勤務兵們在轡馬，打好包裹，捆載上大車。副官和營連長都騎上了馬，畫了十字，對着該留在後邊的輜重隊發出了最後的命令和誥誡，幾千人的單調的步伐音開始了。縱隊開動着，並不知道他們該往那兒走，在他們的周圍圍集着許多人，有黑烟，又有濃霧，實在是辨不出他們放下腳步的地方，乃至他們所當前進的方向。

行軍的士兵是由隊伍本身所轄制，所圍繞，所牽引着，就和船上的水夫之於船一樣。他所要跋涉的路程儘管是怎樣遠，他所要踏進的地方儘管是怎樣奇離，異樣，險巖，在他的周圍他所有的總時常是同一的戰友，同一的行列，同一的排長伊萬·米屈里奇，同一的軍犬

楚巨加，同一的一些官長，就像水夫們之有甲板，檣樁，船纜。自己的船究竟該駛向何方，兵士是少有關心的；但在開戰的一天——不知是怎的也不知道是從什麼地方來——軍隊之心靈界中總有一種更嚴肅的調子可以聽出，是預告着有甚麼嚴肅而凜烈的東西之接近，使一般人都異常地做惕着。在戰鬥的日期中，兵士們都興奮起來，想極力突出自己的聯隊之關心以外，他們傾聽着，留心地張視着，盤根掘葉地探問自己周圍所起的事情。

霧帳濃厚得很厲害，不怕天色已經破曉了，在面前相隔十步的地方都辨別不出。灌木看成巨大的樹林，平地看成斷崖和峻阪。任隨在那一方，在離開十步路的眼前，都可以和眼不能見的敵人相遇。但是縱隊在同樣的霧子中進行了好一會，時而上坡，時而下坎，時而通過一些園地和籬柵，在新到的未知的鄉村中，隨處也沒有和敵人相遇。反而是前前後後左左右右四方八面可以見到的，都是俄羅斯的縱隊向着同一的方向在進行着。每個兵士因為知道了他們所趨向的地方，而且有許許多多的戰友同一趨向到那個未知的地點，心上都感覺着快活。

“喂，寧爾斯基的一連人走過了啦”，隊伍中的人談說着。

“真是堂皇啦，兄弟，本軍的隊伍全部都聚集起來了！昨天晚上我把營頭的篝火看了一下，我沒有看出盡頭來。簡直是一座莫斯科啦！”

縱隊上的指揮官長雖然沒有一個人走近隊伍去，也沒有人去和士兵拍談（因為那些指揮官們，我們在軍事會議上是看見過的，對於目前所採取着的作戰計畫都不高興，他們只是在奉行故事，並沒有存心去鼓勵他們的士兵），然而士兵們也進行得滿快暢，大凡在開始軍事行動，特別是開始攻擊時總得是這樣的。

但是在他們在濃霧中進行了有一個鐘頭的時候，有一大部的隊伍受着命令停止了，有混亂和惘惑底不愉快的意象在全隊伍中瀰布了起來。這種意象所傳播了來的路還是很難說明的。但是無疑地是已經傳達到了他們，而且異常地正確而迅速，在不知不識之間無可抵抗地傳播起來，就如像流泉之瀰漫溪谷一樣。假如是俄國的軍隊單獨地在行動，沒有同盟軍滲雜着，這種混亂底意象要成為全體的確信怕是很要費一番長時間的。但是這回大家却很特別地高興而自然地把混亂的

原因歸罪於蠢笨的德國人，大家都相信着定然是那混帳的瓢腸老板(罵德國人的醜語)幹出了什麼亂子來使戰局陷於不利了。

“爲什麼停止着了啦？不把路讓開嗎？唉？還是絕底和法國軍衝突了嗎？”

“不會，沒有聽見這樣的消息。假如是那樣，我們早在開火了。”

“拚命地趕着我們開拔，我們開拔了——只毫無意識地立在這田野中央——都是那些亡八蛋的日耳曼人所搗的亂子。那些混帳的亡八蛋！”

“是我一定把他們送到前線上去了。我敢說，他們一定是縮在後尾子上的。我們現在空着肚子立在這兒啦。”

“我想，總快要移動了罷？”

“聽說是騎兵把路塞着了啦”，一位軍官說。

“呵，這些該死的日耳曼人，他們連本國的地理都不明白”，另一位軍官說。

“你們是那一師呵？”一位副官騎在馬上跑來叫着。

“第十八師。”

“那嗎你們爲什麼停在這兒呢？你們應該早就上

了前線的；像這樣的情形你們會挨到晚都不能夠趕到啦。”

“真是蠢人幹笨事，他們連自己都不明白自己在幹甚麼”，官長說着，又放起大跑跑開了。

回頭有一位將官跑來，用着外國語憤憤地在叫些甚麼。

“fa-fa-la-fa，你簡直不懂他唸的是甚麼咒語”，一位兵士學着那走開了的將軍腔調說。“我倒想把這些家伙來做槍靶子了，這些死鬼子！”

“我們奉到的命令是十點鐘前要達到所指定的處所，現在連半路都沒有走到。真是幹的好事體啦！”四方八面都有這樣的話反復着，隊伍出發時所有的勇猛的精神開始變成爲對於這混亂了的秩序和日耳曼人的憤懣和憎恨。

混亂所以起來的原因，是因爲開向左翼的奧國騎兵在進行的途中，樞要的指揮都達到了一個結論是本軍的中央軍和右翼軍太隔遠了；一切的騎兵便接受着命令要插過右翼去。好幾千人的馬上隊伍要在步兵隊伍前插過，步兵便不得不停頓着等到他們走完。

在隊伍的前頭，奧國軍官和俄國的將校發生了意

見的衝突。俄國的將校叫着要求騎兵停止。奧國的軍官說不是他的責任，是奉了上級的指揮而行動的。隊伍在這時候便停頓着了，弄得士氣沮喪，失掉了朝氣。在一小時的停頓之後軍隊又才開動起來，開始走下山去。罩覆着淺山的霧子在軍隊所降下的低地上是愈見地濃厚。前面在霧子中大家聽見了一發槍聲，繼着又是一發，起初是散亂的，沒有時間上的一定的間隔；搭搭·搭搭，繼後響得更規整，更頻繁起來，荷爾德巴哈小河之戰便開始了。

沒有預料到在河邊上便要遇着敵人，而且出乎意外地是在霧中相遇，由本軍的指揮官長口中沒聽見一句鼓勵的話，大家都覺得是太來遲了，而在霧中前後左右都看不出什麼東西，俄國兵士徐徐地沒精彩地在向着敵人開火，由那些在霧中並在不熟習的地方竄來竄去的將官和副官們的口中總得不到一個合乎機宜的命令，士兵們都摩不出頭腦。這個就是第一縱隊，第二縱隊，第三縱隊開戰時的情形，那三個縱隊是已經降下了低地的。辜屠索夫所在的第四縱隊，是還在卜拉稱的高地上。

濃霧依然掛在那戰鬥已經開始着的低地上；較高

的地點是已經在清明了，但在前線上依然是甚麼也不能看出。敵軍的主力是否如我們所推測，聚集在十俄里外的地方，還是在那霧帳中和我們一直逼近，沒到九小時是誰也沒知道的。

九點鐘了。霧子在平野瀰漫成一片沒破的大海，但是在徐拉巴尼慈村上，在拿破崙由他的元帥們所圍繞着的高地上，現在是已經完全開朗了。有明朗的蔚藍的天宇罩在他的頭上，太陽的火球，就像一個巨大的中空的紫色浮標，在乳色的霧海面上浮漾。不僅是法國兵，就連拿破崙自身和他的參謀團，都並不是在河的彼岸，並不是在索科爾尼慈和徐拉巴尼慈二村，就我們的計畫是打算在那些村外布陣作戰的，而却是到了河的此岸，和本軍逼近到眉睫，拿破崙就用肉眼都可以把我們的騎兵和步兵一個二個地看得明晰。

拿破崙立在他的元帥們前面相隔不遠，騎在一匹小巧的灰色的亞刺比亞馬上，穿着他那件在意大利遠征中所穿過的青色的外套。他是細心地沉靜地在瞭望着聳立在霧海上的四山，和遠方橫過山來的俄國軍隊，傾聽着在山下的槍火聲響。他的面孔——在那些時分是還瘦削的——連單獨的一條筋肉都沒有顫動；他那

炯炯的兩眼凝神地盯着一個地方。他的預料算是的中了。俄軍的一部分在下山，向着池沼前進，另一部分在撤退着卜拉稱的高地，那個高地他是看爲全陣地的關鍵，是打算奪取的。他由霧中看見在卜拉稱村的附近兩座小山間的山峽中，俄軍的縱隊閃着明凜的刺刀總是取着同一的方向向山下進行，一個二個地在霧中消逝了。由他昨夜所得來的報告，由他在夜裏前哨上所聽見的車輪聲與脚步聲，由那俄軍縱隊之不規律的進軍，由各種各樣的證據，他看明白了聯軍是相信着他離他們的前線還隔得很遠，看明白了在卜拉稱附近開動着的幾個縱隊是構成着俄軍的中樞的，但這中樞軍在這時候已經是疲弊極了，很容易一擊而破的。但他依然還沒有讓戰鬥開始。

那一天在他是可慶賀的一天——是他戴冠式的週年紀念。他在早上睡了幾個鐘頭，覺得精神爽快，與致蔥蘢，好像萬事都可以做到，萬事都可以成功的一樣，他跨上坐馬，騎出了陣頭來。他泰然不動地立着，瞻望着由霧中聳出的一些高地，他那冷靜的面孔上帶着大有自信的揚揚得意的那種特殊的幸福之情趣，就如在戀愛中的幸福的青年底面孔上所可看見的那樣。元帥

們立在他的背後，不敢去插亂他的注意。他望着卜拉稱的高地，其次是望着那浮出霧海來的日頭。

太陽完全地從霧海裏浮出，以炫目的光輝照澈了原野和霧靄的時候（他就好像是特別等待着這個時候來開戰的一樣），他把手套從他那潔白的手上脫下來，對他的元帥們做了一個記號，叫下命令開戰。元帥們帶着副官，取着各種方向跑下山去，在幾分鐘之內法軍的主要勢力向着卜拉稱的那些高地進攻，因為俄軍是朝左翼向着山下低地開動，那兒的防禦是愈加愈加稀薄的。

15.

在八點鐘的時候，辜屠索夫在米樂拉多威奇的第四縱隊之頭前騎在馬上向着卜拉稱出發，這個縱隊是要去填補那在這時候已經開下了平地的普爾采畢先吾斯基和朗杰隆的兩個縱隊所留下的空位的。他向最前頭的一連人打招呼，下出前進的命令，表示他自己要來領導那個縱隊。在到了卜拉稱村落的時候，他停止了。安德雷公爵跟在後邊，雜在那由總指揮部的隨員所構成的多數的人物裏面。安德雷公爵是有些興奮，又有

些煩燥，而同時却盡力地保持着平靜，就好像一個人於久所期待的瞬間正要得到時每每具有的那種神情一樣。他是堅確地相信着那一天一定是他的初隆或是阿爾科拉橋（Arcola）之一天。那樣建功立業的事情會怎樣地實現出來，他可雖不知道，但是他是堅確地相信着那一定是要實現的。本軍的地形和位置，他是最為詳悉的，凡是本軍的將官所應當知道的情形他都知道。他自己的作戰計畫是已經被他忘記了，因為到了現在是明白地再沒有採用的可能的。已經委身在魏奕樂特的計畫裏面的安德雷公爵，他現在又遊心到種種偶然可起的機會上來，任他敏活的推想力和決斷力所能喚起地，從新構成出一些新的想像。

在左翼上，下邊的霧海裏面，可以聽出眼不可見的兩軍間的槍聲。那兒在安德雷公爵看來，大約會是戰鬥所集中的地方，那兒“會有困難發生出來，我是會被差遣去的”，他在心裏這樣作想，“我會帶領着一旅人或一師人去，我手裏拿着旗，要在最前頭走着，把我面前的一切搗成粉碎。”

安德雷公爵看着當前走過的隊伍的軍旗是不能夠不動心的。眼看着軍旗，他心裏只是在作想；“或者那就

是我該得拿在手裏面去指揮三軍的軍旗了。”

到了天明時分，高地上已經不再有夜霧了，只是有立即變成爲露水的嚴霜，但是在山下的窪地，霧子是依然橫在那乳白色的海裏。本軍向那兒消滅下去的左手的窪地上甚麼也不能夠看出，從那兒却有槍火的聲音響來。在高地的上面罩着一面澄明的濃藍的天宇，在右手邊上是一輪滿大的紅日。前線上的遠方，在那霧海的海岸上，聳立着一些有林木的小山，敵人的軍隊大約是在那些小山上面的，在那兒好像有一些東西可以看出。

在右手邊上有馬蹄聲，車輪聲，時而有刺刀光的閃爍，因爲親衛軍是在向那霧海裏沉沒下去的；在左手邊上，村落的後邊，同樣有騎兵的隊伍在開動着向霧海中消去。在前面和後面都有前進着的步兵。總指揮立在村口處，讓隊伍從他的面前過去。辜屠索夫那天覺得有些憔悴而煩燥。在他面前前進着的步兵，沒有得到甚麼命令便停止了起來，顯然是前面有甚麼塞着了去路。

“你告訴他們組織成團部縱隊，迂迴着村落前進呀”，辜屠索夫含怒地對着騎在馬上跑來的一位軍官說。“你怎麼那樣地不懂事呢，好先生，我們開去和敵人對陣的時候，你讓大隊人馬壘在這狹隘的村道上，簡直

是沒有道理。”

“總指揮閣下，我是打算在村外去整頓的”，那位軍官回答。

辜屠索夫苦笑着。

“你的打算真是高明，你要在敵人的面前整頓隊伍——真是高明。”

“敵人是還隔得很遠的呢，總指揮閣下。依照着作戰計畫……”

“作戰計畫！”辜屠索夫帶着肝氣的聲音叫出；“但是是誰個那樣告訴你的……請你照着命令行事。”

“是，遵命。”

“好朋友”，訥斯威次克向安德雷公爵耳語，“老頭子在大發脾氣。”

一位奧國的軍官穿着白色的軍服，在軍帽上戴着綠色的羽飾的，向辜屠索夫長驅而來，說奉着皇帝的命令，問他把第四縱隊開拔了沒有？

辜屠索夫掉在一邊去沒有回答，他的眼睛偶然落到了立在近旁的安德雷公爵身上。辜屠索夫一看見波爾孔斯奇，他把他那憤恨的不高興的表情緩和了下來，就好像認清楚了這一層，事情弄到了這步田地，他的副

官是不該負責的一樣。他依然還沒有答應那塊國軍官，他先招呼着波爾孔斯奇。

“小夥計，你去看看，第三師通過了村落沒有。告訴他們停止着等待我的命令。”

安德雷公爵才要準備動身，他又制止着他。

“去問問散兵的配置弄停當了沒有”，他又加上一句。“不知道在幹甚麼，真不知道在幹甚麼！”他自言自語地吐着不平，仍然沒有回答那塊國軍官。

安德雷公爵長驅着去執行他的使命。他超過了前進着的幾團人，把第三師停止着了，並且打聽的確了在我軍前頭並沒有散兵線的配置。最前一營人的指揮官接受着總指揮下來的命令要在前頭配置着散兵線，他大吃了一驚。營長是滿心相信着在他的前頭還有其它的隊伍，而且在十俄里以內是不會有敵人的。實際上在他的前面除掉一片茫漠的地面，有斜坡，有濃霧蒙蔽着而外，是甚麼也沒有。安德雷公爵把總指揮的命令傳達了，彌縫了這項缺陷之後，他又長驅地跑回去。辜屠索夫還立在同一的地點上；他那肥滿的身軀帶着老衰的神氣頹喪在馬鞍上面，閉着眼睛疲倦地在欠伸着。隊伍還沒有動，但是是警惕地立着的。

“好，好”，他對着安德雷公爵說，回頭他向着位軍官，那人手裏拿着錢，在說是該他們開動的時候，因為左翼的縱隊都已經全部移下去了。

“還很有餘裕的啦，老兄”，辜屠索夫把欠伸咬着向他說。“還很有餘裕的！”他又重說一句。

就在那個時候，在辜屠索夫的後面，各個部隊都有歡呼聲起來；那歡呼沿着前進着的俄軍縱隊之綿延的全線迅速地愈見接近了來。那受着歡呼的對象的人，明顯地是馳驅得很快的。辜屠索夫在那前頭站立着的那一團人的軍隊在開始歡呼的時候，他騎在馬上稍稍向一邊離開了一些兒，把面孔繃了起來，向周圍觀望。沿着由卜拉稱而來的路上，就像有種種色彩的騎士之一整隊在疾驟着。其中有兩個並着轡頭在其餘的人的前面飛跑。一個是穿着黑色的制服，戴着白色的翅冠，騎在純英國種的棗泥馬上，另一個穿着白色的制服，騎着黑馬。這些便是兩位皇帝和他們的侍從了。辜屠索夫故意摹做着立在隊伍前的老兵士的神情，對於立着的隊伍喊了一聲“立正”，騎上兩位皇上面前去，敬禮。他的全部的姿勢和神情突然地改變了。他呈着一個鞠躬盡瘁的神氣，就好像一個人是唯命是聽的一樣。呈着一種

故意的虔誠，那使亞列山得皇帝顯然生出了不愉快的印象，他騎上前去敬禮他。

那不愉快的印象，就像在晴朗的天空中流漾着的霧痕一樣，只在那皇帝底年青而幸福的面孔上掠過一下便消逝了。在那天他在達和之後，比往日在沃爾彌慈檢閱時，波爾孔斯基在國外第一次看見他的時候，是消瘦了一些。但是在他那美好的灰色的兩眼中，依然有那種迷人的莊嚴與和惠之聯合，在他那纖薄的脣上，依然有那種隨時可以變換表情的性質，有那種心地光明的青春底主調。

在沃爾彌慈的閱兵式上他是更加莊嚴，在這兒他是更加活潑而有精彩。他因為疾馳了三俄里之故，臉色有點微紅，待他扣着了馬的時候，他嘆出了一口氣回顧着他的侍從，那些人的面孔和他自己的一樣年青而有精彩。在沙皇的後面是查爾安里慈斯基，諾佛西爾左夫，公爵佛爾孔斯基，斯屈羅格諾夫，以及其它的人，都是些服裝華麗，翩翩出世的年青人，坐下的跨馬也都新銳而有威風，因為疾馳了來的原故微微地在發着汗。

奧皇佛朗西斯，是一位玫瑰色的長面孔的年青人，真是挺直地坐在他那黑色的駿馬上，向自己的周圍投

着矜持的不安的視線。他招呼着他的白衣侍從的一人，問了他一句話。“他問的總怕是他們在幾點鐘的時候出發的啦”，安德雷公爵望着他的這位舊相識，記起了謁見當時的情形，不禁發着微笑地這樣想。跟着兩陛下下的侍衛的，還有好些時髦的年青貴族——俄國人和奧國人——是由親衛軍和普通隊伍裏所挑選出來的。在那些人裏面又有些校人牽引着幾頭候補的駿馬，是由沙皇的御園挑選出的好馬，披被着有刺繡的馬衣。

就好像一片清新的原野的空氣由一堵開放着的窗口吹進了窒悶的室裏一樣，這一羣華美的年青人，把青春，精力，馬到功成的確信，帶進了辜屠索夫的索然寡歡的室裏來。

“你爲甚麼不動手呢，米海爾·拉良諾危奇？”亞力山得皇帝招呼着辜屠索夫，恩局地說，在那時候他很有禮貌地眼看着佛朗西斯皇帝。

“我是在等待着迎接你的，陛下”，辜屠索夫回答，恩勸地鞠了一下躬。

皇帝向着他把耳朵側了一下，微微蹙了一下眉頭，好像沒有聽清楚他的說話一樣。

“我是在等待着迎接你的，陛下”，辜屠索夫又說一

遍（安德雷公爵看見辜屠索夫在說“我是在等待着”的時候，他的上嘴唇不自然地在震顫着）。“縱隊全部還沒有集齊呢，陛下。”

沙皇聽明白了，但這個回答顯然是沒有得到他的歡喜；他把他驛着的兩肩聳了一下，警視着近傍的諾佛西爾左夫，帶着一個神情好像在說把辜屠索夫無可如何的一樣。

“你是知道的，我們現在不是在沙后坪（俄都之練兵場），米海爾·拉良諾危奇，定要隊伍集齊來開始閱兵嗎？”沙皇說着，又把佛郎西斯皇帝瞥了一眼，要他縱不肯來參加，至少請把自己的話傾聽一下。但是佛郎西斯皇帝依然東瞻西望，全沒有留意諦聽。

“那正是我之所以沒忙開始的原因啦，陛下”，辜屠索夫用宏朗的聲音說，就像怕自己的話會被人聽錯的一樣，在他的臉上又有一次顫慄。“那正是我之所以沒忙開始的原因啦，陛下；因為我們並不是在舉行觀兵式，也不是在沙后坪”，他明聲朗氣地吐囑着。

扈從的人都在面面相覷，臉色上一樣表示着不平和非難。“他儘管是老到了怎樣的地步，他不該那樣，他斷不該那樣的說”，每個面孔上都表示着這樣的意思。

沙皇嚴厲地凝視着辜屠索夫的面孔，等待着看他是否還有話說。但是辜屠索夫把頭恭而且敬地垂着，在他的一面也是在等待下文的光景。沉默延續了有一分鐘。

“不過，假如是皇上的命令呢”，辜屠索夫把頭舉起來說着，又恢復到了他開首舉傲着的只知道服從的，全無批判的平庸的將官底口氣。他走開了，招呼着縱隊的司令官米樂拉多威奇，向他下了前進的命令。

隊伍又開始前進起來，諾佛哥羅德團的兩營人和亞普顯隆團的一營人在沙皇面前走過了。

當着亞普顯隆的一營過身的時候，赭紅面孔的米樂拉多威奇，穿着軍服，帶着勳章，沒有加上外套，軍帽上有一大簇羽飾，斜戴在頭側，他騎着馬在前頭急馳着，在沙皇面前把馬扣勒了一下，大有身手地向皇上敬禮。

“祝你馬到功成啦，將軍，”沙皇說。

“陛下，我們要盡我們的死力”，他快興地用法語回答着，他那生硬的發音其實在沙皇的扈從中是引起了不少的冷嘲的微笑。米樂拉多威奇把馬首迴過一面去，轉向沙皇的背後離開幾步停止着了。亞普顯隆營的兄

弟意識到是在皇上的面前，當他們經過兩位陛下和他們的扈從前面時，他們的步伐走得分外精神。

“弟兄們！”米樂拉多威奇用他那宏朗的，大有自信的，愉快的聲音叫着。他顯然是由那砲火的聲音，戰鬥開始的預感，以及跟隨過蘇沃樂夫以來的他的多年的戰友們，有聲有色的亞普顯隆營人的精彩所興奮了，竟至忘記了是在沙皇的面前。“弟兄們，佔領村莊，你們不是初次出馬的啦！”他喊叫着。

“我們願出死力”，衆兵士號叫起來。

聽着這出乎意外的聲音，沙皇的馬驚竦了起來。在俄國國內的觀兵式上乘戴着沙皇的這匹馬，現在把他的騎手運到了這兒奧斯特力慈的戰場上來，忍耐地膺受着騎手的左脚之不斷的蹴刺，把兩隻耳朵聳起來傾聽着那砲火的聲音，就如像它在觀兵場上所傾聽過的一樣，而對於這些聲音的意義，和佛朗西斯皇帝的黑馬並立着的意思，那一天騎在他背上的那個人所說，所想，所感覺的一切的意義，它都是全沒有關心。

沙皇帶着微笑掉向他的廷臣之一人，指着那大有精彩的亞普顯隆團，對他說了一些甚麼。

16.

辜屠索夫，爲他的副官們所伴隨着，以平常的步武跟在騎槍兵的後面。

在縱隊的尾上走了有半英里路的光景，他在一處分叉路旁的一家岑寂的荒廢的屋子（在前或許是做過客棧的）旁邊停止着了。兩條路都是朝山下走的，隊伍沿着兩條路上都在進行。

霧子在開始消散了，離隔有一英里半的光景，敵人的軍隊在對面的高地上隱約可以看出。在左手下邊，砲火的交加更加明確起來了。辜屠索夫靜靜地立着在和一位奧國的軍官交談。安德雷公爵稍稍立在後面留心地望着他們，掉頭向着一位副官，要求把望遠鏡給他。

“你看，你看！”這位副官在說，不是在看遠方的軍隊，而是在看他前面的山下。“那是法國兵啦！”

兩位將軍和這軍官開始把望遠鏡爭來奪去地看。他們的臉色都突然改變了，彼此都顯然有恐怖的神情。他們揣想到法國兵是還在一英里半以外的，那知突然之間已經逼到了自己的面前。

“那是敵人嗎？……不會。……但是請看啦，那是的……的確……那是怎麼的？”有種種的聲音可以聽見。

安德雷公爵用肉眼看到右邊，他們的下面，有法國兵的一個稠密的縱隊對着亞普顯隆團走上來，離辜屠索夫所立的地方相隔不過五百步路的光景。

“到了，到了，決一雌雄的瞬間！我的一瞬間到了”，安德雷公爵想着，他把馬一蹬，跑向辜屠索夫面前。

“我們非把亞普顯隆團停止着不可”，他叫出，“總指揮。”

但是在那一瞬間一切都消失在濃厚的烟霧裏了，有砲火的聲音逼在近旁，離安德雷公爵隔不兩步遠有極天真的驚惶的叫聲：“哦，弟兄們，通通糟糕了！”這個聲音就像一聲號令一樣。跟着那個聲音便一同潰走了起來，人衆愈擁擠愈多，昏天黑暗地只是朝五分鐘以前他們從兩位皇帝面前所通過的那個地方逃跑。不僅是要制止這混亂的羣衆事屬困難，就連自己要想不被這潮流捲去都是不可能的。波爾孔斯奇只想着是不要被人留在後邊去了，惶惑地向周圍看，摸不着頭腦。訥斯威次克漲紅着一個面孔，和他平常的樣子完全成了兩樣，在向着辜屠索夫叫喊，假如他不立地走開，他一定

會被俘擄。辜屠索夫仍然立着沒動：他把手巾取了出來，沒有回話。有血從他的頰上流下來。安德雷公爵衝到他的面前。

“你受了傷嗎？”他發問，禁制不住自己的下顎發抖。

“受傷的不在這兒，却在那邊啦！”辜屠索夫說，用手巾按着自己受了傷的頰部，指示着那逃走着的士兵。

“把他們制止着罷！”他叫出，同時又看到要制止他們是不可能的，他加上拍車，向右手跑去了。又是一羣潰亂着的潰兵把他格制着朝後邊擁去。

隊伍混亂得如密麻，你一旦被挾雜在羣衆當中去了時，要想脫出，是一件難事。有一個人正在叫：“快走！在遲頓着幹嗎？”另一個人又回頭去向空中放一槍；又有一个人打着辜屠索夫所騎的馬。辜屠索夫帶着已經減少了一半的僚友，費盡了莫大的力氣由人流中脫出來向左手跑去，跑向逼近處有大砲聲的地方。安德雷公爵只是拚命地不想和辜屠索夫脫離，當他由潰亂的人羣中衝出的時候，看見有俄國的砲隊在烟蒙着的斜坡上仍然在開砲。又有法國兵在向那兒衝擊。稍高一一段的地方立着俄國的步兵，沒有前進去支持那砲隊，也沒有像

潰兵一樣朝後方跑。一位將官騎在馬上離開了那步兵隊向辜屠索夫跑來。辜屠索夫的隨員中現在只剩下四個人了。彼此都面無人色，默默地相覷。

“把那些混蛋停止着！”辜屠索夫指着那些潰兵，氣喘地向着營長說。但是就在這一瞬間，就好像要報復他這句話的一樣，一排槍彈就像一羣飛鳥向那步兵隊和辜屠索夫的侍從們頭上飛來。法國兵在攻擊砲隊，一看見了辜屠索夫，他們便向着他射擊。由這一排槍把營長腳打中了；倒了幾個士兵，掌着軍旗的准尉把軍旗從手中落下了。軍旗翩翩地搖動，牽掛在最鄰近的幾位士兵的槍頭上。士兵們不待號令便開起火來。

“唔唔！”辜屠索夫帶着失望的神情呻喚着，他向周圍四顧。“波爾孔斯奇”，他低聲地喊着，那聲音有點顫慄，表示他自己意識到了自己的衰老無力。“波爾孔斯奇”，他低語着，指着那混亂的隊伍和敵人，“這是啥話呀？”

但當他還沒把話說完，安德雷公爵感覺着有羞恥和忿怒的眼淚湧到了喉裏來，他躍馬而前，向那軍旗跑去。

“弟兄們，前進！”他用孩子般尖銳的聲音叫着。“到

了，這兒終竟到了！”安德雷公爵心裏想着，把旗桿握在了手裏，快暢地聽着分明是向着他射擊的槍彈聲。有幾位士兵倒了。

“呼啦！”安德雷公爵叫着，兩隻手幾乎把那沉重的旗桿維持不住，他衝向前去，毫不遲疑地確信着整個一營人會跟在他的後面衝鋒。實際上他果真只跑了幾步。一個兵士前進了，接着又是一個兵士，接着是全隊的人都大叫一聲“呼啦！”衝湧前進，蓋過了他。營上的一位下級軍官跑來把安德雷公爵手中重得難以支持的軍旗接過手去，但他立地便打倒了。安德雷公爵又把軍旗接過了手去，握着旗桿搖振着，跟着隊伍跑去。在他的前頭他看見了本軍的砲兵隊，其中有些人在接仗，有些人丟下了大砲在向着他跑來。他也看見法蘭西的步兵們，捉着了砲車的馬口，在把大砲迴轉。安德雷公爵和這一營隊伍離大砲在二十步以內了。他聽着槍彈聲不斷地從他的頭上飛過，兵士接連地呻吟，接連地倒在他的左邊右邊。但是他沒有去顧盼他們；他的眼睛是在緊盯着前面的情形——緊盯着砲隊的。他現在能夠看清楚那位紅頭髮的砲兵的身影了，把軍帽斜戴在一邊，在把砲門向一邊拖，一位法蘭西兵却拚命地在朝另一

邊拖。安德雷公爵能夠看清楚這兩個人底面孔上的喪心的而同時又是惡狠狠的表情，他們兩人顯然是完全沒有意識到他們在幹着甚麼事體。

“他們在幹甚麼呢？”安德雷公爵疑訝着，看着他們；“那紅頭髮的砲兵既是沒有武器在手，爲甚麼不跑呢？那法國兵爲甚麼不刺他呢？他是沒有逃跑的時候的，法國兵會想到自己的槍上來，打在他的頭上。”另外一個法國兵果真提着槍踉踉跄跄地向兩位爭持着的人跑來了，那紅頭毛的砲兵依然還沒覺察到有甚麼東西在等待着他，揚揚得意地把砲門奪回來了，他的運命怕是會了結的。但是安德雷公爵沒有看出到怎樣的下落。他覺得好像站在旁邊的一位兵舉起了一根堅硬的棒頭來，在自己的頭上重實地打了一棒。打得有點疼痛，但是頂可恨的是那疼痛瀰散了他的注意，打斷了他所觀覽着的眼前的光景。

“是怎的？我是要倒嗎？我的腳在我的下邊飄搖起來了”，他心裏想着，仰倒在地上。他把眼睛睜開來，想看那法國兵和砲兵的爭持是怎樣的結束，很想知道那紅頭毛的砲兵究竟被殺沒有，那大砲是救出了還是遭了鹵獲。但是他甚麼也沒看見。在他的上面甚麼也沒

有，只有一片的天宇——高高的天宇，雖然不甚清澄，但依然是高到沒有際限，有灰色的雲頭徐徐地在那下面匍匐。

“真是穩靜，平和，崇高呀，不像我們的狂奔，怒號，鏖戰，不像那些法國兵和砲兵們彼此帶驚愕猙獰的面孔爭奪砲門，在那高超的無際限的天空中匍匐着的雲頭是怎樣的不同呀。我怎的從前沒有看見過那樣高超的天宇呢？我到頭看見了這樣的天宇又是怎樣的幸福呀。是的！一切都是空，一切都是假，除掉了那無際限的天宇。除掉天宇之外甚麼也沒有，甚麼也沒有。但就那樣也不確，除掉平和與恬靜之外是甚麼也沒有。感謝上帝呀！……”

17.

在右翼白格拉穹的枝隊上，九點鐘的時候戰鬥都還沒有開始。他不贊成朶爾果魯珂夫的要求進攻，爲免卸一切的責任起見，白格拉穹公爵對朶爾果魯珂夫提議，派人到總指揮處去請示。白格拉穹是見到兩翼間之距離差不多將近八俄里，即使派去的人不會丟命（大概

是很難免的)，即使他能夠把總指揮找着（那是很困難的事情），無論怎樣都要到天黑才能夠轉來。

白格拉穹以他那長而無表情的睡沉沉的眼睛，上上下下地看他的幕僚們，無意識地全為興奮與希望震顫着的，樂士妥夫底孩子般的面孔，最先地把他的眼睛捉着了。他便派遣他去。

“假如我在遇着總指揮之前遇着了皇上呢，閣下？”
樂士妥夫說，把手舉在自己的帽頂上。

“你可以把消息傳給皇上”，采爾果魯珂夫在白格拉穹開口之前急忙地搶着說。

解除了騎巡的任務之後，樂士妥夫在天未明時睡過幾個鐘頭，覺得爽快，勇敢，和堅決，在自己的行動中有一種特殊的勇躍，堅信着自己的幸運，真力瀰滿地好像萬事都很容易，都可以辦到。

他的一切的希望在那天清早都得到了滿足：有了大的接戰開始，他得以參預；更進是他得以扈從最勇敢的將軍；更進是他得以傳送軍情往奎屠索夫處，或甚至是皇帝陛下的敬前。那是晴朗的早晨，他騎的是一匹駿馬，他的心臟充滿着快樂和幸福。他一樣受着命令，把馬一蹴便沿着全線急馳去了。在初他是沿着白格拉穹

枝隊的陣線在跑，這個枝隊是還沒有開始行動的，立着沒有動，其次是騎進了烏凡羅夫騎兵隊地所占着的地域，在這兒他才看見了有準備作戰的行動和信號。待他騎過了烏凡羅夫騎兵隊之後，他明白地可以聽見在自己前頭的步槍聲和大砲聲了。砲火的聲音愈見高，愈見密接。

在新鮮的朝氣中向他傳來的聲音，到現在不是像剛才那樣的零散的一槍兩槍而間離以一砲兩砲了。在卜拉稱前面的一帶斜坡上，他能夠聽見步槍的驟雨，大砲密雜在裏面，有時候幾聲大砲辨別不出，只是融成一片混合的咆哮。

他可以看見步槍的硝煙從斜坡上滾下，就像在賽跑的一樣，大砲的硝煙捲成漩渦，瀰散起來，互相融合起來。由那煙霧中的刺刀的閃爍，他能夠看見步兵的集團在下山，砲兵和綠色的砲車延成細長的一帶。

樂士妥夫在山頭駐着馬，想要看出前面的情形。但是無論他怎樣注意，他總看不明瞭而且不能了解他眼前的光景；有些人是在那兒的煙霧中活動着，隊伍在朝後退，又在朝前進；到底是甚麼原故呢？是誰呢？是在往那兒走呢？簡直弄不明白。這個光景和這些聲音，不僅

在他的心中沒有喚起甚麼悲觀或胆怯的感情，反而是增漲了他的精力和果斷。

“好呵，幹呵，再激再厲！”這是他對於他所聽見的聲音的精神上的回應。他又沿着陣線激急馳驅起來，愈深愈遠地向那已經接仗着的地方突進。

“以後會怎樣，我不知道，可是一切都會是朝好處走的！”樂士妥夫想着。

在經過了幾種奧國的兵隊之後，樂士妥夫看見那些兵隊之隣接部隊（那是親衛軍）已經開始戰鬥了。

“那樣是再好也沒有！我可以到旁邊去看熱鬧”，他在心裏想着。

他差不多是沿着第一線上在跑。有一隊騎兵向着他急馳而來。那是烏郎軍的隊伍亂了算由突擊退回來了的。樂士妥夫當着經過他們的時候，他沒經意地看了其中的一個人蒙着血，但他急馳着去了。

“那是和我沒關係的事！”他這樣想。

他更朝前進得沒好幾百步，他看見了在他的左邊，橫過那全戰野，有一大隊人騎着黑馬，穿着眩目的白色的軍服，一直向他跑來，切斷着他的去路。樂士妥夫用全速度策進他的馬，想把這些騎兵超過，假如他們是保

持着不變的速度在進行，那他會是掩過了他們的，但他們愈跑愈快，跑到有好幾匹馬疾馳起來了。那馬蹄的聲音，和武器的響聲，樂士妥夫聽得愈見地高朗；他們的馬，他們的身影，甚至他們的面孔，他能夠看出得愈見鮮明了。這些是俄國的親衛騎兵，是要迎頭去攻擊法蘭西騎兵的。

親衛騎兵雖然還在控制着馬力，但是在疾馳着的。樂士妥夫現在能夠看出他們的面孔了，聽見“前進！”的號令由一位軍官發出，那軍官讓他坐下的戰馬用全速力地馳驅着。樂士妥夫冒着被踐踏或被捲去衝鋒的危險，他在他們的陣線前盡他的馬力所能跑的拚命地馳驅，他依然沒有餘裕來逃掉他們。

騎兵陣線的最後的一員，極魁梧的一位麻子大漢，惡狠地凝視着快跑在自己面前的樂士妥夫，顯然是非和他衝突不可的。這位騎兵無疑地是把樂士妥夫和他的坐馬具都殺和盤踏翻了的（樂士妥夫在這些巨人和駿馬旁邊覺得自己是十分的藐小無力），假如他不曾想出舉起馬鞭來在那親衛騎兵的馬頭上打了一下。那肥實的高大的黑馬把耳朵倒下去，人立了起來，但它的麻子騎手猛烈地在它的龐大的兩腹側上加上拍車，把它

控制着了，馬把尾一撇，把頸子一伸，比以前更快地又馳驅起來。那親衛騎兵剛好從樂士妥夫的身後擦過，他便聽見他們的衝鋒的喊聲，回頭一看，看見他們的最前列，已經和些異樣的騎兵，帶着紅色肩章的混在一道了，那大的就是法蘭西人。他不能夠再看見甚麼了，因為立即便有大砲從甚麼地方轟擊了起來，一切都消滅在煙霧裏了。

就在親衛騎兵和他擦過跑進了煙霧裏的那一瞬間，樂士妥夫躊躇了一下，看是跟着他們去衝鋒，還是去執行自己的任務。這是連法蘭西人也不勝其讚嘆的親衛騎兵之有光輝的衝鋒。樂士妥夫在後來聽見說那一大集團的勇敢的士兵，那些有光輝的富裕的青年將官和見習生，騎在可值幾千盧布的駿馬上，從他身旁奔馳前進了的人們，在衝鋒之後生還了的僅僅十八個人，他是吃驚不小的。

“我是不必羨慕他們，我自己的任務是不能夠拋撇的，我在一分鐘之內便要 and 皇帝陛下相見啦！”樂士妥夫想着，又疾馳着前進了。

當他到了親衛軍的步兵陣地時，他看見砲彈在他們的頭上和周圍飛落，與其是由於砲彈的聲響，寧是由

於他所看見的士兵們臉上之不安，和將校們臉上的不自然的和矜持的嚴肅。

當他騎過一團人的步兵陣線之一的時候，他聽見一種聲音在叫他的名字“樂士妥夫！”

“唉？”他回叫着，沒有認出波里士。

“我啦，我們上了前線了！我們的一團人已經衝鋒前進了！”波里士說，愉快地微笑着，那種微笑是年青人第一次上火線時所必有的。

樂士妥夫停止着了。

“真的啦！”他說。“情形怎樣呢？”

“我們打退了他們！”波里士說，熱心地誇起大口來。“你可以想像到的啦……”

波里士便開始描寫親衛軍怎樣上了戰線，看見他們前面的隊伍以為是奧國兵，但立刻由那些隊伍中有砲彈向他們打來，他們才曉得是上了火線，完全是出乎意料地便前進抗戰。

樂士妥夫沒等到波里士說完，便把馬促進起來了。

“你是要往那兒去的？”波里士問他。

“向陞下去報告軍情。”

“麾下是在這兒的！”波里士說，他沒有聽明白樂士

妥夫的話，以為他要見的是大公，他便向他指出，立在和他們相隔有幾百步路地方的，戴着一頂盔帽，穿着白色的親衛軍服，高聳着兩個肩頭，有朝天的八字鬚鬚，在向着一位臉色寡白的穿着白色制服的奧國軍官在吼叫些甚麼。

“甚麼，那是大公啦，我是要找總指揮或是皇上的”，樂士妥夫說，他又要騎着馬走開了。

“伯爵，伯爵！”白爾格叫着，從另一方面跑來，恩恩忙忙地就和波里士一樣。“我的右手受了傷啦”（他指着他血浸着的手，是用手巾纏着的），“我是在前線上堅持着的。伯爵，我是用左手拿着指揮刀的啦。我的一族人，伯爵，我們封·白爾格族，都是勇士啦。”

白爾格打算還要說一些，但是樂士妥夫沒有傾聽，騎着跑了。

在他騎過了親衛軍，更通過一段空地之後，樂士妥夫避開前線沿着後備隊伍前進，怕再遇着剛才的親衛騎兵那樣的衝鋒，他繞着一個彎道，避開了那槍砲的最烈的地方。突然之間在他的前面和本軍的後邊，在他永不會想到會有敵人的地方，聽見了有步槍的聲音很近。

“這是怎麼一回事？”樂士妥夫作想。“敵人抄到了

我們的後面？那是不會的”，樂士妥夫心裏想着，但是對於自己乃至對於戰局全體的一種恐怖的念頭，突然來向他襲來了。“不過，無論就有怎樣的事情”，他回想着，“到現在就要逃走也是無用的。自己的任務是在這兒找尋總指揮，假如全軍都要覆沒，那我的任務也就應該隨着全軍一回覆沒。”

突然之間向樂士妥夫襲來了的不祥的預感，待他向着卜拉稱後的地帶愈朝前進，愈見愈見地強化起來，卜拉稱已經爲各種各樣的軍隊所湊集滿了。

“這是甚麼意思呢？是甚麼呢？他們是在向着誰開火呢？”樂士妥夫接連地發着疑問，當他一遇着俄國的，塊國的的兵士們潰走着在自己的面前橫過的時候。

“鬼才曉得啦！殺他媽個精光！通同給它滾蛋！”他由那些潰兵所得到的回答是俄國話，德國話，契克話，他們那些人和他是一樣的不名其妙。

“殺死日耳曼人呀！”一個人在叫。

“送他媽到地獄去——把那些串通敵人的家伙。”

“Zum Henker diese Russen”（這些該死的俄國拐子），有一位德國人在嗜嚼着。

有幾位受了傷的人雜在那逃潰着的羣衆裏面。叫

喊，詛咒，呻吟，融成一片的嘈雜。槍聲開始止熄了，樂士妥夫是隨後才明白了的，是俄國兵和奧國兵內訌，互相開了火。

“糟糕！這是怎麼辦的啦？”樂士妥夫作想。而且是在這兒，皇帝陛下隨時都可以來看他們的這兒。……是的，這些大約只是少數的敗類。那瞬刻便會完結的，不會是真實的事情，不會是”，他想着。“只是忙着前進罷，前進，擺脫他們。”

潰敗底觀念沒有力量竄進樂士妥夫的腦裏。雖然他看見法軍的大砲和隊伍的確是在卜拉稱的淺山上，那就是他受着指令該得在那兒去找尋總指揮的地方，然而他不能夠相信，也不願意相信。

18.

樂士妥夫是受着指示在卜拉稱村的附近尋找辜屠索夫與皇帝的。但他們沒在那兒，連一個司令官也沒看見，有的只是各種如屬的潰兵。他促着自己的疲馬去衝破這羣潰衆，但他愈朝前走，羣衆是愈見地潰亂。他沿着在跑的大路上，蟠集着各種各樣的轎車與馬車，各種

各樣的俄國兵與奧國兵，有的受了傷，有的沒有受傷。這些人在法蘭西軍陣列在卜拉稱的高地上的大砲之陰慘的轟擊之下，昏天黑地的蠢動着。

“皇上在那兒呢？辜屠索夫在那兒呢？”樂士妥夫抓着一個人便問，但沒從一個人得着一個回話。

最後他捉着一位兵士的領子，逼着他回答。

“唉，弟兄！他們已經跑到那頭去了！”兵士對樂士妥夫說，有甚麼原故忍不住笑，一面把自己拌脫了。

樂士妥夫想道，那兵士一定是喝醉了的，他把他放走了之後，又止着某位高級長官的勤務兵或者馬夫的馬，開始執拗地問他。那勤務兵告訴樂士妥夫說在一個鐘頭以前沙皇在一駕馬車裏面就沿着這條路，以全速度趕向前頭去了，不說沙皇是負了重傷。

“不會有那樣的事啦”，樂士妥夫說，“或許是別個人罷。”

“是我親眼看見的啦”，勤務兵很有自信地浮着微笑說；“皇上的尊容我自己也是早就記得的了，我想我在聖比得堡看見他的不止一次啦；我看見過也就給在這兒是一樣。他坐在馬車裏面，面孔蒼白地，真是蒼白得厲害。他們在路上趕着四頭黑馬，我的天，幾乎沒把

我闖倒啦！假如我要認不出沙皇的馬和伊里亞·伊萬尼奇，那倒是怪事了；伊里亞除掉沙皇之外是從不趕別人的車子的啦。”

樂士妥夫把那馬放手，又要朝前進了。一位負了傷的官長從他身旁走過，招呼着他。“甚麼，你要找誰？”那官長發問，“找總指揮？哦，他被一個砲彈打死了，就在我們的一團人前面，剛好打中了胸口。”

“沒打死——只是負了傷啦”，另一位軍官加以訂正。

“誰？辜屠索夫嗎？”樂士妥夫問。

“不是辜屠索夫，但是是啥名字呢——不管三七二十一，總是一樣啦，活着是沒有好幾個人的。你朝那條路走罷，翻過那個村子去，所有的司令官都在那兒”，軍官說着，指着哥斯契拉德克村，他各自走去了。

樂士妥夫用平步走着，不知道他現在該以什麼目的去找尋什麼人了。沙皇受了傷，戰事是失敗了。現在是沒有理由來否認的。樂士妥夫向那被指示出的方向騎去，在遠處看見有尖塔和一座教堂。他現在有甚麼趕忙的必要呢？就算沙皇和辜屠索夫還在，並沒受傷，到了現在他有甚麼話去向他們報告呢？

“你走這條路來罷，官長，你走那條路去立地會丟命的！”一位兵士向他叫着。“到那條路去會丟命的！”

“哦！真沒意思啦！”另一個兵士說。“他是要往那兒去呢？那條路是頂近的。”

樂士妥夫躊躇了一下，仍決然向着別人說是死路的那個方向走去。

“現在，還有甚麼呢；連皇上都受了傷，我要逃命有甚麼用呢？”他心裏想着。

他騎進了由卜拉稱逃出的兵士比別處丟命的更多的地點。那個地點，法蘭西兵還沒有來佔領，但是俄軍——那些受了輕傷或者沒有受傷的人——已經老早把它拋棄了。就好像耕種得很好的麥地一樣，每三英畝地面要橫陳着十二個或者十八個死者和傷者的軀體。傷者三三兩兩地爬集在一道，他們的吶喊和呻吟在樂士妥夫聽來是很疼痛，有時是很動人的聲音。樂士妥夫讓他的馬大跑起來，想免得看見那些受着苦難的人，他感覺着可怕。他怕的不是要丟命，他怕的是他沒有那樣大的勇氣，來支持着觀看這樣悲慘的光景。法國兵已經停止了向這個死傷枕藉的地點之轟擊，因為在這兒似乎再沒生人的影子了，但看見了一位副官躍馬橫過，他

們又向他掉過砲頭來，轟擊了幾個砲彈。這些呼風的可怕的聲音和周圍的屍體之意識，在樂士妥夫心中融成一個恐怖和自憐的印象。他想到了他母親的最近的一封信來。“她現在不知道是怎樣的感覺呢？”他在心裏作想，“假如她是看見了我在這兒的戰場上受着大砲的轟擊？”

在哥斯契拉德克村中有俄國的軍隊，是從戰場上退下來的，依然是混亂，但比較上是更有些秩序。在這兒他們脫出了法蘭西軍的砲擊的距離，槍聲也好像遠離了。在這兒每個人都明白地見到戰事是失敗了，大家都在談論着這件事情。樂士妥夫探問皇上的處所，和辜屠索夫的處所，沒一個人能夠答應他。有的說沙皇的受傷是真確的，有的又說不然，說明這個廣佈的不確的消息是由於這個事實，便是侍從武官長的杜爾斯泰跟着別的皇上的侍從到了戰場上來，被人看見駭得面無人色地坐着沙皇的馬車以全速度跑回來了。有一位軍官告訴樂士妥夫說，在村後左手邊上，他看見了一位大本營裏面的人，樂士妥夫便騎着向那個方向跑去，他到現在並沒有甚麼希望要去找甚麼人，只是為求滿足自己的良心而已。在走了兩英里把俄國的軍隊全盤通過了

之後，在周圍有溝渠的一個菜園附近，樂士妥夫看見了兩個騎着馬的對着溝渠佇立着。一位在帽上帶着白色的羽飾，似乎是樂士妥夫所熟悉的人，另一位不識的人騎着一匹堂皇的棗泥馬（那匹馬樂士妥夫覺得是曾經見過的）騎到溝渠邊上，把馬一蹴，輕便地便跳過了溝渠，跳進了園裏。在他的馬後蹄上稍稍蹴起了一點岸上的泥土。他迅利地把馬頭一掉又跳過了溝來，很有禮貌地招呼那有白色羽飾的一位騎者，顯然地在促他作同樣的跳躍。那在樂士妥夫看來是似曾相識而又總有些牽引着他的注意的一位騎者，用頭和手做出了一個姿勢來表示反對，在那個姿勢中樂士妥夫纔立地認識了他所尊崇的，所偶像視的皇帝。

“但是那怕不會是他，他不能夠一個人停在這曠野的當中的”，樂士妥夫心裏想着。在那一瞬間亞力山得掉過了他的頭來，樂士妥夫看見了那十分活現地印在了自己的記憶裏面的可敬愛的尊容。沙皇的臉色是蒼白的，他的兩頰看來是陷沒下去了，他的兩眼落了窪，但是他的面貌之引人，之慈祥愷悌，只是愈見地醒目。樂士妥夫感覺着幸福，因為確定了那皇上受傷的謠傳是虛偽的。他是幸福，因為皇上在看着他。他明白他可

而而且是應該一直走向皇上敬前，把他由采爾果魯珂夫所指令了的消息報告給他。

但是，就給一位戀愛着的青年，在他所渴望着的一瞬間到了，一個人立在她的旁邊的時候，自己顫慄起來，氣息窒塞起來，連夜連晚所夢想着的一些話才一句也不敢說出，張皇地四望，想求人援助，或是找一個牽延時刻或遁逃的機會的一樣，樂士妥夫現在是得着了他在世間上比甚麼也還要願望着的物什，才不知道怎樣去和皇上接近，而且有整千整萬的理由覺得去和皇上接近是不應該，是非禮，是不可能。

“唉！皇上現在正孤獨而失意的時候，我好像有點高興來利用的一樣啦。在這樣悲嘆的時刻，他要看見一個不識的面孔，在他或者怕會是不愉快而且痛苦的；加之，我現在只一看見了他，我的心臟便窒息起來，快要跳進我的口裏，我拿甚麼話來對他說呢？”在他的想像中對着沙皇所打算說的萬萬千千的話語，現在却沒有一句再浮上他的心來。這些話語大部分是適應於完全不同的環境上所構想出的；大部分是當得在勝利與凱旋的時候，乃至是自己受了傷，偃伏着快要臨終，皇上來感謝他的英勇，他要表示出他是死於由事實所證明

了的忠愛的。

“再者，現在已經是午後四時，戰事已經歸了失敗，我怎好去問皇上，向他請求關於右翼軍的指令呢？不，我的確是不好騎到他敬前去，我不好在他悲傷的時候去饒舌。與其遭他一眼的憎視，使他生出一番厭惡的念頭，我寧死個萬死”，樂士妥夫決定了心腸，在心中含着悲哀和絕望地騎着走向一邊，不斷地回頭來看望沙皇，看見他仍然在逡巡不進的姿勢中立着。

當着樂士妥夫起着這些念頭，悲切地離開沙皇的時候，封·妥爾上尉適好騎到了同樣的地點來，看見了皇上，一直走到了他的敬前去，問他呈出了自己的伺候，下馬來幫助他渡過了溝渠。沙皇感覺着不舒適而且想休息，便在一株蘋果樹下坐定，封·妥爾留着立在他的旁邊。樂士妥夫懷着羨慕和後悔，從遠處看見封·妥爾怎麼懇切地安慰了皇上好一會，皇上顯然是在哭，把面孔藏在自己的手裏，又緊握了封·妥爾的手。

“我是可以處在他的地位的！”樂士妥夫作想，爲同情沙皇之故幾乎禁不住要流出眼淚來，他於十分絕望的情趣中騎着走開，不知道他現在還有甚麼目的該往那兒去。

他感覺到使自己後悔的原因就是自己的懦弱，他的絕望是愈見大了。

他是可以……不僅是可以，而且是應該走向皇上敬前的。而且那要算是表示他對於皇上的忠誠的唯一的機會。他沒有用到那個機會。……“我幹的甚麼呢？”他心裏在想。他回過馬去，向他剛才看見過皇上的地方疾馳而去；但是除溝渠以外現在誰也沒有了。只有幾駕運輸的輜重車和馬車從那兒走過。由一位馭者口中樂士妥夫知道了辜屠索夫的營門是在離那不遠的村中，輜重車是正要往那兒輸送的。樂士妥夫便跟着他們。

在他的前面是辜屠索夫的馬夫，領着把着馬衣的一些馬匹。一駕大行李車跟在馬夫後面，在大車後面走着一位年老的拳足的僕人戴着軍帽，披着半切外套。

“梯特，嚇。梯特！”馬夫說。

“唉”，老人含含糊糊地回答着。

“梯特！去把麥子打得迭搭！”

“唔，蠢家伙，呸！”老人說了，憤憤地吐了一次口涎。

接着有短期的沉默，繼後同樣的諧謔又返復起來了。

在晚上五點鐘的時候，戰局在各方面都遭了失敗。百門以上的大砲爲法軍所鹵獲。普爾采畢先吾斯基和

他的部隊投降了。別的縱隊們損失一半的人馬，成爲混亂的毫無秩序的羣衆，潰退了下來。朗杰隆和多和都羅夫的殘餘部隊在奧古斯特村附近的池沼堤岸上，潰亂到不可救藥地互相擠軋。

在六點鐘的時候，只是在法軍方面還聽見了一些重砲的轟擊，法軍在卜拉稱高地的斜坡上陣列了許多砲隊，在轟擊潰退着的本軍。

在後衛中，多和都羅夫和其他的人，收集着他們的部隊，在向着追擊他們的法軍開火。天色快要黑了。在奧古斯特之狹窄的堤防上，多年以來有年老的磨坊主人戴着蓑帽持着釣竿在那兒悠閑地釣魚，他的孩兒把襯衫袖口捲起來，在魚籃中翻着銀色的跳動着的魚子；在那堤防上，多年以來有摩拉維亞人戴着茸毛小帽，穿着湖色坎肩，平和地趕着他們的馬和大車，載着小麥到磨坊去，又在大車上蒙着一些白粉，由同一的堤防趕回來——在那狹窄的堤防上，現在是爲死的恐怖所震駭着的人們，在兵車和大砲中，在馬蹄下面，在車輪中間，一同擁擠着，互相踐踏，死亡，在死者的身上踐踏，互相戕殺，結果只是再朝前走幾步而又被人戕殺。

每十分鐘有砲彈壓迫着空氣向這潰衆中落下，或

是有榴彈爆發，打死不少的人，把血肉飛濺在立在近旁者的身上。

多羅珂夫在手上受了傷，帶着他同連的十一二個士兵在路上走（他現在已經是一位軍官了），加上騎在馬上的團長，這要算是那一團人所剩下的全部。沿途爲羣衆所推送着，被擠到了堤防的出口，停窒着了，弄得四方八面都沒有出路，因爲有一匹馬拖着砲車的倒了，羣衆在設法拖開。一個砲彈落在他們的後面打死了人，又一個砲彈落在了他們的前面，血肉橫濺到了多羅珂夫身上。羣衆拚命地朝前竄，朝前擁擠，走不兩步又窒塞着了。

“只消朝前走得幾百步便可安全了：在這兒要停兩分鐘，我們一定是同歸於盡的”，每個人都在這樣想。

多羅珂夫立在羣衆的當中，擠出路來想朝堤防邊上去，闖倒了兩名士兵，他跑向那結在那池水上面的滑約冰層上去。

“轉向這邊來！”他叫着，在脚下軋響着的冰上跑。
“轉向這邊來！”他接着向那大砲叫。“這能夠支持！……”

支持着他的冰層，但是已經凹陷並且在龜裂，那很明顯地是不能載一尊大砲或一羣人，就連他一個人

是快要陷沒的了。人們看着他，都擠到堤邊上來，不敢決心把自己踏上冰去。騎在馬上的他的團長在堤頭上舉起手來，開口向多羅珂夫說話。突然之間一個砲彈很低地在人頭上飛過，大家都把頭低下了。有一陣濕潤的飛濺，馬上的將軍滾下了馬來落進了一灘血水裏。沒有人去看一看那將軍，也沒有人去把他扶起。

“朝冰上走去！朝冰上走去！走！轉過身走！沒聽見嗎？走！”在那砲彈打中了將軍之後，無數的聲音呼成一片的喊叫，並不知道他們叫的甚麼，也不知道爲甚麼在叫。

最後有一尊大砲拉上了堤防，被轉拖到了冰上。士兵羣衆開始由堤防向凍池上跑去。冰層在最前的一位士兵脚下龜裂了。一隻腳滑進了水去。他打算把自己拔起來，又已經陷到了腰部了。最接近的士兵們打算退回，砲夫拉着了他的馬，但是在後面依然聽着叫聲：“朝冰上走！爲甚麼停止着呢？走！走！”在羣衆中有恐怖的叫聲發出。在大砲旁邊的士兵們把馬頭掉轉，鞭策着馬匹向池上走去。馬匹離開了堤岸。支持着步兵的冰層，大塊地破裂起來，有四五十個人在那上面的，你衝我突地互相淹沒進水裏。

砲彈依然在規整地咆哮生風，向着冰上落下，落進水裏，更多的落進在堤防上，冰上，岸上擁擠着的人羣裏。

19.

安德雷·波爾孔斯奇公爵睡在卜拉稱的山上，在他擎着旗竿在手裏倒下了的地方。他是在流着血，不斷地呻吟着一種微弱的，苦痛的，孩子般的呻吟，但他自己是全不覺察的。到了晚上他停止了呻吟，完全靜默了。他不知道他的失神的狀態經過了好久。突然之間他又感覺着他是活着的，在他的頭腦中感受着一種灼熾的，穿刺的疼痛。

“我直到現在所不會知道，到今天才看見了的那崇高的天，在那兒呢？”這是他第一番的思索。“這樣的苦痛我也不是不會知道的”，他心裏想。“是的，我直到現在什麼也不會知道，什麼也不會知道。但我是在甚麼地方呢？”

他傾聽起來，聽見了有跑擁來的馬蹄聲，和談法國話語的聲音。他把眼睛睜開來了。在他上面的又是那同樣的崇高的天，雲彩比以前浮得更高，在雲彩之間漏出

淵深不測的天海。他沒有轉動他的頭，沒有去看那些人，由那語聲和馬蹄聲看來，是向着他跑來，而停止着了的。

那些人是拿破崙和兩位跟從他的副官。波拿伯在戰場上巡視着，下出了他最後的指令，叫增強砲隊轟擊奧古斯特的堤防，又來檢視戰場上遺棄着的傷者和死者。

“*De beaux hommes!* (是位好漢!)”拿破崙看着了一位戰死了的俄國的決死隊說，那兵士的面孔陷進了地裏，焦了的頸子斷在肚上，一隻僵硬的手伸着。

“野砲已經把彈丸用盡了”，一位副官正在那時候由轟擊着奧古斯特的砲隊跑來說。

“從後方去再帶些來”，拿破崙說，騎着離開了幾步，佇立着了，看着安德雷公爵，似臥在地上，有拋棄了的旗竿在他的身旁（旗子已經被法軍取去作為戰利品去了）。

“*Voila une belle mort!* (好個可嘉獎的死法啦!)”拿破崙看着波爾孔斯奇說。安德雷公爵知道說的是他，而且說話的人是拿破崙。他聽見別人稱呼這位說話的人是“陛下。”但他聽見這話，就如聽見蒼蠅在嗡嗡的一

樣。那不僅是他在那話中沒感着興味，他也並沒有注意，而且回頭也就忘記了。在他的腦中有熾灼的疼痛；他覺得他是在流着血，他看見了在他上面的高遠而悠久的天，他知道那是拿破崙——他所崇拜的英雄——但是在那時候拿破崙和在他的靈魂與上面浮着流雲的崇高無際限的天宇之間所發生着的感觸比較起來，他覺得真正是藐乎其小的物什。在那時候是誰立在他的旁邊，關於自己說了些甚麼話，那在他看來是毫無所謂的。他只是高興得現在有人立在自己的旁邊，他的唯一的希望是這些人會幫助他，把他救活轉來，生命在他看來是十分可貴，因為他現在看待生命是完全不同了。他用盡力量想要動一下，吐出一些聲音。他把脚動了一絲忽子，吐出了一番微弱的，連使自己也可憐的病的呻吟。

“哦，他還是活着的”，拿破崙說。“你們把這位年青人抬起來，抬到繃帶處去。”

拿破崙把這話說了，他騎着去會朗奈元帥，朗奈微笑着，脫了帽，向着征服者騎來，向他慶祝他的勝利。

安德雷公爵甚麼也再沒記憶了；他被人抬在槓架上，在路上的搖蕩，到了繃帶處的在傷口之用探針探索

等所引起的劇痛，使他失掉了知覺。直到那一天的尾上和着別的俄國的軍官們，受了傷的和遭了俘虜的，一道被送往病院時，他才恢復了意識。在這次的移動上他覺得稍稍恢復了一點元神，他能夠向周圍看，並且可以說話了。

在他恢復元神時所聽見的第一句話是一位護送着的法國軍官，那人急忙地說着：“他們是該停在這兒的；皇上立地會來；他高興來看這些俘虜。”

“今天的俘虜可不少啦，差不多是俄國軍隊底全部，他或者會看倦罷”，另一位軍官又說。

“是啦，但是這一位，他們說是亞歷山得皇帝的全親衛軍底司令官啦”，第一位的發言者說，指着一位受了傷的俄國軍官，穿着親衛軍兵底白色軍服。波爾孔斯奇認出了他是雷普寧公爵，他是在比得堡的社交界中曾經遇見過。在他的旁邊立着另一位親衛軍兵底軍官，十九歲的一位青年，也是負了傷的。

波拿伯急馳着跑來，把馬停駐着了，他看見俘虜們的時候，他說，“那一位是高級的軍官？”

他們指名着上校，雷普寧公爵。

“你是亞歷山得皇帝的，親衛軍兵團底的司令官

嗎？”拿破崙問着。

“我是指揮着一連人的”，雷普寧回答着。

“你們的一團人很可佩服地盡了你們的責任啦”，拿破崙說。

“大將軍底稱讚是一員兵卒底無上的犒賞”，雷普寧說。

“我是高興稱讚你們的”，拿破崙說。“在你旁邊的這位年青人是誰呢？”

雷普寧公爵說出了他的名字是中尉蘇胡特侖。

拿破崙看着他，帶着微笑地說：“他那樣年紀青青地便來和我們決戰啦。”

“年青是無妨於勇敢的”，蘇胡特侖脫氣脫氣地說。

“回答得真好”，拿破崙說；“年青人，你的前程遠大啦。”

安德雷公爵，是被陳在前列在皇帝眼前以備俘虜展示之盛的，他自然也受着他的注意。拿破崙顯然記起了是在戰場上看見過他，他用同樣的稱謂，“年青人”，來招呼他，那個觀念是他初見波爾孔斯奇時便聯絡在記憶裏的。

“還有你這位年青人”，他對他說，“現在覺得怎樣

呢，Mon brave（我的勇士）？”

在五分鐘前安德雷公爵雖然對搬運他的兵卒說了幾句話，他現在可沉默了，用他一雙眼睛緊盯着拿破崙。在那時候，和他所曾看見，所曾理解的那崇高的，公平的，慈祥的天宇比較起來，他覺得那佔領着拿破崙心境的全部趣味是萬分的無聊，他的英雄連同那淺薄的虛榮心和勝利的誇耀，是萬分的藐小，他不能夠向他回答。在他由多量的失血而致的衰弱，以及苦痛和死之將至所喚起的那嚴峻而莊重的想念之旁，一切的一切看來真是無足重輕，無所可否的。凝視着拿破崙的眼睛，安德雷公爵在吟味着功業之虛無，無人能解其意義的人生之虛無，更進是死之虛無——無死底意義是為在生的人所不能了解，不能說明的。

皇帝空空地沒等得出回答來，轉過身去向一位司令官說——

“留心着看待這幾位先生，把他們帶到我的營帳裏來；讓我的侍醫拉勒診察他們的傷痕。再見啦，雷普寧公爵”，他疾馳着去了。

他的面孔滿放着幸福和自滿底光輝。

搬運着安德雷公爵的兵士們，看見了瑪麗亞小姐

替她哥哥掛在頸項上的那個黃金的聖像，悄悄地替他取了，但是看見皇上對於這些囚人所表示出的寬大，他們又連忙把那聖像奉還了。

安德雷公爵不會看見是誰個又替他掛上，也不知道是怎樣改換了位置，他突然之間看見了那帶着聖像的纖細的黃金鍊子在他的胸上，在軍服的外邊。

“不知道會是怎樣的好啦”，安德雷公爵當他看見她的妹子以那樣的緒心和虔誠所掛在自己頸上的聖像時，他心裏這樣想，“不知道會是怎樣的好啦。假如萬事都和瑪麗所想的那麼簡單的明瞭。假使在今生能夠知道該向那兒去求救助，在生後，那邊坟墓底彼岸，又該期待甚麼的時候，會是怎樣的好呵！”

“假如我現在能夠說‘上帝喲，你憐憫我！……’，我會是怎樣的幸福而平和呀。但我向着誰說呢？是茫漠的不可知的力嗎，我不能向它祈訴，我甚至不能用偉大的全體或虛無一類的字樣來表示它”，他自己對自己說，“抑或是瑪麗所纏在這個小荷包裏面的神呢？除掉凡我所能理解的一切之虛無，而有不能理解、却更為重要的某物之偉大而外，是甚麼也沒有，的確是甚麼也沒有。”

槓架開始走動起來了。在每一次的搖動上他都感

覺着不可忍耐的痛苦。熱度愈見增高了，他陷進了昏睡狀態裏。他的父親，他的妻子，他的妹子，和他未來的子息等之幻影，他在戰鬥的前夜爲他們所感覺着的慈和，藐小的鄙屑的拿破崙之影像，罩在一切的這些上面的崇高的天，構成着他的譫嚶之主要的材料。恬靜的家庭生活和禿鷹山莊之平和的幸福，在他的想像之間通過。他是在享受着那種幸福的，突然之間那於他人的災難中感覺着幸福的眼光窄小的小人拿破崙走來了，同來的便是懷疑和苦悶，只有頭上的天宇還期許着平和。到清早的時分他的一切的夢幻融匯成人事不省與迷忘之混沌與黑暗，照拿破崙底侍醫拉勒看來，這個情形與其是向恢復，寧是終歸於死亡。

“他是一位神經質的胆液質的家伙”，拉勒說；“他不會有恢復的希望。”

安德雷公爵，和着其它一些無望的受傷者，被移交到地方上的居民的手裏了。

第四編

1.

在1806年的初頭，尼可來·樂士妥夫請假回家。德尼索夫也是要回到沃羅奈慈的，樂士妥夫勸他同往莫斯科，到他家裏去逗留一下。在到莫斯科前的一個站口上，德尼索夫遇着了他的朋友，便和他嗑了三瓶葡萄酒，儘管到莫斯科的路上是高低不平，他在那輛車中在樂士妥夫的旁邊已經睡得滿熟，樂士妥夫離莫斯科愈近，却是愈見不能安定。

“快要到了罷？快要？哦，這些瘋街道，瘋店舖，瘋的街燈，瘋的轎車夫！”樂士妥夫心裏想着，當他們在城門口驗了證明書，走進莫斯科的時候。

“德尼索夫，我們到了啦！還在睡覺！”他一面說着，

一面把他的全身伸向前去，好像取着那樣的位置可以使轎車的進行增速的一樣。德尼索夫沒有絲毫的回應。

“這兒是轎車夫查赫爾慣愛停着車的街角了；查赫爾也公然在這兒，依然是從前的馬。這兒是我們慣愛買薑餅吃的小店子了。快些罷！喂！”

“是那一家啦？”車夫問着。

“從這兒過去，在那盡頭處的那家大房子；怎麼，你沒看見嗎？那就是我們的房子了”，樂士妥夫接着說，“那不消說就是我們的房子了。”

“德尼索夫！德尼索夫！只要一分鐘就要到了咧。”

德尼索夫把頭抬起來，把嗓子清理了一下，沒有說甚麼。

“杜米屈里”，樂士妥夫向着坐在馭者台上的他的僕人說，“那燈光怕是家裏透出來的罷？”

“是的，你爺爺的書齋也上着燈亮了。”

“他們還沒有就寢嗎？唉？你以為怎樣？”

“老實你要記着啦，你不要忘記把我的那套新衣服拿出來啦”，樂士妥夫理着自己新蓄的鬚鬚又加上這一句。

“好，趕快點”，他向着馭者叫。“凡西雅，你醒來罷”，

他喚着又在開始串磕睡的德尼索夫。

“好，趕快些，給你三個銀盧布吃福加酒——趕快些！”樂士妥夫叫着，在他們離家門只隔得兩三家人家的時候。在他看來馬好像是沒動的一樣。到頭轎車掉向右手向着停車處跑去，樂士妥夫看見了頭上的那見慣了的脫着漆的簷板，門階，燈柱。轎車還在開動着跳進朝門的時候，他便跑了下來。房子却是冷淡地立着，就像是走進來的是誰人，它毫不關心的一樣。朝門裏一個人也沒有。

“糟糕！該沒什麼意外嗎？”樂士妥夫惶惑着，略略遲頓了一下，接着又沿着朝門，跑上了那熟習的歪斜的階坎。門柄依然如故，那上面的污垢是時常使伯爵夫人發脾氣的，轉起來依然和從前一樣不起勁。大廳上只有一枝蠟燭在燃着。

米海羅老頭子在他的坐位上睡熟了。

打雜的普羅柯菲，他的力量滿大，曾經舉起過一駕馬車的，坐在那兒在打磨自己的靴子。他瞥見了那打開來的門，他那帶睡的無關心的表情突然之間轉變成了驚惶的狂喜。

“皇帝老天！少老爺回來了！”他認出了他年青的主

人，這樣叫着。“怎攪的啦？我的寶貝？”普羅柯菲高興得搖頭擺手地，一直向客廳的門口衝去，想來是要去報告喜信；但是他顯然又把心機改變了，因為他又轉過身來，擁着他年青的主人的肩膊。

“都好嗎？”樂士妥夫問他，把自己的手從他挖開。

“託天老爺保佑，都好的啦！都很託福！剛好才開過了晚餐！少老爺，你讓我看你一眼罷！”

“一切都是很好的嗎？”

“都託福啦，是的，都託福啦！”

樂士妥夫，完全把德尼索夫忘記了，把自己的皮袍子脫掉，留心着想不讓別人先料到了他，他蹣着脚尖跑進了那廣大的，暗黑的會客廳。一切都和從前一樣，依然是擺着牌桌，蓋着罩子的燭臺，但是有一個人已經看見了這位年青的主人，有甚麼東西就像一股暴風一樣突然向他飛來，迎頭抱着他，和他接吻。又有第二第三個人影從第二第三道房門跑出；又是擁抱，又是接吻，又是歡呼，又是高興得流着眼淚。他辨別不出誰在那兒，誰是爸爸，誰是挈特霞，誰是培迭雅。大家都在同一刻時候叫着，談着，接吻着他。只有他的母親沒在他們裏面，他是記得清楚的。

“我簡直沒想到啦……尼可倫加……我的寶貝！”

“他回來了……我們的公子……我們的寶貝可兒呀……他變得真厲害啦！燭在那兒呢？拿茶！”

“也和我接吻罷！”

“心肝……也和我接吻罷！”

松尼雅，挈特霞，培迭雅，安那·米海樂娛娜，維拉，以及老伯爵都在擁抱着他：男僕女婢都簇擁在一間房室裏，又在說，又在叫。

培迭雅懸空地吊着。

“也和我接吻！”他不斷地叫着。

挈特霞也把他吊着，把他拖下來，在他的臉上滿臉地親着吻，又才放鬆了他，但緊緊地捉着他的坎肩，就像一隻牝羊一樣在同一個地方跳上跳下地跳，發着尖銳的歡喜的叫聲。

在他的周圍都是帶着喜淚的含情的眼光，在他的周圍都是在尋求接吻的嘴啦。

松尼雅把一個臉紅得就像紅呢一樣，也吊着他的手，滿欣幸地望着她所渴想着的他的眼睛，她的一身都在放着光輝。松尼雅剛好滿了十六歲，她是很可愛的，特別是在這樣幸福的，如飢似渴的興奮之一瞬間。她緊

盯着他，不能夠把自己的眼睛離開，微笑着，凝着自己的氣息。他親切地警視着她；但是他依然在期待着，在待望着某一個人，老伯爵夫人依然還沒有來。現在在門道上聽見有腳步聲了。腳步太快，差不多是難於認為是他母親的腳步。

但是是那老伯爵夫人，穿着一件他所不會看見過的新的衣裳，是他不在家的期中縫就的。一切的人都放鬆了他，他向他母親跑去。母子一走擁了，母親便沉落在他的胸上，啜泣着。她不能夠把臉抬起來，只是把自己的面孔壓在他那輕騎兵坎肩的冷清的鈕釦上面。德尼索夫，沒受着誰的注意走進了這室裏來，靜悄悄地立着看着衆人，一面在拭着自己的眼睛。

“我是令郎的朋友，凡西里·德尼索夫”，伯爵驚訝地望着他的時候，他向着伯爵自行介紹。

“極其歡迎的。我認得你，我認得你”，伯爵說着，和德尼索夫接吻擁抱。“尼可倫加有信給我們的，挈特霞，維拉，他來了呢，德尼索夫先生。”

同樣幸福而歡喜絕頂的面孔們轉向着德尼索夫底毛茸茸的樣子，把他圍着了。

“可愛的德尼索夫”，挈特霞大聲叫着，高興得忘乎。

其神，她向他衝去，吊着他和他接吻。每個人都爲挈特霞的舉動驚異了。德尼索夫也把臉紅了起來，但他微笑着，握着挈特霞的手，接吻了它。

德尼索夫被安置在客房裏去了，在這時候樂士安夫一家人都在燕息室中聚集在尼可侖加底周圍。

老伯爵夫人坐在他的旁邊，緊緊地握着他的手，每一分鐘都要在手上接吻一次。別的人們圍在母子旁邊，緊緊守看着他的每一言，每一視，每一動，總不離他們那熱心的含情的眼睛。他的弟弟和姊妹們在你爭我奪地要搶佔那最和他接近的地位，要搶着替他送茶，送手巾，送菸。

樂士安夫在他們對他所表示的愛情中是很幸福的。但是在初會見他們的那一瞬間因爲太幸福了。那使他目前的幸福就好像渺乎其小的一樣，他始終在待望着還要有些更多更多的甚麼。

第二天清早因爲路途的勞頓，他睡到了十點鐘。

鄰室中有劍，囊，劍縫，開放着的大皮箱，骯髒的馬靴雜呈着。一雙帶着拍車的打磨了的馬靴剛好提來立在牆邊上。男僕們把洗臉盆，剃鬚用的熱水，刷乾淨了的衣服送了進來。室中充滿着男性的臭味和菸草的香

氣。

“喂，葛里遂加，送管菸來！”德尼索夫的嗔聲氣在叫。“樂士索夫，起來呀！”

樂士索夫把自己乾澀的眼皮搓着，把蒙蒼的頭從睡熱了的枕頭上抬舉了起來。

“怎的，太遲了嗎？”

“已經不早了，快十點鐘啦”，挈特霞的聲音答應着，他們聽見在鄰室中有漿洗過的羅裙的窸窣聲和姑娘們的笑聲。房門開出了一個縫穴來，有些青色的東西，絲帶，黑髮和愉快的面孔們閃了一下。挈特霞和松尼雅和培迭娃走了來要看他是不是已經起了床。

“尼可倫加，起來呀！”挈特霞的聲音在門次又聽見了一次。

“立刻啦！”

在這時候培迭娃在外室中看見了那兩把軍刀，他歡喜連天的捉着，就像一些小的男孩子看見了做軍人的哥哥時所感受着的那種歡喜，他並沒顧慮着沒穿好衣服的年青男子在兩位姐姐面前是不中觀瞻的，便把寢室門推開了。

“這是你的軍刀？”他叫着。

兩位姑娘閃開了。德尼索夫把他那毛茸茸的兩隻脚桿藏在了被條下面，驚惶失措地向着他的朋友求救。房門容許了培迭雅進來，又關上了。門外起了一番笑聲。

“尼可倫加，穿着你那寢衣出來罷”，孛特霞的聲音在叫。

“這是你的軍刀？”培迭雅問着，“或者還是你的？”他又帶着一種特別的敬意轉向那黑雀雀的鬍鬚滿腮的德尼索夫。

樂士妥夫恩恩忙忙地穿上了靴襪，披上了寬衣，走了出來。孛特霞已經穿上了一隻上着拍車的馬靴，正要穿上另一隻。松尼雅在作旋迴舞，正要把她的裙邊轉成傘形，踞在地下，他在這時走出來了。她們兩人同樣地穿着一件新的湖色的上衣，兩個都新鮮，都帶着玫瑰花的顏色，都很高興。松尼雅跑開了，但是孛特霞捉着了她哥哥的手，把他引進了燕息室，在他們之間便開始了一段會話。只在他們彼此之間感覺着有趣味的整千整萬的瑣事，他們是問答不窮的。孛特霞凡是他說一句話，又凡是自己說一句話都在笑，不是因為他們所說的是趣談，只是因為自己是太高興，不能夠禁止着她的快

樂不浮泛而為嬉笑。

“啊，可不高妙？可不叫管好？”她每一分鐘都在這樣說。

在愛情底溫暖的陽光底影響之下，樂士妥夫一年有半以來才第一次感覺着自己的性靈和自己的面孔都浮在了那種孩提的微笑裏，那種微笑他自離家以後是不曾笑過一次的。

“喂，你聽我說”，她說着，“你現在已經是一個大人了，不是嗎？我真是高興，我有你這樣的一個阿哥。”她把他的鬍子捫了一下。“我不曉得你們男子漢究竟是怎樣一種形狀。就和我們一樣嗎？唉？”

“爲甚麼松尼雅跑開了呢？”樂士妥夫發問。

“哦，那說起來話很長！你要打算怎樣去和松尼雅講話？你是叫她‘儂’呢，還是叫她‘你’？”*

“看情形說話啦”，樂士妥夫說。

“我請你叫她‘你’罷；理由我隨後告訴你啦。”

“但是爲什麼呢？”

“好的，我現在就告訴你罷。你知道松尼雅是我的

* 外國文的第二人稱代名詞有通泛的和表親愛的兩種，在這兒我權且把‘儂’字當英文的 thou，‘你’字當 you。

朋友，我爲她是把手都燒過的朋友。這兒的，你看罷。”她把毛絲綾的衣袖挽起來，把她那長而細的柔軟的手腕由肘以上幾乎挨近肩頭的地方露了出來（那個地方就是穿着舞蹈會的衣服都是要被蓋着的），指示出一個紅記。

“我燒了來表示我對於她的愛。我只是把界尺燒紅了來，把它烙在上面的。”

在自己舊時的用工室中的梭發上，在肘下枕着小小的墊子，望着挈特霞的熱中着的眼光，樂士妥夫被引進了那種家庭的孩提的世界，那在別人是沒有意味的事情，而對於他却給與以人生中的最上的幸福。用界尺來燒手以表示愛情，沒使他詫異以爲無謂；他是懂得的，他並沒有驚訝。

“好的，還有甚麼呢？”他問。

“好的，我們就是這樣的一種朋友，這樣的一種好朋友！那其實是笨事啦——用甚麼界尺；但是我們是互相親愛的。假如她一旦是愛了一個人，那便是始終不變；我却不了解，我是忘記得很快。”

“好的，又怎麼呢？”

“是的，她就是那樣的愛我，也愛你。”挈特霞突然

把臉紅了起來。“好，你該還記得在你未走之前的事情罷。……她說你是把那些事情通忘記了。……她說，我要常常愛他，讓他自由。那真是叫管好，叫管高尚！是的，是的，不是很高尚？唉？”挈特霞問得很真誠，很有情誼，那可表明着他現在所說的話在前是流着眼淚談過的。

樂士妥夫思索了一下。

“我是不反汗的”，他說。“再者，松尼雅是那樣的可愛，世間上那有那樣的蠢人要拒絕自己的幸福呢？”

“不然，不然”，挈特霞叫着。“她和我是已經談過的。我們知道你會說那樣的話。但那不行，因為你不知道，你假如說那樣的話——你假如意識着你自己受着口舌的束縛，那豈不是弄來使她是故意說出那樣的話嗎？總之那會使你受着束縛和她結婚，那會把一切的事情都弄得不好啦。”

樂士妥夫看透了一切的情形是由她們兩人籌想得很有周到了的。在前一天，松尼雅由她自己的美把他打動了；今天在一瞥中他捉着了她，她覺得是更加可愛。她是一位滿有愛嬌的十六歲的姑娘，顯然是熱烈地在愛着他（那層他絲毫也沒有疑慮。）“我現在要愛她，就打

算和她結婚，沒有甚麼理由不可以的”，樂士妥夫思索着，“但是……在目前別種的快樂和開心事倒還很多啦！”

“是的，那是在她們一方面所得到的很好的結論”，他心裏想着；“我是當得保持着自由的。”

“好的，那很不錯啦”，他說；“我們隨後再談罷。有你做我的後援我真是高興啦！”他加上一句。“老實，你來告訴我罷，你對於波里士不是有點改變？”

“那是說不上的！”擎特霞叫着，發着笑。“我從不曾想過他，也不曾想過別人，我也不願去想。”

“哦，你不，你不！那嗎你要想甚麼呢？”

“我？”擎特霞回問着，她的面孔上輝耀着一種幸福的微笑。“你看見了都坡爾特沒有？”

“沒有。”

“沒看見那跳舞的名手都坡爾特？哦，那嗎好，你回頭便會明白。我呢——我就這麼個子的。”擎特霞把兩手弓着，把裙邊揭起來，呈出跳舞家的姿勢，退走了幾步，又掉轉身來，跳着輕快舞，把她小小的兩隻腳並在一道，立在腳趾尖上，又向前跳了幾步。

“你看我是怎樣立着的？你看啦，是這樣個”，她接

連着說；但是她在腳尖上站不穩定了。“我呢，就想成爲這麼個子！我是永不想嫁人的；我要去當一個跳舞娘。只是，你別要對別人說罷。”

樂士妥夫笑得很大聲而滿樂意，使住在房裏的德尼索夫健羨起來，拏特霞也禁不住和他一同發笑。

“唔，那可不很好？”她接連地說。

“哦，很好的。那嗎你現在是不想和波里士結婚了。”

拏特霞紅起了臉來。

“我不想和他結婚的。我回頭和他見面的時候，我要親自對他說。”

“哦，你要？”樂士妥夫說。

“但是都是沒意思的啦”，拏特霞接着饒舌。“哦，你聽我說，德尼索夫不好？”她問着。

“唉，他是好人。”

“好，再會啦，你去把衣服穿好來。那德尼索夫——不是可怕的一個人？”

“怎的，可怕？”尼可來問她。“不，凡西加是有趣的人。”

“你叫他是凡西加？……真有趣啦。好的，他真的很

好?”

“很好的。”

“趕快些罷，回頭來用茶。我們要在一道。”

挈特霞又站在腳尖子上，就像跳舞娘一樣跳出了房門去，但是微笑着只有十五歲的幸福的姑娘所能夠笑的微笑。樂士妥夫在會客室碰着了松尼雅，把臉紅了起來。他不知道怎樣和她對付的好。昨天在會面的時候，在那快樂的一瞬間，他們接過吻，但是今天他覺得那是不成事體的。他覺得每一個人，他的母親和他的姊妹，都在探伺地望着他，看他是怎樣和她對付。他接吻了她的手，稱她是‘你’和‘松尼雅。’但是他們的眼睛，在他們遇着的時候，說的話更親密，接吻得更溫誠。她的眼睛在向他求饒，說她自己敢於差遣了挈特霞去提醒他的舊約，謝他表示了他的愛情。他的眼睛謝她向他提供了自由，並告訴她無論是怎樣，他愛她的心總是不變的，因為要想不愛她的事情是不可能。

“說來真是怪咧”，維拉說，利用着大家都沒有說話的瞬間，“現在松尼雅和尼可倫加談起話來就給外人一樣啦。”

維拉的觀察是正確的，和她平常的一切的觀察一

樣；但和她大多數的觀察一樣，只是使大家不愉快——不僅是弄得松尼雅，尼可來，挈特霞泛紅了臉；連那老伯爵夫人，她是害怕着她兒子對於松尼雅的愛情會成爲一個障礙使他不能夠和高門連婚，她也把臉紅得來就給一位小姑娘一樣。

使樂士妥夫驚異了的，是德尼索夫穿上了新的軍服，上了頭油和香水，在會客室中裝束得就和在戰場上一樣的風致，而他對於閨秀們很有禮數是樂士妥夫所不曾夢想到的。

2.

他由軍隊上回到了莫斯科來，尼可來·樂士妥夫被家裏人看得成一位英雄，一位幹家之子，他們所崇拜的尼可俞加；被親戚們看待成一位有風致的，如意的，有禮節的青年；被他的知友們看待成一位俊秀的輕騎兵中尉，一位出色的跳舞家，莫斯科中最好的女壻候補者之一人。

全莫斯科都是和樂士妥夫家交際着的；老伯爵在那一年手裏很順裕，因爲他的田地都作了抵押，所以尼

可俞加還在騎他的駿馬，穿着極時髦的剪裁別緻的馬褲，在莫斯科誰都還不曾見過，極時髦的馬靴，尖頭鋒銳，上着小巧的銀拍車，能夠極趁心地過着日子。

回家後對於舊生活條件的適應費了最初的短短的幾天，樂士妥夫又感覺着住在家中的十分舒服了。他感覺着他已經長成了人。在神學試驗落第時的失意，向格吾里樂借過糧車錢的事情，他和松尼雅的偷偷的接吻——在他追想起來一切都很像幼稚，和他目前的距離遠到不可測度了。現在他是一位輕騎兵中尉，穿着銀絲燦爛的軍服，帶着聖佐治的十字徽章，他有一匹在訓練着賽跑的駿馬，時常在和有名的馬術家往來，都是些有年紀的可尊敬的人物。他也和住在步伐路上的一位貴婦人交際着，在晚上時常愛去訪他。在阿爾哈羅夫的跳舞場中跳着馬初爾加舞（波蘭舞），和克門斯基元帥談論戰爭，和德尼索夫爲他介紹了的一位四十歲年紀的上校用着弟兄般的親熱的稱呼。

他對於沙皇的熱誠住在莫斯科多少又減殺了一點，因爲在這兒他沒看見他，也始終沒有看見他的機會。但是他仍然時時在談着皇帝和自己對於皇帝的忠愛，在自己的語調中時常有這樣的一種暗示，便是他所

說的並不是他對於皇上的感情之全部，其中有某種東西是一般人所難了解的；莫斯科的人在那時候是以“天仙化人”的稱呼尊敬着亞歷山德·保樂維基皇帝的，他對於這一般的情感以全部的心胸表示着同情。

在莫斯科的短期的滯留中，在他回到軍隊之前，樂士妥夫沒有和松尼雅更加接近，倒是反對地愈見和她疏遠了。她很美貌而有愛嬌，並且很鮮明地是在摯愛着他的。但他是在那樣的一種青年時代，覺得應該努力的事情還很多，沒有時間來注意到戀愛，並且一個年青人是害怕受束縛的，怕犧牲了自己的自由，還有好些別的事情要做。當他在莫斯科滯留期中一想到松尼雅的時候，他要對着自己這樣說：

“唉！像她的人還有許多許多的會來，就在目前那樣的女性有很多的是在甚麼地方，我雖是還不知道她們。只要我高興，以後還有不少的時間來想到戀愛，但我現在是沒有時候。……”

再者，女性的交際在他看來好像是要使男性的品格低落的一樣。他去赴跳舞會，去和女眷們打交道，都覺得有點子不如意的神氣。賽馬，英吉利俱樂部，偕着德尼索夫的遊蕩，尋花問柳的那些勾當——那些又當

別論，那些事情對於一位才出頭的年青的輕騎兵是合乎本色的。

三月的初旬，老伯爵伊里亞·安得來維奇·樂士妥夫很忙的在籌備着在英吉利俱樂部開設晚餐，爲歡迎白格拉穹公爵。

伯爵穿着寬衣在那大廳上走來走去，督率着俱樂部的經理，那有名的費沃克迭斯它，和廚司頭，指揮着在席上所要用到的龍鬚菜，新鮮的胡瓜，莓子，嫩牛肉，魚肉。自從創立的一天起，伯爵便是那俱樂部的一位會員，而兼充着主任幹事的。他由俱樂部被委任了籌備白格拉穹歡迎燕的全權；因爲要籌備那種大規模的歡迎燕，除他以外再沒有更適當的人，而且在經費不夠時，像他那樣能夠自己貼錢的人是更加難得的。廚司和俱樂部的經理滿面春風地傾聽着伯爵的指示，因爲他們明白從一次價值幾千盧布的燕席中要找回扣，在他名下是比誰還要容易的。

“好的，那嗎，要記着用扇形貝啦，龜湯加扇形貝啦，你是明白的。”

“冷吃呢，我想——是三道嗎？……”廚司問着。

伯爵想了一下。

“比三道是不可再少的……要一個麻溶蛋汁的啦”，他說，一面屈着指頭。

“其次是爵爺的命令叫把大的蝶餃拿來嗎？”經理問着。

“是的；那是節省不了的，他們的價錢如果始終不讓，我們也只好去買來。呵哈，幸好想起來了。不消說我們在桌上是要有別的一種開席品的啦。呵哈，糟糕！”他搔着腦壳。“誰去替我拿些花來啦？米廷加！喂，米廷加！你趕快跑，米廷加呀”，他對着走進來了他的管家說，“你趕快跑到下部莫斯科去”（在莫斯科郊外的伯爵的領土），“告訴園丁馬克心加，叫他把田夫們召集起來從溫室中採些花來。叫他把所有的花通通送到這兒來，用毛氈來包好啦。再說我這兒在禮拜五要二百盆的盆栽啦。”

諸如此類的指示，他接二連三地給出了之後，他正打算走開，到伯爵夫人那裏去息息氣，但是又想起了些別的事情，親自走轉來了，把廚司和經理叫了轉來，又開始發出種種的命令。他們聽見門道上有輕的男性的脚步聲，有拍車的響聲，少伯爵走進來了，俊秀而有血氣，蓄着稀薄的鬍鬚，在平易的莫斯科生活中看來是更

加有精神，更加漂亮了。

“哦，娃子！我的頭腦像在攪水車一樣啦”，老紳士帶着一些害羞的微笑看着他的兒子這樣說。“你可以來幫我一下忙啦！你要曉得，我們還要找幾個唱歌的人來的。音樂都是有的，我們可不好找些祭普西的賣唱者嗎？你們軍事上的朋友是喜歡那一道的啦。”

“爸爸，你聽我說罷，我相信白格拉等公爵在勳格拉本之役所費的準備都沒有你老人家目前所幹的這樣狼狽罷”，他的兒子微笑着說。

老伯爵假裝着要生氣的樣子。

“哼，你會誇口，你試手看看罷！”

伯爵掉過頭去望着廚司，那人帶着一個伶俐而虔敬的面孔洞察地同情地由父親看到少君。

“年青的家伙們你看有甚麼辦法啦，費沃克迭司它？”他說；“他們笑我們這些老頭子。”

“真的啦，爵爺，年青人的本領充其分只是曉得吃一頓上席，但是要怎樣來籌備，怎樣來應酬，他們是不相干的。”

“千真萬確，千真萬確！”伯爵叫着；滿快與地握着他的兒子的兩手，他叫道：“你要曉得我現在把你捉着了！”

你立刻坐一乘轎車，駕起兩頭馬，趕到貝穌雪夫那裏去，說是伯爵伊里亞·安得來維奇派來的，你說，要他的莓子和新鮮鳳梨。那些物品別處是找不到的。假如他本人不在家，你可以走進去，把消息傳給公爵夫人；還有是，你從那兒再趕到該奔提去——車夫伊巴特加是知道那個地方的——在那兒去看看伊柳緒加，那位祭普西，在伯爵沃爾羅夫那裏跳舞過的，你記得嗎？穿着白色的哥薩克服裝的，你把他帶到我這兒來。”

“他的祭普西姑娘們也一同跟着他帶來嗎？”尼可來笑着發問。

“來的，來的！……”

就在這個時候，安那·米海樂娛娜輕腳細爪地走進了室裏來，帶着基督教徒的慈祥的面貌，又挾雜着一些事務家的操心着的表情，那種表情是從不曾離開過她的面孔的。雖然安那·米海樂娛娜每天都要來碰着伯爵是穿着寬衣的，他總覺得被她碰着了是難乎爲情，每次都要告歉一下。

“不要拘行跡啦，親愛的伯爵”，她說，和婉地閉着她的眼睛。“我是正要去看貝穌雪夫的”，她說。“年青的貝穌雪夫到了，現在凡是我們所要的東西，伯爵，都可

以從他的溫室裏拿來啦。我自己也有點私事要去會他。他替我送了一封波里士的信來。託天的保佑，波里士現在進了參謀部了。”

伯爵看見安那·米海樂娛娜要來幫着擔任他的使命之一部分，他高興得不亦樂乎，下出命令叫人替她預備馬車。

“來叫貝蘇雪夫來罷。我要把他的名字寫上去。他的夫人和他還好嗎？”他問。

“阿，親愛的，他真是不幸呢”，她說。“假使我所聽來的話是實在的，那真是有點駭人啦。在我在高興着他的幸福的時候，絲毫也沒有想到這件事情！他是那樣高尚的，天使般的性格啦，那年青的貝蘇雪夫！是的，我是澈心澈肝地可憐他，我要盡我的力量想方法來安慰他的。”

“甚麼，究竟是怎麼的？”樂士妥父子同時發問。

安那·米海樂娛娜深深地嘆了一口氣。

“多羅柯夫，瑪麗亞·伊凡諾娛娜的兒子”，她神祕地低語着，“說是完全把她弄上了。弼魯招待他，請他到聖比得堡的自己的公館裏，現在是鬧成這樣！……她到了這兒。那位無賴漢也跟她來了”，安那·米海樂娛

娜說。她希望除同情弼魯之外不表示甚麼，但是她不留心的語調和半微笑中，她却洩漏了些對於她所稱呼爲無賴漢的多羅珂夫的同情。“弼魯本人說是爲這件麻煩事弄得很難過。”

“好的，總之，告訴他到俱樂部來罷——那可以散散他的心。這回真是盛大的筵席啦。”

第二天，三月三號，在午後將近兩點鐘的時候，英吉利俱樂部的二百五十名會員，和他們的五十名的來客，在等待着當日的顯客，奧大利戰爭的英雄，自格拉穹公爵之到來。

在接着奧斯特里慈的敗報當時，全莫斯科在初是被投進了疑惑裏。在那個時代俄國人是狂於勝利的，接到敗報，有些人總是不信，又有些人想在某種例外的原因中尋求這樣奇怪的一個事件之說明。英吉利俱樂部是全莫斯科的名士，有正確的知識和斤兩的人聚集的地方，在那敗報開首傳到的十二月的一月中，在那兒關於戰爭和新近的敗績沒有人說過一句話，就好像大家結就了一個沈默的同盟一樣。在談話中居於領導地位的人物們，如像羅士安普清伯爵，幽理·務拉底米羅維奇·多爾哥魯基公爵，凡魯奕夫，馬爾珂夫伯爵，淵沈

斯基公爵，都不在俱樂部裏露面，但只是在客人的第宅中和親近的人接談。

以它人之意見爲意見的莫斯科社交界的一部分（像伊里亞·安得來維奇·樂士妥夫伯爵的確是屬於這一流的）在短時期中沒有領袖人物，關於戰爭的進行上沒有一定的見解。莫斯科的人覺得事情有點不妥，又想到那不如意的消息要加以批判是很難的事情，率性便是沈默着的好些。但是停不好久，就像退了堂的陪審員從他們的商議室中走出了的一樣，那些領袖人物又現出頭來在俱樂部中發表他們的意見，有一個明瞭的正確的公式得到了。俄國兵打敗了的那件難以相信的，互古未聞的，不可能的事情，有可以說明的原因發現了，一切都明瞭了起來，同樣的話頭傳遍了莫斯科的東西南北。這些原因是：奧國兵的投降，給養的不足，波蘭人普爾契畢顯斯基和法蘭西人朗杰隆的內應，辜屠索夫的無能，以及（這一層是用低抑的聲調悄悄地說的）皇上之少不經事，他信用了沒有品格和能力的人們。但是軍隊，俄國的軍隊，每個人都在說，是異乎尋常的，顯示了英勇的奇蹟。士兵，官長，將軍——人人都是英雄。但是英雄之中的英雄要數白格拉穹公爵，他在勳格拉

本之戰，在由奧斯特里慈的退却上都顯示了身手，只有他的那個縱隊是嚴整地退下來的，他在整天之中擊退了兩倍多的強敵。白格拉穹在莫斯科中被選爲了國民的英雄的，是因爲他是外省人，他和莫斯科沒有關係。在他的人格中，大家尊敬他是單純的能戰的俄國軍人，沒有甚麼夤緣，沒有甚麼奸計，而且還由意大利遠征的記憶與蘇華樂夫之名結合着的。再者，給他以這樣的榮名的還有最可能的一條路，是藉以表示對於辜屠索夫的反感和輕蔑。

“假使沒有白格拉穹的時候，il faudrait l'inventer（一定會有人發明一個出來的）”，諧謔家的辛西摩仿着福祿特爾的話說。

關於辜屠索夫的話全沒有人說到，或則是背地裏罵他，說他是腐敗的官僚，昏庸老朽的俏皮客。

全莫斯科的人在反復着多爾哥魯珂夫公爵的話，“要三折肱方能成爲良醫”，這句話在目前的敗北中暗示着以前的勝利之慰藉的殘痕；還有是羅士安普清的一些話頭，法國兵要用種種的激勵才能激上戰場，德國兵定要用邏輯向他們證明，說後退比前進還要危險，但是俄國兵呢却要你遏制着他們，不要太蠻幹了！奧斯

特里慈之役我軍的官佐和士兵所表示出的個個的英勇的佳話不斷地向四處傳播起來。有一個士兵救了一桿軍旗，又有一個士兵殺了五名的法國兵，又有一個士兵單人獨馬地裝實着五門大砲。不認識伯爾格的人也在談說着他，說他的右手受了傷，左手拿着軍刀去衝鋒。沒有人談到波爾孔斯奇的，只有認識他在暗暗悼惜他，說他死得那樣年青，丟下了自己的妻子，和他的怪脾氣的老父。

3.

三月三日英吉利俱樂部的一切的房間都充滿着熱鬧的聲音；俱樂部的會員和來賓，有的穿着軍服，有的穿着禮服，更有的上着髮粉，穿着長袍，就像春天的蜂子朝王一樣，立的立着，碰的碰頭，分的分手，跑的前前後後的跑。上了粉的聽差們穿着制服，蹣着拖鞋和襪子，立在每一處的門口，留心着去追隨那些來賓和俱樂部會員們的一舉一動，好讓他們去服事。

那些出席的人大多數是有些年紀的有地位的人物，有寬大的神氣泰然的面孔，有肥胖的指頭，聲音笑

貌都是巍然儼然的。這一階級的來賓和會員們坐在一定的常席上，聚首的是一定的常會的幾個人。那些出席者之一小部分是臨時的來客——大抵是些年青人，德尼索夫，樂士妥夫，多羅珂夫便在這裏面，多羅珂夫現在又是惹繆諾夫斯基聯隊的軍官了。那些年青人，尤其是軍官們的面孔上，帶着含有輕蔑的對於老人們的敬意，那對於老的一輩人好像是在說，“尊敬和禮貌呢我們自然要提供給你們，但你們要記着，整個的未來是屬於我們的。”

俱樂部的一位舊會員訥斯危次克也在那兒。弼魯奉承着夫人的嚴命把頭髮蓄長了，眼鏡取掉了，穿着頂時髦的服裝在各處的房間中竄來竄去，但是帶着憂鬱的沈抑的表情。就在這兒也和四處一樣，他被跪拜於他的財富的人們之霧圍氣包圍着，他以一種含着輕蔑的優越的神氣隨便地對待他們，那樣在他是已經成了習慣了。

照年紀說，他是屬於年青一輩的，但由他的財產和門第他是那老年人界的一員，故爾他由這一批又走到那一批。老年人中最有名望的人們便形成着那一批人的中心，便是不認識的人也要恭而且敬的走攏來傾聽

這些名人的警咳。大的集團是形成在羅士妥普清伯爵，凡魯奕夫，拿里緒金諸人的周圍的。羅士妥普清在表說着俄國兵怎樣被奧國兵的逃走把隊伍衝亂了，須得用刺刀來在逃兵之中開出一條血路。凡魯奕夫嚴密地在報告着烏凡羅夫由聖比得堡被差遣來，是要探伺莫斯科中關於奧斯特里慈的意見的。

在第三集團中拿里緒金在反復着奧國的軍事會議的逸譚，說是爲回敬奧國的將軍們之愚鈍，蘇華羅夫像雄雞一樣叫了一下。立在旁邊的辛摩西想要恢諧一下，他說辜屠索夫似乎連那並不很困難的本領——學做鷄叫——都不能不從蘇華羅夫學來一樣，但是年老的俱樂部會員們都很嚴重地看待着這個談諧，順便地給了他一個注意像在那一天上連提到辜屠索夫的名字都是失格的。

伊里亞·安得來維奇·樂士妥夫依然當心着踏着他那柔軟的靴子恹恹忙忙地由餐室走到談話室，恹恹忙忙地向着些名士與不名士打着招呼，那每個人他都是認識的，每個人他都是一視同仁。他的眼睛時而在探尋他少君的凜凜的風姿，愉快地看着他，向他遞眼色。小樂士妥夫是和多羅珂夫立在筵邊的，他是才和他認

識，而且一見如故。

“我請你到我家裏來看望我們啦；哦，你是我小兒的朋友……你們是在一道的，同在陣上顯得好身手啦。……呵，凡西里·伊格拿迭奇……你好嗎，今天……老朋友”，他掉向着一位年老的紳士，是才走進來的，但在他對於他的寒暄還沒時候完結之前，一般地起了動搖，一位侍者帶着誠惶誠恐的神氣來報告：“他已經到了！”

叫鈴響了：經理衝向前去；散在各室中的來賓們聚集成了一團，就像堆在竹箕上的麥一樣，立在宏大的廣廳門口等待着。

在前廳的門口，白格拉穹出現了，沒戴帽子也沒帶劍，兩種都是遵照着俱樂部的習慣，解脫了寄放在司關處的。在奧斯特里茲之戰的前夜樂士妥夫看見他時是戴着一頂灰色的羊皮帽，肩頭上荷着馬鞭，今天的姿勢也不是這樣，但是穿着一件新的緊紮的軍服，帶着俄國的和外國的勳章以及聖佐治寶星，在胸部之左側。他對於這次的招燕顯然另垂青眼，他的頭髮剛好剪了，鬍子也剛好剃了，那却使他的面相改變得不很好。他有一個稚氣的天真爛漫的面相，那和他那糾糾的男性的身裁相連合着，給他以一種表情頗頗有點滑稽。貝克勒斯和

甫與費沃多爾·培屈羅維奇·烏凡羅夫陪伴着他，仍然立在門口，就像對於一般最尊貴的顯客一樣，要讓他走前路。白格拉穹有點陸感，不想膺受他們的大禮；於是在門前便小小遲頓了一下，但是白格拉穹終於走了前路。他在那應接室中的炭木地板上走得有點畏縮，兩手不知道怎樣放的好。他在耕造過的田野上，在砲火下面馳驅着，就像他在勳格拉本在庫爾斯基聯隊前面所走過的那樣，怕要更拿手，更平易的。

幹事們在第二道門上接着他，說了兩三句得見了這樣一位顯客的他們的快活，他們不等待回話便把他簇擁起來，就好像已經把他佔領着了的一樣，把他引進客廳。要走進那客廳門是不可能的，因為會員和來賓們簇擁在那兒，你爭我奪地要從彼此的肩頭上來搶先看白格拉穹一眼，就好像他是一頭珍奇的野獸一樣。伊里亞·安得來維奇伯爵笑得比任何人還要起勁，不斷地反復着說，“讓開路來，孩子們，讓開，讓開”，羣衆分開了來，讓來賓們進了客廳，讓他們坐在客廳正中的梭發上。一些大人物，和俱樂部的更顯赫的一些會員們，圍繞着這新來的幾位賓客。伊里亞·安得來維奇伯爵又自行從人羣中開出一條路來走出客廳去，一分鐘後又

帶着另一位幹事來，捧着一個大銀盤，向白格拉穹公爵呈出。在那盤中盛着一首詩，是做來印刷好了，來讚頌英雄的。白格拉穹看着盤子，摩不着頭腦地向自己周圍四顧，像要找來帮手。但是在大家的眼中他看見有要他投降的期待。覺得是無可如何，白格拉穹便毅然地用兩手把盤子接着，氣忿地責罵地望着捧了盤子來的伯爵。有一位先生慫慂地從白格拉穹手中把盤子接過來（不然他會捧着盤子直到天黑，要把盤子捧上席面的），請他注意盤子裏面的詩。“好的，那就讓我來唸一唸”，白格拉穹好像這樣說着地，把他那一雙疲乏的眼睛釘在紙上，他開始唸起來，帶着一種認真的聚精會神的表情。詩的作者又才接過手去，自己朗誦起來。白格拉穹公爵低着头傾聽。

“你是亞歷山德王朝底誇耀！

你爲我們救了提都司穩坐王朝！

你是我們的干城，祖國的樑棟，

崇高的精神，疆場上的凱撒英雄！

拿破崙到了他的光榮的絕頂，

費了心血學知道害怕白格拉穹的雷名，

再不敢來干犯俄羅斯的大兵”，云云，云云。

但他還沒把詩唸完，大司務發出了雷霆的聲音吼着：“席面停當了！”房門開了，由食堂中震響出坡隆奈斯舞曲的音律：“舉起勝利的喊聲，勇敢的俄羅斯人，愉快地歌詠”，伊里亞·安得來維奇伯爵含怒地望着那還要把自己的大作讀下去的作者，向白格拉穹點了一下頭，招呼進食堂去。一切的人都立起來了，覺得餐事是比詩還要重要，白格拉穹又趕着衆人的先路走進食堂。在兩位（和沙皇同名的）亞歷山德——貝克勒雪夫與拿里緒金——之間的名譽的席位上，他們把白格拉穹安頓着：三百名的大小人物照着自己的地位和輕重把席面圍坐了起來，那些更重要的大人們，便更和顯客接近——就像流水要自然地保持着它的水準一樣。

正要開席的時候，伊里亞·安得來維奇伯爵把自己的兒子介紹給公爵。白格拉穹認出了他，說了幾句話，彀棘地不成條貫，像他那天所說的話通是這樣。伊里亞·安得來維奇伯爵在白格拉穹在和自己的兒子說話的時候，洋洋得意地向着四下的人瞻望。

尼可來·樂士妥夫，偕着德尼索夫和他新結識的多羅珂夫，一同坐在將近席面的中央處。正對着他們的

是弼魯和訥斯危次克公爵。伊里亞·安得來維奇伯爵同別的幹事們是坐在白格拉穹的對面，就像莫斯科全城的誠懇具現在了他一人的身上一樣，極端慇懃地款待着公爵。

他的努力是沒有虛費的。全部的席面——無論是素菜暈菜——都很佳妙，但他不等到席終他依然是不能夠完全滿足的。他向食堂聽差頤使了一下，向那侍者耳語些指示，等着每盤已經知道的菜他都不免有些罣慮。一切都是頂刮刮的。在第二輪上捧出了那龐大的蝶鮫（伊里亞·安得來維奇一看見了便爲喜悅和謙遜紅起了臉來），侍者開始拔開酒瓶嘴子，傾出香賓酒。在這一輪魚惹起了大家的歡動之後，伊里亞伯爵和它的幹事們交換眼色。“祝杯是有很多的，現在可以開始了！”他低聲說着，把玻璃杯舉在手裏，站立了起來。大家都沈默着，等待着他說出甚麼話。

“皇帝陛下萬歲！”他叫着，同時他那慈和的眼睛裏有喜悅和熱情的眼淚潤濕了。就在那時候音樂隊開始彈奏：“舉起勝利的喊聲！”大家都由座位上立起來喊着：“呼啦！”白格拉穹也叫着“呼啦！”，那聲音就和在勳格拉本的戰場上所喊着的一樣。年青的小樂士妥夫的

熱烈的聲音可以聽見是超過三百人的聲音之上。他是幾乎要流出眼淚來的。“皇帝陛下萬歲”，他號叫着，“呼啦！”舉起杯來一飲而盡，飲後把杯子投在了地板上。許多的人都效法他。那高聲的喊叫繼續了好一會。吶喊沈靜了時，侍者把那打破了的玻璃掃除起來，大家又開始坐下去了；微笑着他們自己所鬧出來的喧嚷；又開始談起話來。伊里亞伯爵又立起身來了，警視着放在自己食盤旁邊的紙條，要爲我們最近的戰陣上的英雄，皮約屈爾·伊凡諾維奇·白格拉穹公爵乾杯，伯爵的碧眼又含孕着眼淚了。“呼啦！”又由三百人的賓主同聲叫喊一次，這次沒有奏樂，是由一隊歌手合唱起歌來，是包危爾·伊凡諾維奇·辜屠索夫做的：

“俄國的軍人天下無敵，
英勇本來是勝利之契，
我們有我們的白格拉穹，
我們的敵人都拜下風”，云云，云云。

歌者們把歌一唱完之後，接連着又是好幾次的乾杯，伊里亞伯爵愈見愈見受着感動，酒杯打壞得愈多，喊聲愈

見酣烈。他們爲貝克勒雪夫乾杯，爲拏里緒金乾杯，爲烏凡羅夫，爲多爾哥魯珂夫，爲亞普拉克辛，爲凡魯奕夫乾杯，爲幹事們乾杯，爲會長乾杯，爲全體俱樂部的會員們乾杯，爲全體俱樂部的來賓乾杯，最後是特別爲辦理席面的大主席，伊里亞·安得來維奇伯爵乾杯。在那次的乾杯上伯爵取出了自己的手巾來，把自己的面孔掩着，甘脆地哭了。

4.

弼魯是坐在多羅珂夫和尼可來·樂士妥夫的對面的。他是和平常一樣，飽吃酣醉了一頓。但是凡爲認識他的人們都能夠看出了他那天是有些大大的改變。在席上自始至終他都沉默着，蹙着額，縮着眼睛東瞻西望，或則讓他的眼睛完全是心不在焉地釘着一些東西，用手指擦擦自己的鼻尖。他的面孔抑鬱而沉悶，在他周圍的事情他似乎是沒聞沒睹；似乎只是在想着某一種事情，有些沉痛而苦難解決。

這個苦着他的難於解決的問題是由於從妹們的幾位小姐所得到的暗示，說那多羅珂夫在莫斯科和他夫

人的親密，更還有是他清早接到了一封匿名的信，凡是匿名的信總是有些俏皮話好說的，那信上說他戴着眼鏡把眼睛遮了，說他的夫人和多羅珂夫的結合除掉他自己之外沒有一個人不知道的。阿魯並沒絕對地相信從妹們的暗示，也沒相信那封匿名的信件，但他現在是怕看那坐在自己對面的多羅珂夫。每一次他偶然瞥見了多羅珂夫底美好的驕傲的眼睛，阿魯都覺得就好像有甚麼可怕的醜惡的東西在他的胸中湧起來了的一樣，他趕快地掉開。不隨意地把自己的夫人的過去和她對待多羅珂夫的態度全部追想起，阿魯看明白了那信中所說的事情或許是真實，至少或許會顯得是真實，只要那不是關係於自己的夫人。阿魯禁不着回想到在戰爭後完全恢復了舊職的多羅珂夫，回到比得堡來看他。多羅珂夫利用舊年浪蕩時代和阿魯的友誼，一直走到他家裏來，阿魯便留着他，又借錢給他。阿魯回想到鶴蓮微笑着說不高興多羅珂夫留在他們家裏，那多羅珂夫又俏皮地對他稱讚過自己的夫人底美貌，直到他們到莫斯科來了的時候他不曾離開過他們。

“是的，他很漂亮”，阿魯心裏想，“我也曉得他。要毀壞我的名譽，要作弄我，那在他是特別感着趣味的，

就因為我是替他奔走過，我把他當成了朋友，周濟過他。我知道的，我懂的，假如那事情是真確，那在他賣我的行爲上會要加上多麼好的滋味呀。是的，假如那事情是真確的，但我不相信。我沒有權利去信，我不能夠相信。”他想起了在多羅珂夫橫起了心腸的時候底臉上的表情，例如當他把警察捆在熊背上，把他推進了水裏的時候，或者是無原無故便要找人決鬥，無原無故便要拉出手槍來打死一匹馬車馬的時候。那種表情時時現在多羅珂夫的面孔上來，當他在看着弼魯的時候。“是的，他是一位橫暴的無賴”，弼魯想着；“要殺死一個人在他是不算數的，在他看來一定是認爲甚麼人都在怕他。他定然高興那樣。他定然以爲我是在怕他的。並且實際上我的確是怕他”，弼魯默念着；在這些想念上他又感覺着有什麼可怕的醜惡的東西由他的胸中湧起來了。

多羅珂夫，德尼索夫，樂士妥夫，是坐在弼魯的對面，他們好像很是很高興着的一樣。樂士妥夫愉快地和他的兩位朋友傾談，其中一個是勇敢的輕騎兵，另一個是有名的兇惡無賴，時而又向弼魯投出些取笑的視線，弼魯心中有事地頹喪着，身體又肥大，他在席上是很刺目的。樂士妥夫不高興地看着弼魯。第一層，因為弼魯

在有風致的輕騎兵底眼中，是一位有錢的文官，一位美人底丈夫，總而言之是一位老串頭。第二層是因為弼魯有心事在懷，渾渾噩噩的沒有認出樂士妥夫，沒有向他點頭回禮。當他們在為沙皇乾杯的時候，弼魯沉思着，竟沒有起身，也沒舉起杯子。

“你在幹甚麼？”樂士妥夫向他叫着，用着興奮的兇猛的眼光看着他。“你沒聽見：在為我們的皇帝陛下乾杯！”

弼魯嘆了一口氣順從了他，站起來，把杯乾了，等到大家又坐下了，他帶着和靄的微笑轉向着樂士妥夫。

“對不着，我沒記起你來”，他說。

但是樂士妥夫已無心於他了，在吼着“呼啦！”

“你怎的不溫一下舊交啦？”多羅珂夫對着樂士妥夫說。

“哦，沒提他罷，他是一位傻瓜”，樂士妥夫說。

“美人們的丈夫應該要憐惜一下啦”，德尼索夫說。

弼魯沒有聽見他們所說的話，但他知道他們是在談論自己。他把臉紅了，掉在一邊去。

“好的，來替美人們乾杯罷”，多羅珂夫說，帶着一種認真的表情，不過在兩個口角上是浮着微笑的，他轉

向着弼魯。

“培屈魯雅，我們爲美人們和她們的情人們乾杯”，他說。

弼魯把眼睛埋着，把杯乾了，沒看多羅珂夫一眼，也沒回答他。分配着辜屠索夫的歌詞的聽差放了一張在弼魯旁邊，是把他當成着顯客之一的。他要去拿起來，但是多羅珂夫把身子屈過來，從他的手中把紙頭搶過去，開始唸起來了。弼魯看了多羅珂夫一眼，他的眼睛埋下去了；有些可怕的醜惡的東西，那在席上始終把他苦惱着的，又起來捉着他。他把他那肥胖的全身屈過桌面去。

“你幹得太沒道理！”他叫着。

聽見了那種叫聲，又看見了那叫聲是對誰發的，訥斯危次克和他右手的隣席吃了一驚地趕忙掉過來向着貝穌雪夫。

“噓，噓，你怎的？”吃了驚的聲音在低語着。

多羅珂夫用他那明朗的，快心的，殘忍的眼睛望着弼魯，仍然含着同樣的微笑，就好像是在說“這樣一來正合孤意。”

“我是不放手的”，他明白地說。

阿魯蒼白着帶着發戰的嘴唇把那詩箋搶了過來。

“你……你……無賴漢！……我要和你決鬥”，他說，把椅子向後移動，從席上立起了身來。在阿魯這樣動作着，談出了這些話的一瞬間，他感覺着那苦擾了他二十四小時的對於他夫人的貞操問題，算最後地毫無疑慮地得着了肯定的答案。他憎恨她，永遠地和她絕離了。儘管德尼索夫勸解着，叫樂士妥夫不要干預這件事體，樂士妥夫依然承應了做多羅珂夫的中介人，席後他和貝穌雪夫的中介人訥斯危次克商議着決鬥的條件。阿魯回家去了，但是樂士妥夫偕着多羅珂夫與德尼索夫仍然留在俱樂部裏聽祭普西和歌者們的唱歌，鬧到夜闌。

“那嗎我們明天在索珂爾尼基再見”，多羅珂夫在俱樂部的門階上和樂士妥夫分手的時候這樣說。

“你是很有把握嗎？”樂士妥夫問他。

多羅珂夫停止着。

“好的，你聽我說罷，我要在三兩句話中把決鬥的祕訣傳授給你。假如你要決鬥，你要寫下甚麼遺囑，要寫些長驪驪的信給你的兩老的，怕你萬一會被人打死，那你真糟糕，你一定會上當的。但你要放下決心去，要

盡力的趕快而且拿穩着，一定要把你的敵手殺死，那嗎凡事都會順利的。珂斯突羅馬有一位打老熊的人愛對我說：他說，‘老熊，誰個不害怕呢？但到一看見了一匹老熊，你的恐怖便通通消滅了，你只是想着怕把它跳掉！’唉，我就是這樣的心境啦。好的，我們明天再見。”

第二天在早上八點鐘的時候，弼魯和訥斯危次克到了索珂爾尼基林地，看見多羅珂夫，德尼索夫，樂士妥夫，已經到了那兒。弼魯的神氣好像一個人沉思着別的事情和目前沒有干係的一樣。他的面貌看來是空洞的而帶着黃色。他一夜都沒有睡覺。他心不在焉地向他周圍觀看，好像在強烈的太陽光中一樣，把眼睛縮小起來。他是絕對地被兩種想念吸收着的：第一是他夫人的罪過，這在無眠的一夜之後是已無絲毫的疑慮的，其次是多羅珂夫的無罪，多羅珂夫和自己並無干係，自然用不着要來顧惜他的名譽。“我掉在他的地位上說不定我也會幹出的”，弼魯心裏想。“一定的，我一定也會幹同樣的事情；那嗎，這決鬥，這殺伐，有甚意思呢？不是我殺死他，便是他打中我的頭腦，肘拐，或者膝蓋。離開這兒罷，跑掉罷，躲藏在甚麼地方去”，他的心中起出了這樣的願望。但是正在他心中起着這些觀念的時候，

他反轉沉靜了起來，安祥了起來，使看着他的人都生出敬意，他問着，“快了嗎？”又問着“已經停當了嗎？”

凡事都停當了的時候，兩條劍插在雪上做界限的標識，手槍裝填好了，訥斯危次克向弼魯走去。

“伯爵”，他以畏怯的聲調說，“在這樣嚴重的時間，在這樣很很嚴重的時間，我假如不把真話向你說明，我要算是沒有盡好我的責任，也辜負了你選我來做你的中介人的信賴和光榮。我想這場爭鬥是沒有充分的理由的，值不得要來流血。……你是錯了，你不是全然無錯；你是過於興奮了。……”

“唉，是的，真是滿大的呆事”，弼魯說。

“那嗎，允許我表示你的後悔罷，我相信我的對手們一定是要接受你的和解的”，訥斯危次克說（他就給其他的在這種事件中做着中介者的一樣，是不能夠相信這場口角會成為真正的決鬥的。）“你要曉得，伯爵，知道改過比任性蠻幹要高尙得很多。雙方都沒有受侮辱。許可我去談判罷。……”

“不，你要談判甚麼呢？”弼魯說，“那是不關緊要的。……已經停當了嗎？”他又加問一句。“只請告訴我該怎樣走，走從那兒去，手槍是怎樣放的。”他不自然地

帶着謙遜的微笑說。他把手槍拿起來，開首問怎樣放，他自己是從不會拿過手槍的人，這個事實他不想承認。

“呵哈，是那樣的，自然我是知道，我只是忘記了”，弼魯說。

“沒有和解，絕對不”，多羅珂夫在向着德尼索夫說，（德尼索夫在他的一方面也是在想調停的），他也走上了指定的地點。

選定來決鬥的地點離開放着轎車的路有八十步的光景，是在松林中的一面廠地上，有冰雪覆蓋着，在最近幾天的溫暖的天氣中軟化着了。兩位敵對者在廠地的邊上立着，彼此離開有四十步的光景。兩邊的中介者爲測量步數，把腳跡留在那深的潤濕的雪裏，從他們立着的地方走到訥斯危次克和德尼索夫的劍，插在離各人有十步遠的地上做界限的。溶雪和霧氣依然在繼續着；在四十步路以外甚麼都看不清楚。三分鐘間一切都停當了，但依然還沒有立地開始，每個人都是沉默着的。

5.

“好，讓我們動手罷”，多羅珂夫說。

“好的”，阿魯說，仍然帶着同樣的微笑。

悽慘的感覺在空氣中蕩漾着。不經意之間所惹起的事情到了現在顯然是無可挽回的餘地了，不管人的意志是怎樣，那事情只有任性的進行，達到它必然的結果。德尼索夫先走出來，走到界限上宣說着：

“既是對手雙方拒絕調解，事情也就只好動手了。把你的手槍拿好，我說到‘三’的時候便雙方開始前進。哦……—！ 二！ 三！……”德尼索夫含怒地叫着，又從界限上走開了。雙方沿着脚印互相愈走愈接近，開始在霧中可以彼此認出了。敵對者只要走近了界限時，他們是隨時有開火的權利的。多羅珂夫走得慢，手槍沒舉起來，用他那明朗的炯炯的碧眼凝神地看着敵對者底面孔。他的口照例是帶着一種微笑底疑似。

“只要我高興，我可以開火了”，阿魯說，一聽見三的號令，他便倏地向前進，避開那雪上的腳跡，在未被踐踏的雪上走着。阿魯用右手握着手槍長伸出去，顯然是怕那手槍把自己打中了的一樣。他的左手他用勁地勒在背後，因為他感覺着有想用左手去撐持右手的傾向，他知道那是不容許的。在前進了六步之後，雪上的腳跡走盡了，阿魯照顧了一次腳下，又趕忙看着多羅

珂夫，把手指伸出去，照着剛才受了指示的那樣，開了火。沒有想到手槍有那樣大的響聲，弼魯爲他自己的槍聲驚竦了一下，接着又微笑着自己的脆弱，靜靜地立着了。硝煙因霧子的原故愈見濃厚，在頭一分鐘障着他的視線；但是他所期待着的另一槍却沒有跟着來。他所能聽到的是多羅珂夫的急湊的脚步聲，他的身影通過烟幕中可以看見了。他用一隻手在按着自己的左脇，另一隻手垂着握着手槍。他的臉色蒼白了。樂士妥夫跑上前去，在對着他說些甚麼。

“唔……不”，多羅珂夫從他的牙縫中吐出了聲音，“不，還沒有完”。跟跄了幾步作要倒的神氣，終竄到了插着劍的地方，他倒在那劍旁的雪上。他的左手蒙着血，他在自己的上衣上擦着，把身子撐持在上面。他的臉是蒼白的，蹙着額頭，在發抖。

“唔……”多羅珂夫在開腔，但他立地說不成話：“唔，來”，他費力地說出了。弼魯幾乎不能夠制止着自己的嗚咽，他向多羅珂夫跑去，會要跑過那界限着的地段了；那時候多羅珂夫叫着：“到界限上去！”弼魯明白了他的意思，又在劍旁靜靜地立着。他們底距離只有十步路遠。多羅珂夫把頭垂下去，貪嚼着雪，又把頭抬

起來，坐端正了，把兩腳縮攏來坐下，想找着正確的重心。他咬了一口冷雪，又在吸着；他的嘴唇在戰，但他仍然在微笑；他的眼睛隨着他的死力的擗擊灼灼地放着光焰。他把手槍舉起來了，在瞄準。

“把身子側起來，不要正對着手槍”，訥斯危次克叫出。

“不要正對着！”德尼索夫也禁不着叫出了，雖然是對着敵方。

弼魯帶着同情和後悔底溫和的微笑，兩腳兩手立着一點也不動，他那廣大的胸部直接對着多羅珂夫的手槍，悲切地望着他。德尼索夫，樂士妥夫，和訥斯危次克，都把眉頭蹙起來了。在那同一瞬間他們聽見了槍聲和多羅珂夫的憤激的叫聲。

“打偏了！”多羅珂夫叫着，無力地倒下去了，面孔朝下，陷在雪裏。

弼魯搔着自己的頭腦，掉轉身向林子裏走去，離開路在雪中亂走，吐着些大聲的不連續的語句。

“糟糕……糟糕！死……欺騙……”他蹙着額，不斷地反復着。

訥斯危次克制止着他，把他帶回家去。

樂士妥夫和德尼索夫把受了傷的多羅珂夫帶開。

多羅珂夫閉着眼睛睡在轎車裏，沉靜着，凡是問他的話都沒答應一聲。但是當他們趕進莫斯科的時候，他突然恢復了元神，用力地把頭舉了起來，他握着坐在自己旁邊的樂士妥夫底手。樂士妥夫爲那多羅珂夫臉上的突然改變了的出乎意外地帶着情熱的柔和的表情受了驚異。

“好嗎？心上還好嗎？”樂士妥夫問他。

“不好！但那不成問題。朋友”，多羅珂夫說，帶着脫氣的聲音，“我們到了那兒了？我曉得，我們是進了莫斯科。我倒沒甚麼，但我是把她殺了，把她殺了。……她吃不下這件事情。她不能支持……”

“誰呢？”樂士妥夫問他。

“我的母親。我的母親，我的天仙，我所崇拜的天仙，我的母親”，扭着樂士妥夫的手，多羅珂夫痛哭了起來。

當他稍稍沉靜了，他向樂士妥夫說出他是和他的母親同住着的。假使他的母親看着了他要死，她曾經不着那樣的衝擊。他求樂士妥夫先到她那兒去，替他先作地步。

樂士妥夫趕着車先去執行他的希望，使他受着沒大的驚異的是知道了那樣蠻幹的，那有名的決鬥狂，多羅珂夫才是和他的老母親和一位畸瘦的妹子同住在莫斯科，而是頂溫誠的兒子兼哥哥。

6.

爾魯近來少有和他的夫人單獨對面的時候。無論是在比得堡或在莫斯科，他們家裏是充滿了客人的。在決鬥的第二天晚上他沒有去就寢，但只和往常常有的一樣，在他那宏大的書齋，以前是他父親的居室的，過了一夜，那間居室也正是貝蘇雪夫伯爵在那兒告終的。

他在長椅上橫陳着，想要睡去，好忘掉了所遇着過的一切事情，但他不能夠睡熟。種種的感情，思索，追憶底那種暴風突然在他的胸中激起了，那使他不僅不能睡，而且不能夠靜止在一處，他從長椅上跳起來，以急湊的脚步在室中徘徊。在一時他得着他夫人底幻影，就像他們結婚後的前幾天那樣，有露着的肩頭，疲倦的慾情的兩眼；接着他立地又在她的旁邊看見了那漂亮的，傲慢的，強硬的，諛皮的多羅珂夫底面孔，和他在那燕

席上所看見過的一樣，又看見了多羅珂夫底面孔，蒼白的，在發着抖，苦悶着，就像他掉過身去倒在了雪裏的那時候的一樣。

“怎攪的啦？”他在自己問自己；“我殺了她的情人；是的，殺了我的夫人底情人。是的，就是那麼一回事。原因是甚麼呢？我怎的到了這步田地呢？”“是因為你娶了她啦”，一種內在的聲音回答着。

“但我的過錯是怎樣呢？”他問着。“因為你本沒有愛她而娶了她，因為欺了你自己和她。”他活生生地回想起了在瓦西黎公爵底晚餐後的那一瞬間，在那時他很勉強地說出了那幾個字：“我愛你。”“一切都是從那兒起來的。就在那時候我已經覺着了”，他在想；“在那時覺得那是不正當的事情，我沒有權利那樣去做。結果終竟是到了這樣。”

他回想到了蜜月上來，在那回想上自己紅了臉。特別生動而害燥的是他結婚後才不久的一天的記憶，他穿着絲織的寢衣在那天的十二點鐘的時候由寢室走進書齋來，在書齋中他看見了他的總管家，那人恭敬地向他鞠躬，望着珂魯底面孔和寢衣，隱隱地帶着微笑，就好像要用那種微笑來表示他對於主人的幸福上所懷着

的有敬意的同情。

“呵，我是怎樣的時時把她來做了我自己的誇耀嘛，誇耀着她那絕代的美貌，她那社交的手腕”，他思索着；“誇耀着她住在裏面招待全比得堡的我的住宅，誇耀着她的矜高與美。這就是我自己所誇耀着的東西。那時候我愛想到我是沒有把她了解。我想到她的性格上來，我是怎樣時常地在苛責我自己，說我沒有了解她，沒有了解得那種始終持續着的鎮靜和滿足，以及沒有一切的情願和欲求，這整個啞謎底解決却在那個可怕的文句裏，便是她是一位淫奔婦；我找着了那個可怕的文句，一切都明晰了。

“昂納多爾愛來向她借錢，愛在她那露着的肩頭上接吻。她沒把錢給他；但她受着他的親吻。她的父親愛來談諧着挑發她的嫉妬心；她帶着一種平靜的微笑愛說，我沒有蠢到要吃醋的程度。讓他隨他高興的做去好了，她愛這樣的說着我。我有一次問過她，是否感覺着有了受孕的徵候。她輕蔑地大笑。說她沒有蠢到要養孩子，她是永不會爲我生孩子的。”

其次他又想到她的思想之無聊和淺薄，她所慣用的一些語句之粗魯，不怕她是生長在最上層的貴族界

裏的人。她愛這樣說“我沒傻到那樣……你好自己去幹……好狗沒擋路。”看着她在年青的和年老的，男的和女的人們身上所留下的好的印象，弼魯時常是不能了解，他爲甚麼沒有愛她。“是的；我從不曾愛過她”，弼魯對着自己說；“我知道她是一位淫奔婦”，他自己反復着這句話；“但我又不敢自行承認。”

“現在呢，那多羅珂夫：他坐在雪裏，用力裝着微笑；或者死時會有某種勉強的做作在他的脣上以回答我的後悔。”

弼魯是這樣的一種人中之，儘管在表面上是一個脆弱的性格，而他却不肯找一個契友來開示自己的悲哀。他始終一個人在苦悶中撐持着。

“她，只有她對於一切是該負責任的”，他對自己說；“但是又好怎樣呢？我爲甚麼和她結聯着了；爲甚麼我對她說‘我愛你’，那是一個誑話，那比扯謊還要壞”，他對自己說；“我是該負責任，是我的不是……甚麼？名譽的損壞，生活的不幸？哦，那是無足重輕的”，他思索着，一個人的敗壞名譽和榮聞，都是相對的，都是和自己不相干的。

“路易十六受了死刑，因爲他們說他是無賴是罪

犯”(這個觀念掠過了弼魯的心中)，“他們從他們的觀點上看來是正確的，也就給爲路易十六殉節而死，視之爲聖徒的人也是正確的一樣。其次羅伯斯賓爾是視爲暴虐者而處了死刑的。誰是，誰非呢？誰也不是。但是在活着的時候你活着罷，明天你或許會死，就像一點鐘以前我幾乎死了一樣。人生和悠久比較起來僅僅是一秒鐘間，我們何苦要來自尋苦惱？”

但是在他得到了那種推論相信着可以自慰的時候，他突然又得着了她的幻影，在他最激烈地對她表示着最無誠意的愛情的那些瞬間的她的幻影，他感覺着有一股血衝向心頭，他又不能不跳起身來，徘徊着，把他手所碰着的任何物什弄成粉碎。

“我爲什麼對她說了‘我愛你’呢？”他又反復着問着自己，待他把這個問題反復到第十遍上來的時候，穆里哀(法國戲劇家)底一句話鑽進了他的腦裏來：“*Mais que diable allait-il faire dans cette galère?*”(那個魔鬼到底在苦些甚麼?)他自己又笑着自己。

在那夜裏他吩咐了他的從僕，叫收拾行李回比得堡。他想像不到到了現在怎樣好同她說話。他決心第二天就要動身的，給她留下一封信，信裏說明他打算永遠

和她分離。

清晨當着從僕拿着咖啡走進書齋來的時候，弼魯倒在一張圓榻上睡着，手裏拿着一本展開着的書。

他醒來了，吃驚着向周圍看了好一會，摩捉不着自己是在那兒。

“伯爵夫人派人來問爵爺是不在家”，從僕說着。

但在弼魯還沒時候決定心腸送出回答之前，伯爵夫人自己穩靜地莊嚴地走進書齋裏來了。她是穿着一件白色的紗緞的寢衣，繡着銀邊，她的頭髮挽成了兩個卷髻，在她那美好的頭上就像一個王冠。儘管她是穩靜，在她那頗可高宏的大理石的額上刻着有一條怒紋。以她素來的自制和穩重，她在從僕未離開書齋之前沒有開口。決鬥的事情她已經知道，她是要來談論的。她要等到從僕把咖啡放好走出去之後再說。弼魯遲頓地從眼鏡上緣來望着她，就如像野兔爲獵犬所迫，走去睡着把兩耳倒在後邊望着自己的敵人一樣，他想走去看書。但他感覺着那是無意義而且不可能的，他又遲頓地監視着她。她沒坐下去，但是立着看着他帶着一種輕蔑的微笑，等待着從僕走開。

“現在的究竟是怎麼一回事？你到底在幹些甚麼？

我要問你”，她嚴格地說着。

“我？我？甚麼？”阿魯說。

“你真是成了一位豪傑啦！現在你回答我，這場決鬥爲的甚麼？你要用決鬥來證實甚麼東西？唉！我問你這句話。”

阿魯重實地倒坐在梭發上，開着口，但答應不出話來。

“假使你不想答應，那我告訴你……”鶴蓮接着說。“別人對你說的話你信以爲真。別人對你說……”鶴蓮發着笑，“說多羅珂夫是我的情人”，她用法國話說出，就是那“amant”（情人）一個字，和其它的字一樣，她的口齒吐露得很分明，“你便信以爲真了！但是你由這個證明了甚麼呢？你由這決鬥證明了甚麼呢？證明了你是傻瓜；但是那倒是每個人都是知道的。那生出了怎樣的結果呢？哼，我是成爲了全莫斯科的笑柄；每個都在說，你是醉了，不知道自己幹的甚麼，毫無理由地發生嫉妬向着一位男子決鬥”，鶴蓮把聲音提高起來，說得愈見愈見的激烈；“無論從那一點上看來，誰還是比你更好的男子呢……”

“哼……哼……”阿魯哼着，把面孔蹙起來，沒有看

她，也沒動一條筋肉。

“你是以怎樣的來歷相信他是我的情人？……唉？因為我喜歡他的社交？假如你更聰明，你更如意，我自然會喜歡你的。”

“不要說到我來……我請求你”，阿魯嘎聲地吐出。

“爲甚麼我不可以說？我高興說就說，我大胆地告訴你，像有你這樣的人來做丈夫的一些太太們，要不找情人的不會有好幾個，但我是沒有幹的”，她說。

阿魯想要說些甚麼，他用奇怪的眼睛監視着她，她沒有懂得那眼睛的意義，他又睡下去了。他在那時候是感覺着一種肉體上的苦悶；他感覺着一種重壓扼着自己的胸口，使他不能夠呼吸。他知道他是要做點事情來了結這場苦悶的，但他所想做的事情却是太可怕了。

“我們最好是分離”，他嘎聲地說。

“分離，好的，但只要你把財產給我”，鶴蓮說。……
“分離——好一個恫駭我的口實啦！”

阿魯從梭發上跳起來，踉蹌地向她走去。

“我要殺死你！”他叫着，他從桌上取了一個大理石的石板來，以他平生從不曾想到過有的那麼大的力量，向她走上前一步去，把石板揮舉了起來。

鶴蓮的面孔駭得可怕；她驚叫起來，從他面前閃開了。他的父親的性質在他的身上表現了出來。弼魯感覺着狂暴之放縱和魅力。他把石板投去，打成了粉碎，張着兩隻手撲向鶴蓮，叫了一聲“滾蛋！”那一聲真是駭人，使全家的人都震駭了。假使鶴蓮沒有跑出室外去，在那一瞬間弼魯會幹出甚麼事情，是只有上帝知道的。

一禮拜後弼魯把構成着他的財產底一大半，大俄羅斯所在的他的領地之管理權委讓給了他的夫人，他自己一個人向比得堡去了。

7.

奧斯特里慈的敗績和安德雷公爵陣亡底消息傳到黎西果拉山莊已經過了兩個月了。由俄國的大使館儘管發了不少的公文照會，他的屍首總沒有下落，在俘虜中也沒有他。對於他的父親和妹妹所尤其難過的是有這樣的事實，仍然希望着他在戰場萬一是被鄉裏人打救了，他或許是一個人在異鄉中睡着或待恢復，或待死，沒人能夠替他報信。老公爵最初從報上得到奧斯特

里慈的消息時，報紙照例是十分簡短地曖昧地記載俄軍在大勝之後不能不退却了下來，退却時秩序完好。老公爵從這個公報上看透了我軍的敗績。在報紙報道了奧斯特里慈戰敗的消息後一個禮拜，從辜屠索夫那兒有一封信來，把他兒子遭難的情形寫給老公爵。

“在我的面前”，辜屠索夫寫着，“令郎手執着軍旗，站在聯隊的前頭，不負其嚴父，不負其祖國，英勇地中了敵彈倒了。我所遺憾的，乃至全軍一般人所遺憾的，是直到現在不知他的生死存亡。我自己安慰我自己，同時安慰我公的，是希望令郎還是生存着的，不然他在陣亡將士的名簿上應該有名，名簿已經由軍使送到我手裏來了。”

接到這封信之後，他一個人坐在書齋裏坐到很遲，老公爵第二天清早仍照例去散他的早步。但是他和事務員，園丁，技師們都沒有說話，他雖然帶着怒容，但他對於他們全沒作聲。瑪麗亞小姐依照着平常的鐘點走進他那兒來的時候，他是立在轆轤台上，照常在鑽着，沒有回過頭來看她。

“哼？瑪麗亞！”他突然地說出，聲音不很自然，他把轆轤停止着了。（輪子乘着餘勢轉着。那輪子走軌的餘

音和她所要得到的消息聯合着，瑪麗亞小姐就隔了好久都還記得。）

瑪麗亞小姐向他面前走去；她看見了他的臉色，有什麼東西好像在她的心頭突然消逝了的一樣。她的眼睛不能看明白。從她父親的面孔上——不是悲哀，也不是沮喪，而且懷恨與不自然的克制——她看出了有懸在自己身上的，要來把自己摧殘的，一種可怕的災難，人生中之最不幸，她自有生以來還不曾知道的一種災難，一種不可恢復不可救藥的災難，便是所愛的一個人之死。

“爹爹！安德雷？……”不美的不靈巧的小姐說着，帶着一種悲哀和忘我之不可言喻的美，使她的父親不能夠正視她的眼睛，掉在一邊去啜泣了起來。

“我得到了消息。俘虜裏沒有，陣亡者裏也沒有，辜屠索夫寫來的”，他尖銳地叫着，就像他要用那種叫聲把他女兒趕開的一樣。“遭人殺了！”

公爵小姐沒有昏倒，也沒有失神喪氣。她是蒼白的，但當她聽見那些話，她的面孔變了形相，在她的美好的明朗的兩眼中有甚麼東西在放着光輝。那是有點像喜悅，是超過了這個世間的悲樂之外的崇高的喜悅，

蕩洗了她內心所感受着的深切的憂愁。她忘記了她父親的可怕了，走上前去，捉着她父親的手，把他拉近自己身邊，把手吊着他的衰殘的脈絡隆起的頸子。

“爹爹”，她說，“你不要背開我啦，讓我們一同哭罷。”

“那些譚蛋，那些亡八！”老人叫着，把自己的臉從她背開。“把軍隊損失了，把人損失了！到底爲的啥？你去，去告訴麗莎。”

瑪麗亞小姐無力地沉落在她父親旁邊的一張靠椅上面，痛哭了起來。她現在能夠看見在離別她和麗莎時帶着溫和的而同時又是傲岸的表情的她的哥哥。她看見了他和順地而又訕笑地帶上聖像時的神氣。“他現在已經信仰了嗎？他曾經懺悔他的不信仰嗎？他現在是在那兒？是在那永遠的和平和祝福底國土裏？”她思索着。“爹爹，你把詳細的情形告訴我”，她帶着眼淚發問。

“你去罷，你去，——在一場敗戰上陣亡了，他們把俄羅斯底精銳，俄羅斯底光榮拖去毀滅了的敗戰。你去告訴麗莎。我隨後來。”

瑪麗亞小姐由她父親那兒走轉來的時候，小巧的公爵夫人在做着針黹，她帶着那種爲孕婦所特有的幸

福的平穩之特異的內視的眼光仰望起來。她的眼睛明白地沒看着瑪麗亞小姐，而是深沉地看着自己的內部，那在自己的內部完成着的某種幸福的神祕。

“瑪麗”，她說，從刺繡台離開，把背靠着，“把你的手給我。”

她握着她小姑的手來按在自己的腰下。她的兩眼有所期待地在微笑，她的薄有微髭的上脣翹着，就那樣停止在小孩子般的喜悅裏。

瑪麗亞小姐跪在她的面前，把自己的面孔藏在嫂嫂的衣裳的繡襪裏。

“喏——喏——你感覺着嗎？我覺得真是稀奇咧。你要曉得，瑪麗，這孩子我是要很很愛他的”，麗莎說，用輝耀着的幸福的眼睛看着她的小姑。

瑪麗亞不能抬起頭來；她是在哭。

“你怎的啦，瑪麗？”

“沒甚麼……我只是覺得悲哀……我望念着安德雷”，她說，把她嫂嫂衣裳上的眼淚揩擦着。

瑪麗亞在早上有好幾次想向她嫂嫂提說，但幾次都流起了眼淚來。那少公爵夫人所不明白的這些眼淚，儘管她是怎樣的樂天家，都有點不安穩起來。她沒說甚

麼，但只不安地向周圍觀望，就像要找甚麼東西一樣。在中飯前她所常常怕懼的老公爵走進了她的房裏來，帶有一種特別不安靜的不好的神色，沒說一句話又走出去了。她帶着那種只有在孕婦身上可以看見的把注意集中在內部的神氣望着瑪麗亞小姐，突然之間痛哭了起來。

“你聽見甚麼安德雷的消息嗎？”她說。

“沒；你是知道的消息還不會來；但是爹爹是不安，我覺得可怕。”

“那嗎你沒聽見甚麼嗎？”

“沒甚麼”，瑪麗亞小姐說，用她澄明的眼睛端的地望着她。

她起了決心不想告訴她，並且勸了她的父親把這凶的消息隱藏起，等待她嫂嫂隔不幾天分娩了之後再說。

瑪麗亞小姐和老公爵，各有各的路數，掩藏自己的悲哀。老公爵是把希望拋棄了的；他硬下了心腸斷定安德雷是陣亡了，雖然他派遣了書記到奧國去探尋他兒子底踪跡，他在莫斯科却爲他訂下了一座紀念碑，打算建立在自己的園子裏，他逢人便告訴他的兒子是陣

亡了。他努力在維持着舊有的生活狀態不變，但他的力量衰頹了；他比從前少走，少吃，少睡，一天一天地愈見衰弱。瑪麗亞是仍然懷着希望的。她把她哥哥作為在生着的，替他祈禱，每分鐘都在期待着他返來的消息。

8.

“我的好妹妹”，在三月十九號的清早，用了早餐之後，少公爵夫人叫着，她的薄有微蹙的上脣依舊是翹着的；但在那家裏自從那可怕的消息傳來之後，微笑，聲調，甚至連動作都帶着悲哀的烙印，少公爵夫人雖然還不知道原因，已受了這一般的氣霧之影響，她的微笑最好可以說是在表白着那共通的悲哀之負擔。

“我的親愛的妹妹，我怕今天清早的 fruschtique (廚司的福嘉稱早飯如此)有點吃壞了。”

“你怎的呢，好嫂嫂？你的臉色不好啦。哦，你很蒼白”，瑪麗亞小姐吃驚地說着，用她那柔軟的，慎重的脚步跑向她嫂嫂面前去。

“太太，我們好不去請波格達諾娛娜？”當前的侍婢中的一人說着。那波格達諾娛娜是從鎮上請來的助產

娘，在黎西果拉山莊已經住了兩個禮拜了。

“是的，的確”，瑪麗亞小姐應和着，“怕的確是那樣子。我要去把她找來。你安心些，我的仙子。”她和麗莎親了吻，要走出室外去了。

“哦，不是的，不是的！”在蒼白之外，少公爵夫人底面孔表示着一種孩子般的對於當前所不可避免的肉體上的苦痛之恐怖。

“不是，是胃上呢，你說是胃上不好過呢，你那樣對她說罷，瑪麗，你那樣對她說！”少公爵夫人開始叫起來了，扭着小巧的兩手，帶着孩子般的難過和任性，也有些故意做作的誇張。

瑪麗亞跑出房門去找波格達諾娛娜。

“Mon Dieu! mon Dieu! Oh!” (我的天呀，我的天！哦！)她聽見身子背後有這樣的叫聲。

助產娘已經在向這兒走來，中途遇着了她，擦着那肥胖的，小巧的，一雙白手，帶着一個鄭重其事的鎮靜底面孔。

“波格達諾娛娜！我想是在起頭了”，瑪麗亞小姐大睜着一雙驚惶的眼睛望着助產娘。

“好的，謝天謝地呢”，波格達諾娛娜說，並沒有把

脚步加快。“你們年青的小姐們關於那事沒有甚麼知道的必要呢。”

“但是爲甚麼醫生還不從莫斯科來呢？”公爵小姐說。（依照麗莎和安德雷公爵底志願，他們派人到莫斯科去請醫生去了，每分鐘都在期待着他來。）

“那不關緊要的，小姐，你沒擔心”，波格達諾媿娜說；“沒有醫生我們會做得滿好。”

五分鐘後公爵小姐從自己的居室中聽見有甚麼重實的東西被搬運着。她窺視出去；幾位用人爲了某種理由在把安德雷公爵的書齋裏的皮梭發移進寢室。在衆人的面孔上有鄭重的凝神聚氣的神氣。

瑪麗亞小姐一個人坐在自己的房裏，傾聽着家中的那些聲音，有人路過時，時時打開房門看看廊道上在發生着甚麼事情。有幾個婦人輕腳細爪地走來走去；她們瞥視小姐一眼，又掉開了。她不敢冒險去問，又回到房裏把門關上，靜靜地坐在一把靠椅裏，或是拿起她的祈禱書，或是在聖龕面前跪下。使她悲哀而驚訝的是她感覺着祈禱也不能安穩自己的情緒。突然之間她的房門輕輕地推開了，她看見她的老奶媽普拉斯珂微亞·沙吾維西娜立在門口，頭上包着布巾。這位老婦人因

爲老公爵底禁止，她是難得進小姐底房間的。

“我來要同你坐一會兒啦，瑪香加”，奶媽說；“時下我把公爵結婚時的蠟燭帶來了要點在聖像面前啦，我的仙子”，她嘆息着說。

“哦，我真高興呢，奶媽！”

“上帝是慈悲的，我的心肝。”

奶媽把卷金的蠟燭在聖龕前點燃，坐在門旁邊打她的襪子。瑪麗亞小姐拿着一本書開始讀。只有在聽見了腳步或者聲音的時候，小姐和奶媽便互相看着，一個在面孔上是帶着驚訝的探問，另一個是帶着教人放心的鎮靜。

瑪麗亞小姐坐在她自己的居室中所經驗着的情趣鎮壓着全家，把每個人都是扼着的。因爲有這樣的信念，凡是知道產婦受苦的人愈少，則她所受的苦痛愈少，所以每個人都在裝着好像不知道的一樣；沒有一個人談及，但是在通常支配着公爵府中的那種養成了習慣的威儀秩秩的禮節之上，顯然地總有一種焦愁，一種心軟，對於在那時正在完成着的某樣偉大的不可測度的神祕之一種意識。在女婢住着的大房間裏沒有笑聲。在待事室中男僕們都是沉靜着的，像在等候吩咐。

雜役們的寢處有篝火和蠟燭點燃着，沒人就寢。老公爵在他的書齋中盤旋，蹬着他的腳後跟，遣迭馮到波格達諾娛娜那兒問有甚麼消息。

“只去說：公爵派來的，問有沒甚麼消息，轉來把她所說的話告訴我。”

“報告公爵已經要臨盆了”波格達諾娛娜鄭重地望着來使說。

迭馮轉去報告了公爵。

“很好”，公爵說，在他的背後把門掩閉了，從那以後迭馮沒聽見絲毫的聲息。

停了一會迭馮走進書齋，就像要去關照蠟燭一樣。看見公爵睡在長椅上，迭馮看着他，看着他那愁蹙着的面孔，把頭搖了一下，默默地向他走去，在那肩頭上親了吻，又走出去了，沒有去關照蠟燭，也沒有說他進門來的原由。

世界上最莊嚴的神祕正在完成着。晚景過去，夜景已經來了。在那不可測度者之前的心軟與懸念的感情不會消逝，反愈加強烈起來。誰都沒有睡覺。

那是那種的三月天氣之一夜，冬神好像恢復了他

的領土，無情無誼地投出了他最後的冰雪和暴風。班馬輪流着往官道上去迎接那位每時每刻都在期待着的德國醫生，派了好些人騎着馬掌着燈在十字路去引導他，免得踏進了窪陷和冰下水窖。

瑪麗亞小姐早已把書本拋棄了；她靜默地坐着，她的澄明的眼睛釘在她那老奶媽底繃臉上（那些繃紋她是連一條一線都是熟習的），在那從頭巾下逃逸了出來的斑白的髮髮上，在她那頤下拖搭着的皮膚上。

手裏拿着襪子的老奶媽，低聲地談着，連她自己都聽不見，自己的話也都不懂；談到已故的老公爵夫人在基西尼約胡分婉公爵小姐瑪麗亞的時候，沒有助產娘，只是找了一位農婦穆爾達芳來代替了，這話在前她是說過好幾百遍的。

“上帝是仁慈的，醫生們絕沒有用處”，她說。

突然間一股大風吹打在一堵的窗櫺上（照着老公爵底命令凡是叫天子轉來了的時候每堵窗子上的二重窗櫺都是取掉了的），把一處沒十分釘嚴的窗鉸打脫了，把那毛織的窗帷吹得拍拍地響；冰人的雪風把蠟燭吹熄了。瑪麗亞小姐起着寒慄；奶媽把自己的襪子放下向窗邊走去，把頭伸出去想捉着那打開了的窗櫺。冷風撲

着她的頭巾的兩端和她頭上的斑白的髮髮。

“小姐，乖乖，有人在那大道上趕着來了！”她說，捉着了窗櫺沒關。“有燈呢；那一定是醫生啦……”

“啊，來得真好！”瑪麗亞小姐說，“我要跑去迎接他；他不懂俄國話。”

瑪麗亞小姐披上一張肩帔，跑去迎接來人。待她通過前廳的時候，她從窗中看見有一駕馬車和些提燈放在門道上。她走出去立在門階上面。扶欄柱上立着的一枝蠟燭，在夜風中燒殘了。侍僕菲力普帶着驚異的神氣，立在下手第一段的門階上，手中另外拿着一枝燭。更在下手，在迴階的轉角處，有走上來的重實的毛皮鞋的脚步聲可以聽見。又有一種聲音——在瑪麗亞小姐似乎很熟——在談說着甚麼。

“很好的！”那聲音說。“爹爹呢？”

“已經睡了”，在下面的管事德迷羊底聲音回答着。

接着那聲音更說了一些，德迷羊回答了一些，毛皮鞋的脚步聲愈見加快地走近了，在登着階底看不見的部分。

“是安得雷啦！”瑪麗亞小姐心裏想着。“不，不會的，那是太出乎意外了”，她想着；就在她那樣想着的一

瞬間，在手執着燭的侍僕所立着的階段上，現出了安德雷底面孔和身子，全身穿着皮外套，有很高的領子把雪遮着。是的，那是他，但是蒼白而消瘦，在臉上有變了形的，奇異地柔和化了的，興奮着的表情。他登上階段，擁抱了他的妹妹。

“你沒有接到我的信嗎，唉？”他問着；沒有等待着他所不能得到的回答，因為公爵小姐不能說出話來，他轉過背去，和在他後面的醫生（他們在最後的驛站上遇着的），又連忙登上去，又擁抱了自己的妹子。

“真是一個奇蹟呢！”他說，“瑪霞，好妹妹！”

他把他的毛衣和毛皮鞋脫掉，走向少公爵夫人底居室裏去了。

9.

少公爵夫人戴着白色的寢帽睡在枕上（陣痛剛好才過了一分鐘。）她的黑髮蓬成鬚子披在她那茫漠的發着汗的兩頰底周圍；她那玫瑰色的有愛嬌的小嘴，有薄薄的微鬆的，是開着的，她在愉快地微笑着。安德雷公爵走進了房裏來，在她睡着的床尾的一頭立着對着她。

那一雙放着光的，在孩子般的驚惶與興奮中凝滯着的眼睛盯着他，在那眼睛底表情中沒有絲毫的改變。“我們愛你們，我沒傷害過誰；爲甚麼我現在要受苦呢？打救我罷”，她的面容好像是在這樣說。她看見了她的丈夫，但她沒有明瞭他目前出現到自己面前來的意義。安德雷公爵繞着床走過去，在她的額上親了吻。

“我的寶貝”，他說，這種稱呼他在前是從不曾對她說過的。“上帝是仁慈的……”

她凝視着他，帶着探問的，孩子般不平的神氣。

“我是要請你救救我，不行，不行，你也不行！”她的眼睛這樣說。她沒有驚異着他的回來；她沒有明白到他的回來。他的回來於她的苦痛和輕減上毫無關係。陣痛又起來了，波格達諾娛娜勸安德雷公爵到房外去。

醫生走進房來了。安德雷公爵走了出去，遇着了又到她這兒來的瑪麗亞小姐。他們低聲地談着，但每一分鐘他們的談話都是斷斷續續的。他們在等待着，傾聽着。

“你去看看，阿哥”，瑪麗亞小姐說。

安德雷公爵又走到他夫人那兒去，在隣接着的室中坐下等着。一位婦人帶着驚惶的面孔由寢室裏跑出，

看着了安德雷公爵便狼狽了一下。他把面孔藏在手裏，那樣坐了幾分鐘。可憐的，無可如何的，動物般的呻吟由隣室中溢出。安德雷公爵立起來，走到門口去，想打開門。有人在把門扼着。

“不要進來，不行！”一種吃了驚的聲音由室裏說。

他開始在室中盤旋起來。叫聲停止了；過了幾秒鐘。突然又是一聲駭人的哀叫——那不是她的叫聲，她能叫出那樣的聲音嗎？——從那房中叫出。安德雷公爵走向門去；叫聲停止了；他聽見嬰兒底啼聲。

“怎樣帶了一個乳娃子進那兒去？”安德雷在頭一秒鐘這樣想着。“一個乳娃？甚麼乳娃呢？……怎的那兒有一個乳娃？敢沒孩子生產了嗎？”

當他突然覺察到那叫聲底喜悅的意義，眼淚塞塞着他，他把兩個手拐靠在窗櫺上，像一個孩子一樣嗚咽了起來。

房門打開了。挽着了襯衫的袖口，沒穿上衣的醫生走了出來，蒼白地，他的下顎在發慄。安德雷公爵招呼他，但那醫生沒精彩地看了他一下，沒回答一聲便走過身去了。有一位婦人跑出，看着安德雷，躊躇地立在門上。他走進他夫人房裏去。她在他剛才五分鐘前所看見

過的同樣的姿勢裏睡着死了，儘管眼睛凝滯着，兩頰是慘白，但那同樣的表情依然存留在那小小的上唇薄有微鬚的有愛嬌的天真的臉上。

“我都愛你們，我不會傷害過誰，你們到底把我怎麼樣了？”她那有愛嬌的可憐的死臉在這樣說。

在室之一隅有甚麼紅而小的東西，在波格達諾娛娜底戰顫着的兩手中驚嘶吶喊地號哭着。

兩點鐘過後安德雷公爵用着輕細的脚步走進他父親底書齋。一切的事情老人都已經知道了。他在門旁立着，等房門一打開，他那粗糙的老人底手就像彎枷一樣絞在他兒子底頸上，沒說一句話像孩子一樣痛哭了起來。

三天過後小巧的公爵夫人上了山，安德雷公爵走上墓台上向她作最後的訣別。就睡在棺中面孔也還是一樣的，雖然眼睛是已經閉了。“呵，你們到底把我怎麼樣了？”面孔似乎依然在這樣說；安德雷公爵感覺着有甚麼東西從他的性靈中生了出來，感覺他是一個罪人，自己所犯的罪永不能填補，也永不能忘懷。他哭不出

來。老人也走去親吻了那小小的蠟手，是和平地交叉着放在胸上的，她的面孔對着他也在說：“呵，你們究竟把我怎麼樣了，唉？”老人含怒地把頭掉開了，當他一看見那面孔的時候。

再隔五天，嬰兒公爵尼可來·安德來伊奇行洗禮式。神甫在用鵝毛沾水在嬰兒底紅的繃的手足上的時候，奶媽把他的襁褓用頤部揭壓着。

他的祖父，就是他的命名的教父，戰巍巍地怕把嬰兒落下了，帶着在那凸凹不平的鑲鐵洗禮盆的周圍走了一轉，交給了他的教母瑪麗亞小姐。擔心着怕他們把嬰兒沉在了洗禮盆裏，安德雷公爵坐在隣接的一室中，等待着那儀式底結果。他喜悅地看着那嬰兒，當那奶媽抱他出來的時候，他合意地點着頭。當那奶媽告訴他，說嬰兒頭髮上附着的蠟投了一點進洗禮盆裏，沒沉下水去，却是浮在水面上的時候。

10.

樂士安夫在多羅珂夫與貝蘇雪夫之決鬥上有關係的事情，由老伯爵底努力隱消了，免掉了他自己所罣慮

着的降級，却被任命了為莫斯科總督底副官。因此之故他不能夠和其餘的家裏人同往鄉下，整個的夏天住在莫斯科服務。多羅珂夫恢復了，在他的恢復期間樂士妥夫和他特別的親密。多羅珂夫睡在他母親家中自行將養，母親周到地熱心地愛恤着他。母親的瑪利亞·伊凡諾娛娜看見樂士妥夫和她的兒子要好，她很喜歡，時時把她兒子底事情對他說。

“是的，伯爵”，她會這樣說，“在當今這種腐敗的社會裏，他是太高華，太純潔了。德行是誰也不喜歡的；那是每個人都討厭的東西。請你告訴我呢，伯爵，貝穌雪夫的一邊是正當的、可佩服的嗎？費迭雅以高尚的胸襟敬愛他，就是現在都沒有說過他一句壞話。在比得堡和巡捕開玩笑的那些惡作劇，他們所玩過的那些兒戲，他們不是都在一道幹的嗎？貝穌雪夫沒有受絲毫的影響，費迭雅一個人把担子担在了肩上。他真是受了熬煎呢！他現在已經復了職，但他們替他出過甚麼力呢？我是不相信我們國度裏像這樣光明的，誠實的兒子是有好多的！現在是怎樣呢？——公然又是決鬥！在人們的心裏還多少有點感情，有點信義嗎？他知道他是一個獨兒，偏要叫他出來，拿着手槍便打！我們是應該要感謝

上帝對於我們的慈悲。那到底爲的甚麼呢？哼，在現今誰是一個完璧的人？哼，假如他是過於吃醋——那是理所應有的——但他該得早些通知一聲啦，你知道，他們是已經交際了一年的。他估定費迭雅不會打他，因爲欠了他的債，他才來叫他決鬥。怎樣的卑劣！怎樣的壞心腸呀！我知道你是了解費迭雅的，我親愛的伯爵，你相信我罷，我所以真是由衷的愛你。了解他的人是有少有的。他的性質是崇高得和天人一樣啦！”

多羅珂夫本人在他的恢復期中，時時對樂士妥夫談說了些事情，絕不能夠想到是會從他口中說出的。

“大家都以爲我是一個壞蛋，我是曉得的”，他會說；“他們那樣想有他們的自由。我自己是除掉我喜歡的人而外我是不管他的。但我所喜歡的人，我喜歡他的路數是要爲他們犧牲我的生命，其餘的家伙假如要擋着我的路，我是要把他們粉碎的。我有一位寶貴的我所崇拜的母親，有兩三個朋友，你是在這裏面的；至於其餘的，只是在他們有益或有害的範圍內，我向他們注意一下。差不多全部都是有害的，尤其是女人。是的，朋友”，他接着說，“慈祥的，高尚的，性情優越的男子我會見過。但是女人們呢，不管她們是伯爵夫人或是饅

下娘，都是一丘之貉——我是還不會會見過。我所希望於女性的天使般的純潔和至誠，我還不會遇着過。假使我能夠找着這樣的一位女人，我會爲她犧牲我的生命！但是這些貨色！……”他呈出一種輕蔑的姿勢。“但請相信我，假如我還要顧惜生命，我顧惜它是因爲還希望遇着這樣的一種天人，她會使我再生，淨化，崇高化。但你是不懂這層的。”

“唉，我很懂呢”，樂士妥夫回答，他在他這位新朋友之下很受了感動。

在秋天樂士妥夫家回到莫斯科。冬季底初頭上德尼索夫也回來了，又住在樂士妥夫家裏。1806年冬季的初頭，尼可來·樂士妥夫在莫斯科所過度着的，在他和他的全家是最幸福最有生趣的時期之一。尼可來帶了好些年青年人到他父母家裏來。維拉是一位二十歲的好姑娘；松尼雅，十六歲，就像一朵正開的鮮花；擎特霞半成人半是孩子，在一刻時候全是孩子氣，在另一刻時候又發散着處女底愛嬌。

樂士妥夫家在那時候正是充滿着一種特殊的情致綿綿的空氣的，凡是有很年青很可愛的姑娘們的家庭

中一般通是這樣。在那些敏感的時常在微笑着的(大約在微笑着自己的幸福)年青姑娘們底面孔中,在那熱心的擾攘底漩渦中,在那十分斷續而對於每一個人又十分親昵,對於凡事十分機敏,又十分充滿着希望的年青的女性的閒談以及斷續的歌聲和琴聲之中,無論誰個男子,凡是走到這座家庭裏來的,都要感覺着易於陷入戀愛而祈求幸福的那種同樣的情趣,樂士妥夫府上的年青的分子們正是自行感覺着的。

在樂士妥夫帶來的年青的男子們中,著名的一個是多羅珂夫,家中除挈特霞之外誰都是喜歡他的。說到多羅珂夫她幾乎要和她的哥哥口角。她堅持着他是一位壞人;在同貝蘇雪夫的決鬥上,弼魯是直,多羅珂夫是曲,他那人可厭而不自然。

“真的啦,我是甚麼也不懂的”,挈特霞要以逞強的頑固叫着;“他是寡情寡誼的。你聽我說罷,你的德尼索夫我倒還喜歡啦;他是一個鬮舌子,總之我還是喜歡他,這是我明白的。甚麼道理我說不出來;和着他甚麼事情都是按照着計畫在做,我不喜歡那樣。德尼索夫呢……”

“哦,德尼索夫又不同啦”,尼可來回答,聲調含蓄

着和多羅珂夫比較起來連德尼索夫也不足數的意義。
“我們要明白多羅珂夫是有怎樣的性靈；我們要看到他怎樣待他的母親；那真是一個高的心境！”

“那我是一點也不曉得的，但我和他熟不起來。你曉得他在愛松尼雅嗎？”

“亂說！”

“我是的確的，你回頭會明白啦。”

挈特霞的預言說中了。通常是不高興與女眷的多羅珂夫，開始頻繁地到這家裏來；他是爲誰而來的問題，不久（雖然並沒有人說）便解決了——那是爲的松尼雅。雖然松尼雅從不敢說出過口來，可她是知道的，多羅珂夫每來一次她都要把臉羞紅。

多羅珂夫時常在樂士妥家用飯，凡是他們出席的戲場他總是在的，樂士妥家愛去參加的舞蹈師月退爾底“詔齡會”，他也去參加。他表示出對於松尼雅注意，望着松尼雅時在眼中含着的一種表情，不僅使松尼雅經受不着要把臉轉得通紅，就是老伯爵夫人和挈特霞看見他那神氣時都要紅臉。

這位強壯的奇矯的男子，由那位愛着別一個男子的黑髮的端麗的處女所受的印象，總不能夠擺脫，是

很明白的。

樂士妥夫注意到在多羅珂夫與松尼雅間有甚麼新的事情，但那新的關係是甚麼，他自己沒有明白地決定。“她們都在和甚麼人鍾情”，他關於松尼雅和挈特霞這樣思索着。但他和松尼雅與多羅珂夫覺得不能和從前一樣相得，他開始少在家裏停頓了。

在1806年的秋天大家又在談起和拿破崙的戰爭，而且比去年更加熱烈。募兵的檄文發表了，由每千人的居民中不僅要挑選十名的新兵，而且還要挑選九名的預備兵。拿破崙在四處都受着詛咒，莫斯科中的唯一的談噓便是逼到臨頭的戰爭。這戰爭準備底關心對於樂士妥夫家裏人是完全集中在這個事件上，便是尼可緒加不願再留在莫斯科，只是等待着德尼索夫底告假期滿，在聖誕節後要跟着他回聯隊上去。他的臨到頭的別離，不僅沒有妨礙他的遊興，反是增加他的樂趣。他的時間底大部分是在外面消費了的，赴晚餐，園遊會，跳舞會。

11.

在聖誕節後第三天尼可來在家裏用晚餐，這是他

近來所罕有的事。這是爲尼可來餞別的晚餐，因爲他在洗禮節（一月六日）後便要跟着德尼索夫出發回到聯隊上去。同席的有二十個人，就中有多羅珂夫與德尼索夫。

在樂士妥夫府中愛情底空氣，與被愛的霧圍氣，再沒有像聖誕節那幾天中表示得更強烈的。“把握着這幸福底瞬間，愛人與被人愛！世間上真實的東西只有這一件；其餘的通是無意識的。我們在這兒所關心的也就是這件事情”，是那種霧圍氣所雄辯着的情趣。

樂士妥夫把回頭馬弄得筋疲力盡的，該到的地方，受了招待的地方，並沒有走完，趕到快開晚餐時才跑回到家裏。當他一走回來，他立地感覺着家中的濃厚的戀愛空氣，但另外又覺得在座的人中有幾個人是難乎爲情的一樣。松尼雅覺得特別拘謹，多羅珂夫和老伯爵夫人也是一樣，挈特霞的程度要低一點。尼可來看出了，在食事前松尼雅與多羅珂夫間一定有過什麼事情，以他所特有的精微的直覺，他在席間對於他們兩人很是同情地用心地體貼着。在那天晚上舞蹈師月遏爾處於弟子們是要開一次年頭的舞蹈會的。

“尼可倫加，你到月遏爾那裏去？請你去罷”，挈特

霞說：“他特別請你去呢，凡西里·杜米屈里奇（這是德尼索夫）是要去的。”

“有小姐的命令我那有不去的道理！”德尼索夫說，他是半分諧謔地在樂士妥夫府中串演着拏特霞底騎士底節目。“我要準備着跳 *Pas de châte*（面網舞）啦。”

“假如我得閒啦！我是應承了阿爾哈羅夫家底招待，他們今晚有夜會”，尼可來說。

“你呢？……”他掉向多羅珂夫。他一問出了這句話，他便看出了他是得不到回話的。

“唉，或許……”多羅珂夫冷淡地含怒地回答着，瞥了松尼雅一眼；就給在俱樂部的晚餐上他望過弼魯的那種神情一樣，蹙着額又瞥了尼可來一眼。

“有甚麼事情不對症啦”，尼可來想着；而且等到餐事一畢多羅珂夫立地便告辭了的時候，他的揣想愈見確實了起來。他把拏特霞招呼出去，問她個原委。

“我是在找你的啦”，拏特霞向他跑去。“我告訴過你，你總不肯信”，她佔着勝利地說；“他向松尼雅求了婚呢。”

尼可來近來儘管是少有想到松尼雅，當他聽見了這話時，就好像有甚麼東西從心中抽去了的一樣。多羅

珂夫對於沒嫁奩的孤兒松尼雅是一個好的，在某幾點上還是很好的配偶。從伯爵夫人和社會底觀點上看來，她會拒絕他，是在問題以外的。所以尼可來在最初聽見時，他對於松尼雅的感情是厭恨的一種。他自己竟打算這樣說，“那也很不壞啦；自然她是會忘記她幼時的約束而接受他的請求的”；但他還沒說出口來時，拏特霞說道：

“你想罷！她拒絕了他呢，絕對地拒絕了他！她說她是愛着另一個人的”，她略略停頓了一下又加上這句。
“是的，我的松尼雅是定會這樣的！”尼可來心裏想着。

“媽媽勸她很多次要她不要拒絕，但她拒絕了；我曉得她是不改變的，只要她一說過甚麼事情……”

“媽媽勸她沒拒絕！”尼可來責難地說着。

“是的”，拏特霞說。“你聽我說啦，尼可來——你可不要生氣——但我知道你不會和她結婚。我是知道——我可不懂得來由——但我確實知道你是不會和她結婚的。”

“哼，你那曉得”，尼可來說；“但是我有話要告訴她啦。松尼雅真可愛！”他微笑着加上一句。

“是的，她真是可愛啦！我要給你送來。”

挈特霞和她的哥哥親了吻，跑開了。

一分鐘後松尼雅走了進來，帶着惶恐的神氣，有點躊躇，就像做錯了甚麼事體的一樣。尼可來走到她面前，在她手上親了吻。這是自他回來以後，他們兩人單獨地談到愛情上來的第一次。

“素菲”，他對她說，起初是格塞地，但愈談愈氣壯起來，“假如你只是要拒絕那樣一位高華的，一位有益的配偶——但他是一位很好的高尚的人物呢……他是我的朋友……”

松尼雅遮斷着他。

“我已經拒絕了他”，她趕快地說。

“假如你是爲我而拒絕他，我恐怕我……”

松尼雅又遮斷了他。帶着驚惶的祈求的眼光望着他。

“尼可倫加，那樣的話沒向我說”，她說。

“不，我定說。在我或者是 suffisance (多事)，但我仍然是說出的好。假使你是爲我而拒絕了他，我可以把全部的眞話告訴你。你相信我罷，我愛你，比誰也還要愛……”

“那我是很滿足的”，松尼雅說，把臉暈得緋紅。

“唉；但我是愛過很多次，將來也許還要愛人，不過我對於你所懷抱着的友誼，信賴，愛情，對於別人是沒有的。再則我還年青。媽媽也不高興。唉——實際上——我是不能夠約定的。我請你把多羅珂夫底請求攷慮一下”，他說，吃了一下力才把他朋友的名字吐囑清楚了。

“沒對我說那樣話。我是不要甚麼的。我愛你就給一個哥哥一樣，我要永遠地愛你，此外我不要甚麼。”

“你是一位天使；我是值不得你的，但我怕要騙了你的。”

尼可來又把她的手接吻了一下。

12.

月遏爾處的跳舞會是莫斯科中最有趣味的跳舞會。媽媽們看着她們的公子與姑娘在踏着初學得來的步武時這樣說。那些公子與姑娘們跳到他們快要倒地的時候也這樣說；就是成了人的姑娘和青年，他們對於那些跳舞會是看得很平淡的，走來之後不意尋出了最大的快樂時也這樣說。那年有兩對姻緣在那些跳舞會

上締結成了。兩位標緻的哥爾查珂夫公爵底年青小姐在那兒尋着了良緣，結了婚，這件事情使那些跳舞會比往常更加有名。這些跳舞會和其它的跳舞會所不同的地方是在沒有主人和主婦，只有那滿開心的月遏爾依照着自己的藝術之法則，輕鬆得就和羽毛一樣，擦着脚四處周旋，向他的來客們售着授業券。還有一點不同的是，到這兒來跳舞的只是那些真正想跳舞，想來行樂的人，就給十三四歲的姑娘，第一次開首穿着長衫的那樣。除掉少許的例外一切都是或者顯得是很美貌，他們真是入神地微笑着，他們的眼睛真是怡情地輝耀着。面網舞也有時由最優秀的弟子們跳舞着，挈特霞是那些最優秀的弟子們中之最優秀者，她的優美是出類拔萃的。但是在這回的跳舞上他們只跳着蘇格蘭舞，英格蘭舞，以及剛好流行起來了的馬初爾加（波蘭舞）。

大會場是在貝蘇雪夫府中，由月遏爾租借來的，這回的會據每個人說來是收了很大的成功。有很多的美貌的姑娘，樂士妥夫家的姑娘們是其中之最美貌的。她們是特別地幸福而又愉快，在那晚上，松尼雅由多羅珂夫底求愛，她的拒絕，與同樂士妥夫的談話，使她發揚着，在家裏已經是東跳西躍地；不讓她的婢子得到替她

梳頭的機會，現在到這跳舞場上來她由內在的幸福表裏透徹地放着光輝。

拏特霞是頭一次穿着長裙赴正式跳舞的，她也同樣地發揚着，還更要幸福。兩位姑娘都穿的是白色毛絲綾的衣裳，有桃紅色的絲帶。

拏特霞一走進跳舞場她便陷在戀愛裏。她並不是特別專愛那一個，而是誰個都愛。無論她看着誰，只要她是在看着他的一瞬間，她便愛他。

“哦，真愜意咧！”她跑向松尼雅面前，不斷地說着。

尼可來和德尼索夫在廳上走來走去，帶着親切的保護者底關心望着跳舞着的人。

“她真是可愛的；她將來會是一位美人啦”，德尼索夫說。

“誰呀？”

“伯爵小姐拏特霞”，德尼索夫回答。

“她真會跳舞；真端重！”他略略停了一會又說。

“你在講誰呀？”

“誰？你的妹妹啦”，德尼索夫含着怒意說。

樂士安夫笑了。

“親愛的伯爵，你是我的最優秀的弟子中之一人，

你定要跳舞啦”，矮小的月遏爾走到尼可來底面前說着。“你看這些美好的姑娘們啦！他以同樣的請求又轉向德尼索夫面前，他在前有一時也是他的弟子。

“不啦，老先生，我好做壁上觀罷”，德尼索夫說。“你不記得嗎，我是很懶惰的一位弟子啦？”

“唉，不是，不是！”月遏爾趕快安慰着他說。“你只是不大注意，但你很有天分，很有天分。”

大家在開始跳舞新流行的馬初爾加。尼可來不好拒絕月遏爾，他求了松尼雅對舞。德尼索夫坐在一些老夫人們底旁邊，把手拐靠在劍上，用腳在敲着拍子，他開始在談些趣話和老夫人們取笑，一面他在看着跳舞着的年青的人們。

月遏爾是和他最得意的弟子，他的誇耀，拏特霞，開首對舞。用他那小巧的躡着拖鞋的腳之柔軟的輕靈的運動，月遏爾開始和拏特霞在廣廳中飛舞起來了，拏特霞有些懼怯，但腳步很堅實。德尼索夫沒有把眼睛離開她，用着劍在敲着拍子，帶着一個不大滿意的神氣，好像是在說，他的不跳是因為不高興，不是因為不能跳舞。在跳舞中息時他招呼着樂士妥夫。

“簡直跳得不像”，他說。“那是波蘭的馬初爾加嗎？

但是她可跳得很好。”

知道德尼索夫就在波蘭本地都是以會跳馬初爾加著名的人，尼可來便跑到拏特霞面前去。

“你去找德尼索夫。他會跳。跳得滿好！”他說。

到拏特霞底輪子又來了的時候，她立起身來，輕快地蹣着她那結着絲帶的跳舞鞋，他腴怯地通過大廳，走向德尼索夫所坐着的一個角落裏。她看見每個人都在看她，在看她要做甚麼。尼可來看見德尼索夫和拏特霞微笑着在爭論，看見了德尼索夫雖在拒絕着，但他的面孔却帶着快樂的微笑。他跑去了。

“請你跳罷，凡西里·杜米屈里奇”，拏特霞在說：“來啦，請你來。”

“哦，請你容恕我，伯爵小姐”，德尼索夫戲說着。

“跳啦，凡西雅，太沒意思”，尼可來說。

“纏得我就像一匹小貓子凡西加一樣啦”，德尼索夫開心地說。

“我要整晚上都纏着你啦”，拏特霞說。

“這個小妖姬，迷着我什麼事情都只好做！”德尼索夫說；他沒有解他的佩劍。

他從椅背後走了出來，把他對手底手緊緊握着，把

頭抬起來，用一枝腳絞在另一枝腳的後面立着，等着時候。只有在馬背上和跳馬初爾加的時候，德尼索夫底矮軀才不顯其矮，他自己感覺着是一位糾糾的英雄倒也還像。受着時候到了的指揮時，他帶着勝利的愜意的態度斜着眼睛把他的對手看了一眼，用一枝腳突然的一蹬，他就像一個皮球一樣有彈性地從地板上跳躍起來，轉着圈子，拉着自己的對手獨溜溜地跟着自己轉。

他用着一枝脚無聲無響地把廣廳轉了一半，就像沒有看見擺在他前面的椅子一樣，一直向那兒轉去；但是突然之間把拍車一響，把兩脚一蹬，突然停止着，立了有一秒鐘，又把拍車一響，又把兩脚一蹬，火速地旋轉起來，把兩隻脚左絞右絞地，又轉着圈子。拏特霞底本能告訴她，他所要做的事情，自己並不知道自己在怎麼做，只是隨着他的領導，把自己委棄於他。在一刻時候他挽着她轉，起初是用右手，其次是用左手，接着是跪在膝上，讓她在自己的周圍迴轉，又突然大跑起來，猛烈得就像一氣不吸地要把全部的房間跑穿的一樣向前突貫。回頭他又突然停着脚，又用新穎的出乎意外的步法跳舞起來。待他把他的對手轉着，轉到了她的座位的時候，他饒有風致地把拍車響了一下前進一步，

向着她鞠躬，挈特霞甚至不會向他還禮。她帶着不名其妙的神氣微笑着看着他，就好像沒把他認出的一樣。

“這是啥意思呢？”她說。

月遏爾雖然不承認這種馬初爾加是正則的，但每個人都為德尼索夫底妙舞所心醉，他不斷地被人求對舞；一方面年老的紳士們在微笑着談論波蘭和可追懷的往昔。

德尼索夫把臉跳得通紅的，用手巾揩着，坐在挈特霞底旁邊，在跳舞會底後半一直不想離開她。

13.

跳舞過後兩天中，樂士妥夫沒看見多羅珂夫到家裏來，也沒看見他在家；在第三天上他接着他的一通短札。

“因為我已經決心不再到你府上了，原因是知道的，我要回聯隊去，謹開設一次晚餐和朋友們訣別——請到英吉利飯店。”

在約訂的期日，十點鐘的時候，樂士妥夫從他和家裏人與德尼索夫在看着戲的戲場走到英吉利飯店。他

立刻被導引到飯店中的最上等的房間，是多羅珂夫訂了的。

約略有二十個人聚集在一張餐桌上，在餐桌前面坐着多羅珂夫，左右燃着兩隻燭。桌上放着銀錢和鈔票，多羅珂夫在開銀行。自從他的求婚和松尼雅底拒絕之後，尼可來不曾看見過他，想到和他會面覺得有點難乎爲情。

多羅珂夫的澄明的，冷峭的眼光看見了樂士妥夫走進門來，就好像老早就在期待着他的一樣。

“好久不見了啦”，他說；“謝謝你肯來。我在這兒快要幹完了，伊柳緒加會帶着他的合唱隊來。”

“我去看過你來啦”，樂士妥夫說，汎紅了臉。

多羅珂夫沒有回答他。

“你可以來一脚罷”，他說。

樂士妥夫在那一瞬間想到了他曾經和多羅珂夫交談過的一場奇異的會話。“要靠着賭博僥倖，除非是傻瓜啦”，多羅珂夫在那時曾經回答過。

“或者你還是怕和我賭嗎？”多羅珂夫又說，就好像看穿了樂士妥夫底心事一樣；他發着微笑。

在那微笑後面樂士妥夫看出了他心中的情趣；就

和他在俱樂部底晚餐上，以及在別的時候，多羅珂夫好像是倦於日常生活之單調，感覺着要用一種奇異的，大抵是殘忍的攪幹來開出一條血路的時候，所曾看出過的那樣。

樂士妥夫覺得難過；他把自己的頭腦搜索了一下，找不出一句談諧話來和多羅珂夫應對。但是在他還沒有餘裕回答時，一直看着他的面孔的多羅珂夫，徐徐地，周到地，對他說，好使在座的人都能聽見：

“你該記得，我和你談過賭博上的事情……要靠着賭博僥倖的人，他是傻瓜；我們要認真的來決一次勝負，我要來試一下。”

“試他的僥倖，還是真正的決一勝負呢？”樂士妥夫想着。

“唉，你還是不幹的好罷”，多羅珂夫又說；把他剛好拉開了的撲克封子扔掉，他說：“諸公，銀行。”

把錢推向前面去，多羅珂夫開始切其牌來。

樂士妥夫坐在他的旁邊，在初他是沒有賭的。多羅珂夫瞥見着他。

“怎麼不賭呢？”多羅珂夫說。

說也奇怪，尼可來覺得非賭不可地拿起了牌來，放

了一點小注，便開始賭起來了。

“我身上是沒帶錢的”，樂士妥夫說。

“我信任你！”

樂士妥夫在一張牌上賭了五盧布，輸了，又賭，又輸了。多羅珂夫一連“殺了”，便是說贏了樂士妥夫十張牌。

“諸公”，他說，在又賭了一會之後，“我請你們把現錢放在牌上，不然我會算混的。”

賭友中底一位說希望他也信任他。

“我可以信任你，但我怕的是弄錯；我請你們玩現錢”，多羅珂夫說着。“你不要擔心，我們可以隨後算賬”，他對着樂士妥夫加上這一句。

賭博進行着，侍者不停地運送着香檳酒。

樂士妥夫底牌完全打輸了，輸了的總額有八百盧布。他便在一張牌上賭下八百盧布，但在香檳酒為他倒出了之後，他把念頭改變了，又寫成通常的賭規，二十盧布。

“照原樣罷”，多羅珂夫說，雖然他就好像沒在看樂士妥夫的一樣；“你一下便都要贏回去的。我在別人名下輸，而總是吃你。或許你怕是在害怕的罷”，他又申說

了一遍。

樂士妥夫聽了他的話，賭下八百盧布，從地板上揀了一張曲了角的心臟底七來，便賭下這張牌。那張牌他到後來都很記得。他把心臟底七放下，在那上面用白墨底破片粗大地寫下800的字樣；他喝着倒給他的溫暖的香檳酒。微笑着聽多羅珂夫底說話，自己心懸懸地等待着心臟底七，他緊盯着握着牌的多羅珂夫底手。那張牌底輸贏在樂士妥夫是非同小可的。在前禮拜日，伊里亞·安得來維奇伯爵給了他的兒子兩千盧布，雖然他是從不喜歡說到銀錢艱難，他却告訴他要到五月才另外有錢進，這一筆款子他希望他留心着用。尼可來說那數在他是已經很多了，他對他父親發誓在五月以前是決不要費用的。現在從兩千之中只有一千二百存在着了。所以在那心臟底七上不僅是一千六百盧布要輸掉，結果是自己的信誓不能確保。懸心地看着多羅珂夫底手，一面想着：“好，請快些罷，把那張牌拿出來，我好拿着帽子，趕回家去和德尼索夫，挈特霞，松尼雅同用晚餐，我賭咒，我是決不再摸一張牌的。”在那時候他的家庭生活，他和培迭雅的戲謔，他和松尼雅的談話，他和挈特霞的二部合唱，他和他的父親打鄙克特

牌，甚至那坡凡爾斯基街的住宅中之安適的寢台，都以十分的活現，十分的輝耀，十分的可愛，在他的想像之前現了出來，那就好像都是很長久地過去了的，失掉了的，從不會領略過的幸福一樣。一種背時的霉運，讓他把那張七沒有放在左邊放在了右邊，會把他目前以新的領會所感覺着，在新的毫光中所觀視着的幸福全部都要剝奪，會把他陷沒在從不會經驗過的，不可測度的不幸之深淵，他是不能思慮到的。那是不會的；但是仍然是懸心吊胆地他在望着多羅珂夫底手底活動。那雙寬骨的，帶着紅色的兩手，在袖口下面有毛可以看出的，把撲克槩下，接着送給他的酒盃和菸管。

“那嗎你是不怕和我兩個打賭啦？”多羅珂夫申說着；他就好像要講出一段有趣的佳話一樣，把牌放下，背靠着靠椅，帶着微笑悠悠然地開起口來。

“唉，諸公，我聽見別人告訴我，說在莫斯科中都說我打牌太弄詭，所以我要勸你們在牌上對於我要少少留心一下。”

“好的，翻開來罷！”樂士妥夫說。

“哼哼，莫斯科底一些話匣子難纏啦！”多羅珂夫說，他含着微笑取起牌來。

“唔呵！”樂士妥夫幾乎絕叫了起來，把兩隻手抱着自己的頭髮。他要的七就放在那最上張，一套撲克底第一張。他輸到他能夠賠償的數目以上了。

“你可不要太臭到深處去了啦，喂”，多羅珂夫說，向樂士妥夫流盼了一下，又接續着。

14.

在一點半鐘之內大多數的賭友對於自己的勝負已經不再像剛才那樣認真了。

勝負底關心全集中在樂士妥夫一人身上。輸的不僅是一千六百盧布，到現在已經寫了一長串的數字，他自己雖然約略算到一萬，但怕是已經到一萬五千。在實際上那數目是超過了兩萬盧布的。多羅珂夫現在沒聽人講閑談，自己也沒再講了，他留心着樂士妥夫底手之一舉一動，時時瞥眼去看他寫的賭額。他已經決了心要把勝負持續至贏到四萬三千。他所以決定下那個數目的是因為恰合他和松尼雅底年齡底總和。

樂士妥夫坐着把兩手抱着頭，有酒浸着的桌上寫滿了數字，狠藉着撲克。一種焦愁的情趣決不會離開過

他；那雙寬骨的，帶紅的手，有汗毛從袖口下可以看見的手，那雙手他又愛而又憎，制掌着他的短長之命。

“六百盧布的A，四分之一的九；沒有辦法的，是贏不回來的！……我如留在家裏是怎樣的幸福呀。……哦呀，J，不會有這樣的事情！……爲甚麼他要這樣對我？……”樂士妥夫在籌思着。有時候他在牌上賭一筆大注；但是多羅珂夫反對了，自己定下了賭額。尼可來服從了他，一刻時候他在向着上帝祈禱，就像他在安牟緒特吞橋上在戰火之下祈禱過的那樣；又在第二刻時候他又卜他的運氣，以爲在桌下堆集着的牌中任意取出的第一張牌便是會打救他的；一下他又數着上衣底紐釦數目，就想把他輸了的整額賭在那個數目的牌上，一下他又迴看着別人底賭法好跟着學學，或則凝視着那看來現在是十分冷靜的，多羅珂夫底面孔，想看透出在他的心裏所起着的事情。

“這一筆輸款對我是有甚麼意義，他自然是知道的。的確，他總不會要我破滅罷？唉，他是我的朋友啦。我是愛他的。……但是，的確倒也不是他的罪惡；他有這樣好的運氣，有甚麼辦法呢？可也不是我的罪惡”，他接續着對自己說。“我沒有做過壞事情。我沒有殺過或

傷過誰，也沒會對誰幸災樂禍，我不是嗎？我所遇着的是怎樣的災難啦？這是幾時起頭的？剛才不一會子，我到這席上來的時候，是想贏得一百盧布，買一個小小的手箱在我媽媽底命名日上做賀禮，再回家去。我那時是很幸福，很自由，很快意的。我在那時甚至沒覺察到我自己是怎樣的幸福。那全部是幾時終結了，這新的可怕的情景是幾時開始的？那個變遷底表面的徵兆是甚麼？我依然還是坐在這張桌子上的這個地方，同樣地在摩牌，在把牌打出去，在凝視着那雙執扭的寬骨的手。是幾時成了這樣，到底要弄到怎樣的地步呢？我是筋強力壯的，健康的，依然和剛才一樣，依然坐在同一個地方。不，不會有甚麼。的確結果是會化爲無事的。”

雖然室中並不熱，他的一臉通紅，全身都是汗。他的面孔沉痛，看來有點可憐，特別是他要勉強裝着平靜的樣子。

輸額達到了那四萬三千盧布底運命的數目了。樂士妥夫已經把要賭三千盧布的牌準備好了的時候，多羅珂夫把牌投在桌上來，推開了，拿起白墨來，迅速地用他那明白的有力的筆跡，把樂士妥夫輸了的總數寫下來，照他歷來的習慣把白墨撇斷了。

“開晚餐了，是開晚餐的時候了。祭普西們已經到了。”

有幾位黑髮的男男女女實際上已經由寒冷的外邊走了進來，談話的聲音帶着祭普西的腔調。尼可來覺察到萬事都休了；但他用一種平淡的口氣說着：

“怎的，不幹了嗎？我正好準備下了這樣一張的好牌啦。”就好像除輸贏以外他是全沒興會的一樣。

“萬事休矣了，我是無可挽救了”，他心裏想着。“現在給我剩下的便只是拉手槍把自己的腦袋打破了”，同時他又以一種愉快的聲音在對着自己這樣說。

“來罷，就只再來一牌。”

“很好”，多羅珂夫回答，把賬目結算着。“很好，賭二十一盧布……來罷”，他說，指着那在四萬三千底總額之上多出了的21底數目，又把牌拿起來，他要切牌了，樂士妥夫服從着折了一張角，把自己所準備賭的8000的數目改換成了21。

“在我縱橫是一樣啦”，他說；“我只是高興着想知道是你贏了我這張十，還是讓你贏。”

多羅珂夫認真地切起來。哦，樂士妥夫那時候是在怎樣憎恨着那雙帶着紅色的手，有短短的手指和從袖

口下可以看出的汗毛，那雙握着他的短長之命的手腕，……這張十是賭贏了。

“伯爵，你是輸了四萬三千”，樂士妥夫說，他伸着腰從桌上站起來了。“坐這樣久，有點疲倦啦”，他說。

“是的，我也疲倦了”，樂士妥夫說。

多羅珂夫切着他的話，就像要警告他不要把事情看得太輕便了的一樣。

“伯爵我幾時收賬啦？”

樂士妥夫把臉汎得通紅，把多羅珂夫拉進別室裏去。

“我不能夠立地付錢，你可以受着一張* I. O. U. 啦”他說。

“你聽我說罷，樂士妥夫”，多羅珂夫開心地微笑着說，一直釘着樂士妥夫底眼睛，“俗語說得好：‘戀愛成功，打牌輸窮。’你的表妹是在愛你的啦，我明白。”

“哦！我受他這樣的扼制真是難過”，樂士妥夫想着。他知道他這一場的大輸對於自己的父母是嚴重的打擊；他知道假使能夠擺脫這件事情是會怎樣的幸福，

* I. O. U. 英文“I owe you”的略寫，便是“我欠你”的意思。用爲借約。

覺得多羅珂夫也明明曉得他能夠解放他，免得受恥懷憂的，而他現在是要玩弄他就像貓兒玩弄着老鼠。

“你的表妹……”多羅珂夫打算說，但是樂士妥夫切着他。

“我的表妹在這兒沒有絲毫的關係，用不着要提到她！”樂士妥夫生氣地說着。

“好的，我到底幾時收賬呢？”多羅珂夫問。

“明天啦”，樂士妥夫說，走出房外去了。

15.

說“明天”，並且要不動聲色，倒也並不困難；但是要一個人回家，去見自己的弟妹和父母，要把自己幹的事情說明，請求自己發過誓所不能要的錢，是可害怕的。

在家裏大家都還沒有就寢。家中的年青的幾位，在由戲場回來之後用了晚餐，現在是聚集在鋼琴的周圍。尼可來一走進大廳來，他便感覺着沉浸進了在那冬天支配着他們家裏的那種戀愛底詩的晷圍氣裏；現在是自從多羅珂夫底求婚和月邁爾底跳舞會以來，在松尼雅和擎特震底周圍，就像暴風雨之前的空氣一樣，似乎

顯得更濃厚了。松尼雅和挈特霞，穿着她們上戲場時所穿的淡青色的衣裳，立在鋼琴旁邊，可愛地，並且自行意識着，幸福地發着微笑。維拉在空廳中和辛西兩人下着將棋。老伯爵夫人在等待着她的兒子和丈夫回來，和他們家裏的一位老夫人在打白相思牌。德尼索夫帶着輝耀着的眼睛和蓬着的頭髮，坐在鋼琴前面，把一隻腳拖在自己的後邊。他在用他的短的指頭在打着鍵盤，轉着眼睛，在他那小聲的，嘎聲的，但可正確的聲音唱着自己做的一首詩，妖姬，他在想找一個適當的樂譜來配上。

“妖姬，你請告我，是什麼個暗窟
把我驅迫到久已拋棄的琴絃？
什麼個狂獸在我指頭中閃過，
什麼個情熱燃燒着我的心窩？”

他以激情的聲音唱着，他那黑色的，瑪瑙樣的眼睛射在吃驚着的喜興着的挈特霞身上。

“好極了，真高明啦！”挈特霞叫着。“再來一個二部合唱罷”，她說，沒有注意到尼可來。

“她們什麼都是沒有改變的”，尼可來想着；窺視了一下會客廳，看見了維拉和他的母親和那位老夫人在玩着白相思牌。

“呵，尼可倫加回來了！”擎特霞向他跑去。

“爸爸在家嗎？”他問。

“你回來了，我是怎樣的高興啦”，擎特霞說，沒有回答他的問話，“我們真是玩得高興。凡西西·杜米屈里奇爲着我又再多住一天了，你曉得嗎？”

“沒呢，爸爸還沒回來呢”！松尼雅回答。

“可兒呀，你回來了嗎？你到我這兒來呀，乖乖”，伯爵夫人底聲音從客廳中聽出。尼可來走到他母親面前去，親吻了她的手，坐在她的桌子旁邊，沉默着看着她的手，看着她們打牌。從大廳上不斷地聽出笑聲和喜悅的聲音，是在勸解擎特霞做些甚麼。

“哦，很好，很好！”德尼索夫叫着；“現在是沒法推脫了，是該你的輪子唱白加羅兒*啦，費心，費心。”

伯爵夫人迴看她沉默着的兒子。

“你怎麼的？”他的母親問尼可來。

“唉，不怎麼的啦”，他說，就好像對於這種通套的

* barcarolle 意大利威尼斯的船歌。

問話有點討厭的一樣：“爸爸快回來了嗎？”

“我想怕快了。”

“她們凡事都沒變動。那件事情她們絲毫也不知道。我可幹什麼好呢？”尼可來想着，他又走向大廳去，那放着鋼琴的地方。

松尼雅在坐着彈琴，彈着德尼索夫所特別喜歡的白加羅兒底序曲。拏特霞準備着要唱了。德尼索夫帶着陶醉的眼光在看着她。

尼可來開始在室中徘徊起來。

“是啥個東西公然要叫她唱。她能夠唱甚麼？可以高興的事情絲毫也沒有”，尼可來想着。

松尼雅打出序曲底第一聲。

“天呀，我是破產了，我是敗壞了名譽的人。讓我的腦袋子吃一個鉛彈，剩給我的事情就只有這點，唱甚麼歌”，他想着。“走罷？但往那兒去呢？倒也是兩可的，讓她們唱罷。”

依然在室中盤旋着，尼可來鬱鬱地偷看德尼索夫和兩位姑娘，避開着他們的視線。

“尼可來，你怎麼的？”松尼雅底眼睛向他，當心地把他看着。她突然看出他是遇着了什麼事情的。

尼可來避開了她。

挈特霞由她銳敏的直覺也立地看穿了她哥哥底心境。她注視他，但她在那時正是萬分高興的時候，她和憂愁，悲哀，譴責，離開得很遠，遠到她故意要欺誑她自己（年青人慣愛這樣的。）“不，我目前是太幸福，用不着去關照別人底憂愁來破壞自己的高興”，她這樣感覺着，又對自己說：“不，我大概是誤會了，他一定是和我一樣高興着的。”

“來呀，松尼雅”，她說，向着室的正中走去，在那兒她覺得共鳴是會最好的。把頭抬起來，兩手一絲不動地垂着就像跳舞家那樣，挈特霞用着脚尖和脚跟的有力的交換，走向室的正中處，靜立着。

“看我罷，我是在這兒！”她似乎在這樣說，應酬着德尼索夫所追隨着她的那種熱烈的凝視。

“她不曉得有啥事體快活！”尼可來看着他的妹子，思索着。“她真是不曉得厭倦，也不曉得害羞！”

挈特霞開始唱起來了，她的嗓子放大，她的胸部擴張，有一連的表情表現在她的臉上。她在那一瞬間沒想着誰，也沒想着什麼，從她含着微笑的口傾瀉出音節來，那些音節誰都能夠在同一的間隔上吐出，而支持着

同一的時限，但是有成千的次數它們可以使我們寒慄，有一千零一次它們可以使我們發憐而欲淚。

鞏特靈在那年的冬天才第一次認真唱起歌來，特別是自從德尼索夫熱心地讚美着她的唱歌以後。她現在唱得並不像一位孩子了；在她的唱歌中現在已經沒有在前所常有的那種滑稽的孩子般的吃力了。但是她仍然還唱不好，聽她唱歌的音樂的行家們如是說。

“還沒經洗練；嗓子是好，非經洗練不可”，每個人都說。但這話通例是在她的聲音唱過了好一會之後才說出的。當那未經洗練的聲音，以不規則的呼吸和費力的轉折歌唱着的時候，就是內行也不說話，只是樂賞着那未經洗練的聲音，只是希望着那聲音再唱下去。她的聲音有一種處女性的純潔，一種對於自己的力量之不自審，一種未加工的天鵝絨般的柔軟，和唱工的技巧之不足緊密地相融洽着，覺得是渾然地不好修改了，修改了便要全體破壞。

“怎攪的？”尼可來想着，聽着她的聲音，把眼睛睜得很大；“她遇着了啥事情啦？她今天唱得那樣！”他想。突然之間整個的世界在他看來就好像集中到次節，次章底期待裏，世界中的一切事物都好像分成了三段節

拍：“Oh, mio crudele affetto * ……一，二，三……一，
…… Oh, mio crudele affetto ……一，二，三。……一。
呵，我們的生活真是無聊！”尼可來想。“這場災難，金錢，多羅珂夫，憤怒，名譽——那一切都是無聊……要這才是真正的物什啦。……呵，鞏特霞！呵，乖乖！呵，我的女孩子！……那個 Si 音看她怎樣轉發呢？轉得好！真佩服！”沒有意識到他自己是在唱，他自己在唱半高音來幫助她的高音。“真佩服！唱得真好！那一聲可會是我唱出的嗎？真高明！”他想。

“哦，那音節多麼顫動呀，在樂士妥夫底性靈中還有更好的一種東西，那也是多麼顫動呀。那種東西是和世界中的一切物什遠離着，是在世界中的一切物什之上超越着的。輸錢有甚麼，多羅珂夫輩有甚麼，再加之以信誓又有甚麼！……一切都是無聊！一個人就殺人，就做強盜，也還是幸福的。……

* “哦，我的粗暴的戀愛。”

16.

像在那晚一樣從音樂中引出了那樣的喜悅出來，

在樂士妥夫是好久以來所沒有的事了。但是等拏特霞一把她的白加羅兒唱完了之後，現實又來逼上了他的心頭。他沒說甚麼話，走出去了，下階走向自己的居室裏。十五分鐘之後，老伯爵從他的俱樂部滿快興地得意着回來了。尼可來聽見他回家，便走去找他。

“好嗎，有趣嗎？”伊里亞·安得來維奇說，誇耀地開心地對着他的兒子微笑着。

尼可來想打算說一個“是”，但他不能夠；他是快要哭了。伯爵點燃了他的菸斗，沒看到他兒子的情況。

“唉，是不可避免的！”樂士妥夫想，他算起了最後的決心。突然之間他就像要請求駕一乘馬車坐到市上的一樣，他以極平常的口調對他父親說，自己都覺得自己的厚臉。

“爸爸，我來找你是有點事情，我幾乎忘了。我要些錢。”

“你不是說過嗎？”他的父親說，適逢着他正是十分高興的時候。“我告訴過你我們是沒有進款的啦。你要很多嗎？”

“很多呢”，尼可來說，紅着臉，笑着一種厚臉的無恥的微笑，對這微笑他到後來隔了好久自己都不能容

怒的。“我賭牌賭輸了一點，唉，輸得很多，真的很多，有四萬三千。”

“甚麼！輸給誰？……你在笑談罷！”伯爵叫着，就像老年人泛紅着的那樣，一種發作的泛紅紅到了他的頸子和後頭部。

“我是約了明天還賬的”，尼可來說。

“哦！”……伯爵說，把兩手展開來；無力地坐在了梭發上。

“那是沒有辦法的！誰也會有的事情”，他的兒子以毫不介意的腔調說着，而在他的心中他是感覺着自己是一個卑鄙的無賴漢，他全生涯都不能贖清自己的罪惡的。他很想去接吻他父親的手，跪在膝上求他饒恕，而他無恥地甚且粗暴地對他說是誰也會有的事情。

伊里亞·安得來維奇伯爵從他兒子口中聽見了這些話，把眼睛埋下了，開始匆忙地動着，就好像要找尋甚麼的一樣。

“唉，唉”，他說出，“那會有點困難，我怕是難於湊起的。……誰也會有的事情！是的，誰也會有……”

伯爵投了一瞥在他兒子的臉上，走出房去了。……尼可來是預想到要受些阻礙，但沒想出到這一層。

“爸爸！爸——爸！”他哭着，跟在後面叫；“饒恕我！”抓着他父親底手，拉來押在自己的脣上，痛哭了起來。

在父與子說着這樣的話頭時，另外有一番話頭，差不多是同樣重要的，在母與女之間交換着。拏特霞大大興奮地跑到她母親面前。

“媽媽！……媽媽！……他向我提起了……”

“提起了甚麼？”

“他提起了，提起了求婚呢。媽媽！媽媽！”她接連着叫。

伯爵夫人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德尼索夫提起了求婚……向誰呢？……向這位小女兒拏特霞，她才不久把玩偶人兒的事情放下，還是在受着家庭教師的管束的。

“拏特霞，少談些蠢話啦！”她說，希望着那是一場笑談。

“那談蠢話！我是向你談真話呢”，拏特霞生氣地說。“我來問你怎麼做的好，你才說我在談蠢話”……”

伯爵夫人把肩頭聳了一下。

“假使德尼索夫先生向你求婚是真話，那你告訴他說他是傻瓜，就對了。”

“不，他不是傻瓜呢”，奎特霞說，就像受着侮辱的一樣，認真地。

“好的，那嗎你究竟要怎樣呢？你們現在似乎都在愛啦。哦，好的，假使你是在愛他，你頂好嫁給他啦”，伯爵夫人笑着生氣地說，“可以隨你一意啦。”

“不，媽媽，我沒有愛他。我想我是沒有愛他。”

“好的，那嗎你就那樣告訴他。”

“媽媽，你在生氣嗎？沒生氣啦，媽媽；不是我的過錯啦，不是嗎？”

“沒，你聽我的話，小姑娘，假使你高興，我要去那樣告訴他”，伯爵夫人微笑着說。

“不，我要自己去；只是告訴我怎樣說的好。你老人家拿着是不費事的”，她加添一句，回答着她的微笑。“假使你是看見了他對我說那話時的神情呢！我曉得他是沒有存心說的，但偶然地說了出來。”

“好的，總之你是非拒絕他不可。”

“不，我不。我覺得他太可憐啦！他人那樣好。”

“哦，好的，那嗎就接受他的提議啦。我想，你已是

正好出嫁的時候了啦”，她的母親含怒地，譏諷地說。

“不，媽媽，但我是很可憐他。我不曉得怎麼說的好。”

“好的，那就無須乎你去說甚麼。我要親自去對他說”，伯爵夫人說，有人胆敢把這小姑娘挈特霞當成大人一樣看待，她感受着憤懣。

“不，決不；我要自己去，你在門口聽我說罷”，——挈特霞橫穿過客廳，跑向大廳去，德尼索夫把手掩着面孔，依然坐在鋼琴前的同一的椅子上。他聽見她輕細的脚步聲，跳了起來。

“挈特霞”，他說，移着迅速的脚步向着她，“決定下我的運命啦。那是在你的手裏！”

“凡西里·杜米屈里奇，我很可憐你啦！……不，但你是很好……但那不行……那個……但我要常常愛你，就像我現在愛你的一樣。”

德尼索夫屈在她的手上，她聽見了一些他所不曾了解的奇怪的聲響。她接吻了他那蓬鬆的，鬆曲着的黑頭。在那時候他們聽見伯爵夫人底侷促的裙聲。她向着他們走來了。

“凡西里·杜米屈里奇，我謝你很敬重了我們”，伯

爵夫人說，一種瞠惑的聲音，在德尼索夫聽來是有點嚴厲的，“但是我的女兒還太年青，我心裏想來，你是我兒子底朋友，該先得來向我提說。在那樣的時候你會不至於逼着我來提出這項拒絕。”

“伯爵夫人……”德尼索夫說，把眼睛埋着，呈出一個知罪的面孔；他想要再說些甚麼，梗塞着了。

拏特霞看見他這樣一種可憐的形勢，不能夠不動心。她開始大聲地嗚咽起來。

“伯爵夫人，我做錯了”，德尼索夫斷續地接着說，“但請相信我，我是十分崇拜着令愛，和貴府上的衆人，我的生命儘可以犧牲兩次……”他望着伯爵夫人，看見了她那嚴厲的面孔……“好的，請了，伯爵夫人”，他說，接吻了她的手，沒看拏特霞一眼，便用侷促的堅決的腳步走出室去。

第二天樂士妥夫送着德尼索夫走了，因為他已經不願意再在莫斯科多住一天。他的莫斯科底朋友們全體在祭普西處替他餞了行，他們是怎樣把他弄上了轎車，又那前三站路是怎樣過的，他都回想不起來。

在德尼索夫走後，樂士妥夫在莫斯科又還費了兩

禮拜，等待着還債的錢，那一筆大款伯爵很不容易立地湊起。他幾乎不出門的時候，大部分的時間都是費在姑娘們底房裏。

松尼雅對他比以前更加關切，更加盡心。她似乎要想表示他，說他的輸牌是一項功德，她因此更加愛他的一樣。但是現在尼可來把自己看成是值得她的愛情的人了。

他替姑娘們抄樂譜，在她們的挾簿中謄寫詩歌，直等到四萬三千盧布都送出去了，接到了多羅珂夫底收條後，他在十一月尾上離開了莫斯科，沒和他的知友們告別，去追趕已經到了波蘭的他的聯隊。

現代文學叢刊

小菊

予且著

二册 一元四角

本書都三十餘萬言，僅以四個人的名字，曲折地寫成一段怨憤悲哀的戀跡，透露出時代下民族意識的發展及一般青年的心情。描寫的方法，完全脫去堆砌的弊病和烘托的窠臼，使讀者起一種新的感覺；又利用簡短字句和利用聯想字句排列的技巧，表示情感的速度；利用推理的方法，表示繁雜的思想。尤其可以注意的，便是作者對於宗教的影響，關於中國家庭及青年之種種，都有極深刻的描寫。

玫瑰的刺

盧隱著

一册 六角五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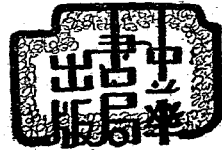
本書共分三編：第一編「地上樂園」，是以童話體裁，描寫一個追求靈魂和諧的人，經過了無數的波折，才遇到同調的人，建築了一所地上的樂園；第二編「玫瑰的刺」，共分七段，是以諷刺的筆調，記人間平淡的事實，其使人所感受到的滋味，正如玫瑰樹上的小芒刺；第三編「蘋果爛了」，包含八個短篇小說，有描寫戀愛的，有描寫社會現狀的，有描寫恐怖時代的，有描寫爲主義而犧牲的。

中華書局出版

短篇創作



現代文學叢刊。
玫瑰的刺 陸隱女士著 原售八角 改售六角五分
成名以後 王家楨著 實售四角五分
獨身者 陳鶴翔著 實售五角
樹下集 高植著 實售六角五分
兩間房 予且著 實售四角
現代中國女作家創作選 雪菲女士著 實售六角



·初中學生文庫本·

註釋漢魏六朝小說選 曹鶴籬編 原售六角 改售五角
註釋唐宋小說選 曹鶴籬編 原售六角 改售四角半
註釋元明小說選 曹鶴籬編 原售五角 改售四角
註釋清代小說選 曹鶴籬編 原售六角 改售四角半
註釋現代小說選 王梅痕編 原售五角 改售四角

·新中華叢書·文藝叢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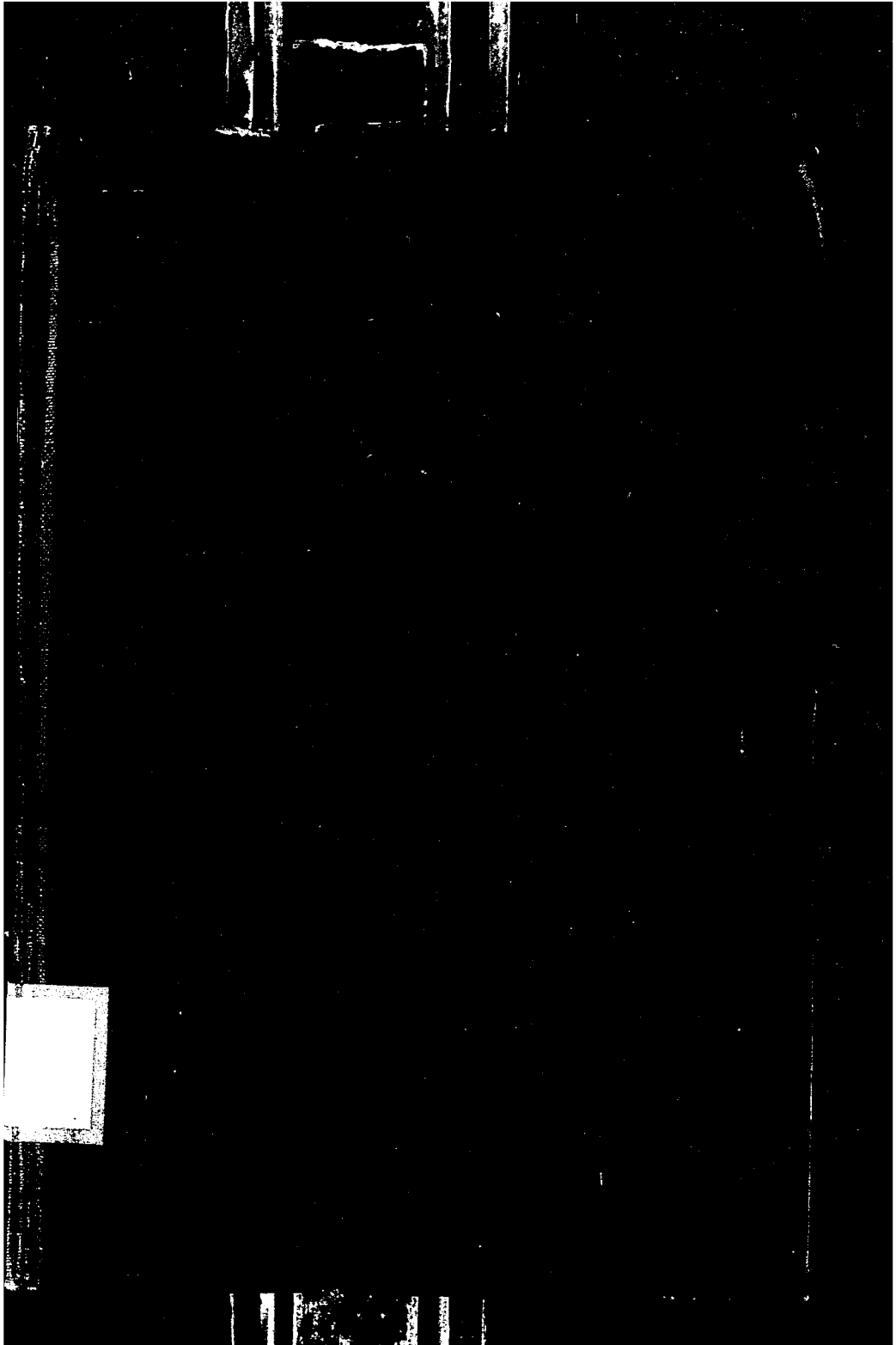
如意珠 予且著 原售三角半 改售三角
妻的藝術 予且著 原售三角 改售二角半
捕蝗者 石靈著 實售二角
旱災 周楞伽著 原售三角半 改售三角
瓢兒和尚 郁遠夫等著 原售四角 改售三角半
幽靈 巴金等著 原售四角 改售三角半
新進作家小說選 朱雯等著 原售六角 改售五角

·新文藝叢書·

輪船及其他 徐志摩著 原售六角 改售五角
旅店及其他 沈從文著 原售五角 改售四角
虹 沈從文著 原售五角 改售四角
石子 胡山源著 原售八角五分 改售七角
幻醉及其他 謝冰季著 原售七角 改售五角五分
春之罪 茅以思著 原售五角半 改售四角半
休息 王實味著 原售二角五分 改售二角
阿鳳 冷西著 原售五角 改售四角
愛神的玩偶 孫孟濤著 原售五角半 改售四角半
口供 郭子雄著 原售三角五分 改售三角
還鄉 塞先艾著 原售七角 改售五角五分
惆悵 * 黃仲蘇著 * 實售二角
天笑短篇小說 包天笑譯著 二册 原售七角 改售六角
白話小說文範 新文學社編 原售四角 改售三角半

標商冊註





戰爭與和平

中華書局印行

M6
2512.44
32
2-3

托爾斯泰原著

戰爭與和平

郭沫若譯

3



3 2169 6858 0

中華書局印行



206936

第五編

1.

在他的夫人爭論了之後，阿魯動身向比得堡去。在妥爾差克站上沒有站馬，或者怕是站長不願意轡馬給他。阿魯便不得不等待着。連身上的外套都沒有脫，他橫陳在一張皮梭發上，面前有一張圓桌子，他把穿着厚實的長統靴的大腳放在圓桌上便沉思起來。

“我好把幾個皮篋帶進來？把床面好？要茶不？”從者接着問他。

阿魯沒有回答，因為他沒聽着什麼，也沒看見甚麼。自從離開了剛才的一個驛站以來，他便很深地沉沒在思索裏，現在依然在想着同一件事情——所想的事情太重要了，使他注意不到自己的周圍的情形。他沒時

候想到到比得堡的遲或早，也沒想到這個驛站可不可以讓他落宿，在這驛站是住幾個鐘頭還是耍住過一輩子，這些問題和那些在現在把他佔領着的思索比較起來，完全是一種無可無不可的事情。

站長，站長夫人，他的從者，一位拿着安爾差克顧繡走來賣的婦人，都走進房來，呈出他們的奉侍。沒把自己舉起了的腳底位置改變，弼魯越過自己的眼鏡看着他們，沒明白他們是要做什麼的，現在把自己苦惱着的問題都沒得到解決，不知道他們怎麼與夠安閑地生活着。自從他從索柯爾尼基的決鬥回來，苦了一夜全沒睡覺的那一天起，這些同樣的思索早在他的胸中梭織着。但是現在在他的旅途之寂寞中，這些思索更以特殊的力量扼制着他。他無論想起什麼事情，都要回到他所不能解決，不能逃掉的那些問題上去。就好像管轄着他的全部生命的腦裏的螺旋是鬆弛了的一樣。那螺旋不朝前進，也不往後退，但仍然是在轉，不着邊際地總在同一個拒子裏面轉，沒有方法可以使它不轉的。

站長走進來，恭敬地請求着他尊駕只消等待兩三點鐘，隨後他便要(是要看風色說話的)爲他尊駕轡幾頭超等的駿馬。站長明白地是在扯謊，目的是在從旅客

身上多於榨取些外水。

“那是好還是不好呢？”弼魯思索着。“在我呢是好，在別的客人呢是不好，在他自己呢是不得不這樣的，因為他不這樣便沒有飯吃；他說有一位軍官爲那事情打過他。軍官所以打他的是因爲要趕路。我用手槍打了多羅珂夫的是因爲我覺得我自己受了侮辱。路易十六上了斷頭台，是因爲別人認他爲罪人，在一年之後他的裁判官們又因爲某種罪名上了斷頭臺。什麼是壞？什麼是不壞？何者又當愛？何者又當憎？生命在我是什麼，我又是什麼？什麼是生？什麼是死？統制這一切的是什麼力量？”他問他自己。

對於這些疑問却沒有一個回答，只有一個却是不合邏輯的，也決沒有針對着那些疑問中之那一個。那個回答是：“人一死便萬事都了結。只要死了便得到解決，不然便沒要疑問。”但是死也是可怕的。

那位安爾差克商婦用着哀懇的聲音在求買她的貨物，特別是一些山羊皮的拖鞋。

“我有好幾百盧布拿在手裏不知道怎麼辦，她穿着那樣襤褸的衣裳在畏畏縮縮地看着我”，弼魯想着。“她要錢來做什麼的呢？就像錢可以給她一絲一微的幸福，

的心靈底和平。世間到底有否甚麼東西可以使我和她稍稍離開得一下惡和死的？死，死可了結一切，今天或者明天便會來——今天和明天之爭和永遠比起來和一瞬時是一樣。”

他又扭着那不着邊際的螺旋，那螺旋依然在同一個地點裏面轉着。

從者給他送了一本半切的小說來，形式是用的素莎夫人底書簡體。他開始把那“亞美麗·杜·曼斯菲爾”(“Amelie de Mansfeld”)之堅苦和貞操上的爭持讀起來了。

“她既是愛他”，他想，“爲甚要拒絕他的要求呢？上帝不會在她的心裏放進了一個反對神意的衝動。我的老婆——以前的老婆——是沒有爭持過的，或者她是正當。什麼也沒發見出”，弼魯又在對着自己說，“什麼也沒發明出。我只知道我是什麼都不知道。那要算是人的智慧之最高級。”

凡是在他的內部在他的周圍的事物，在他看來都成爲亂雜的，無意義的，可惡的東西。但是就在這環繞着自己的一切事物之可詛咒中，弼魯却正尋着了一種焦燥的滿足。

“我胆敢要奉請尊台，請稍稍讓點空位出來，讓這位紳士好坐”，站長說着在後面領導着另一位須得等待馬匹的人進來。

這位旅客是魁梧的，方肩的，黃臉上有綉紋的老人，斑白的眉毛垂在一種形容不出的灰色的炯炯的眼上。

弼魯把脚從桌上放下了；立起來要走去睡在爲他面好了的床上，時而警視着新來的人，那人沒看弼魯，帶着一種疲倦的不耐煩的神氣，借着從僕底手把大衣脫着。旅客穿着蒙茸的布面羊皮上衣，瘦骨的脚步上穿着氈織的長靴，在梭發上坐下，把頭靠在梭發背上，頭髮剪得很短，有很寬大的兩個太陽筋，他瞥了貝蘇雪夫一眼。在那一瞥中的嚴厲的，精明的，洞察的表情使弼魯生了影響。他想去和那旅客拍談，但在他正打算問到路上的情形來招呼他的時候，旅客已經閉起了眼睛，把多綉紋的老手操着，在一個手指上帶着一個鐵戒指，有印記表現着亞當底頭。他坐着沒動，或者是在休息，或者照弼魯看來是沒在深而平靜的冥想裏。新來者底從僕也是一位黃色的老人，一臉都是綉紋。他的嘴上上下下都沒有鬍子，不是因爲剃了，而是顯然本來是沒有的。

老僕很馬力地打開了行李匣子，放好了茶具，帶了煮開了的水壺來。一切都準備停當了，旅客睜開了眼睛來，向茶桌走去，自己斟了一盅茶，另外又斟了一盅給了那無鬚髯的老僕。弼魯感覺着一種不安，一種免不得要同旅客說話的情不自禁的形勢。

從僕把伏了的空杯子和着一些吃殘了的糖片帶轉去，問還要不要甚麼。

“不要甚麼。把我的書拿來”，旅客說。

從僕把書給了他，那在弼魯看來似乎是宗教上的書，旅客便專心就讀起來了。弼魯看着他。突然之間旅客把書放下，在讀的地方做了一個記號，掩閉了。接着又閉着眼睛，把兩手靠在梭發背靠上，又落到了他剛才的姿勢。弼魯把他凝視着，待那老人把眼睛睜開，把那堅決的嚴厲的視線轉向弼魯的時候，弼魯沒有工夫避開。

弼魯覺得有點難乎爲情，想避開那視線，但那炯炯的老眼不容赦地把他吸攝着。

2.

“我很高興和貝穌雪夫談話的，假如我是沒有錯誤”，客人用着紆徐的宏朗的聲音說着。

弼魯沉默着疑異地從眼鏡上望着談話的人。

“我聽見人說到你”，客人接着說，“我聽見人說到你所遇着的事情，你的不幸。”他在最後這個字上可以說是加了注意點的，就好像是說：“是的，不管你是認為甚麼，那確是不幸，你在莫斯科所遇着的不幸我是知道的。”

“那事情我是很抱歉的。”

弼魯把臉紅了起來，倉忙地把翹在床邊上的腳放下，把身子曲過去對着老人，腴怯地不自然地微笑着。

“先生，我對你說出這話，不是出於好奇，而是有些更重大的根由的。”

他停止着，沒讓弼魯逃開他的視線，把梭發上的墊子移動了一下，意思是要弼魯來坐在自己的旁邊。弼魯不高興去和這位老人談話了，但不由自主地向他服從着，他走上去坐在了他的旁邊。

“先生，你是不幸”，他接着說，“你還年青，我是年老了。凡是我的能力所能辦到的，我總想幫助你。”

“唉，是的”，弼魯帶着一種不自然的微笑說。“很很

感激你……尊駕是從什麼地方來的？”

客人底面孔並不親切，寧是很冷淡而嚴肅，但儘管那樣，這新認識的人底面孔與談吐對於弼魯却不可抵抗地有牽攝的力量。

“但是假如你有甚麼原故不高興和我談話”，老人說，“那嗎先生，請你那樣明說。”

突然之間老人發出一種完全出乎意外的慈父般的微笑。

“唉，沒，沒那回事；倒寧是很很高興和尊駕認識了”，弼魯說，又把客人底手瞥了一眼，更詳細地審視了他的指環。他看見了那亞當頭；那個同濟宗底標識。

“請問一下尊駕”，他說，“尊駕是一位同濟宗嗎？”

“是的，我是屬於自由同濟宗的”，客人說，更透徹地看着弼魯底眼睛。“我以個人和宗會底名義，要向你提出一臂之助。”

“我怕的是”，弼魯說，微笑着在由這位自由同濟宗徒之接識上所喚起的信賴與素來嘲笑同濟宗信條底習慣之間躊躇着；“我怕的是我是和你的見解相隔得遠——怎說的好呢——我怕的是我關於全宇宙底學理上的見解和你們的是正反對的，我們彼此會不能了解。”

“你的見解我是知道的”，自由同濟宗徒說，“你所說的那種見解，在你自己看來好像是你自己的思想之結果的，其實是大多數人所共通的想法，是傲慢·怠惰·無智底千篇一律的結果。恕我不客氣罷，先生，假如我是不明白你的想法，我怕是不會招呼你的。你的想法是一種憂鬱性的錯誤。”

“要請你原諒，我覺得閣下和我是一樣的錯誤”，弼魯說，微微帶着微笑。

“我是不敢那樣大胆說我知道真理”，同濟宗徒說，他那說話的態度之明晰與堅決愈見使弼魯受着銘感，“要靠一個人底力量誰也是不能得到真理的；只有一石砌上一石，由大家底合作，由我們的遠祖亞當一直達到我們今日的幾千萬代，那座可以配得上做大神底住居的殿堂是在逐漸地建築着的”，那位自由同濟宗徒說，把眼睛閉了。

“我是應該告訴你的，我是不相信，不相信……所謂神”，弼魯覺得有說出實話的必要，抱歉地勉強地這樣說了。

自由同濟宗徒凝視着弼魯，微笑着就好像手裏有幾百萬大金的富豪向着一位對他說，“我是連五個盧布

都沒有的，有時是很幸福的窮漢那樣”。

“是的，你是不知道他的，先生”，自由同濟宗徒說。
“你不能夠知道他。你不知道他，那是你所以不幸福的原故。”

“是的，是的，我是不幸福”，弼魯承認着；“但我好做甚麼呢？”

“你不知道他，先生，那是你所以很不幸福的原故。你不知道他，但他是在這兒，他是在我的身裏，他是在我的話裏，他是在你的身裏，甚至是在你剛才說出的這些褻瀆的話裏”，同濟宗徒以嚴厲的發抖的聲音說着。

他住着口又嘆息了一下，顯然是想力求鎮靜。

“假如他是沒有”，他和氣地說，“我們便不會談到他上來的，先生。我們現在談的是什麼，是誰？你所否定的是誰？”他突然又在他的聲音中帶着熱烈的嚴峻與威勢。“假使他是沒有，誰個發明了他？何以在你心中生出了這個概念，是有這樣一種不可了解的東道？你和全世界的人都在揣想着有這樣一種不可捉摸的東道，一種在他的一切性質中是全能的永恆無際的東道存在，這是怎麼來的？……”，他停止着，息了好一陣沒說話。

弼魯不能夠破壞這個沉默，也不想破壞。

“他是存在着的，不過要了解他是有一點困難”，同濟宗徒又開始說，沒有看着弼魯底面孔，只是一直看着前面，在那時他那雙因為內部的興奮總是不能靜止着的老手，在翻着書頁。“假如你所懷疑着他的存在的是一個人，我可以立即替你把那個人帶來，攜着他的手，帶來給你看。但是我怎麼能夠呢！我一個尋常的人，對於一位不會看見他，不會了解他，也不會看見不會了解自己一切的醜惡淫亂的盲了目的人，或者是把眼睛閉着的人，怎麼能夠把他的全能，悠久，恩德指示給你呢！”他停止了一下。“你是誰？你是什麼？你自以為你是聰明，因為你能夠說出那些褻瀆的話”，他說着，帶着一種暗淡的嘲笑，“有些小孩子拿着些精巧的鐘錶底零碎的部分在玩耍，他總愛胡亂的說因為他不能夠了解那鐘錶底用處，他不相信有那造鐘錶的人，你其實比這些小孩子還要愚蠢。要想知道他是一件難事。自從我們的始祖亞當一直到我們現在，我們都在探求着這個智識，而我們的目的要想達到還離開得很遠很遠；但是在我們的了解底缺陷中我們只是看見了自己的纖弱和他的偉大……”

阿魯以放着光輝的眼睛看着那自由同濟宗徒底面孔，內心凜慄地聽着他的說話；他沒妨礙他，也沒向他質問，但他是滿心相信着這位不相熟的人對於他所說着的話句的。他是相信着由那自由同濟宗徒向他提出來的理論的根據，還是相信着就像小孩子一樣，只是靠他說話時底語調，堅信，和熱心，那時而幾乎把他的話頭滅裂着的聲音中的顫慄，或是在那種確信中帶了年紀的炯炯的一雙老眼，或是在那老人底全品格中所放射着的沈靜，堅決，和使命底自覺，那以特殊的力量打動着阿魯，顯出了自己的沮喪和無望，——不管他是那一種，他總之是以全心全靈來希望着相信，並且也真的相信了，感覺了一種安心，更新，和再生底喜悅。

“那是不能由理論來推求，是要用生活來體驗”，同濟宗徒說。

“我不了解”，阿魯說，在心中有懷疑的念頭激發着他暗暗地懷着恐怖。他恐怖着那同濟宗徒底言論中的模糊和淺薄，他恐怖着是有點不能相信他。“我不能夠了解”，他說，“你所說的那種知識爲甚麼人的理性不能夠達到？”

同濟宗徒笑着他那柔和的慈父般的微笑。

“最高的智慧和真理就像我們要打算飲進心裏的最清淨的露水”，他說。“我們能夠把不乾淨的器皿來盛受那清淨的露水，再來判斷它的清淨不清淨嗎？只有由我自己的內在的清淨才能夠在自己的身中把那露水保持到某種程度的清淨。”

“是的，是的；正是那樣”，阿魯歡喜地說着。

“至高的智慧不是專靠理論，專靠那些俗世間的科學，物理學，歷史學，化學，等等，來探求的，智識是為那些學問所分裂了。最高的智慧是唯一無二的。最高的智慧只知道一種的科學——即是整個之科學，那種科學闡明着整個的造化和人在造化中的地位。要想把這種科學吸收進我們的心靈裏，我們須得把我們內在的人淨化起來，更新起來，所以一個人在能認識之前，他先要信仰，先要把自己弄完全。要得到這些目的，有灌進了我們心靈裏的上帝底光，叫着良心。”

“是的，是的”，阿魯贊成着。

“用精神的眼觀照你內部的人，要問你對於自己能夠滿足不。你專靠着理性底領導究竟得着了甚麼？你是甚麼個物什？你年青，你有錢，你受過教育，但你具備着這一切的好處你究竟辦到了甚麼？你對於自己和你的

生活能夠滿足嗎？”

“不能，我憎恨着我的生活”，弼魯盛額着說。

“你憎恨它；那嗎你便改換它罷，淨化你自己，待你是淨化了時，你會得到智慧。觀照着你自己的生活罷，先生。你是在怎樣地消費着它？消費在酒宴和淫亂裏面，甚麼都從社會上取來，甚麼都不返報給社會。你接受了莫大的財產。你是怎樣消費了它？你爲你的隣人做了些什麼事體？你那幾千人的奴隸中你有幾個想念過他們一下，你幾曾在精神和肉體上扶助過他們？不會。你僅是靠着他們的努力來過送着一種淫亂的生活。那就是你所幹的事體。爲你隣人底利益起見，你做過什麼公益事體嗎？不會。你只是在懶惰中過送着你的生活。其次你是結了婚的，先生，你是擔負了一種責任，要在生涯中領導着一位年青的婦人，你可做了甚麼？你不曾幫助她去尋求真理底路，你只把她投進了一個虛僞和慘淡底深淵。一位男子侮辱了你，你殺了他，你說你不知道有神，你說你憎恨你的生活。那兒是全沒有智慧存在的，先生。”

在說了這些話後，同濟宗徒又把手拐靠在梭發底背靠上，把眼睛閉了，就好像是長談倦了的一樣。弼魯

看着那嚴厲的，不動的，老了更幾乎類似死人的面孔，把嘴唇動着沒有發出一點聲音來。他打算說，“是的，是一種萬惡的，懶惰的，淫亂的生活”，但他不敢破了那個沉默。同濟宗徒就和一般的老人所愛做的那樣的神氣，嘎聲地把喉嚨咳理了一下，他呼喚着他的僕人。

“馬是怎樣了？”他發着問，沒看弼魯。

“他們把補充的馬帶上來了”，老僕回答着。“不好落宿嗎？”

“不，你告訴他們把馬轡好。”

“他真的要走，把我一個人丟在這兒，不告訴我一點甚麼，不給我一點幫助嗎？”弼魯想着，把埋着的頭抬起來，開始在室中走來走去，時而向那同濟宗徒投瞥一眼。“是的，我雖是不會想到，但我過的是一種卑鄙的淫蕩的生活，但我不喜歡那種生活的，我也沒想要”，弼魯思索着，“這位老人認識得真理，假如他高興，他可以向我啓迪的。”

弼魯想要把這話對那同濟宗徒說，但他又不敢。那老人以他那熟練的老手把行李打好了之後，卸上了自己的羊皮上衣。把這些事情準備停當之後，他轉向貝穌雪夫，以一種客氣的平常的語詞向他說：

“你現在要到那兒去呢，閣下？”

“我？……我是要到比得堡”，弼魯以孩子般的遊移底聲音回答着。“我感謝你。你說的話我全部贊成。但請不要以為我是那樣的惡人。我是以全心全靈地在渴望着成爲你所期待於我的；但我從不會遇着誰來給我一臂之助。……不過呢，總而言之，我自己是頂不好。請你援助我，指導我，我或者能夠……”

弼魯不能夠再說下去了；他帶着哭聲，掉在一邊去了。

同濟宗徒是沉默着的，顯然在籌思着甚麼。

“援助是只有從上帝來的”，他說，“但是只要是我們宗會上所能給與的援助的範圍內，是會呈獻給你的，閣下。你到比得堡去，請你把這投交給危勒斯基伯爵”（他取出了他的鈔本來，在一張大紙上寫了幾個字疊成了四下）。“請容許我對於你奉獻一點子忠告。你到了都城時，請你首先便到那兒去把你的時間用到孤獨和內省上面，不要回轉到你從前的生活態度上去了。就這樣我祝福你一路平安”，他加上一句，看着了他的僕人走進了房來，“並祝你的萬事成功……”

這位不相識的人是奧西普·亞歷克舍維奇·白慈

德淵夫，弼魯是在驛長底號簿上查出的。這白慈德淵夫是一位極有名的自由同濟宗徒，在諾維科吾時代甚且還是一位馬丁派的神祕教徒。在他去了之後隔了好一陣，弼魯在驛舍中步來步去，不想躺下去睡，也不問到馬匹。他回省到自己的放縱的過去，而以一种新生的陶醉感，描畫着一種幸福的·可非難的·有德行的將來，那在他看來似乎是很容易得到的一樣。他覺得他以前所以放縱了，只是因為一時忘記了有德行是怎樣好的原故。在他的心靈中以前的懷疑是絲毫也沒有了。他堅決地信仰着結合於在道德底路上互相支持着的的目的中的，人類同胞主義之可能。自由同濟宗在他看來就像是這樣一種主義底團結。

3.

到了比得堡，弼魯沒讓一個人知道了他的到來，沒出去拜訪誰，整日地在耽讀着杜默司·肯鄞士，這部書他不知道是從誰送來的。讀着那部書，有一件事情，有一件唯一的事情，弼魯是徹底地了解了；他了解了 he 以前所從不曾知道的一切的醜味，便是由於相信着這

到自我完成的之可能，相信着由奧西普·亞歷克舍維奇所啓示的在人與人間之同胞的實踐的愛之可能而得來的。在他到了一禮拜之後，年青的波蘭人危勒斯基伯爵，這人弼魯在比得堡的社交界中是有淡淡的相識的，在一天晚上走進了他的居室，帶着一種客氣而懇勸的禮貌，就像多羅柯夫底中介人那樣，對待着他。他把房門在自己背面掩閉了之後，估定了室中除弼魯之外沒有別人，他招呼着他：

“我今天是爲你帶了一個消息和暗示來的，伯爵”，他對他說，沒有坐下。“在我們的同人中有一位置很高的人在定期之前已經先行充許了你進我們的宗會，他要我來替你做保護人。那位尊輩底希望由我來實現，我是看成爲一項有功德的義務的。你願意在我的保護之下進我們的同濟宗嗎？”

弼魯由這位人底淡靜且嚴肅的聲音受着銘感，這人他在前幾乎常常是在跳舞會上，含着適意的微笑，在和極漂亮的女人們之交際中會面的。

“是的，我情願”，弼魯說。

危勒斯基把頭點了一下。

“還有一個問題呢，伯爵”，他說，“對於這個問題我

祈求你不要以一個未來的同濟宗徒，而以一位 Galant homme（誠信的人）底資格，極其誠意的來回答我：你是已經拋棄了你以前的信念？你是信仰着上帝？”

弼魯思索了一下。

“是的……是的，我信仰上帝”，他說。

“是那樣的時候……”危勒斯基開始要說，但弼魯阻礙了他。

“是的，我信仰上帝”，他又說了一下。

“是那樣的時候，我們可以走”，危勒斯基說。“我的馬車是在外邊等着你的。”

在途中危勒斯基都沒說話。弼魯問他去後當怎樣舉動，有話當怎樣回答，危勒斯基回答他的只是簡單地說，還有比他更重要的兄弟們要來指示，弼魯只消照着自己的真話說便是了。

他們駛進了那宗堂所在的一座大房子底大門，通過了一段黑暗的階段，走進了一間狹小的點着燈亮的門廳，在那兒他們自己把外衣脫了，沒有要從僕底幫助。從門廳中他們又走進另一間室裏。一位穿着異樣的裝束的人走來應門。危勒斯基走進去會了他，用法國語低聲地向他說了些甚麼，走上一個小小的櫃檯去，在那

兒阿魯看見了一些得未曾見的衣裳。

危勒斯基從那櫃子中取了一張手巾出來蒙在阿魯底眼上，在後邊打了一個紇絡，把他的頭髮都打進紇絡裏有點疼痛。於是他把他拉近自己的身邊，親吻了他，牽着他的手把他牽到甚麼地方去了。頭髮被結着了，阿魯感覺着疼痛：他痛得把面孔蹙起來，微笑着彷彿有點害羞的光景。他那魁梧的身子有手蹠在兩邊，他的面孔蹙着而又含着微笑，用遲頓的不定的脚步跟在危勒斯基後面。

把他引了十步路的光景，危勒斯基把脚停着了。

“你無論遇着什麼”，他說，“假如你是決心要入我們的宗會，你總得提起精神來忍耐。”（阿魯把頭點了一下表示承認）“你聽見門上有扣門聲時，你可以把眼睛解開”，危勒斯基又說；“我希望你提起勇氣來收到成功”，他握了阿魯底手各自走了。

阿魯一個人留着的時候，他仍然以同樣的方式在微笑着。他把肩頭聳了兩次，把手舉到手巾處，像要解那手巾的光景，但又垂下去了。蒙着了眼睛的這五分鐘他覺得就像有一點鐘的光景。他的兩手覺得有點麻木，脛有點晃動，自己覺得是疲倦了的一樣。他經驗了一

些很複雜很混亂的感覺。他恐怕自己要遇着什麼事情，又恐怕表示了自己的恐懼。他覺得有點好奇地要看究竟有甚麼事體會來，有什麼事體要向他啓示；但是在百般之上，他感覺着快樂，覺得自從和奧西普·亞歷克舍維奇相遇以來，所期待着的那更生之路，那實踐的道德生活之路，走上那道路的時間現在終竟是到來了。

門上有大聲的扣門聲。弼魯把眼纔解開，向自己的周圍四顧。室中是漆黑的；只有在一個地方在某種白色的物什前面，點着一盞小小的燈。弼魯愈見走近去，看見那盞小燈是點在一張黑色的臺面上的，在上面放着一卷開着的書。書是福音書：燈光在裏面燃着的那白色的東西是一個人的頭蓋骨，有眼框和牙齒。讀了那福音書底前幾句：“泰初有道，道與神俱”，弼魯繞着桌子周圍，看見了一個大的開着的箱子裝滿着一些東西。那是一個充滿着骸骨的棺材。弼魯由他所看見的東西絲毫也沒有感受驚異。打算要走進和他舊有的生活完全不同的新的生活裏去，他是早就期待着有甚麼異常的事物，比他所看見的更要異常的事物。頭蓋骨，棺材，福音書——那在他看來一切都是意料中的東西；他還有更多的期許。他打算在自己心中喚起一種讚仰的念頭；他

向他的周圍四顧。“神，死，愛，人類同胞”，他反復地自語着，用那些語言來綜結一些朦朧的而喜悅的概念。

門打開了。在微弱的光中，在這時候弼魯却也能看出一些東西了，看見了一位矮小的人走攏來。顯然是因為由明處突然走進暗處來的原故，那人駐了一下，又用鄭重的步武向桌面移動來，把他帶着手套的兩手放在桌上。

· 這位矮小的人圍着一張白色的皮革的圍腰，罩覆着他的腦部和兩腳；在他的頸子上可以看見有一種像頸飾的東西，有一條白色的領子從頸飾下聳起來，繞着他那燈光由下面照映着的長形的面孔。

“你是爲什麼到這兒來的？”因為弼魯稍稍弄出了一些響動，那新來的掉過來問他。“你一位不信仰光之真理的人，你不曾看見過光的人，你爲了什麼，爲了什麼到這兒來？你想在我們這兒找什麼？智慧，道德，啓示？”

在房門打開，這位未知的人走進來的時候，弼魯生出了一種畏敬底感覺，就像在童年時分在教會底懺悔式上所經驗過的那樣；他感覺着他自己一個人和着一位在生活條件上完全是不相同的一位人，可那人由於

人類同胞的信念又是十分接近的。他的心臟戰顫着，那使他快要窒息，弼魯轉向那理導(Rhetor)，在同濟宗底用語中凡是來接受求道者入會的人是作如此稱呼的。更走攏些，弼魯認出了那位理導是他所知道的人，斯摩良尼諾夫，但是要把這位新來者認為舊知，他覺得是有點失禮；他在他只是一位引向道德之路的一位兄弟，一位鄉導。停了好一會弼魯說不出一句話來，以致那理導不能不把他的詰問又重說了一遍。

“是的，我……我……願意更始一新”，弼魯勉強說成了這句話。

“很好”，斯摩良尼諾夫說，立地又接着說。

“我們的神聖的宗規在幫助你達到你的目的上所用的方法你可有一些觀念嗎？……”理導平靜地迅速地說。

“我……希求……領導……援助……在我的更始一新上……”，弼魯說，聲音有點顫慄，說話有點艱難，一來是因為受着感動，二來是不慣於用俄國語來說抽象的話題。

“你關於同濟宗有什麼觀念？”

“我揣想同濟宗是有道德的目的的人們之 Frater，

nite (結合)與一視同仁”，弼魯說，自己用的言語和這樣莊嚴的時間不相適合，覺得有點害羞。“我揣想……”

“很好”，理導侷促地說，顯然是很滿足那個回答。
“你曾經在宗教中求出方法來達到你的目的嗎？”

“不會；我以為宗教不真確，我沒有信從它”，弼魯說，說得很低微，使那理導沒有聽明，問他說的是什麼。

“我在前是一位無神論者”，弼魯回答着。

“你求真理是為想在生活中依據它的規律；結果你是在求智慧與道德，可不是嗎？”理導停了一會說。

“是的，是的”，弼魯肯定着。

理導把喉嚨清理了一下，把帶着手套的手操在胸前，開始說。

“現在我是該得向你把我們的規律底主要目的說明的”，他說，“假使那目的和你的是相合，你可以進我們的宗會來。本宗會第一項的最大的目的以及組成的基礎，本宗會建立在那上面不許任何人間的力量來破壞它的，是保存着一種重要的神祕且遺傳給子孫……那是從最古的時代傳到我們來的，甚且是從最初的一個人——人類底運命或許都是依靠在上面的一種神祕。但是因為這種神祕是這樣一種性質的東西，一個人

假如沒有長時間的刻苦的自我淨化便不能認識他，不能由他而得到益處。所以每一個人都沒希望立地便可以獲得它的。因此我們又有第二項的目的，是要薰陶我們的宗徒，盡我們的力量匡正他們的心性，淨化且開發他們的智力；用的方法是努力着想去獲得那種神祕的先輩們所傳示給我們的，由這樣可以使我們的宗徒可以配得接受那種神祕。在淨化並改造我們的宗徒之外，第三，我們努力着要改良全人類，要在我們的宗徒中替人類社會呈出一個虔敬與道義底模範，因此我們要盡我們的力量和支配着世界上的惡戰鬥。把這些事項思索一下罷，我回頭再來看你”，他說了，走出房外去了。

“和支配着世界上的惡戰鬥……”，弼魯反復了一遍，向那種方面的他的將來的活動底一種精神上的影像現在了他的面前。他似乎看見了好些和兩禮拜前的他自己是一樣的人，他在精神上向着他們說教。他描畫了好些淫惡和不幸的人，是要他由言行來救濟的；他描畫了好些混世魔，在他們之下的犧牲他是要去解救的。理導向他舉出的三種目標中，最後的一種——人類之改造——特別地投合了弼魯底興趣。理導所說的那

種偉大的神祕，雖然戟刺了他的好奇心，他覺得是有些不着邊際；至於那第二目標，自我底淨化與更生，在他沒有甚麼趣味，因為他在那時候是充滿着那種聖悅的，覺得自己是洗清了一切的舊惡，除準備着行善而外沒有什麼別的。

半點鐘過後理導又轉來向求道者舉出七德，相當於所羅門神殿底七級階墀，每個同濟宗徒都是要在其中煅煉自己的。那七德是：(1)謙讓，遵守宗會之祕密；(2)服從宗會之長上；(3)敦厚；(4)愛人類；(5)勇敢；(6)寬大；(7)愛死。

“關於第七項，請努力一下”，理導說，“要常常冥想到死，使你自己覺得死不是一個可憎恨的仇敵，而是一位友人……死把勞於德業修行的魂靈從這煩惱的人生解放出來，領他到報償與慰安底地方。”

“是的，那當得是那樣的”，弼魯在理導說了那些話又讓他一個人去反省的時候，他思索着；“那是應當那樣的，但是我依然這樣的弱，貪愛這條生命，生命底意義到現在才漸漸地向我開示出來了。”

但是那別的五德，弼魯屈指計數着，他覺得是已經在他的心靈裏的：勇敢與寬大，敦厚與愛人類，特別是

服從，那在他看來不像是德，却是一種幸福。（他現在離開了自己底我執，把自己的意志委任於那些已經知道了絕對的真理的人，在他是很喜悅的。）第七德弼魯已經忘記了，他不能夠追想起來。

不一會理導又在第三次上轉來了，問弼魯是否決定了志趣，是否有心來皈依向他所要求的一切事情。

“我是諸事定奪了的”，弼魯說。

“我還要告訴你一層”，理導說，“我們的宗會不僅是專用言語來傳授他的教條，並且還用某種的方便，那在忠實的求道者，在追求智慧和道義上，比單用言語的說明或許會有更有力的一種效果。這座殿堂，凡爲你在這兒所看見的，在你的心上，會比任何言語要投洒出更多的光明，只要你的心是誠實。在你的入會式更往前進行的途中，你會看見還有同樣的這種啓示方法的。我們的宗會依照着古代社會底方法，把教條啓示在象形文字裏。這個象形文字”，理導說，“是對於某種超絕感官的實物之象徵所給予的名號，所有的性質和象徵相同。”

弼魯是很懂得一種象形文字底意義的，但他不敢那樣說出來。他沉默着聽理導說，從他所說的一切話語

中感覺着他的訓練立地便要開始的樣子。

“假如你是決了心，我就要開始訓練你了”，理導說，一面向弼魯走攏來。“作為寬大底證據我求你把你所有的一切貴重的東西都給我。”

“但我隨身沒有帶着什麼”，弼魯說，揣想着他是要他所有的全部的物品。

“凡是你所有的東西：錶，金錢，戒指……”

弼魯連忙把他的錢包和錢拿了出來，從那肥大的指頭上把那定婚的戒指取了下來費了很長的時間。待這事情做了之後，同濟宗徒說：

“作為服從底證據我求你脫衣。”

弼魯照着理導底指示把外衣和坎肩脫了，把左脚的靴子也脫了。理導把他的襯衫解開，把他的胸部底左側袒示了出來，又把他左邊的褲腳拉上了膝頭。弼魯想趕快把右邊的靴子脫掉，免得這位不熟的人費事，但是理導告訴他那是不必的，給了他一隻拖鞋蹣在右腳上。弼魯不由自主地在面孔上表示出了一種孩子般的微笑，含着些惶惑自嘲的意義，他敞開兩腳立着，兩手垂在兩邊，面對着理導，在等待他的其次的命令。

“最後是作為誠實底證據上，我求你表白出你的重

要的慾誘”，他說。

“我的慾誘！我是有很多的”，弼魯說。

“比其餘的一切更要使你在道德底路上顛躓的慾誘，”同濟宗徒說。

弼魯遲頓着，想尋出一個回答。

“酒？貪食？輕薄？懶惰？暴躁？怒氣？女色？”，他在他的諸種惡德中，在精神上權衡着它們，不知道好把那一種來做壓卷。

“女色”，弼魯以低聲的幾乎不能聽出的聲音說。同濟宗徒聽了這個回答之後停了好一會，沒有說話，也沒有舉動。最後他向弼魯走去，拿起了放在桌上的手巾，又把來纏在他的眼上。

“我向你說最後的一遍：把你一切的注意轉向你自己，在你的感情上加着鎖，不是在你的慾中，而是在你的心中尋求幸福。幸福之源泉不是在外而是在內……”

弼魯好久便感覺着了這種內在的爽人心神的幸福底泉水，現在在他的心中以喜悅和感激衝蕩着。

6.

不一會，走進這黑暗的殿堂來接受弼魯的不是理導，而是他的見證人危勒斯基，他是從他的聲音把他辨別出來的。來人從新問到他的志向底堅固如何時，弼魯回答着：

“是的，是的，我很贊成”，帶着發皇的小孩子般的微笑他向前走着，一隻脚蹣跚着拖鞋遲頓地高低不平地走着，危勒斯基控着一把劍，把尖頭正對着他的肥胖的袒露着的胸部。他被人引出房間，沿着廊道前顛後簸地一直被引到會堂底門次。危勒斯基喀了一下；應着聲便有同濟宗所特有的槌音；門在他們的前面打開了。一種沉宏的聲音（弼魯底眼睛是還綁着的）向他問了一些話，問他是誰，是生於何時何地，等等。接着他的眼睛仍被綁着，又被引到了什麼地方去，在他走着的時候，他們向他談說了種種的譬喻，說到了他的旅途底艱難，說到了聖愛，說到了世界之永恆的創造者，說到了他要用來忍受那些艱難危害的勇氣。在這時期中弼魯注意到他有時是被呼爲求道者，有時是受苦者，有時是皈依者，又注意到他們用槌和劍打擊出種種的響聲。待他被引到了某種物件來的時候，他覺察到在他的引領者們中生出了躊躇和動搖。他聽見在他的周圍的人們中在

交換着耳語，其中有一個人說非牽過那張毛毯去不可。嗣後他們牽着他的右手，把來放在了什麼東西上面，他們又告訴他以左手拿着一個兩脚規在他的左胸上，他們又告訴他跟着一個人所高聲說出的話語，是遵守宗會清規的發誓。接着蠟燭被吹熄了，酒精點燃了，弼魯是由酒精底臭味知道了的，他被人告訴說他會看見更小的光。眼上的纏縛解開了，在那燃着的酒精底微光中，弼魯就好像在做夢的一樣，看見了好幾個人立着面對着他，纏着與理導同樣的圍腰，控着劍，把尖端對着他的胸口。在他們之中立着一個人穿着白色的襯衫，是有血跡的。看見了這個，弼魯便把胸口挺着向劍尖走去，意思是讓劍尖穿破自己的心胸。但是劍都抽轉去了，手巾又在眼上纏縛上了。

“現在你已經看見了更小的光”，一種聲音說。接着他們又把蠟燭點燃，告訴他現在有看全光的必要，又把他眼睛解開了，有十種以上的聲音同時說：“*Sic transit gloria mundi*”（“地上的光榮如是推移。”——但丁語。）

弼魯漸漸地恢復了自己的原神，開始迴顧四壁和一室中的人們。圍着一條覆着黑面的長桌上坐着有幾十個人，都是穿着奇異的衣裳，爲他從前所不會看見過

的。其中有幾個是弼魯在比得堡社交場中認識的人。在首席上坐着一位年青的人，在頸上帶着有一個特殊的十字架，那個人是他所不認識的。在他的右手邊上坐着意大利的僧正，弼魯兩年前在安那·瓢樂娛娜家裏看見過他。在那些人裏面有一位位置很高的政治家，和以前曾在辜拉庚家裏住過的一位瑞士人的家庭教師。大家都保持着一種嚴肅的沉默，傾聽着那位拿着槌子在手裏的首席。壁上嵌着一顆燃着的星形；在桌子底一邊有一張小小的毛氈織就着種種的形像；在另一邊有一個祭壇樣的物什陳着福音書和一個人頭骨。圍着桌面立着七枝巨大的教堂風的燭台。有兩位宗徒把弼魯引到祭壇，把他的腳開成直角，叫他睡下去，說他是在神殿門前倒了。

“在先還得把鋤頭給他的啦”，兄弟中之一人低語着。

“哦！靜着，沒說話”，另一個人說。

弼魯沒有服從，但只是以不安的近視的眼光向周圍看，突然之間懷疑了起來。“我是在什麼地方？我是在幹什麼？他們不是在笑我嗎？我記起這件事情來不會害羞嗎？”但這懷疑只經了一分鐘。弼魯迴顧周圍的人們

底嚴肅的面孔，想到了他剛才所經過了的一切，覺得不好中途停止。他在自己的躊躇上吃了一驚，努力在自己心中把剛才的熱誠的情趣喚醒起來，他投身在神殿底門下。熱誠的情趣果然來得比前此更強烈。他在那兒睡了一些時，他被人告說站起身來，一條白色的皮圍腰和別的人們一樣的，圍在了他的身上，一把鋤頭三隻手套交給他；接着那大主師便招呼他。他告訴他要留心絕沒把那圍腰底白色污穢了，那是象徵着毅力和清淨的。其次是說到那不可解的鋤頭，他告訴他要用來剷除心中的惡草，要以持久的堅忍平夷他隣人心中的路。其次是說到那第一隻手套，他說他還不能夠了解它們的意義，但當得寶重它們；說到第二隻他叫他在集會上定要帶上；最後是說到第三隻——它們是婦人底手套——他說。

“親愛的兄弟，這雙婦人底手套也是註定了歸你的。你要把它們拿給一位你將來所最尊敬的一位婦人。那個禮物是你自己的內心清淨底表徵，對於你所選來配做一位同濟宗底伴侶的婦人。”略略停了一下，他又說：“但是，要當心，親愛的兄弟，這隻手套是絕不可套上不潔的手的。”

在大主師說出了這最後的幾句話，在弼魯看來，覺得大主師是有點爲難。弼魯是更加爲難的；他就像小孩子一樣紅了臉，紅到快要流出眼淚來的光景，他不安地向周圍迴顧，有一種突兀的沉默繼續着。

這沉默由宗徒之一人打破了，他把弼魯引到毛毯那邊去，從一冊鈔本中開始向他把那上面所繪的一切的圖像加以說明：是太陽，月亮，槌，天秤，鋤頭，粗石，石器，柱，三堵窗戶等等。其次弼魯被人指出了自己的席次，被人展示了宗會底徽章，告訴了隱語，最後才被允許了就座。首席開始朗讀宗規。那宗規很長，弼魯因爲又喜悅，又興奮，又惶惑，要懂得那所讀的是什麼，情形是很困難的。他只是聽懂了那宗規底末尾上的一些話，那算還留在了他的記憶裏。

“在我們的殿堂裏，”大主師讀着，“除掉善與惡之間有高下之別而外，我們是不知有階級的。須提心着，勿造出任何差異可以破壞平等的。同胞有難，不論他是誰，當速去援救，迷惘者當解勸，傾跌者當扶持，對於同胞勿懷惡意，勿懷憎恨。汝當友愛而惡慙。當在萬人心中心中點起道義之火。汝之幸福分與隣人，勿起嫉妬之念以擾亂清福。容恕你的仇敵，勿報以怨而報以德。遵從最

高的清規信能如是不渝，汝將恢復汝早已喪失了的古代的莊嚴之跡，”他朗讀畢了；立起身來擁抱弼魯，和他親吻。

弼魯含着喜悅底眼淚四顧，在他周圍的友人們向他呈出賀辭和敬禮，他不知道該如何回答。他認不出誰是舊知；在這一切的人們中他只看成是宗兄宗弟，他是焦渴着願和他們一道工作的。主師用小槌敲擊着，大家復歸原位，有一位開始讀了一番訓誡，論及恭讓之必要。

主師提出了當盡的最後的義務，担任着收集捐金的那位大政治家開始向宗徒間募化起來。弼魯很想把自己所有的金錢都捐寫在功果簿上去，但他怕那樣時是犯了驕傲之罪，他只是寫下和別人同樣的金額。

集會散了，弼魯回家後覺得自己好像是出門去旅行了幾十年才回來的一樣，完全另外變成了一個人，把他以前的習慣和生活狀態都拋棄了。

5.

在入宗會後的第二天，弼魯坐在家裏讀一部書，想

要參透那四方形底意義，那其中的四邊之一是象徵神，二是精神，三是肉體，四是身心兩儀之混合。時而他又從那書籍和四方形上把眼睛撇開，在他的想像中構想着他的生活之新案。前一天他在宗會堂聽說那決鬥底消息是已經傳到了皇帝底耳裏，又聽說他是以暫時離開比得堡爲得策。弼魯打算到他南方的領地去旅行，在那兒去關照一下他的農民。他正在快活地夢想着這項新的生活，瓦西黎公爵突然走進了他的房裏來了。

“親愛的夥計，你在莫斯科是怎麼的？你怎的和鶴蓮違口角了，親愛的小朋友？你是弄錯了的，”瓦西黎公爵走進他房裏來的時候，這樣說。“諸事我都知道了；我可以告訴你一件真事，便是鶴蓮在對你的舉動中沒有罪過就和基督對於猶太人一樣。”

弼魯打算要回答，但他擋着他。

“還有是你爲甚麼不坦白地像對於一位朋友一樣來對我說呢？事情我都明白；我都懂，”他說。“你是正堂堂地表示了你的男子底意氣，不過太魯促了一點，我們是可以不必做到那樣的。有一件事情你須得想念一下，你把她和我是放在了一個怎樣的地位，在社會底眼目裏，甚至在朝廷底眼目裏，”他加上一句，把聲音低抑

着。“你在這兒，而她却是在莫斯科。你想一想罷，親愛的小朋友。”他把他的手捉着朝下啦。“那只是出於誤解；我希望你自己也要明白。你現在立刻和我一道寫一封信罷，她會到這兒來，一切的事情都可以說明，要不然，我明白地告訴你，親愛的小朋友，你是很有難過的日子要受的。”

瓦西黎公爵有含蓄地望着弼魯。

“我得到確實的消息，聽說皇太后陛下很在爲這件事情關心。你曉得她是很寵愛鶴蓮的。”

弼魯有好幾次打算說話，但在一邊瓦西黎公爵總不讓他說，而在另一邊弼魯自己對於自己的岳丈是要堅決地表示反對的，那樣說出也有點難乎爲情。再則同濟宗的信條是：“汝須友愛而慝勳，”這句話又浮上了他的心來。他蹙着額，紅着臉，立起身來又沉坐下去，努力着要鞭撻自己去做人生的最難的事情——要在一個人底面前說出不愉快的話，說出爲那個人，不論他是誰，所不會期望的話。瓦西黎公爵底那種不在意而又有威嚴的語調，他是服從慣了的人，就到現在都覺得是不能抵抗的一樣。但他也感覺着，他自己的將來的運命是全靠在目前他所說的話上的；他是依舊沿着他過往的

生活底老路，還是沿着那條新路前進，那由宗會那樣動人地向他指示出的，而他自己也堅決地相信着要領導他向新的生活中再生的那條新路。

“來罷，親愛的小兄弟，”瓦西黎公爵諧謔地說，“只簡單地說個‘是，’我便寫信給她，我們便把那條肥了的小牛（嫉妬）屠了。”

但是在瓦西黎公爵底談諧還未說完之前，弼魯沒有看着他，但在面孔上帶着一種狂態，很和他的亡父相像，他低聲地說。

“公爵，我不會招待你來：我請你走開，走開！”他跳起來了，把門替他打開來。“走開！”他又重說一遍，這樣的堅決連自己都受着驚異，而同時看見瓦西黎面孔上的混亂和恐怖底表情又在內心稱快。

“你是怎麼的？你病了嗎？”

“走開！”戰顫着的聲音又重說了一遍。瓦西黎公爵一句釋明底話都沒有得到，便不能不走開了。

一個禮拜之後弼魯和他的新朋友們，同濟宗徒輩，告了別，捐了一筆很大的功果之後，向他的領地出發去了。他的新的弟兄們替他寫信介紹給住在那兒的宗徒契夫和沃德沙，約定了要和他通信，在他的新的事業中

加以指導。

6.

弼魯和多羅柯夫底決鬥事件已經平息了下去，儘管沙皇在當時對於決鬥是很嚴厲，雙方的當事者和中介人都沒有受什麼處分。但是由弼魯與其夫人離居所證明了的決鬥之糾葛，却在交際場中鬧得物情騷然。弼魯還是一位私生子的時候，大家都很寬大地庇護着他；他還是俄羅斯帝國中最有錢的鏢夫子的時候，大家都很替他捧場；但他一結了婚，世間上的年青姑娘和她們的母親們對於他已經沒有絲毫的想頭，他在社交界上的聲譽便一落千丈，特別是他也沒有那樣的聰明，那樣的希望，去博得公衆底讚獎。

於是全事件底非難便都歸罪在他身上來了；說是他嫉妬得很厲害，他和他的父親一樣有點殘忍的狂暴。在弼魯離開之後，鶴蓮回到了比得堡來，她受着衆人底歡迎，不僅是出於好意，而且對於她所受的災難表示着一種欽佩底氣味。只要會話一談到了她的丈夫上來，鶴蓮總要取着一種超邁底表情，那是她在社交上的特殊

的技倆，她自己是沒有明確地意識到的。那種表情是說她已經決了心要忍受着自己的苦難不發什麼牢騷，她的丈夫是上帝給與她的一個十字架。

瓦西黎公爵把自己的意見表示得更彰明。只要會話一談到弼魯，他總要把肩頭聳一下，指着自己的額頭，說：

“Un ceryeau fele(一位半狂徒)，我始終是那樣說的。”

“我是在前就愛那樣說的了，”安那·宛樂娛娜說到弼魯時總是這樣，“在那時我立地就說過，我是比任何人還早，”(她主張着自己的優先權)，“說他是一位不健全的青年，他是受了時代底過激思想底毒。大家都還在心辭着他的時候，我已經就那樣說過；在他才從外國回來的時候，你們記得麼，有一次在我的晚集上他不是演着馬拉(註)一樣的角色嗎？你看結果是怎樣？就在那時候，我已經是反對過這場結婚的，豫言結果是事事都中了。”

安那·宛樂娛娜照常是愛在她的空閑時候招聚晚集的，那一種晚集是只有她才能招集，在那一種晚集上

(註) Marat (1744—1893)，法蘭西大革命之主要人物。

所聚集着的，用她自己的話來說，是“真正的上流社會之乳油糖心，比得堡社交界底智識神髓之菁華。”再者像安那·勃樂娛娜底晚集這種精巧的社交底集合上，更有特徵地是有一些有趣的新人物出場，女主人每逢有什麼機會總是要找這樣的人來以增高席上的興趣。而且在政治的寒暄計上，比得堡中王朝社交底溫度底度數，目前在這些晚集上是很鮮明地無誤地標示着的。

到了 1806 年底年末，拿破崙在奔那和歐奔斯它達把普魯士軍粉碎了，普國底多數要塞樹了降旗的悲觀的詳細消息已經傳來了，俄軍已經入了普魯士國境，第二次對拿破崙的戰爭又在開始的時候，安那·勃樂娛娜又開了一次晚集。“真正的上流社會之乳油糖心”中包含着那動人的，不幸的，為她的丈夫所棄了的鶴蓮，包含着摩特瑪子爵，包含着那才由維也納回來的有精彩的喜坡里特公爵，和兩位外交家，一位老伯母；一位年青的人，在社交界中是時常被人謳歌為“一位才氣煥發的人物”的；一位新任命的女官和她的母親，幾位另外不十分重要的人。

當晚，安那·勃樂娛娜所準備着來款待客人們的上菜，是波里士·杜魯伯慈珂意，他是由普軍中特派回

來的差使，是在做着一位很高級的人物底副官。

政治的寒暄計在那個晚集上所標示的是如下的情形：一切歐羅巴的帝王和將軍們在盡量地放縱着波拿伯，想使我和我們一般地受着困難和災害，但我們對於波拿伯的意見是不能改變的。我們始終可以毫無忌憚地發表我們的意見，我們只消對普魯士王和別的人們說：“那樣是害着你們自己。”“Tu l'as voulu, George Dandin”（你自求上當，佐治·丹湯）（註），我們就只消這樣說的。這是在安那·鮑樂娛娜底晚集上那政治的寒暄計所標示的東西。當到呈獻給衆客的波里士走進客廳來的時候，來賓差不多都到齊了，由安那·鮑樂娛娜所領引的話頭，是俄國和奧大利的外交關係，和同奧國聯盟的希望。

波士里，新鮮而帶着玫瑰色，頗有男性的風彩，不拘束地進了客廳，穿着別緻的副官底制服。他照着規矩先被引到老伯母面前表示了敬意之後，又才和一般的來客交接起來。

安那·鮑樂娛娜把自己的枯稿的手給他接吻，介紹他給幾位他所不認識的來賓，低聲地給予他以每一

（註）法國戲曲家莫里哀之戲曲。

個人底概念。

“公爵喜坡里特，可愛的青年。克魯格先生，柯本哈庚派來的代理公使，很聰明而直率。西妥夫先生，一位才氣煥發的人物，”這就是很受人稱讚的那位青年。

靠着母親米海樂娛娜底努力，靠着自己的興趣和保守的性格之種種特徵，波里士在那時候在服務上得到了一個很有利的地位。他是扈從着一位階級很高的人物的副官，他在普魯士得到了一個很重要的差事，作為一位專差剛好才從那兒回來的。他是完全通曉了那種的不成文的規律，在沃爾彌慈時借它的力量使一位准尉竟遠遠地高過了一位將軍，使他是異常欣慕的那種不成文律，而且懂得了在職務上要想成功，那是用不住努力，刻苦，勇敢，堅忍，只消去博取有提拔你的權柄的人底歡心，他每每在驚異着自己的昇進之迅速，也在驚異着別的人為什麼不懂得這個祕密。

因為有這個發現底結果，他的整個的生活態度，他對於舊友的一切的關係，他將來的一切的計畫都完全改變了。他並沒有多的錢，但他穿得總要比別人漂亮，就費掉最後的一文錢都是不惜的。與其坐起下乘的馬車顛簸，穿着舊的軍服在比得堡底市街中露面，他寧肯

犧牲掉別種的快樂。他所接交，他所求教的總是比自己位置高的人，因而對於自己是有用處的人。他喜歡比得堡而藐視莫斯科。他的關於樂士妥家家的和他對於擎特霞的童時的情熱底那些記憶在他是很不愉快的，他自從進了軍隊以後，不曾到過樂士妥家裏。他一進了安那·勃樂娛娜底客廳，他進這兒來自己是看成為一種向職務上的重要的一步昇進，他立地便明白了他所當演的節目。他把自己所有的才能讓安那·勃樂娛娜充分地利用，而在另一方面他自己在留心着觀察每一個人底面孔，在權量着和在座的每一個人之接近底利益和可能。他的座席被指定在美貌的鶴蓮旁邊，他坐在那兒傾聽着一般的會話。

“維也納以為所提出的條約之根據是完全不可能的，就使在戰爭上收到了極大的勝利，那些根據都是在可能達到的範圍以外，在懷疑着是否有可以得到的任何方法。這些是維也納政府底如實的言論，”丹麥的代理公使說。

“那懷疑得很是客氣啦，”滿聰明的那位人帶着一種諷皮的微笑說。

“維也納政府和奧大利皇帝，我們是須得分別的，”

摩特瑪說。“奧國皇帝是絕不會想念到這樣的事情；那樣說的只是政府。

“呵，親愛的子爵，”安那·鮑樂娛娜插進話頭來；歐羅巴決不會是我們的真實的同盟。”

接着安那·鮑樂娛娜便把話頭轉到普魯士底勇和剛毅，目的是要把波里士動員起來。

波里士用心地傾聽着說着話的人，在等待自己的輪子，但是在那時候他却有餘裕迴過頭去把那美貌的鶴蓮看了幾次，鶴蓮也幾次都含着微笑來迎接着這美好的年青的副官底眼睛。

談到普魯士底情形上來，安那·鮑樂娛娜很自然地請波里士談說他的向格羅高的旅行，和他所見到的普魯士軍底情況。波里士用着純粹的正規的法語很不矜持地把很有趣味的一些關於軍事上的以及政治上的事情詳細地告訴了他們，他是盡力地照着實事敘述，沒參加絲毫的自己的意見。有好一刻的功夫，波里士算把衆人底注意都集中了起來，安那·鮑樂娛娜覺得她爲她的來賓們所準備下的珍珠，算人人都喜悅地領略了。在全座的人中，對於波里士底敘述最表示了關心的人是鶴蓮。關於他的旅行，她問了他好幾次，她對於普

軍底情況好像是特別關心的一樣。待他剛好把話說完的時候，她以她慣用的微笑來迴向着他。

“你定要到我那兒來看我，”她說着，那聲調是暗示着有些話要說，是他所不知道的，但却是絕對地緊要。“在禮拜二，八點至九點之間。他能來我是很高興的。”

波里士允許了她，正打算要和她拍談的時候，安那·鮑樂娛娜把他拉到一邊去，藉口說老伯母願意聽他的話。

“你不用說是知道她的丈夫的啦？”安那·鮑樂娛娜說，把眼皮垂下，呈着一種憂鬱的手式指示着鶴蓮。“唉，真是一位不幸的佳人！你在她的面前不要談到他罷；請你不要談到他。那會使她太難受的！”

7.

波里士與安那·鮑樂娛娜又轉回到餘人來時，喜坡里特公爵在佔有着衆人底耳朵。坐在矮椅子上把身子屈向前去，他在說着：

“普魯士底國王！”他一說出時便發起笑來。每個人都掉去向着他。“普魯士底國王，”喜坡里特感嘆地說，

他又笑，又把身子在他那大的矮的安樂椅深處放嚴正起來。安那·勃樂娛娜爲他等了一下，但看喜坡里特的確是再沒有下文的，她又才開始那無天無日的波拿伯在坡斯坦怎樣把佛里德里克大王底寶劍偷去了。

“那佛里德里克大王底劍，我是……，”她開始說着，但是喜坡里特又用話頭來插斷了她。

“普魯士底國王……，”等衆人都掉過去要傾聽他的時候，他又道了歉不再說了。

安那·勃樂娛娜把額頭蹙着。喜坡里特底朋友摩特瑪鄭重地詰問着他。

“喂，你說的普魯士底國王到底是怎麼樣呢？”

喜坡里特笑着，就好像在害羞着自己的發笑一樣。

“不，並沒有甚麼。我只是說……”（他把在維也納聽得來的一個諧謔反復着，在那一晚上總想要把它說出。）“我只是說我們要替普魯士底國王打戰是錯了。”

（註）

波里士鄭重地微笑了一下，那一微笑是有兩層意

（註）“Faire buelque qhose pour le roi de Prusse”（爲普魯士國王做事），這是法國的一個熟語，意思是百無聊賴地徒費氣力。

義的，可以當成爲譏諷，也可以當成爲讚嘆，看人的解釋是怎樣。每個人都笑了。

“你的談諧太壞了，很是俏皮但不適當，”安那·匏樂娛娜說，舉起她那纖細的有繡綫的指頭向他搖着。“我們不是在‘爲普魯士國王’而戰，我們是在爲正義而戰。唉，多麼壞呢，你這喜坡里特公子！”她說。

會話在整晚上沒有停息的時候，又正規地轉向到政治上的消息。夜景將闌時，話頭特別地起勁，在那時話頭是提說到了沙皇底賞賜品。

“唉，是去年呢，某甲得着一個嵌着御像的菸匣，”滿有才氣的那個人說。“何以某乙又不能得到同樣的獎品呢？”

“恕我不客氣，有御像的菸匣是一種賞品，但沒有論功行賞的意思，”一位外交家說。“寧可以說是一種贈品。”

“是有些先例的。譬如胥瓦村堡便是。”

“不會有那樣的事情，”另一個人反駁着。

“我們打賭罷。大綬章呢，情形又不同。”

當到每個人都要準備離散的時候，那晚上說話很少的鶴蓮，又提出一次請求向着波里士，是一種有愛撫

的祈求的命令，要他在禮拜二去拜訪她。

“那在我是很要緊的呢，”她含着微笑迴顧着安那·勃樂娛娜，安那·勃樂娛娜就以話頭說到了她的高貴的恩人皇太后底時候所發出的那種同樣的虔誠的微笑，對於鶴蓮底希望加以支持。好像是從波里士在那晚關於普軍所說的一些話中，鶴蓮突然地發現了有絕對的見他的必要。她似乎允許了他，待他在禮拜二來了時，要把那必要向他說出的光景。

在禮拜二底晚上波里士進了鶴蓮底華美的客廳，他的來訪之有絕對的必要處，沒有得到明白的說明。別的客人也在，伯爵夫人少有對他說話，只是在他離去時接吻她的手的時候，她呈出一種奇妙地不含微笑的面孔，不期然地向他低語着：

“明天你來吃飯……晚上呢……你非來不可……
喃。”

在停滯在比得堡的期中波里士始終在貝穌雪夫伯爵夫人家裏，成爲最親密的一種人。

戰爭爆發了，舞台愈見逼近了俄國底邊界。四方八面都可以聽見詛咒人類之敵的波拿伯的聲音；在地方上有國民兵和新軍召集了起來，由戰場上傳來着些極複雜的消息，照例是不確實，因而在解釋上也有五花八門。

自從 1805 年以來老公爵波爾孔斯奇，安德雷公爵，瑪麗亞小姐們底生活，已經大大的改變了。

在 1806 年，老公爵被任命爲八大委員長之一，在當時是在全俄羅斯國中設置來募集民兵的。儘管他是衰老了，那衰老在他相信着自己的兒子是陣亡了的時候特別地令人着目，被皇帝親自任命的職分，老公爵覺得是不好拒絕的，而且這活動底新局面給予他以新鮮的勇氣和力量。他不斷地常在他指導之下的三省中巡迴着；他對於職務的忠實幾乎有點近於迂腐的程度，對於部下之嚴有點近於殘酷，而且極微末的事情他都要自行經手。

瑪麗亞小姐不再由她的父親授以幾何學底課程了，父親在家時，她只每天清早帶着奶母和尼可來小公爵（祖父是這樣叫他的孫兒的），進她父親房裏去。

嬰兒尼可來公爵，和他的奶母，和老婢沙維虛那，

是佔據着他母親住過的居室的，瑪麗亞小姐把她的時間大部分用在撫育她的小侄上，她盡心盡力地在代行着慈母底職分。

布亮奴姑娘也似乎很傾愛這個孩子，瑪麗亞小姐也時常割愛着，把撫弄她的小天使（她是這樣叫她的侄兒）底快樂，讓給自己的女友。

黎西果拉山莊的教堂底神壇旁邊，在少公爵夫人底墓上建立了一座小小的靈堂，在那靈堂中安放着一個由意大利運來的大理石的墓碑，表現着一位有翅子的天使，準備着要飛到天上的神氣。天使底上嘴唇翹着就像要笑的光景，有一天安德雷公爵和瑪麗亞小姐從那靈堂走出來時，說也奇怪，他們彼此都承認着那天使底面孔令人彷彿到少公爵夫人底面孔。但是還有更奇異的是，雖然安德雷公爵沒有向他妹子表明，是那彫刻家偶爾在那天使底面孔上所表現出的表情，安德雷公爵讀出了從他亡妻底面孔上曾經讀取過的同樣的責讓底話句：“呵，你們怎的對我做出了這樣？……”

在安德雷公爵回家來不久，老公爵把家屋底一部分分拆了給他，把波古查羅沃，離開黎西果拉山莊約三十英里的一片大領地，給予了他。一層是想逃避由黎西

果拉山莊所喚起的悲痛的記憶，二層是因為安德雷公爵煎熬不過他父親底怪癖，三層是感覺着有幽居底必要，安德雷公爵便利用着波古查羅沃，他自己定居在那兒，把自己的大部分的時間在那兒過送着。

在奧斯特里慈之戰以後，安德雷公爵堅決地決了心不願再服軍務了。戰爭開始了，大家都非去服務不可的時候，他在他父親底名下做着募集民軍的事情，藉以逃避着積極的活動。自從 1805 年底戰役以後，老公爵和他的兒子儼然是把職務掉換了。由活動受着刺戟的老公爵，希望從這次的戰爭中得到最良的效果。安德雷公爵却在戰爭上沒有關係，內心儘在失悔着自己的不活動，但從戰爭中只看着不好的形勢。

1807 年底二月 26 日，老公爵出門去巡視軍區去了。安德雷公爵住在黎西果拉山莊，凡是父親不在時他總是這樣。小尼可兒盧加最近的三天以來生着病。御着老公爵出去了的車夫，從鎖上替安德雷公爵帶了些信件回來。帶着信的僕人在書齋中沒有看見少公爵，走向瑪麗亞小姐那邊去，但他也沒在那兒。僕人被人告訴說公爵是往乳母室那邊去了。

“爵爺，你是方便的時候，培屈魯夏帶了信來，”一

位替乳母做搥手的女僕，招呼着坐在那嬰兒底小椅子上的安德雷公爵。他把眉頭蹙着，用着戰顫着的兩手從一個藥瓶中在把藥滴進盛着半分水的玻璃杯裏。

“什麼事？”他含怒地說，他把手顫了一下，偶爾多滴了些藥進杯子裏。他把藥傾在地板上，叫人再把些水來。女婢把水給了他。

室中有兩把安樂椅，一張孩子底寢台，一張桌面，一張小兒用的小桌，一把小椅子，安德雷公爵是坐在那小椅子上面的。窗戶是下着窗帷的，在桌上有一盞燭燃着，用一本鈔本做着燭罩，免得那光射到寢台上去。

“哥哥，”瑪麗亞小姐從她立着的寢台底一邊轉向她哥哥說，“等一下的怕好些呢……稍緩一點。”

“唉，我請你少說些廢話罷；你總是一個拖延，弄成了這個樣子了！”安德雷公爵憎恨地低語着，顯然是不高興他的妹子。

“哥哥，真的不要弄醒他的好些，他睡熟了，”小姐以哀懇着的聲音說。

安德雷公爵立起來，手中拿着杯子蹣跚腳走到寢台邊去。

“不叫醒他的好嗎？”他躊躇着說。

“隨你一意罷……我相信是不弄醒的好……但請你隨意罷，”瑪麗亞小姐顯然是害羞着自己的意見佔了勝利的一樣，怯怯地說。她把她哥哥底注意轉向那位低聲地在招呼着他的女婢。

他們沒就寢地守着那發着燒的嬰兒，現在是第二晚上了。因為不相信家用的醫生，在期待着派了人到鎮上去請的醫生底到來，他們時時在掉換藥方，時而是這種，時而又是那種。因為不眠弄得興奮而疲倦，他們在互相發氣，互相找尋短處，口角着。

“培屈魯夏帶着老爵爺底信來了，”女婢低語着。

安德雷公爵走出去了。

“毫無意思！”他聽了他父親底口頭的傳言，把信件和他父親底手札接收了之後，這樣發着牢騷，他走回到乳母室來。“怎麼樣？”他問着。

“沒有變動，你等一會兒罷，千切。卡爾·伊凡尼奇時常說睡眠比什麼還好，”瑪麗亞小姐低語着發着嘆息。

安德雷公爵走到嬰兒近旁去，捫觸了他。他是燒得滿厲害。

“你同你的卡爾·伊凡尼奇一同混到什麼地方去

罷！”他拿着滿了藥進去的玻璃杯，又向寢台走去。

“安德魯夏，你不要！”瑪麗亞小姐說着。

但他以含着怒氣的同時又是憎恨的表情向她掣蹙着，拿着藥杯向嬰兒屈下身去。

“但是我希望這樣，”他說。“那末，我請你把藥給他。……”

瑪麗亞小姐把她的兩個肩頭聳了一下，但是依從了他把杯子接過了手來，叫乳母，動手把藥給嬰兒吃。嬰兒哀叫起來，把喉嚨響着。安德雷公爵蹙着額，兩手把頭抱着，跑出房外去，在隣室裏的檢發上坐下。

信件依然在他的手裏。他機械地開了封，展讀起來。老公爵用他那粗大的蠻鈍的筆跡，處處又用些慣用的簡筆，在藍紙上寫着下面的文字：

“我這時候剛由一位專差接受了一個很愉快的消息，假如是不虛僞的時候。本尼格生在奕勞附近把波拿伯打敗了，似乎是一個大勝。比得堡中每個人都歡喜若狂，犒勞品不斷地向軍隊送去。他雖然是一位德國人——我可慶賀他。柯爾契沃村長，姓翰獨里柯夫的，我弄不清楚他在幹什麼事情；補充兵和糧秣直到現在都還沒送到。立刻跑到那兒去，告訴他如在一禮拜之內不

送到，我要砸他的腦袋子。我也接到培吞加寫來的信，敘述着普雷西邪·奕勞之戰，他是參加了的，——那是完全真確。假使無須出來擋路的人不出來擋路，就是日耳曼人也會把波拿伯打倒。他們說他是潰走得很厲害。記着立刻跑向柯爾契沃去，不准猶豫！”

安德雷公爵嘆了一口氣，又拆開第二封信。那是由畢里賓寫來的，很精細地寫滿了兩張信紙。他展開來沒有讀，又把他父親底信來讀了一遍，那收尾是：“記着立刻跑向柯爾契沃去，不准猶豫！”

“不，請恕我罷，不等到孩子好些時我現在是不去的，”他想着，走到門口去瞥見瑪麗亞小姐仍然立在床邊，安徐地搖着嬰兒。

“哦，他另外還寫了一件不愉快的事情是什麼呢？”安德雷公爵想到他父親底信底內容。“是的。我們的軍隊戰勝了波拿伯，恰恰在我沒在軍隊裏的時候。是的，是的，凡事都在作弄我……好的，也歡迎的……”他又開始讀起畢里賓寫的法文信來。他讀，一半都沒有看懂，讀着只是想暫時躲避一下他是太長久，太專執，太焦心地所望念着的一件事情。

9.

畢里賓現在在充任着大本營底外交官，雖然他寫的是法文，用着法國式的諧謔，法語底轉折，但他是純俄國式地在以毫無忌憚的自我批評和自我嘲笑，描寫着全面的戰局。畢里賓寫着他受着外交家的束縛是一種痛苦，他很高興有安德雷公爵這樣一位可以信賴的通信的朋友，對於他能夠把自己目擊着的軍中所有的情形在自己心所鬱積着的憤懣傾倒出來。信的日期比較舊，是在奕勞之戰以前。

“自從我們在奧斯特里慈的大勝以來，親愛的公爵，你是知道的，”畢里賓寫着，“我是不會離開大本營的。我對於戰爭是斷然感覺着趣味的人，那在我是恰到好處。在這三箇月中我所看見的事情是難於相信的。

“我要 *ab ovo*（却說）地寫起頭。你所知道的‘人類之敵’在攻擊着普魯士人。普魯士是我們忠實的同盟，他們在三年之間只欺騙過我們三次。我們爲他們起來了。但是遇着那人類之敵對於我們的優雅的提言毫

不加以注意，用他那不文明的野蠻的方法動手襲擊起普魯士，不讓他們有把他們開始了的觀兵式完畢的時候，便長驅直入地把他們打得粉碎，侵入了波斯丹在底宮殿。

“我最誠懇地希望，普魯士國王寫給波拿伯，‘陛下，在我的宮殿中可以受着適意的款待，我爲了那個萬一的目的是費了充分的準備。希望我是收着成效！’普魯士底將軍們在比賽着對於法國人的慇懃，一受招撫便立地降服。

“帶領着有十萬大兵的格羅高的衛戍司令，他問普魯士國王，假使他受了招撫時，他該怎麼辦。……這些都是實在的事情。

“一言以蔽之，我們只是希望着以我們的軍威使敵人生出恐怖，不料我們自己却認真地捲入了漩渦之中，而且更甚的是在我們自己的國境上交戰，‘爲着普魯士底國王。’凡事都是準備好了的，我們只是缺少一點小小的東西，便是總司令。一般以爲奧斯特里茲之勝利，假如總司令不是那樣的年青，會更顯著的，因而便在八十歲的老人們中物色，在普羅梭羅斯基與加門斯基二人之間選任了後者。將軍摸做着蘇華樂夫坐着一

乘單馬車到了我們這兒來，受着了熱狂的歡迎。

“在第四天上由比得堡來的第一次郵車到了。郵件都運到了元帥房裏，因為他是高興凡事都要自行經手的。我受着命令清查郵件，叫把寫給我們的留下來。在我清查着的時候，元帥在看守着，等着投寄給他的小包。我們檢查了——却沒有。元帥不耐煩起來，自己動手來清查，找到皇帝陛下寫給T伯爵，V公爵，以及別人們的信。於是他便冒起了火來。他對於每個人都不高興，把那些信件扭着，開了封，把皇上寫給別人的信來讀了。

“‘呵，我是受着這樣的看待！對我絲毫也沒信任！哦，命令人監視我一下，很好的；你們通通走開罷！’

“接着他便寫了那通有名的當日底指令給本尼格生將軍：

“‘我負了傷，不能騎馬，因此我不能夠指揮三軍。足下已將足下創敗之隊伍引至普爾都士基！這兒便毫無掩護，且缺乏燃料和糧秣，有設法救濟之必要，因此足下昨天親自對布克顯吾登伯爵說過，你是打算退到我國國境，今天就請執行。’

“‘臣連日騎馬馳逐，’他寫出呈給皇帝的奏札，‘騰

受鞍傷，令臣今後之長途，不能騎馬，更不能指揮三軍；因此臣已將指揮之權委任於年齡次於臣者之將軍，布克顯吾登伯爵，凡臣之職務及附屬事項悉委於渠，並已勸渠，如糧食缺乏時，宜退進普魯士之內地，因見食糧僅有一日之儲，而有若干團營更已告罄，如司令官沃斯特曼與舍德摩勒慈克所陳，而鄉間居民已食無餘糧。臣將居息於沃斯屈樂倫加病院以待痊癒。臣尤有當伏陳者，本軍如於現狀之野營中更羈延十四日，交春將無一人之健康者殘存矣。

“老臣今蒙簡拔，然無能以勝此重大光榮之任，深自慚媿，願乞骸骨。臣將棲息於病院，以待聖恩之許其歸隱，臣與爲無能爲之司令官，寧担任一司書生之職。臣之去職於軍中斷無絲毫之動搖——如一盲人之離軍隊而已。腐朽如臣者，在俄羅斯國中正以車載斗量也。”

“元帥發皇帝之氣，而罪及我輩一同，不合邏輯矣哉！”

“那是第一幕。以後不用說是愈演愈奇的。元帥走了之後，本軍不知幾時與敵人接近了，弄到非開火不可。布克顯吾登以年齡底順序是總司令官，但是本尼格

生將軍却不贊成，他的意思是和敵人接近着的寧是他和他的隊伍，用日耳曼人底話來說，他是要‘靠着自己的手’捉着這個機會來打一戰的。他把戰火打了。那便是普爾初士克之戰，是認為了一場大勝的，但在我的意見看來却毫不足數。你知道，我們文官判別戰火底勝敗是有一種很怪的方法的。在戰後退了的一邊便算是打敗了，這是我們的說法，照着這樣那普爾初士克之戰是打敗了的。簡單的說，我們在戰後退了兵，但我們送了一個捷報到比得堡，本尼格生將軍不肯把指揮權讓給布克顯吾登，希望着比得堡有消息來實授他以總司令之職，以報酬他的勝利。

“在這樣的內訌中我們開始了一個奇拔的，有趣的，獨創的軍事行動。我們的目的照理說來應該是在迴避或攻擊敵人，但却專門地在迴避以年齡而論應該做總司令的布克顯吾登將軍。我們盡力地在迫求着這個目的，甚且當我們渡過一條不能徒步的河樑時我們把橋樑燒了以隔斷敵人，但在那時候的敵人，不是波拿伯，而是布克顯吾登。布克顯吾登將軍為演着這個救助我們的軍事行動的結果，有一次受着優勢的敵人攻擊，幾乎成了俘虜。布克顯吾登追着我們，我們逃走。他剛

好過得一條河，我們又過了第二條河了。後來我們的敵人布克顯吾登終竟追上了我們，攻擊我們。兩位將軍口角起來。甚至鬧到布克顯吾登提出決鬥，布尼格生發了癲癩。但是在危機一髮的時候，比得堡有飛報趕來，以普爾初士克之大捷授本尼格生為總司令，於是我們的第一敵人布克顯吾登算克服了，又才來想到第二的敵人波拿伯。

“然而正在那個時候又有攻擊我們的第三個敵人出現，那是‘忠實的正教徒，’猛烈地吼出要麵包，牛肉，餅乾，燕麥，還有其它的東西！店舖搬空了，道路不能通行。‘正教徒’們便開始掠奪起來，那厲害的程度我在向來的戰事中找不出適當的概念來比喻。幾團人底半數化成了土匪，四處去殺人放火。居民完全蹂躪了，病院充滿了病人，到處都是餓殍。大本營受着掠奪者底兩次的攻擊，元帥自己勉強找了一營人來把他們擊退了。在這兩次的攻擊中有一次我的空皮篋和廣袍被人劫去了。皇上對於各位師團長下了命令，叫把掠奪者就地正法，但我很怕定要用一半的軍隊去槍決另外的一半。”

安德雷公爵在初只是用眼睛在讀，但在不知不覺

之間他所讀着的（雖然他知道對於畢里賓究竟可以相信到怎樣的程度）愈見愈見使他感覺着趣味。他讀到這一節上來，把信箋揉成一團，拋掉了。使他生了氣的不是他所讀的內容；他是忿恨着那遠隔着的地方上的生活——自己是絲毫沒有干係——能使他那樣關心。他把眼睛閉着，用手搖着自己的額頭，就像要把他讀着所感覺到的與會通同搓掉的一樣，一面傾聽着乳兒室裏的動靜。他突然聽見門內有一種奇怪的響聲。一種恐怖來襲着他；他是怕的在他讀着信的時候，乳兒身上起了甚麼變故。他蹣着脚尖向乳兒室走去，把門打開了。

就在他進門的一瞬間，他看見乳母帶着一種驚愕的神氣在隱匿着什麼東西不讓他看見，瑪麗亞小姐已經沒在寢台旁邊了。

“哥哥，”他聽見瑪麗亞在他的背後低聲地叫，在他聽來是一種絕望的聲音。

因為是長久的失眠的憂慮，他是為一種無端的恐怖所搶捉着；他的腦中起了一個觀念，以為嬰兒是死了。凡他所見所聞的都在證實着他的恐懼之確實。

“萬事休矣，”他心裏想着，一種冷汗由前額迸了出。

來。他失神地向寢台走去，相信看他會看見那寢台是空的，剛才那乳母匿掉的會是那乳兒底屍骸。他把帳子揭開，他那惚忙的受着驚愕的眼睛有一會子沒有把嬰兒找着。他最後看見了。那紅顏的乳兒打橫着攤睡在寢台上，頭睡得比枕頭還低；睡熟了，平穩地呼吸着，嘴唇在動着舐出一種聲音。

安德雷公爵一看見孩子便高興了起來，就好像已經失掉了又找着的一樣。他弓下去，照着他妹子底辦法，用嘴唇去省那孩子底熱度。柔軟的前頭是潤濕的，他用手去捫他的頭——連頭髮也是濕的：這孩子是這樣發着通身孩汗。他是沒有死；反是顯明地表示着危候已經過了，愈見在朝好處走。安德雷公爵很想抓着，把那可憐的孩子抱起來，壓在自己的心上，但他不敢那樣做。他立着俯瞰着他，看着他的頭和被條下伸出的四肢。他在自己的身旁聽見了窸窣的聲音，有一個影子似乎在帳帷的下手走來了。他沒有回顧，仍然在看着嬰兒底面孔，傾聽那勻整的呼息。那黑影子是瑪麗亞小姐，她輕細地走到了寢台來，把帳子揭起了，讓它落在自己的後面。安德雷公爵沒有回顧知道是她，把自己的手向她伸出。她握着了他的手。

“他是在發汗，”安德雷公爵說。

“我就是來告訴你的。”

嬰兒在熟睡中微微受了驚擾，微笑着，額頭在枕頭上擦。

安德雷公爵看着他的妹妹。就在那帳子下面的半暗的光中，瑪麗亞底澄明的眼睛含着喜幸的眼淚比平常更加光耀。她向她哥哥曲過去，接吻了他，她的頭觸着了帳頂。他們彼此把指頭搖着，仍然立在那帳下的薄光中，就好像不願意離開那個只籠他們三個人和全世界不生關係的小小的樂土一樣。安德雷公爵讓頭髮爲毛絲綾的帳子所擦亂着，首先離開了。

“是的，那是給我留下的唯一的一個東西，”他嘆息着說。

10.

在入了同濟宗之後不久，弼魯帶着關於在自己的領地上所應做的詳細的指導書，走向他的大多數的農民所集中着的契胡省。

到了契胡，弼魯把所有的管事都召集到他的總事

務所裏來，向他們開陳出自己的希圖和志望。他告訴他們，要取着極迅速的步驟把自己的農人們由奴隸狀態之下完全解放出來，在那期間中不可過於勞役，有乳兒的農婦不要再派出去做工，對於農民要加以扶助，做錯了事情嘗受責罰時不可加以體刑；在每處的領地上都要設立病院，宿所，和學堂。

有幾位管事（其中有幾個是目不識丁的舊時的家奴）聽得惴惴恐懼地，以為那年青的伯爵所說的話是不滿意他們的管理狀態，把錢進了腰包。有的在最初吃了一驚之後，對於弼魯底遲鈍的口舌和他所用的他們從未聽見過的新名詞，漸漸感覺着趣味。又有的在聽着他們的主人底聲音只是感受着滿足。但是有些人，總管事是包含在這裏面的，由這些說諭中已經在畫算着為達到私自的目的上怎樣去對待他們的主人。

總管事對於弼魯底提說表示着深切的同情；但是主張着在這些革新事業之外，目前混亂着的事務應該有澈底加以整理的必要。

儘管貝穌雪夫伯爵是有沒大的財產，弼魯自從承受了遺產以來，據別人說他是承繼了年額五十萬的收入，但他自己覺得比他父親在世時每年得着一萬盧布

的不見得更要充裕。在大體上他只模糊地知道有下列的概算。全領地底稅金每年交到地方銀行的是八萬盧布。莫斯科郊外的別邸，莫斯科本宅，以及他的表妹們底維持費是三萬。薪俸的支出是一萬五千，慈善事業的寄付費是同樣的金額。對於他的伯爵夫人的維持費是十五萬。有七萬是負債的利息。新教堂派建築費最近兩年支付了一萬。剩下的餘款——約略十萬——是消費了——他不知道是怎麼消費的——而且差不多每年都在逼着他負債。再者關於火災，或是荒扎，或是場廠之當修理，每年總管事都要向他報告。就這樣弼魯在最先所不能不碰着的責任，便是他最不當行的——事務之整理。

弼魯每天都和總管事一道辦事。但他感覺着他所幹的事情不能使事務進行得一分一寸。他感覺着他所幹的和事務全不相干，他的努力毫無補於實際，不能使事務進行。一方面總管事把情形說得很壞，向弼魯開示着有償還債務底必要，要靠他的農奴底勞力來進行新的企業，弼魯對這是不肯同意的。在另一方面，弼魯又促着他們進行解放底工作。對於這層總管事便議論着對於地方銀行須先行繳清延納着的稅金，因而解放事

業要立地着手是不可能的。

總管事也並沒說事情是完全的不可能；他提議出一些辦法來達到這個目的，是科斯屈羅馬省底森林之賣却，下部沃爾雅河畔之低地，克里米亞的領地等之賣却。但是舉凡這些計畫，據總管事說來，是要經過種種麻煩的手續，要要求解禁，要呈請某種的許可，以及其它，這把弼魯捲在五里霧中，只好是說：“好的，好的，就照着那樣辦。”

要使他能夠自己執行職務的那種實際的堅忍性，弼魯是絲毫也沒有的，他不喜歡做那樣的事情，只是在總管事面前呈出在做事務的樣子。管事在伯爵面前也呈出一種假面，是說他來參預這項事務，對於他的主人有很大的利益，而對於自己是有很大的麻煩。

在契胡他是有些熟人的：就是不熟的人也趕着要來成爲熟人，對於本省中的最大的地主，走進了他們的範圍內來了年青的富豪表示一種熱誠的歡迎。在入宗會時弼魯自行承認了的那第一項弱點底誘惑，十分的有力，使他不能夠抵抗。他的生活之整整的幾天，幾禮拜，幾個月，又是忙亂着爲園遊會，晚餐，早餐，跳舞會等所充滿着，沒有絲毫的餘裕像在比得堡那樣來自

作深省。所過送的不是他所希求着的新的生活，而是和從前的舊生活一樣，只是周圍的人不同一點。

宗會底三大信條之中，每個宗徒要使自己的生活的成爲精神生活底模範那一條，弼魯不能不承認他是絲毫也沒有辦到；七德之中有二德便完全沒有——便是敦厚與死之愛慕。不過他也在安慰着他自己，反省到他是實行着其它的信條——便是人類之改造；而具有着其它的德——便是隣人愛與寬大。

在 1807 年底春天，弼魯又放下決心折回比得堡。在歸途中他想去巡省一下他的領地，要親自去看看他所指令了的事情實行到了怎樣的程度，由上帝所託付給他的人民，他在努力圖謀他們的利便的，是在怎樣的境狀。

總管事始終把那年青伯爵底計畫幾乎是當成喪心病狂的——對於伯爵，對於管事自己，對於農民都一樣地有害無益——但也對他讓了一些步。他雖然始終在列示着農奴解放之不能實行，但在他一切的領地上籌畫着大規模的建築，以作學堂，病院，宿舍，準備供他主人底檢閱，命令各地對他不要作盛大的歡迎，他知道這是不合弼魯底脾胃的，但要用些宗教式的感恩的歡

迎會，例如用聖像與麵包和鹽之類，據他自己的觀察，一定可以討得伯爵底歡心，把他敷衍過去。

南方的春天，坐在維也納式的馬車中的安適而迅速的旅行，路上的幽寂，在弼魯身上有一種暢適的作用。他在前所不曾巡視過的領地，比別處的風光更要宜人；農民們四處都是熙熙攘攘的，都在感謝着施予於他們的恩惠。四處他都受着歡迎，那些歡迎雖然有點使弼魯惶惑，但在他的心底是愉悅着的。在某一處，農民們給他帶了麵包和鹽和比得與保羅底聖像來，請求他許可他們爲紀念他的護命聖徒們比得與保羅，爲表示對於施予他們的恩惠之愛慕與感謝，要用自費在教堂中建築一座新龕。在別一處，他是受着抱有嬰兒在手的婦女們底歡迎，她們來謝他把她們由勞苦的力役裏解放了。在第三處，他是被一位捧着十字架的神甫迎接着，周圍聚集着許多兒童，那些兒童靠着伯爵底恩惠，現在是由那神甫在教着讀書，寫字，信仰上帝的。在全部的領地上弼魯用自己的眼睛看着有用石塊砌成的硬式建築，都是一個模型，工事是在進行着的，學堂，病院，宿舍，不久便可以開辦。四處他都看見管事向他提出的報告，說服務比從前減少了，又聽着農民底代表們穿着青

色的上衣的，向他說出的動人的謝辭。

但是弼魯却不知道那替他帶了麵包和鹽來，要爲比得和保羅建築一座靈堂的地方是一個商業繁盛的村子，在聖保羅底祭日是有市口的，還有那座靈堂是在好久以前爲那村上的富裕的農民們所築就的，那村中的農民之十分之九是在極可憐的狀態。他不知道由他的命令有乳兒的農婦雖沒有在她們主人底地土上工作，但在她們自己的小小的地皮上却工作得更加辛苦。他不知道那位捧着十字架來迎接他的神甫在強迫着農民拿出種種的布施，那些聚集在他周圍的徒子們，是由他們的父母流着眼淚交出去，又要用沒大的費用來贖回的。他不知道那些石造的建築都是由他的百姓所起的，在紙面上減少了的勞役在實際上是增加了。他不知道管事在會計簿上向他指示出的照着他的意旨人頭稅雖然減了三分之一，而勞役却比從前增加了一半。就這樣弼魯在他的領地內之巡行是很滿意的，和離開比得堡時同樣，完全充滿着博愛的心趣又要回到比得堡，寫了些熱誠的信給他的上人和宗兄，他是稱之爲大主師的。

“是怎樣的容易啦，要做這樣多的善事全不費力，”

弼魯想着，“我們要做起來真是用不着自己動手！”

他是滿高興於向他所表示出的感謝，而是慚愧於去接受。那感謝把他提醒着他是能夠為那些單純的善良的人們做出更多的事物的。

總管事是一位極疲頑而狡滑的人，那聰明而稚氣的伯爵他是澈底了解了的，把他玩弄得就像一個玩具，看見由這些細心擺佈着的歡迎在弼魯身上所收到的效果，他愈見勇敢地論斷着農民解放是不可能，甚且無用，農民用不着解放完全是幸福的。

在自己的內心裏，弼魯是同意着管事底見解的，那些農民還要更加幸福是難於想像，並且解放了倒不知道他們會成爲甚麼。但是雖說遲疑，他仍然主張着他所想的是正確。管事應允了要盡力實現出伯爵底希望，他是看穿着關於森林和地皮底賣却以償還地方銀行底借款之件，究竟會否盡了心力，伯爵決沒有方法來查攷，甚且也不願過問；建築落成後就空着，百姓們仍然做着勞役，上着稅，和在別的地主們之下的一樣，伯爵也斷斷然不會知道，總之他是把這些看透了的。

11.

由南部的旅行在極幸福的心境中就着歸途的阿魯，實現了一個他好久以來所懷抱着的願望，去拜訪他兩年不見的朋友波爾孔斯奇。

波古查羅沃在鄉間的一段平坦的沒風致的地面上，有原野和樅樹與白樺樹底林子所掩覆着，有一部分是斫伐了的。地主底第宅在沿着官道兩側的一條直街底盡頭，前面有一個新掘的滿滿的池塘，池塘底周圍是一片嫩樹林，有幾株大松樹立在一些小樹子裏面，池塘底岸上是還沒有長草的。

第宅是構成于打穀場，農奴們底下宿處，馬房，浴室，別院，一座有半圓形的正面，還在建築中的，宏大的石造的房屋。房子周圍有一個才佈置出的庭園。圍牆門都堅牢而新色；有兩架水龍立在廠子下，有一個塗着綠色的水槽。路徑都直坦，橋梁都堅牢而有石造的欄杆。一切東西都表現着一種精心辟畫的風韻。在路上遇着的家奴，回答着伯爵住在何處的質問，指示着臨着池塘的一座新修的別院。安德雷公爵底老僕安東把阿魯

由馬車扶下了之後，說公爵在家，引他進了一間清潔的小巧的精舍。

弼魯回想到以前在比得堡看見他朋友時的那種豪華的周圍，爲這小巧的清潔的精舍之樸素吃了一驚。

他連忙走進那還未塗護，依然發散着松木香氣的，小小的客廳，滿想還要朝前走，但安東蹣跚着腳走到前頭去在門上扣着。

“什麼？”他聽着一種刺耳的不愉快的聲音。

“有一位客，”安東回答着。

“請他等着；”聽見有朝後退的椅子底聲音。

弼魯連忙走向門去，和安德雷公爵打了一個照面，公爵是愁蹙着的，比以前更帶老像了。弼魯擁抱他，把自己的眼鏡取了下來，接吻他，緊緊地把他看着。

“好呵，我沒想出你來；我很高興，”安德雷說。

弼魯沒有說話；他吃驚着看着他的朋友，不能夠把眼睛離開。安德雷公爵底變改是使他受着驚的。他的話是溫和，在脣上和臉上帶着微笑，但是在他的兩眼有一種寂滅的消沉的神氣，看來儘管是在想表示出快活的意氣，但終不能向那眼睛中投以幸福的光耀。不僅是他的朋友更瘦，更蒼白，更有嚴烈的神氣，就是那眼中

的神情，他額上的紋路，表示着是長久把注意集中在某一件問題上的，使弼魯在未看慣時受着驚愕，受着反撥。

在久別後的重逢上，會話有一個長時間照例是不能局限在一個問題上的。他們問着彼此別後的事情，只簡單回答着，他們知道隨後是還要談及的。繼續會話又漸漸地緩慢起來，把剛才斷片地提及過的一些問題，他們過去的生活，他們將來的計畫，弼魯底旅行，和他所做的事體，戰爭，以及其它，又從新談起。弼魯在安德雷公爵底眼中所見到的那種專念的焦愁的神情，在他現在的微笑中，他帶着在傾聽着他，特別是他認真地恬活地向他談到自己的過去或將來的時候的，愈見地顯著。安德雷公爵好像很想對於他所告訴他的事情感着趣味，但他不能辦到的光景。弼魯開始感覺着在安德雷公爵面前要表說對於幸福和聖善之感激，理想，和希望，是不適當的。他把自己由宗會得的一切新的觀念，由此次的旅行又在自己的心中復活了加強了的，自己在吐露着，覺得有點害羞了。他控制着自己，怕的是太顯其幼稚。同時他又感覺着有一種不可遏抑的希望，想立刻向他的朋友表示出，他現在是完全不同的一位弼魯，比

他從前在比得堡認識的更好了。

“我不能夠告訴你自從分別以後我所幹過的事情。我以前的舊我連自己都會認不得的。”

“是的，自從那些時分以來你是很很變了，”安德雷公爵說。

“好的，你是怎樣的呢？”弼魯問。“你的計畫是些什麼呢？”

“計畫？”安德雷公爵反語地重復着。“我的計畫？”他又重覆一遍，就像在驚異着這樣一個字底意義一樣。“唉，你看罷，我是在造房子，我準備明年和盤搬過來……”

弼魯沉默着凝視着安德雷公爵底面孔，那已經比從前老得很多了。

“不是，我是問的……”弼魯又開起口來，但是安德雷公爵擋着他。

“但是何必問到我呢……請你告訴我，把你的旅行，你在你的領地上所做的一切事情告訴我。”

弼魯又開始敘述他在自己的領地上所做的事情，却盡力地隱藏着在領地上辦着的各種改革中的自己的參預。在弼魯能夠說完之前，安德雷公爵有幾次插進話

頭來，就像弼魯所幹的是一件陳腐的舊聞，他聽着不僅不感興趣，甚至還有點害臊。

弼魯在他的朋友面前開始覺得有點難乎爲情而且着實地躊躇。他緘默着了。

“老朋友，我把實話告訴你，”安德雷公爵說，他對於他的客人顯然是艱澀而有點拘束的，“我只是在這兒過着露營生活的；我只是來看看情形。今天我要回到我妹子那兒去的。我要介紹你給她。但我想你是知道她的，”他加上一句，顯然在想慫恿着和他已經是找不出共通點來的他的客人。“我們吃了飯就動身。現在你可以來看看我的地方罷？”

兩人走出去了，盤桓着走到吃飯的時候，談着些政治上的新聞和共同的知友，就像不十分親密的通常人一樣。安德雷公爵現在談得稍稍有點熱心和興趣的唯一的事情，是他所經營着的新居和工事；但就在談到這個問題的當中，在工事的棧架上，對着弼魯敘述到自己的建築計畫的時候，安德雷公爵突然停止着了。“不過，這是毫沒趣味的，我們還是進去吃飯，準備着走罷。”

食時話頭落到弼魯底結婚上來。

“我起初聽見時是很吃了一驚的，”安德雷公爵說。

弼魯把臉紅了，平常只要一談到他的結婚上來總是這樣的，他急忙地說：“我有一天會把詳細的情形告訴你。但是你曉得的，那是已經過去了，永遠過去了。”

“永遠？”安德雷公爵說；“沒有什麼是會永遠的。”

“但你知道麼，那通是了結了的？你聽說過那決鬥的一回事麼？”

“是的，你也弄到過不能不決鬥啦！”

“我要感謝上帝的唯一的事情是我不會把那人殺死，”弼魯說。

“爲什麼？”安德雷公爵說。“殺死一條惡狗的確是頂該做的事。”

“不然，殺死一個人是不好的，是錯誤……”

“怎的是錯誤？”安德雷公爵返問着；“錯與不錯的這個問題不是人所能決定的。人是錯誤了來，以後也一直要錯誤過去，而且說到錯與不錯的問題是錯誤得最厲害。”

“害了別人便是錯誤，”弼魯說，自從他到來之後安德雷公爵才第一次發揚起來，像要開始說出使他成爲了現在這個情形的那種原因，他感覺着快活。

“對於別人什麼是害，誰個告訴你的？”安德雷公爵

問着。

“什麼是害？什麼是害？”弼魯說，“什麼是害自己的東西，我們大家都是知道的。”

“是的，我們知道的，不過我們關於自己所知道的害，和我們加於別人的害不是一樣的，”安德雷公爵說，愈見愈見的熱心起來，顯然是很想把自己的新的人生觀向弼魯表明的一樣。他說起法國話來了。“ge ne connais dans la vie que deux maux bien réels（我只知道在人生中是只有兩種很真實的害處），便是後悔與疾病。只要沒有這兩種害處，那是再好也沒有的。就這樣希圖免掉這兩種害處爲我自己而生活：這便是我現在的人生觀之總和。”

“隣人愛和自我犧牲呢？”弼魯開始說。“不對，我不能贊成你！只要專意沒做壞事，自然便沒有後悔，那是很平常的。我以前是那樣生活的，我爲自己而生活了來，我把我自己的生活破壞了。只是到了現在，我才是，至少是想是（謙遜使弼魯修正了自己的口氣）爲他人生活了；只是到了現在，我才明白了人生之全面的幸福。不行，我是不能贊成你的，你所說的話怕你自己也是不相信的罷。”

安德雷公爵沒說話地望着阿魯，譏諷地微笑着。

“好的，你回頭會看見我的妹妹瑪麗的。你和她一定會說得上來，”他說。“你所說的在你自己或者是真理，”略略沉默了一下，他又加上一句，“但是各人的生活有各人的路數；你往常爲你自己生活了，你說你那樣幾乎破壞了你的生活，自從你知道爲他人生活以來，你才知道了幸福。我的經驗却是恰恰相反。我往常是爲名譽生活了來。（什麼是名譽？便是對於他人的愛，想爲他人做點什麼的希望，想得他人的稱讚的希望。）照那個方法我爲他人生活了來，不是幾乎，而是完全破壞了我自己的生活。自從我只爲我自己生活以來，我是更平穩得多了。”

“但你怎能夠專爲你自己去生活呢？”阿魯興奮起來問着。“你的兒子，你的妹子，你的父親怎麼辦呢？”

“唉，但那是完全和我自己一樣，並不是他人，”安德雷公爵說；“但是他人，就和你和瑪麗所說的，我們的‘隣人，’他們是錯誤和害事底偉大的源泉。我們的隣人，就是你要向他們做慈善事業的你那些契胡的農民啦。”

他用着嘲笑的挑戰底眼光望着阿魯。他很顯然是要挑發他的。

“你在講笑話，”弼魯說，愈見愈見地興奮起來。“在我的希望中（我實行得很少而且做得也很不得法），但我還是在希望做些善事，實際上多少是做了一些的，會有什麼錯誤和害處呢？我的農民百姓，那些不幸的人們，他們就像我們自己一樣，除掉遵守着一些無意義的祈禱和儀式之外，對於上帝和真理絲毫觀念也沒有地生長了起來又死亡了去，假使他們在關於來世，報應，陰功，安身立命等的慰人的教條中能得到一些指教，到底會有什麼害處呢？當他們可憐無靠地病着待死，而要給予以物質的幫助又是很容易的時候，我要為他們請醫生，立病院，修養老院，怎麼會是患害和錯誤呢？農民和有幼兒的農婦無晝無夜地都得不到休息，我給他們他以餘暇和休息，豈不是毫無疑義的明白的好處嗎……”弼魯說，說得有點氣湊而絆舌。“我是照着那樣辦了；很慚愧的是做得太少，但我總之多少是做了一些，你的話不僅不能夠動搖我是做了善事的我的信念，並且連我相信着你自己都是不能相信的這個念頭都不能動搖。重大的眼目的是，”弼魯接續着，“我明白這層——明白得很正確——便是行善之樂是人生唯一的真實的幸福。”

“哦，假如你要把問題扯到那樣去呢，那是又當別論的，”安德雷公爵說。“我在造房子，在建設一個庭園，你呢是在建設病院。兩來都可以算是這時候的事體。但要說到什麼是正當，什麼是善——讓那通曉一切的人去判斷罷；不是我們所能決定的。好罷，你是高興議論的時候，”他加上一句；“很好，讓我們來議論一下罷。”

兩人離開了食桌，走出去在兼代月台的階段上坐着。

“來，讓我們來討論這個問題，”安德雷公爵說。“你講到了學校，”他接下去，屈着一個指頭，“講到教導，等等，你是要想把他”（他指着一位脫了帽子從他們面前走過的農民）“從他的動物的狀態中引出來，給他以精神上的需要，但在我看來唯一可能的幸福是動物的幸福，你要替他剝奪掉。我是在羨慕他，你却要把他造成我，並不給他以我的家產。第二件你是說到減輕他的苦工。但照我的意見說來，肉體的勞動在他是必要的，是他的生存條件，就如像智的工作之於我和你的一樣。你是不能不想想的。我三點鐘的時候就寢，種種的想念浮到我心裏來，我不能夠睡熟；我輾轉反側，直到天明都不能睡熟，因為我是在想，我不能不想，就如像他不能

不犁田種地的一樣。假使他不，他會是進了酒店，或者生了病。就如像我不能夠支持他那駭人的筋力的勞動，我要做得一禮拜便會勞死的一樣，「他是不能夠支持我的肉體的不勞動，他會要肥死。第三件——你是講到了什麼的？」

安德雷公爵屈着第三個指頭。

“哦，是的，病院，醫療。他害了病，要死，你替他放血，把他醫好。他成爲一個殘廢人，活着十年八年的做人底累贅。倒是死了，在他是更簡單，更安逸。替代他的已經生下了地，而且常常是很豐富的。假使你要顧惜着一位沒用的（在我是這樣想）百姓，那是又當別論，但你說你是爲愛而療治他的啦。但他是用不着你那樣的。並且，醫藥幾時醫好過人？殺人呢——倒是實在的！”他說，舉盞着掉向一邊去了。

安德雷公爵對於自己的觀念，這在他顯然是不僅思索過一次的，給予了這樣明晰的表現，他談得快而熱心，凡是沉默了好久的人一談起了話來時總是這樣。他所表示的意見愈見悲觀，他的眼睛便愈見嚴厲。

“哦，這真是可怕，可怕！”弼魯說。“我不了解你抱着那樣的思想怎麼能夠過活。我也有時候那樣作想過；

那是才不久的事，是住在莫斯科，是在旅行底途上，但我在那時候消沉到簡直毫無生趣，一切的東西在我都是可恨的……連我自己便是最可恨的一個。那時候，我飲食也不吃，澡也不洗……你怎麼能夠過去呢？……”

“怎麼不洗澡，那太不乾淨啦，”安德雷公爵說；“倒是自己努力一下，盡可能地把自己的生活弄得適意一點啦。我是活着的，我現在成了這樣並不是我的罪過，我只盡力地不妨害他人，馬馬虎虎地活到死為止。”

“但是你抱着那樣的觀念你還有什麼意趣要生活呢？你會坐着不動，一個錢的事情都不做……”

“生活却不能讓你那樣的安閑。能夠不做事情我是滿高興的，但是請你朝這一方面看，地方上的貴族團體公然給予我以被選任為會長的光榮；我自然是盡力地辭退了。據我所知道的，在做會長上所必要的那種八面美人的，好管閑事的俗氣，我是全沒有具備一點，他們是不知道的。其次是這兒的這座房子，我總得把它弄來使我自己可以安身的樣子。再其次還要募兵。”

“你為甚麼不進軍隊去服務？”

“自從奧斯特里慈以後啦！”安德雷公爵鬱抑地說。
“我是敬謝不敏的；我自己賭過咒，永遠不再在俄國軍

隊中服務。縱使波拿伯鎮壓到了那兒的斯摩倫斯基，威脅着黎西果拉山莊，我也是不動的！就在那樣的時候我也決不在俄國軍隊裏服務。好，我剛才說到的是，”安德雷公爵又鎮靜起來，繼續着說。“現在有所謂募兵；我的父親是第三軍區底委員長，我在他的名下服務便是逃避軍務的唯一的手段。”

“那樣說你是在服務嗎？”

“是的。”他沉默了一下。

“那嗎你怎樣要服務呢？”

“我把理由告訴你罷。我的父親在他的時代是第一流的有名人。但他現在老了，他並不是怎麼苛刻，只是他的性格是極其精幹的。他是習慣於無限制的權力的，所以他很可怕，現在又由皇帝欽命爲募兵委員長了。在兩禮拜前，我假使是遲到得兩個鐘頭，他在幽黑諾沃一定是把一位錄事處了絞罪的，”安德雷公爵說，帶着一種微笑。“所以我在他的下面服務的，是因爲除我而外沒人能夠奈何我的父親，我有時候可以勸解他，免得做出隨後要使他犯悔的事情。”

“好了，你看啦！”

“我看，却不是像你所想的那樣，”安德雷公爵接着

說。“我不是，我絲毫也沒有意思，可憐那位偷了一位民兵底靴子或甚麼的瘟錄事；其實我倒很高興看見他吊着頸子的，不過我是在替我父親設想，那又是爲的我自己。”

安德雷公爵愈加的熱心起來。¹⁷當他向着阿魯想表示出他在自己的行動中對於隣人決沒有絲毫的好意的時候，他的一雙眼睛像有熱病的一樣光耀着。

“唉，你還要解放你的農奴，”他接着說；“那是很好的事情，但於你沒有好處——我揣想你沒有打過你的百姓，也沒有送過一個人到西比利亞去充軍——於你的百姓們也沒有好處。就使有一位百姓是挨過打，挨過皮鞭，充了軍，我敢說於他也沒有絲毫的損害的。¹⁸在西比利亞他能夠過着同樣的畜生的生活；身上的傷痕已經好了，他是和從前一樣的康健的。倒是精神頹廢了的是有解放的必要，他是爲悔恨所吞沒，他要鎮壓那種悔恨，因爲對於周圍的人都要加以刑罰，便橫暴起來。或者你是不曾看見過，我是看見了一些善良的人，多年以來習於無限制的權力之傳統，與年俱進地剛愎起來，成爲殘忍而粗暴，自己雖然明白，而不能夠自制，終竟是愈老愈壞。”

安德雷公爵說得十分認真，使弼魯不能不想到那些觀念是由他的父親對他所暗示出的。他沒有回答他。

“所以我所悲憫的——是人的品格，是良心底安靜，是純潔，不是他們的背或他們的頭，他們的背；他們的頭，你就打了，捶了，依然還是背，還是頭。”

“不行，不行，一千個不行！我永遠不會贊成你，”弼魯說。

12.

晚上安德雷公爵和弼魯坐上馬車，趕向黎西果拉山莊。安德雷公爵看着弼魯，時而說些話來打破沉默，表明他是高興着的。

他指着原野，對弼魯說出在自己的土地底經營上在進行着種種的改良。

弼魯保守着一種抑鬱的沉默，只是用些簡單的話來回答着，顯然是陷在了自己的思索裏。

弼魯認明安德雷公爵是不幸福的，他是迷惘着的，他沒見到真正的光，覺得應該幫助他，啓發他，把他提起來。但他一打算要說出自己所想說的話時，他預料到

安德雷公爵要用一個字，一句話來，便會把自己的教條通通打碎；他怕說話，怕把自己所最崇拜最愛惜的東西露在了可能底嘲笑底前面。

“不行，是甚麼使你作那樣的想法的？”弼魯突然地說，把頭低着，就像要角觸的牛一樣；“甚麼使你作那樣的想法的？你不該作那樣的想法。”

“那樣的想，想甚麼？”安德雷公爵驚異地問着。

“人生觀啦。人底天職啦。那是不能那樣的。我在前是慣愛那樣作想，我現在是得到救濟，你知道我是被甚麼救濟了的？——同濟宗啦。不，你不要笑。同濟宗不是一種宗教上的宗派，也不單是儀式上的教門，如我往常所揣想的那樣；同濟宗是人類之最優秀的，最高的永遠的方面之唯一的表現。”

他開始向安德雷公爵，就他所能了解的，把同濟宗說明起來。

他說同濟宗是基督教底教義，而離開了政治的與宗教的羈絆的；是平等，胞與，博愛底教義。

“我們的宗會是具備着人生之真意義的唯一的東西；其餘的都是夢幻，”弼魯說。“好朋友，你要曉得，在這個宗會之外，一切都是充滿着虛偽和詐騙的，你說像

你一樣聰明而善良的人只有用心着不妨害別人地渡過一生，我是能夠同意的，但請你把我們的基本信條作為你自己的罷，你進我們的宗會來，把你自己委任給我們，讓我們領導你，你便會立地感覺着你自己是，就如像我感覺着的一樣，一個宏大的眼不能見的連鎖之一部分，那連鎖之起原是遠隱在天上，”弼魯說，一直看着前面。

安德雷公爵沉默着傾聽着弼魯，由於車輪底噪音有幾次沒有聽清楚，他請弼魯把聽脫了的又重說一遍。由安德雷公爵兩眼中所發着的那種特異的光輝，由他的沉默看來，弼魯知道自已的話是沒有空說，知道安德雷公爵不會插斷他的話頭，也不會笑他。

他們走到了一條河邊上來，因冰解而汎濶着，非用渡船渡過不可。他們上了渡船過渡，馬車和馬在岸上等着。安德雷公爵把手拐撐在欄杆上，沉默着看着在夕陽中掩映着的流水。

“哦，你以為是怎樣呢？”弼魯問他。“為什麼不說話？”

“我以為怎麼樣？我已經聽了你說的。那都很正確，”安德雷公爵說。“不過你說，請進我們的宗會，我們

要向你表明出人生之目的和人之本分，以及支配着宇宙的法則。但是所謂我們是誰？——人嗎？那全盤的事情你們怎的知道了？你們所看見的東西，我一個人沒有看見的，是什麼原故？你們在地上看見善與真之王國，我却沒有看見。”

弼魯插斷着他。“你相信來世嗎？”他問。

“來世？”安德雷公爵重說一遍。

但是弼魯沒有把回答底餘裕給他，把這個重說作爲了否認的回答，因爲安德雷公爵以前的無神論的態度他是知道的，所以愈見容易這樣作想。

“你說你不能在地上看見善與真底王國。我也還沒有看見，並且假如一個人把我們的生活看成爲萬事底終點，那是不能看見的。在地上，在這兒的這地上”（弼魯指示着開曠的原野）“是沒有真實存在——一切都是欺騙和惡孽。但是在這世界中，這全世界中，是有真底王國，我們現在雖是地上的兒童，但永遠地是全宇宙底兒童。在我的性靈中我沒有感覺着我是宏大的。調和的全體之一部分嗎？我沒有感覺着在那廣大的無數的森羅萬象中，上帝，或者就稱爲最高的力量也可以，是在那兒表現着的，我是構成着從下等動物至高等動物的

一粒，一個階段嗎？假使我看見，我明白地看見了那個從植物昇到人來的梯子，我怎的會想像到那梯子會同我一道斷折，而不更往前繼續呢？和宇宙中萬物都不消滅的一樣，我感覺着我也是不能消滅的，我將來永不會消滅，以前也從不會消滅。我感覺着在我的旁邊，在我的頭上，有無數的精靈，在他們的世界中是有真實的。”

“唔，那是赫爾德^(註)底理論，”安德雷公爵說。“但是呢，小朋友，那是不能夠使我相信的；使我相信的是生和死。使我相信的是看見一個人，於我是親愛的，和我有緊密的關係的，對於他我們是做錯了，希望改正過來”(安德雷公爵底聲音顫動着，他掉開了)，“而突然之間那個人才受着苦痛，撐紮，而停止了存在。……是什麼道理？說不出道理的不會有！我相信是有點道理。……這便是使我相信着，使我相信了的東西，”安德雷公爵說。

“就是那樣的，就是那樣的，”弼魯說；“這不正是我所說的話嗎？”

“不然。我只是說要使一個人相信有來世，不是靠着議論，但是一個人手挽手地挽着另一個人，突然那另

(註) Herder (1744—1803) 德國有名的文學家兼哲學家。

一個人滑到一處無何有鄉去了，你是被留下來面對着那個深淵，凝視進那裏面。我是凝視着那兒的。……”

“對了，就是在這一點！你既是曉得有一處，有一個人。那一處便是來世；那一個人便是上帝。”

安德雷公爵沒有回答。馬車和馬已經老早運過了河來，又已經轡上了，太陽已半沉在地平線後，晚霧覆在渡頭的水塘上；但是弼魯和安德雷，使從僕，車夫，船家都驚愕着的，是依然立在渡船裏面，依然在談話。

“既有上帝，有來世，那嗎就有真，有善；人底最高的幸福便是在努力着去獲得他們。我們非活不可，非愛不可，非信不可，”弼魯說，“我們不是單在今天生在這一片的土塊上，我們以往和將來是悠久地生活在那兒的萬象裏”（他指着天空）。

安德雷公爵立着把手拐靠在渡船底欄杆上，在他傾聽着弼魯時，眼睛凝視着反映着紅霞的碧流。

弼魯把話頭停止着了。有完全的靜寂。渡船已經到了渡頭好久了，只有流水底退潮帶着微弱的聲息舐着船底。那丁東的水聲在安德雷公爵聽來就像在和弼魯底話相應着說：“那是真理，你信罷。”

安德雷公爵嘆了一口氣，眼中含着亮晶晶的，孩提

般的，柔和的神情瞥着弼魯底面孔——那面孔泛紅着感着勝利，不過仍然是腴怯地意識着自己的朋友底優越性的。

“是的，只要實際是那樣啦！”他說。“讓我們去罷，上車去的好，”安德雷公爵加上一句，他走出了渡船的時候，他抬頭望着弼魯指着的天空，自奧斯特里慈以來他第一次才看見那崇高的，永遠的天空，就像他睡在奧斯特里慈的戰場上所看見過的那樣，潛伏了好久的有甚麼東西，比他心裏所有的更要好的甚麼東西，突然之間在他性靈中挾着愉快的年青的感覺蘇醒了轉來。等安德雷公爵一回到日常的生活狀態時，那感情又立地消滅了，但他知道那種感情——雖然他不知道如何去發展它——仍然是在他的心裏。

弼魯底來訪對於安德雷公爵是一項劃時期的事件，自從那時以後，雖然他的外面的生活沒有變遷，在他的內部的世界是開始着一種新的生活。

13.

安德雷公爵和弼魯趕到黎西果拉莊底正門前的時

候，天已經黑了。他們趕進莊裏時，安德雷公爵帶着微笑把弼魯底注意引向在裏門旁近所起着一種動亂。一位駝背的老婦人，在背上揹着口袋，一位有長頭髮的矮人，穿着黑袍，一看見了馬車趕來，便跑回門口去。在他們的後面有兩個婦人跑出，這四個人，帶着惶恐的面容一面迴望着馬車，跑進裏門裏去了。

“那些是瑪霞底神仕者呢，”安德雷公爵說。“他們是把我們當成了我的父親。這是瑪霞不服從父親的一件事體。父親叫家裏人要把這些行者趕掉，瑪霞却歡迎他們。”

“但是神仕者是些什麼？”弼魯問。

安德雷公爵沒有答應他的餘裕。僕人們走上來迎接他們，他問老公爵是在那兒，是不立地便可望回來。老公爵是還在鎖上，每時每刻都在期待着到的。

安德雷公爵把弼魯引到了自己的一套房間裏去，那在他父親底第邸中時常是爲他收拾得很整齊的，他自己走向乳兒室去了。

“讓我們到妹妹那兒去，”他停一會轉來，向弼魯說；“我還沒看見她，她現在是藏着的，和她的神仕者同坐在一道。我們去湊她；她會害臊的，你可以看見神仕

者。C'est curieux, Ma parole (這是很有趣的，我敢說)。”

“甚麼是神仕者？”阿魯又問。

“你可以看見的。”

瑪麗亞小姐的確是亂了算，當他們進來的時候她的臉紅一塊白一塊地。在她那閑雅的居室中，有燈台點在聖像龕子前面，一位童子有長鼻子和長頭髮的，穿着僧衣，在水壺後面，傍着她坐在梭發上。在旁邊的一張矮椅中坐着一位綉紋滿面的，骨瘦如柴的老婦人，在她那幼稚般的臉上帶着柔和的表情。

“安德雷，你怎的不通知我一下？”她微微有點譴責地說，立在她的行者們面前，就像母鷄立在她的鷄雛們面前一樣。

“你來得真好，我很高興看見你，”她對阿魯說，當他接吻她的手的時候。她是在小孩子的時候認識他的，又知道他是安德雷底朋友，他的不幸的結婚，還有是他那親切的，簡純的面孔，特別地引起了她對於他的好感。她用她那美的澄明的眼睛望着他，似乎在對他說：“我很喜歡你，但請你不要笑我的朋友們。”

在最初的幾句寒暄之後，他們坐下了。

“哦，你是伊凡奴胥加，”安德雷公爵指示着那位年青的行者，含着微笑說。

“安德柳霞！”瑪麗亞哀願地叫着。

“Il faut pue vous sachiez, pue c'est une femme (你要曉得他是一位女子呢),”安德雷用法國話對弼魯說。

“Andre, au nom de Dieu!(安德雷，請你看在上帝名下),”瑪麗亞小姐又說。

照那情形看來，安德雷公爵對於行者們的嘲笑，瑪麗亞小姐底對於他們的無益的袒護，是他們長久以來成了習慣的，對於這個問題上所固定了的態度。

“Mais, ma bonne amie (但是呢，好姑娘),” 安德雷公爵說，“你倒是應該向我感謝的，因為我是在把你對於這位年青人的親密的關係向弼魯說明着的啦。”

“Vraiment?(真的?)”弼魯說，帶着好奇和認真(這層在瑪麗亞小姐是特別感謝着他的)的樣子看着伊凡奴胥加底面孔，伊凡奴胥加見到自己是成為了衆人的話柄，用他那狡猾的眼睛向大家看了一下。

瑪麗亞小姐爲她的神仕者要感受着狼狽，是絲毫也不必的。她們是神氣泰然。那老婦人把眼睛埋着，但

只側着眼睛偷看兩位新來的人，把茶杯翻過來伏在茶盤上，把嚼殘了的糖塊放在旁邊，神彩自若地坐在自己的椅子上，等待着送第二杯茶來。伊凡奴胥加由茶盤中喝着茶，用他那狡滑的，女性的眼睛從眉梗下面望着那兩位年青的男子。

“你也是住在那兒的，是契胡？”安德雷公爵問那老婦人。

“是的，好先生，”那老婦人回答着，表示出她是一位饒舌家；“在聖誕晚上我在聖徒處受着神聖的聖餐。這個呢，好先生，是從柯里亞金來的，那兒有很大的靈驗顯現了。”

“伊凡奴胥加是同你一道的啦？”

“我是一個人來的，施主，”伊凡奴胥加勉強地字着男性的低音說。“我是在幽火諾佛才和培拉格幽胥加一道的……”

培拉格幽胥加插斷了她的同伴；她是顯然着急着要把自己的見聞說出的。“在柯里亞金呢，好先生，有很大的靈驗顯示了。”

“什麼呢，新出世的聖骨？”安德雷公爵問着。

“好了，安德雷”，瑪麗亞小姐說。“你沒講那樣的話

了，培拉格幽胥加。”

“沒……不的，小姐，爲什麼不告訴他？我喜歡他。他是一位好紳士，上帝底選良，他是我的施主；我記得的，他給過我十盧布。當其我在契胡的時候，基柳霞，那位瘋行者，他告訴我——他真正是一位仕神的人，冬天夏天都是赤腳——爲什麼你不到你該走的地方，他說；你到柯里亞金去罷，那兒有一個驚人的聖像，聖母瑪麗顯現了呢。聽了這些話我就告別了道友走去……”

大家都緘默着，只有這位女行者以她那抑揚的聲音談說着，規整地一呼一吸。“我到了，好先生，隣里告訴我：有一個宏大的靈驗顯現了，從那聖母底兩頰滴出了聖膏……”

“哦，好了，好了；你可以隨後告訴我”，瑪麗亞小姐說，臉上泛紅着。

“讓我問她一句”，弼魯說。“你親自看見了嗎？”他問。

“我親自拜觀了的呢，好先生。臉上一面的紅光，就像天上的光一樣，從聖母底兩頰就像這樣的滴，這樣的滴……”

“唉，但那一定是玩的手法”，弼魯在注意着聽了那

老婦人之後，素樸地說。

“哦，先生，你說那兒的話！”培拉格幽胥加帶着恐怖的說，回向着瑪麗亞小姐求援。

“他們在騙人的”，弼魯又說一遍。

“呵，救世主耶穌基督！”女行者畫着十字說。“哦，你沒那樣說，先生。有一位將軍也是那樣的不相信，他說‘是和尙在騙人’，等他一說了那句話，他便成了瞎子。他做了一個夢，夢見*培淺爾斯基寺底聖母來告訴他：‘你相信我，我要把你醫好。’於是他便哀求衆人：‘把我帶到聖母那裏去，把我帶到聖母那裏去。’我所告訴你的的是千真萬實的事體，是我親眼看見的。他們把他，他儘管是瞎着眼睛的，帶到聖母面前；他走上前去，跪下，說：‘聖母娘娘，我皈依你，請你醫好我’，他說‘我把沙皇所賜我的都奉獻給你。’我親眼看見——有一顆星在裏面的。好——他恢復了他的視力！那樣說是一種罪孽呢。上帝會懲罰你的”，她警告地向着弼魯說。

“什麼？星在聖像裏嗎？”弼魯問。

“他們沒有把聖母封成將軍嗎？”*安德雷公爵徵

* 契胡的名寺。

** 勳章俄國語亦稱爲“星”。

笑着說。

培拉格幽胥加突然變青了，兩手拍起來。

“先生，先生，你要受天譴的，你是有兒子的人！”她叫着，突然由蒼白又轉成暗紅。“先生，你說的是啥，上帝寬宥你。”她畫着十字。“主嘞，你寬宥他。姑娘，這成什麼事呢？……”她回向着瑪麗亞小姐。她站起來了，快要哭的神氣收拾着自己的法寶。在能夠說出這樣的話的一家人家受着施舍，她顯然受着驚愕，也在羞愧的樣子，又在愁着她隨後是不會得到這家人家底施舍的。

“你們這樣做爲的什麼？”瑪麗亞小姐說。“你們爲什麼到我這兒來？……”

“沒，我剛才只是在作笑談的，培拉格幽胥加”，弼魯說。“Princesse, ma parole, je n'ai pas voulu l'offenser. (小姐，我決不是有心衝犯她的)我說那話，並沒有存心。不要介意，我是在作笑談”，他說，悞怯地微笑着，想緩和一下自己的失格。“都是我的不是；但他是無心的，他是在講笑話。”

培拉格幽胥加礙難相信地停留着，但是弼魯底面容帶着很真誠的後悔，安德雷公爵很和氣地由培拉格幽胥加看到弼魯，看見她漸漸地平復了。

14.

女行者把氣平了下來，又打開了話匣子，向他談起了奄非樂惠神甫底很長的故事，那神甫過着很神聖的一種生活，連他的兩手都放着香氣，又說到在她最近向契胡巡禮的時候，她所認識的有幾位僧侶把打開墓窟的鑰匙給了她，他帶着一些乾麵包在那墓窟中和聖徒們過了兩天兩夜。

“我在一位聖徒前祈禱了，唱了聖歌，又到別位聖徒面前去。我睡熟了，我又去接吻那聖骨；娘娘，真是安穩，真是受惠呢，簡直是不高興再回到世界上來的光景。”

弼魯留心地鄭重地傾聽了她。安德雷公爵走出室外去了。讓神仕者喝着她們的茶，瑪麗亞小姐跟着他同弼魯進客廳去。

“你很親切”，她對他說。

“呵，我實在沒有存心傷害她的感情的；那些感情我是很明白的，我也很尊重。”

瑪麗亞小姐溫和地看着他，優婉地微笑着。

“我是很早就認識你，你是曉得的，我喜歡你就給一位兄長一樣”，她說。“你覺得安德雷是怎樣？”她急忙地問，不讓他有時候來回答她有情誼的話。“他使我不放心。他的健康比在冬天的時候好些了，但在春天傷痕又翻了，醫生說他該去受適當的治療。在精神上我也在替他擔心。他沒有絲毫像我們女人一樣的性格，受着悲痛也沒有哭的時候。他自己在心裏忍着。今天他是活潑有精神的。但那是因為你來了的原故；他不常常是這樣的。假如你能夠勸解他到外邊去一下也好。他該得活動一下，這種靜的，沒變化的生活於他是不好的。別的人沒注意，但我是看到的。”

在九點過鐘的時候，僕人向大門衝去，聽見了老公爵底馬車回來了的聲音。

安德雷公爵和弼魯也走向大門去了。

“那是誰？”老公爵一下車，看見了弼魯便問。

“呵，很快活的，和我親吻！”他聽明了年青的稀容是誰，便這樣說。

老公爵很喜興，對於弼魯很是慇懃。

在餐事之前，安德雷公爵折回到他的父親底書齋，看見老公爵在和弼魯熱辯。弼魯主張着一個時候會

來，在那時不會再有戰爭。老公爵在取笑着他，但是很高興的。

“把血從人底血管中放出來，用水來把血管充滿，那便會再沒有戰爭。老媽子底譚話啦，老媽子底譚話啦”，他說着，但是仍然懇懇地拍着弼魯底肩頭，走向桌旁去，安德雷公爵坐在那兒在看着老公爵由鎮上帶來的文件，顯然沒有意思來參預他們的談話。老公爵走到他面前，和他談起了事務上的話來。

“貴族團長樂士安夫伯爵，他的兵額連一半也沒有送來。到了鎮上來，想請我吃頓飯——我給了他滿好一頓回敬！……這兒的，你看。……喏，孩子”，老公爵對他的兒子說，拍着弼魯底肩頭，“你的朋友是一位好家伙；我喜歡他！他把我弄熟了。別的人講道理，講得人不高興聽，他講的沒道理，但講得我這樣的一位老人滿有趣。好，你去罷”，他說；“我或許會來同你晚餐。我們又可以再談的。我那位蠢女，瑪麗亞，請你和她做做朋友啦”，他從門口向弼魯叫着。

弼魯這一次到黎西果拉莊來，才完全領略了安德雷公爵對於他的友誼底動人處。這動人處不僅表示在他和他的友人本身的關係裏，並也表示在和他的全家

族的關係裏。雖然他在前並不認識他們，但弼魯立地便感覺着和那乾燥的老公爵與同那親切的胆怯的瑪麗亞小姐，是多年的舊友一樣。他們都愛他。不僅瑪麗亞小姐爲他對於女行者們的親切已經是贏得了的，用最光彩的表情望着他，連那尼可來小公爵，老公爵是這樣稱呼那一歲的嬰兒的，都向弼魯微笑，讓他抱。米海爾·伊凡尼奇和布亮奴姑娘都含着微笑看着他，當他對老公爵說着話的時候。

老公爵來就晚餐；那顯然是爲弼魯而來的。他在弼魯滯留在黎西果拉莊的兩天中，和他很親熱，又請他再來，和他一道。

弼魯走後，全家的人遇着時都批評起他來，就如一位新客走後家人們愛批評的一樣，但很難得的是大家除稱讚他而外，沒人說他的壞處。

15.

這一次由休假回營，樂士妥夫才第一次感覺着，認識着，德尼索夫和他全團的人和他自己的關係是怎樣的緊切。

樂士妥夫到了團上時，他經驗着一種情趣和他在走攏莫斯科家裏時所感受過的相彷彿。他看見了他團上的第一個把軍服底釦子沒扣攏的輕騎兵的時候，他認出了紅頭髮的德門淺夫，看見了拴在樁上的棗泥馬底行列的時候，勞魯緒加快活地向着自己的主人叫着“伯爵來了！”已經睡在了床上的德尼索夫，亂髮蓬蓬地從土壕裏跑出來，擁抱着他，軍官們都聚集起來歡迎這位新來者的時候——樂士妥夫感受着和他母親擁抱他時，他的父親和姊妹們擁抱着他時的同樣的情趣，歡喜底眼淚流向喉管，使他說不出話來。團部也是一座家庭，一座和父母底家庭一樣始終是可愛而可貴的家庭。

向團長報了到之後，奉命回到自己的連上，或是當值，或是出去徵發糧秣，凡團上種種微細的事情都關心着，覺得自己是剝奪了自由，釘在了一個狹隘的，不變的框子裏，他得到了平安和放心底那種同樣的感情，得到了這兒是故鄉，這兒是適得其所的那種同樣的意識，就如他曾經在他父親底屋頂下所得着的那樣。自由的天地中，在那兒他不知道自己的適當的地位，在自由的選擇上每每弄錯的，那所有的一切混亂在這兒是絲毫也沒有。這兒沒有松尼雅，和她是該還是不該表示

情素的松尼雅。這兒沒有從一處到別處的可能。這兒沒有要用無數的方法來消費的一天二十四小時。這兒沒有那些親也不親疏也不疏的無數的人堆子。這兒沒有那些模稜的不定的和他父親的銀錢關係；沒有輸給了多羅柯夫那一筆鉅款底記憶。

在這兒團上，萬事都明白而簡單。全世界是分成兩個不相等的部分：一個，我們的鮑樂格拉德團，另一個——其餘的一切。同那大部分的其餘的一切，是沒有關係的。在團上凡事都是熟悉的：這個人是中尉，那個人是上尉；這個人是一個好家伙，那個人壞；但是最重要的，是每個都是同志。酒保不報誑賬，薪水每四個月來一回。沒有思索或選擇底必要；一個人只消不要做毀壞鮑樂格拉德團底名譽，機會到時，更做些明白的斬切的派定了的任務；那便事事如意。

又來歸屬於團部生活之一切的條件下，樂士妥夫有了一種快樂和安息底情趣，就如像一位倦了的人睡着休息時所感覺着的一樣。在這次戰役上的團部生活對於樂士妥夫的解救更大，因為在他輸給多羅柯夫以後（爲這事情家裏雖然盡力安慰他，但他自己是不能忘記的），他已經決了心不再蹈從前的覆轍，但要做些善

業，做一員徹底忠實的軍人，以補正自己的過錯，就是說要做一位好人，那在世間上是很困難的事體，但在團上是可以辦到的。

樂士妥夫決心要在五年底期間把賭債償還他的父母。以前是每年領受家款一萬盧布；現在他是決定心腸只取兩千，餘款便作為對於他父母的債務底償還。

在接連的退却，前進，在布爾初士克與卜羅奔西邪·愛勞的會戰之後，我軍集中在巴爾吞胥坦。他們在等待着沙皇底到來和新會戰底開始。

鮑樂格拉德團是在1805年底戰役上參加過的那種軍隊，留在俄國的後方作了完全的人數補充，在這次戰役底最初的活動上沒有趕到。沒有參加布爾初士克和卜羅奔西邪·愛勞之戰，在戰役底後半加上了戰線，編屬於卜拉妥夫枝隊。

卜拉妥夫枝隊和主軍是獨立行動着的。鮑樂格拉德輕騎兵有好幾次參加過和敵人底小衝突，捕獲過一些俘虜，在有一個機會上甚且把烏丁諾元帥底馬車都捕獲了。在四月間有好幾個禮拜鮑樂格拉德輕騎兵是駐劄在一座完全荒廢了，逃空了的德意志人底村落旁

近，從那兒沒有移動。

是解凍的，泥濘的，寒冷的時候，冰在河川上解開了，路徑爛到不能通行；有好幾天弄到馬無秣秣，人無糧食。看到糧秣運輸底杜絕，士兵便在四處荒廢了的村落裏去想找尋馬鈴薯，但是就是這樣的東西找着的也很少。

一切東西都吃盡了；地方上的居民都逃走了；剩下的是比乞丐還要不如的人，從他們那兒是取不出什麼來的；甚至連不大講人情的士兵們都每每要把自己最後的東西給與他們。

鮑羅格拉德團在軍事行動上只損掉了兩位負傷的人，但爲饑餓和疾病却將近損失了一半。一進病院便只有死，以致患着熱病的，由惡食而生出浮腫的士兵們與其進病院，寧肯拖着那無力的四肢在軍隊上服務。春天到了，士兵們找着了一種由地上生出的野草，就像龍鬚菜，他們不知道是因何緣故稱之爲“瑪麗甘根”，他們到四處的原野裏去找尋那瑪麗甘根（其實是很苦的）。他們用刺刀掘來吃，儘管那有毒的根是禁止着食用的。在春天有種新的疾病又在士兵中猖獗起來，兩手，兩足，和臉，都起浮腫，醫生是歸之於甘根底中毒。但是儘

管嚴禁，德尼索夫底一連人特別吃了很多的瑪麗甘根，因為他們兩禮拜以來已經把最後的硬餅乾一點一點的拿出來，每個人只給半磅，最到剩下的馬鈴薯有的是迸着芽，有的是凍了。

軍馬在最近兩個禮拜來也是在吃着人家屋頂上的茅草，都是瘦得很厲害，皮上東一團西一團地還覆蓋着瘦瘦的去冬的舊毛。

儘管是那樣的慘狀，士兵和官佐們仍然嬉嬉地和他們平常一樣。現在雖然是帶着蒼白的浮腫的面孔，穿着破襤的軍服，輕騎兵們依然和平常一樣整列着應卯，出外去收集糧秣，洗刷軍馬，打擦軍器，從屋頂上抽出稻草下來代替糧秣，圍集在軍鍋周圍吃食，肚子連沒吃飽便離開軍鍋，取笑着他們的惡食和他們的饑餓。在沒有勤務的休息時間中，士兵們依然是照常升着營火，在營火之前打着赤膊取暖，吸菸，把那發着芽的，凍了的馬鈴薯檢來燒着，聚談着坡屈牟金和蘇華樂夫底軍談，或是“騙子阿略胥加”，和“僧侶底傭工·米苛爾加”底民間傳說。

官佐們照常是三三兩兩地住在無頂的，破落的房子裏。上級的軍官們在繁忙着想把稻草和馬鈴薯弄到

手，便是在焦愁着全軍底給養，下級的軍官們却照常是打牌的打牌（錢是很多的，雖然是沒有東西吃），或者是玩些更無心的勝負，如像投環與九柱戲之類，來消遣時日。關於戰爭底全局的進行是沒人談到的，半是因為沒有真確的消息，半是因為有一種朦朧的感覺，覺得戰局是不很順利的。

樂士妥夫照常和德尼索夫同住，他們之間的交情自從告假以來是更加親密了。德尼索夫決不談到樂士妥夫家底什麼，但是他以長官對於自己的下屬是很有情誼的。樂士妥夫感覺着這位年紀較長的輕騎兵對於拿特霞的失戀是有些助長了他們的交誼。無疑地德尼索夫是在關照着樂士妥夫，總是在護惜着他免得暴露於危險，在行動後他看見了他平安地轉來了，是很顯然地感着喜悅的。在有一次到荒廢了的村落去徵求糧秣，樂士妥夫找着了一位老波蘭人和帶着乳兒的他的女兒。他們是沒有衣，沒有食的；他們已經沒有力量走路，也沒有方法離開。樂士妥夫把他們帶回營來，使他們駐在自己的住處，維持了他們幾個禮拜，等那老人恢復了起來。樂士妥夫底同僚中的一個人談到了女人來的時候，開始把這件事情來嘲笑他，說他是最狡滑的

家伙，說他應該也不要害臊，該把他打救了的美貌的波蘭女子介紹給他的同僚。樂士妥夫把這個笑談認爲了侮辱，冒起了火來，對於那位軍官說了些很不愉快的話，由德尼索夫盡力的排解才免掉了決鬥。軍官走後，關於樂士妥夫和那波蘭婦人的關係絲毫也不知道的德尼索夫，開始斥責他的浮躁，樂士妥夫對他說：“隨你高興說甚麼都好。……她就像我的一位姊妹一樣，我不能夠告訴你那是使我怎樣的難過……因爲……唉，正因爲……”

德尼索夫拍了他的肩頭一下，開始在室中急促地盤旋起來，沒看着樂士妥夫，他在興奮了時常常是這樣的。

“你們樂士妥夫一家人都是一些傻子”，他說，樂士妥夫看見有眼淚在德尼索夫眼底裏。

16.

在四月間，軍隊由沙皇到來底消息激越了起來。樂士妥夫在巴爾吞管坦的沙皇閱兵式上沒有得到參加；鮑羅格拉德輕騎兵在担任着前方勤務，離巴爾吞管坦

很遠。

他們在露營。德尼索夫和樂士妥夫住在士兵們替他們掘成的土窖裏，上面覆着樹枝和野草。這土窖是照着在軍隊中才流行了起來的方案造成的。起初是掘一條濠溝，寬三尺五寸，深四尺六寸，長八尺。在濠溝的一端砌成階段，這便形成着進口。濠溝本身便是居室，走運的軍官如像連長之類，在那裏面的底端有一張木板放在木樁上——這便是桌面。在濠壁兩側去土二尺三寸，這是做爲兩尊牀和梭發。屋頂蓋上時在正中處可以直立起來，在床上只要把身子接近桌面，也可以坐。

總是愛奢華的德尼索夫，因爲他連上的士兵們喜歡他，在屋頂底部部有一枚木板釘上，在板上嵌着雖然是破了的玻璃。天氣很冷時，士兵們要從他們的營火堆中撿些紅火頭來放在一張打彎了的鐵板裏，替他運到階段近處（德尼索夫是稱呼這一部分爲會客室），這使室中很暖和，使那些軍官們，總有不少的人是聚集在德尼索夫和樂士妥夫這兒的，竟把軍服脫掉，只是穿着一件襯衫。

四月中輪到樂士妥夫當值。清早八點鐘，在一夜沒睡之後回到宿處來，他叫人去取火，把露濕的隨身衣換

了，作了朝禱，飲了些茶，把身子烤暖一下，把自己的角落裏和桌上的東西收拾好，帶着舒暢的，溫暖的面孔，只穿着一件襯衫，便仰臥下去，把兩手操在自己的頭下。他在追索着適意的冥想，想到他最近的偵察有功要進陞一級的事情上，他在期待着德尼索夫進來。他想和他說話。

在土窖後面聽見了德尼索夫底炒豆子般的咆哮，顯然是在大發雷霆。樂士妥夫移到窗邊去，看他是在向誰生氣，他看見了那班長的突普清可。

“我告訴過你叫他們不要吃那種根子——叫他媽個瑪麗甚麼的！”德尼索夫咆哮着。“噯，我親自看見，拉查爾那克在從草琪裏掘。”

“我是下了命令的，連長；他們總不聽”，班長回答。

樂士妥夫又睡在床上去了，滿足地想着，“讓他去管他的事情罷；他在鬧着的，我的事情是做完了的，我是睡在這兒——真是愜意！”通過濠壁他可以聽見現在是除班長之外又有一個人說話。勞魯緒加，德尼索夫底底滑的精幹的從卒，在向他報告，在出去徵發的路上，他看見有載着牛和餅乾的車輻。

又聽見德尼索夫從遠處叫出來，他的命令是：“嚮

馬！第二排！”

“他們要跑向那兒去呢？”樂士妥夫心裏想着。

五分鐘後德尼索夫走進窖來，拉着泥腳便上床去，奮憤地點燃自己的菸斗，把所有的東西抖得茜翻，帶上皮鞭和軍刀，向窖外走去。樂士妥夫問他往那兒去，他含怒地含糊地回答着說他有點事情去看。

“請上帝儘管裁判我，皇帝陛下也好！”德尼索夫走出去時，這樣說。在外面樂士妥夫聽見有幾匹馬底馬蹄聲在泥濘中馳騁着。樂士妥夫沒有關心着德尼索夫底去向。在自己的角落裏躺煖和着，睡熟了，直到向晚的時候，他才走出窖來。德尼索夫還沒有回來。天氣是晴朗的；在第二個土窖旁邊有兩個軍官在玩投環戲，發着笑找了一根乾柴頭來釘在軟泥土上做樁。樂士妥夫去和他們參加在一道。在遊戲底途中，軍官們看見有輜重車向他們趕來，有十五個輕騎兵騎在瘦馬上在後面押着。由輕騎兵押着的輜重車趕攔拴馬樁，一羣的輕騎兵把他們包圍了起來。

“喂，你看！德尼索夫天天在吵”，樂士妥夫說？；糧草終竟來了。”

“刮刮價啦！”軍官們說。“士兵們怕還不喜歡！”

比輕騎兵們稍後一點騎着德尼索夫，被兩位步兵的士官隨伴着，他在和他們講着話。樂士妥夫走去迎接他們。

“我警告你，上尉”，一位步兵士官在說，是瘦削小巧的一個人，顯然是生着氣的。

“唔，我說過，我是不給你的”，德尼索夫回答。

“你回頭要負責任的，上尉。太橫暴了——劫奪本軍底輜重！我們的弟兄有兩天沒糧食了。”

“我的已經餓了兩個禮拜”，德尼索夫回答。

“那是強盜行爲；你是要負責的，老兄！”步兵士官把聲音放大起來，重說一篇。

“你們爲啥要糾纏着我？唉？”德尼索夫突然地冒起火來，大叫着。“負責任的是我，不是你們；你們頂好閉着口，沒討不乾淨。走你們的路去罷！”他向那兩位軍官叫着。

“好的！”矮小的軍官回答，絲毫沒有躊躇，也沒有移動。“那是強盜行爲，我這樣告訴你……”

“給我滾蛋罷，沒想沒命活。”德尼索夫向那兩位軍官面前移動。

“好的，好的”，軍官威脅着說；他把馬頭一掉，在鞍

上縱了一下，跑去了。

“騎在牆上的狗仔，騎在牆上的活狗仔！”德尼索夫在後面罵着他——這是騎兵用來罵騎在馬上的步兵的話；又騎向樂士妥夫面前去，大笑起來。

“把這輜重奪了來，用武力從那步兵奪了來！”他說。“哼，我好使我的弟兄通通餓死嗎？”

由輕騎兵奪了來的食品是註定了輦向步兵團的，但從勞魯緒加口中知道了那輜重是沒兵掩護的，德尼索夫和他的輕騎兵使用武力去把它搶了來。餅乾自由地取了出來交給士兵們；甚且還分到了別的營連。

第二天團長遣人來請德尼索夫，把自己的手指張開着罩在自己的眼上，他對他說：“這件事情我是這樣看的；唉，我什麼也沒看見，我是不舉動的；不過我勸你騎到司令部去，到那兒的軍需處去把事情疏通一下，能夠的時候好寫一張領了那些東西的收條。要不然，步兵團是提出了糧食請求書的，會鬧出亂子來，結果不很愉快。”

德尼索夫由團長那兒一直跑到司令部，滿有誠意地依從着他的勸告。

在晚上他回到地窖來，呈出一個神情，樂士妥夫

在他朋友身上是從不曾看見過的。德尼索夫不能講話，只是張着口喘氣。樂士妥夫問他有什麼不好，他只能以微弱的嗶聲氣吐出一些不連貫的咒罵和恫喝。

看見德尼索夫底狀態受了驚愕，樂士妥夫勸他把衣服解了，飲了些水，叫人去找醫生。

“他們說我是強盜要處以軍法——哦！再把水來！——讓他們去裁判我；我呵，我隨時都要打那些騙子，我要奏請皇上。——拿些冰來”，他接着說。

團部的軍醫說有放血底必要。滿滿一盞黑血從德尼索夫底毛茸茸的手上放了出來，接着他才勉強恢復了起來說出自己所遇着的事情。

“我到了那兒”，德尼索夫說。“喂，長官是在那兒？”我這樣問。他們指給了我。‘你好不停一下？’我是有事情來的，我跑了三十俄里路來，我沒有時候等；請為我通告。’很好，那強盜頭子便出來了：他也公然想到配給我一番教訓。‘這是強盜行爲，’他說。‘強盜不是搶東西來給養自己的士兵的人，是肥私囊的人’，我回答着他。‘你好不沒說話？’很好。‘到糧秣處去寫張收條，’他說，‘事情是有專屬的。’我走到糧秣處去。我走進去。坐在桌上的……是誰？哼，你想！……誰是在想把我們弄成

餓拳？”德尼索夫咆哮着，把他那放了血的一隻手底拳頭在桌上很猛烈地打了一下，把桌面幾乎打翻了，玻璃盃跳了起來。“是契里亞甯！……‘什麼，是你要餓死我們嗎？’我說，我便給了他一拳，剛好打中，我又給了他一拳，就這樣……‘呵！……你這家伙……’我扭着他拌。但我是給了他一陣好打，我敢說”，德尼索夫叫着，他的白色的牙齒在一種憎恨底獠笑中從他黑鬍鬚下面露了出來。“假使沒人來拉着我，我是把他打死了的。”

“但你現在爲什麼要吼呢；你安靜些罷”，樂士妥夫說；“又在流血了。停一下，非加繃帶不可的。”

德尼索夫被人綁好了繃帶，睡在床上。第二天他醒來的時候，精神很好。

但在中午時分團部底副官帶着一個莊重的憂鬱的面孔走到德尼索夫和樂士妥夫住着的土窖來，愁蹙地把一通正式的公文交給他們，是由團長下給連長的，那裏面的是關於昨天的事件的查問。副官告訴他們事情似乎弄得很嚴重；軍法會議已經成立了；又說目前在軍隊中關於掠奪和暴行的處分是很嚴重的，假使是僅僅弄到免職，都要算是很好的運氣。

事件由受害者所提出的是，德尼索夫少校在掠奪

了輜重之後，並未受何等的召喚在泥醉的狀態中到糧秣處長處，罵處長是強盜，要想毆打他。當他被人引出後，他衝到事務所去，攻打了兩位官佐，把一位的手腕打斷了。

對於樂士妥夫底更詳細的追問，德尼索夫笑着說，的確好像是另外還有一個人_{在場的}，但那都是無聊的事體；任何法庭他都是不怕的，又說那些亡八假如定要陷害他，他要報復，使他們一下不會忘記。

德尼索夫說到這全部事件上來就像不足掛齒的一樣。但是樂士妥夫也很知道他的爲人的，他在心裏（雖然不說出口來）是害怕着軍法會議的，凡是結果要鬧得不好的事情，他總是有點擔心。每天都有公文到來了，又有軍法會議送來的傳單，德尼索夫接受着一道命令，教把他的一連人交給次席的將校指揮，在五月一號到師部去出頭，受在糧秣處暴行的審問。在前一天卜拉妥夫領了兩團哥薩克兵和兩連輕騎兵作了一次敵情偵察。德尼索夫照例炫耀着自己的胆氣，騎在隊伍底前頭。由法蘭西的狙擊兵射來的一個流彈打中了他，中在大腿底皮肉部。這樣一點輕傷在平常的德尼索夫或許是不會離開隊伍的，但他現在樂得有這樣一個口實免

得到師部去出頭，他進病院裏去了。

17.

六月間有佛里杜郎德之會戰，在這次的會戰上鮑羅格拉德輕騎兵沒有參加。接着是一個停戰的時期。樂士妥夫痛心於朋友底不在，並且自從離開以後便沒得到消息，他很關心着他的傷痕，和他所受的委曲，他利用着停戰期便告了假到病院去看德尼索夫。

病院是在一處小小的普魯士的鎮上，那個鄉鎮已經受了俄國兵和法國兵底兩次的蹂躪。在夏季的時分，鄉下照例是很有風趣的，但這個小鄉鎮却呈着一個慘淡的對照，鎮上是些破屋頹垣，骯髒的街道和襤褸的居民，四處徘徊着的病兵和醉兵。

病院是石造的房子，頹牆倒在庭園裏，窗欄和玻璃處處是打破了的。有幾位兵士綁着繃帶，帶着蒼白的浮腫的面孔，在那庭園中的陽光中有的坐着，有的在走着。

樂士妥夫一走進了大門，他便意識到病院底臭味和自己周圍的腐化着的膿肉。在階段上他遇着一位俄

國軍醫，口裏含着一隻雪茄。軍醫後面跟着一位熟練的助手。

“我的身子不能分成幾下的”，軍醫在說；“晚上到馬克爾·亞歷克舍維奇那裏來，我會在那兒。”助手又問了一些話。“唔！你盡力的做罷！縱橫不是一樣嗎？”

醫生看見了走上階段來的樂士妥夫。

“尊駕，你到這兒來做啥的？”醫生說。“你到這兒來做啥？你沒有吃着鉛彈，你是想害塞扶斯嗎？這兒是傳染病院啦，老兄！”

“怎麼的？”樂士妥夫問。

“塞扶斯啦，老兄。誰要進去就只有死。現在是只有我兩個人了，瑪契夫和我”（他指着那位助手）“還在這兒立在腳上。我們醫生有五個人是已經死在這兒了。只要有一位新的醫生來，他做不上一個禮拜”，醫生說得顯然很得意。“他們去請普魯士醫生，但我們的同盟不高興這一道。”

樂士妥夫說明他要會輕騎兵底德尼索夫少校，他是帶了傷睡在這兒的。

“我不知道，我不能夠告訴你啦，老兄。你想一下罷，我一個人要管三個病院——病人是有四百人以上

啦。普魯士的慈善太太們給我們送了些咖啡和紗布來——每個月送來兩磅——倒是件好事體，不然我們是丟了的。”他笑了。“四百人呢，老兄；而且還連接不斷的送新的病人來。是四百人呢，不是嗎？唉？”他掉過去問那助手。

那助手帶着一個很疲倦的樣子。他顯然是在望着這位饒舌的醫生趕快走，等得有點着急的神情。

“德尼索夫少佐”，樂士妥夫又說一遍；“他是在摩里吞受了傷的。

“我相信他是死了。唉，馬契夫？”醫生隨隨便便地問着助手。

然而助手沒有保證他的話。

“他是高長的紅頭髮的人嗎？”醫生問。

樂士妥夫把德尼索夫底面容說了一遍。

“他是到過這兒的，他是”，醫生說，帶着一種高興的神氣。“他必定是死了，不過我可以查一下。我有表的。你有表嗎，馬契夫？”

“表是在瑪克爾·亞歷克舍維奇那里”，助手說。“但是到官佐室那邊去罷，你可以自己去查看”，他迴向着樂士妥夫，加上一句。

“呵，你頂好不啦，老兄！”醫生說，“不然，你自己會滯在這兒的。”但是樂士妥夫鞠了一下躬從醫生面前走開了，他請助手把路指示給他。

“當心啦，你以後不要咒我啦！”醫生從階段下邊叫着。

樂士妥夫和助手走進迴廊。在那黑暗的廊道中，病院底臭味真是厲害，使樂士妥夫不得不捏着鼻子，時時遲頓一下又提起精神再走。一道門在右邊開開了，跳出了一位帶着拐杖的又瘦又黃的人來，打着光腳片，身上只穿着一件汗衣。那人靠在門柱上，帶着發亮的焦急的眼光，望着走來的兩個人。樂士妥夫向那門裏面看了一眼，看見一些病者傷者睡在地板上，稻草上，和大衣上。

“可以進去看的嗎？”樂士妥夫問。

“要看什麼？”助手說。

但是正因為助手沒意思讓他進去，樂士妥夫偏硬着走進病兵室。在廊道上稍稍習慣了的那臭味，在這兒是越法厲害。這兒的臭味又不同；臭得更刺人；你可以嗅出這兒便是那臭味底來源。

在一條長房間裏，大的窗子上有陽光照着，病兵和傷兵頭抵着牆排成兩列地睡着，在中央剩下一條通道。

其中的大多數是不省人事的，沒有留意有外人底進來。那些人事清醒的便立起來，或是抬起他們那瘦削的黃面孔，都緊緊地盯着樂士妥夫，帶着求救，詛咒，羨慕他人底健康的那同樣的表情。樂士妥夫走到室底正中，望進開着窗子的隣接的房間，在兩邊都看着同樣的東西。

他靜靜地立着，沉默着向周圍看。他從沒有期望着要來看見這樣的光景。正當着他的前面，橫在那中央的通道上，在廠地板上匿着一位病人，或許是一位哥薩克，因為他的頭髮是剪成一個圓圈子頂在頂上的。這位哥薩克是仰睡着的，他的巨大的兩手兩足橫撐着。面孔帶着紫紅色，眼睛完全落了窠，只可看見白眼仁，在他那依然還是紅色的腳上和手上，靜脈管就像一條二條的繩子。他把頭向地板碰，口裏在說些甚麼，反復地說着。樂士妥夫傾聽了他所說的，辨別了他所反復着的話頭。那話是“口渴——口渴——口渴！”樂士妥夫迴顧着，想找一個人可以把這人匿還原位，給他一點水的。

“這兒是誰在照管病人的？”他問助手。在那時候一位由輜重兵出身的病院的雜役，從隣室走來，取着正式的步伐，走到樂士妥夫底面前立正。

“官長，敬禮！”士兵叫着，把眼睛向樂士妥夫圓睜

着，顯然是把他誤認成了一位主管的上司。

“把他移開，把些水給他”，樂士妥夫指示着哥薩克說。

“是，官長”，士兵得意地回答着，把眼睛比剛才更翻得起勁，立正着，但沒有動手。

“不行，這兒是沒用處的”，樂士妥夫想着，把眼睛埋下；他打算走了，但他注意到有一個有含蓄的視線從右邊來望着他，他掉過去看。將近在一隻角落裏，在一件大衣上，坐着一位年長的兵士，帶着一個嚴厲的黃面孔，瘦得就像一架骨頭，一嘴白鬍子沒有剃。那老兵旁邊的一個人正在向他耳語，指示着樂士妥夫。樂士妥夫看見那老人是想向他請求些甚麼。他走攏去，看見那老人只有一隻腳曲在下邊，另一隻是在膝頭以上切斷了的。在那老人底另一邊，稍稍和他隔開一些的地方，睡着一位年青的士兵，頭是仰朝着上邊的，一動也沒動，一個蜡一樣的死人面孔，鼻子塌平着，一臉都是屍斑，眼睛是眨着的。樂士妥夫看見了那塌鼻兵士，身上起了一股寒慄。

“噫，那人似乎是……”，他對助手說。

“我已經求了又求的啦，官長”，那老兵說得下耙發

着抖。“他是今天清早死了的。我們是人，並不是狗……”

“我立刻就辦；他們會來拿去，會來把他拿開”，助手連忙地說。“走罷，官長。”

“好的，讓我們出去”，樂士妥夫懇促地說；把眼睛埋着，身子縮着，想不受注意地從那盯着他的含着譴責和健羨的眼睛底行列中通過，他走出室外去了。

18.

助手沿着廊道走去，把樂士妥夫引到官長室，是把間壁的三道門打開了的三間房間。在這些房間中有床；官長們有的坐着，有的睡在床上。有的穿着病院的寬袍在室中盤旋。在官長室第一位會着樂士妥夫的人是一位瘦削而矮小的人，失掉了一隻手膊。他戴着寢帽，穿着病院的寬袍在第一室中盤旋着，齒間銜着一枝短短的菸管。樂士妥夫留神地看着他，想記起是在什麼地方看見過他。

“呵，沒想出我們又可以會面啦”，那矮小的人說。“我是都辛，在重格拉本之後你記得我把你帶着走過麼？他們稍稍把我難爲了一下啦，你看……”他微笑着

說，把他寬袍底空袖子給他看。“你是要找德尼索夫——一位住在這兒的同居者？”他說，聽了樂士妥夫要找尋誰人之後。“他是在這兒的，是在這兒的”，他把他引進第二室，從那室中漏出幾位人底笑聲。

“他們怎能在這兒安住得下喲，公然還在笑？”樂士妥夫想着，依然還感覺着在士兵室中那樣沉瀾着的死屍般的臭味，依然在自己的周圍看見那左右兩側底羨慕的眼睛，和那位眼睛眨着的年青的兵士底面孔。

德尼索夫用被條把頭蒙着，還睡在床上，雖然是已經正午了。

“哦，樂士妥夫！你好嗎，你好嗎？”他叫着，仍然是在團連上的同樣的聲音。但是樂士妥夫含着哀感地，見到在他這種照常的磊落與豪邁之後，有種新的，暗淡的，隱恨的感情，在德尼索夫底語調和面容上露出。

他的傷痕，儘管是輕微，雖自受傷以來已經六個禮拜，依然還沒有好。他的臉和病院裏的一切面孔一樣，同樣的浮腫而蒼白。但那還未足使樂士妥夫驚異：使他驚異的是德尼索夫似乎並不高興見他，他的微笑是勉強的。德尼索夫沒有問及隊伍底話，也沒有問到戰局底進行。樂士妥夫談及時，他也沒注意聽。

樂士妥夫甚至看到凡是關於團上的事情，以及關於病院的牆壁以外的別的自由的生活，德尼索夫都不高興。他似乎在努力着要忘記那舊的生活，只是在他在糧秣處鬧事的一件上感覺着趣味。樂士妥夫問到那事情底進行如何，他爽快地從自己的枕頭下抽出了一通由委員會送來的公文，和他的答辯底草案。一談到他的答辯上來，他逐漸地熱心起來，特別叫樂士妥夫注意到他加於他的對頭上的辛辣的罵倒。德尼索夫底病院中的同伴們，因為從外邊的自由的世界有新來的人，都來圍着他的，看見德尼索夫讀起自己的答辯來，便漸漸的散開了。從他們的面容看來，樂士妥夫看出了這些紳士們對於這一部故事是不僅聽過一次，都已經生了厭的。只有他的最近的隣席，一位肥實的槍騎兵，坐在自己的寢台上，憂鬱地蹙着，吸着菸管，還有矮小的獨手都辛也在諦聽，不贊成地搖着頭。在誦讀底途中，槍騎兵擋着了德尼索夫。

“我的意見是”，他掉向着樂士妥夫說，“他只好是去懇求皇上底特赦。聽說這一回的論功行賞是很大的，的確是會容赦的。”

“請皇上赦我？”德尼索夫的聲音很想是把他從前

的元氣和精神都灌在裏面，但是只帶着無力的憤喘底聲響。“爲什麼呢？假使我是一位強盜，我要求人開恩；唉，我倒是要去證明別人是強盜的。讓他們裁判我，我是不怕誰的；我是忠實地爲莎皇爲我們的國家盡了力，我不是強盜！奪了我的官職，再……聽罷，我要直辟地告訴他們，我這樣寫給他們：‘假如我是偷了官物……’”

“寫是寫得好，那是不成問題”，都辛說。“但是問題不在那兒呢，凡西里·杜米屈里奇”，他也向着樂士妥夫，“總是非枉曲一下不可的，凡西里呢總不高興。理事告訴過你，事情對你是很嚴重的。”

“好啦，就讓它嚴重”，德尼索夫說。

“理事替你寫了一通陳情書”，都辛接着說，“你應該署了名，請這位朋友替你發出去。他”（他指示着樂士妥夫）“在司令部裏一定也有熟人的。比這更好的機會是沒有的啦。”

“但我是說過的，那種卑屈的事情我不幹”，德尼索夫插着說，又讀起自己的答辯來，

樂士妥夫沒有勇氣想去勸解德尼索夫，雖然他本能地直覺着都辛和另一位官長所提出的方法是最爲安全。假如他能夠對於德尼索夫加以一臂之助，他會感覺

着幸福，但是他是知道德尼索夫底剛愎的意志和鯁直的燥進的脾氣的。

德尼索夫底罵人的答辯繼續了一點鐘以上才讀完了，樂士妥夫沒有說甚麼，以最沉悶的心境在又聚攏來了的德尼索夫底同伴中，把那天底餘時過送了。他把所知道的事情告訴了他們，又傾聽着別的幾個人所談的故事。德尼索夫在那全下半天都維持着一種沉悶的緘默。

到晚上來樂士妥夫要告辭的時候，他問德尼索夫有沒下托的事情。

“好的，請等一下”，德尼索夫說。他向軍官們迴顧，從自己的枕下把紙頭取了出來，他走到窗邊去有墨水壺放着的地方，坐下去寫起來。

“把腦壳去碰石頭，似乎沒有好處”，他說，從窗邊走來，送了一封大信統給樂士妥夫。那是理事替他寫好的上給皇帝的陳情書。在那書中沒有說糧秣處底短處，只是一味地陳情。

“請送上去罷，好像……”

他沒有把話說完，微笑着一種勉強的病的微笑。

19.

回到了團部把德尼索夫底事件底情形向團長報告了之後，樂士妥夫帶着上皇帝的陳情書騎着馬向迭爾西堤。

六月13號，法俄兩國底皇帝會於迭爾西堤。波里士·杜魯伯慈珂意請求他所服事着的長官，把他編入駐迭爾西堤的扈從裏。

“我是想看那位偉人”，他說，意思是指的拿破崙，他向來和別人一樣是時常提到波拿伯的。

“你是在說布沃拿拍嗎？”那位將軍微笑着對他說。

波里士探伺着那將軍，立地看出了那是故意取笑的試驗。

“公爵，我是說的皇帝拿破崙”，他回答着。

將軍含着微笑在他肩頭上拍了一下，

“你是會有出息的”，他說，便把他帶着同路。

兩位皇帝會見的那一天上，波里士是在尼門河畔的少數人中的一個。他看見了飾着花文字的船筏，看見在對岸從法國的警衛前通過的拿破崙底進行，看見了

在尼門河畔的旅邸中坐着等待拿破崙到來的亞歷山得皇帝底凝思着的面孔。他看見兩位皇帝進了波艇，拿破崙先到了筏上，很快地前進着，會着亞歷山得，把手送給他；接着兩位皇帝是隱進水閣裏去了。

自從他進了這些上層的社會來，波里士養成了一種習慣，去注意觀察在自己周圍所起的事情，都一切把它記錄下來。在兩位皇帝在迭爾西堤底相會上，他探問了扈從拿破崙的那些人物底名姓，探問了他們所穿的軍服，留意地傾聽着大員們底說話。兩位皇上一進了水閣，他看了錶，等亞歷山得出來時，他也沒忘記再把錶看一次。會見繼續了一點五十三分鐘；那天晚上他在其它的他覺得是有歷史的重要性的，事件中把這件也記了下來。皇帝底扈從爲數既不多，凡是注重陞進的人，在兩帝相會時能同到迭爾西堤的這一層，是一項很重大的事件，而波里士，當他一得到了這個特權，他便感覺着他的地位從此以後是完全獲得了。他不僅出了名，而且成了一位被人注視的常見的人物。有兩個機會他被派遣着到皇帝面前去，就那樣皇帝親自也知道了他，近臣們也不再像從前一樣，把他當成一個新人而疎遠他了，而且假使他是不在，對於他的缺席甚至要感覺着

驚異。

波里士是和另一位副官，波蘭的伯爵幾林斯基同住着的。幾林斯基，是一位在巴黎受過教育的波蘭人，是很有錢的人物，極端的崇拜法蘭西人，他們住在迭爾西堤的時期中差不多每天，都有法國底親衛軍和法國司令部底軍官們同幾林斯基和波里士會食晚餐和早餐。

六月24日，波里士所同住的幾林斯基開設一次晚餐會招待他法國的知友們。在這次晚餐上出席的有拿破崙底副官中之一人——高貴的顯客——幾位法國親衛軍底軍官，一位法蘭西的舊家貴族的青年，拿破崙的從者。就在這天晚上，樂士妥夫乘着夜陰可以不被人注意地，穿着文官的服裝到迭爾西堤來，走到幾林斯基與波里士底宿舍。

關於拿破崙和法蘭西人底那種感情底革命——要把他們從敵人轉換成友人——像在大本營和波里士心中所起着的那樣，在樂士妥夫與同全軍隊的人是遠遠地還沒有成熟。在軍隊中對於波拿伯和法國人仍然是懷抱着那種憎恨，侮蔑，和恐怖的混淆着的感情。最近才不久樂士妥夫和卜拉妥夫哥薩克的一位軍官議論過

這個問題，假使拿破崙是被俘擄着了，他是該受一個皇帝底待遇，還是一位犯人底待遇。又在剛才不一會子，樂士妥夫在路上遇着一位負了傷的法國上校，他堅持着對他說在一位正式的皇帝和一位篡賊波拿伯之間是沒有平和可以締結的。

因為這樣，在波里士底宿舍中見看法蘭西的軍官，穿着他從搜騎兵線上用着完全不同的眼光所見慣了的軍服，那使樂士妥夫覺得很奇異。他一看見了法國軍官，他在看見仇敵時所常常經驗着的那種戰鬪心，敵愾心，便立地來襲着他。他靜靜地立在門口，用俄國話來問杜魯伯慈珂意是否住在這兒。波里士聽見了在門道上有奇異的聲音，走去會他。他一看見了是樂士妥夫的時候，在第一瞬間他的面孔上便浮着為難的神氣。

“呵，是你，你來得很好，很好”，他說，微笑着，向他走去。然而樂士妥夫已經覺察到了他那第一感觸。

“我似乎來得太不湊巧”，他說；“我是不會來的，不過有一件重要的事情”，他冷淡地說……

“不是，我看你離開了團部，我是吃了一驚。——我停一會就會來的”，他應着一種呼喚他的聲音說。

“我來得真是不湊巧”，樂士妥夫又說一遍。

爲難底表情現在由波里士底面孔上消逝了；顯然是想到了辦法，並且決了心來執行，他用極沉着的態度把他的兩手捉着，引他進隣室去。波里士底眼睛沉靜地不動聲色地看着樂士妥夫，似乎是被了一層什麼東西罩着的一樣，就像有一堵屏風——世俗生活底藍眼鏡——障在了眼上。在樂士妥夫是那樣感着的。

“哦，請你不要說那樣無聊的話，你來得那不湊巧”，波里士說。波里士把他引進了餐事已經準備好了的室裏去，把他介紹給他的客人們，說出了他的名字，並且說明了他不是文官，只是輕騎兵底一位軍官，他的舊友。

“伯爵幾林斯基，伯爵某某，上尉某某”，他唱着客人們的姓名。樂士妥夫對於法國人把眉頭蹙着，不甚情願地點着頭，便緘默着了。

幾林斯基顯然是不喜歡接受這位不相識的俄國人的外來者參加他們的團體，他沒向樂士妥夫說話。波里士把那由新來者所生出的拘執裝着不覺察的一樣，以同樣適意的沉着和同樣有罩子的眼神，他剛才用來歡迎着樂士妥夫的那樣，努力着想使會話圓活。法國軍官中有一個人以法國人所特有的懇懇向着樂士妥夫，看他固執着沒說話，便問他到迭爾西堤來或者是要見皇

帝。

“不是，我是有事體來的”，樂士妥夫簡單地回答着。

樂士妥夫看見了波里士底面孔上有不滿意的神色，他自己大不高興起來，凡是人一不高興，照例總是覺得每個人都以含着敵意的眼光看着自己，覺得自己成了衆人的障礙。事實上他的確是在障礙着衆人，他是在從新整作起來的滿堂的會話中唯一向隅的一個人。他到底爲甚麼坐在這兒？每個客人底眼睛向着他的都在這樣問。他立起來，向波里士走去。

“我是攪擾着了你們”，他低聲地對他說；“讓我對你把我的事情談談，我要走了。”

“哦，不，絕沒那樣”，波里士說。“但假如你是疲倦了，可以到我房裏去睡着休息一下。”

“好的，的確是……”

兩人走進做着波里士底寢室的小房間裏去。樂士妥夫沒有坐下，便開始忿忿地談起來，就像波里士是有甚麼得罪了他的一樣。他把德尼索夫底事情告訴他，求他可不由他所奉仕着的將軍求皇上對於德尼索夫開恩，把陳情書替他送上去。兩人單獨地聚在一道，樂士妥夫第一次才顯明地覺察到自己一看見波里士底眼睛

便有點爲難。波里士把一隻腳絞着另一隻腳，用左手撫摩着右手底纖指，傾聽着樂士妥夫，就像一位將軍在聽着屬員作報告的光景，一時看着一邊，一時又用着上罩的眼神直看着樂士妥夫。他始終是這樣，樂士妥夫覺得難堪，把眼睛埋着。

“那種事情我是聽見說過的，我知道皇上對於這樣的事件是很嚴。我覺得不使陛下知道的倒還要好些。據我看來，倒寧好是去向師團長陳情的。……不過一般的說來，我相信……”

“那嗎你是不高興擱忙的，你這樣明說罷！”樂士妥夫幾乎在叫，沒有看着波里士。

波里士發着微笑。

“恰恰相反，我是願盡我的力量，不過我想……”

在那時候他們聽見幾林斯基底聲音，在房門口叫着波里士。

“好的，你去，你去……”樂士妥夫說，拒絕了用晚餐，一個人留在了那間小室裏，他盤旋了好一會，傾聽着隣室中的滿開心地談着的法國話。

20.

樂士妥夫到迭爾西堤的一天，要為德尼索夫請願是最不適當的一天。他穿的是燕尾服，到迭爾西堤來又未得長官底許可，他自己自然是不好去找那天的當值的將官，波里士呢，即使願意，在樂士妥夫到的第二天也不好就給他辦理。在那天，六月 27 號，和約底準備條件批準了。兩國皇帝交換勳章：亞歷山得受着都奴章，拿破崙受着聖安德雷第一級，並且那天是宴會日，法蘭西底警衛營招待普烈沃布拉成斯基營。兩位皇帝是要出席的。

樂士妥夫和波里士同住着，覺得很不方便，很不安然，在波里士晚餐後走來窺伺他時，他假裝着睡熟了，第二天他一早起來便跑出去了，免得和他見面。穿着燕尾服，戴着大禮帽的尼可來在鎮中盤旋着，凝視着法國人和他們的軍服，瞻望着街坊和法俄兩帝駐蹕着的第宅。在市場上他看見有席面安設着，在準備酒宴；在街坊上他看見縱橫地張掛着俄法兩國底國旗，裝飾着大的花文字 * A 和 N 在各家底窗戶上也有國旗和花文

字。

“波里士是沒有意思掃着我的，我是不好去求他。問題是不用提起了”，尼可來思索着；“我們兩人之間的關係都成了過去，但是我替德尼索夫沒有把能事盡到，我是不離開這兒的，總要把陳情書上給皇帝。上給皇帝？……皇帝是在這兒的！”樂士妥夫思索着，他無意識地又走回到了亞歷山得所駐着的第宅。

轡好的鞍馬停在大門口，侍從已經齊集着，看那情形是皇上已經快要出來了。

“說不定我可以看見他”，樂士妥夫想着。“假如我要能夠直接把這封信呈送給他，把一切的話告訴給他……我穿着燕尾服，他們不會逮捕我嗎？不可能的。是非是在那一邊，皇帝是會知道的。他凡事都知道，凡事都了解。誰能比他更正直，更宏大呢？再者，就算在這兒他們要逮捕我，又何足重輕呢？”他想着，看見一位軍官走進那第宅去。“怎的，他們在自由出入。哦！那都是全無意識的。我要進去把這封信親自送給皇帝；杜魯伯慈珂意把我逼到了這步田地的，讓他好難過。”

突然之間，樂士妥夫以他從未經驗過的決心，向衣

* Alexander 與 Napoleon 底首字。

包中把陳情書搜省了一下，一直走進皇帝駐蹕着的第宅裏。

“不，這一次我是不把機會失掉的，不像在奧斯特里慈的那回一樣”，他想着，期待着即時便可以會着皇帝，這樣一想覺得有一股熱血潮上了自己的心來。“我要跪在他的面前哀懇他。他會把我扶起來，聽我說話，還會感謝我。‘朕能行善，朕心良慰，而能糾正不善，朕心尤慰’——”樂士妥夫幻想着皇帝會對他說的話。他登上門階，不管別人在以探詢的眼睛望着自己。

進了門有寬大的樓梯引上樓去；右手有一道掩閉着的門。下面在樓梯下，又有一道門通向下室。

“你要找誰？”有一個人問他。

“要交一封信，一通陳情書，呈送給陛下的”，尼可來說，聲音有點顫。

“一封陳情書——請交給值日官，走這條路；請”（他指示着下邊的門）。“不過是不會接受的。”

“聽了這樣冷淡的話，樂士妥夫對於自己所做的事情驚愕了一下；他以為隨時都可以會着皇帝的那個想頭是那樣虛幻，因而也是那樣可怕的，使他竟想要逃走；但有一位內侍遇着了，替他把值日官底房門打開

了，樂士妥夫走了進去。

一位矮胖的，三十來往的人，穿着白褲子，長統皮靴，在當時正在流行着的夏布襯衫，立在那房間裏面。一位從僕在背後替他扣上那頗可漂亮的，新的，繡花的吊帶，那不知怎的吸引了樂士妥夫底注意。這位肥滿的人在和隣室的人談着甚麼。

“Bien faite et la feaute du diable”（身調滿好，更加之以年青而美貌），他在說，但一看見樂士妥夫便住了口，蹙着額頭。

“有啥事體？一封陳情書？……”

“Qu est-ce que c'est？”（啥事體？）隣室的一個人問。

“Encore un petitionnaire”（又是一位陳情的人），卸着吊帶的胖子說。

“叫他回頭再來罷。皇上立刻便要出駕了；我們是要走的。”

“隨後來，隨後來，明天啦。今天太遲了……”

樂士妥夫一轉身打算走了；吊帶的胖子止着他。

“是誰的陳情書？你是誰？”

“是德尼索夫少佐的”，樂士妥夫回答。

“你是誰？——是一位軍官嗎？”

“中尉，樂士妥夫伯爵。”

“真正胆大！你用正式的方法提出罷。你請出去，出去……”他開始穿起了從僕送給他的制服。

樂士妥夫又走回到前廊，這回看見了有很多穿着盛裝的文官和將軍，他不得不從他們的當中通過。

詛咒着自己的蠢動，一想到隨時都可以遇着皇帝，在皇帝面前會丟臉受人逮捕，自己快要斷氣的樣子，現在滿認明白了自己的行動之狂妄，一面後悔着，樂士妥夫埋着眼睛，通過那些華服的衆星，從那第邸走出去，在那時有一種相熟的聲音招呼着他，一隻手捉着他。

“喂，小兄弟，你穿着燕尾服在這兒做什麼？”一種宏大的聲音問他。

那是在這次的戰役上特別受了皇上底眷顧的騎兵大將，是樂士妥夫所隸屬着的前任的師團長。

樂士妥夫開首慌張着自己告罪，但看到大將底好脾味的帶着諧謔的面孔，他又移向一邊去，以興奮着的聲調把全部的事情陳述了，求他給與他所知道的德尼索夫一臂之助。

將軍聽着樂士妥夫的話，把頭鄭重地搖着。

“我很同情，很同情那位有精神的漢子；把陳情書給我罷。”

樂士妥夫剛好把陳情書交給他，把德尼索夫底事情說完，有急遽的拍車底聲音從階段上響了下來，將軍離開了他，向階段走去。皇帝底扈從們跑下階段來，去就他們的馬。服事皇帝底御馬的校人，還是奧斯特里茲戰後的那一個人，把御馬牽了來，階段上聽見了輕微的腳步聲，那聲音是誰的樂士妥夫立地便知道了。忘記了被人認出的危險，樂士妥夫和着一些好奇的村民走向階段前去；在兩年之後他又看見他所崇拜的人物：那同一的面容，同一的視線，同一的步調，同一的威嚴與仁慈之調和。……忠誠底念頭又在樂士妥夫底心中以以前同樣的力量覺醒了起來。皇上是穿着卜烈沃布拉成斯基團底軍服，是白鹿皮的褲子，長統皮靴，佩帶着樂士妥夫所不會看見過的勳章（那便是法國的都奴章）。皇帝走出來，現在階梯上，帽子挾在肘下，在帶着手套。

他立着向周圍四望，似乎要把自己的視線向周圍洒出光明。對於將官中的某一人他說了幾句話。他也認出了樂士妥夫底師團底前司令官，向他微笑，招他到自

己身邊。

一切的侍從都朝後退，樂士妥夫看見將軍向着皇帝說了好一陣的話。

皇帝對他說了幾句，向着御馬走去。侍從們和樂士妥夫雜在裏面的街上的觀光者又向皇帝擠擁去。皇帝靜立着把手放在馬鞍上，轉過來向着騎兵大將，高聲地故意使衆人都可以聽見的一樣說：

“我不能夠，將軍，我不能夠，因為國法比我的力量更大”，他把腳放在踏鐙上了。

將軍恭敬地低着頭；皇帝跨上了馬鞍，向街道上驅馳去。

樂士妥夫熱狂起來，跟着羣衆在他後面跑。

21.

皇帝向那兒騎去的廣場中，立着兩營人，互相面對着，右邊是卜烈沃布拉成斯基團底一營，左邊是戴着熊皮冠的法蘭西的警衛營。

皇帝騎到舉槍行禮的兩營之一翼的時候，正對着的一翼上也另有一羣人馬跑動，在那人馬前頭樂士妥

夫認出了拿破崙。那個身影不會是別個人的。他在放厥跑，戴着小小的帽子，肩頭上掛着聖安德雷大綬章，在白坎肩上穿着藍色的軍服。他騎着一頭極純粹的灰色的亞刺伯駿馬，披着猩紅的繡着金線的鞍衣。騎着向亞歷山得跑來，舉起了帽子，在那運動上，樂士妥夫以他騎兵底眼光，不能不看到拿破崙底馬騎得很不安穩。

兩營人同聲叫着烏啦，vive l'Empereur! (皇帝萬歲)。拿破崙向亞歷山得說了些甚麼。兩位皇帝下馬來，彼此把手握着。拿破崙底面孔帶上一層勉強的不愉快的微笑。亞歷山得以誠懇的表情對他說了些甚麼。

要使羣衆往後退的，法爾西憲兵儘管蹴着馬來干涉，樂士妥夫注視着兩位皇帝底一舉一動，決不把眼睛掉開。使他有點出乎意外而且奇怪的事情是亞歷山得把波拿伯當成平等的看待，波拿伯在他的態度上對於俄國沙皇也似乎很不拘謹，好像和一位帝王有平等而親密的關係，在他是自然而習慣了的事體一樣。

亞歷山得與拿破崙，帶着一長串的隨員，向卜烈沃布拉成斯基營底右翼走去，向前面的羣衆逼近起來。羣衆不期然地竟和兩位皇帝逼得很近，樂士妥夫是站在最前頭的，他開始害怕起來，怕被人看出。

“陛下，我希望把我的大勳章給與你最勇敢的兵士”，一種尖銳的明白聲音說，完全是一個字都正確地響亮着的。

那是矮小的波拿伯在說，抬起頭來望着亞歷山得底眼睛。亞歷山得留心地在傾聽着他所說的，屈着頭隱微地微笑着。

“給那在這次的戰役上最勇敢地奮鬪過的兵士”，拿破崙加上一句，每個字都加強着語氣，帶着一種自信和沉着的神氣，從樂士妥夫底面前掉過去，掠視着整列在他前面的俄國兵底行列，都還舉着槍，不動地凝視着他們的皇帝的。

“陛下可以許可我去徵求營長底意見嗎？”亞歷山得說，他放慢幾步向着營長珂慈樂斯基公爵走去。波拿伯在那時把他的小的白手上的手套脫掉，扯壞了，拋去了。一位副官從後面衝上去，把它檢了起來。

“給與誰？”皇帝亞歷山得低聲地用俄國話來問珂慈樂斯基。

“隨陛下底命令。”

皇帝蹙額着，帶着一種不高興的神氣，向周圍四顧着，說：“唉，我們是要給他一個回話的。”

珂慈樂斯基用着堅決的神氣向周圍一瞥，連樂士妥夫也包含在那一瞥裏面。

“該不會是我！”樂士妥夫想着。

“拉查烈夫！”上校蹙着眉頭叫；在行伍中射擊得最有名的兵士拉查烈夫，糾糾地走出列子來。

“你要到那兒去？立着沒動！”有聲音向拉查烈夫耳語，他是不知道往那兒去才好。

拉查烈夫停了一下，斜視着他的營長，他的面孔在戰顫着，大凡一位士兵呼到了行列前的每每是那樣。

拿破崙微微把頭向後一偏，他那小的肥手略略動了一下，就像要求索甚麼東西一樣。他的侍從人員們，在這一瞬間都曉得要的是甚麼，都忙亂了一下；大家低語着在傳遞着一種東西，一位侍者——樂士妥夫昨晚在波里士宿舍裏看見過的那個人——跑上前去，恭敬地屈向那伸出的手上，瞬刻不停地，放了一個有紅綬的勳章在那手裏。拿破崙，沒有看它，把兩個指頭捏着了；勳章便捏在指間。

拿破崙向拉查烈夫走去，拉查烈夫圓睜眼睛靜立着，仍然不轉瞬地只看着自己的皇帝。拿破崙回顧皇帝亞歷山得，好像表示着他現在所做的是爲的同盟起見，

小的白手，握着勳章的，剛好觸着了兵士拉查烈夫底衣鈕。拿破崙就好像是知道要使一位士兵幸福，光榮，優異於世界上任何人，只消要他的，要他拿破崙底手捫觸一下便夠的樣子。拿破崙只把那勳章放在拉查烈夫底胸上，放下手轉向亞歷山得去，就好像他是知道那勳章在拉查烈夫胸上一定是掛穩了的一樣。勳章也的確是掛穩了。

忠義的手們，俄羅斯的與法蘭西的，同一瞬間已準備了去支持着它，把它固定在他的軍服上。

拉查烈夫朦朧地看見了一位小人有白手的，對於他做了些甚麼，他仍然硬直地立着，舉着槍，又直視着亞歷山得底面孔，就好像他是在問他：“他還是該這樣立着嗎，或是高興叫他轉去，或是可要他做些什麼？”但沒有命令給他，他在同樣的不動的姿勢中保持了好一會。

兩位皇帝騎上馬，走了。卜烈沃布拉成斯基營散開來，和法蘭西的警衛軍滲雜着，坐就替他準備下的席。

拉查烈夫是被安置名譽席上的。法國的和俄國的軍官擁抱他，祝賀他，同他握手。軍官和通常人羣聚起來只爲要看拉查烈夫。廣場中席面底四周有不斷的法

語和俄語底哄笑聲。有兩位軍官吃得一臉通紅，從樂士妥夫身旁走過，看來是很高興，很幸福。

“老弟，今天的宴席你說怎樣？全套是銀家具啦”，其中一個人談着。“看見了拉查烈夫？”

“看見。”

“他們說卜烈沃普拉成斯基營明天要回請啦。”

“唉，我說，拉查烈夫真是走運氣！一輩子有一千二百佛朗的年金啦。”

“弟兄們，看這帽子罷！”一位卜烈沃普拉成斯基兵叫着，把一頂法國兵底皮帽子戴上。

“刮刮價，頭等的！”

“你們曉得口令麼？”一位警衛軍底軍官對另一位說。大前天是‘Napol’eon, France, bravoure’（拿破崙，法蘭西，勇敢）；今天是‘Alexandre, Russie, grandeur’（亞歷山得，俄羅斯，偉大）。第一天是我們的皇帝下口令，第二天是拿破崙。明天皇帝要送聖佐治勳章給法國警衛軍底最勇敢的兵士。是沒有辦法的！不能不還禮啦。”

波里士和他的朋友幾林斯基也來看宴會來了。在歸途中波里士看見了樂士妥夫，他是立在一家屋角上

的。

“樂士妥夫！你怎樣？我們今天還沒見面啦”，他說，禁止不住去問他究竟是怎麼一回事，看到樂士妥夫底面孔是異常的沉悶和不快。

“什麼也沒有，什麼也沒有的”，樂士妥夫回答着。

“你要到我那里去？”

“到的。”

樂士妥夫在那屋角上立了好一會，從遠處望着那宴席。他的腦中是在鬧着一種異常的混亂，他從那兒得不出一個結論來。但想到了把表情改變了的德尼索夫，想到了他的挫折，那為污穢和惡疾所充塞着的斷手斷足的病院底光景。病院的死屍臭就像在自己的周圍起來了一樣，他向周圍四顧，看那臭味是從那兒來的。接着他想到了那自我滿足的波拿伯，有那一雙白手的——現在被亞歷山得皇帝以誠懇和敬意對待着。那些斷了的脚和手，那些被殺了的人，到底為的甚麼？接着他又想到受了賞賜的拉查烈夫，和受罰而不能容赦的德尼索夫。他沉在這樣奇離的一些想念中，他自己都覺得恐怖。

饑餓和卜烈沃布拉成斯基宴席底香味把他從這樣

的情趣救了起來；他在走之前不得不找點東西來吃。他走到一家他今天清早所看見過的旅館去。在旅館裏面他找着了一羣人，有好些軍官和他同樣是改了文官裝束來的，他勉強才找着了座位。他的師團上有兩位軍官和他一桌。會話自然是說到媾和條約上來。兩位軍官，樂士妥夫底兩位同僚，和軍隊中大部分的人一樣，是不滿意這在佛里杜朗德一役後所締結的和約的。他們說他們可以再支持一下，便會使拿破崙沒落；又說他的軍隊已經沒有食糧，也沒有彈藥了。

尼可來緘默着吃喝，喝得很猛。他自己喝完了兩瓶葡萄酒。在他心中作用着的內在的酵素依然在苦擾着他，得不到解決。沒頭於自己的想念裏，他是害怕着的，但他沒法排解。突然之間，聽着有一位軍官說出一看見法國人便要惡心的話，樂士妥夫猛烈地咆哮起來，那是全無動機的，因而便大大地使那兩位將校吃驚。

“甚麼會頂好，你們怎能夠批判！”他叫着，把一個面孔突然之間漲得緋紅。“你們怎能批評皇上底舉動？你們有什麼權利來批評皇上？皇上底目的或行為我們是不能夠了解的！”

“但我並沒有說過皇上一句話”，軍官辯護着說，樂

士妥夫底生氣他除喝醉了酒之外是不能解釋的。

但是樂士妥夫沒聽他的。

“我們不是外交官，我們是兵士，只是兵士”，他接着說。“命令我們去死——我門就死。假使我們受處罰，那總是我們有過錯；不能讓我們去批評。假使皇帝陛下高興要認波拿伯爲皇帝，要和他聯盟，那總會是沒有錯誤的事情。假使我們凡事都要來批評，來討論，那便再沒有神聖的東西存在了。像那樣的時候，我們會說，世間上沒有神，什麼也沒有”，樂士妥夫叫着，把他的拳頭在桌上打起來。他的話在他的同僚們看來，完全是沒有條理，但在他自己是循着自己的思路來的。“我們的職務是盡我們的責任，把敵人打成粉碎，不要想；那就是全部”，他叫着。

“還有是喝酒”，軍官底一位這樣說，並沒有意思和他爭論。

“是的，還有是喝酒”，尼可來承應着。“嚇，來呵！再來一瓶！”他咆哮着。

第六編

1.

1808年亞歷山得皇帝赴奕爾虎特，爲與拿破崙皇帝作第二次的會見；在比得堡最高級的社交界中有很多的話頭談到這次會見底重大的意義。

在1809年這世界上的兩位梭威稜，拿破崙和亞歷山得是這樣被稱呼着的，他們的交誼達到了頂點，甚至在那年拿破崙對奧大利宣戰的時候，有俄國的一個軍團通過國境和舊敵波拿伯協力，去攻擊舊時的同盟，奧國皇帝；在最高級的社交界中甚且談到拿破崙與亞歷山得皇帝底御妹之一人有結婚底可能。但是，在這種外交事件之外，俄國底朝野上下在那時候的注意是以特殊的趣味被吸收到在國務底全局面上所實施着的內政

的改革。

然而生活，人的實際生活，與康健和疾病，勤勞和安逸，休戚相關的，與思想、科學、文藝、音樂、戀愛、友好、憎恨、激情、相關的，依然是照樣地進行着，和拿破崙·波拿巴之政策上的合縱連衡，和一切可能的改革，均不相干照。

安得雷公爵不間斷地在鄉間住了兩年。

弼魯想在自己的領地上施行，時時由這一種又改變到那一種而終歸於失敗了的那種種的計劃——那種種的計劃沒有對誰聲張，也沒有費多大的努力，由安德雷公爵底手裏通同實現了出來。弼魯所缺乏着的性質，那種實際上的堅忍性，他是充分地具備着的，沒有怎樣吃力，便使事務推進了起來。

在他的領地上，有一處有三百名的農奴已經解放成了自由的耕作者（這是俄國的農奴解放底先河），在別一處徵發的苦工改變成了租傭制。在波古槎羅沃有一位熱練的助產婦由他的費用聘請了來替農婦們收生，有一位牧師領受着一定的薪俸在教導農民和家奴們底兒女寫讀。

。安德雷公爵把他一半的時間，是費在黎西果拉山莊，和他的父親與同尚在鞠育中的兒子同住。另一半時期便消費在他波古樣羅沃的道院；他的父親是這樣稱呼着他的領地的。對於外界的事件儘管像他對弼魯所表示過的那樣的漠不關心，但其實他是勤黽地追跟着的，他購閱着很多的書報，使他自己驚異的，是新從比得堡，那生活之漩渦中，來訪問他或他父親的人們，他看見那些人們在明悉國內和國外的政治情形上還遠不如他，雖然他從不曾離開過鄉下。

在關照自己的領地，和極其廣泛的一般的讀書之外，安德雷公爵這時候正勤黽地在從事着最近的兩大敗戰之批判的研究，和關於陸軍教練與編製之改良提案之述作。

在1809年底春天，安德雷公爵去巡視立亞山領土，是在他的保管之下的他兒子底田產。

他坐在馬車中受着春日的陽光暄暖着，看着最初迸出的春草，新發的白樺葉，在天空底澄碧中浮泛着的最初的白色的春雲團塊。他沒有想什麼，但只是向周圍觀望，輕快地，無念無想地。

他們渡過了在一年以前和弼魯談過話的那個渡

頭。他們趕過了一處泥污的村落，一些打穀場，種着蔬菜的園圃；在橋畔還留着殘雪的小徑上下了坡，又沿着一處被雨水鏤刻着的泥途上了坎，通過了些處處有轉綠了的矮林點綴着的割刈了的田地；最後是趕進了夾列在道路兩旁的一座白樺的森林。森林中是有些熱意了，風是絲毫感受不着的。全身已經衣被着粘韌的綠葉的白樺，毫不動閃，在去年的落葉下掩覆着的紫色的野花和新草現出了他們的綠色來。在白樺林中東一處西一處的矮小的樅樹，由它們那枯燥的不變的綠色帶來了一種不快意的殘冬底記憶。馬們一進了森林便嘶叫起來，汗水已經著目了。

從僕的培沃屈爾對車夫說了些甚麼；車夫點了頭。但是車夫底同情在培沃屈爾顯然是未能滿足的。他掉過頭去對着車箱中的自己的主人。

“爵爺，真是軟和呢！”他含着敬意地，微笑着說。

“唔？”

“軟和呢，爵爺。”

“他是啥意思呢？”安德雷公爵默念着。“哦，大約是說的這天氣”，他想着，向左右顧盼。“是的，一切的東西都已經轉青了……真是好快！這白樺，這野生的櫻桃

樹，這榛子樹，在漸漸抽芽了。……但是我沒有看見懈樹啦。是的，這兒是有一株，是懈樹！”

在樹林邊上立着一株懈樹。在年齡上或許比那構成着森林幹部的白樺們要老十倍，粗也有十倍的粗，高也比任誰那一株的白樺樹要高兩倍。那是一株巨大的懈樹，怕有一人底兩圍，有些斷折了的枝頭，是好久以前便斷折了的，有扯掉了樹皮的地方，臃結着一些古老的傷皮。把他那巨大的，無衣被的，怪特的手和爪不對稱地伸張着，在那含着微笑的白樺中就像立着一位年老的，含怒的，頑固的怪物。只有少數看來像是死了的，常青的樅樹，在森林中點綴着，而這株懈樹，不高興屈服於春天底蠱惑，不願看見春天，也不願意看見太陽。

“春天，戀愛，幸福！”那株懈樹似乎在說。“這萬年不改的，呆笨的，毫無意義的騙局，你們這些家伙爲甚總要上當？萬年不改的老調門，萬年不改的騙局！有啥個春天，有啥個陽光，有啥個幸福。你看那兒立着的那株拳屈的，死了一樣的樅樹，永遠是那個樣子，我呢立在這兒伸張着一些斷了的受了傷的指頭，聽便它們是從我的背上，還是從我的肚皮旁邊生出。任隨它們生長着，我始終是立着不動，你們的希望和上當我是絲毫也

不相信的。”

安德雷公爵向周圍看了幾次，看着那株櫟樹，就像要從那樹上看出些什麼來的一樣。在那櫟樹下也有野花和野草，但它在它們之中始終是愁蹙地，硬直地，乖僻地，頑梗地立着。

“是的，他是不錯，一千遍的不錯，那櫟樹老先生”，安德雷公爵想着。“別的年青的寶貝們，他們儘可以又從新去上當，可我們是知道什麼是生活的——我們的一生是已經過了！”

一串很新穎的觀念，絕望的而又帶淒涼的甘味，在安德雷公爵底性靈中，關聯着那株櫟樹激發了出來。在這次的旅途中，他把自己的全生涯又從新地思索了一遍，達到這種同樣地失望而平穩的結論，便是一生之中不再有所企圖，他是當得不做甚麼壞事，不愁甚麼，不想甚麼，以過送着自己的殘生的。

2.

安德雷公爵關於他兒子底立亞山領地底管理用務上，有去面會地方上的貴族會長的必要。這會長是伊里

雅·安得來維奇·樂士妥夫伯爵，在五月中旬安德雷公爵去拜訪他。

現在已是春季中的天熱時期。森林已經是綠陰深濃的時候。塵煙濛濛的而又感受熱意，令人見水便有思浴的念頭。

安德雷公爵坐着馬車在領向樂天村的樂士妥夫家的大道上趕着，沉悶地在籌思着見了會長關於事務上當說些甚麼話。在右側的一些樹木後面他聽見一些姑娘們底愉快的叫聲，看見了一羣姑娘在他趕着馬車的大道上橫走過。在其餘的衆人之前，有一位黑頭髮的，很瘦削的，真是很瘦削的，黑眼睛的姑娘，向着馬車跑來，那姑娘是穿着黃色的布衣的。在她的頭上結着白色的手巾，從那下面散放出一些鬚髮。這姑娘是在叫着些甚麼，但一看見了生人，她便笑着跑轉去了，連沒瞥他一眼。

安德雷公爵不知怎的突然地感覺着一種苦悶。天時是那樣的可愛，太陽是那樣的晴明，周圍的一切物象是那樣的欣幸，那位瘦削的可愛的姑娘心目中沒有他的存在，也連不想知道他的存在，只是在自己的生活中——那無疑地是愚昧的——但是愉悅的，幸福的，和自

已遠隔的生活中，滿足着，欣幸着。她爲啥那樣高興呢？她在想些甚麼呢？不會是想到軍式教練；不會是想到立亞山底租備制底整理。“她在想着甚麼？她爲甚那樣幸福呢？”安德雷公爵不禁好奇地這樣想着。

伊里雅·安得來維奇公爵1809年是居住在樂天村裏的，恰和他在前幾個年頭的生活那樣；那就是說，他差不多把全地方上的人都在招待着，時而是打獵，時而是看戲，時而是燕席，時而是音樂會。他得到安德雷公爵底來訪是滿高興的，就和他平常遇看了任何新客的那樣，並且幾乎出於強迫地留着他過夜。

安德雷被上了年紀的主人和主婦以及來賓中比較有地位的人們款待着，過送了無聊的一天，因爲要慶賀快到的命名日，伯爵家中的賓客是充滿了的。在那應酬之中，波爾孔斯奇把挈特霞看了好幾次，看她在一羣較爲年青的伴侶中始終是笑着滿高興的，他每次都向着自己發問：“她在想甚麼？她爲甚麼那樣的高興？”

晚間，一個人在新到的地方，有好長一會不能睡熟。他讀了一陣書，把蠟燭吹熄了，回頭又把它點燃起來。寢室中很悶熱的，因爲窗戶內面都有甲搭掩蔽着。他在懷恨着那蠢老頭子（他在內心中這樣稱呼着樂士

妥夫伯爵),說是必要的文件還沒有從鎖上到齊,定要把他留着的,他也在懷恨着自己,公然停留下了。

安德雷公爵起牀來,走到窗邊去想把窗戶打開。待他一把那甲搭拉開時,月光洒進了室裏,就好像在窗外等了好一陣在等待着這個機會的一樣。他把窗扇打開了。夜色是新鮮,朗朗而沉靜。恰當着窗戶底前面立着一排剪了枝頭的樹子,一面是黑色,一面放着銀輝。樹下有暢茂的,帶露的,叢簇地生長着的甚麼植物,枝枝葉葉在這一處那一處地和銀輝相接觸。更遠一點,在黑色的樹列之外,有甚麼建築底屋頂在閃着露光;右邊有高大的多葉的樹子,樹幹和樹枝燦爛地呈着白色,在那樹頂上有一輪將滿的明月,浮在那澄明的,星稀的春空。安德雷公爵把手拐靠在窗上,他的眼睛望着那天宇。

他的寢室是在二樓;在他頭上三樓上的人也是還沒睡的。他聽見有姑娘們底說話聲在自己的頭上。

“只再來這一次啦”,一位姑娘底聲音說,安德雷公爵立地辨出了那是誰的聲音。

“你到底要幾時才睡呢?”另一種聲音問着。

“我不睡,我睡不熟;有啥方法呢?來罷,再來一

次……”

兩位女性的聲音唱着一種音樂的辭句，是甚麼歌詞底落尾。

“哦，真是滿好！好了，現在去睡罷，在這兒告一個終結了。”

“你去睡罷，但我不能夠”，第一種的聲音回答着，愈見走近了窗邊。她顯然是一直把頭伸到了窗外的，因為他能夠聽出她的衣裳底窸窣聲，甚至連她的呼吸。一切都沉默着，像化了石般地寂靜，和那明月與月光與陰影一樣。安德雷公爵不敢動一下，因為怕由他的不期然的存在驚動了樓上的人。

“松尼雅！松尼雅！”他又聽見那第一種聲音。“哦，你怎麼能夠睡喲！你看真是好啦！哦，真是滿好！你起來罷，松尼雅！”她說，在她的聲音中幾乎含着眼淚。“這樣好的夜景你是從不曾看見過的，是從來沒有過的呢。”

松尼雅說了些拒絕的回答。

“不，你看怎樣好的月亮呀！……哦，是怎樣的可愛呀！你到這兒來罷。好姐姐，乖乖，你到這兒來罷。喏，你看啦？只要這樣坐在這兒抱着膝頭——你看——這樣抱着膝頭——用力地儘管抱得緊緊的——放胆一跳，

便會飛去的啦。……喏，你看，就這樣！”

“當心些，你別要落下去了。”

他聽見一些爭執底響聲，松尼雅底聲音帶着不平的調子：“喏，已經一點過鐘了呢。”

“啊，你總是要掃我的興。好的，你請去睡罷，你請去睡。”

一切又沉默了；但是安德雷公爵知道她是仍然坐在那兒的。他時而聽見有些微動的響聲，時而又聽見在嘆息。

“哦，我的天！真是啥意思呢？”她突然叫着。“一定要睡，那就睡罷！”她撥東一聲把窗戶關了。

“我的存在是毫沒有用處的！”安德雷公爵聽着她說話的時候，不知怎的在滿心希望着她說到自己的名下來，他這樣想着。“並且她又那樣！就好像故意做出的一樣！”他想着。突然間在他的精神中激起了這樣一種和自己的生活底全基調相矛盾的，一些年青的希望和想念之完全出乎意外的交流，使他不能夠明悉自己的心境，惚忙地睡熟去了。

3.

第二天安德雷公爵向伯爵一人告了別，便就了歸路，沒有等到女眷們底出來。

已經是六月初旬了，安德雷公爵在他的歸途上又趕進了那座白樺林子，那兒有一株古老臃腫的櫟樹對於他是給予過那樣奇異而難忘的一種印象的。馬鈴底響聲比在六禮拜以前在這林子中響得更不能透徹了。一切都充實地長成了，蓊鬱而蔭閉着。在林子中點綴着的年青的樅樹們，沒有損壞那全般的美景，却是依照着同樣的格調，由它們那年青的針葉底羽翎抽出了嫩綠來。

整天價都是炎熱；有暴風雨將來的形勢，但只有微微的細雨洒落在路塵和滋潤的樹葉上。森林底左邊是黑暗的，伏在陰影裏。右邊閃着雨滴，在太陽光中輝耀着，微弱地在風中波動。萬彙都達到了華盛的時候。黃鶯兒轉動着歌喉。時而在近處，時而又在遠處。

“是的，是在這兒，在這森林裏面，我看見過那株櫟樹，我和它是表過同情的”，安德雷公爵想着。“但是它

在那兒呢？”他看着路底左旁時他又在想，自己完全沒有意識到他正在欣賞着他所在找尋着的櫟樹。完全變了形的老櫟樹垂着滋潤的濃綠的天幕，微微地搖動着，在斜暉中顫漾。掄曲的指頭，臃腫的疥結，老人性的憂鬱和懷疑——什麼也看不見了。從那沒有枝條的，粗糙的經過了百年星霜的柯皮中，有葉子逃出，那樣的滋潤，那樣的嬌嫩，令人難以相信那樣上了年紀的家伙能夠產生出它們。

“是的，那就是那根樹子”，安德雷公爵想着，突然之間來了一種難以言喻的歡悅與再生底春日的情懷。他的生涯中最美滿的一切時期突然又在他的記憶中甦醒了轉來。奧斯特里慈的崇高的天空，他的夫人底含着責譴的死面，渡船上的弼魯，為夜景之美所陶醉了的姑娘，和那天晚上和那輪明月——那突然之間一齊都衝向了他的心頭。

“不，人生在三十一歲上是還沒有過去的”，安德雷公爵突然地確切不易地這樣斷論着。“我這內部所有的一切讓我一個人知道是不夠的，應該要每個人都也知道；弼魯和那位想向天空中飛去的姑娘，都該知道；每個人都該知道我的生活不好讓為着我自己過送；他們

不得和我的生活全無關係地生活着，我的生活應該要反射到他們一切的生活裏面，他們應該要和我共同生活！”

在旅行後回了家，安德雷公爵決心着在秋間到比得堡去，開始在索想着對於這項決心的種種的理由。爲要說明他想到比得堡去，甚且再就職務，有整個一長串的動人的合理的理由可以俯拾即是。對於實際生活的參預要想懷疑，在他現在已經是不能了解了，就像在一個月以前要使他生出離開鄉下的念頭在他是不能了解的一樣。他所有的一切生活上的經驗，假如不應用到實際上來，不再去參加實際的生活，是會虛費而歸於烏有，在他是很明白的。他現在的確是難以了解，爲甚麼在那樣貧弱的理論基礎上，他能夠那樣的決定着，以爲是在由生活上受着了種種教訓之後，再要相信有貢獻於社會底可能，和享受幸福與愛情底可能，是會使自己卑下的。理智現在是對於反對的一方面給與全部的支持了。

在向立亞山的旅行之後，安德雷公爵對於鄉村生活開始厭倦起來；他以前的探討對於他也沒趣味了，在

他獨坐在書齋中的時候，時時立起身來，向穿衣鏡前走去，儘望着自己的面孔。回頭他又轉到麗莎底照片前面，她的髮髮打着希臘式的結子，喜悅地溫婉地由那金色的相匣框中望着他。她現在沒有向他說出那些可怕的話語了；她是關心地含笑地望着他。安德雷公爵把自己的兩手操在背後，在室中要走來走去的走好一會，時而蹙着額，時而泛着微笑，在他心中懷蓄着那些違反理性的觀念，那些不能夠以言語傳出，而是祕密着如像一種罪惡一樣的——那些觀念是關聯着弼魯，名譽，窗頭的姑娘，癩樹，女性底美，把他生活底全流改變了的愛慕。假如在這樣的時候有人進了他的書齋，他會特別地硬直，令人不愉快地愛講道理。

“哥哥”，瑪麗亞小姐會在這樣的時候走進來說，“尼可魯胥加今天是不好出去散步的；天氣很冷。”

“假使是天氣熱呢”，安德雷公爵在這樣的機會上會特別乾燥地回答他的妹子，“那會只穿着一件汗衫出去；但因天氣冷，你該得讓他穿暖和些，有好些衣裳便是爲那樣的目的縫就的。那正是因爲怕受寒氣，而又不好讓需要新鮮空氣的孩子留在家裏”，他會要這樣說，說得怪是饒舌，就像因爲有那祕密的不合邏輯的成

分在自己心中作用着，他要責罰什麼人的一樣。

在這樣的機會上，瑪利亞小姐會要想到多用腦筋的結果是怎樣使人乾燥化了。

4.

安德雷公爵以1809年的八月到了比得堡。那時候正是年青的斯培朗斯基*底名譽和他以沒大的精力施行着的改革，達到了最高潮的時期。就在那一個月，沙皇從他的馬車上墜了車，傷了腳，在**培特活府離宮靜養了三個禮拜，每天都接見着斯培朗斯基，不接見別人。有兩道把社會騷動了的有名的勅令是在那個時期上準備着的，一道是廢止宮中官位之授與，一道是制定五等官與八等官之試驗制度。但是在這些改革之外，有一項政治上的通盤的計畫，要把俄國的政治組織，上而國務院下而村會堂，全部的司法行政財政等，通同改變的計畫是在討論着的。在這時候亞歷山得皇帝自即位以來所懷抱着的那種空漠的自由的理想是具體化而

*Speransky伯爵(1772—1839)

**Peterhof芬蘭海岸之地名，有離宮別苑。

見諸實行了。那些理想他在前是仗着查妥里慈基，諾沃斯爾察夫，柯秋貝，和斯屈羅甘諾夫諸人，他愛戲稱爲他的“Comité du salut publique”（公衆救濟委員會）者之力而策進着的。現在呢，這些人在文政方面換成了斯培朗斯基，在軍事方面換成了*阿拉克謙夫。

安德雷公爵一到了比得堡之後，他以官廷侍從底資格，上了朝廷參列了謁見式。沙皇在兩次機會上遇着他，連沒有向他說一聲話的意思。安德雷公爵早就揣想到他是不合沙皇底脾胃；沙皇不高興他的面孔和他的全品格。在沙皇給與他的那種冷淡的拒絕的瞥視中，安德雷公爵更證實了自己的這個揣測。廷臣們底解釋是，沙皇對於波爾孔斯奇的冷淡是因爲他自1805年來退隱了的原故。

“我自己是明白，一個人底喜歡不喜歡我們沒有方法去左右”，安德雷公爵想着，“因此我也不要妄想把我關於軍事教練的意見書親自呈給皇上了，但是事實是自會說話的。”

他對他的父執輩的一位老元帥提到過自己的意見書上來。那元帥定了時刻接見他，待他很誠懇，允許了

* Araktcheev伯爵(1769—1834)以殘忍愚昧著名。

要替他呈遞給沙皇。

過了幾天之後，安德雷公爵接到了一張通知，是陸軍總長阿拉克謙夫伯爵底傳見。

在指定的那天早上九點鐘的時候，安德雷公爵入了阿拉克謙夫伯爵底接見室。

安德雷公爵不認識阿拉克謙夫，也從不曾看見過他，但是凡是關於他所得到的傳聞，對於那位人物使他是難於尊敬。

“他是陸軍總長，是沙皇所信賴的一個人，對於他個人底品格沒有關心的必要；他受了委任審查我的意見書，能夠採用與否自然是全權都在他的手裏”，安德雷公爵作想，當他在阿拉克謙夫伯爵底廳事中和許多重要與不重要的人們在等待着的時候。

在他的奉職期間中——大部分是以副官底資格——安德雷公爵訪問過好些大人物底廳事，那種廳事中的種種有特徵的派頭他立地便可以辨別。阿拉克謙夫伯爵底廳事有一種完全不同的性質。在等待着輪班傳見的無足重輕的人們底面孔上泛着一種卑躬屈節與唯命是聽底感情；比較高級的那些人底面孔，念到自己

和自己的位置和自己所等待着謁見的人，都帶着一種普遍的不舒服底表情，藏在故爲平靜與滑稽底面具下面。其中有的沉思着在盤旋；別的又在笑，在打私話，安德雷公爵聽到了 Sila 安德雷依奇底混名（Sila 是猛力或橫暴底意思），又聽到“大人要使你**知道好歹**”的話，是關涉着阿拉克謙夫的。一位將軍（是職位很高的人），等得太久了，在大大的不高興，坐着翹起二郎腿，自行蔑視地發着微笑。

但是只要房門一推開了，大家的面孔上又立地只浮泛着一種表情——恐怖。

安德雷公爵請求副官，再把自己的姓名傳達一遍上去，但他接受着一個嘲笑的凝視，說是時刻到了便要輪到他名下來。在有幾個人由副官引進又引出了總長室之後，一位軍官被招到了那可恐怖的門口，那軍官底卑屈和瑟縮的面貌使安德雷公爵吃了一驚。那軍官底接見費的時間頗長。突然之間有大聲底咆哮從那門口聽出，那軍官帶着一個蒼白的面孔和戰顫着的嘴脣，走出，抱着頭把廳事通過了。在那人之後，安德雷公爵被導引到門口去，副官低聲地對他說：“到右手邊椅子旁邊去。”

安德雷公爵走進了一座質素的清潔的書齋，看見桌旁坐着一位四十歲的人，有長的腰身，長而短髮的頭，深的皺紋，八字眉蹙在棕碧的沉鈍的眼上，紅的鷹嘴鼻。阿拉克謙夫掉過頭來向着他，沒有看他一眼。

“你的陳情是什麼？”阿拉克謙夫問着。

“我是沒有什麼陳情的，閣下”，安德雷公爵和婉地回答。

阿拉克謙夫底眼睛掉向着他。

“請坐罷”，阿拉克謙夫說。“是波爾孔斯奇公爵？”

“我是沒有什麼陳情的，只是沙皇陛下把我所呈出的意見書賜交了閣下——”

“很好的，老兄；你的意見書我已經拜讀了”，阿拉克謙夫遮擋着他，只客氣地說了開首的幾句話，又把眼睛掉開了，愈見愈見落到不高興的鄙棄的語調來。“你提出的是新的陸軍條規啦？條規已經是很多的；連舊的都沒有人想去執行。現在是每個人都可以畫畫條規的；因為寫文章是比做事情容易。”

“我由皇上底意旨來承問閣下對於我的意見書作如何處理的”，安德雷公爵有禮節地說。

“對於你的意見書我已經提出了一個辦法，我移交

了委員會。我是不贊成的”，阿拉克謙夫說，站起來從寫字台上取了一張紙片來。

“這個你看罷”，他把紙片遞給安德雷公爵。

那紙片是打橫地寫着的，沒有點句，也沒有用大寫，只是雜湊着一些字句：

“浮泛堆砌出自法蘭西軍令集之模擬而無必要地與規範教程立異”

“那意見書是移交了那一個委員會的呢？”安德雷公爵問着。

“移交了軍制委員會啦，我並且推荐了你為委員之一人。只是沒有薪水的。”

安德雷公爵微笑着。

“我是不求薪水的。”

“一位不支薪的委員啦”，阿拉克謙夫又說一遍。
“我們再見罷。喂！傳！第二個人是誰？”他叫着，向安德雷公爵鞠了一躬。

5.

在等待着委員任命底通知期中，安德雷公爵去溫

識一些舊交，特別是就他所知道的那些有力的人物，因而是能夠爲自己盡力的。他現在在比得堡經驗着了一種類似在戰鬥之前夜所感受着的那種情趣，他被不安的好奇心惱亂着，不可抗地被吸引到那些更高一層的範圍，有一種的將來在那兒準備着，是幾百萬入底生命所懸繫着的。由年長一輩的人之憤怒，由局外人底好奇心，由當事者底持重，由每一個人底惚忙而焦燥的神氣，由委員和委員會之多數——他每天都要聽着有一些新的委員會成立——他現在感覺着，在1809年的那一年，就在比得堡中是有這麼一種廣大的政治上的鬥爭醞釀着的，指揮官是他所不認識的一位神祕的人物，而同時是被認爲天才的一個人——斯塔朗斯基。

他所泛泛地知道的這種改革運動，和那運動底張本人斯塔朗斯基，開始使他感覺着很濃厚的趣味，使他自己所提出的軍政改革案在自己的心中很快地便落到第二次的位置上去了。

安德雷公爵恰好是處着最適當的地位，足以接受當時比得堡底最上層的極多樣的範圍之歡迎。改進黨熱誠地歡迎他，第一層因爲他有聰明而博識之定評，第二層因爲他由自己的農奴底解放已經得到了是一位自

由主義者底名聲。憤懣着的老年人底一部分也歡迎他，因為他是老公爵底兒子，揣想他對於他們的反對改革是表同情的。女性的世界，所謂社交界，由衷地接受着他，因為他是一位有門閥財產的鰥夫，幾乎是一位新出世的人物，環繞着以傳奇底背光，是他那九死一生的遭難和他年青的夫人之悲劇的死亡。再則凡是以前認識他的一些人，他們公共的品評是，說他在最近的五年來，改變得比從前更好，比從前更溫和，更成重了；說他丟掉了從前的矜持，驕傲，和俏皮，而獲得了與年俱進的鎮靜。人們談論着他，對他感覺着趣味，想和他會面。

在和阿拉克謙夫伯爵會面之後的第二天，安德雷公爵赴了柯秋貝伯爵家底晚集。他對柯秋貝伯爵談到了和Sila 安得來維奇底會面。（柯秋貝談到阿拉克謙夫是用着這個綽號的，聲調中含蓄有一種漠然的嘲笑，像安德雷公爵在陸軍總長底廳事中所注意到的那樣。）

“老兄，就在這件事情上你還是不能不仰仗米海爾·米海羅維奇（斯塔朗斯基）的。他是萬事當行的。我對他提說一下罷。他今晚答應了要來的……”

“但是談到軍制上斯塔朗斯基有啥本領呢？”安德雷公爵問着。

柯秋貝搖着頭，微笑着，就像在驚異着波爾孔斯奇底單純一樣。

“我們前幾天對他談起過你來”，柯秋貝接着說；
“談到了你的自由的耕作者……”

“哦，那就是你嗎，公爵，那把農奴解放了的？”一位伽特林女帝時代的老紳士含着輕蔑地對波爾孔斯奇說。

“因為領地小全沒有收入的”，波爾孔斯奇回答着，想緩和一下自己的行爲對於那老人所生出的影響，免得無意謂地觸犯了他。

“你是怕嫌落了後的罷”，那老紳士望着柯秋貝說。

“有一件事情我可不明白”，老紳士接着說。“假使讓他們自由了起來，到底誰個來耕地呢？通過法律是很容易的，推行起來是很困難。現在也依然是這個樣子；我問你呢，伯爵，假使人人都須得受攷試，到底誰個會來做官呢？”

“大約是那些通過了攷試的人來做罷”，柯秋貝回答着，交叉着腳在向周圍四望。

“在我的部裏有一位普里安尼契尼柯夫，是一位好人物，一位能員，但他已經六十歲了；他要受攷試來

怎樣呢？……”

“是的，那真是一個難問題呢，念到教育是沒有那樣普及，不過……”

柯秋貝伯爵沒有把自己的話說完；他立起身來，攜着了安德雷公爵底手，走去迎接着——一位高長的，髮作亞麻色的，半禿的四十歲來往的人，那人剛好走了進來。他有一個長而開朗的前額，長長的面孔奇異地，分外地白；他穿着一件青色的燕尾服，有一個十字架掛在頸上，一顆寶星在他的胸部底左側。那便是斯培朗斯基。安德雷公爵立地便把他認出了，有一種寒慄在自己身中通過，就像一個人臨到重要的關頭時所起的那樣。那寒慄是出於敬意，出於羨慕，出於期待，他是不明白的。

斯培朗斯基底全身有一種特有的格調，使他立地便顯得和別人不同。在安德雷公爵所交遊的範圍中之任何人身上，他從不會看見過在這位人物底重拙的舉動中所表示着的那樣的沉靜和自信。無論在任何人他不會看見過有這樣堅決而又柔和的一瞥，像現在在那雙半閉着的滋潤的眼睛中所有的那樣；從不會看見過在那毫無意義的微笑中這樣的有定奪。他從不會聽見過一種聲音有這樣的巧致，平靜而柔和；但是使他最受

着銘感的是那面孔底優婉的白色，更是那一雙的手，那是頗可橫闊，但是絕端地蓬腫，柔軟，而白。這樣的白和柔軟，安德雷公爵是只有在久住病院的傷兵底面孔上才看見過的。

這便是斯培朗斯基，國家底祕書官，沙皇底信臣，他陪着他到過奕爾虎特，和拿破崙見面交談過不僅一次。斯培朗斯基底眼睛沒有由一個人送到另一個人，不像普通的人初進到稠人廣衆中的那樣，他也沒有忙着想說話。他說話很慢，帶着一種一定是受人諦聽着的自信，而始終只是看見他對話着的人底面孔。

安德雷公爵對於斯培朗斯基底一言一動都特別小心地注意着。像普通一般人，特別是對於周圍愛加以嚴正的批評的人所常有的那樣，安德雷公爵一遇着一位新人，特別是像斯培朗斯基那樣他以聲名而知道的人，是常常有一種希望，想在那人中找尋出人的性質之完璧。

斯培朗斯基向柯秋貝道歉，說他在宮中羈留着了，沒有能夠早來。他沒有說是沙皇留着了他。這種謙虛也沒有逃掉安德雷公爵底眼睛。柯秋貝把安德雷公爵向他介紹的時候，斯培朗斯基徐徐地把眼睛掉過來，在面

孔上帶着有那同樣的微笑，靜默着看了他一會。

“我是很高興和你成了相識；我是久仰大名的，就和大家都久仰你的一樣”，他說。

柯秋貝把阿拉克謙夫接見波爾孔斯奇的態度說了幾句。斯塔朗斯基底微笑愈見擴大了。

“軍制委員會底主席是我的一位朋友——埃牟·馬格尼斯基”，他說，把各個單語和各節綴音，都一個一個地說出，“假如你是情願，我可以替你介紹。”（他在這兒放了一個句點）。“我相信你在他那兒能夠遇着同情和對於正當的事體幫忙的志望。”

在斯塔朗斯基底周圍立地便有人圍集起來，剛才談過他的祕書普里安尼契尼柯夫的那位老紳士，也來向斯塔朗斯基質問了一下。

安德雷公爵沒有參加進會話裏去，只是留心着斯塔朗斯基底一舉一動——這位先生，才不久還是一位神學生，而現在在那雙手裏——那雙蓬腫而雪白的手裏——握着了俄羅斯底運命，波爾孔斯奇是在如此作想。安德雷受了驚異的是看見斯塔朗斯基回答那位老紳士時的那種絕端輕視的持重。他對他說話就好像從天上降下繪音的一樣。待那老紳士說得太高聲了，斯塔

朗斯基便微笑着，說他對於沙皇所視以為正當的事情不好批評利與不利。

雜在一般人中談了一會之後，斯塔朗斯基立起身來，走向安德雷公爵，把他拉到室中的另一邊去。看來他自己是很想和波爾孔斯奇談話的。

“公爵，我為那位高貴的老先生糾纏着，還沒有機會和你談說一句話”，他說，帶着一種微示輕蔑的微笑，他藉此是想表示安德雷公爵和他自己同是把他剛才對話着的人沒看眼裏的。這使安德雷公爵快意了一下。“我是老早就知道了你的：第一層是你對於你的農奴的舉動，那是在國中開了一個先例，是很希望有很多的人來做效的；第二層是相信你對於這次的宮中官位令沒有感受着侮辱的侍從之一人，那道勅令是引起了許多的非難的。”

“是的”，安德雷公爵說，“我的父親沒有意思讓我享受那種特權；我的仕祿是由最低的階級開始。”

“你的令尊是舊時代的人，但顯然地是凌駕在我們的同時代人底水準之上，他們在反對這一次的改革，其實那只是當然而然的事情。”

“我揣想就是那樣的反對中怕多少是有點根據

的”，安德雷公爵說，對於他開始意識到的斯塔朗斯基底感化力，想來反駁一下。他不高興凡事都替他打和聲；他想反對他。平常是很長於說話的安德雷公爵，在現在和斯塔朗斯基談着話時，感覺着有點困難。他是太專心地在觀察着這位大人物底品格。

“在爲個人的榮耀上或者是有”，斯塔朗斯基徐徐的說。

“也怕有幾分是爲的國家”，安德雷公爵說。

“是什麼意義呢？……”斯塔朗斯基徐徐地說，把眼睛埋下了。

“我是崇拜孟德斯鳩的人”，安德雷公爵說。“他的學說主張君主制底原則是在名譽，我覺得是不易之論。貴族底某種權利和特權在我看來也是維繫着那種情操的方便。”

微笑從斯塔朗斯基底白色的面孔上消逝了，他的面貌由於沒有微笑便呈出了威嚴。安德雷底思想大約是使他感着了趣味的。

“Si vous envisagez la question sous ce point de vue”(你假如把那問題從那樣的觀點來看)，他開始說，他在法語底發音上顯然是有些困難，但比較起他說俄

國時是更要條暢，但仍然是十分鎮靜的。他說那名譽，l'honneur，不是由於對於政務底推進上有害的特權所能維持的；那名譽，l'honneur，可以說是不做受非難的行爲底消極的觀念，或是爲要得到稱讚和獎勵的奮勉底源泉。

他的議論扼要，簡單而明瞭。“把那名譽，那奮勉底源泉，最能維持着的制度，是和偉大的拿破崙皇帝底 Legion d'honneur（名譽獎章）相類似的制度，那於政務底推進無礙而且有益，那不是一種階級的或宮中的特權。”

“我是並不反對的，不過宮中的特權也達到那種同樣的目的是無可否認的”，安德雷公爵說。“每個宮廷侍從都感覺着有維持體面的義務的。”

“但你是不想利用它的啦，公爵”，斯培朗斯基說，表示着一種微笑，那意思是他願意把這種爭執意見的議論客氣地結束了。“假如你在禮拜三肯來枉顧我，那時我會碰着馬格尼斯基，我可以告訴你些可以使你愉快的話，再則我是很高興再和你談話的。”

他把眼睛閉着，點了頭，打算悄悄地脫逃，照着法國的章法，不告而去。

6.

滯留在比得堡的最初的幾天中，安德雷公爵覺察到他在鄉村生活中所構成的思想習慣，完全由各種瑣屑的望慮，住在比得堡中所不能不有的那些望慮，所蒙昧了。

在晚上回到自己的住所要在自己的備忘錄上記着四五處約定了時間不能不去的訪問或者會面。生活底機械式，一天底安排，要在各處都準時出席，佔去了他的精力底一大部分。他做不出什麼事情，甚且想不出什麼事情，也沒有時候來想，但只是把他以前在鄉下所想得的事情，在口裏說，巧妙地說出而已。

他有時覺察到自己在同一天在不同的地方返復着同樣的話頭，自己很不愉快。但是他整天價都很忙，忙得沒有時候想到自己是全沒有思索。

就如在柯秋貝家裏第一次會面時的那樣，斯培朗斯基在禮拜三在自己的家中只接待着安德雷一個人，和他作了很長久很親密的談話，對他給予了很大的印象。

安德雷公爵把世間上大多數的人是看成了一錢不值的家伙的，他懷抱着這樣的一種願望，想在別的某一個人中把自己所追求着的那種的完璧之活的模範找尋出來，因此他已經在相信着在斯培朗斯基身上把這個理想，一位全智全德的人，他是找尋着了。假如斯培朗斯基和安德雷公爵是屬於同一個世界的，是受着同樣的教育同樣的道德傳統，那波爾孔斯基便立地可以探出他的性格中之軟弱的，人性的，不英雄的那些方面；但是這位人物底邏輯理論在他是奇異，就因為不能全懂便引起了他的更深的敬意。

再者，斯培朗斯基一方面是看上了安德雷公爵底才能，另一方面也是想要把他收為部下，在安德雷公爵面前發揮着他那沉着的，公平的理性；他使用着巧妙的阿諛，其中含蓄着自負的，去獻媚他，便是在暗默中承認着只有使君與孤是唯一的能夠看透世間上的俗人們之愚蠢，和自己兩人的觀念之叡哲與淵深。

在禮拜三底晚上那番長時刻的談話中，斯培朗斯基不止一次地這樣說：“在我們裏面凡事是要求其突破傳統底通套”，……或是含着微笑地：“但我們是要求狼子不挨餓而羊子不受傷。”……或則：“他們是不能夠覺

察的”……而且始終是帶着這樣的一種表情，便是說：“我們，便是你和我，我們是曉得他們是啥物什，我們是什麼人的。”

和斯培朗斯基這一番第一次的長話只是增強了安德雷公爵第一次看見他時所懷抱着的感情。他在他身上看出了一個很有智慧而又崇高而有正確的判斷力的人，那人由努力與堅忍獲得了權勢，而只是用來圖謀俄羅斯底福利的。在安德雷公爵底眼中，斯培朗斯基便是他自己所想修積到的一種人物——對於人生之一切的現象都有合理的解釋，只有合理的事物才肯認為重要，而對於萬事萬物都能應用理智底標準尺度的。凡百事理在斯培朗斯基底解釋中都呈着很簡單的形式，而很明瞭，使安德雷公爵對於他的一切的見解都不能不佩服。假如他要議論要抗辯一下的，那只是想表示自己的獨立，不是完全被斯培朗斯基底思想征服了。凡百都妥當，凡百都很當然，只是有一件東西使安德雷公爵不適意。那是斯培朗斯基底那雙冷靜的，像明鏡一樣的眼睛，那好像在拒絕着一切的東西不使侵入自己的靈魂，還有是他那肥白的手，就像普通的人愛看着握有權勢的人們底手那樣，安德雷公爵本能地在看着他

的手。那明鏡般的眼睛和那肥胖的手漠然地使安德雷公爵惱恨着。斯培朗斯基對待別人時所有的那種過分的蔑視，在辯護自己的意見時所用的那樣多方面的理論線索，也使安德雷不很愉快。他除掉比附以外，所有思維上的武器他都使用，他的辯護由一種線索向別一種線索的轉換，在安德雷公爵看來是太暴戾了。一刻時候他像一位實際家，舉起手來抨擊理想家，接着是採取諷刺的路線，辛辣地嘲笑自己的敵人，回頭又把持着嚴正的邏輯的論陣，或是向形而上學底領域中飛躍。（這最後的一種武器是他在辯論時慣愛使用的。）他把問題提到形而上學底最高的地方，通過空間，時間，與同思想底界說，把對手底理論否認了，又降到開始討論着的地平上來。

斯培朗斯基精神之主要的特徵使安德雷公爵震愕着的，是在他對於理智之力量與權威之不躊躇不遊移的確信。斯培朗斯基底腦筋中是明白地決不許有這樣的觀念——在安德雷公爵是常有的觀念——便是一個人畢竟不能夠把自己所想的的全部表現出來。凡是自己所想的，所信仰着的一切，庸或是一些無謂的妄執，這種想念他是從不曾有過的。斯培朗斯基精神底那種特

徵最是使安德雷公爵感佩着的地方。

在和斯塔朗斯基相識的初期中，安德雷公爵對於他懷抱着一種激情的熱狂的欽佩，和對於波拿伯所曾感受過的那樣。斯塔朗斯基是僧侶底兒子的這個事實，這使世俗間的蠢人淺薄無聊地會把他鄙棄為下流的，使安德雷公爵在調理自己對於斯塔朗斯基的感情上特別地細心，而無意識地是把那感情增強了的。

在波爾孔斯奇和他同過過的頭一晚上，他們談到法典編制委員會來，斯塔朗斯基俏皮地對安德雷公爵敘述到那委員會設置了已經一百五十年，費了幾百萬盧布，什麼也沒做出，只是羅生康普先生在種種的法典上貼上了書籤而已。

“那就是國家費了幾百萬的國帑所幹到的事體！”他說。“我們對於參議院想賦與新的彈劾權，而法律上沒有這樣的規定。公爵，像你這樣的人，不在政府裏擔任職務，那要算是一種罪過呢。”

安德雷公爵說要任那樣的職務應該要有些法律學上的教養纔行，他是絲毫也沒有的。

“但是誰個也是沒有的，你究竟想要有什麼呢？那是一個 *Circulus viciatus*（魔法的環），我們是該從那兒

突破的。”

在一禮拜之內安德雷公爵成爲軍制編審委員會之一員，而且——完全出乎他的意外的——他公然又被任命爲法典編制委員會底一個分科底主席。應着斯培朗斯基底依賴他擔任了當時在編纂中的民法之第一部；參照着拿破崙法典與*攸士迭良法典，從事於個人權利篇之編撰。

*五三四年羅馬皇帝攸士迭留士所制。

7,

兩年前，在1808年底初頭，弼魯從他的領地底巡視回到了比得堡，不識不知之間他已經成爲了首都底同濟宗會之主腦。他建設了施食院和公祠，募集了新的宗友，努力於各種宗會之建築，和正確的紀錄之蒐集。他花錢建設教堂，對於義捐金底不足，盡力地補充，凡是說到捐錢上來，大多數的宗友總是吝嗇而不能交齊的。由他的費用，幾乎是獨力地，在維持着由比得堡底宗會所建設的貧民院。

在那期間中他的生活又回到了老路數，委身於同樣的誘惑與同樣的放縱。他喜歡吃，喜歡喝；雖然他覺得那是不道德，是可恥的行爲，但他和在一些鯁夫子底朋儕中，不能夠拒絕那種社會所有的享樂。

然而就在他的經營與耽溺之繁劇中，在虛過了一年之後，弼魯愈見感覺着他所立足着的同濟宗會底地盤，他愈想堅確地立在上面，却愈見在自己的脚下梭開着的一樣。同時他又感覺着地盤在脚下梭開得愈遠，他自己受着宗會的束縛却愈見緊。當他入會時他是像一個人堅決地放了一隻腳在一處泥沼底平滑的面上。因為放了一隻腳下去，便陷沒了；爲要保持自己立足底堅牢，他又把第二隻腳放下去，陷沒得愈見深，陷進了泥裏，到了現在不由他願意不願意是陷到捺拐在泥沼中撐紮着了。

沃西普·亞歷克舍維奇不在比得堡。（他把比得堡宗會底事務完全撇開了，現在是總不離開莫斯科。）凡是宗會會友的一切的兄弟們都是弼魯在日常生活中所認識的人，要在那些人中只是看成宗會上的兄弟在弼魯是有點困難的，像B公爵或D先生，在他們的私生活中看來大多數是意志薄弱的毫無價值的人物。在他們

的宗會圍腰和徽章之下他不能夠不看出他們在俗生活中所努力追求着的官服與寶星。從十名的會員中，其中有一半是和弼魯一樣的富豪，一要掛捐總只捐得二三十個盧布——而且多半是賁賍，弼魯想到了宗會底誓辭來，是說每個宗員都要爲自己的隣人捨去自己的所有的；心中不免有疑團湧起，他盡力想避掉。

他把他所知道的一切的宗友分成了四組。

在第一組中所算入的人，是不管宗會底業務，也不管公益的事宜，但只沒頭於宗會之神祕的一方面，在探求着神之三身，或物界最初之三大元素——硫磺，水銀，和鹽——或方形底意義，梭羅門殿堂之一切的圖像。弼魯尊敬這一組人，年老的一批人多半是屬於這一組的——弼魯把沃西普·亞歷克舍維奇也算入在這裏面——但是他和他們的趣味不能相投。他的心境沒有在同濟宗會底這神秘的一面。

在第二組中弼魯是把自己和與自己相類的人包括着的，始終在動搖，在探求，但在同濟宗會中還沒有找尋到對於他們自己是直捷而完全明了的道路，不過他們還是在想找。

在第三組中他算入的弟兄是——他們要佔大多數

——在同濟宗會中沒有看見什麼，只是外面的形式和儀式，尊重着形式底勵行，而不問那內容和意義。維拉爾斯基以及宗會底總裁便是這一類的人。

第四組也包含着大多數的宗會員，就中多是新入會的一些會友。就弼魯所能觀察到的，這些人物並不信仰什麼，也並不希望什麼，來進宗會的目的只是在想和一些有錢的年青人接近，他們由夤緣或地位的關係是很有勢力的，這樣的年青人在宗會中很多。

弼魯對於自己所做的事情開始感覺着不滿足了。同濟宗會，至少是他在比得堡所知道的同濟宗會，在他看來有時只是徒有外觀。他決沒有夢想到要懷疑同濟宗會的本身，但是開始在懷疑俄國的同濟宗會是走錯了路，從本來的源頭離開得太遠。因此在那一年底年末，弼魯便到了外國去探求宗會之更高的神祕。

在1809年底夏天弼魯回到了比得堡。由俄國與外國的同濟宗會間底通信上看來，是傳說着貝穌雪夫在國外會着了好多德高望重的人；說他精研了許多的奧妙，被昇到了更高的地位，並且帶回來了不少的東西以促進俄羅斯國內的宗會之發展。比得堡的同濟宗會員

們都跑來看他，來向他討好，都在揣想着他有什麼東西暗默地替他們準備在那兒的。

第二級宗會底特別集會發表了，在那會上弼魯該得把他從國外宗會底最高的領袖們所得來的消息傳送給比得堡的兄弟們。集會是一個大會。在照例的儀式之後，弼魯站起來，開始說話。

“親愛的兄弟們”，他開始說，泛紅着面孔有點躊躇，手中拿着演說草稿，“我們在宗會底靜謐中守衛着我們的祕密是不夠的，——我們所需要是行動……是行動。……我們是陷在惰眠裏了，我們需要行動。”

弼魯把原稿展開，開始唸起來。

“爲清淨的真理之宣傳與德行之獲得”，他唸着，“我們須得化除人們底偏見，推佈適當於時代精神的原理，担任年青一代的青年們底教育，讓我們自己與最聰明的人士緊密地締結起來，勇敢地，而同時又慎重地，以征服迷信，癡神和愚昧，把信仰我們的人們由一個共同的目標連鎖起來，形成爲具有力量與權威的人物。

“爲獲得這個目的，我們須得保障着德業之征服惡行；我們須得企圖着使誠實的人就在這個世界中也可以得到他的永遠的報償。然而在那些偉大的志趣中我

們是很嚴重地受着現存的政治組織之障礙。在現存的政治狀態中有什麼可做呢？我們歡迎革命嗎，以暴易暴地來顛覆一切嗎？……不，我們和那個距離得很遠。一切用暴力的改革是可非難的，因為人們既依然照舊，對於惡業沒有改正分毫，因為智慧是無需暴力的。

“我們宗會之全計劃應該在訓練由同一的信念和目標所結合着的，有德行品格的人們，——所謂同一的信念和目標，便是無論在什麼地方都用盡一切的手段去克服惡業與愚昧，而保護才能與德行，把墮落了的人由塵芥中拔起來，把他們轉化成我們的宗友。只有那樣我們的宗會才會得到力量，暗地把那些保護混亂者之手拴束起來，使他們不覺察地便把他們制服了。要之，我們要造成一個統一宇內的政府形式，那要不破壞國內的制約而普遍於全世界；在那下面一切別種的政府可以繼續着他們的固有的傳統而施行一切，只要不阻礙我們宗會底偉大的目的，就是德業對於惡行之勝利。這個目的正是基督教義本身底目的。基督教教人們要聖善，教人們要以賢智爲規範以利於己。

“在一切都沉陷於黑暗中的時候，單是傳教自然是便夠了的；真理之新穎給與了那教義以特殊的力量，但

是在現今我們却需要更有力量手段。現在凡是由感官所導領着的人須得在德行中尋求一種適於感官的妙味。慾望是不能根絕的；我們只須得把慾望導引到一個高尚的目的，那樣每個人在德行底範圍內會尋出滿足自己慾望的方法，我們的宗會須得提供出那種方法來。

“我們在各國一得到了少許有能力的人，他們每一個又去訓練兩個，大家都嚴密地協同着，那嗎一切的事情對於我們的宗會都會成爲可能，我們宗會在暗默中爲人類幸福上已經是貢獻了不少的。”

這一番說話不僅是給與了有力的印象，甚且在宗會中生出了激越底顫動。宗友底大多數，在這番話中看出了“明智主義”底危險的提議，使弼魯感到驚異的是被人看得異常冷淡。總裁開始提出了反對的議論；弼魯便愈見愈見熱烈地辯護着自己的意見。這樣一種議論騷然的集會，是好久以來所沒有的。宗會分裂成了兩派；一派反對弼魯，罵他是“明智主義”；另一派支持他。弼魯在這集會上才第一次感嘆到人心之無限的複雜，就是兩個人能夠同時表示同意的真理都是得不到的。

就是似乎在贊成着他的那些人都是在照着自己的

章法解釋，加了種種制限和變改，是他所不能夠同意的。弼魯所真切希望的始終是正確地照着自己的解釋傳給別人。

在集會終結時，總裁以惡意和譏刺對弼魯說到他的燥性；並且說他之好議論不單是由於道義之愛，並且出於好戰底衝動。

弼魯沒有回答他，但只簡單地問了一下，他的提議是否可以採納。他得到了否定底回答；他沒有等待種種照例的形式之告畢，便退出了宗會所，回家去了。

8.

弼魯又成爲了他所十分恐懼着的憂鬱底俘擄。在集會上演說了那一次之後有三天工夫橫陳在家中的沙發上，不會一個客，也不到那兒去。

在這時候他接到他夫人底來信，懇求他相見，敘述到自己是怎樣可憐地思慕着他，她願意把自己的全生命來奉獻。

在信底尾子上告訴他在一兩天之內便要從國外回到莫斯科。

在這封信之後接着是一位弼魯所毫不尊敬的宗友之一人闖進了他的幽居來。話頭轉到了弼魯底婚姻關係，那人以宗友相規誡的體裁，發表了自己的意見，說他對於他夫人的苛刻是錯了，說他違背了同濟宗底宗旨，對於悔了過的人不肯容恕。

同時他的岳母，瓦西黎公爵夫人，遣人送信來，求他見面，只消要兩三分鐘，要討論一件重大的事情。

弼魯看見了有一種對於他的圈套，意思是要他和他的夫人破鏡重圓，在他那時所處的心境，他倒是沒有什麼不可以的。在他看來凡事都是無足重輕；他在生活中看不出有什麼重大的事體，在把他支配着的憂鬱底影響之下，他對於自己的自由，以至處罰他夫人的他自己的路數，都看得很淡漠。

“沒有誰是是，也沒有誰是非，自然她也是不該專受責備的”，他想着。

弼魯之所以沒有承應和他的夫人重圓，那只是由於他目前所陷入的那憂鬱的心境，使他對於任何事情都沒有力氣去動手。假如他的夫人是到了他的面前來，他現在是也不會拒絕她。現在有種種問題把弼魯蹣跚着，他和老婆同居不同居的問題有啥要緊呢？

沒有回答他的夫人，也沒有回答他的岳母，弼魯在那天夜裏立即動了身，趕着馬車到莫斯科，去會沃西普·亞歷克舍維奇。

以下是弼魯在日記中所記出的文字。

“莫斯科，十一月十七日。

“我現在剛好去看了我的恩人回來，我趕快要記出我所感觸的一切。沃西普·亞歷克舍維奇在過着貧苦的生活，三年以來患着一種劇痛的膀胱病。沒有人聽見過他呻吟過一聲，訴過一次苦。從清早直到夜深，除掉他在攝取着極簡單的食物時間之外，他都在研究着學問。他誠懇地接受着我，叫我坐在他所睡着的床邊上。我向他行着東方與耶路撒冷底騎士底禮節，他也照樣還我的禮；帶着親切的微笑問我在普魯士與蘇格蘭的宗會裏見聞了些什麼。我盡我所能的把一切的事情告訴了他，把我在宗會上提議過的一番意見又向他陳述了一遍，告訴了我的不受歡迎，以及我和宗友間的龜裂。

“沃西普·亞歷克舍維奇在靜思了一番之後，把他自己的意見向我開陳了出來，那立地在我全部的過去

以及在前面陳着的我的將來上投出了光明。他使我驚異的是問我記不記得宗會之三大目的——(1)神聖的祕密之傳衍與研究；(2)在能接受神祕上之自己淨化與自己改造；(3)由這樣的淨化以希圖人類之改良。他問我，在這三者之中那一種最吃緊最重大？無疑的是自己淨化與自己改造。那是我們可以始終不仰仗別人而能達到目的的唯一的方法。但是同時那却是一個目的，需要我們最大的努力，所以我們假如一由傲慢而迷失了路徑，我們便把目的失掉了，或是造次地要去研究神祕，那在我們不淨的人是不配接受的，或是想求人類之改造，而我們自己却是提供着敗德和醜惡之模範。‘明智主義’不是純正的教條，只是因為太熱中於社會的改造而推行之以驕慢。

“在這個論據上，沃西普·亞歷克舍維奇非難了我的演說和我一切的行動。我是由衷地表着同意的。談到了我的家事，他告訴我：‘我對你說過，同濟宗員底第一項任務，是求自己底完成。但我們每常愛想，我們如避掉了生活中的一切的繁瑣，我們會更容易地達到這個目的。那是適得其反的呢，兄弟’，他對我說：‘只有在世俗底配慮中我們才能夠達到那三種偉大的目的——’

(1)自知，因為一個人只有由於比較纔能認識自己；(2)更大的完成，這只有由於鬥爭才能獲得；(3)主要的德行之獲得——即是愛死。只有人生之腐敗能教示我們以生活之無聊，強化我們的對於死之摯愛，死寧可說是向新的生活之再生。’

“這些話把沃西普·亞歷克舍維奇底生活比照起來是更有意義的，他儘管是受着那樣肉體上的痛苦，而從不曾厭生，雖然他是愛死，儘管以他那內在的人格之純潔與超邁，要死他自己覺得都還沒有準備好。其次我的恩人對我完全說明了那宇宙創造底偉大的四邊形之意義，又指出那三與七兩數是萬物之基礎。他勸我要同比得堡的宗友們協作，一方面在宗會中只消執行二流的任務，努力把宗友們從驕慢底深淵中救出，把他們轉換到自知與自己完成底正確的道路上來。再者，對於我個人的身上，他教我第一層要始終保持着內省，為那個目的他給了我一本鈔本，就是我現在所寫着的這個，在將來要記下我一切的行動。”

“比得堡，十一月二十三日：’

“我和我的夫人團圓了。我的岳母流着眼淚到我這

兒來，說鶴蓮到了，說她求我聽她的辯解；她是潔白的，她遭了我的棄置很是不幸，還說了好些話。我是曉得的，假如我一允許和她見面，我便不能拒絕不接受她的希望。在我的遊移不定之中，我不知道該去求誰的援助，誰的進言。假如我的恩人是在這兒，他一定會告訴我該怎麼做的。我退到我自己的居室裏，把沃西普·亞歷克舍維奇底信來展讀，追憶起我同他的談話，我從這一切達到了一個結論是：我不應該拒絕一位訴苦的人，我應該對於任何人都加以一臂之助，而且是這樣和我密接着的人，我是該負荷起我的十字架的。

“但是假如我容許她是出於道義，那至少要讓我和她的重圍只有一個精神上的結果。那樣我便決了心，我那樣給沃西普·亞歷克舍維奇寫了信去。我對我的夫人說，我求她把一切過往的事情都沒掛在心上，我或許對於她做了什麼錯處我求她忘記，我是沒有什麼要容恕她的。我對她告訴了這樣的話，對我是一番快樂。希望她永遠不要知道我之再見她是怎樣的痛苦！我是定居在這座大房子中的二樓上的，我是感受着更生底幸福的情趣。”

9.

在那時在宮廷和大舞蹈會上出入的上流社會，照例是分成幾種小團體的，每一種都有它的特別的格調。在那些小團體中最盛大的要算是法蘭西黨——支持着拿破崙的一黨——是魯米安察夫伯爵和*柯郎苦爾底一黨。在這一黨中鶴蓮一等到定居在比得堡的他丈夫底伯爵邸裏，便佔有了領導的地位。她接待着法國大使館底一批人，以及另一大批有機智有儀止而屬於那一個黨派的人物。

在兩位皇帝底有名的會遇時，鶴蓮正在奕爾虎特；和屬於拿破崙黨的歐洲中的一切名人訂了密切的交誼。在奕爾虎特，鶴蓮是收到了赫赫的功名的。拿破崙本人在戲場內看見她，都稱讚過她說是 C'est un superbe animal! (頂刮刮的一個貓子) 她是一位美貌而嫵雅的婦人底這種勳名並沒有使奕爾驚異，因為與年俱進地她是愈見比從前美貌了。但是使他驚異了的是在最近的兩年中，他的夫人獲得了這樣的一種名聲，說

* Caulaincourt 當時的法國大使，深受亞歷山得底寵遇。

她是 d'une femme charmante, aussi spirituelle que belle (一位絕代的佳人，美而又聰明。)

有名的都里尼公爵寫八葉的長信給她。畢里賓把自己的警句匣子寶藏起來，要在貝蘇雪夫伯爵夫人面前才肯開封。能在貝蘇雪夫伯爵夫人底夜會中出入，是視為聰明之證書。年青的人們在鶴蓮底晚集之前先要用一番功，以便在她的客廳中作為談話的資料，大使館底祕書們，乃至大使本人，把外交上的機密都要向她啓發，所以鶴蓮在某種意義上是一種勢力。知道她是很愚蠢的狗魯，有時在她的餐席上和晚集上聽見談到政治，文藝，哲學的時候，要起着一種焦心和驚惶底奇妙的感覺。在這些晚集上他經驗着一種情趣，就像玩戲法的人怕自己的戲法會被人看穿的那樣。但是怕因為蠢正是在主裁這樣的一種晚集上所必要的手段，也怕因為那些愛上當的人恰愛在騙局中感覺着滋味，西洋鏡是沒有拆穿的，那 d'une femme charmante et spirituelle (嬌媚而聰明的佳人) 底名譽在鶴蓮是十分固定了，甚至她就要吐出最粗魯最愚蠢的話，每個人都當着天啓一樣，熱心地要從那話中找尋出她所不曾夢想到的深遠的意義。

弼魯正是這種光輝燦爛的社交婦人所必要的丈夫。他是那種無所謂的，奇怪的 grand seigneur (大老爺)，他那種丈夫並不妨害任何人，也不損傷她那客廳中的最高尚的風味，而且有他那個對照對於他夫人底嫵雅與才能呈出一個有利的背境。弼魯在最近兩年間之不斷的向超現實的趣味上之鑽研，他對於超現實以外的一切事物之由衷的厭棄，使他在那毫無趣味的他夫人底圈子中，帶着一種怎麼也不能夠假裝出的那種調子，便是毫不關心，毫不介意，而又對於衆人都一樣的親切，就因為這樣別人也不期然地生着敬意。他進他夫人底客廳就如像進戲場的一樣，和每個人都相熟，對於每個人都和霽，而同時又都冷淡。有時候有有趣的談話他也去參加，他那一來也不管照有沒有“大使館底先生”在座，便笨重地發表着自己的意見，和當場底時行的話風總是不相調和。但是那個 la femme la plus distinguée de P'etersbourg (比得堡最出衆的佳人)之恠丈夫底徽號已經是成了定論的，所以也沒有人把他的荒唐看得認真。

在每天都要在德蓮家裏出席的多數的年青人中，波里士·杜魯伯斯珂意是一個，他現在已經得到了很

好的位置，自從鶴蓮由奕爾虎特回來之後，他便成爲了貝蘇雪夫家底最親密的友人。鶴蓮愛稱他是 *mon page* (我的書童)，對待他就像一個孩子一樣。她給他的微笑是給與衆人一樣的微笑，但那有時候在弼魯看來有點傷味。波里士對待弼魯是帶着一種顯著的，恭敬的，淒切的虔敬。這種虔敬底陰影也使弼魯難堪。他在三年前由他夫人所給與他的侮辱是受過不少的苦痛來的，使他現在想把那種同樣的侮辱之可能避掉；他在第一點上，是認自己只是她的虛名上的丈夫，在第二點上，是要自己不疑心什麼？

“唉，她現在已經是一位 * *bas bleu* (青襪子) 了，她不會再踏她從前的覆轍”，他自己對自己說。“世間上不會有‘青襪子’還要耽溺於柔情的”，他又對自己說一遍；他不知道是從那兒揀來的公式，他無條件地相信着。但是，說也奇怪，波里士在他夫人底客廳中（他並且幾乎是常常在的）總要給弼魯以一種肉體上的苦痛；那就好像使他的四肢都受了束縛的一樣，擾亂了他的行動之無意識性與自由。

“真是一種奇怪的反感”，弼魯想着；“有一時我倒

* 法文女學者之別稱，頗含譏誚意，英文爲 *blue-stocking*。

是很喜歡他的人。”

在世俗底眼睛中，弼魯是一位大主子，一位頗可盲目而滑稽的，美人底丈夫；一位聰明的怪人，他對於別人沒有好處，也沒有害處，是一位脾氣好的忠厚長者。但是在這些期間中弼魯底心裏却有一項複雜的吃力的內部的發展過程在進行着，那對他啓發了很多的東西，把他引到了很多的精神上的懷疑和喜悅。

10.

他在繼續着寫他的日記，以下是他那時候所寫的文字。

“十一月二十四日。

“八時起床，讀聖經，出去服務”（弼魯依從着沃西普·亞歷克舍維奇底勸告在担任着某種政府委員會底委員）“回家吃中飯，一個人吃（伯爵夫人有不少的客都是我所不高興的），食喝都適度，食後爲宗友寫了幾葉短文。晚上我到伯爵夫人那裏去，告訴她關於B的一個趣談，待我一想到犯不出說這樣的話時，大家都已經大

聲地發起笑來了。

“我精神平靜而幸福地就寢。偉大的我主，佑我走過你的路：(1)以寧靜與曠達克制忿怒；(2)以自制與嫌惡克制淫慾；(3)避去塵世底煩擾，但有不可避免的事務是(A)政務，(B)家務，(C)交遊，(D)會計。”

“十一月二十七日。

“起甚遲，醒後在床上睡了好一陣，偷惰。上帝，助我，加強我，讓我能走你的路。讀聖經，但沒有特別的感興。宗友烏魯索夫來：談了些俗事。他把沙皇底一些新計畫告訴了我。我開始批評了起來，但我想到了我的規律和我恩人底教言上來，一個忠實的同濟宗徒，在自己的助力受着需要時，要熱誠地為國家服務，但他當到沒有受着需要時他應該冷靜地觀省。我的舌是我的敵。

“宗友G, V, 與O來訪；談到了新宗友之加入。他們叫我做理導。我覺得無能而不配。接着便談到神殿之七柱與七階之解釋，又談到七科，七德，七惡，聖靈之七錫。宗友O很雄辯。

“晚間行入宗式。建築中之新的裝飾很增進了儀式之莊嚴。波里士·杜魯伯慈珂意得了入宗的允許。我推

荐了他，我是他的理導。同他立在那暗室中，有一種奇妙的感情始終惱亂着我。我發覺了我的心中有恨他的心趣，那怎麼也難克服。我誠心地是想把他從惡中打救出來，把他引向真理之路，但是關於他的不好的想念總纏繞着我。他來入宗會的目的只是想和會中的人們親近而得到好處的這種想念浮上了我的心裏。他問過我好幾次，N或S是不是宗會上的人（這問題使我不能夠回答），這都不論，照我所觀察的看來，他對於我們的神聖的宗規是不能夠尊重的，他是過於希圖外我底冠冕而且以之而滿足的人，不會留意到我們的內我之改善。我沒有根據來懷疑他，但他在我看來似乎無誠意；我在暗堂中面對面地和他對立着的時候，我始終揣想着他是在冷笑着我的話頭，我真想用那對針着他的胸坎的劍尖插進他的心中。我不能夠多說話，我不能夠誠實地把我的懷疑傳給宗友們和總裁。哦，偉大的造物主，助我尋得真路，導引出這虛僞底迷宮！”

在這幾葉日記之後留着空白，其後又有紀錄：

“我和宗友V作了很長的有教益的談話，他勸我不要信奉宗友A。我雖然資格不夠，得了不少的啓迪。

*亞東奶 (Adonai) 是造世主之名。奕羅恆 (Elohim) 是統制萬彙者之名。第三個名，這個名是超絕言詮的，包含有全部之意義。和宗友 V 談話，使我增加了力量，精神刷新了起來，堅定了我在德行之路上進行着的志趣。在他的面前沒有懷疑底餘地。我明白地看出了在那俗世科學之貧弱的理論與我們的神祕的包羅萬有的教理間之差異。人的科學割裂一切以求理解，破壞一切以求解釋。在我們宗會底神祕的科學中一切便是一，一切就其集合與生命而得認識。三位一體者——萬彙之三種元素——硫磺，水銀，食鹽也。硫磺有油質的火性；與鹽集合時由其火性使鹽生出熱望，由之而攝引水銀，和水銀緊結，捉着它，集合起來形成種種的物質。水銀是超物質的，流動的，靈性的精髓——即是基督，聖靈，神。”**

“十二月三日。

醒時已遲，讀聖經，但沒受感動。隨後我下樓去，在廣廳中盤旋。我打算作冥想；但是我的想像却把四年前

* 猶太語之上帝。

** 譯者案此等妙論妄誕可笑，具照原文。

的那一件變故爲我帶了來。多羅珂夫，決鬪後在莫斯科遇着我，對我說他希望我現在是享受着完全的精神上的平靜，儘管夫人是不在。我那時沒有回答他。現在我把那會見底詳情全部迴憶了起來，在我的心中對他吐出了極辛辣的很毒的罵詈。待我一感覺到我是怒忿着的，我才自返起來，驅除掉那種想念；但是我是悔之不盡的。

“嗣後波里士·杜魯伯慈珂意來了，談說起種種的新聞。他一走來時我便感覺着不愉快，向他說了些甚麼，有點不中聽。他回了口。我便激烈了起來，又對他說了好些，不很舒服而且是粗暴的話。他沒有回答，待我一自覺到，我已經是遲了。我的上帝，我是完全不能夠和他應對。這又是我自己的不是。我把我自己位置在他之上，而反落在他之下，因爲他對於我的暴慢是謙抑，而我對他卻懷着侮蔑。我的上帝，容許我在他的面前我能夠更清楚地看出我自己的不是，同時也要能夠有益於他。食後我去睡覺，我明白地聽見在我的左耳邊上有一種聲音在說：‘你的日子到了。’

“我夢見我在黑暗中走，突然之間被一羣狗圍着，但是我不屈地仍朝前走；突然之間有一條小狗銜着了

我的大腿，不肯放。我打算用手來和它撐持。待我剛把它扯開，另一條更大的狗又來咬我。我把它舉起來，舉得愈高，它漲得愈大愈重。突然宗友 A 來了，捉着了我的手，把我拉着同他走開，帶我進一座建築物裏，我進去時是要渡過一道狹隘的木板。我立上那木板，木板彎了，墜了，我便要爬上一道牆，剛好可以搭上手去的那樣高。費了多大的力氣我爬上去了，我的腳懸在一邊，我的身子又懸在一邊。我回頭看，看見宗友 A 立在牆上，向我指示出一條寬大的樹列路與花園，在那花園中有宏大而美好的建築物。我便醒了。主喲，偉大的造物者，佑我撇掉這些狗子——我的頑惡的一些忿慾，特別是那最後的一個——那把在前的個個之一切的橫暴都集中在自己身上的，扶助我走進那德之殿堂，我在睡眠中得受了一個幻影的。”

“十二月，七日。

“我夢見沃西普·亞歷克舍維奇坐在我的家裏，我很高興看見了他，誠懇地款待着他。但是在我的夢中，我始終不斷地在和別人饒舌，突然我想到我自己這樣是不能使他滿意的，我想去接近他，和他擁抱。但是待

我一走到他面前，我看見他的面孔變了形，更年青了，他低聲地向我說了一些，說到我們宗會底教條，但他的聲音太低了，我沒聽清楚。接着我們似乎都走出了房間，起了些奇異的事情。我們是在地板上坐着，時而又睡着。他告訴了我一些事情。但我在夢中希望對他表示我的皈依的情趣，我沒有傾聽他的說話，我開始自行描畫着我的內在的自我之情況，和加庇着我的上帝之恩惠。眼淚進了我的眼裏，我高興他看見了我的眼淚。但是他難乎爲情地瞥了一眼，跳開了，打斷了和我的對話。我便惶惑起來，問他所說的話是不是關係着我的。但他沒有回答，但向我呈示着一個親切的神情，回頭我們又突然之間是在我的寢室裏，那兒放着一架廣大的兩人床。他睡在那床邊上，我似乎充滿着想去擁抱他，也去睡下的希望。他在夢中問我。‘把真話告訴我，你的主要的物誘是什麼？你是不知道？我相信你是知道的。’在這一問上我有點惶惑，回答道怠惰是我主要的物誘。他不相信地搖着頭。我愈見惶惑了，我告訴他我雖然和我的夫人在這兒同居，我是沒有以丈夫的資格和她同居的。對於這層他回答說，我沒有權利從我的夫人名下剝奪了我的愛撫，叫我要懂得這是我的義務。

但是我回答他，我是以爲可恥，突然之間一切都消滅了。我醒來，我的心中想起了聖經上語句：‘生命乃人之光，光照於黑暗之中，黑暗不知光之意。’

“沃西普·亞歷克舍維奇底面孔年青而有光輝。那天我接得我恩人底一封信，信中他給我寫着了我的夫婦之義務。”

“十二月九日。

“我做了一個夢，醒來我的心臟還戰慄着。我夢見我是在莫斯科的我的家裏，在那廣大的燕居室中，沃西普·亞歷克舍維奇由客廳中走出。我夢見我立地看見有更生底奇蹟在他身上表現了，我衝上去迎接着他。我親吻了他的面孔和他的手，在那時候他說：‘你注意到我的面孔是變了嗎？’我望着他，仍然是把他抱着的，我夢見我看到他的面孔是年青，但是他的頭上沒有頭髮，他的身裁完全變了。我夢見我對他說：‘你就突然和我相遇，我會認出你’；我說時又在想，‘我說的是真話嗎？’突然我看見他睡着就像一個死人一樣；繼後他又慢慢地向我走來，同我走進了那廣大的書齋，拿着一册上等

紙頭的大的稿本。我夢見我說：‘是我寫的。’他把頭偏了一下來回答我。我把稿本打開，全幅都是精美的畫。在我的夢中我知道這些畫是一個靈魂和它的愛人所共同經驗着的戀愛之種種相。我看見一幅美妙的表現，一位少女穿着透明的衣裳，有透明的身子，向雲端飛翔。我似乎知道這位少女不是別的，就是舊約中之雅歌。在我的夢中，當我看着這些畫的時候，我感覺着我做錯了，沒有把眼睛從那畫上離開。

“主啊，扶助我！我的上帝，假如你是要拋棄我，那隻聽憑你的意旨；但假如是由於我自己，請教導我當得如何。我由我的淫蕩而殄滅，就如像你是完全拋棄了我的一樣。”

11.

樂士妥夫家底財政狀態在鄉村中住了兩年依然是沒有改良。

尼可來·樂士妥夫雖然堅決地守着自己的決心，勤簡地在暗淡的軍隊上過着極質素的生活，而樂天村中的生活情況，乃至米廷加底辦事手腕，是只有一年一

年地使債台高積。在老伯爵名下所能有的最正確的唯一救濟是到政界上去服務，他便到了比得堡來找尋位置，而同時據他自己說，在自己睜着眼睛的時候要讓自己的姑娘們來快樂一下。

在樂士妥夫家到了比得堡之後不久，伯爾格向維拉求婚，他的請求得到了允許。樂士妥夫家在莫斯科雖是屬於最上流的社會——這個事實他們沒有留心，事實上是屬於那一個社會也用不著他們留心的——然而在比得堡他們的地位是沒有一定的。在比得堡他們是鄉下人；就是樂士妥夫家在莫斯科時不問身分如何所竭誠歡迎過的那些人，都是不肯來訪問他們的。

樂士妥夫家在比得堡也取着開放主義，就和在莫斯科時一樣；在他們的餐席上可以看見聚着許多雜色的人物——樂天村的隣人，年老而不大富裕的鄉村紳士和他們的女兒，年老的女官馬丹培龍斯基，弼魯·貝蘇雪夫，他們村中的郵政局長底兒子，那是在比得堡辦着事情的。在比得堡樂士妥夫家中時常出入的人物中，家友中之最親密的人不久便是波里士，便是弼魯，他是老伯爵在街上遇着把他拉了來的，便是伯爾格，他是整日價都滯在樂士妥夫家，奉承着長小姐的維拉，無

微不至地發揮着要準備求婚的年青人所能有的注意。

伯爾格逢人便要表示自己在奧斯特里慈受了傷的右手，全無必要地要把指揮刀握在左手邊，並不是無謂的舉動。他把這場佳話逢人便說，說得異常執扭，而帶着一種莊嚴底神氣，使每一個人都要相信着這場事件是很有價值而優越的，伯爾格爲奧斯特里慈之戰受了兩種獎章。

在芬蘭戰爭中他也得到了表功的機會。他拾得了一個榴彈底破片，站在總司令近旁的一位副官因之而丟了命的，他把這個破片拿給了他的長官。又如在奧斯特里慈戰後一樣，他逢人便談說這件事情，談得很長而執扭，令人終要相信着這也是很正當的一番事情，伯爾格爲芬蘭戰爭也受了兩種獎章。在1809年他是親衛軍的一位上尉，有好些勳章掛在胸上，在比得堡供俸着特別有利的位置。

雖然也有些諛皮客會嘲笑他，當伯爾格在他們面前表功的時候，然而伯爾格是一位勇敢的軍官，服務很忠實，也受長官底愛顧，是前途洋洋的有道德的一位青年，在社會上也有確定的位置，這是不能否認的。

四年前，在莫斯科劇場底包廂中遇着一位德國人

的朋友，伯爾格把維拉指給他看，用德國話對他說，Das Soll mein Weib werden（那是要做我的夫人的。）自從那時候以來，他決了心要娶她。現在在比得堡，在慎重地把樂士妥家底位置和他自己的考慮了一番之後，他決定着是時候到了，便提出請求。

伯爾格底求婚在初是不大受人歡迎的。一位無名的里沃尼亞紳士底兒子要向樂士妥家底伯爵小姐求婚，在初是覺得有點異想。但是伯爾格底主要的特徵是一種利己主義，人又樸實，又敦厚，竟使樂士妥家也不識不知地開始想到他既是那樣堅確地相信着是件好事，是件很好的事，那一定是會不壞的。再者，樂士妥家在財政狀態上正感着困難，這個事實那求婚者自然是知道的；還有主要的考慮是。維拉現在已經二十四歲了，也四處都在出場；儘管是有人品而又有才情，然而一直到現在終沒有人來求婚。求婚終竟允許了。

“你看”，伯爾格對一位同僚說，他是稱之爲朋友的——只因為他知道一切的人都是有朋友——“你看，我是考慮得很周到的，假如我是沒有考慮得純熟，又或者是總不妥帖，我是不接婚的。但是現在我的爸爸和媽媽是有了養饑了，我在沃斯迭地方替他們把租地買下

了，我可以靠着我的薪俸，她的嫁奩，和我的勤勉，在比得堡過活了。我們能夠舒服地過活下去。我不是爲金錢而結婚的，我覺得那是非紳士的態度，但是女子應該帶她的一份來，男子呢帶他的一份。我有我的官職，她有她的故舊和少許財產。那在目前是有點價值的，可不是嗎？還有主要的考慮是，她是一位美貌的可尊敬的姑娘，而且她愛我。……”

伯爾格紅起臉來，微笑着。

“我也愛她，因爲她有一種性格，是有辨別而很有條理的。她有一位妹子，唉——雖然她們是同一個家庭——是完全不同的，那妹子底性格便不大中意，她絲毫也沒有理性，有的是……我不高興的。……但是我的未婚妻呢……你定請來看看我們罷；請來……”伯爾格接着說下去；他是打算說“用飯”，但一改過念頭說“用茶”，把舌頭送了一下把淡巴菰底烟子吐出了一個小圈，那在他是把一切幸福之夢想具體化了的。

由伯爾格底求婚在兩親心中所引起的躊躇底初念，接着是在那樣的機會上在家庭中照常是有的慶祝和喜幸，但那喜幸是皮相的而不是真實的。

在這場姻緣上兩老底心中有點難乎爲情而且害

差，是實在的。那就好像他們的良心在責備他們，說他們不很愛維拉，樂得把她放手的一樣。老伯爵比任何人更要難過。他難過的原因恐怕他自己也不能說出，但他的財政上的困難是根本原因。他澈底地不明白他還有甚麼，究竟有好多的債務，維拉底嫁奩他能夠給與多少。他的每一個女兒在生下地時是規定了一份田產，有三百名的農奴附屬着的。但是那些田產之一已經賣了，別一處又抵押了，而且押期已滿又是不得不賣的，因此他要給這份田產是不可能。同時錢也是沒有的。

伯爾格已經定了婚一個月以上，在婚期之前只有一個禮拜了，但是對於嫁奩這個問題伯爵仍然決定不下來，他也沒有對他的夫人提起。有一時伯爵想把立亞山底田產給維拉，其次又想到伐賣森林，又其次是想到開發支票費賬。

在結婚之前兩三天，伯爾格一大清早走進伯爵底書齋，帶着一種得意的微笑，恭敬地求他的岳丈讓他知道伯爵小姐維拉是有什麼配奩。伯爵爲這早就預期着的質問弄得十分著難，他只不假思索地信口說着。

“我喜歡你肯爲這件事情操心，我是高興的；你總會很滿足的……”

他拍着伯爾格底肩膀，立起來，想要把這場話切斷。但是伯爾格開暢地微笑着，說他假如不能夠確切地知道維拉有怎樣的嫁奩，至少不能夠預先領一部分時，他是只好把這場婚姻中止的。

“因為，你是明白的，伯爵，我的夫人底配奩究竟有多少我都不知道，我便要結婚，那我是未免冒失啦……”

會話由伯爵來告了終結，他很想慷慨而且免掉再作糾纏，便說着他要給他八萬盧布底支票。伯爾格溫婉地微笑着，在伯爵底肩頭上接了一吻，說他是很感謝的，但是如不預先領受三萬盧布的現金，他對於新的生活無法作準備。

“至少要二萬啦，伯爵”，他再說，“其餘是六萬的支票。”

“好的，好的，很好”，伯爵慇懃地說。“可愛的孩子，要原諒我，我給你兩萬的現金，八萬的支票啦。就那樣好了，你和我接吻。”

12.

挈特霞已經十六歲了，那是1809年，是四年前她接

吻了波里士之後，和他一同屈指計算過的一年。自從那時以來她不會看見過他一次。波里士被人提到的時代，她在松尼雅和她的母親之前總是說得泰然自若，他們之間所有過的事情通是當成爲過去了的兒戲，是值得提說，而且完全忘記了的。但是在極暗祕的她的內心坎中，有這樣的一個問題纏繞着她，她對於波里士的那番舉動到底是只該當成爲一種笑談，還是當成爲一種嚴肅的，應負責任的約束。

自從波里士在1805年離開莫斯科去從軍以來，他不會看見過樂士妥家裏的人。他有幾次住在莫斯科，旅行中也從樂天村底近旁經由過，但不曾訪問過樂士妥家一次。

有時挈特霞這樣想過，覺得他是不想見她，她的揣想由老年人談到他時所用的沉抑的聲調是證實了的。

“現今的世道舊友是立地被人忘記的”，伯爵夫人在人提到波里士之後愛這樣說。

安那·米海樂娛娜近來也很少來看樂士妥家裏人了。來時她對於他們的態度中有一種顯然的做作，她一有了機會便要謝天謝地的談到她兒子底大才和榮達。樂士妥家搬到了比得堡來時，波里士走來訪問

他們。

他來看他們是不無感觸的。他的關於拏特霞的追憶是波里士底最有詩意的記憶。但是同時他來訪問他們是堅決地決了心要使她和她的父母覺得拏特霞和他之間的幼時的盟誓對於她或他都是沒有束縛的力量。他仰仗着和貝蘇雪夫伯爵夫人底親交，在社交界中佔有有光彩的地位；仰仗着他完全得到了信任的一位大人物之保護，在宦場上也得到了有光輝的位置；他是正在計畫着和比得堡中最有錢的閨秀之一結婚，而那些計畫是很容易實現的。

波里士走進樂士安夫家底客廳時，拏特霞是在她自己的房間裏。一聽見了他來，她紅着面孔幾乎是跑的一樣跑進了客廳，煥發着由衷以上的微笑。

波里士心目中的拏特霞是四年前他所知道的一位小姑娘，穿着短短的上衣，有黑色的眼睛在髮髮下面輝耀着，發着孩子氣的癡笑；故爾，當到完全不同的拏特霞走了進來時，他吃了一驚，他的面孔表示着驚嘆和讚美。他的表情使拏特霞高興。

“唉，你還認得你那慣愛頑皮的小時候的同伴麼？”
伯爵夫人說。波里士接吻了拏特霞底手，說他看見她的

改變吃了一驚。

“你長得真是漂亮啦！”

“理所當然的！”挈特霞底含着笑的眼睛在這樣回答。

“爸爸不長得更老了嗎？”她問。

挈特霞靜默地坐着，波里士和她母親間的談話她沒有參加。靜默地細細端詳她幼小時的求婚者的那位青年。他感覺着那執拗的含情的警視之重壓，也警視了她兩三次。

波里士底軍服，拍車，領帶，以及他的頭髮底形式，——都是很時髦而 *comme il faut* (大有講究)的。挈特霞立地看出了。他稍稍打斜地坐在伯爵夫人旁邊的安樂椅上，用右手理着左手上的極清潔而完全合式的手套。他的嘴唇特別優美地噙着，談吐着比得堡中最上流的社交界之情形；微微含着譏諷地說到莫斯科之往昔，和往昔莫斯科底舊交。挈特霞感覺到他之舉出一些最高的貴族中人，說到他在大使館底舞蹈會出席，又說到受了 *N N* 和 *S S* 底招待，都不是全然無意的。

挈特霞坐着始終沒有說話，眨着眼睛望着他。她的眼睛使波里士愈見愈見的不安而害臊。他回顧挈特霞

的回數更多，把話頭打斷了。他坐了不上十分鐘便起身告別。依然是同樣好奇的，挑戰的，而頗含譏諷的眼睛凝視着他。

在他第一次的訪問之後，波里士對自己說挈特霞仍然是和當年一樣在他是很可愛的，但他不當惑溺於這種感情，因為要娶她——將近是沒財產的一個女兒——會使自己的前程破壞，沒有甚麼結婚底意圖而要恢復從前的關係又未免沒道德。波里士決心着避免同挈特霞底會面；但是儘管決心不兩天他又來了，來得更頻繁起來，並且整天都留在樂士妥夫家裏。他想着應該和挈特霞說明，告訴她一切過往的事情是該忘記的，儘管是怎樣……她是不能夠做他的夫人，因為他沒有財產，她的父母是決不會許她嫁他的。但是他總沒有機會來說，而且一提到這個問題便感覺着遲疑。他一天一天地愈見模糊起來。挈特霞——照她母親和松尼雅看來——似乎是和從前一樣，戀愛着波里士的。她爲他唱自己喜歡的歌，把自己的百折筭拿給他看，要他在上面寫字，總不讓他提到過往的事來，讓他感覺着她把目前是看得怎樣的快活；每天他都混亂着走回去，沒有說到自己想說的事情，不曉得自己在幹些什麼，自己爲什

麼來，會鬧到怎樣的結果。波里士沒去訪問鶴蓮，每天都接着她的責嚷的信，而依然整天地在樂士妥家過着日子。

13.

有一天晚上老伯爵夫人穿着她的寢衣，脫了假髮，從她那白布的寢帽下只露出稀少的一些頭髮出來，跪在地毯上垂着頭，一面做着晚禱，一面在嘆氣又在呻吟。她的房門隙開了，拏特霞也穿着寢衣跑進來，赤腳蹣着拖鞋，她的頭髮是纏着捲髮紙的。伯爵夫人迴過頭來，蹙着額。她在返復着她最後的祈禱。“這架寢台不會成爲我的棺材麼？”她的虔誠的氣韻被破壞了。紅着臉的德促的拏特霞，看見她的母親在祈禱，便突地把自己急湊的脚步停止着。她把腰身弓下，無意識地自己吐着舌頭。看見她的母親仍然在祈禱，她蹣着脚尖走到床邊；把一雙小小的腳互相擦了一下，把拖鞋脫了，跳上了那伯爵夫人在祈禱中怕會成爲自己的棺材的寢台上去。

那寢台是高而有羽毛被條的，大大小小地順次重

着五個枕頭。挈特霞滑進去了，沉進那羽毛被條裏，裹着滾在一邊去，在被條下面玩起皮來，她把身子縮着，把膝頭抱來抵着自己的下顎，又蹴出去，一面把被條藏着自己的面孔偷看她的母親發着微微可以聽見的癡笑。伯爵夫人把祈禱做完了，帶着一個莊重的面像走向牀邊，看見挈特霞在和她玩着藏花猫猫，她又微笑着她那和氣的微弱的微笑。

“喏，喏，喏！”母親說着。

“媽媽，我可以講講話嗎；唔？”挈特霞說。“喏，在這下耙下面，親一次，再親一次，好了。”她抱着她母親底頸子在她的頤下她所高興的地方親了吻。在挈特霞對於她母親的舉動中這要算是太猛烈了的態度，但是她有一種天分和巧妙，無論她怎樣抱着她的母親，她有本領讓她不吃苦，不感覺着不舒服和不高興。

“好的，今晚有啥話呢？”她母親說，靠在枕上，等着又滾在一邊去了的挈特霞把被條解開睡在她母親的旁邊，把兩手伸出，裝着一種滿認真的表情。

在晚上伯爵從俱樂部回家以前，挈特霞走來看望她的母親，是母女兩人間底最大的一些快樂中之一。

“今晚有啥話啦？我也是有話對你說的……”

拏特霞把手來掩着了她母親底嘴。

“是說波里士啦……我知道的”，她認真地說；“我來也就是爲的那件事情。不要說罷；我曉得的。不，你說好！”她把手取開了。“說罷，媽媽！他是不是可愛，唉？”

“拏特霞，你已經十六歲了！在你的年齡上我是出了閣的。你說波里士可愛。他是很可愛的，我愛他就像我的兒子一樣。但是你要怎樣呢？……你在想什麼呢？你把他弄昏了，我是明白的……”

伯爵夫人說這話時，迴過頭去看她的女兒。拏特霞睡着，筆直地看着前面在床頭的一角上彫刻着的桃花心木的司芬克司，因此伯爵夫人只能夠看出她女兒底側面。她的面孔使伯爵夫人驚異了的是那很是認真而集中的表情。

拏特霞在傾聽着籌思着。

“唔，那怎麼樣呢？”她說。

“你完全把他弄昏了，你有什麼希圖呢？你要求他的什麼呢？你曉得你是不能夠嫁他的。”

“爲什麼不能夠？”拏特霞說，絲毫也沒有改變自己的姿勢。

“因爲他太年青，他又太窮，他是親戚……你自己

也並沒有認真愛他。”

“你怎麼曉得呢？”

“我曉得的。那不應該呢，乖乖。”

“但是假如我要……”挈特霞說。

“沒談丟話罷”，伯爵夫人說。

“但是假如我要……”

“挈特霞，我是認着真的……”

挈特霞沒有讓她說完；她把伯爵夫人底大手拉過去，在手背上親了吻，又在手掌上親吻，又把手翻過來在隆起的指關節上親吻，接着是節與節之間，接着又親上其次的關節，低聲地說着：*“正月，二月，三月，四月，五月。”

“說罷，媽媽；你怎麼不說？說啦”，她說，迴顧着她的母親，母親慈祥地望着她的女兒，顯然是望着她把想說的話忘了的一樣。

“那是不行的，姑娘。你們是小時候就處慣了。不是人人都知道的，看見他和你這樣的親密，在來訪問我們

* 西方詛月大小之法，以次指之關節頭為正月大，其次之間隙為二月小，以下挨次大小，七月大當小指關節頭，八月大復迴復至次指關節頭，以下再挨次數去。

的青年們底眼中會懷疑你，而且更進一層地，是使他白吃苦。他是很有意找一位和他適當的配偶，一位有錢的姑娘，而他現在有點狂氣了。”

“有點狂氣？”拏特霞返問着。

“我要告訴你我年青時的事情。我有一位表兄……
……”

“我曉得的——基里力雅·麥特維奇啦；但他是老了。”

“他不是從來就老的。但是我要告訴你的是，拏特霞，我要向波里士說明。叫他不要那樣常常來……”

“爲什麼不好呢，假如他要常常來？”

“因爲我知道那是沒有結果的。”

“你怎麼知道呢？不，媽媽，你別告訴他。那樣沒意思！”拏特霞說，那聲調就像一個人被人把喜歡的東西奪去了的一樣。“唉，我是不嫁他的，假如他是高興，我也是高興，還是讓他來罷。”拏特霞望着她的母親，微笑着。“並不結婚，但只要——這樣”，她又說。

“要怎樣呢，姑娘？”

“哦，就只要這樣。我是絕對不會嫁給他的，但是……只要這樣。”

“只要這樣，只要這樣”，伯爵夫人返復着，把全身都搖動了起來，出乎意外地發出了好脾胃的老年人底大笑。

“沒笑啦，沒笑”，拏特霞叫着；“你把這床都搖動起來了。你就給我一樣呢，這樣的張霸。……沒笑啦……”她把伯爵夫人底兩隻手抓過來，在那七月的小指關節頭上親吻，又接着親下去——七月，八月——親到另一隻手。

“媽媽，他真是很在愛嗎？你覺得怎樣？從前也有人很愛過你？他是很可愛，很很可愛的！只是不十分合我的意——他太擻小，有點像壁上的一架鐘。……你怕不懂罷？……擻小的，你懂麼，灰色的，又明亮的……”

“真是亂說！”伯爵夫人說。

拏特霞接着說下去：

“你真的不懂？尼可俞加便會懂得的。……貝蘇雪夫呢——他是青色的，暗青色的，又帶紅色，他是四邊形。”

“你也在向他賣俏啦”，伯爵夫人笑着說。

“不，我聽說，他是一位同濟宗呢。他是有趣的，暗青而帶紅色；我不知道怎麼才好使你明白……”

“伯爵小姐”，她們聽見房門外有伯爵底聲音，“你還沒有睡嗎？”

挈特霞棧了起來，躡上拖鞋，赤着足跑回自己的房裏去了。有好一會她不能夠睡覺。她始終在默想着，她所了解的一切，和她心中的一切，沒有一個人能夠了解的。

“松尼雅呢？”她凝想着，看着她的朋友睡熟了，她那一大團頭髮捲着就像一隻貓子一樣。“不行，她怎麼懂！她是道德家。她只愛着尼可俞加，連不肯想着別的什麼。媽媽呢，連她也是不懂的。真是奇怪，我怎這樣的聰明，……這個姑娘怎這麼可愛嘍”，她接着在想，把自己當成第三人稱地說，想着有某一位頂聰明的，頂頂聰明而又頂頂美貌的男子在說着自己的一樣。……“她是什麼都齊全的，什麼什麼都齊全的”，這位男子在接着想，“異常的聰明，可愛，而又美貌，異常的美貌，端麗。她會游泳，又會騎馬，還有那聲音！——那真可以說是一種天聲！”她謳吟着齊魯畢尼底歌劇中自己所喜歡的一節歌詞，跳在床上去了，想到立刻便會睡熟不免高興地笑起來，叫杜尼亞夏來把燭滅了；在杜尼亞夏還沒離開她的寢室之前，她已經渡進另一個沉靜的更幸福的

夢底世界，那兒一切的東西都和現實中的一樣輕靈，一樣美麗，只是更要好，因為是完全不同。

第二天伯爵夫人把波里士請了來，和他談了話，從那天起他便沒再在樂士妥家出入了。

14.

十二月31日，就是新年1810年底前夜的le réveillon（除夕），由一位大人物，在伽特林女帝時代曾顯赫一時的，開了一次跳舞會。沙皇和外交界的人通要出席。

在英吉利·河岸馬路這座有名的貴族府點着無數的燈彩。有警衛立在敷着紅呢的輝煌的大門口，不僅是警丁，就連署長都到了，到了有幾十名警官。馬車不斷地趕去，又有新來的不斷地趕來，載着穿着紅衣的從僕，和戴着羽帽的從僕。從馬車中下來的是穿着禮服，帶着寶星，結着綬帶的男賓；女賓們是穿着紗緞，披着金貂，愜重地踏在澎的一聲放下的馬車踏腳上走出，又德促而無聲地在紅呢面着的門道上走過。

幾乎每一次有新的馬車趕來，在羣衆中都有低語

聲，帽子都脫了。

“皇上嗎？……不是的，是一位大臣……公爵……大使。……你沒看駝鳥毛嗎？……”這些話聲在羣衆中可以聽見。

羣衆中有一位比別人穿得更整齊的人，似乎每個人他都認識，凡是那天底極顯赫的人他都一一地報出名來。

三分之一的來賓已經到了會，而受了招待的樂士妥家却依然還在忙着準備。

爲着那場踏舞會，在樂士妥家中真費了不少的議論和準備；很有不少的擔心是怕招待券不來，怕衣服不齊備，怕凡事都準備得不周到。

樂士妥家是由瑪利亞·伊格那契娛娜·培龍斯基陪着出席的，那是伯爵夫人底一位朋友而兼親戚，是一位瘦削的黃色的皇太后底女官，她在盡力把由鄉下來的樂士妥家導引進比得堡社交界中的上流的交際。

在十點鐘的時候，樂士妥家要趕車到達胡里契斯基公園去訪問那位女官。已到十點前五分，年青的姑娘們還沒把衣裳穿好。

拏特霞是第一次赴大跳舞會的。她那天清早在八點鐘起床，一整天都費在像有熱病般的興奮和煩忙裏。她的全精力自清早以來是集中在盡可能地要把自己，把母親，把松尼雅，都打扮得很好的這一個目標上。松尼雅和她的母親全讓她一手來打扮。伯爵夫人穿着絳色的海虎絨衣裳；兩位姑娘是雪白的紗衣罩着桃紅色的絹衫，胸上繡着玫瑰。她們的頭髮是要梳成 a la grecque（希臘式）的。

要緊的東西都準備好了。腳，手，頸子，和耳朵，都洗了，上了香水，傅了粉，爲那跳舞會底準備費了特殊的注意。鏤花的絲襪，白色的紗緞鞋上着綾結子的，都穿上了。頭也梳得快好了。松尼雅已經裝束完備，伯爵夫人也完畢了；但是忙着管照她們的拏特霞却落了後。她仍然在自己瘦削的肩頭上披着 peignoir（梳頭披肩）坐在鏡子前面。已經穿好了的松尼雅，立在居室底中央，撇着最後的飄帶，在把撇針颯的一聲撇進絹衫裏時把她小小的手指頭傷了。

“那樣撇不行的，松尼雅，那樣撇不行！”拏特霞說，把頭迴過去，把兩手按着頭髮，替她梳着頭的女僕沒有來得及放手。“飄帶不是那樣撇法；你到這兒來。”

松尼雅把腰身放下。拏特霞照着自己的章法替她撇着。

“小姐，真的，你不要動”，女僕說，握着拏特霞底頭髮。

“哦，沒法啦！緩一下子罷！松尼雅，就這樣弄，喏。”

“你快準備好了嗎？”她們聽見伯爵夫人底聲音。

“已經是十點前一分鐘了。”

“立刻就好的……媽媽，你已經停當了嗎？”

“我只消戴帽子了。”

“你不忙戴等我來看”，拏特霞叫着，“你是戴不好的！”

“但是已經十點鐘了。”

準備的是在十點半到會的，拏特霞還不能不穿衣裳，她們還不能不到達胡里契斯基公園去。

頭梳好了，拏特霞披着她母親底上衣，穿着短裙子，在下面露着自己的跳舞鞋，跑到松尼雅面前看了一遍，又跑到她母親那兒去。她把她的頭掉過來，替她把帽子撇上，慫慫地接吻了她的白髮，又跑回到替她綴短着裙子的兩位女僕面前。

現在一切的注意都是集中在拏特霞底裙子上，那

是太長了一點。兩位女僕在把裙邊替她綴短起來，儘忙地動着針線。第三一位女僕含着繖針從伯爵夫人那兒跑向松尼雅來；第四一位又把全套的紗衣抱來了。

“瑪胡魯遂加，快點呢，寶貝！”

“把那個抵針給我罷，小姐。”

“你快了嗎？”伯爵在房門外說，走了進來，“這是你們的香臭水。馬丹培龍斯基會在等得冒火的。”

“縫好了，小姐”，女僕用兩個指頭把綴短了的紗裙提起來，從那裙上吹了一下，又搖了一下，表示她明白提在自己手裏的東西是滿輕鬆而潔白的。

挈特霞開始穿起衣裳來。

“只消一分鐘了，只消一分鐘了，爸爸，你沒進來”，她對着立在門口的她的父親叫出，從那籠着她的全面孔的紗衫下面。松尼雅把門掩上了。一分鐘之後伯爵得了進門的允許。他是穿着一件青色的燕尾服，襪子和跳舞鞋，是塗着香水和頭油的。

“呵，爸爸，你真漂亮啦，滿可愛的！”挈特霞說，立在房間底中央，理着紗衫底繡襪。

“小姐，請你試試看，請你……”，一位女僕說，一面替她穿着裙子，一面把口裏的繖針用舌頭從這一個口

角攪到別一個口角。

“真不好看啦！”松尼雅叫着，聲音中含着失望，待她看見拏特霞底裙子的時候，“真不好看啦！——還是太長！”

拏特霞走了幾步離開穿衣鏡來照照自己。裙子是太長。

“正好的，馬丹，一點也不太長”，瑪胡魯遂加說，仍然跪在地板上在她小姐背後匍匐着。

“好的，太長了，我們再綴短些罷，只消要一分鐘，我們便會綴短起來”，杜尼亞夏說，是一位有決斷的性恪。把針從她懷裏的手巾上取出又在地板上縫綴起來。

在那刻時候伯爵夫人戴着她的帽子，穿着海虎絨底衣裳，悞怯地放輕脚步走進室來。

“嗚！嗚！好美人！”伯爵叫着。“她看來比你們底誰還要好看！”……他想去抱她，但她泛紅着，退避了怕把衣裳弄縲。

“媽媽，你那帽子更朝一邊戴點”，拏特霞說。“我從新替你撇”，她朝前走起來。在替她綴短裙子的女僕們沒提防她那樣的往前衝動，把紗衫扯破了一角。

“哦，糟糕！怎麼的啦？不是我的不是……”

“不要緊的，我立刻綴起來那是不會現出的”，杜尼亞夏說。

“我的佳人，我的女王！”老奶媽走到房門口叫着。
“松尼遂加也好看啦；呵，都是美人！……”

在十點十五分鐘她們終竟坐上了馬車，趕着動了身。但是她們是還得趕向達胡里契斯基公園的。

馬丹培龍斯基已經收拾好了，在等待着。儘管她是年老而又醜陋，在樂士妥夫家的情形在她那裏也是一樣，不過倒沒有忙亂，因為她是老於此道的。她的上了年紀而又不美的尊容也是洗好了，上了香水，傅了粉的；她很周到地連耳朵後面都洗過，她的老婢就給樂士妥夫家底奶媽一樣，也很誠摯地稱讚了她女主人底嚴妝，當她穿着黃色的寬衣帶着女官底徽章走進客廳來的時候。

馬丹培龍斯基稱讚樂士妥夫家底穿着，她們也稱讚了她的嚴妝和她的趣味。接着是留心着她們的嚴妝和她們的衣裳，在十一點鐘的時候分乘着馬車，動了身。

擊特霞整天中都沒有自由的時間，自己的面前有怎樣的事情也沒有時候來想過一次。

在溫潤的冷浸的空氣中，在搖蕩着的馬車中之狹湊和薄暗裏面，她才第一次自行描畫着在跳舞會上，在燦爛的華堂中，所等待着她的一些事象——音樂，鮮花，跳舞，沙皇，比得堡中的有光輝的年青人之全部。在她心眼前的光景是太爲華麗了，使她甚且是難於相信：那和馬車中的冷浸，暗淡，狹湊，很似不相調和的一樣。

待她在紅毯上移着步武，走進了大門，脫下了皮外套，在輝耀的門道兩旁的鮮花中間，和松尼雅並着肩頭在她母親前面走着的時候，她才意識到在等待着她的一切。到那時候她才記起了在跳舞會上所應該有的舉止，用心着要取出一種莊重的風度，在她以爲是適宜於一位跳舞會上的處女的風度。但是可慶幸的是她感覺着自己的眼前有一層霧子；她不能夠明瞭地看出什麼東西，她的脈搏一分鐘要跳一百次，血液騷擾着她的心臟。她所想裝出的只有使她滑稽的風度，終竟沒有成功；她只是震顛於感激地進行着，用盡全力掩蓋着自己的狼狽。就在這種的情趣之下，她是表現得最可愛的。在她們的前前後後都走着來賓，穿着同樣的跳舞

服，用着同樣低抑的聲調接談着。門道上的穿衣鏡反射出一些淑女，穿着白色，藍色，和桃紅色的衣裳，在赤露着的臂腕上和頸上帶着鑽石和真珠。

挈特霞望着穿衣鏡，把自己和其餘的人不能夠分辨得出。一切都融匯成爲了一個燦爛的行列。在走進第一室的進口處，人聲・脚步聲・寒暄聲之有規律的囁嚅，聳了挈特霞底耳鼓；燈光和輝耀愈見使她眩惑。主人夫婦在門道上已經侍立了半點鐘了，對於每一個走來的賓客都說着同樣的話，*Charmé de vous voir*（來得真好），對着樂士妥夫家人和馬丹・培龍斯基也說着同樣的應酬。這兩位年青的姑娘，穿着白色的衣裳，在黑色的頭髮上帶着薔薇，呈出同樣的禮儀，但是主婦底眼睛不自覺地在挈特霞之瘦削的身裁上更停留得久一些。她看着她，向她微笑了一下，但那微笑比她對於衆人表示歡迎的微笑似乎更多含有一種什麼。主婦看着她時，或許是迴想起了自己的永遠不能復返的處女期底黃金時代，迴想起了自己的第一次的跳舞會。主人也把眼睛送着挈特霞，扣問伯爵那一位姑娘是他的女兒。

“*Charmante*（滿愜意的）！”他說，吻接着自己的指尖。

跳舞室中，來賓們聚立在門道處，在等待着沙皇。
伯爵夫人站在了這一羣人底第一列。鞏特霞聽見並且感覺着有好些聲音在問她是誰，有無數雙的眼睛是盯在自己的身上。她明白自己對於注視她的那些人是呈出了一個好感的，這種觀感使她又鎮靜了一些。

“這兒有些和我們是一樣，有些趕不上我們”，她心裏想着。

馬丹培龍斯基在爲伯爵夫人指示出跳舞室中的最出色的一些人物。

“那位是荷蘭公使，你看啦，那位斑白的老先生”，馬丹培龍斯基說，在指示着一位老人，有銀灰色的蓬鬆的髮髮的，有好些淑女們圍繞着他，都在笑着聽他說話。

“你看她來了，比得堡社交界中的女王，貝穌雪夫伯爵夫人”，她又指着剛好走進來的鶴蓮說。

“真漂亮呀！她和瑪利亞·安東諾媿娜是不相上下的。你看大家是怎樣地張羅她呀，無論是年青的與年老的。她人又美貌又聰明。……一般的人都說某某大公正爲她想得發狂。你看這兩位女眷罷，雖然她們不怎麼好看，張羅她們的人更多呢。”

她指出一位從室中走過的一位婦人，跟着一位極醜陋的姑娘。

“那是百萬之家底女公子”，馬丹·培龍斯基說。“你看，跟着她的那些求婚者。……那位是貝蘇雪夫伯爵夫人底哥哥，昂納多爾·枯拉庚”，她說，指着一位穿着親衛軍制服的美丰姿的軍官，那人從她們的身旁走過，昂起頭從高處越過貴婦人底頭上在望着其外的什麼。

“他很美貌，可不是嗎？他們說他是要娶那位女公子的。你的表弟，杜魯伯慈珂意，也盡力地在張羅她。他們說她有好百萬底配奩。哦，那位嗎？那是法國大使啦”，她回答着伯爵夫人底扣問，問柯蘭庫爾是誰。“你看罷，他真好像一位帝王。但是他們很講禮，法國人是很講禮的。在社交界中沒有更慝慝的人。哦，她也到了！是的，究竟是比誰也還要美貌，我們的瑪利亞·安東諾娛娜！穿得真是樸素！真是高華！”

“還有那位昂藏的帶着眼鏡的先生是一位萬國同濟宗的宗徒啦”，馬丹培龍斯基指着貝蘇雪夫說。“把他放在他夫人旁邊：他真是一位丑腳呢！”

弼魯搖蕩着自己的肥胖的身軀，向左右點着頭，從

人衆中走過，無關心地忠厚地就像在市口上的人羣中走着。他從人衆中走過顯然是在找尋什麼人的光景。

挈特霞含着喜悅望着馬丹培龍斯基所稱爲丑脚的弼魯底相熟的面孔，明白了弼魯在人衆中所找尋着的是她們，特別是她自己。弼魯許過她在跳舞會上要替她找一些配手的。但是在找着了她們之前，弼魯在一位很有丰姿的，頭髮黑色的人底旁邊停止着了，那人有中等的身裁，穿着白色的軍服，立在窗邊在和一位高長的帶着好些寶星和綬帶的人在拍談着。

挈特霞立地便認識了那位白色軍服的美好的年青人；那是波爾孔斯奇，在她看來覺得是比前次更年青，更幸福，更更好了。

“我們另外又有一位認識的人呢，波爾孔斯奇啦，你看見了嗎，媽媽？”挈特霞說，指出了安德雷公爵。“你記得嗎，他在樂天村，在我們家裏住過一夜啦？”

“哦，你們認識他嗎？”馬丹·培龍斯基說。“我是看不慣他的。Il fait à présent la pluie et le beau temps(他現在是熾手可熱的啦。)他真高傲！高傲得沒有邊際！他在摩傲着他的令尊！他現在是和斯培朗斯基結托着的，在編出一些改革底方案。你請看他對於婦人們的態度。

是怎樣罷！她們對他說話，他各自掉在一邊”，她指着他說。“假如他對待我也要像那些女子一樣，我要使他知道好歹的。”

16.

有突然的一番激動，衆賓開始談說着，湧向前去，繼又分散開，在左右排成兩列，頓時有音樂隊底奏樂吹奏起來，沙皇應着樂音走入。沙皇後面跟着主人夫婦。沙皇底步武頗迅速，向着左右點着頭，就像要趕快突破這拘禮底最初的幾分鐘。音樂隊奏着波蘭曲，那種曲調是有名的，因為配有讚美皇帝底歌詞。歌詞底起首是：“亞歷山得，*賽里沙維特，我們的心臟歡喜欲狂。”

沙皇走進了客廳，衆賓都向門道湧去；有幾個人湧擠得太倉卒，湧去又湧回的把臉色都變了。沙皇和主婦對話着從客廳出來時，大家又趕快從門口退開。一位年青的男子，顯示得脚忙手亂地，向貴婦人們衝去，請求她們讓開。有幾位貴婦人，帶着把社交上的各種規矩都忘記了的神情，搶上前去，把自己的衣裳都繚亂了。

* Elisaveta，皇后之名。

男賓們開始和女賓們接近起來，跳波蘭曲的人都已經配好了。

大家都一齊向後退開，沙皇微笑着，牽着女主人底手由客廳中走出，沒有和音樂合拍。跟在他後面的是主人翁和瑪利亞·安東諾芙娜·孛里遂金；其次是各國大使，各部大臣，各級將軍，那些人底姓名馬丹·培龍斯基是報告不倦的。

半數以上的女賓都有了對手，在參加着，或準備參加着波蘭曲底跳舞。孛特霞覺得自己會和她的母親與松尼雅被遺留在那少數的女賓裏面，沒受人招伴着去跳舞曲而徒作壁上觀的。她立着，她的纖細的兩手垂在兩邊，她的輪廓還不甚鮮明的胸部規整地起伏着。她凝着自己的呼息，用着炯炯的驚愕的眼睛凝視着前面，臉上的神情對於絕頂的幸福或是絕頂的悲慘有同等的準備。她於沙皇沒有感覺趣味，於馬丹·培龍斯基所指示着的一些大人物也沒有感覺趣味；她的心只是爲一種想念所充滿着：“難道會沒有人肯來找我的嗎？我是不會在這頭一輪上跳舞的嗎？我是不會被這些男子們看在眼上的嗎？他們好像連沒有看我，就是在看我的時候，帶着的神情也好像是在說：‘呵，不是她，那是值不

得一看的。’不，不會有那樣的事！”她想着。“他們定然知道我是滿高興跳舞的，我跳舞得怎樣好；他們必然是很想和我跳舞。”

已經持續了好一會的波蘭曲底音調，在拏特霞耳中開始響得來就像一種憂鬱的追憶了。她想要哭起來了。馬丹·培龍斯基離開了她們。伯爵在跳舞廳底它端，伯爵夫人·松尼雅·和她立在不相識的一些人中就像立在森林裏的一樣，誰也不感趣味，誰也沒人獻睬。安德雷公爵配着一位女客從她們面前通過，顯然地沒有認出她們。美貌的昂訥多爾微笑着對他腕中的女客說了些什麼，他瞥了拏特霞一眼就像是瞥了壁頭一眼的那樣。波里士從她們面前通過了兩次，每一次都把頭掉開了。伯爾格和他的夫人是沒有跳舞的，向她們走了來。

這一家人聚會在這兒，在這跳舞廳中，對於拏特霞好像是一種恥辱，就像要談家私話沒有適當的地方偏偏要在這跳舞廳上的一樣。維拉在對着她說到自己的綠色的衣裳，她沒聽在耳裏，甚且連沒看她一眼。

沙皇在和最後的一位對手（他和三位婦人跳舞過）舞罷靜立着了，音樂停止了。一位操心的副官向樂士妥

夫家人跑來，求她們還要朝後退一下，雖然她們已經是抵着了壁頭；從音樂臺上又響起了周到的，明晰的，煽誘的，規整的瓦爾池舞曲來。沙皇帶着微笑瞥視着跳舞廳。過了一分鐘；還沒有一個人開始。是一位幹事長的侍從走向貝蘇雪夫伯爵夫人面前請求跳舞。她微笑着把手舉起來放在了侍從底肩上，沒有看他一眼。幹事長的侍從是這一道底行家，把他的對手緊緊地擁着，悠悠然大有自信地和她開始以滑步繞着圓圈，接着在跳舞廳底角上捉着了她的配舞者底左手，把她扯了一轉；在那加快着的音樂底調子中沒有什麼可以聽見，只有侍從底敏給的腳上的拍車底規整的響聲，每三拍子迴轉一次時鶴蓮底天鵝絨的裙邊像火焰一樣飛舞。

挈特霞看着他們，看到跳這瓦爾池舞底第一節的不是她自己，帶着快要哭的神氣了。

安德雷公爵穿着騎兵上校底白色軍服，穿着長襪和跳舞鞋的，帶着熱心的快活的神氣立在圈子前面離樂士妥夫家人不遠。費爾和甫男爵在和他談話，談到明天便要開幕的第一次的國會。因為他和斯塔朗斯基接近，又由他在法制委員會底事業中有所參預，關於那有種種歧異的風說流布着的明天的會議，所處的地位能

夠提出正確的消息。但是他沒有聽見費爾和甫對他所說的話，他在望望沙皇，又望望還沒步入圈中的那些準備跳舞的紳士們。

安德雷公爵看着一些紳士們在沙皇面前有點畏縮，一些淑女們期待着求舞者又急得要死。

弼魯走到安德雷公爵面前握着他的手。

“你常常是跳舞的。這兒我有一位 protégéé (被保護者)，樂士妥家底小姑娘，去求她罷”，他說。

“在那兒？”波爾孔斯奇問着。“對不住”，他掉過身去對男爵說，“我們隨後到別處去再談罷，在跳舞會上該得跳舞的。”

他向着弼魯所指示着的方向前進。挈特霞底失望的淒絕的面孔呈在了安德雷公爵底眼裏。他認出了她，揣出了她的情趣，看出了她是一位新脚色，記起了她在窗上所說的話，他在面孔上呈着愉快底表情走到樂士妥夫伯爵夫人底面前。

“請容許我介紹我的女兒”，伯爵夫人紅着臉說。

“伯爵小姐記不記得我不知道，我很高興是已經認識她的”，安德雷公爵說，很有禮地鞠了一次躬，他那禮貌和馬丹培龍斯基說他粗魯的話是成對照的。他走到

擎特霞面前去，在把求舞的話還未說完之前，便已經把手擁着了她的腰部了。他求她舞瓦爾池。擎特霞底臉上可以流於絕望或是狂喜的那種凄愴的表情，突然地輝耀成爲了幸福的，感激的，孩子般的微笑。

“我已經等了你好一陣了”，那受了驚惶的幸福的年青姑娘把手搭在安德雷公爵底肩頭上時，從那快要逃出的眼淚中露出微笑來，在那微笑裏面好像是在對着他這樣說。他們是步進圈子裏的第二對。

安德雷公爵在他當年是頂善於跳舞的人。擎特霞也跳得高妙。她那穿着紗緞跳舞鞋的小巧的腳輕快地不羈地執行着任務，她的面孔煥發着幸福的狂歡。

她的袒着的頸子和兩手是瘦削的，比起鶴蓮底肩頭來沒有那樣的美。她的肩頭也瘦削，她的胸部還未豐滿，她的兩手太纖細。但是鶴蓮的可以說是蒙着有在她身上飽看過的幾千雙眼睛底膠漆，而擎特霞的却分明是第一次才裸露出的少女，假如不是人人都當得這樣，她一定是很會害羞的。

安德雷公爵喜歡跳舞。他是滿心想逃避那些政治上和用心思的話頭，每個人都想來誘他拍談的那種話頭，也滿心想打破因爲有沙皇在場的那種誠惶誠恐的

拘束；故爾他忙着要跳舞；選了挈特霞做對手的是因為弼魯指出了給他，也因為她是最初捉着他的眼睛的美貌的姑娘。但是他剛好把自己的手擁着了那纖細的柔軟的腰部，她的動作，她的微笑，一和他那樣的逼近，她的美之芳醇已經把他醉了。他又感覺着滿幅的生趣和青春，深深地呼吸了一次，同她舞罷靜立時，又才開始瞻望着別的舞對。

17.

在安德雷公爵之後，波里士走來求挈特霞對舞，接着是那位最先開始跳舞的侍從，接着還有好些年青的人。挈特霞泛紅着，歡喜着，把好些過多的求舞者讓給了松尼雅，那一整晚都在跳舞；沒有停止過。在那跳舞會上使別人關心着的東西，她沒留意什麼，也沒看見什麼。沙皇和法國大使談了好一陣的話。沙皇對於某一位貴婦人的態度是特別地慇懃，某某公爵和某某先生有如此這般的言說和舉動，鶴蓮收到了莫大的成功，某某對於她有深厚的注意，舉凡這些她都沒有注意。她甚且沒有看見沙皇，只是覺得在沙皇退席之後跳舞會是更

加熱鬧了。

在晚餐前最熱鬧的煞尾舞之一節中，安德雷公爵又和拏特霞跳舞。他記起了他在樂天村的樹列道上第一次看見她時的情形，她在那月夜不能睡的情形，告訴她無心地偷聽了她的話。拏特霞聽着這些追憶談把臉紅起了來，想要自己辯解，就好像安德雷公爵無心之間所偷聽了的那般情緒，自己是有點害羞的一樣。

就和凡是老於社交界的人們那樣，安德雷公爵所高興的是未染着社交界底常套的一切東西。拏特霞連同着她的驚惶，她的喜悅，她的嬌羞，甚至她的不正確的法語的發音，剛好是投其所好。他對着她說話時，態度是特別地懇勸周到。坐在她的旁邊，談着極單純極瑣碎的一些事情，安德雷公爵飽看着她那一雙明眸底輝耀和她的微笑，那微笑不是由於話材有趣，而是出於內心的喜悅。拏特霞又受着求舞時，她便微笑着立起去跳舞，安德雷公爵特別地飽看着她那羞怯的典麗。

在煞尾舞底半途，拏特霞和人舞罷喘息着回到自己的席位上來。又有人來求她對舞。她是疲倦了，在喘氣，她顯然是想要拒絕的，但她立地把手放在求舞者底肩頭，又高興地離開，向安德雷公爵微笑着。

“我是滿高興坐在你的旁邊休息的呢。我是疲倦了；但是你看，他們總要來求我，我是高興的，我喜歡，我每一個人都愛，你和我都是明白的”，在那微笑中所說的是這些話，還有不盡的意思包含在裏面。待她的對舞者一離開了她時，挈特霞飛過廳事那邊去求在跳舞底一節上所必要的兩位淑女。

“假如她是先找她的表姊再找另一個人，那她便會是我的夫人”，安德雷公爵——連自己都大大地吃了一驚——無心地這樣想了一下，當他目送着她的時候。她最先是走到她表姊面前。

“百無聊的想念有時候真會竄進人底心裏！”安德雷公爵想着，“但是有一件事情是千真萬確的，那位姑娘是那樣的可愛，那樣的特色，她在這兒跳不上一個月便會被人娶去的。……她真是這兒的尤物”，他想着，當其挈特霞坐在了他的旁邊，把胸上快要墜下來的薔薇花在插正着的時候。

在煞尾舞底終末，穿着青色燕尾服的老伯爵走到跳舞過了年青人的隊伍來。他招待安德雷公爵到他家裏去訪問他們，問他的女兒是否有趣。挈特霞沒有立地回答，她只是微笑了一下，那意思是含着責嘆：“你爲

什麼要問這樣的話?”

“這樣有趣的事情我自生以來從沒有經驗過!”她說，安德雷公爵看見她那瘦削的兩手很快地舉起來，像要抱她的父親，又立地墮下去了。挈特霞真是幸福，她自生以來從不曾這樣幸福過。她是在幸福底最高峯，在那樣的時候一個人是極端的善良而仁愛，不相信世界上會有惡和不幸和憂愁之存在。

在那跳舞會上弼魯才第一次感覺着由他的夫人在最上層的社交界中所佔有的地位受了侮辱。他是沉悶着沒有精神。當他立在一堵窗邊，從他的眼鏡框上望出去，並沒看着什麼的時候，他的額上有很深的皺紋。

挈特霞在去就席時從他的旁邊走過。

弼魯才底沉悶的不愉快的面孔驚動了她。她停止着，立在他的面前。她想安慰他，把自己的過餘的幸福分與給他。

“真真是有趣呢，伯爵”，她說；“可不是嗎?”

弼魯才心不在焉地微笑了一下，顯然是沒有聽明白對着自己所說的話。

“是的，我很愉快”，他說。

“不曉得怎的一個人怎麼會有不滿意的事情！”擎特霞想着。“特別是像貝蘇雪夫那樣滿好的人。”

在擎特霞底眼中，凡是在跳舞場中的人都是特別地和氣的，甜蜜的，善良的人，大家都在相親相愛；決沒有一個人會要互相侮辱的，故爾一切的人都當得是幸福。

18.

第二天安德雷公爵想到了跳舞會上來的時候，沒有想念得好一會。

“是的，那是一次很收到成功的跳舞會。加之……是的，那位年青的樂士妥夫姑娘真可愛。在她身上有些東西是新鮮的，獨創的，爲比得堡所沒有的。”

那便是想到昨天的跳舞會上來的他的想念底全部，在飲過早茶後他便開始辦公了。

但是由於疲乏與失眠他是不很高興辦事的，什麼事情也沒有做好。他始終在批判着自己的工作——這是他的一種通習——聽到有客來訪他很是高興。

來客是畢提斯基，他是種種委員會和比得堡中各

種社交界底一員。他是新思想和斯培朗斯基底熱烈的追隨者，是比得堡中最繁忙的一位風信子，世間上有好些人選擇自己的意見就和選擇自己的衣裳一樣——趕照着時髦——但是正由於那個原故顯得是最熱烈的皈依者的，他便是那些人中之一個。

剛好才等到把帽子脫下，他連忙跑到安德雷公爵面前，立地便談論起來。他是剛好才把那天清早由沙皇所開幕的國會底頗未探聽了來，他熱心地便談論到這個題目。沙皇底演說，他說，是非常的傑構。那樣的演說只有由立憲君主才能夠說出。

“皇帝是這樣說的啦，他說議會和樞密院是國家之身分，他說政府不是建設在獨斷的權力上，而是要建立在堅確的基礎上。皇帝說財政系統是當得改革的，度支應得公開”，畢提斯基在好幾個字眼上加強地說着，把眼睛睜得滿開。“是的，今天的開會是一個劃時期的事件，在我們的歷史中劃出了一個最偉大的時期”，他結束了。

安德雷公爵聽着他談說國會開幕時底情形，那在他是以十分的熱心所期望着，是看得來很有重大意義的一件事情，他現在却在驚詫着，在這國會一開幕之

後，這件事情不僅不足以打動他，竟至毫無意義了。他帶着穩重的嘲笑傾聽着畢提斯基底熱心的敘說。在他心中的觀念是極其簡單。“那於我和畢提斯基有什麼呢”，他想着，“於我們有什麼呢，皇帝在國會上無論想高興說怎樣的話？那些可以多少使我們幸福一點，妥帖一點嗎？”

這個簡單的着想突然把安德雷公爵對於進行着的種種改革之以前的趣味完全破壞了。那天安德雷公爵是要和斯培朗斯基共餐的，“和着少許的知友”，主人招待他時是這樣的說。那項晚餐，開設在他所十分讚仰着的人物之親密的家庭中，對於安德雷公爵是有意義的，特別因為他在前從不曾看見過在家庭環境中的斯培朗斯基。但他現在竟至不想去了。

然而到了約定的時間，安德雷公爵仍然走進了達胡里契斯基公園中的小小的家屋裏。這小小的家屋是斯培朗斯基底財產，與衆不同的地方是異常的清潔，令人連想到僧院底那般清潔。在嵌木地板的食堂中，到得稍晚的安德雷公爵看見斯培朗斯基底幾位親密的朋友已經在五句鐘時便聚齊了。除掉斯培朗斯基底小女兒（和她父親一樣有一個長的面孔）和家庭女教師之

外，沒有女客。來客是吉爾畏士，馬格尼慈基，斯安里賓。安德雷公爵由門廊中早就聽見有宏朗的聲音，和斬切的哄笑——像在舞臺上的戲子所發出的那樣。有一個人——聲音很像斯培朗斯基——在斬切地發着笑聲“哈……哈……哈……。”安德雷公爵從不曾聽見過斯培朗斯基發笑，這種尖銳的脆爽的笑聲由一位偉大的政治家發出，使他生出一種奇異的銘感。

安德雷公爵走進了食堂。全體的人是立在兩窗之間的一座小桌旁邊的，桌上放着些小吃。斯培朗斯基帶着一個愉快的神氣立在桌旁，穿的是灰色的燕尾服有一個寶星，白色的坎肩和白色的高頸帶，是他在那有名的國會開會式上出席的服裝。他的來客在他的周圍繞成了一個圈子。馬格尼慈基掉向着他在敘述着一段逸話。斯培朗斯基傾聽着，對於馬格尼慈基所說的話預先便在發着笑。剛好在安德雷公爵走進食堂的時候，馬格尼慈基底話又被陷溺在笑聲裏了。斯安里賓在嚼着一片麵包和乾酪，放着宏大的哄笑。吉爾畏士微微地啞了幾聲，斯培朗斯基笑着他那尖銳的斬切的笑聲。

斯培朗斯基把他的柔軟的白色的手伸給安德雷公爵，仍然在笑着。

“呵，公爵，你來得真好”，他說。“停一會兒罷……”他回向把話頭打斷了的馬格尼慈基。“我們今天是約好了的；這一次的會餐要盡興地快樂，事務上的話一句也沒談到。”他又回向講話的人，又發起笑來了。

懷着一種驚異和幻滅底哀感，安德雷公爵聽着他的笑聲，看着斯培朗斯基底發笑。那在安德雷公爵看來，好像不是斯培朗斯基，而是另外的某一位人。舉凡在斯培朗斯基身上顯示得神祕而動人的地方在安德雷公爵底眼中突然變成了滑稽而失掉了魅力。

用餐時會話決沒有停止過一刻時候，內容就好像是一部笑談集。馬格尼慈基剛好把自己的逸話說完，另一個人又連忙地要談說出更滑稽的什麼了。那些逸話大部分是屬於官場中的某某顯宦的，不則便是官場自身。在這個圈子中這些顯宦底極端的無聊似乎是十分明白地決定了的，對待他們的唯一可能的態度是只有開心的調笑之一種。

斯培朗斯基把今天清早的議會上一位聾政治家底逸話告訴了他們，說是每逢扣問着他的意見，他都答道同意。吉爾畏士談說一件審查會底情形，那審查會底特色是一切的審查員對於所審查的東西都不懂。斯安里

賓口吃着也參加進會話來，開始談到舊制度下的官權底濫用，帶着一種激越的調子，頗有使談話取出一種嚴肅的轉換之危險。吉爾畏士又講起趣談來，談話又恢復到了剛才的快活。

斯培朗斯基在自己的公餘之暇喜歡休息，喜歡和自己的幾位朋友們閑談取樂，是很明顯的；他的朋友們也都了解得他這種趣味，有意在使他和他們自己得到快活。但是這種的快活在安德雷公爵是無聊而可厭。斯培朗斯基底高聲不愉快地打動着他，他那連續不斷的有些故意做作的笑聲不知怎的對於安德雷公爵總是有點刺耳。安德雷公爵沒有笑，害怕着他自己會被這一批人覺得難耐。但是沒有人注意到他的對於大家的快活之沒表同情。他們看來都是快活得忘乎其形的。

幾次他想要參加進話頭，但從他口中說出的話幾次都像水上的泡通木一樣，他不能夠和他們講起笑談來。在他們所說的話中並沒有錯處也沒有不合條理的地方；都是很機敏，很滑稽，但是有一種東西——正是使笑談有味的一種東西——是缺乏着的，他們甚至連這種東西底缺乏都沒有覺察到。

食後斯培朗斯基底女兒和她的女先生離了席。斯

培朗斯基把他的白手撫摩他的女兒，和她親了吻。就是那種姿勢，在安德雷公爵看來都覺得不自然。

男子們照着英國式的辦法，留在席上喝葡萄酒。話頭跳到拿破崙底西班牙遠征，大家都一致地稱讚着，安德雷公爵獨於反對他們。但是在這般談論底中途，斯培朗斯基顯然是想掉換話題，含着微笑開始談出了一個不相關聯的逸話。大家沉默了幾分鐘。

在桌上坐了一會，斯培朗斯基把酒瓶塞了說道，“如今的好酒價錢是很貴的！”說着把酒瓶交給了侍僕便立起身來。大家都立起來了，同樣喧囂地談說着，走進客廳。斯培朗斯基由一位專差接到了兩封信。他拿着走進他的書齋去了。待他一走開，大家的高興便沉抑了下來，來客們開始低聲地談論着。

“好，這一次是朗誦了！”斯培朗斯基從書齋中走出來說。“真是了不起的才情！”他對安德雷公爵說着。馬格尼慈基地取着一種姿勢，開始朗誦出法蘭西文的滑稽詩，是他自己做來取笑一些名士的。他的朗誦幾次被喝彩打斷了。在朗誦完畢時，安德雷公爵走到斯培朗斯基身邊去告別。

“爲甚這麼快呢？”斯培朗斯基說。

“我約定了要去赴一處晚集……”

他們沒有再說話了。安德雷公爵壁面對着那雙明鏡般的，不可侵犯的眼睛，他自己覺得可笑，怎的會從斯培朗斯基，會從與他關聯着的自己的一切工作中有所期待，自己怪異着怎的會把斯培朗斯基所幹的事情看得有些價值。那種規整的毫無樂趣的笑聲，在安德雷公爵離開了斯培朗斯基之後，在他的耳中還響了好一會。

回到寓所安德雷公爵開始觀省着最近四個月以來的自己在比得堡中的生活，就好像是有點新異的一樣。他想到他所舉出的成績，和他所探訪過的人物，他所提出的軍制改革案，那可被了採擇以作參攷，但是是置諸高閣的，因為有另外一種極可憐的提案已經編制出呈上沙皇去了。他想到委員會底集會，伯爾格是其中的一員。他想到在那些集會上聚精會神地拖拖搯搯地所討論着的總是一些關於集會上的種種形式上的問題，一說到本質的問題上來總是力求其簡略的。他想到他自己的改編法制上的工作，慎重地把羅馬的和法蘭西的法典翻譯成俄文的工作，自己覺得有點慚愧起來。接着他便活生生地想像着波古查羅沃，他住在鄉下時的

追求，他的向立亞山的巡視；他想到他的農人，想到村老的杜隆；把他目前所條分縷析着的法制中的個人權利應用到他們身上來，他奇怪着他自己怎麼能夠這樣的悠閑來幹着這樣百無聊賴的工作。

19.

第二天安德雷公爵去訪問了好幾家他以前沒有訪問過的人家，其中有樂士妥夫家，他去重溫他們舞蹈會上的交誼。照禮本是有去訪問樂士妥夫家的必要的，在這些禮節底顧慮之外，安德雷公爵想去看看那位特色的，矯健的姑娘在家庭中的情形，那在他是留有那樣一種快活的記憶的。

挈特霞是第一個走來迎接着他的人。她是穿着青色的日常裝束，她穿着那樣的裝束使安德雷公爵感覺着比穿着舞裝的還要美麗。她和她的一家人接受着安德雷公爵就像是一位舊友一樣，很隨便而很懇懃。全家的人，在前安德雷公爵是評隲得那樣嚴格的，現在看起來都是可愛的，單純的，親切的人物。老伯爵底周到與和氣，在比得堡中特別是難能而可貴的，使安德雷公爵

不好拒絕着不留吃晚餐。

“是的，都是和氣的，滿好的人”，波爾孔斯奇想着。
“自然他們並不了解挈特霞所有的是怎樣的美點；但他們都是好人，對於那位可愛的姑娘底，那樣充滿着生命的，動人的詩的姿態是絕好的背境。”

安德雷公爵在挈特霞身上看出了一種特殊的世界，和他是完全遠隔，而充溢着爲他所未知曾道的愉悅，那個奇異的世界，就在樂天村底樹列路上，在那月夜的窗頭，是已經翻弄過他的。現在那不再翻弄他了，那在他好像不再是生疎的世界；而他自己寧是踏進了那個世界裏，在那裏面找到了新的喜悅。

食後挈特霞應着安德雷公爵底請求去彈鋼琴，開始唱起歌來。安德雷公爵立在窗邊和女眷們談着話，一面傾聽着她。在有一句話底當中，安德雷公爵把頭話停止着了，突然覺得有眼淚梗着自己底咽喉，這在他自己是從不曾夢想到的。他看着挈特霞唱，好像有甚麼新異的幸福的東西激動了自己的性靈。他是幸福，而同時又是悲哀。他的確是沒有來由可哭的，然而他快要哭了出來。爲的什麼呢？爲的他過往的戀愛？爲的那位小巧的公爵夫人？爲的他已失了的幻想？……爲的他對於將

來的希望？……是，而同時也否。使他快要哭出來的重要原因，是那種可怕的對照之突然的活現的自覺，便是在他自己心中所存在着的某種極端偉大的而又無際限的東西，與他自己本來就是連她也是的，那種有限的實質的物什之間的對照。這個對照，在拏特霞唱着歌的時候，使他傷心，也使他快樂。

拏特霞一把歌唱完了，她走到他面前來，問他喜不喜歡她的聲音。她問着，待一說出了口之後便紅起了臉來，覺得自己是不該這樣的發問。他微笑着看着她，他說他喜歡她的唱歌，就如像喜歡她的所行所為的一切。

安德雷公爵離開樂士妥夫家時，已經是很晚了。他照例去就寢，但立刻看出他是不能睡的。他點燃了燭，坐在床上；又把燭滅了，又睡下去，不能睡眠絲毫不感覺着痛苦：他在自己的深心中感覺着一種新的喜悅，就如像他從窒息的一室中走進了開曠的世界一樣。他和那位樂士妥夫家底小姑娘發生了戀愛，他是從不會想像到的。他並沒有想着她。只是一把她提想起來，生涯之全部便呈現在新的光裏。

“我在掙持什麼呢？生命，全部的生命，以滿幅的快樂呈現在我面前的時候，我為什麼要在這狹隘的，錮閉

的圈子中蹣跚呢？”他對他自己說。到這時他方才第一次規畫着他的將來底種種幸福的計畫，規畫了好一陣。他決心着他應該留心到他兒子底教育，要找一位教師來，把那孩子託付給他。其次他想到要卸却軍職，要到外國去，遊歷英格蘭，瑞士，意大利。“在我還感覺着這樣地年富力強的時候，我要充分利用我的自由”，他自己告訴自己。“弼魯說得不錯，一個人要想幸福，當得相信着幸福之可能，我現在要相信了。我們且讓死者去把死者埋葬着；但我們還是活着的時候，我們要活着，而且幸福地活着”，他心裏這樣想。

20.

有一天清早亞多爾夫·伯爾格上校來訪問弼魯，弼魯和他只是如像認識莫斯科和比得堡中的每個人的那樣並沒有深交的。他穿着一件嶄新的軍服，傅了粉的鬚髮聳在前額，摹倣的是沙皇亞歷山得·鮑樂維奇。

“我剛纔去訪問了伯爵夫人，不幸的是我的請求沒有得到許可。伯爵，我希望你是會使我幸福的”，他說，含着微笑。

“你有什麼見教呢，上校？我是定要盡力的……”

“伯爵，我現在呢完全是定居在我的新屋子裏面了”，伯蘭特對他說明，含着十分的自信，以為一聽見這樣的話，誰也是會喜歡的；“所以我希望邀請我的朋友和我夫人底朋友來作一次小小的晚集。（他微笑得更加趁心。）我是打算請伯爵夫人和你賞賞光，到我們舍下喝杯茶，再……用一下晚餐。”

只是伯爵夫人鶴蓮娜·瓦西黎奕娛娜，覺得和伯爾格那樣的人往來是低了身分，桀傲到連這樣的一番招待都拒絕了。伯爾格明白地說他為什麼要邀請少數優越的人到自己的新居；為什麼他高興這樣做；為什麼像打牌吃嗑一類的壞事他不肯花錢，而在接交上等的人却是不怕破費；說得十分的坦白，使阿魯不能夠拒絕，答應了出席。

“只是不要太遲了啦，伯爵，假如我敢冒險的請求你。八點前十分鐘呢，我冒險的請求你。我們要玩玩波斯通牌啦。我們的將軍是要來的；他對我很親切。我們準備了小小的一席晚餐呢，伯爵，所以我要求你賞光。”

反乎通常的習慣（他是照例遲到的），阿魯沒到八點前十分鐘，在八點前十五分鐘的時候，便到了伯爾格

家裏。

伯爾格夫婦爲他們的小集是籌備得很周到的，已經是完全停當了在等待着他們的來客。

伯爾格，和他的夫人坐在新的，清潔的，明朗的書齋裏，有小型的胸像和圖畫和新的家具裝飾着。伯爾格穿着新的軍服，緊緊地扣着，坐在他夫人底旁邊，在對她敘說一位人是常常能夠而且應該和在上位的人結交的——因爲只有那樣講起交際來才有意義。

“你可以長些見識，有事情也可以拜託。你看我罷，你看我從低級的職務是怎樣陞進了的（伯爾格回憶自己的生活，沒依年齡，而是依着陞進的）。我的同僚依然是無名小卒，而我已經是團長了。我得到做了你的丈夫底幸福”（他立起來親吻維拉底手，但是順便是把捲起來了的絨毯底一角理順了）。“這些我是怎樣得到手的呢？主要的是我知道怎樣去選擇朋友。一個人在執行自己的職務上，當得聚精會神而有規律，那自然是不用說的。”

伯爾格微笑着，覺得自己是優越於一位孱弱無力的女子，他把話頭停止着，想到他的這位可愛的夫人，究竟不外是一位孱弱的婦女，她永遠不會了解得一位

男子底攪幹——*ein Mann zu sein。維拉也在微笑着，同時是有她自己的優越感，她覺得她的良人是專一而精幹，然而和一般的男子一樣，對於人生的理解是錯誤了的。伯爾格，根據着對於他夫人底判斷，把一切的女性都看得孱弱而愚蠢。維拉，根據着對於她丈夫一個人底判斷，由她丈夫所得來的觀察一般化起來，以為一切的男子都覺得只有自己有常識，而同時是什麼也不懂，只是傲慢而自私自利。

伯爾格立起來了，慎重地擁抱他的夫人免得把那鍍花的領披攪纒了，那是他費了一筆大錢買來的，他剛剛在她的嘴唇尖子上親吻了一下。

“只是有一件事情：我們不可以太快的便有生育”，他說，由於一種聯想作用連他自己都是沒有意識到的。

“是的”，維拉回答着，“我是滿不希望的。我們還當得替社會服務啦。”

“幽蘇卜夫公爵夫人披的剛好是那樣的呢”，伯爾格含着幸福的和氣的微笑指着領披說。

在那時候外面傳報道貝蘇雪夫伯爵到了。兩位年青的夫婦交換了一下私自滿足底眼色，各人在精神上

* 德文“成爲一個男子。”

爭持着得到這番光降底功勞。

“這就是善於擇交底榜樣呢”，伯爾格想着。“這就是善於攪幹底榜樣呢。”

“但是呢，我請你留意一下”，維拉說，“當我在和客人張羅的時候，請你不要來糾纏我，因為對於每一個客人應該怎樣接待，在那些人中該說怎樣的話，我是很拿手的。”

伯爾格也發着微笑。

“哦，但是我們男子有時候是要高興談些男性的話啦”，他說。

弼魯被引進那間小巧的會客室，在那裏面如不把均衡·整·飭·秩序破壞了是不能夠坐下的；所以伯爾格雖是慷慨地要讓一位顯客來破壞他的安樂椅或是發發底均衡，而他自己在這一點上顯然是很難以決定，只好讓自己的客人來取決這個問題，那是近情近理而不足怪的。弼魯把均衡破壞了，自行移出了一把椅子來，伯爾格和維拉也就開始了他們的晚集，你攘我奪地爭着去款待他們的來客。

維拉在自己的心中決定着以爲和弼魯講話是應該談到法蘭西大使館來的，立地便談上了這個話題。伯爾

格斷定着男性的會話是必要的，便阻擋着他夫人底話頭提說到和奧國開戰底問題上來，由那個普通的問題不知不覺地一跳，跳到了個人的私事上來，說他是怎樣被人勸告着去出征，而他是不能不拒絕的原因。話頭雖然是全無聯絡，維拉雖然憤慨着這種男性的成分之妨害，但是兩位年青的夫婦是異常滿足的，雖然來的只有一個客，晚集是很順利地開始着了，而且他們的晚集和別處的晚集是一個模型造出來的，——有同樣的會話和茶和明燭。

其次來的是波里士，伯爾格底一位舊僚友。他對於伯爾格和維拉的態度多少帶着一些保護者和優越者底氣韻。波里士之後來了一位上校和他的夫人，其次是將軍本人，其次是樂士妥夫家，晚集現在是真和一切別處的晚集一樣進行起來了。

伯爾格和維拉看見在他們客廳中的這些動作，聽着那不連續的談話底聲音，羅裙底窸窣，相互的寒暄，禁不住他們的會心底微笑。一切的情形和別處的都沒有兩樣；特別是那位將軍，他稱讚他們的房屋，拍着伯爾格底肩膀，以父親般的威勢指揮着波斯通牌桌底佈置。將軍坐在伯爵伊里亞·安得來維奇旁邊，那是次他

一位的來客。年老的來客們聚在一道，年青的人們又聚在一道，主婦坐在茶桌前面，桌上有點心盛在銀製的籃子裏，就和潘寧家底晚集上所用的點心一樣。一切的情形都和別處所有的情形相同。

21.

弼魯是顯客之一人，不得不和老伯爵，將軍，上校等同坐在一桌。他一坐到牌桌上，恰好是正對着拏特霞的，自從跳舞會以來在她身上起了不可思議的變化使他驚詫了。拏特霞是沉默着的，不僅沒有她在跳舞會上那樣的美貌，倒寧可說是平淡無奇，只是在她的面孔上對於凡事都有一種客氣的不關心底神情。

“她是怎麼的呢？”弼魯詫異着，瞥視着她。她是坐在茶桌上的她姐姐旁邊的；對於坐在旁邊的波里士沒精打彩地回答着，連沒有看他一眼。弼魯拿到一套同色的張子，吃了五家底牌，使得同自己聯在一夥的人滿高興，他正在把吃張搏攏的時候，聽見有打招呼的聲音，有人走了進來的脚步聲，他又瞥視了她一下。

“哦，她是怎麼的？”他愈加詫異地對着自己說。

安德雷公爵立在了她面前，對她說了些話，在他的面孔上帶着一種關心的溫柔底神情。她抬起了頭來望着他，兩臉泛得緋紅，顯然在控制着自己的流於喘息的呼吸。有某種內在的火焰，在剛才是熄滅了的，現在又活鮮鮮地在她心中燃起來了。她是完全變了形。由她剛才的平淡無奇的女子變成了在跳舞會那樣的美姬。

安德雷公爵向弼魯走去，弼魯在他朋友底面孔上看見了一種新穎的年青的表情。在玩着牌的時候，弼魯掉換了好幾次的坐向，時而背着挈特霞，時而又向着她，在六場底勝負之中他都在看着她和他的朋友。

“在他們兩人之間是有很重大的什麼發生着的”，弼魯想着，同時是歡喜又是苦痛底一種情緒激盪着他，使他把勝負忘記了。

在六場勝負之後將軍站起來，說是像這樣用不着打牌了，弼魯便得到了自由。挈特霞在室的一邊對松尼雅和波里士談話。維拉呈着嫺雅的微笑在對着安德雷公爵說些什麼。弼魯走向他朋友面前去，問他們是否在談秘密，坐在了他們的旁邊。維拉看到安德雷公爵對於挈特霞的注意，覺得在一個晚集上，在一個真正的晚集上，對於詩的情趣之種種幽婉的暗示是絕對地不可缺

少的，她湊着一個機會，在安德雷公爵是一個人的時候，便和他談起了一般的情緒上的話來，特別是談到了她的妹妹。她把安德雷公爵是看得很聰明的，她覺得像和這樣一位聰明的客人，她在他的面前要發揮出她自己的外交上的本領。弼魯走到他們面前時，看見維拉正在辯舌滔滔地談得自鳴得意，安德雷公爵却是有一點惶惑——這種神情在他是很罕見的。

“你以為怎樣呢？”維拉帶着微妙的微笑說。“公爵，你的炯眼是很犀利的，立地便可以看透人底性情。你覺得拏特霞是怎樣呢？她能夠堅實地保持着自己的愛情嗎？她能夠像別的女人一樣”（維拉是說的她自己）“一旦愛了一個男子便永遠保持着貞節嗎？我以為要那樣才是真正的愛！你以為怎樣呢，公爵？”

“令妹的事情我知道得太少”，安德雷公爵回答着，帶着一種譏諷的微笑，他是想在那種微笑之下掩藏着他的惶惑，“不能夠判決這樣微妙的一個問題；再者，我覺得是最少引人注意的婦女是最能貞節的”，他加上一句，望着在那時候和他們坐在一道的弼魯。

“是的，那是真確的，公爵。在這如今”，維拉接着說（凡是一般平庸的人一談到“這如今”來，他們的意思是

說他們懂得時代底特徵，懂得人的性情是隨着時代轉變的，維拉也正是這樣)，“在這如今一位姑娘是太自由了，le plaisir d' être Courtisée (喜歡被人崇拜的心事)每每把自己心中的這些真實的感情隱閉了。擎特霞呢，照實說來，是很有這個毛病的。”

話頭又回到擎特霞來，使得安德雷公爵不舒服地蹙着眉頭。他想立起來，但是維拉帶着愈加微妙的微笑執扭着說。

“我相信，像她那樣受人崇拜的人是沒有的”，維拉接着說；“但是直到最近，沒有人真實地使她感動過。你自然是知道的啦，伯爵”，她轉向着弼魯，“就是我們那位漂亮的表弟，波里士，entre nous (我們是講私話呢)，他對於柔情底世界是很很地，很很地深入了的……”她是想暗示出那一種時行的愛底圖面。

安德雷公爵蹙額着，沒有說話。

“但是呢，你自然是波里士底一位朋友啦？”維拉對他說。

“是的，我認識他……”

“他或許是告訴過你的，他對於擎特霞的幼時的戀愛？”

“哦，他們在幼時有過戀愛嗎？”安德雷公爵問着，臉上不期然地突然泛紅起來。

“是的呢，你知道的，凡是中表間的密切的親近是每每要轉化成爲戀愛的：所以中表是一種危險的隣人啦。可不是嗎？”

“哦，那是千真萬確的”，安德雷公爵說，突然地不自然地饒舌起來，他開始和弼魯開玩笑，說他和他在莫斯科的表姊妹，年已五十的淑女們，有當心的必要，在這些談諧中他站立起來，捉着弼魯底手，把他拖在一邊去。

“喂，怎的啦？”弼魯說，詫異地看着他朋友底激昂，看見他立起身時瞥了拏特霞一眼。

“我要，我要告訴你”，安德雷公爵說。“你知道那一雙女人底手套的啦”（他是說的同濟宗對於新入宗的兄弟所給與的手套以贈與他所愛的女人的。）“我……但是，不好，我要隨後告訴你。……”在他的眼中含着異樣的光輝，行動中含着一種飄忽地，安德雷公爵走到拏特霞近旁，在她的身邊坐下了。弼魯看見安德雷公爵問了她些話，她回答他，把臉暈得緋紅。

但是在那時候，伯爾格向弼魯走來了，執拗地求他

去參加將軍與上校間的關於西班牙遠征的議論。

伯爾格是滿得意而又幸福的。會心底微笑從不會離開過他的面孔。晚集收到了大大的成功，和他所曾經看過的別處的晚集完全是一樣。一切的情形都是一個模型造出的：淑女們底優婉的談話，打牌，在和牌之後的將軍底高呼，開水壺，茶和點心；但有一樣東西，他在晚集上所常常看見而想摹倣的東西，是缺乏着的。便是在男客之間沒有高談闊論，沒有談到什麼重要的有見識的問題。將軍現在談起了那種議論來，伯爾格便來拉阿魯去參加。

22.

第二天安德雷公爵受了伯爵伊里亞。安得來維奇的招待，在樂士妥夫家中晚餐，和他們整個地過了一天。

家中的每一個人都知道安德雷公爵是爲誰個來的，他也彰明地整天都用心着和挈特霞住在一道。

有一種嚴重底感覺，一種什麼重大的事件定要實現的感覺，不僅是在挈特霞底心中——那是害怕着，而

又高興着熱心着的——就是全家底人都是懷抱着的。伯爵夫人看着安德雷公爵和挈特霞談話時，帶着悲哀而嚴肅的眼睛望着他，待他一回過頭來看見了自己時，又懼怯地故意地想找些不要緊的話來和他談說。松尼雅怕離開挈特霞，又怕自己和他們處在一道時會妨礙着他們。挈特霞每逢一個人單獨地和他處在一道時，她爲期待底恐怖把臉變得璧青。安德雷公爵底懼怯也使她疑訝。她覺得他是想向她說什麼話，但總放不下決心。

安德雷公爵在晚上離開了之後，伯爵夫人走向挈特霞去，低聲地問她！

“怎麼樣？”

“媽媽，你千萬，千萬別要在這時候問我。這是說不出來的”，挈特霞說。

但是儘管有這樣的回答，挈特霞在那天晚上在她母親牀上睡了好一會，她的眼睛凝視着前面，時而是激揚，時而是抑鬱。她告訴她，他是怎樣的稱讚她，他說他要到外國去，他問她們暑天要在那兒過夏，他又向她問過波里士。

“但是像這樣的，像這樣的情形……我以前是從不

會感覺過！”她說。“只是我怕和他處在一道，我總是怕和他處在一道。那是啥意思呢？這怕是真的什麼事情嗎？媽媽，你睡熟了？”

“沒，乖乖。我也是怕他的”，她的母親回答着。“你去睡罷。”

“睡也沒用，我是睡不熟的。睡是再笨也沒有！媽媽，媽媽，我以前從沒有感覺過像這樣的情形”，她說，對於在自己心中所認出的感情懷着驚訝和恐怖。“我們是連沒夢想到的！……”

在挈特霞看來，覺得她第一次在樂天村看見安德雷公爵時便對他發生了戀愛的一樣。她在那時候便選定了一個（她堅確地相信着她是選定了他的）——那一個人現在又和她們相遇，而且是對她不無情愫，她爲這件奇異的，出乎意外的幸福，是感受着驚訝的。

“好像都是出於有意的一樣——我們到了比得堡來，他也就到了這兒。我們又在跳舞會上相會。那都是出於運命的。顯然是運命把一切的情形編配到這樣。就是在那時候，我一看見了他，便感覺到一種完全不同的什麼。”

“他還對你說過什麼呢？那些詩是什麼？唸給我聽

聽看……”母親沉思地說着，想到安德雷公爵在挈特霞底百折簿上所寫的詩句。

“媽媽，他是結過婚的人是不關緊要的罷？”

“噯，挈特霞。你祈禱罷。Les mariages se font dans les cieux（姻緣是天註定的）”，她引用着法國的諺話來說。

“媽媽，好媽媽，我真是愛你！我真是幸福！”挈特霞叫着，雪着興奮和喜悅底眼淚，抱着她的母親。

就在那個時候，安德雷公爵在對弼魯談說他對於挈特霞底愛慕，他決心要和她結婚。

那晚上伯爵夫人鶴蓮娜·瓦西黎奕娛娜開了一次夜會，法蘭西大使到了場，某大公也到了，那人在最近很頻繁地來訪問伯爵夫人，還有許多輝煌的淑女和紳士。弼魯走下樓去，在各室中盤桓着，他那聚精會神地有所思索和沉悶底面容使來客們都受着驚訝。

弼魯自從跳舞會以來又感受着一種神經性的抑鬱底發作，正在盡死力地想克制着。自從他的夫人和那位大公親密以來，弼魯無端地擢爲了侍從，使他自己都吃了一驚，自從那時候以來他在社交界中便要感覺着苦

趣和羞恥，一切的人事都是徒勞的他以前的舊觀念便愈見愈見頻繁地回到他的念頭上來。

他最近在他的庇護者拏特霞與安德雷公爵之間所覺察到的感情，由於他自己的位置與他朋友的之恰成對照，增長了他的苦悶。他想一樣沒去想他的夫人，也沒去想到拏特霞和安德雷公爵。一切的東西和永遠比較起來，在他看來又是百無聊賴的了；那個問題又在他的面前發生了起來：“何所爲呢？”想要避開一些惡念，他無晝無夜地都鞭策着自己去努力同濟宗底工作。

弼魯在半夜時由伯爵夫人底居處退出，穿着襤褸的寢衣，在他自己的逼隘而爲菸草熏黑了的樓房中，坐在書案上抄寫着蘇格蘭同濟宗底長篇的記錄，在那時有一個人走進了他的房裏。那是安德雷公爵。

“哦，是你”，弼魯說，帶着一個茫沒的不高興的樣子。“你看，我是做着工作的”，他接着說，指着他的鈔本，他那神情就和不幸的人們看着自己的工作時那樣，是在逃避人生底種種災難。

安德雷公爵立在弼魯面前，呈着一個輝煌的歡天喜地的面孔，充溢着新的生趣，並且只顧着自己的幸福向着弼魯微笑，沒有看到他的沉悶的面孔。

“喂，好兄弟”，他說，“我昨天想要告訴你的事情，我今天走來告訴你。我是從來沒有過像這樣的感覺。我是在戀愛。”

弼魯突然地發出了一聲長嘆，把他沉重的身子頓在棧發上坐在安德雷公爵底旁邊。

“是同拏特霞·樂士妥夫罷，唉？”他說。

“是的，是的，除她而外還有誰呢？我是決不會相信的，但這感情在我是太強烈了。昨天我真苦，真煩悶，但是那苦悶我是不想和世界上的任何物什掉換的。我以前是沒有活過的，但我沒有她是不能夠活下去。但是她能夠愛我嗎？……我比她是太老了。……你爲什麼不說話？……”

“我？我？我有什麼好說呢？”弼魯說，突然立起身，在室中盤旋起來。“我時常在這樣想。……那個姑娘是一個珍寶。……她是很難得的一位姑娘。……好朋友，我勸你，不要太顯聰明，不要懷疑，你結婚罷，結婚罷，結婚！……我可以担保，再不會有人比你更幸福的。”

“但是她呢？”

“她在愛你。”

“不要亂說罷……”安德雷公爵說，含着微笑，望着

弼魯底面孔。

“她在愛你，我是知道的”，弼魯含怒地叫出。

“沒；你聽我說罷”，安德雷公爵說，捉着了弼魯底手，把他止着。“你曉得我處的境遇嗎？我是非告訴一個人不可的。”

“好的，好的，你告訴我罷，我很高興”，弼魯說，他的面孔真的變了，他額上的愁紋平了，他喜興地傾聽着安德雷公爵。

他的朋友似乎是，而且真個是，完全改變了的一個新人。他的倦怠，他的厭生，他的幻滅，通到那兒去了呢？除弼魯而外他沒有可以吐訴心曲的一個人；但是對於他，他把心底裏所有的一切都吐訴乾淨了。他周到地勇敢地對於自己將來的計畫籌辦得很遠；說他不能夠爲他父親底偏執而犧牲自己的幸福；申明着他要逼着他父親承認這項結婚，而且要喜歡她，不然他便不要他有同意；其次是他奇怪着目前把他佔有着的感情，好像是一種奇妙的，不可思議的，超越乎他的意志的東西。

“假如有人告訴我，說我會戀愛得這樣，我是決不會相信的”，安德雷公爵說。“那和我曾經感受過的感情完全不同。整個的世界爲我分成了兩半：一半是——

她，這兒充滿幸福·希望·和光明；另一半是——沒有她的地方，那兒整個是愁慘和黑暗……”

“黑暗而沉悶”，弼魯返復着；“是的，是的，我懂得。”

“我不能夠不愛光明；那不是我的罪過；我是很幸福的。你了解我麼？我曉得你是會替我高興的。”

“是的，是的”，弼魯承認着，兩眼充滿着柔情與悲哀地望着他的朋友。安德雷公爵底運命在他的心眼之前展示得愈見光明，而他自己的便顯得愈見黑暗。

23.

要結婚須得有他父親底許可，爲要得到這項許可，安德雷公爵走去看他的父親。

父親接受着他兒子底提說，外表呈示着鎮靜，而內心卻含着憤怒。他不能夠了解，當他的生命已經快到盡頭，總還有人要變換他的生活，要誘導些新的成分進來。“他們只消讓我照着我的意思把我的生命活完，再照着他們所高興的去做啦”，老人這樣對着自己說。然而同他的兒子，在一臨到有重大的事件時，他是要用外交手段的。裝着一個平靜的口調，他把整個的問題

來討論着。

第一層，這場結婚從門閥，財產，或地位上看來，沒有怎樣的光彩。第二層，安德雷公爵已經渡過了最初的青春，而且身體又脆弱（老人特別注重在這一層），而那姑娘又還很年青。第三層，有他的兒子，要交給一位小小的姑娘，未免太可憐了。“第四層，這是最後的一點”，父親說，譏訕地望着他的兒子，“我求你把這件事情展限一年；你到外國去，將養一下；替尼可來公孫找一位德國的家庭教師來，到那時，假如你的戀愛，你的情熱，你的執着——這些名目是縱橫好的——還是那樣的強，那你就結婚罷。這是我關於這個問題的最後的話；你要曉得，這是盡頭話……”老公爵結束着，在語調中表示着的意思是沒有什麼可以逼着他改變自己的決心的。

安德雷公爵明白地看出他的父親是有意思把這一年的期限來試驗他的和他未婚妻底感情，不然便是那老公爵自以為在這個期限會要過世，他便決心着照着他父親底希望做去；便是去求婚，而把婚期展延到一年以後。

在他最後訪問了樂士妥夫家之後三個禮拜，安德

雷公爵回到比得堡。

拏特霞和她母親談過話之後的一天，她整天都在期待着波爾孔斯奇，但是他沒有來。第二天，第三天，也是一樣。弼魯也不見人，拏特霞不知道安德雷公爵回去看他父親去了，她不明白這訪問中斷了的原因。

就那樣過了三個禮拜。拏特霞甚麼地方也不想出去，就像一個影子一樣，懶洋洋地，無精彩地，在家中盤旋，夜間便暗自哭泣，在晚上她不去看她母親了。她始終紅着一個面孔，很容易生氣。在她看來，就好像每個人都曉得她的失望，都在笑她，可憐她的一樣。她的內心的悲哀已經是十分劇烈，更加以這好勝心底摧拆愈見增大了的她的慘感。

有一天她走到伯爵夫人面前來，想要說什麼，突然便痛哭了起來。她的眼淚就和一位受了責罰的孩子，而不知道爲甚該受責罰的，那種的眼淚一樣。

伯爵夫人開始安慰拏特霞。在初她也傾聽着她母親底話，但她突然地阻擋着她：

“沒說，媽媽，我不想他，也不願意想他！他起頭常常來，後來就不來，總就不來……”

她的聲音戰顫着，幾乎快要哭了，但自己撐持着，平靜地說下去：

“我是始終沒想結婚的。我是怕他；我現在呢，可完全地完全地平靜了……”

在說了這般話之後的一天，拏特霞穿上了那套舊衣裳，平常在清早穿在身上時，特別要使她感受愉快的，從一大清早起來便恢復了她自跳舞會以來便拋棄了的舊時的生活態度。在用過早茶後，她走進大廳，因為那兒的迴響高，她是特別喜歡的，又開始練習起她的唱歌。當她把第一次的練習唱完，她靜靜地立在大廳底中央處，把她所特別喜歡的簡單的歌節返復着。就好像是新穎的什麼一樣，她快活地傾聽着那把大廳底空間充滿了而徐徐消逝着的這些歌節底妙味，她立地又高興了起來。

“怎的會那樣地想着那件事情啦；就這樣也是很快活的”，她對自己說；她開始在廳中走上走下起來，她不僅是把腳踏在那共鳴着的嵌木地板上，而且每走一步都把脚由脚後跟曲到脚趾頭（她是穿着她所特別喜歡的新鞋的），傾聽着脚後跟底規整的踐踏，脚趾尖底噉噉，含着就和她傾聽着自己的歌聲時的同樣的快樂。從

穿衣鏡旁邊走過身的時候，她向鏡裏瞥視了一下。

“呵，那是我！”她的面孔上的表情在看着自己的時候好像是在這樣說。“哦，也是很好的。我也不要誰。”

一位用人要走進來收拾廳事，但她沒讓他進來。她叫他出去把門關上了，仍然繼續着她在室中的逍遙。她在那天清早又恢復到了她那翩翩自喜底自我陶醉底老調子。“挈特霞真是多麼可愛的寶貝呀！”她又談到自己來，就如像一位第三者，一位通泛的，男性的人在說話一樣。

“人又美貌，聲音又好，又年青，她又不妨害別人，讓她平平安安地過活，沒擾亂她罷。”但是儘管她想要平安地過活，她現在已經不能夠平安了，她立地便感覺到這層。

在門廊中大門打開了；有人在問，“在家嗎？”腳步聲可以聽見了。挈特霞在對着穿衣鏡中的自己，但沒有看着自己。她在聽着門廊中的聲音。待她一看見自己時，她的面孔是慘白的。那是他。她雖是隔着房門聽見他的的聲響，但她知道得很的確。

挈特霞，蒼白而慘戚地，飛進客堂裏去。

“媽媽，波爾孔斯奇來了”，她說。“媽媽，我害怕，我

經受不起！……我不要……去受苦！我怎麼好呢？……”

伯爵夫人還沒時候回答她，安德雷公爵帶着一個担心的認真的面孔已經走進了客堂。他一看見挈特霞，他的面孔便放出了光輝。他親吻了伯爵夫人和挈特霞底手，坐在了梭發底旁邊。

“我們有好久好久沒有見面了……”伯爵夫人開始說，但是安德雷切着她，回答着她所暗示的質問，而同時顯然是想趕快說出自己所要說的話。

“我一向沒有來拜望你們，是因為我去看我父親去了；我有一件很很重大的事情須得和他商量。我是昨天夜裏纔轉來的”，他說，警視着挈特霞，“伯爵夫人，我有一番話想和你談談”，他默了一會之後又說。

伯爵夫人把眼睛埋下，重重地嘆了一口氣。

“我是願意聽的”，她說。

挈特霞曉得是要她走開，但她不能夠走開：有件什麼東西似乎塞着他的喉嚨，她全不講禮節地，把眼睛睜得滿大地凝視着安德雷公爵。

“立刻嗎？……就在這一分鐘嗎？……不，那是不行的！”她在思索着。

他又警視了她一次，那警視使她證實了自己的揣

想沒有錯。是的，立刻的，自己的運命是就在這一分鐘決定的。

“拏特霞，你到別處去一下；我回頭來叫你”，伯爵夫人低聲地說。

帶着驚惶的祈禱着的眼光，拏特霞瞥視了安德雷公爵和她的母親一下，她走出去了。

“伯爵夫人，我這次來，是要求你令愛底手”，安德雷公爵說。

伯爵夫人底面孔灼熾地泛紅着，但她沒有說什麼。

“你的提說……”伯爵夫人到頭又開始遲頓地說起來。他沉默地坐着，望着她的面孔。“你的提說……”（她惶惑地躊躇着）“在我們是很同意的，我呢……接受你的提說，我是很高興的。還有我的良人……我相信……不過事情是在她自己……”

“我得到了你的許可時，我要親自問她。……許可我嗎？”安德雷公爵說。

“好的”，伯爵夫人說，她把手伸給他，在他親吻她的手時，她挾着生疎和優婉底淡雜的情緒把嘴唇壓在他的前額上。她的希望是要愛他如像自己的兒子；但她感覺着他是和她疏遠的一位男子，感覺着他的可怕。

“我相信我的良人是會同意的”，伯爵夫人說；“但是令尊……”

“我的父親，我向他把我的計畫告訴了，他向我提出了一個條件，要在一年之後結婚。那層也是我要打算對你說的”，安德雷公爵說。

“真的，挈特霞還太年青，不過——不太長久了嗎？”

“那是沒有辦法的”，安德雷公爵嘆息着說。

“我要去替你把她找來”，伯爵夫人說，走出了客堂去。

“主囑，加庇我們！”她去找她女兒的時候，一面在心中返復着祈禱。

松尼雅告訴她挈特霞是在自己的寢室裏。她是坐在她的床上的，帶着一個慘白的面孔和乾燥的眼睛；她在凝視着聖母底像，在默默地唸着什麼，一面迅速地畫了十字。她看見了她的母親，跳起來便向她飛去。

“怎的，媽媽……怎的？”

“你去，到他那兒去。他要請求你的手”，伯爵夫人說，在挈特霞看來覺得是冷淡地。……“是啦……去罷……”母親看着她的女兒跑去時，哀切地非難地低語着，深深地嘆了一口氣。

拏特霞不明白自己是怎樣跑到了客堂的。當她一進門，她看見了他，她暫時停了一下步：“這位生疎的人現在要成爲了我的一切，那是可能的嗎？”她問她自己，又立即回答着：“是的，一切：只有他一個人比世界上的一切對於我都還要親密。”

安德雷公爵埋着眼睛向她走去。

“我自從看見了你的第一分鐘我就愛你。我能夠希望嗎？”

他瞥視着她，她那面孔上的真摯的，有情熱的表情使他觸目。她的面容好像在說：“爲甚要問呢？你分明知道的爲甚要狐疑呢？心裏的感情沒有話可以表示的時候，爲甚要說呢？”

她更向他走近身去停着脚。他握着她的手在手上親吻。

“你愛我嗎？”

“愛的，愛的”，拏特霞說，幾乎要生氣的光景。她深深地抽了一口氣，又抽了一口氣，她的氣息來得愈見愈見急促，她竟至歔泣了起來。

“怎的呢？爲什麼呢？”

“哦，我真是幸福”，她回答着，透過她的眼淚發着

微笑。她把身子愈見向他曲就下去，躊躇了一秒鐘，看看是不是可以，接着便親吻了他。

安德雷公爵握着她的手，看着她的眼睛，以前在自己的心中對於她的愛，找不出絲毫的痕跡來了。有一種突然的反作用似乎在他的性靈中蟠踞着；詩的神祕的願望底美妙感沒有絲毫的殘存了；然而有的是對於她那女性的幼稚的孱弱之憐憫，是對於她的摯誠與信賴之恐怖，是把他和她永遠締結着，吃苦的而又甜蜜的責任感。這種實際的感情，雖然沒有以前的感情那樣的愉悅而有詩意，而是愈真實，愈深切。

“你的媽媽告訴了你麼，我們是在一年之內是不能夠的？”安德雷公爵說，仍然凝視着她的眼睛。

“這真是我嗎；是我這位孃團團（別的人都是愛這樣叫我的）？”挈特霞在想。“我真的從這一瞬間起便是人的妻子，和一位不相熟的，可愛的，聰明的人，看來就給我的父親一樣的人相配嗎？那會是真實？從現在起不好再逢場作戲，從現在起我是已經成了人，從現在起我的一言一動都要負責任，那可是真實？哦，他是在問我什麼？”

“沒”，她回答着，但她沒有懂得他的問話。

“請原諒我”，安德雷公爵說，“但是你是這樣的年青，我呢有很多的生活底經驗。我是擔心你。你自己是不明白你自己的。”

擎特霞聚精會神地傾聽着，想要懂得他的話底意思；但是她沒有懂得。

“那一年，要把我的幸福拖延着，在我是很苦的”，安德雷公爵接着說，“在那期間你的確會有把握。我求你在這一年間也使我幸福，但你是自由的；我們的婚約要祕密着，假如你一覺得你不能夠愛我，或是你又要愛……”安德雷公爵勉強微笑着說。

“你爲甚說那樣的話？”擎特霞阻擋着他。“你曉得自從你到樂天村來的那一天起，我便是愛着你的”，她說，擎確相信着自己說的是真話。

“在一年之中你會明白你自己的……”

“整——整的一年！”擎特霞突然地叫着，到現在纔明白他們的婚期要在一年以後。“但是爲甚要一年呢？……爲甚要一年呢？……”

安德雷公爵開始說明這延期底理由。擎特霞沒有聽他的。

“是無可如何的嗎？”她問。

安德雷公爵沒有回答，但他的臉上表示着這個決定沒有轉換底可能。

“那真可怕！哦，可怕的，可怕的！”挈特霞突然地叫着，又開始哭起來。“要叫我等一年，我會死；那是不行的，那是可怕。”她瞥視着她愛人底面孔，看見那面孔上的神情是含着同情的苦痛與着難。

“好的，好的，我是什麼都好”，她說，突然又止着了眼淚：“我真真是幸福的！”

她的父親和母親走進客堂來了，對於這一對許婚者給與了他們的祝福。

從那一天起安德雷公爵開始以挈特霞底未婚夫底資格在樂士妥夫家中出入。

24.

波爾孔斯奇和挈特霞底婚約沒有正式的披露也沒有通知；這是安德雷公爵所主張的。他說，既是婚期之拖延全是由於自己，他該負全部的責任。他說他自己的話是要永遠負責，但不好把挈特霞束縛着，要使她完全自由。假如隔了半年她覺得她並不愛他，她可以有全權

拒絕他。

挈特霞和她的父母都不贊成這樣的主張，那是不用說的；但是安德雷公爵把自己的主張固執着。安德雷公爵每天都到樂士妥家來，但他對待挈特霞沒當成自己的未婚妻那樣；他客氣地稱呼她，只是在她的手上親吻。自從約婚之日起，安德雷公爵和挈特霞的關係，和他們以前所有的關係完全不同了：他們的關係是單純的親密。就好像他們在以前是不會相識的一樣。兩個人都愛追憶起他們彼此在全沒有什麼的時候，相互之間是在作怎樣的看照。現在他們兩個都覺得是完全不同的人了——以前是矜持，現在是單純而誠摯。

在初家族中的人對於安德雷公爵都是有一種畏怯底感覺的。他好像是從另外的世界裏來的一個人，挈特霞想使她的家裏人了解安德雷公爵，她費了很久的時間，她愛矜誇着對每一個人說，他只是在外觀上有些不同，其實是和別人一樣的，又說她自己不怕他，別的人也沒用怕。在幾天之後，家裏其餘的人都看慣了他，進行着他所參加着的他們的日常生活，也不感受拘束了。他知道向着伯爵怎樣去談到他的家政，對於伯爵夫人和挈特霞談到服裝，對於松尼雅談到她的百折簿與刺繡。

樂士妥家裏在自己人裏面和在安德雷公爵面前，時時要談到他們的驚異，便是事情進行得湊巧，分明有許許多多的先兆：譬如安德雷公爵之到樂天村，他們之來比得堡，在安德雷公爵第一次的訪問時年老的奶母所注意到的拏特霞與安德雷公爵之間的類似，1805年安德雷公爵與尼可來之相會，以及其它爲家裏人所見到的種種的先兆。

家庭中充滿着那種拘謹和靜默底詩的空氣，那是在許婚者之間所慣有的。他們同坐在一道時每每都不說話。有時候別的人們站起身來走開了，只剩着兩個人的許婚者依然是和啞子一樣。他們罕有談到他們未來的生活。安德雷公爵覺得談起來有點害怕而且害羞。拏特霞也一樣懷着這種感情，凡是他所懷抱着着的感情，她始終是同一懷抱。有一次拏特霞向他問到了他的兒子。

安德雷公爵泛紅了臉——在那時候他是慣愛紅臉的，拏特霞特別喜歡看他——說是他的兒子是要不和他們同住的。

“爲甚不呢？”拏特霞吃驚地說。

“我不能夠從他祖父手中拿來，其次是……”

“我是會真正地愛他的！”挈特霞說，突然覺察到了他的想頭；“但是我知道你是要想免掉我們會受人非難的口實罷。”

老伯爵有時向安德雷公爵走來，親吻他，把關於培迭雅底教育，或尼可來底位置上的問題向他求教。老伯爵夫人當到看見他們的時候便是嘆息。松尼雅是每時每刻都怕攪擾着了他們，就連他們不想單獨在一道的時候，都時時想找些口實來離開他們。在安德雷公爵說話的時候——他說話是很有條理的——挈特霞是帶着誇耀地傾聽着。她一談話的時候，她要感覺着喜悅和警惕，看見他是帶着一個熱心的檢閱的神氣在看着自己。她要惶惑地向自己發問：“他要在我身上尋求什麼？他帶着那種神氣是要試驗我的什麼？萬一他在那種神氣中所求的東西我是沒有的時候呢？”

有時候她要陷到她所特有的那種歡天喜地的亂調子裏面，她便特別地愛看又愛聽安德雷公爵底發笑。他是罕有笑的，但當他一笑起來，會把全身都傾倒在笑裏，她始終感覺着由這一笑愈見是和他親密。挈特霞會是完全幸福的，假如那一天一天地逼攏來了快要別離的念頭沒有脅迫着她。安德雷公爵只要一提到這個

念頭，也要變成慘白而起寒冷。

在安德雷公爵要離開比得堡的前一天，他把弼魯帶着同去，自從跳舞會以來弼魯是沒有來訪問過樂士安夫家的。弼魯似乎茫沒而且惶惑。他專一是同伯爵夫人談話。挈特霞在和松尼雅下相棋，邀安德雷公爵和她們一道。他向她們走去。

“你是好久以前便認識貝蘇雪夫的，可不是嗎？”他問。“你喜歡他麼？”

“喜歡的；他很好，但很滑稽。”

她便開始談起弼魯來，就和別人愛談到他的一樣，談到他的茫沒底逸話，有些逸話其實是無中生有的。

“我對你說，我是把我的祕密告訴了他的”，安德雷公爵說。“我從小時候便認識他。他的心腸極好。我求你呢，挈特霞”，他說，帶着突然的莊重。“我是要走了；以後有什麼事情我們是不知道的。你或者會改變。……哦，我曉得我是不應該說那樣的話。只是有一件事情——在我離開了的時候，萬一有什麼事情遇着了你……”

“會有什麼事情遇着呢？”

“萬一有什麼爲難的事情”，安德雷接着說“我求你呢，素菲姑娘，萬一有什麼事情起來，請到他那里去求

教，沒找別人。他差不多是一位喪心的怪人，但是他有最真實的心。”

這一次的別離對於鞏特霞的影響，她的父親，她的母親，松尼雅，安德雷公爵，都沒有預料到。她紅着一個面孔，興奮着，也不流眼淚，整日價在屋中盤旋，忙着做些極瑣碎的事體，就像目前的別離是全沒介意的一樣。甚至在安德雷公爵最後接吻她的手的那一瞬間她都沒有流淚。

“不要走罷！”她就只說了這一句，在那聲音中使他感覺着真的是不該走的一樣，使他隨後好久都還能夠記憶。

他走了，她也沒有哭；但有好幾天她只是坐在自己的房裏，沒哭，但對於凡事都沒有興會，只是時時的說：“哦，他為什麼要走呢？”

但在別後兩禮拜，她使她周圍的人一樣地吃了一驚的，是她從她的心病狀態中恢復了轉來，她又是她的原樣，只是如像久病後的孩子有些變相的一樣，她的精神上的態度稍稍改變了一點。

25.

尼可來·安德雷威奇·波爾孔斯奇老公爵底健康和性情，在他的兒子離開了他的那一年中，顯著地更變壞了。他比以前更加易怒，他的百無緣故的怒火總是爆發在瑪麗亞小姐底頭上。他就好像專心一意地在她身上研究她的弱點，以好盡量苛刻地虐待她的一樣。瑪麗亞小姐有兩種情熱，因而也有兩種快樂：便是她的姪子尼可魯遂加和宗教；這兩種都是老公爵底攻擊和嘲笑底絕好的資料。無論說到什麼話來，他總要把話頭轉到老處女底迷信，或是小孩子底慣壞。

“你是想把他（尼可魯遂加）造成和你一樣的老處女啦。可是安德雷公爵所要的是兒子，不是老處女”，他總愛這樣說。或則是招呼着布亮奴姑娘，而且在瑪麗亞小姐面前，要問她是不是喜歡我們村裏的和尚們和聖畫，總要嘲笑它們。……

他是不斷地傷壞着瑪麗亞小姐底感情，但他的女兒是毫不介意的。父親對於女兒那會有什麼惡意呢？儘管怎樣，她知道她父親是在愛她的，那會有什麼不公平

呢？並且什麼叫公平？瑪麗亞小姐從不會想到過那種傲慢的文字“公平。”舉凡人類之種種複雜的律例在她只是溶匯成爲了一個明瞭而簡單的律例——便是愛與自我犧牲之律例，那是由他所奠定下來的，雖然他便是神，而爲他的愛爲人類受了痛苦。她對於別人那有什麼公平與不公平之可言？她所當爲的是受苦，是愛；她是那樣實行着的。

那年冬天，安德雷公爵來到黎西果拉山莊，他很快活，謙和，而慈愛，瑪麗亞小姐是好些年辰沒有看見過他這樣的。她感覺着他是遇着了什麼事情，但他對他的妹子沒有說到自己的戀愛上來。在離別之前，安德雷公爵和他的父親作了一番長談，瑪麗亞覺察到在分手的時候他們彼此都不很滿意的。

安德雷公爵走後不久，瑪麗亞小姐便由黎西果拉山莊寫信給她比得堡的女友，幽黎·加拉庚，這位姑娘瑪麗亞小姐是在夢想着——一般的姑娘們總是愛這樣夢想的——會嫁給她的哥哥的。那姑娘現在正服着在土耳其戰死了的她哥哥底喪。

“悲哀，看來好像是我們共通的運命呢，甜蜜的溫

柔的我的女友，幽黎。

“你受的打擊真是可怕呢，我只能對我自己這樣的解釋。是上帝底慈悲之特別的一種顯示，上帝眷愛着你們，而要試驗你和你過人的母親。

“呵，親愛的，宗教，只有宗教才能夠——我不好說是安慰我們——而是從失望之中打救我們。只有宗教才能夠替我們解釋這個問題，沒有宗教我們人是不能夠了解的，便是有什麼目的，因為什麼原故，善良的崇高的人他們能夠在人生找尋出幸福，不傷害別人，而且對於別人的幸福是不可缺少的人，要被召到上帝旁邊去；而有害無益的，損害他人，並為自己與他人的累贅的人，偏偏要活在世上。

“我曾經目擊過而且永遠不會忘記的最初的死——我親愛的小巧的嫂嫂底死——那所給與我的恰好是同一的銘感。恰好如像你詰責運命，問到你崇高的哥哥為甚要死的那樣，我也疑惑過那天仙般的麗莎之死——她是絲毫也沒有傷害過人，而且心中也從不曾懷抱過不仁慈的思想的——那究竟有什麼理由。但是呢——你要曉得，親愛的姐姐——從那時以來已經過了五年，就是我，我這樣愚蠢的人，現在都開始明白地知覺了為

什麼她一定要死，她那死法不外是造物主之無際限的慈悲之一表現，造物主之整個的德業，雖然大部分在我們是不能理解，但都不外是對於他的所造物之無限的愛之顯示。我每每這樣想，她或者是太天使般地可憐見的人，沒有力量來執行做母親的全責任的罷。作為一位年青的夫人，她是無可非難的；或者她怕是不能夠同樣地做一位母親。事實上她對於我們，特別是安德雷公爵，不僅是遺留下了最純粹的追憶和哀悼，就在天國中也受着了一個在我自己是從不敢希望的位置。但沒專說到她，那早期的可怕的死對於我和我的哥哥給與了最可祝福的影響，雖然我們是有我們的悲哀。在那時候，在我受着打擊的那一瞬間，我是不能有這樣的思想的；在那刻時候我是會把這些思想紛失在恐怖裏的，但到現在那顯得很明晰而不可動搖了。我把這些事情都寫給你，親愛的姐姐，只是想為你證明成爲了我的生活指南的福音之真理：我的頭髮就落掉一根都是出於神底意旨。神底意旨之領導的原理只是神對於我們的無限的愛，所以我們無論遇着什麼事情，在我們都是幸事。

“你問我明年的冬天能不到莫斯科嗎？我自然是；分的想見你，但我不想來，我也沒有那樣的希望。這個

原因是該波拿伯負責，你聽着是會吃驚的罷！我要詳細地告訴你：我的父親底健康顯著地更壞了；他不能夠忍耐別人的反對，很容易地生怒。這容易生怒的脾氣，你是曉得的，很容易由政治問題激發起來。波拿伯和歐洲各國底君主，特別是我們的沙皇，伽特林大帝底皇孫，要分庭抗禮，這個觀念是他所最難忍耐的。你知道，我對於政治是全無趣味的人，但是由我父親和他同米海爾·伊凡諾維奇的會話，我知道得世界上的大勢，聽說波拿伯是受着種種的尊敬。他沒有被人看成偉人——更不用說沒有被人看成法蘭西皇帝的，在這地球上似乎只有黎西果拉山莊這一個地方了。世相是這樣，我的父親是不能夠忍耐的。在我看來，我的父親是沒有意思往莫斯科去的，主於是因為他的政治上的意見，他的脾氣是愛自由地發表自己的意見，不管照別人的，他預料到有種種的困難會發生出來。他在莫斯科所能得到的醫藥上的治療，會全盤失掉於關於波拿伯的不可避免的議論。總之這事情不久是會決定的。

“我的家庭生活是照着老樣，只除掉我的哥哥是不在家裏。我前次已經寫過信給你，我的哥哥近來大變了。不僅是近來，在這一年間他似乎完全從他所受的打

擊恢復了轉來。他現在又和我所知道的他年青時候的那樣了，又和氣，又慈愛，他所有心腸我沒看見別人有過。在我看來，他現在似乎感覺着他的生涯還未過去。但是，和他的精神上的變化同時並進的，是他的肉體很衰弱了。他比從前更瘦，更是過敏。我擔心着他，很高興他到了外國去旅行，這是醫生好久就勸告過的。我希望那會使他健康起來。你寫給我的信上說他是在比得堡中被人稱爲最有才幹，有教養，有學識的人物中之一。請恕我誇耀着自家的人——那層我是決不懷疑的。他在這兒對於每一個人所做的好處——由他的農夫以至於地方上的貴族——是不可枚舉的。他一到比得堡，他是得到了他應分的看待。我奇怪的是怎麼會有種種的消息由比得堡飛到莫斯科，尤其是你寫給我的那個無根的謠傳，說我的哥哥要和樂士妥夫家底小姑娘結婚的話。安德雷會和誰結婚，我是不能想像的，的確不會是她。我要把理由告訴你。第一層，我知道他雖是罕有說到他的前妻，但那破鏡底悲哀過於深入了他的心中，他是難以再尋一個繼室，且爲我們的小天使尋一個繼母的。其次，因爲，就我所能察度的，那位姑娘不是能夠使我哥哥安德雷傾心的那種女性之一。我不相信安德

雷會選她爲自己的配偶；我要坦白地告訴你，我是不希望有那樣的事情的。

“但是我是太饒舌了；我要寫滿第二張信紙了。祝福你，親愛的姐姐；求上帝在他神聖的廣大的眷顧之中保佑着你。我的親愛的女伴，布亮奴姑娘，送接吻給你。

瑪麗。”

26.

在夏季底中期，瑪麗亞出乎意外地接到在瑞士滯在着的安德雷公爵底一封信。他把和挈特霞底約婚告訴了她妹妹。他的全信都是充滿着對於他的未婚妻之摯愛，與對於他妹子的柔婉的信賴的愛情。他寫着他永不曾像現在所戀愛着的這樣戀愛過，又寫着他到現在才看到生命之價值和意義。他求他的妹妹容恕他，在他前次回黎西果拉山莊時，自己的計畫雖然對父親說了，却不會對她說明。他沒有對她說的是因爲怕瑪麗亞小姐要去求父親許可他，會達不到目的，徒是激怒父親，把他不愉快底全重量都要拖到了她自己的身上。

“不過，在當時的情形”，他這樣給她寫着，“沒有像

現在這樣完全的定奪。在那時候父親主張着要展限一年，現在已經六個月了，期限底一半已經是過了，我的決心比以前更要堅固。假使不是醫生定要留着我在這兒洗溫泉，我是自行跑回了俄國的；但是在事實上我當得把我的歸期又展緩三個月了。你是知道我和我同父親的關係的。我並不希望由父親那兒得到什麼。我一向是，我將來也永會是，獨立獨步；但是他恐怕已經不能夠和我們同住多時，我們要反抗他的意思，要激發他的怒氣來行動，那會破壞我的幸福之一半。我現在在寫一封信給他，我求你選擇個適當的時機把信呈給他，並且讓我知道他把全部的情節是作怎樣的看待，他有沒意思許可我把期限縮短三個月。”

費了長久的踟躕，疑慮，和祈禱，瑪麗亞小姐把信呈給了她的父親。第二天老公爵平淡地對她說：

“給你的哥哥寫信去，叫他等到我死。……他是等不到好久的。我不久便要讓他自由了。”

小姐打算回答些話，但她父親不讓她說，又接着說下去，聲音說得愈見愈見的高。

“讓他結婚罷，讓他結婚罷，那可愛的寶貝……真好一門的親事！……人是聰明嗎，唉？有錢嗎，唉？哦，是

的，她會成爲尼可魯遂加底一位漂亮的繼母！你寫信給他，說他明天便可以討她。尼可魯遂加會把她當成一位繼母，我要討布亮奴啦！……哈，哈，哈，那樣他也會有一位繼母！只是有一件事情，我的家裏是不願再有女眷來的；他要結婚，便讓他去獨立。或者你也會去同着他一道過活罷？”他轉向着瑪麗亞小姐：“你是受歡迎的，我祝福你！”

在這次爆發後，老公爵把這件事情再沒提過一次。但他對於他兒子底胡鬧所抑制着的怒氣在對於他的女兒底待遇上發洩。他在嘲笑她苛刻她的舊材料上又算得到了一個新鮮的資料——便是把繼母的話來誚皮，和對於布亮奴姑娘的寵愛。

“我有啥不能討她？”他要對他的女兒說。‘她會成爲一個滿出色的公爵夫人啦！’而且最近使她狐疑而惶恐的，瑪麗亞小姐開始覺察到她父親真的和那法國姑娘愈見愈見的親近。瑪麗亞小姐給安德雷公爵寫信去，告訴他父親接着信的情形，但又安慰她哥哥，說希望有可以轉壞的可能。

尼可魯遂加和他的教育，她的哥哥安德雷，還有是宗教，這些是瑪麗亞底快樂和慰安。但是除掉這些之

外，大凡每一個人總有自己個人的希望的，瑪麗亞小姐在她的心坎底最深祕處，蘊蓄着一個隱潛的夢和希望，那是她的生活中之主要的慰藉之源泉。這個慰藉的夢和希望是由“仕神者”給與她的——便是那些熱狂的預言者和巡禮們，他們是背着老公爵底耳目來訪問她的，瑪麗亞小姐活到年紀愈大，對於人生的經驗和觀察所獲愈多，她愈見驚異着人們之近視，他們要在這個地球上找尋快樂。勞苦，受難，努力想求得那莫須有的，幻象的，罪孽的幸福而互相虧損。安德雷公爵愛過一位夫人；她死了；那在他還不足，要把自己的幸福和另一位女子締結起來。她的父親又不喜歡，因為他想替安德雷娶一門更高華的或是更富裕的配偶。兩人都在掙持，在熬煎，在受苦，在虧損着自己的靈魂，自己的永遠的靈魂，以圖獲得一項幸福只是有一分鐘的綿延的。不僅我們自己是已經知道。神子基督降到世上來告訴過我們，說這人生只是一瞬間，而且不外是一個試驗；然而我們依然要執着着，想在人生之中求祈幸福。

“何以沒有一個人能夠覺悟呢？”瑪麗亞小姐驚異着。“覺悟的却只有這些被人輕視的仕神者，他們帶着口袋在肩頭，從後門進來找我，怕的老公爵看見了他

們，不是怕受他譴責，而是怕使他得罪。他們離開了家庭，離開了國家，拋棄了一切塵世上的幸福念頭，無所執着，穿着大麻布衣裳，改變名姓，在四處雲遊，不做損人的事，只是爲人祈禱，爲迫害他們的人，爲保護他們的人，同樣地祈禱：比那種真理那種生活還要更高的真理更高的生活是沒有的。”

有一位巡禮的婦人，費多修遂加，是一位五十上下的穩靜的矮小的婦人，一臉都是麻癩，她赤着腳帶着鍊子已經雲遊了三十年以上。瑪麗亞小姐是特別喜歡她的，有一天坐在一間暗淡的房裏，僅僅由聖像前的那盞長明燈照着，費多修遂加向她談說出自己的身世。瑪麗亞小姐頓然十分強烈地感覺着費多修遂加是找尋到真實的人生之路的唯一的一個人，並且決心着想自己去過雲遊的生活。費多修遂加去就了寢的時候，瑪麗亞小姐把這事情還想了好一會，最後是決定了心腸——雖然不免是有點奇怪——她一定要去做個巡禮。她把自已的決心只對着一位僧侶，阿金費神甫，說了，這位神甫贊成了她的企圖。託口着要作爲對於巡禮的婦人們之施與，瑪麗亞小姐自行準備了一套巡禮底裝束——一套麻衣，一雙木板鞋，長統道袍，黑色頭巾。她把這些

放在一個祕密的衣櫥裏，自己時時走到那兒去，立着躊躇她要實行自己的計畫的時期是到了沒有。

她時時傾聽着巡禮們底說話，她們的簡單的話句——那在她們本是行道話，但在她的耳朵中却充滿着極淵深的意義——作用着她，使她有好幾次要拋棄一切而各自逃走出家。在想像之中她已經是和着費多修遂加穿着大麻布衣裳，戴着頭巾，揹着行囊，在塵埃佈滿的道途上竄走，進行着自己的巡禮，離開了嫉妬，離開了塵世上的愛，離開了一切的慾望，由一位聖徒巡禮到另一位聖徒；而最後是向着那個地方走去，那兒是沒有悲哀沒有嘆息，但只是永遠的歡喜和幸福。

“我要走到一個地方。我要在那兒祈禱，在我還沒有熟悉，還沒有生出愛意之前，我又要到別處去。我要走，走到我的脚不能走了，倒在什麼地方便死在那兒，最後是走到那靜謐的，永恆的渡頭，那兒是沒有悲哀，也沒有嘆息！……”瑪麗亞小姐想着。

但待到一看見了她的父親，尤其是那小小的尼可魯遂加，她的決心便動搖起來，她要在無人處流淚，覺得自己是一位罪人，覺得她愛她的父親和她的侄子是上帝之上。

現代文學叢刊

Tolstoy:

Master and Man

迷途 (小說)

劉大杰譯

原售八角
改售六角五分

本書包含三個中篇小說：第一篇是托爾司泰 (Tolstoy) 的「迷途」，第二篇是庫卜林 (Kuplin) 的「石榴石的手劍」，第三篇是哥果兒 (Gogo) 的「五月之夜」。這三篇小說，都是代表各個作家的個性和風格的；有的是諷刺，有的是哀怨，有的是細膩，都描寫得非常深刻而又動人。譯筆亦極忠實而又淺顯。

戴茜米勒爾 (小說)

林疑今譯

Henry James: Daisy Miller

原售四角 改售三角

著者為國際小說的始創者，是美國大文豪之一。戴茜米勒爾是他的唯一代表作，描寫一個美國少女在瑞士，羅馬的悲戀，淒涼婉轉，深刻動人，讀了之後，我們禁不住要為她洒一掬同情之淚。作者描寫的細膩，結構的謹嚴，筆調的新鮮，風格的獨創，其價值遠勝於歌德者的「少年維特之煩惱」，而譯筆之清新雋永，尤為近代譯述界中所罕見。凡愛好文學者，不可不一讀本書也。

像畫的萊格連采

角九售實 譯如璧凌 (說小)

O. Wilde: The Picture of Donian Gray

本書為十九世紀唯美派代表作家王爾德的傑作。內容敘述一美青年萊格連采因受快樂論的影響，乃私自祈禱，願將自己之一切負擔與罪惡，由彼之畫像擔負，而本身能永遠保持青春的美貌。書中描寫肉體的沉淪，美的享樂，罪惡的陷阱，官能與靈魂的微妙關係，離奇曲折，深刻入微，反映着世紀末時代的生活與思想，尤為轟動一時的世界名著。

中華書局出版

長篇 創作



▼前代▲

影印 金聖嘆批改 貫華堂原本 水滸傳 劉復收錄 二十四冊 原售八元 改售六元

紅樓夢索隱 王夢阮編 十冊 原售三元七角 改售二元七角

十五小豪傑 梁啓超著 原售一角五分 改售一角五分

佳人奇遇 梁啓超著 原售七角五分 改售六角

▼現代▲

小菊 現代文學 叢刊之一 予且著 二冊 原售一元八角 改售一角四角

我的母親 盛成著 原售九角 改售八角

少女書簡 新文藝叢 叢刊之一 夏忠道著 原售三角五分 改售二角五分

大波 現代文學 叢刊之一 李劫人著 三冊 實售六角

死水微瀾 現代文學 叢刊之一 李劫人著 實售七角

暴風雨前 現代文學 叢刊之一 李劫人著 實售七角五分

同情 少年中國學 叢刊之一 會叢書之一 李劫人著 原售三角五分 改售三角

劫外曇花 林琴南著 實售二角五分

海上蜃樓 天笑生著 原售六角 改售五角

兒童曆 天笑生著 原售五角 改售四角五分

鴛鴦小印 瞻蘆著 實售一角五分

千金諾 高太癡著 二冊 原售四角五分 改售四角

歸夢 董晉香著 原售五角 改售四角五分

酒惡花愁錄 扁舟子著 三冊 原售一元 改售九角

廬山花 二冊 原售六角 改售五角

脂餘粉牘 王無爲著 原售三角五分 改售三角

紅顏知己 周瘦鹃著 實售二角

奇童縱囚記 何海鳴著 實售二角五分 原售四角 改售三角五分

竊中竊

中華書局出版

200.

標商冊註



上	冊	數	3
冊	數		

(12173)
3.00

號
定價 3.40



國 國
十八年八月印刷
十八年八月發行

總發行處
分發行處

昆 明
各 埠
中 華
書 局

原 著 者 托 爾 斯 泰
譯 者 郭 沫 若
發 行 者 中 華 書 局 有 限 公 司
代 表 人 路 錫 三
印 刷 者 美 商 永 寧 有 限 公 司
上 海 澳 門 路

◎ 戰 爭 與 和 平 (全三冊)
實 價 國 幣 三 元

(郵 運 匯 費 另 加)

(111173)

